叢書集成三編

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冊目錄

總類

考據

子史鈎沈八十五種……清　黃奭編……漢學堂　〇〇八　〇〇一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附參攷書目……民　陳垣著……勵耘書屋　〇〇八　四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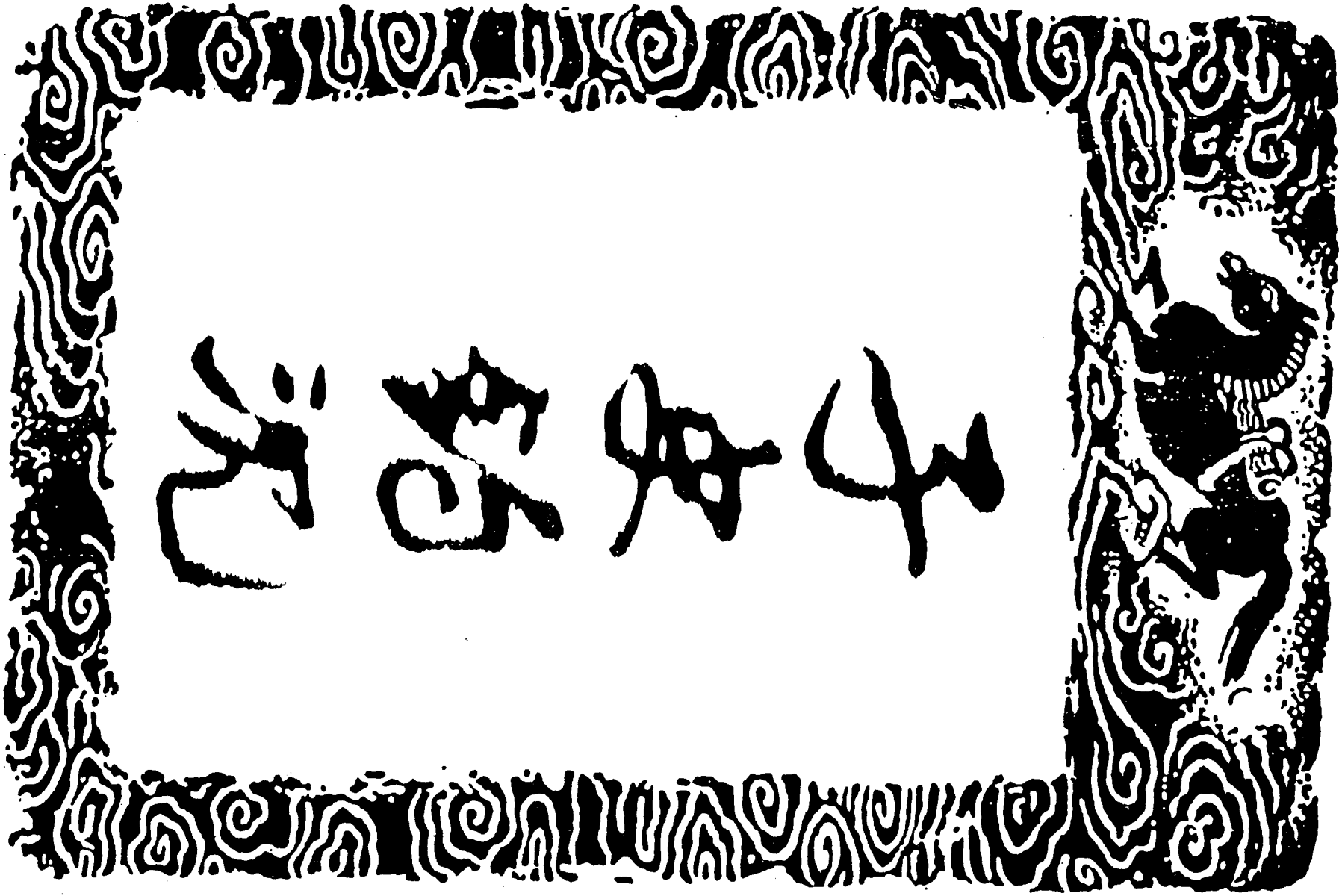
名言

清寤齋心賞編一卷（一名：心賞編）……明　王象晉撰……王漁洋中研所　〇〇八　五一七

古諺箋十一卷……清　林伯桐撰……脩本堂台大　〇〇八　五四一

開卷偶得五卷……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〇〇八　五六七

鶴巢老人語錄一卷……清　顧淳慶撰……顧氏中研所　〇〇八　六九一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四庫本校正

子史鈎沉　逸書考

華嶠後漢書注　甘泉黃奭學

明帝

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植斷獄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亦難以德言者也御覽九十一又藝文十二引帝尤任文法帝上有明字戶口下無衣食二字滋植下無斷獄九字宣帝下無夫字廉法作廉淳以寬和上有常字以此推之下作難得而言也案宣帝宣字當作先

華嶠後漢書注　一

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居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書鈔六十又初學記十一引無夫字列宿下無出居百里苟五字又御覽二百十五引同初學記

帝自制五行章句後漢書桓榮傳注范書帝自注五家要說令郁校定於宜明殿案郁謂桓郁

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靈帝

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藝文八十四又御覽八百十三引靈帝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引修王堂敘鑄銅人四黃鍾四及天祿蝦蟇又鑄四出文錢

元和當作光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御覽二百一又文選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引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下卽接其諸生云云出刺作出爲末有焉字元和亦誤

帝於平樂觀下起靈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苫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

秘戲以示遠人惠氏後漢書補注四案袁宏紀云中和五年十月甲子上觀耀兵於平樂觀天子親擐甲冑即此事中和誤當作中平

獻帝

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密詔白波賊帥李樂等率衆來攻擊傕等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夜潛過曰日字誤先具舟船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宮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亡御覽

畫嶠後漢書注 三

八百十七又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案袁紀云董承以爲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董承使荀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以刀扞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爲輦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大約本此條及下條蓋御覽等所錄不遍截引袁紀則據文鈔錄較爲全備又案袁紀挾絹十四四字是疑字之誤蓋以形近而譌耳

孝獻伏后

孝獻伏后興平二年立爲皇后李傕郭汜等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疋董承使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御覽八百十八據袁紀孫徽當作孫儼

陳愍王寵

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書鈔一百二十五陳禹謨補又御覽三百四十八引至十中又後漢書陳敬王羨傳注引至機牙相將上脫經緯二字同詳[illegible]之說

畫嶠後漢書注 四

鄧禹

鄧禹字仲華拜大司徒年二十四內文明德行純備姚之駰後漢書補逸

鄧禹十三男各令習一藝御覽七百四十四姚本禹爲司徒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案袁紀云禹內文明外溫恭不事產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本此

李通

明

李通字文元以讖記說光武爲大司空初學記十一又書鈔五十二引無字文元三字案袁宏後漢紀李通字次元

臧宮

使張明也後漢書臧宮傳帝使大中大夫拜宮爲輔威將軍注姚本作宮屢下郡邑帝使大中大夫張明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

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注華嶠書韋字作韓

上璽書勞宮賜吏士絳縑六千匹後漢書臧宮傳注姚

華嶠後漢書注 五

本上璽書上有宮攻延岑悉降其衆八字蓋約范書以補苴也

祭遵

祭遵爲征虜將軍南擊弘農賊弩中遵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書鈔六十四姚本祭遵下有字弟孫建武二年七字中遵下有口字叱作出諡自倍作百倍當從之末有爲人廉潔奉公及卒光武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二十四字

岑彭

岑彭說降宋鮪遷征南將軍治軍整齊秋毫無犯書鈔六十四

陳俊

拜爲彊弩將軍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後漢書陳俊傳注姚本拜爲上有俊從擊銅馬賊進至滿陽十字蓋約范書以足其文義餘悉同

帝賜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後漢書陳俊傳注姚本帝賜上有張步畔俊追討斬之八字案袁紀云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本此

華嶠後漢書注 六

馮異

異爲征西大將軍時三輔大亂異討之與赤眉賊會大破於崤底追擊之又大破行巡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詔云征西功若邱山也見姚本案功若邱山見袁宏紀

吳漢

漢在朝廷唯公書鈔五十一案此語有脫誤姚氏謂此語出白帖今唯檢書鈔有之

賈復

賈復爲執金吾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將反上召諸將議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次之復率爾對曰臣請擊郾上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耶 御覽二百三十七

王梁

王梁爲野王令 初學記十一

王梁字君嚴拜大司空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上以野王本衛地徙玄武水神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拜梁也 初學記十一赤伏符說又見爲野王令下徙玄武作

作玄武又重玄武二字末句作於是擢梁爲大司空

馬成

馬成字君遷拜驍騎將軍北屯常山積數年上其勤勞徵歸京師邊民多上書請之上復以成撫之 御覽二百三十八

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 書鈔七十四惠氏後漢書補注七引華嶠書曰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北堂書鈔云云

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御覽八百三十七案袁紀云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頭馬數百羣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則守錢虜耳乃散以賑昆弟故舊本此

鄭興

鄭興更始立拜爲諫大夫使安集關西 見姚本案此見范書

樊宏

樊宏爲光祿大夫位持進宏爲人謙卑畏慎不求苟進 書鈔五十六案袁紀宏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本此

馮衍

衍祖父立生滿年十七喪父早卒滿生衍 後漢書馮衍傳注姚氏曰案東觀稱衍祖卽野王生座座生衍范書亦同此恐有誤案後漢書又有注衍之祖馮參惠氏補注八云衍之祖東觀記及本傳皆云野王雎華嶠書以爲馮立則參爲衍從祖也

丹死衍西歸更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 後漢書馮衍傳注姚本衍說廉丹背莽丹不從而戰死衍西歸後下同亡命下有河東二字

魯恭

字

魯恭拜司空數有忠言陳正得失恭在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數十人書鈔五十二姚本司空作司徒

劉寬

劉寬爲南陽太守遇民如子未嘗疾言遽色書鈔七十四姚本爲南陽太守在遽色下又有教民種桑養蠶織履生民之利十二字

劉寬爲南陽太守好爲諸生講論經義不嚴而治書鈔七十五

韋彪

韋彪上疏曰欲給民所務當先除其患其原

在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察藝文四十八又書鈔五十九引無當先除其患五字決之下有也字無末四字

韋彪上疏曰有楚獄事繁故置尚書令史以助郎御覽二百十三

朱暉

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遂不復娶後漢書朱暉傳注

桓榮

桓榮爲博士會廷中詔賜奇果受賜果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御覽九百六十四又書鈔十九引詔賜奇果

桓榮字春卿爲太子太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道太子以書謝見姚本

榮以少傅遷太常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之乘輿每幸太常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見姚本

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後漢書桓榮傳注

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後漢書桓榮傳注

桓郁

桓郁字仲恩爲議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選侍中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不離左右帝自制五經章句令郁定於宣明殿中見姚本案五經章句據後漢書桓榮傳注當作五行章句

郁上書乞見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後漢書桓郁傳注時郁以母憂乞身

傳

乞身

郁六子普延馬俊酆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酆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後漢書桓郁傳注

樂松

樂松家貧爲郎常獨直宿臺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書鈔三十八又御覽八百五十四引樂崧家貧爲郎無被食糟自此詔給大官食又書鈔一百七十四陳禪引同御覽又御覽七百七引樂爲郎獨宿臺上無被帝推被與之

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樂崧以杖撞崧崧走入牀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御覽九十一又二百十五引無以杖撞崧四字走作逕言作呼末作上舍之

伏恭

伏恭爲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藝文四十七又御覽二百八引又書鈔五十二引帝臨辟雍伏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申屠剛

申屠剛爲尚書令時內外羣臣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乃至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言惟剛每極諫御覽二百十

陳元

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叔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辯對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御覽二百三十六嬈本首有陳元字襄孫五字初作時議范叔作范升以爲上有奏字立左氏學下有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十一字案范書作字長孫書鈔引亦作長孫嬈作襄孫疑誤又范叔嬈作范升袁紀作范舛疑誤

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宋弘受罪

上書訟之言甚切又敷陳當世便宜事書鈔六十八惠氏後漢書十引元辟司空掾宋宏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

耿秉

耿秉爲人威重有謀畧拜執金吾每行幸秉恒領宿衛御覽二百三十七

耿秉秉原譌康爲征西將軍出西域秉原譌康壯勇與士簡易鎮撫單于匈奴懷其信書鈔六十四原分兩條今合併爲一號本爲征西將軍上作耿康字伯初匈奴下作與國懷其恩信案秉字伯初明載范書章和二年拜征西將軍秉性壯勇而簡易於事亦明載范書則爲耿秉信矣

倫　倫

乃姚氏輒據書鈔訛字竟作耿秉豈未一展閱范書乎

第五倫

蓋延代鮮于褒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後漢書第五倫傳注惠氏補注六引至多非法案袁紀云蓋延爲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滯曹交本此

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是言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注姚本上復曰作上謂倫曰案袁宏紀云世祖曰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簡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本此

垂嶋後漢書注　十三

第五倫雖峭直然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寬和案袁紀云初光武勸治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爲政化之本宜以寬和爲先本此

及爲三公值章帝長者多恕屢有善政倫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化德風也初學記十一又御覽二百八引

應順

仲華少給事郡縣爲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爲孝感之應時寶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爲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後漢書應奉傳注順奉曾祖父又書鈔五十四引應順爲將作大匠發衆奸皆極其刑豪滑吏累迹視事五年省費以億萬又御覽二百三十六引應順字仲華爲將作大匠發遣衆奸皆極其刑下同書鈔吏上有之字案姚本引同書鈔一條作應慎後又引應順一條與後漢書注同

垂嶋後漢書注　十四

又於應慎後注云此疑即應順之誤不知順慎古字通應慎即應順也此又何疑況陳禹謨本書鈔即作應順故合并爲一

傅昌

傅俊子昌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之封乞錢五萬爲關內侯肅宗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御覽二百一案范書作五十萬

江革

後漢書江革傳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數遇賊或

劫欲將去革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賊以是不忍犯之或遁指避兵之方注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

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於稠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後漢書江革傳注時鄉里稱革曰江巨孝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後漢書江革傳注時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各奉書致禮姚本終不報書上有帝於革恩寵有殊京師貴戚各奉書致禮革終不云云恐是以范書補華書也案袁紀亦載革長槓一無所受

致羊一頭酒二斛後漢書江革傳注范書元和中天子詔以穀千斛賜

臣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案袁紀亦載致羊一頭酒二斛事

陳寵

陳寵字昭公以德行明敏入爲尚書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密謝門人不復教授拒知友時賜寵劍得鍛成劍以其敦朴初學記十一

陳寵爲司空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寵奏議溫粹有智號爲明相書鈔五十三姚本爲司空下有府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十七字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一引故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之

劉平

劉平爲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龍門蘭卒署各遣就農民人感懷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劇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爲職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案袁紀云平爲全椒長使掾吏卒五日一來詔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資賦增益爲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徒囚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本此先是縣多虎爲害平到修政遷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

江而去御覽二百六十七惠氏後漢書補注十引平爲全椒令至就農又引先是好多虎至兩去

趙孝

趙孝拜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懽數年禮終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告歸書鈔五十三姚本趙孝下有字長平三字送喪歸葬下有天下榮之四字而無後歲餘至告歸九字案袁紀云天子素聞

其行詔拜爲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爲御史中丞禮亦以恭儉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牽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於家本此

後漢書趙孝傳孝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孝既至長不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注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

宋均

宋均爲郎中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書博士通詩禮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書鈔六十三姚本宋均下有字叔庠三字通詩禮下有善論難三字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飛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虎遂東渡江去見姚本案書鈔七十五陳補引無蝗飛至東西分虎上無暴字無先是至傷害無下記二字物性下有之字咎在貪殘下作今退檻穽進忠良渡江下有去字袁宏紀亦載均爲九江太守事

郅惲

郅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書鈔七十四

鄭衆

鄭衆爲大司農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書鈔五十四

鄭衆爲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朝議欲改葬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書鈔五十四陳補

鄭衆使匈奴欲令衆拜不爲屈朝議復欲遣衆衆曰今往匈奴必恐取勝於臣臣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跪拜明帝收繫廷尉獄御覽五百四十二袁紀云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之屈單于欲脅服之衆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遣衆還漢朝議復使衆報之衆上言臣前使匈奴

與單于不和而今復往恐其必敗勝於臣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本此

馬防

馬防字江平行車騎將軍事位列九卿班同三府與長水校尉耿恭同征盧水羌還帝親駕幸其府書鈔六十四原分兩條今合併爲一姚本字江平作字孝孫又注云東觀作公平而東觀又有一條作字孝孫者華書故同此也今案書鈔引作江平同范書

劉般

後漢書劉般傳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注華嶠

華嶠後漢書注 十九

書曰奪作脫也案曰字疑衍

任延

任延拜九眞太守民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足書鈔七十四

任延拜九眞太守民俗不好田作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見姚本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七引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

馮豹

馮豹字仲文爲尚書郎勤力不懈每從昏至明帝聞而嘉之乃加賞賜書鈔三十六姚本不懈下有每奏事不報嘗伏省閤下十字

鄧彪

鄧彪字智伯爲太傅賜爵關內侯百官總已以聽於彪恩寵之異莫與爲比焉御覽二百六案袁紀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百官總已以聽本此

鄧彪遭後母憂毀瘠過禮因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御覽二百四十三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一引彪遭後母憂二句

華嶠後漢書注 二十

郭伋

郭伋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書鈔七十四

衛颯

衛颯遷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書鈔七十四陳禠

何熙

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

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爲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會熙暴疾卒三國魏志何夔傳注熙夔曾祖父又書鈔六十二引何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瓌偉與人絕異和帝時拜謁者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偉之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二引體貌瓌偉與人絕異

杜安

安擢爲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闕覦非也違生平操故不報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洛陽令周紆自往候安安謝不見京師貴戚慕其行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後漢書樂恢傳注

孔奮

孔奮爲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書鈔七十四

張奮

張奮爲大司馬在位名爲清白書鈔五十一姚氏注云案奮字通雅張純子永元中代劉方爲司空永爲司馬也又世祖時已改大司馬爲太尉其司空司徒皆去大名此定誤耳

張堪

張堪爲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吏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清廉無比上曰何以爲勅顯曰昔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掘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朽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爲魚腹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書鈔七十五陳補

徐防

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免始自防也藝文四十六又御覽二百七

薛苞

汝南薛苞字孟嘗父取後妻憎苞分之出外日夜號泣不能去被歐杖不得已廬於門外旦入灑掃進食父怒逐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御覽一百八十一案袁紀亦載此事本此

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已久身口所安也御覽五百十二

華嶠後漢書注 三三

案袁紀亦載此事本此

郭躬

郭躬字仲孫爲廷尉正遷廷尉家代掌法律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凡郭氏爲廷尉者七人初學記十二又藝文四十九引無字仲孫三字代作世法下無律字無鎮自已下九字又書鈔五十二引同藝文鎮郭躬子

班固

固拜爲郎中使終成前所著書學者莫不諷誦自爲郎中遂見親近讀書禁中繼日連夜

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然二世位不過郎中見姚本袁宏紀云帝遷復使成前書至建初中其書迺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賞賜優渥章帝好文學遂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逮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

班超

後漢書班超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當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

華嶠後漢書注 三四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注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又書鈔一百一引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研乎以筆耕作筆研誤又藝文五十八引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筆耕乎

又班超傳超既先至于賓廣德禮義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使就超請

馬注續漢及華嶠書騶字並作駿

又班超傳忠說康居王借兵遮據損中注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

超使西域至鄯善有匈奴使來超夜奔虜營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見姚本案後漢書班超傳注引東觀記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

廉范

廉范爲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書鈔七十五

廉范遷蜀郡太守生子皆以廉爲名書鈔七十五

賈逵

賈逵字景伯贍才能通今古時有神爵集宮殿上召見勅蘭臺給筆札作神爵頌除蘭臺令史書鈔六十二

桓焉

桓焉明經篤行有名稱以尚書授安帝拜太傅錄尚書復入授順帝於禁中因宴見奏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書鈔五十九

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後漢書桓焉傳注

明

子

袁安

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郎中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三公三國魏志袁紹傳注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一引陽四字至並早卒案陽子逢字周陽逢弟隗字次陽若父名陽何得其子並以陽爲字當從范書作湯袁宏紀亦云京子湯湯字仲和可據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邴吉有陰德夏后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實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後漢書袁安傳論注此論並華嶠之辭也

慶鴻

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

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御覽四百十案袁紀云范與洛陽亭長慶鴻爲劒頭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本此

周燮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御覽八百二十一又藝文六十五引常肆力句作常肆勤以自給不食上無則字

兒寬

兒寬爲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書鈔七十五

任浦

任浦拜武都太守路不拾遺書鈔七十五

岑熙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麏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書鈔七十六陳補又三十五引岑熙爲東郡太守狗吠不驚

何敞

何敞爲汝南太守修治鮦陽舊坡漑田萬頃墾田三萬餘咸賴其利立石頌敞功德見姚本

劉愷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書鈔五十三又藝文四十九引又御覽二百二十八引惠氏後漢書補注十引諸儒爲之語二句

陽球

陽球補尚書郎閑達故事其所奏議常爲臺閣所崇信書鈔六十

鮑德

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稔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書鈔七十五

劉寵

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人賫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

不見吏今聞當見弃去故自扶孝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初學記二十七又藝文四十九引劉寵拜會稽太守除省頻苛徵爲將作大匠有老婁五六人入郭一百錢送寵寵爲人受一文大錢又書鈔三十九引劉寵拜會稽太守省除頻苛又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婁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棄故自扶來送案此條胡氏克家刊文選本誤作范氏後漢書今據六臣注文選明刊本案袁紀亦載此事

宋登

宋登爲汝陰令爲政明能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藝文六十五

黃瓊

黃瓊遷尚書令習見故事號爲補職書鈔五十九

黃瓊字世英爲僕射順帝久廢藉田瓊曰上古聖帝莫不敬恭神明躬郊禋之禮親藉田之勤書奏上從之次日還遷令也見袁紀有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不敬恭神明躬郊禋之禮親藉田之勤上從之勞盡事必躬郊禋之禮親藉田之勤上從之云云語多不全載

班始

班始尚陰城公主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所愛居帷中而始入使伏牀下御覽七百

劉豕國

劉豕國字叔儒爲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爲務御覽二百六十七

周規

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勑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勞務不欲奪人貢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撫然有

愧色遣功曹賫印綬徵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御覽二百六十六

袁良

袁良明經爲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

楊震

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衆人謂之晚暮後有鵶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門人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時

臺也先生自此升矣 御覽九百二十五

楊震爲太尉中常侍樊豐驕恣震常切諫由是共譖震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葬曰有大鳥來止停樹上須臾下地行徐步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更共抱持終不驚駭 初學記十四

楊震策罷遣歸本郡遂仰鴆薨薨曰有大鳥來止樹上須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翕人共更撫抱終不驚駭鳥蒼色頸去地五六尺舒翅廣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葬垂飛去 御覽五百五十四案袁紀云改葬之曰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淚出本此

當時人立石鳥像於震前 藝文九十

吳雄

河南吳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祈孫恭三世爲廷尉以法爲名家 初學記十二又藝文四十九引無字季高三字無雄少時至族滅二十八字祈作訢又書鈔五十三引河間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順帝時爲廷尉案斷獄平順爲句帝上脫桓字又引吳雄子吳訢孫公三世相承爲廷尉以法爲名家公誤當作恭

胡廣

胡伯始爲太尉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書鈔五十二

張楷

張楷字公超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 御覽九百八十四

梁冀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喜爲妖態作愁眉唇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御覽三百八十又藝文十八無而喜爲妖態五字作上有能字案袁紀云孫壽甚美而善爲妖惑本此

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藝文三十五案袁紀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焉威震百寮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本此

馬融

馬融字季長爲大將軍鄧騭舍人御覽二百三十八案袁紀云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聞其才學召爲舍人本此

陳寔

陳寔居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藝文八十五又御覽八百十七引家作室無陰見之乃自整拂七字子孫下無正色二字曰下無夫人不可不自勉七字之夫作之人本惡作本不善君子下無者字是矣作是也驚上無大字不似惡人下有宜深克己反善六字貧下無困字縣上有一字

桓典

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後漢書桓典傳注

後漢書桓典傳在御史七年不調注華嶠

韓演

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後漢書韓稜傳注演韓稜孫姚本梁貴人作韓貴人案此桓帝鄧皇后鄧香之女改嫁梁紀冒姓梁氏兄鄧演爲南頓侯冀既伏誅封演子康北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見袁宏紀則梁冀欲謀爲貴人父當與貴人兄鄧演合計何以與韓演謀而演陰許諾乎范書明云梁冀被誅韓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亦不云有陰許諾事今以演字相同張冠李戴華書所云顯有不實案鄧演與誅梁冀亦斷無陰許諾事

衞羽

衞羽爲州從事時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爲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十萬種即奉舉一州震慄御覽二百六十五又書鈔七十三陳補引

李膺

李膺字元禮遷僕射與太傅陳蕃戮力悉心

書作十年

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後漢書桓典傳注

桓麟

鄧生麟後漢書桓彬傳注案彬字彥林桓焉之兄孫也父麟

崔琦

梁冀聞崔琦方蓄兵交冀行多不軌琦數誡之不能受琦以言不從失意爲白鹿賦冀知諷已大慙幽之室谷數月得出後竟殺之白鹿賦大百四十七又藝文九十引崔琦作鹿賦謂梁冀冀幽殺之嘉氏後漢書補注十八引

知刺已至得出

孔嵩

范式爲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共與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

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以爲先儒未竟不肯去御覽四百八十四又八百二十九引河里作河里把臂下有謂子二字非上蔡子字共與作昔與子牧伯作州伯惜乎下脫嵩曰二字

蔡孟喜

蔡孟喜汝南慎人以醫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御覽四百二十九

張濟

喜生磬磬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後漢書張酺傳注濟酺會孫

袁逢

孫原誤作賜平中天子引袁逢爲三老賜玉杖御覽五百三十五又七百十八百四十引嘉平中袁逢爲三老賜王杖嘉是熹字之誤又事類賦杖引喜平中袁逢爲三老賜玉杖案喜與熹通然本注注嘉平熹作中平誤後漢書補注十一引作嘉平中

王甫

後漢書陳敬羨王傳是時新誅勃海王暹

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甫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注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甫未詳孰是愔謂魏愔陳愍王寵相

范滂

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初學記二十

趙壹

趙壹字元淑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御覽三百三十七姚本漢陽下有西縣二字

趙壹字元淑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御覽四百九十八姚本所擯下有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二十四字

趙壹原作一下同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與託名日往其門尋陟自強遐陟臥未起壹徑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

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明往詣壹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左右皆驚愕御覽四百八十七

來豔

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三國蜀志來敏傳注豔來敏父

張英

張英遷武威太守平均徭賦勤課農桑書鈔七十四

張英遷武威太守遇長吏如兄弟委以任之見姚本又注云案范書闕張奐曾守武威英奐字仿當是誤耳

曹嵩

曹嵩靈帝時賂中宮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御覽六百四十九惠氏後漢書補注四引嵩時賂中宮至末

崔駰

崔駰字亭伯辟大將軍竇憲府掾憲新輔改貴重掾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出

為長岑長不得意不之官而歸御覽二百三十八

駟

譏揚雄以為范蔡鄧衍之徒乘聲相假誣嘲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驥賞臯氏則賢細君蓋士之贊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後漢書崔駰傳注樂本駰字下有駰字揚雄解嘲因作達旨九字

後漢書崔駰傳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蓋高樹屬陰獨木不林隧時之豈遠實從凡注事嘲作高樹不民

嶠後漢書注

又云呼衢巷縣旌旨乘非隨和之寶也樂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注事嶠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回邪也三字是本書曰字衍

瑰

瑰愛士好賓客盛侯者驛或言其太奢瑰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卽此後勿遣奏具無為諸子所益然不能改奉廉愈貧瑰也後漢書崔瑗傳注又書鈔三十五引蚩作嗤

崔定

崔定為五原太守地宜麻桑而民不知種植又不能緝績率無衣被冬月止種細草臥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得出處至教之績織御覽九百九十五

蔡邕

蔡邕為宇號貫兵車騎將軍領冀州牧高遷將士率者後漢書蔡邕傳注

嶠後漢書注

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置饌高既破黃巾威震天下書鈔六十四宋書紀亦有破黃巾威震天下二語

趙岐

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居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書鈔九十四

蔡邕

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酷客有彈琴於屏者邕至門聽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駕命者告

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富之矣藝文四十四又書鈔一百九引將命者告主人下即接主人遂自追問至末又藝文九十七引酒以酣作酒已酣爲無於屏二字潛聽之曰下有喜字將命者告下即接主人遂自追而問其故我向下有鼓弦二字蟬將去下無而未飛三字吾心下無聳然二字無末矣字又御覽九百四十六引比往作比至酒以酣作酒酣焉

潛聽之曰下有嘻字以蔡君至門而去作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我向下有鼓弦二字之失蟬也作失之也餘並同

楊彪

與馬日磾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後漢書楊彪傳注

後漢書楊彪傳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注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榷解見靈帝紀

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胤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羣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並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蹴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遷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敕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汜愛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董卓

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朝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藝文八十五又御覽八百二十引至卓不悟謀下無誅字書呂字作書回字於市上有行字告卓下有者字

王允

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

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三國魏志董卓傳注案此當是王允傳論

應瑒

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椽珣生瑒後漢書應劭傳注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謔謂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譔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三國魏志王粲傳注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二引華後

序十一篇

崔鈞

崔鈞爲西河太守與袁紹起兵誅卓收鈞父烈下之廊獄錄鐺卓誅烈得歸長安御覽六百四十四

華歆

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

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三國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諸敘歆爲下邽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已下並同引至而後別無故安人作今無故受之

孫策略有揚州盛興狗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

聽及策至一府皆進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弟子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剖析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愛爲異江南號之曰學問盡三國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諸敘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遷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三國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諸敘又世說新語方正篇引文帝受禪作魏受禪百辟下無羣后二字莫不下無人人二字何也作何邪會臣作曾事義形於色作義于其色且憎作見憎帝大悅下有歎息良久四字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三國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諸敘

華表

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褻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書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因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句有脫誤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卒於家表有三子長子虞字文駿三國魏志華歆傳注引華嶠諸敘又後漢書朱儁傳注引華嶠諸敘表字偉容

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

南單于

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稱臣入居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藝文九十四又御覽九百一引至獻駱駝

哀牢夷

哀牢夷知染綵紬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御覽八百二十

執金吾

執金吾掌從領宿衛書鈔五十三

散騎

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爲職又掌贊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言語文學之士藝文四十八引華嶠集又引見書鈔五十八姚氏謂執金吾一條是官志故以類附之

東觀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書室道家蓬萊山書鈔一百一又御覽二百三十三引又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敘注引無書字山字號本蓬萊山下有謹案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四十八字又注云案東觀二語見范書竇章傳華書疑即同之謹案以下係注或非華書本文俟攷案小司馬索隱遠在華嶠後華氏後漢書何得引及索隱云云此亦不俟攷而知其非者姚氏以爲是注亦非案從前未聞有爲華氏後漢書作注者不知謹案以下乃音鈔陳禹謨補案之語又案陳刊書鈔凡例有云謹案者係原注稱案者係補注附注今檢書鈔一百一此條引華書後空一字但云案史記云云其非原注可知今添一謹字以爲是注失之

論明章二帝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見姚本又注云案范書論章帝亦用此二語

論二十八將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後漢書列傳十二論注已上皆華嶠之辭

論鮑永馮衍

夫貴者賈勢而驕人才士賈能而遺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託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

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後漢書馮衍傳論注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論

論班彪班固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

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人之義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後漢書班彪班固傳論注此已上略華嶠之辭

楊氏袁氏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也後漢書楊修傳注此當是楊氏袁氏論

孝義列傳序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謂器以和聲禁之成也禁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慮亦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

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喪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爲祿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

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感破其產甌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醫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養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殷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篇後漢書列傳序江劉周趙列傳序注自此以上並嶠之詞也惠氏後漢書補注十於此能以養養也下補注云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皆令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嚴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

補遺

總覽威柄 書鈔十五

丁白爲武猛校尉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賈攸篤學退居舉孝廉爲郎世祖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鼷鼠詔曰何以知曰見爾雅詔書如攸言賜帛三百敕諸王子從攸受爾雅 御覽二百十五

范遷爲司徒在公聽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兄子 御覽八百二十一

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

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憂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孝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袁宏後漢孝章

華嶠後漢書注 四三

皇帝紀於類序毛義薛苞後引華嶠曰案後漢書所錄無孔子稱孝哉至是亦爲政也其中語句亦少有異同故並錄之又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亦引華嶠書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云云

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四字有脫誤當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則激

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亨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又況乎干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非將以啟天下之方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徇尚異於數世也袁宏後漢孝和皇帝紀引於敘錄丁鴻事據此則華書必有丁鴻傳今僅有榮弟子丁鴻學最高一語見於後漢書桓榮傳注

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簒位聞道術之士西

華嶠後漢書注 五四

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緯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託云天之厤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

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爲後人所尚也袁宏後漢順帝紀引於郎顗上書之後疑華氏郎顗傳後論也

華嶠曰臣父袁原誤作袁每言臣祖歆云當時人以皇甫嵩爲不伐故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袁宏後漢獻帝紀於敘皇甫嵩下引姚本後漢書補遺錄於華表名次云嶠父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爲散騎常侍後終光祿大夫每言吾祖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爲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案自常侍已上見後漢書朱儁傳注引華嶠諸敘後半與袁亦少有異同不知何本

華嶠後漢書注 晉

子史鈎沉 逸書考

司馬彪九州春秋 甘泉黃爽學

崔烈

崔烈廷尉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烈時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侍者曰恨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注曰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案此注係陳禹謨補引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者諺者嫌其銅臭耳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書鈔五十又初學記十一引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公撾而走可謂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又御覽二百

司馬彪九州春秋 一

八引同初學記惠棟後漢書補注十二引烈時爲廷尉卿又引均字元平又引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曰爾以吾爲瞽瞍耶又陶九成說乳載此事與初學記十一同烈子均下有字孔平三字

王芬

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刼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

司馬彪九州春秋 二

祆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三國魏志武帝紀注惠氏後漢書補注卷八載何焯蕃引陳蕃子逸至結謀會於芬坐作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攸上有許字

楊鳳

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峭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干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三國魏志張燕傳注

張燕

燕本姓褚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爲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癭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入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

司馬彪九州春秋 三

曰黑山也後漢書袁紹傳注

大洪緣城苦峭

後漢書朱儁傳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氐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峭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注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城峭作峭音才由反

閻忠

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二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郡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面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飯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劒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

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勝檄先馳義聲大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爲綱羅京都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令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裹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於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龍興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制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三國魏志賈詡傳注

董卓

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金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胡軫

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都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鑿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衆大亂奔走後漢書董卓傳注

呂布

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刃卓車或刃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擊刺卓墜於車後漢書董卓傳注

布與還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逆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還奉得書即遣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還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三國魏志張遼傳注還奉華還楊奉也勳謂張勳爲袁術將

田景

後漢書董卓傳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焦和

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師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凡沉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未用兵必利蓍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千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

遂蕭條悉爲邱墟也三國魏志臧洪傳注又御覽九百八十四引南州刺史焦和多爲陷水丸沉河湟寇不得渡

胡文才　楊整修

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耶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三國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無傕等至自守十二字人上無大字王允上無而字叛作亂呼作召解釋作曉諭何爲

司馬彪九州春秋

事作何爲乎卿往呼之作即往諭之

樊稠

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心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劉虞

紹襲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戮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塗污忠臣邪三國魏志公孫瓚注

司馬彪九州春秋

韓暹

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欲歸并州爲張宣所殺後漢書董卓傳注

韓馥

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

有張楊於浮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閉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 後漢書袁紹傳注

至廁因以書刀自殺 後漢書袁紹傳注案范史馥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

張純

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 三國魏志公孫瓚傳注案魏志漁陽張純誘邊西烏丸邱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公孫瓚

遂屯廣宗界橋 後漢書袁紹傳注時袁紹將麴義進至界橋

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壓掌而決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辦食此足以待天下變也 御覽三百三十變舊作慶誤又後漢書公孫瓚注引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壓手而決說郛載公孫瓚爲袁紹所圍曰天下兵起我謂壓掌而決今觀孫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積穀案孫之二字有誤

侯成

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衆降 三國魏志張邈傳注又御覽八百九十四引至得所失馬悉得作竟得賀下無二成字釀上有或字蓋成字之誤

朱靈

初清河李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

[illegible]家皆死三國魏志徐晃傳注又御覽三百十引遂力戰拔之作戰遂拔之末有[illegible]字文博四字

袁紹

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搆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負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袁譚

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人也信以爲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邱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趨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袁術

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悲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三國魏志袁術傳注又後漢書袁術傳注引語之作給之見術上無後字諸婦人因共絞殺作諸婦因是共絞殺之而死下有也字末有焉字

郭圖

司馬彪九州春秋 十四

圖字公則後漢書袁紹潁川郭圖注

陳瑀

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邱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三國吳志呂範傳注

杜襲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鬥語子緒曰勇可習也三國魏志杜襲傳注又御覽二百六十引至稍敢出面聞兵攻聲下有恐懼二字又白六帖二十九引劉表攻西州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急恐入室牽被覆頭攻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一日出問消息四五日負楯親鬥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案魏志注御覽俱引作柏孝長武作柏季長又說郛載此事聞兵攻聲下有恐懼二字亦云南陽功曹柏孝長則作孝長者是

司馬彪九州春秋 十五

臧洪

臧洪爲青州刺史被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書鈔一百四十四陳禹謨補又七十二虞引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盡廚有米三斗主簿啟進內稍以爲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爲薄粥與衆共歠之說郛載此事與書鈔七十二同糧下

無食字海內作白字稍作欲麋作薄又一條載洪事與書鈔一百四十四同復食下無者字無請中分三字徵之下無殺其愛妾至末

孔融

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植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

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誦字疑衍）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臣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涿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

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鄣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比鄣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儁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

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三國魏志崔季珪傳注又書鈔七十一御覽二百四十八引孔融爲北海相一朝殺部督郵案部上脫五字又書鈔六十九引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也）

曹公制酒禁而孔融書嘲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

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之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免融官御覽八百四十四又事類賦酒引至內不能平

孫策

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三國吳志孫策傳注

郭嘉

曹公征烏桓諸將曰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劉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備重用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遠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後漢書袁劉傳贊注

賈詡

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繡曰紹强又曹公與吾有讐不可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繡從之歸曹公曹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御覽四百六十七

劉備

劉備奔荊州劉表甚敬禮之備作上客數年嘗於坐中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還坐表問備備曰昔年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生肉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立是以悲耳御覽三百七十二又三國蜀志先主傳注引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下同流涕上有感然二字表問作表怪問不立作不建

傅幹

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爲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

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衆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又書鈔一百十六引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往者天下大亂至分土定封下即接普天之下至軍遂無功疑幹字彥材已下十八字是裴松之

注又御覽四百五十六引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

魯肅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即遣周瑜助備三國吳志魯肅傳注

麗統

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也統曰

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霸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遂行三國蜀志麗統傳注

楊修

夏侯淵爲劉備所殺於平陽曹公自長安出斜谷至陽平備拒險守峽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楊修便曰夫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王欲還也遂引還

御覽四百三十二又御覽九百十八引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棄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修曰夫雞肋棄之則可惜嗽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去也乃白戒嚴王遂還又事類賦雞引同御覽嗽之作取之又藝文九十一引同御覽無欲守復難四字官屬作疏屬無戒嚴二字王上有魏字又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引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又說郛載夏侯淵爲黃忠所殺操臨漢中至陽平欲攻劉玄德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乃出令曰雞肋官屬不聽所謂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公欲還也俄操遇蜀人伏其幾決

陳本校過

子史鉤沈　逸書考

司馬彪戰略　甘泉黃奭學

劉表

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越惠氏後漢書補注十七引延中廬人蒯良蘇越良字子柔也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至今矣吾欲徵兵恐

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師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

三編 8 冊
4R

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後漢書劉表傳作十五人惠氏補注十七引賸略曰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惟江夏賊張虎陳生後漢書作陳坐惠氏補注十七曰賸略作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麗季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傳幹

司馬彪戰畧

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策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背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鍾繇會擊援等大破之三國魏志鍾繇傳注

孟達

司馬彪戰畧

孟達將蜀兵數百降魏魏文帝以達爲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遣亮玉玦織成鄣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與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言玉玦者謀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御覽三百五十九

司馬懿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遂

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御覽三百三十七

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太尉司馬公討之軍到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壍豎連柵安諸營立樓櫓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圍壍而車輪以大弋掠穿中又豎輪障其前御覽三百三十七

蔣濟

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

司馬彪戰畧 四

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三國魏志蔣濟傳注

傳嘏

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屠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

司馬彪戰畧 五

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權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illegible]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滿野

以防卒來侵掠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繼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勢不可卒待今邊壘之守與賊相遠賊設壘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賊無耳目使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恪所以功完敵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垦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漸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隙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遂能勞

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委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

虜廷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必不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三國魏志傅嘏傳注

王基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啟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

赤岸乃得度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夾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車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亦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果得基書意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後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三國魏志王基傳注

附錄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

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初學記二十五引戰略案司馬氏戰略多是三國時事與九州春秋相表裏此敘及古事疑非一手或是敘說中一段未可知又案隋書經籍志載兵記八卷司馬彪撰一本二十卷而不出司馬彪戰略又另載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煚撰今撿去國志注俱引司馬彪戰略而不云兵記太平御覽亦然此屬可據不知隋經籍志何以闕而不載兵記又是一書此條楚莊王事初學記引作司馬彪戰略疑此或是兵記中語若趙煚之戰略則諸書無有引及者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譙周古史考　　甘泉黃奭學

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

案五帝本紀索隱云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騎常侍徵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所著古史考之說也

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史記集解仝上又史記正義亦引以虞封舜子句

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史記殷本紀集解

譙周古史考　一

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史記周本紀集解

以太王剏居周地爲其采邑故爲周公史記魯世家集解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史記燕世家集解

案尚書君奭序正義亦引召公周之支族句

世家或作世本誤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史記集解同上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曰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下皆父子相傳無及故系家桓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此所引較詳刊本集解世家或作世本誤又宣侯亦宜作桓侯

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史記集解同上

案燕世家索隱云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衞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系家以爲

譙周古史考　二

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也

老童即卷章史記楚世家集解

蘇秦字季子史記蘇秦列傳集解又索隱云嫂呼小叔爲季子允南即以爲字未之得也

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史記張儀列傳集解

案張儀列傳索隱云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芭黎之芭

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

受焉亭哉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

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史記魯仲連列傳集解

右史記集解引十二事其陳杞世家謂佗即五父事詳見索隱又趙世家引古史考曰內其女曰娃又云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謚語不能整故不編入正文後仿此

呂不韋爲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夫人請立子楚爲嗣及子楚立封不韋洛陽十萬戶號文信侯劉義慶世說言語篇注

庭堅號曰臯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世說政事篇注

右世說注引二事

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劉昭續漢郡國志注

鄭厲公入櫟即此也陽翟同上

有曲仁里老子里也相有賴鄉同上

趙衰居原今原平縣同上

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斯其然矣百官志注

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藝文類聚作畧加廣韻注作少昊時加刪其後二字牛禹時奚仲駕馬輿服志注又藝文類聚舟車部初學記器物部

案通典禮部引古史考曰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駕白馬則馬駕之制也又太平御覽車部所引

與劉昭注同惟末增仲又造車更廣其制度也二句

右續漢志注引六事

伏羲作瑟毛詩譜序正義

古有塤篪尙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詩小雅正義又爾雅釋樂疏

案張揖博雅釋樂注引云有塤尙矣周幽王時辛公善塤太平御覽樂部亦引此而首句刪塤字並刪周幽王時暴辛

公善塡二句

右詩正義引二事

顓頊帝嚳帝之身號高陽高辛國氏土地之號高陽次少昊高辛次高陽堯承高辛之後 左傳文公正義

右左傳正義引一事其少昊一事詳見太平御覽又昭公疏云譙周考古史以爲炎帝與神農各爲人

案殺其大夫李斯 史通模擬篇

譙周古史考 五

右史通引一事

禹作土塈以周棺塈音即七反 後漢書趙咨傳注案塈音句似章懷語

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有舜作瓦棺湯作木棺二句

右後漢書注引一事又案鄧騭傳論注云樂毅忠於燕昭王其子惠王立而疑樂毅樂毅懼而奔趙趙王謂樂毅曰燕竭力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趙徒隸況其後嗣乎事見古史考刊本或脫事見句

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高陽高辛爲五帝 史記五帝本紀索隱

案禮記曲禮正義引古史考云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語較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元鳥遺卵簡狄吞之 史記殷本紀索隱

譙周古史考 六

死稱廟主曰帝 索隱同上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曰天乙從契至湯凡十四代故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元王契也 索隱同上

桀帝嚳之胄其名亦不著 周本紀索隱

案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

父王

餘歲惟十四代實亦不合事情索隱同上

繆公名任好索隱同上

初爲軍賦索隱同上

步以人足非獨秦制始皇本紀索隱又史記正義引步人以足爲數非獨秦制然多爲數然三字

呂尚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姓尚其後也齊系家索隱

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索隱同上

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於府成王用事人讒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魯系家索隱

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公燕系家索隱

春秋傳謂他卽五父與此違者裴駰集解亦引此二句他作佗下句作世家與傳違此以他爲厲公太子免弟躍爲利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無謚故蔡人殺陳他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爲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爲厲公遂以躍爲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爲厲公五父爲別人是太公錯耳班固又以厲公躍爲桓公弟又誤陳杞系家索隱

惠公生成公及桓公索隱同上

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楚系家索隱

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生周穆王遠矣且王

者行有周衛豈聞亂史記正義作豈得敢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趙系家索隱又史記秦本紀正義

系本及說趙語者並無其事蓋別有據趙系家索隱弟武公立

以子所聞所謂天之亡者有賢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況秦虎狼乎魏系家索隱

按春秋陳桓爲人雖志大貪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固非苟爲禽獸之行

夫成事在德雖有姦子七十禍以長亂事豈然哉 田敬仲系家索隱

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滅韓怠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良恐非良之先代 留侯系家索隱

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也 史記正義亦引此四句惟而云句刪其如何三字 今亦列此在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

且繚亦作遼 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鵠並爲游說之士 蘇秦列傳索隱

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 孟荀列傳索隱

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 呂不韋列傳索隱

炎帝之後凡八代五百餘年軒轅氏代之 補三皇紀索隱

右史記索隱引二十七事其零句之不可編者如吳系家子轉作柯轉頗高作頗孟子卑作卑軫齊系家祭公慈哀公不辰芮

姬依左氏作鬻姒公鷙作敬陳杞系家德公作惠公平公名鬱作郁來哀公謚懿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宋系家宋公稽未謚故名晉系家武侯寧族作曼旗獻侯作蘇楚系家楊粵作楊越滅夔作滅歸鄭系家武公掘突作名突滑趙系家主父開之作閼之幽繆王遷作王遷無謚魏公子列傳有能深得趙王陰事作探得並足考異至如秦本紀天賜處父石棺謂事非實譙周

深所不信魯系家惠公爲息娶宋女奪而妻之言譙周亦深不信共孟生衰言譙周以此爲誤管蔡系家聲公野隱公通按譙周云春秋無其事楚系家中子紅有本作藝經二字音摯紅古史考無趙系家引穆天子傳言西王母謂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云地名在西域有何見乎刺客傳與仲子爲讐云一作難譙周亦

同司馬相如傳引淮南子論烏號弓謂古史考同此說自序傳引臣瓚言司地官宜曰北正譙周以爲然補三皇紀云譙周以燧人爲皇此類雖引允南之言而變其本文故並附後內烏號一事詳見選注又按補三皇紀云按神農之後凡八代事見帝王代紀及古史考況譙皇二代皆氏傳前聞君子考按古書而爲此說豈至今鑿空乎此所云譙皇當指周與皇甫謐謐撰帝王世紀

惟二代皆氏傳五字似刊本有誤

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文選七發注太平御覽兵部名下多日烏號三字

案此事太平御覽兵部所引語與選注同又木部引譙周曰野柘枝勁烏集之超翅彈枝烏乃驚號伐取爲弓故稱烏號弓

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伯夷叔齊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文選辯命論注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無欲於是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

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夏當居巢故一號巢父與君苗君胄書注亦引許由夏常居巢二句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文選士衡演連珠注

右文選注引四事

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爲謚所以勉爲善也藝文類聚禮部

黃帝作弩藝文類聚軍器部又北堂書鈔帝王部廣韻注太平御覽兵部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藝文類食物部

神農時民方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同上

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藝文類聚方術部

案太平御覽方術部引庖犧作卦始有筮

右藝文類聚引五事

教民耕農北堂書鈔帝王部

以勾龍爲后土北堂書鈔帝王部

命重黎氏爲南正同上

庖犧作易宏開大道北堂書鈔帝王部

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同上

案廣韻云黃帝始造釜黃帝始作甑太平御覽器物部引黃帝始造釜甑

神農作耒耜北堂書鈔同上又廣韻注云神農作耜又云神農作耒又太平御覽資產部同書鈔

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說贍金百鎰再說以爲上卿北堂書鈔設官部

右北堂書鈔引七事案書鈔禮儀部引秦

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及卜吉即營邑之夢大蛇從天屬地其口止鄜以爲上帝之徵上初以鄜爲上時祀白帝有光如流星者也明陳禹謨本又增其文茲据善本書抄正定之

秦君遺楚子書曰願與會武關面相結楚子往秦君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稱爲秦王楚子至則關閉初學記地部

炎帝有火應故置官師皆以火爲名初學記帝王部

又太平御覽皇王部

大庭氏姜姓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初學記同上

神農作市此句又見廣韻注高陽氏衰市[illegible]修[illegible]融修市初學記居處部又太平御覽居處部資產部

右初學記引五事又器物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事詳御覽

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三十六管釋元應泉經音義卷八

露精

右衆經音義引一事

太古之初民吮精露食草木實太平御覽天部

元日太史乃占氣象以知吉凶隨分野書之太平御覽時序部

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鱉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自以火德王句下又見禮記曲禮正義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人民大悅號曰燧人太平御覽皇王部止此

謙周古史考 十五

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史記索隱補三皇紀亦引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爲禮句北堂書鈔禮儀部作嫁娶以虎皮爲禮作琴瑟以爲樂禮記曲禮正義

案燧人事廣韻注亦引之又資治通鑑卷十音注引云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曰庖及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及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語雖詳恐即用初學記諸書

己學

有熊氏己姓或曰姓公孫太平御覽皇王部

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自以金德王句下又見初學記帝王部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太平御覽同上

案左傳文公正義謙周曰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昊也

高陽氏妘姓以水德王太平御覽皇王部

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太平御覽皇王部

王報卒後天下無主四十九年以歲所紀之

謙周古史考 十六

太平御覽皇王部

秦始皇使刑徒七萬人作驪山北山石爲馬太平御覽居處部

昆吾氏作瓦太平御覽同上又雜物部云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羿作瓦棺湯作木棺太平御覽禮儀部

周公作斝太平御覽禮儀部

饒暴辛公所造舊志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器辛公安得造太平御覽

樂部

孟莊子作鋸太平御覽器物部

烏曹氏作轂太平御覽雜物部

庖犧作卦觀象而作網太平御覽資產部

伏羲時靈龜負河圖太平御覽鱗介部

子史鈎沈　　逸書考

余知古渚宮舊事　　甘泉黃奭學

晉代

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從太平廣記四百十八增

宋代

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鞫之即不動鞫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即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

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誦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元又說人之災

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元眞曰此怪邪也振禍往焉女即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著道服咸勿納之眞變服奄入女初猶喝罵眞便直前以水灑之即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眞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太平廣記四百十八

郭仲產爲南郡王從事宅有枇杷樹元嘉末起齋屋以竹爲柄竹遂漸生枝葉條長數尺扶疎翡翠鬱然如林仲產以爲吉祥俄而同義宣之謀被誅焉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一

河南向元季爲南郡太守其妻煮練忽爛如粥汁赤如血夜有人扣閤而呼曰府君今可去矣俄而刺史南郡王義宣作逆元季力弱不能自固以附於逆父子並伏法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二

江陵黃邱郵有羊生羔兩頭一頭在上者鳴

在下者不鳴俄而劉毅司馬休之相繼作亂人多兵死太平廣記一百三十九

甄法崇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明其時南平繆士爲江安令卒於官後一年崇在廳忽見一人從門而入云繆士謹通法崇知其亡因云卿貌何故廢苔云我生時所行善不補惡罹繫苦復勤劇理罷又云卿縣民某甲負我米千餘石無券書悍不還今兒累窮獘乞爲嚴勑法崇曰卿可作詞士云向不賫紙且又不復書矣法崇令省事取筆疏其語士口授其言歷歷辭成謝而去法崇以事問繆家云有此登時攝問負米者畏怖依實輸還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臨川王義慶在鎮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說邪

文帝爲宜都王臨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此萍實也宣尼所謂王者之應

宋祚當卜年六百與之宜都王即祚終六十矣說郛

戴承伯元徽中貫荆州治下琵琶寺其旁瓦礫空地建爲宅日暮忽聞恚罵之聲起視有人形狀可怪承伯問之荅云我姓龔本居此宅君爲何强奪承伯曰戴瑾賣地不應見答曰利身妨物何預瑾乎不速去當令君死言訖而沒承伯性剛不爲之動旬日疾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三

沈攸之在鎮朱道珍嘗爲屏陵令劉廓爲荆州戶曹各相並居江陵皆好圍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數月廓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郭云朱屏陵書題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闊方有來緣想能近顧廓讀畢失信所在寢疾尋卒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五

南郡王義宣在鎮府吏蔡鐵者善卜王嘗在內齋見一白鼠緣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內留中命鐵卜鼠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狀之白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見信剖腹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鐵言賜萬錢太平廣記二百十六

齊代

隨王嘗率佐使上樊姬墓酣宴其夕夢樊姬怒曰獨不念封崇之義奈何溷我當令爾知詰旦王被病使巫覡引過設祀積日方愈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九

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苦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詔出不爲郎說郛

梁代

安城王蕭佽博學善屬文天監之朝爲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慱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

與抗及聞伏卒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膝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蹙怵以爲笑樂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裒送雌鶴於堂留其雄者尚在裒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雄也交頸頡頏撫翼聞奏鏗鏘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契絃節太平御覽九百十六

湘東王於子城中造湘東苑穿池構山長數百丈植蓮蒲緣岸雜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堂後有隱士亭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堂馬埒其西有鄉射堂堂置行堈可得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禁生連理太清初生此連理當時以爲湘東踐阼之瑞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潛行宛委二百餘步山上有陽雲樓樓極高峻遠近皆見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云屢陪明月宴並

將軍扈蕃熙所造太平御覽一百九十六

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君延一算說郛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沙門同自號居士不至城郭容色常定人莫測也侯景始降於梁法和詣南郡朱元英曰貴道屬其擅越擒侯景爲國立勳元英問變之何

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清溪山元英往問之曰侯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宜待熟時不擾自落擅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因問尅不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將任約家號五萬伐湘東王於江陵兵將逼法和乃出詣湘東云自有兵書乞征任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王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之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常所祈禱自

驗

法和軍出無復一騎人以爲諸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洲湖與任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遠乃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是踴躍即攻之縱火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風勢即反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爲剎實

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見任約在水中抱剎柱頭纔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微得檀越力果釋用爲郡守又西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

武

法和既平任約乃還謁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一無可慮蜀賊將至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先運石以塡江三日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鎖蕭紀果遣蜀將襲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殲之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近江湖必於岸側結草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得時將兵猶禁諸軍捕魚有竊爲者中夜猛獸必來噬之有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離裆而不落又有人以牛試乃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

至其人不信數日果死其言多驗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法和不稱臣其啟文印名上自稱居士後乃自稱司徒帝謂僕射王褒曰我本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自先知帝曰法和功業稍重遂就拜爲司徒後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帝使止之法和乃盡致其兵謂使者曰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主之位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今

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養具大餺薄餅及西魏舉兵法和赴江陵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堅其城門著靈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華廡終日乃脫之及聞梁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受弔梁人西入魏果見餺餅焉

太平廣記八十二

唐代

王棲巖自湘川寓江陵鬻白湖善治易窮律

候陰陽之術所居桃杏手植成數十列四蕃其宇時人比董奉棲巖笑曰吾獨利其花核祛風導氣耳安取迹古人餘事每清旦布蓍爲人決事取資足一日爲生則閉齋治圖大歷中嘗有老父持百錢求筮卦成參驗其年棲巖曰家去幾何父往矣不終將仆於道老父出棲巖顧百錢乃紙也因悟其所驗之辰則棲巖甲子乃歎曰吾雖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鑒死復何恨乃沐浴更新衣與妻訣少時而卒

太平廣記二百十七

子史鉤沈　　逸書考

晉太康三年地記　　甘泉黃奭學

司州河南郡

河南郡有東垣縣沈約宋書州郡志二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無東垣縣故附入郡下

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亦曰湯亭田橫死于是亭故改曰尸鄉水經注陽渠水下務晉太康記地道記

右雒陽案郡國志區師有尸鄉晉省區師入雒陽故列此

坎欿聚在鞏西水經注洛水下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一

右鞏

河南郡有河陰縣宋書州郡志二

右河陰

新安縣屬河東郡同上

右新安

秦建敖倉于成皋史記正義高祖本紀

右城皋

河南陽城縣是爲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所以爲候太平御覽天部四

右陽城

陸渾縣屬河南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陸渾

滎陽郡

京鄭太叔段所居邑史記正義鄭世家

右京

宏農郡

桃林在閿鄉南谷中水經注河水下

右湖

晉太康三年地記　二

上洛郡

分京兆立上洛郡屬司隸宋書州郡志三

右郡

盧氏屬上洛郡同上

右盧氏

平陽郡

皮氏縣有介山子推所逃隱之是水經注汾水下稽晉太康地記及地道記

右皮氏

河東郡

安邑有司鹽都尉別領兵五千（太平御覽州郡部七）

舜受禪安邑或云蒲阪（太平寰宇記卷四十六）

右安邑

太陽縣有虞原所謂北虞也（水經注河水下）

右大陽

首山在蒲阪與胡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同）蒲阪縣屬

河東（宋書州郡志二）

右蒲阪

晉太康三年地記

汲郡

朝歌縣屬汲郡（同上）

右朝歌

河內郡

河陽別縣非溫邑也（水經注河水下稱晉太康志地道記）

右河陽

廣平郡

廣平縣屬廣平郡（宋書州郡志一）

右廣平

易陽縣屬廣平郡（同上）

右易陽

曲梁縣屬廣平郡（同上）

右曲梁

肥鄉縣屬廣平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肥鄉

魏郡

魏郡有安陽縣（同上）

右安陽

晉太康三年地記

頓邱郡

陰安縣屬頓邱郡（同上）

右陰安

頓邱郡有衞縣（同上）

右衞

兗州陳留國

扶溝縣屬陳留國（同上）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獨扶溝縣故附郡下）

烏巢澤在酸棗之東南昔曹太祖紹許攻之

兗縣

策破袁紹軍處也水經注濟水下

右酸棗

濮陽國

燕縣屬濮陽宋書州郡志一

右濮陽國宋書地理志無燕縣國下

廩邱縣屬濮陽同上

右廩邱

白馬縣屬濮陽同上

右白馬

晉太康三年置 上

鄄城縣屬濮陽同上

右鄄城

濟陽郡

離狐縣屬濟陰郡同上

右離狐

成武縣屬濟陰郡同上

右成武

東平國

須昌縣屬東平國同上

右須昌

任城國

樊縣屬任城國同上

右樊

濟北國

盧縣屬濟北郡同上

右盧

臨邑縣屬濟北郡同上

右臨邑

晉太康三年置 上

阿鄣東阿也史記索隱別傳四郡太康地理志集史記正義索隱所引皆云太康地理志與他書不同

右東阿

穀城縣屬濟北郡宋書州郡志一

右穀城

蛇丘縣屬濟北郡同上

右蛇邱

豫州

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氣性安舒其俗皇

其人和今俗多寬慢文選注一百五十六太平御覽州郡部四

右州

潁川郡

鄭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郾縣界故胡城是史記正義楚世家

右郾

邵陵縣屬潁川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邵陵

襄城縣屬潁川郡同上

汝南郡

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太經注瀙水下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史記索隱列傳九

右西平

汝陰郡

慎縣屬汝陰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慎

孫叔敖本期思城人爲楚令尹圖經云祠廟隳壞託夢于固始縣令段光復立祠庭太平寰宇記卷十一

右固始

褒信縣屬汝陰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褒信

梁國

梁國有陽縣太平寰宇記卷十二陽譌作烏

右梁國案晉書地理志梁國無陽縣故附國下

梁孝王築睢陽城方二十里以鼓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因以爲名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太平御覽州郡部同睢陽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以鼓唱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采其遺音也史記索隱梁孝王世家

宋王偃之時諸侯皆曰桀宋桀宋言其似桀也史記索隱宋世家案晉書地理志睢陽春秋時宋都故附于此

右睢陽

宁陵縣屬梁國宋書州郡志二

右宁陵

陳郡

陳屬梁國同上

右陳

項縣屬陳郡同上

右項

苦縣屬梁國同上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漢書地理志八下

右苦

譙郡

譙縣屬譙郡同上

右譙

城父縣屬譙郡同上

右城父

鄭縣屬譙郡同上

右鄭

山桑縣屬譙郡同上

右山桑

龍亢縣屬譙郡同上

右龍亢

銍縣屬譙郡同上

右銍

魯郡

奚仲家在薛城南二千五里山上百姓爲之

神靈也水經注泗水下

奚仲遷于邳後仲虺居之以爲湯左相當周

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爲伯任姓也同上

右薛

弋陽郡

楚城邾遷其人于江南因名縣史記索隱高祖本紀

右邾

蘄春縣改屬弋陽郡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七

右蘄春

安豐郡

安風縣屬安豐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安風
松滋縣屬安豐郡同上
右松滋
冀州平原國
茌平縣屬平原國
右茌平
平原郡有西平昌縣宋書州郡志二稱漢平昌縣晉太康地志曰西平昌

右西平昌
樂陵國
厭次縣屬樂陵國同上
右厭次
陽信縣屬樂陵國同上
右陽信
漯沃縣屬樂陵國同上
右漯沃
章武國

章武縣屬章武國同上
右章武
河間國
武垣縣屬河間國同上
右武垣
中水縣屬河間國同上
右中水
成平縣屬河間國同上
右成平

高陽國
高陽國有北新城同上漢新城縣晉太康地志高陽並曰北新城
右北新城
蠡吾縣屬高陽國同上
右蠡吾
博陵郡
安平縣屬博陵郡同上
右安平
清河國

神

清河國有清河縣同上

右清河

常山郡

常山曲陽有恒山坂號飛狐口太平御覽地部十八

右上曲陽

故行唐縣西北有仙人巖太平寰宇記卷六十

行唐縣北二十里有夫人城即王神女所築同上

右南行唐

幽州范陽國

涿有長鄉水經注聖水下

右長鄉

燕國

安次縣屬燕國宋書州郡志二

右安次

軍都縣屬燕國太平寰宇記卷六十九

右軍都

廣平郡

蚩

潘縣更屬廣甯郡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太平寰宇記卷七十

右潘

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水經注瀧水下

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無東面同上

右涿鹿

巨鹿郡

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通典州郡八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

碣石山也太平寰宇記卷七十

右肥如

平州樂浪郡

遂城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史記秦隱燕世家

右遂城

并州上黨郡

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太平御覽地部十八

右壺關

銅鞮故晉大夫羊舌赤邑時號赤爲銅鞮伯

沾

華漢以爲縣太平御覽州郡九

右銅鞮

西河國

西河有中陽城縣也水經注文水下

右中陽

樂平郡

樂平縣本名沾縣漢之故縣矣水經注清漳水下

右沾

樂本郡有受陽縣水經注洞渦水下

晉太康三年地記 十三

右受陽案晉書地理志作壽陽

雁門郡

廣武縣屬雁門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廣武

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復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爲馬邑太平御覽州郡部九

右馬邑

新興郡

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史記索隱列傳五十造陽在五原塞塞下撰通與脫北字九里太平寰宇記卷十七

右九原案五原縣本屬九原郡

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五原塞卽此地後漢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山卽今縣北光祿塞是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十

右雲中

雍州

雍州兼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取名焉藝文類聚地部一

晉太康三年地記 十五

雍州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遏故名雍州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壅閉也宋敏求長安志卷二

右州

京兆郡

京兆郡有霸城縣宋書州郡志三

右霸城案兩漢名霸陵縣

藍田出美玉故曰藍田長安志卷十六

類

時

右藍田

京兆郡有高陸縣水經注渭水下高陵縣晉太康地志謂之高陸也

右高陸

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曰畦時史記索隱本紀七

右萬年案晉書地理志萬年故櫟陽縣

扶風郡

池陽縣屬京兆郡宋書州郡志三

扶風池陽縣有鬼谷先生所居長安志卷十九

右池陽

郿縣屬秦國宋書州郡志三

右郿

雍縣號叔之國水經注渭水下

右雍

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蒲也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二

右汧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案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雄雌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史記正義秦本紀六

陳倉縣屬秦國宋書州郡志二

右陳倉

安定郡

安定郡領臨涇朝那烏氏鶉觚陰密西川六縣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二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安定領縣七有都盧縣

始平郡

始平郡有始平縣宋書州郡志三

右始平

武功縣屬始平郡同上

右武功

鄠縣屬始平郡同上

右鄠

梁州金城郡

白土縣有圓水史記索隱列傳五十稱圓水出土郡白土縣太康地志圓作圓

右白土漢白土縣屬上郡三國時移屬

西海郡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史記正義傳六十三

右郡

秦州隴西郡

河關縣屬隴西郡宋書州郡志三

晉太康三年地記 十六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隴西無河關縣故附郡下

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入山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藝文類聚獸部下

右首陽

南安郡

南安郡有中陶縣宋書州郡志三

右中陶

天水郡

上邽屬天水郡宋書州郡志三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

陰云

右上邽

天水郡有顯新縣同上

右顯新

略陽郡

略陽屬天水郡同上

右郡

略陽縣屬略陽郡同上

右略陽

清水縣屬略陽郡同上太平寰宇記一百五十

晉太康三年地記 十七

石清水

陰平郡

陰平郡故廣漢屬國都尉宋書州郡志三

右郡

陰平郡有陰平縣同上

右陰平

梁州梓潼郡

梓潼郡劉氏分廣漢立宋書州郡志三

右郡

梓潼縣出傘子鹽太平御覽飲食部二十三

右梓潼

梓潼郡有漢德縣宋書州郡志三稱漢德縣晉太康地志王隱並有

右漢德

白水縣屬梓潼郡同上

右白水

廣漢郡

廣漢郡屬梁州同上

右郡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三

德陽縣屬廣漢郡同上

涪陵郡

省丹興縣涪陵郡移理漢復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

右漢復

巴西郡

西南二充國並屬巴西宋書州郡志三

右西充國

巴東郡

巴東郡屬梁州同上

巴東郡有漢昌縣同上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巴東無漢昌縣故附郡下

益州蜀郡

江沱在繁縣水經注江水下

右繁

犍爲郡

牛鞞縣屬犍爲郡宋書州郡志四稱鞞縣二漢晉太康地志並曰牛鞞

右牛鞞

汶山郡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三

汶山郡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二年合蜀郡劉氏又立同上

右郡

升遷縣屬汶山郡同上

右升遷

都安縣屬汶山郡同上太平寰宇記七十三

右都安

興樂縣本名白馬屬汶山太康元年更名同上

右興樂

漢嘉郡

徒陽縣屬漢嘉郡同上

右徒陽

旄牛縣屬漢嘉郡同上

右旄牛

江陽郡

漢安縣屬江陽郡同上

右漢安

朱提郡

南廣縣屬朱提郡同上

右南廣

漢陽縣屬朱提郡同上

右漢陽

堂狼縣屬朱提郡同上

右堂狼

牂柯郡

廣談縣屬牂柯郡宋書州郡志四

右廣談

寧州雲南郡

雲南郡故屬永昌同上

右郡

雲南縣屬雲南郡同上

右雲南

青蛉縣屬雲南郡同上

雲南青蛉縣出碧太平御覽珍寶部八

右青蛉

姑復縣屬雲南郡宋書州郡志四

右姑復

楪榆縣屬雲南郡同上

右楪榆

興古郡

興古郡故牂柯同上

右郡

鎮封屬興古郡同上

右鎮封

建寧郡

建寧郡有存駟縣同上

右存駟

建寧郡有新定縣同上

右新定

毋單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毋單

穀昌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穀昌

連然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連然

秦臧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秦臧

雙柏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雙柏

建伶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建伶案晉書地理志有泠邱無建伶當即是

滇池縣屬建寧郡同上

右滇池

永昌郡

比蘇縣屬永昌郡同上

右比蘇

青州

青州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歲之首事之始也故以爲名周之建國表齊東海居于青州故吳季札觀樂于魯聞齊之詩曰洪洪乎大國之風也其表東海者乎藝文類聚地部

右州

齊國

般陽縣屬齊國宋書州郡志二

右國案晉書地理志無般陽縣故附國下

濟南郡

下密縣屬北海郡同上

右下密

膠東縣屬北海郡同上

右膠東

即墨縣屬北海郡同上

右郎墨

樂安國

東朝陽屬樂安國同上

右東朝陽

城陽郡

城陽姑幕縣有五色土封諸侯錫之茅土用爲社史記正義

右姑幕

淳于縣屬城陽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淳于

東武縣屬城陽郡同上

右東武

高密縣屬城陽郡同上

右高密

黔陬縣屬城陽郡同上

右黔陬

平昌縣屬城陽郡同上

右平昌

故

昌安縣屬城陽郡又夷安營陵二縣並屬城陽同上

右昌安案晉書地理志無夷安營陵二縣疑衍此

長廣郡

不其縣屬長廣郡同上

右不其

長廣縣屬長廣郡同上

右長廣

觀縣屬長廣郡同上

右挺

徐州彭城郡

泗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水經注泗水下

右呂

下邳國

下邳縣屬下邳國宋書州郡志二

右下邳

陵縣屬下邳武帝以南有廣陵故曰北陵太平寰宇記卷十七

右陵 宋晉書地理志陵作陵

良城縣屬下邳國 宋書州郡志二

右良城

僮縣屬下邳國 同上

東海郡

設祝其城在郯東九十里 太平寰宇記卷二十二

右郯

瑯邪國

陽都縣屬瑯邪國 宋書州郡志二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三五

右陽都

即邱縣屬瑯邪國 同上

右即邱

費縣屬瑯邪國 同上

右費

東安縣屬東莞郡 同上

右東安 宋晉書地理志東安縣屬瑯邪

東莞郡

朱虛縣屬城陽郡 同上

右朱虛

安邱縣屬瑯邪國 同上

右安邱

蓋縣屬樂安 同上

右蓋

劇縣屬瑯邪國 同上

右劇

廣陵郡

淮陰縣屬廣陵郡 同上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三六

右淮陰

淮浦縣屬廣陵郡 同上

右淮浦

臨淮郡

東陽縣屬臨淮郡 同上

右東陽

司吾縣屬臨淮郡 同上

右司吾

下相縣屬臨淮郡 同上

格

右下相

徐縣屬臨淮郡同上

右徐

荆州

荆州統郡二十有二胡三省資治通鑑注晉紀五

荆州于古蠻服之地以上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二所載也秦滅楚置郡縣漢武分爲交州至魏晉荆州所部郡國二十藝文類聚地部稱晉元康地志今附錄

右州

江夏郡

平春縣屬義陽郡宋書州郡志三

右平春

鄳縣屬義陽郡同上

右鄳

南郡

陶朱冢在華容縣西南水經注夏水下

右華容

南郡有都縣宋書州郡志三案漢志都作若

右都

旌陽疑是吳所立同上

右旌陽

咸寧案今寫本寧誤作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荆土者立松滋縣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三十二

右松滋

襄陽郡

臨沮屬襄陽郡宋書州郡志三

右臨沮

山都屬襄陽郡同上

右山都

南陽郡

陳倉人所遂二童子名寶雞者雄止陳倉爲石雌止此縣故名雉縣漢書地理志八上

右雉

自華至比陽南北連百里號爲方城亦上長城太平御覽州郡十四

右比陽

武關當冠軍縣西嶢關在武關之西史記索隱本紀七

右冠軍

順陽郡

魏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史記索隱世家二十三

義陽郡

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爲名水經注淮水下義陽郡屬荆州宋書州郡志三

晉太康三年地記

右郡

周宣王舅所封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公十六年楚文王滅之服虔曰鄧曼姓史記正義楚世家

隨縣屬義陽郡宋書州郡志三

右隨

棘陽縣屬義陽郡同上

右棘陽

義陽郡有厥西縣同上

右厥案厥西當即此

新城郡

新城郡有泠音祁縣同上

右泠鄉案水經注云祁鄉魏晉書地理志及沈志並作泠鄉惟太康志作泠也

魏興郡

安康縣屬魏興郡太平寰宇記一百四十一

右安康

上庸郡

晉太康三年地記

上庸縣屬上庸郡宋書州郡志三

右上庸

上庸郡有富安縣同上稱安富縣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徐並作富安

右安富

建平郡

建平郡有秦昌縣同上

右秦昌

秭歸有歸鄉故夔子國楚滅之水經注江水下

縣

右祐歸

宜都郡

宜都郡吳分南郡立同上

右郡

南平郡

作唐縣屬南平郡宋書州郡志三

右作唐

房陵縣屬南平郡同上

右房陵

武陵郡

龍陽縣吳立同上

右龍陽

武陵郡有黚陽縣同上

右黚陽

武陵郡有舞陽縣同上

右舞陽

天門郡

天門郡有漊中縣同上

右漊中

湘東郡

臨烝縣屬湘東郡同上

右臨烝

武昌郡

柴桑縣屬豫章郡宋書州郡志二

右柴桑

武昌郡鄂此爲東鄂也水經注江水下

右鄂

安成郡

安成郡有廣興縣宋書州郡志二

右廣興

揚州丹陽郡

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昭所作也裴松之吳志三注稱晉太康三年地志

右建鄴

宣城郡

梅根戚冶出青其色特妙于廣州太平寰宇記卷一百

五

右春穀 案春穀縣有海鹽山

淮南郡

下蔡縣屬淮南郡 宋書州郡志二

右下蔡

東海復有曲陽故此爲西曲陽縣 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七

右西曲陽

平阿縣屬淮南郡 宋書州郡志二

右平阿

塗山古一作有 當塗國夏禹所聚也西南又有禹邨蓋禹會諸侯于塗山在禹貢揚州之域今九江當塗縣有禹娶之地今邑界有當塗山故城存焉即漢縣後廢 太平御覽州郡部八 當塗山在壽春東北今驗無差 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七

右當塗

烏江縣屬淮南郡 宋書州郡志二

右烏江

廬江郡

廬江郡治曉更徙居于舒 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五

右舒

毗陵郡

吳王濞吳丹徒越人殺之于此城 史記正義世家二十七

右丹徒

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來 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

右延陵

吳郡

吳有鹽官縣 水經注江水下稱晉太康地記晉地道記漢鹽官也 太平寰宇記九十三

右鹽官

吳興郡

陽羨縣本名荆谿 史記索隱本紀八

右郡 案晉書地理志吳興無陽羨總序則云分吳興之陽羨等立義興郡則知吳興郡當有陽羨縣或誤脫也

會稽郡

上虞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舜與諸侯會事訖因相娛樂故曰上虞水經注漸江水下

右上虞

會稽郡有始寧縣宋書州郡志一案惟此縣下稱晉太康三年地志

右始寧

臨海郡

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續漢書郡國志四稱晉元康地記宋書州郡志稱太康志同

右章安

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屬會稽郡少帝時置臨海郡又屬焉太平寰宇記卷九十八

右臨海

建安郡

建安郡有建陽縣宋書州郡志一

右建陽

建安郡有將樂縣同上

右將樂

鄱陽郡

鄱陽郡有上饒縣宋書州郡志二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無上饒縣故附郡下

廬陵郡

南野有大庾嶺嶺峻阻蟠轉上隃九磴二里至頂下七里平行十里至亭一名橫亭一名寒上嶺太平御覽地部十九太平寰宇記一百八

右南野

南康郡

贛縣屬南康郡因水以爲名同上

右贛

交州

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以爲名虞之南極也周有天下越裳氏慕聖人之德重九譯貢白雉秦滅六國南開百越置桂林象郡以趙佗爲龍川令因秦之末自擅南裔漢高革命加以王爵始變椎髻襲冠冕焉藝文類聚地部

右州

合浦郡

朱厓儋耳無水惟種大瓠藤斷其汁用之亦足太平御覽菜茹部四

右徐聞

交阯郡

平道縣屬交阯水經注淹水下案晉書地理志無此縣故附郡

右郡

武寧縣屬交阯郡同上

右武寧

武平郡

武平郡有□□縣宋書州郡志四武平郡下有閒簡文云吳錄無晉太康地志有案今本武平郡下止有吳定新淦晉"三縣則此所云有者當屬武寧以下等縣更當求善本校

右郡

廣州南海郡

南海郡有博羅縣宋書州郡志四稱二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

右博羅

臨賀郡

臨賀縣屬南海郡宋書州郡志四稱晉太康地記王隱云

右臨賀

蒼梧郡

元谿縣屬蒼梧郡同上

右元谿

臨允縣屬蒼梧郡同上

右臨允

都羅縣屬蒼梧郡同上

右都羅

武城縣屬蒼梧郡同上

右武城

桂林郡

桂林郡有常安縣同上

右郡案晉書地理志無常安縣

高涼郡

高涼郡有思平縣同上

右思平

高興郡

廣化縣屬高興郡同上

右廣化

海安縣屬高興郡同上

右海安

莫陽縣屬高興郡同上

右莫陽

寧浦郡

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同上

右郡

寧浦縣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同上

右寧浦

寧浦郡有平山縣同上

右平山

寧浦郡有始定縣同上

右始定案晉書地理志無始定縣

都盧國

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李善文選注卷二

厚切本校過

己與

子史鈎沈　逸書考

王粲英雄記　甘泉黃奭學

曹操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藝文十七又御覽三百六十九

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十二年攻烏桓踰頓一戰斬踰頓首繫馬鞍於馬抃舞御覽五百七十四又水經大遼水注引曹操於是繫馬鞍於馬上作十片語有脫誤

三國英雄記

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牌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來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輕舸百艘燒牌操乃夜走御覽七百七十一

曹公赤壁之敗至雲夢大澤遇大霧迷道書鈔一百五十一又初學記卷二引無之字至作行澤下有中字迷道作迷失道路

建安七年鄴中大飢米一斛二萬錢御覽三十五

曹純

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魏志曹仁傳注又藝文四十八引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侍郎又御覽二百二十一引同藝文又三百八十四引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使人僮僕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樂學問愛敬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六爲黃門郎案太祖二字係後人所改案時不得稱太祖當稱曹公

周毖伍瓊

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無汝南人三字

橋瑁

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恩惠 魏志武帝紀注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瑁上玄上並有橋字

董卓

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潁 魏志董卓傳注

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仝上

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仝上又下注云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勳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御覽三百五十

董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 [illegible] 中生烹之二八臨入鼎相謂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御覽六百四十五

董卓在顯陽苑請官僚共議欲有廢立謂袁

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爲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後漢書袁紹傳注引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皇帝卓閉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

宏農王爲主乃置王閣上薦之以棘召王太傅責問之曰宏農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大醫致藥即日宏農王及妃唐氏皆薨（御覽九十二）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魏志董卓傳注又御覽二百二引董卓孫女名白起郿城下無東字白乘下無軒字末有也字）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仝上）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其中馬驚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

郿皆還爲其壘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瞑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有道士畫布以爲呂字

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爲臣布也又引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又藝文八十三引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御覽八百十一事類賦金引同御覽並無郿字

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魏志董卓論注

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若烏臘蟲相與橫取之矣後漢書五行志一注

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郭景圖命盡於園桑魏志袁紹傳注按歌辭不合董卓疑有誤

何苗

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諸有脫誤進兵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雀闕下魏志董卓傳注

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弃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并尸於苑积薪中不復收斂仝上

李傕郭汜

傕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魏志董卓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傕北地人

李傕等相攻賊長安中盜賊不禁日日虜掠

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御覽三十五又書鈔一百五十六陳禹謨藝引李傕至人相食

楊奉韓暹

備數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村秋屯師張宣所邀殺魏志董卓傳注

丁原

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

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魏志呂布傳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至輒在前止無本出自寒家句勇上無武字射上無騎字無爲南縣吏四字辭下無難字無末七字

呂布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魏志呂布傳注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

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日全上

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御覽三百五十八

王允誅董卓卓部將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謀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國家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御覽四百十七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魏志呂布傳注又後漢書臧洪傳注引自布求還洛止於帳側上無布使二字牀下無被字謂下無爲字明日作明且

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

鎧迎布使著帳邊臥布知之使於帳中鼓箏諸兵臥布出帳去兵不覺也藝文四十六按注後漢臧洪傳注所引不同與魏志呂布傳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去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復歸御覽五百七十六按所引又與藝文各別

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布

給　　與

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互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魏志張邈傳注

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埽滅雠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

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魏志張邈傳注

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

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北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踴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全上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

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砍萌一臂順砍萌首牀與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

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上

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

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上

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麥以爲軍資御覽八百三十八

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並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御覽七百四十六又書鈔一百二十四劉備屯小沛袁術遣將紀靈攻備呂布曰布不善合鬬但喜解鬬耳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者可留決鬬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畧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

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言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

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字有誤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齊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

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魏志張邈傳注

呂布將兵向莒臧霸等畏布登城上以藥箭亂射中人馬布不能拔引還下邳書鈔一百二十五陳禹謨補

呂布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

怒拔戟斫机曰吾所求無獲但爲卿父子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嗜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御覽三百五十二又書鈔一百二十四陳禹謨補引呂布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

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當自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又文選任彥升奏彈曹景宗注引袁術嚴兵爲呂布作聲援也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又御覽八百十九引呂布爲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術術先求布女下即接布恐術爲女不至云云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

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弃賴得龐舒私藏妾身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志張邈傳注此兩太祖亦非當日原文疑裴氏採入傳時所改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坐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縛布又事類賦虎引同御覽顯上有布字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魏志張邈傳注

李叔節

李叔節與弟進先共在乘氏城中呂布詣乘氏城下叔節從城中出詣布進先不肯出爲叔節殺數頭肥牛提數十石酒作萬枚胡餅先持勞客御覽八百六十

張楊

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州太守魏志呂布傳注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

輒原不問魏志張楊傳注

高順

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鬬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

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魏志張遼傳注又後漢呂布傳注引順爲人不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

臧洪

袁紹以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洪始聞超被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增兵急攻洪城中糧盡廚米三升使爲薄糜遍頒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乃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今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遣人牽出謂曰汝

非臧洪儔歟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御覽四百二十二又四百十八引無首十一字於雍邱下即接臧洪從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之族下無滅字不上無絕字無城中糧盡至又十六字無咸字流涕下無無能仰視至而死十三字紹謂曰作紹問瞋目作瞋目衰弱作微弱無無藩翼至而欲七字劣作弱下作不能爲天下推刃執仇乃命無乃字舉上無今字大事下無欲爲天下除暴句遣人作使人汝非臧洪儔歟無非歟二字下並同

公孫瓚

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郡太守劉基爲事被徵伯珪御車到洛陽身執徒養基將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觴酹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觀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還御覽四百二十一又五百二十六引無字伯珪爲四字基作其下作以事犯注檻車徵伯珪補衣平幘御車到洛陽無身執徒養四字基將徙作其當徙祭先下無人字鴻上有舉字日南下重日南二字而起下作其時州里人在京師者送行見之及觀者莫不歔欷又六百八十七引公孫瓚字伯珪上計吏郡

三奏英雄記

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伯珪補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公孫伯圭追討叛胡邱力居等於管子城伯圭力戰乏食馬盡煮弩楯啖食之御覽三百五十七

公孫瓚與諸屬郡縣每至節會屠牛作脯每酒一觴致脯一豆書鈔一百四十五陳禹謨補

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爲所圍瓚迴師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御覽八百七十

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匹乘白馬故以號焉魏志袁紹傳注

公孫瓚每聞邊驚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嘗乘白馬又白馬數十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御覽八百九十七又事類賦馬引常乘白馬下作又選數十白馬爲騎射之士餘俱同又藝文九十二引仇作讎嘗作常又下有揀字至胡甚畏之止又書鈔一百十七引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白號白馬義從

王粲英雄記

公孫瓚除遼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御覽四百三十七

幽州歲歲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災人始知採稆以棗椹爲糧穀一石十萬錢公孫伯圭開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給御覽三十五又書鈔一百五十六引五穀不登民人以棗椹爲糧

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死在窮

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魏志公孫瓚傳注

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嚮應開門受之

主案英雄記

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鬬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陷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敗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魏志袁紹傳注又水經淇水注引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又御覽七十三引同水經注又御覽三百五十六引袁紹爲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入牆間豈可得活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往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

日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脅而瓚之幸也魏志袁紹傳注

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

救一人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魏志公孫瓚傳注

瓚諸將家家各有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仝上

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仝上

關靖

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魏志公孫瓚傳注

袁紹

袁紹父成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交結恩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事不諧詣文開御覽三百八十六又魏志袁紹傳注引無袁紹父三字壯健上無名字下有有部分三字交結恩好止結好二字諺上有爲作二字

又御覽四百九十六引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詣文開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

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魏志袁紹傳注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凡在冢廬六年又引不妄通賓客至奔走之友唯無伍德瑜三字又御覽四百五引袁紹居雒陽西北陬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四百九引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辭命袁紹生而孤幼爲郎容貌端正威儀進止動見仿效弱冠除服長有清能名御覽三百八十九末七字鮑刻本作除復陽長有清能名[illegible]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以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御覽四百七十五袁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詔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御覽二百二十七董卓謂袁紹曰皇帝沖闇非萬機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東門而奔冀州書鈔一百二十三又御覽三百四十五引皇帝至立之作劉氏種不足復遺餘並同東門作上東門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魏志袁紹傳注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升故爲內黃小史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乃還紹到遂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魏志袁紹傳注

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相募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獫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施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

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奇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位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敎以謹愼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魏志烏桓傳注

袁遺

袁遺字伯業後漢書袁紹傳注

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魏志武帝紀注

袁術

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後漢書袁紹傳注

麴義

袁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强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御覽三百五十七又三百八十四引至前登討作擊

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魏志袁紹傳注

逢紀

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强吾士飢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

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魏志袁紹傳注

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者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

更與紀爲親善今上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至甚親愛之無出奔二字又荀彧傳注同信上無親字

審配

審配任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比於譚後漢書袁紹傳注

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審配將馬禮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爲營操復圍之尚懼遣陰夔陳琰請降不聽尚遁走藍田操復進擊圍之尚將馬迎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人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命士卒日堅守使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猶拒戰城陷生獲配操意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御覽三百十七又書鈔一百十八引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馬禮叛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橿門柝門閉入者皆死沒

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攻之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及城陷生獲配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卽忠於袁氏不得不爾志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御覽四百三十八又三百四十八引袁尚使審配守鄴城曹操進軍

攻鄴生獲配謂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

郭圖

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埶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必至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荅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魏志辛毗傳注

王粲英雄記 三三

韓珩

袁譚既死弟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陳兵數萬殺白馬盟曰違命者斬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立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御覽四百二十二

陳瑀

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邱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魏志袁術傳注

王粲英雄記 三三

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七字又見後漢書董卓傳注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渤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喬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

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魏志武帝紀注

冀州刺史韓馥問諸從事曰馥有何長何短治中劉子曰前勞賜有餘肉百觔賣之一州調度奢儉不復在是猶可勞賜勤勞吏士賣之示狹御覽八百六十三

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魏志臧洪傳注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冀州下有與紹二字

劉子惠

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强兵何凶逆寇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先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後漢書袁紹傳注

趙浮

紹在朝歌淸水口浮等從後夾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駭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後漢書袁紹傳注

耿武　閔純

耿武字文成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餘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後漢書袁紹傳注

朱漢

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魏志袁紹傳注又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詞

王匡

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守魏志武帝紀注又後漢書獻帝紀注引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又董卓傳注引至以任俠聞又袁紹傳注引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又書鈔一百二十五引匡上有王字使上無符字州作鄉無末七字又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匡上有王字使上無進符二字州作鄉下無里字又四百七十七引鄉下有里字俱無末七字

孔伷

王粲英雄記 三六

伷字公緒陳留人魏志武帝紀注又後漢書董卓傳注引伷字公緒又袁紹傳注引伷上有孔字人下有也字

劉虞

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郡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志公孫瓚傳注

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全上

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履書鈔三十八一

界

百三十六又御覽二百五十八引肴作餚履作屨

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椽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魏志公孫瓚傳注

劉岱

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吳志劉繇傳注

劉翊

劉翊字子相潁川人遷陳留太守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餓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遂俱餓死御覽四百十九

三粲英雄記 三七

劉表

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朱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魏志劉表傳注

張羨

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

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魏志劉表傳注又後漢書劉表傳注引長作守無末焉字

劉焉

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軍向州說校尉賈龍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蜀志劉焉傳注

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鏁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上全

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上全

劉璋

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闓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韙進攻荆州屯朐䏰蜀志劉焉傳注

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並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羲李異反殺韙軍斬韙蜀志劉璋傳注

龐羲

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蜀志劉璋傳注

劉備

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蜀志先主傳注

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

殺之豹衆堅營自守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仝上）

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堅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張樂（仝上）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奔公俱東征（仝上）

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仝上）

孫堅

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吳志孫堅傳注）

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仝上）

胡軫

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

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塹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塹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吳志孫堅傳注）

張咨

咨子子儀潁川人亦知名（吳志孫堅傳注又後漢書袁術傳注引儀作議無末三字）

周瑜

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簰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簰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走藝文八十又御覽八百六十八引簰作簰從漢作沿漢住作至百數艘無數字移作施持炬火下有持火者數千人立於船上以萃於簰至乃放火十八字走去下無去復還燒者五字火大起無大字夜去上有乃字又八百七十引周瑜敗曹操於赤壁密使輕船走舸百戶艘艘有五十人拖棹人持炬火

三餘英雄記 四三

按百戶戶字誤鮑刻本無戶字

孔文舉

孔文舉為東萊賊所攻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棗賦與戰士御覽九百六十五又事類賦棗引其上有而字賦下無與字

向栩

向栩字甫興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氂頭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胸踝足指之處御覽七百三十九又三百七十二引向栩坐板牀有兩踝處入板中三寸許又書鈔十白三十三引向栩常坐梨牀上

向栩為性卓詭不凡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北坐被髮喜長嘯人客從就輒伏不視人有於栩前獨拜栩不答御覽三百九十二

尚子平

尚栩原譌作相先人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飲食御覽二百六十四又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無首四字飲作供又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同食上有飲字李周翰

三餘英雄記 四三

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又於北山移文下云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按尚子平西漢末東漢初人此蓋因尚栩而類及之

閻忠

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刼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魏志賈栩傳注又後漢書皇甫嵩傳注引無共字末作忠感傷發病死又董卓傳注截引

涼茂

茂名在八友中魏志涼茂傳注

張儉

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紕彈彈中人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世說新語品藻篇注

又後漢書郡國志會稽郡鄮烏傷下注引英雄交爭記云初平三年分縣南鄉爲長山縣按所引疑卽漢末英雄記又御覽十六引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此條不知何屬並附錄於末

三國英雄記　四四

平津本敬亭漢魏遺書鈔校注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叔孫通漢禮器制度　甘泉黃奭學

弁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案周禮弁師疏引作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儀禮士冠禮疏

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春秋左氏桓公二年正義

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瑩周禮縛人注

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尚書益稷正義

籩竹器如豆者周禮籩人注案疏云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

鼎之鬲長二尺周禮考工記匠人注案疏云亦漢禮器制度知之

天子案二字據夷大人疏引補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周禮夷人注禮記喪大記注又夷人疏儀禮士喪禮疏續漢志補注

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儀禮士冠禮疏

尊卑皆用金璧及其大小異 儀禮士冠禮疏

補遺

有司命之張璧於東序

東漢禮器制度二

子史鉤沈 逸書考

王隆漢官解詁 甘泉黃奭學

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閒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漢官篇畧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爲作解詁各隨

己

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續漢志補注案漢官篇正文別作一行其有未備者以續漢志小字補之

太傅錄尚書事

猶古冢宰總己之義續漢志補注

司馬中外以親寵殊平事尚書宰尹樞機勉用八政播時百穀北堂書鈔設官部兩引

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北堂書鈔設官部

前後左右將軍宣化以後雖不出征猶有其官位在諸卿上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古文儒林舊藝皆說北堂書鈔職官部

博士稽合同異講論五始爲春秋北堂書鈔設官部

公羊傳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舊說以爲示有先續漢志補注

光祿勳

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主殿宮門戶之職續漢志補注

光祿大夫諫議大夫揖讓羣卿四方則之北堂書鈔設官部

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又有大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爲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武帝以中大夫爲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溫故知新率由舊章與參國體稽合同異案北堂書鈔引此二句皆能分明古今辨章舊聞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北堂書鈔引此在視列國之上卿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在所謂官聯者也下但此與光祿大夫不相比附疑本議郎之職今改爲正文而不復別出

衛尉

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于垣下爲廬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爲區廬于垣下各有員部居宮中者皆施籍于門案其姓名若有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爲封啟傳案當作本宮長史爲封啟傳見續漢志審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復有符符用木長二寸以當所屬兩字爲鐵印亦太卿炙符案續漢志補注引作長當可二寸鐵印以箸之出入者案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藝文類聚職官部

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續漢志補注

太僕廐府皮軒鸞旗初學記器物部

馬有廐車有府皮軒以虎皮爲軒續漢志補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車部

考工黃魏瑣連孫吳之法北堂書鈔武功部

兵書有黃氏瑣連之器蓋弩射法也北堂書鈔武功部

廷尉當理疑獄北堂書鈔設官部

讞質也讀漢志補注

鴻臚贊通四門撫柔遠賓北堂書鈔設官部

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太平御覽職官部

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與鴻臚之任亦同太平御覽職官部

平

宗正

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秩第 續漢志補注

司農

調均報度輸漕委輸 續漢志補注

邊郡諸官請調者皆有調均報給之也以水通輸曰漕委積也郡國所積聚金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農曰委輸以供國用 續漢志補注

侍中

掌侍從左右無員常侍中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給事常侍左右無員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漢東方朔拜中郎為給事中劉向諫議大夫拜給事中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尚書出納詔令齊衆喉口 北堂書鈔設官部 初學記職官部

唐虞曰納言周官為內史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北堂書鈔設官部 文選晉紀總論注後漢二十八將論注辨亡論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機密之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

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 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平御覽職官部

續

諸吏光祿勳是也 太平御覽職官部

御史

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官 案北堂書鈔引作舉法皆誤當作舉非法 其權次尚書 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平御覽職官部

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 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御史起此 案當重有治書二字 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 案百上當有六字 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 續漢志補注

執金吾執禁典兵 北堂書鈔設官部

執金吾吾者禦也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為表裏

雜

以擒姦討猾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北堂書鈔設官部

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位次太師北堂書鈔設官部

少傅琢磨玉質永承無疆北堂書鈔設官部

言太子者珪玉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將作大匠樹栗椅桐梓續漢志補注

古者列樹以表道並以爲林囿四者皆木名治宮室並主之續漢志補注

中壘城門北軍士校修爾車馬以戒不虞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掌兵官北堂書鈔設官部

河南尹

武帝太元元年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都尉右內史爲右扶風京兆尹治京師以爲三輔皆如郡主爵列侯其職並鴻臚世祖案當有都字繼陽改河南案當有郡字爲河南尹北堂書鈔設官部

三輔職如郡守獨奏朝請成帝丞相張禹遜位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關內侯蕭望之大司馬嘉皆進奉朝請光武司徒孫資加特進奉朝請奉朝請之號則非爲官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刺史十有三牧分土食焉北堂書鈔設官部

京畿師外案當有譌十有三牧分部馳郡行國督察在位奏以言案奏上當有數字錄見囚徒案見當作視考實侵冤退不錄職案錄當作稱狀狀進一奏事焉案當有譌北堂書鈔設官部

巡謂驛馬也縣次傳駕之以走疾猶古言附遂續漢志補注

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眞僞有侵冤者卽時平理續漢志補注

課第長吏不稱職者爲殿舉免之其有治能者爲最察上尤異州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一人續漢志補注

所察有條應繩異者輒覆問之不茹柔吐

剛也歲盡齎所狀納京師名奏事差其遠近各有常會續漢志補注

中興不復自詣京師其所道皆如舊典續漢志補注

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漢書王尊傳注

冀趙常山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冀州既載居趙今治常山太平御覽州郡部

兗衞濟河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濟河惟兗州衞國今治山陽太平御覽州郡部

青州河岱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海岱惟青州居齊國今治焉太平御覽州郡部

徐魯淮沂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居魯國今據豫州而東海太平御覽州郡部

揚吳彭蠡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蠡既瀦居吳國今治九江太平御覽州郡部

荊楚衡陽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居楚國今治武陵太平御覽州郡部

益膚岷梁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改梁州治九江今治廣漢太平御覽州郡部

涼邠黑水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居邠國漢改雍州爲邠州國右扶風栒邑縣屬司隸部不復屬州今治漢陽太平御覽州郡部

雍別朔方太平御覽州郡部案續漢志朔方郡在并州刺史部無朔方刺史與此不合

漢別雍州之地置朔方刺史太平御覽州郡部

交阯南越太平御覽州郡部

漢平南越之地置交州刺史列諸州治蒼梧太平御覽州郡部

幽燕朝鮮太平御覽州郡部

檢興

案

經無幽州而周官有焉蓋冀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太平御覽州郡部

并代晉翟太平御覽州郡部

經無并州而周官有蓋冀州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太平御覽州郡部案居燕國今廣陽是七字當有誤

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姦舉善黜惡誅討暴殘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太平御覽引作誅殺殘暴

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

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作慰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也諸對辭窮尤困收主者掾史關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縛責以明下轉相督勅爲民除害也明帝詔書不得僇辱黃綬以別小人吏也續漢志補注

都尉將兵副佐太守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北堂書鈔引作都尉一人

言與太守俱受銀印部符之任爲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案太平御覽引有備盜賊也四字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折衝厭難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少官嗇夫各擅其職周禮天官疏

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周禮天官疏

鹽鐵官

鹽官掊坑而得鹽或有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鑄銅爲器械當鑄冶之事扇熾其火謂之鼓鑄續漢志補注

諸王

諸王在長安位次三公北堂書鈔設官部

光武封諸子各四縣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後漢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續漢志補注

列侯

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案北堂書鈔封爵部引大小隨邑縣鄉所食臣其吏民也本爲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舊時文書或爵通侯也後更曰列侯今俗人或都言諸侯乃王爾非此也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

諸王受封皆受茅土歸立社稷本朝爲宮室自有制度至於列侯歸國者不受茅土不立宮室各隨貧富裁制黎庶以守其寵

續志補注藝文類聚封爵部

車駕巡狩幸其國諸侯衣元端之衣冠九旒之冕其盛法服以就位也今列侯自不奉朝請侍祠祭者不得服此皆當三梁冠皁單衣其歸國流黃衣皁云續漢志補注

乘輿豹尾過後罷屯解圍續漢志補注

施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續漢志補注

鸞旗以銅作鸞車衡上續漢志補注

建蓋在中續漢志補注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師之中文選曹子建責躬詩注潘安仁在懷縣作詩注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于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文選任彥升爲蕭揚州薦士表注

宗廟是古者清廟茅屋續漢志補注

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後漢書光武紀

注續漢志補注

桶桶也諸侯丹桶以丹色也太平御覽居處部案桶當作桷

梲梁上柱也諸侯藻爲藻文也太平御覽居處部

附漢制度案漢制度之名不見于隋書經籍志續漢志補注引謝沈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今羣書所引附于解詁之後

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

誡命

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書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命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勑者謂勑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勑某官他皆倣此後漢書光武紀注太平御覽文部

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後漢書儒林傳序注

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以下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帝主于其中元帝次當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爲祖廟後遵而不改後漢書光武紀注

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特進在王公下不在車騎下續漢志補注

是爲猥諸侯續漢志補注

戎立車以征伐續漢志補注

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續漢志案以下四條俱引作胡廣說

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續漢志

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續漢志意謂北方寒涼以貂皮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續漢志補注

應劭漢官儀　甘泉黃奭學

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時康叔爲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綬八年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世祖中興特遣使者備禮徵故密令卓茂策曰案北堂書鈔引作卓茂甲申策書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純固案北堂書鈔引有前密令下十三字無下文夫士二字又束身作束髮夫士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爲太傅案文選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注引作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此條引俱作應劭漢官唯文選注引作漢官儀下文凡言漢官者上皆有應劭二字傅者覆也續漢志補注

明帝甲辰策書曰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爲太傅北堂書鈔設官部案此條引作漢官

和帝丁酉策書曰故太尉鄧彪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海內歸仁爲羣賢首其以彪爲太傅案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俱引作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庶得專位內之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位黃髮問愆忠孝彌篤其以禹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北堂書鈔設官部兩引

沖帝丁酉策書曰竇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三世掌典機衡案太平御覽引作樞衡有匪石不二之心大司

農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爲太傅固爲太尉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兩引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靈帝策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惇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也初學記職官部

太師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見授詔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省中施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自是而口續漢志補注案三公太師在太傅前後漢省太師太保唯置太傅今改列於後又案此條末口今本作闕字乃校者所記而後來誤入正文也今訂正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詔曰太師光今年老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書曰無遺老成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無朝十日一賜餐賜以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於省中施

坐置几太師入省用杖焉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平帝元始元年孔光以太師見授太后詔曰太師先聖之後道術通明案北堂書鈔又引作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宜居四輔職訓導帝躬初學記職官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保古官也保養也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馬後漢書光武紀注案通典職官云應劭漢官謂太尉爲周官非也與此異

武帝元狩四年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而無印綬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狩六年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爲漢軍有官候千人司馬故加大爲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續漢志補注

三司之職司馬主兵漢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馬無印綬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作漢官序

張衡云案太平御覽引作河間相張衡說明帝更司馬司空

府欲復更太尉府案太平御覽引作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榮欲更治太尉府時公南陽趙憙也案太平御覽引有南陽二字西曹掾安衆鄭均素好名節以爲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旱魃爲虐民不堪命會無殷湯六事周宣雲漢之辭今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足相容憙表陳之即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見皆壯麗而太尉府獨卑陋顯宗東顧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時憙子世爲侍中驂乘歸具白之憙以爲恨頻

譴責均均自劾去道發病亡續漢志補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爲太尉錄尚書事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兩引太平御覽職官部兩引

殤帝策書曰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藝文類聚職官部

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成鼎味太平御覽職官部

應劭漢官儀　五

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後漢書錢期傳注

決曹主罪法事後漢書王霸傳注

官騎二十二人續漢志補注

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續漢志補注

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

西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東京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每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通典職官案應劭曰以下是漢官儀之文相國丞相皆六國時官通典職官

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案藝文類聚引作卽僚亦然朝廷遣中使太醫高手膳羞絡繹及寢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丞相見免乘駟馬自府歸說文繫傳十九

應劭漢官儀　六

武帝置丞相司直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今省後漢書光武紀注

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秩千石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後漢書光武紀注梁冀傳注

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續漢志補注

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後漢書王常傳注

大司空朱傅奏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空騎吏以下皁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袴太平御覽服章部

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也頃者舉謠言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後漢書蔡邕傳注范滂傳注

今司徒太尉下書州郡文皆稱公蓋倉頡作

書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案通典職官引下有韓子曰背私曰公七字春秋九命作宰天子御坐即起其興案其興當作在輿見通典爲下凡拜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御史授案當脫印綬二字見通典公三讓然後乃受之漢禮儀曰天子稱尊號曰皇帝言曰制補制言曰詔稱民有言有辭曰陛下今皆施行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拜國若不仲山甫明之詔令之義三公三人以承君蓋由鼎有足故易曰鼎象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案通典職官引作鼎足三者三光也

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稱璽封尚書令重封惟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後漢書鮑昱傳注

世祖詔案北堂書鈔引作中興甲寅詔書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

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並正舉者又舊河隄謁者世祖改以三府掾屬爲謁者領之遷超御史中丞刺史或爲小郡監察黎陽謁者世祖以幽并州兵驕定天下案後漢書竇憲傳注引作光武中興又定上有克字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

監之兵騎千人復除甚重謁者任輕多放情態順帝改用公解府掾有清名威重者遷超牧守焉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後漢書和帝紀注太平御覽治道部引作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文略同唯無河隄謁者以下一段

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後漢書梁冀傳注

將軍周官也趙王以李牧爲將軍破秦始受大名王翦灌嬰並爲之北堂書鈔設官部

將軍周官也漢興置大將軍位丞相上北堂書鈔設官部

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太平御覽職官部

梁冀爲大將軍以三世姻媾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舉高第茂才官屬皆倍餘府太平御覽職官部

鼓吹二十人非常員舍人十人續漢志補注通典職官

鼓吹爲國盤娛禦侮爪牙北堂書鈔儀飾部

漢興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是以漢百官志云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章帝以元舅馬防爲車騎將軍服銀印青綬位在卿上絕席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和帝以竇憲爲車騎將軍賜金印紫綬位次司空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武帝西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折衝萬里北堂書鈔設官部

度遼將軍孝武皇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案當云八年以中郎將吳常見明帝紀注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眞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

馬六百石續漢志補注

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後漢書安帝紀注

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

太常古官也書曰伯夷典朕三禮帝曰咨伯汝作秩宗百官公卿表云太常古官云伯夷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常古官也書曰伯夷欲令國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稱太常以列侯爲之重宗廟也後漢書光

戴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北海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被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掾吏叩頭爭之不聽遂取送詔獄並自劾謝議者非其激發不實諺曰居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卿彰也明也言當育邪向正彰有道德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史令屬太常案張衡傳注引有此二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歲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奏良日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後漢書張衡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太平御覽引作應劭曰

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顓頊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術數窮神知化當春秋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

有裨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其言屢中有備無害漢興甘石唐都司馬父子抑亦次焉末塗俞進荀忝茲階既闚候望競飾邪僞以凶爲吉莫之懲糾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引應劭曰

張溫字伯慎穰人也封元鄉侯太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笞殺於市而厭之後漢書竇武傳注

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辨於然否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有博者以下十二字孝武建元五年案朱浮傳

注引作武帝無年號初置五經博士秩六百石案太平御覽引有此四字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次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殁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書朱浮傳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京房

唐入

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勝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也 後漢書徐防傳注

漢置博士祭酒一人秩六百石 唐六典二十一

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爲待詔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 唐六典二十一

博士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相次轉諫大夫 北堂書鈔設官部

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後漢書楊仁傳注

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 後漢書桓帝紀注唐六典十

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 後漢書明帝紀注

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 後漢書皇后紀注

憲陵園丞秩三百石陽陵令秩六百石 後漢書段熲傳注

丞皆選孝廉郎年少薄伐者遷補府長史都官令候司馬 續漢志補注

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言光六典郎謁諸虎賁羽林舉不安得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勳 太平御覽職官部

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署主事 案後漢書張霸傳注光祿勳主事見漢官儀 於諸郎之中察茂才高第者爲之秩四百石次補尚書郎出宰百里 唐六典一

光祿有主簿 唐六典十五

光祿舉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此爲四行 後漢書吳祐傳注范滂傳注

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 北堂書鈔設官部

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外多至千人主執戟衛宮陛及諸虎賁羽林郎皆屬焉謂之郎中令者言領諸郎而爲之長 初學記職官部 案續漢志無郎中令

三署謂五官署也左右署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後漢書和帝紀注

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於五原塞北堂書鈔設官部

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孝武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案順帝紀注引有孝武以下十字北堂書鈔引作孝武皇帝初置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案白帖七十五引更名虎賁中郎將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爲賁中郎將冠兩鶡尾案太平御覽服章部引冠下有插字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攫撮應爪摧碎鬬不死不止案北堂書鈔引有鬬下五字鶡尾上黨所貢也後漢書順帝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服食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虎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漢書江充傳注北堂書鈔衣冠部兩引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服章部兩引布帛

部

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虎賁中郎將後漢書光武紀注

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征伐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後漢書順帝紀注

羽林者言其爲國羽翼如林盛也皆冠鶡冠

一名爲嚴郎言其侮禦嚴厲其後簡取五營高才列爲左右

謁者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宮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後漢書光武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明皇帝丁酉詔書曰謁者堯之尊官所以試舜於四門北堂書鈔設官部

明帝詔書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閒其後謁者之引客持匕首劍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版北堂書鈔設官部

謁者皆著絺績大冠白絹單衣北堂書鈔衣冠部太平御覽服章部

謁者三十人秩四百石掌報章奏事及喪弔祭享北堂書鈔設官部

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滿謁者後漢書雷義傳注

舊河隄謁者居之水經注濟水

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案和帝紀注引

應劭漢官儀 十七

作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李郃以公車司馬入爲侍中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後漢書光武紀注和帝紀注三輔黃圖二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譙元傳注

凡居宮中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後漢書竇武傳注

崇賢門內德陽殿後漢書順帝紀注

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案文選東京賦注引漢有承華廄官秩六百石後漢書和帝紀注三輔黃圖六

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邊分養馬三十萬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後漢書和帝紀注

廷尉責案上御史臺通典職官

光武時有以疑獄見廷尉曹史張禹所問輒對處當詳理於是冊免廷尉以禹代之雖越次而授亦足以厲其臣節也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秦置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因之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改曰大鴻臚初學記職官部

鴻臚景帝置北堂書鈔設官部

應劭漢官儀 十六

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通典職官

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禮賓之制鴻臚之任亦同初學記職官部

宗正卿秩中二千石後漢書安帝紀注

長公主傅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員吏而鄉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乘一人三百石後漢書皇后紀注

長公主官屬傅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
私府食官永巷長令家令各一人後漢書鄧晨傳注
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國子教授民
時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遠至文景
國家無事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一日巨萬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腐敗而不可食北堂書鈔設官部臺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初秦置治粟內史掌穀貨漢因之景帝更名

塵衛漢官儀 十九

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王莽改曰羲和又
改爲納言東漢復曰大司農初學記職官部白帖七十五
丞二千石續漢志補注 案此條引作應劭漢官秩
平準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靈帝紀注
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和帝紀注重
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
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秩中二千石
大用由司農小用由少府故曰小藏北堂書鈔設官
部

少者小也小故稱少府王者以租稅爲公用
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
續漢志補注 案引作漢官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漢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別爲少藏故曰少府
田租芻藁以給經用凶年山澤焦鹽市稅少
府以給私用續漢志補注
太醫令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丞三百石北堂
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太醫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安帝紀注

塵衛漢官儀 二十

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
十清修聰明者光祿上名迺召拜比秩四百
石三歲爲令以供養勞苦遷案此下當有闕文左丞
有湯官丞案當云有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配案當云有甘丞掌諸甘配皆見續漢書志及補注有菓丞掌菓瓜菜茹薪炭太
御覽職官部
太官令秩一千石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
得補二千石置四丞唐六典 二十五
太官主膳羞也後漢書皇后紀注 案光武紀注引口實膳羞之事也

居

太官丞官別在外掌菓瓜菜茹太平御覽菜茹部

太官右監丞秩比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

守官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

鴻德苑令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桓帝紀注案鴻德二字從桓帝紀注以小字別之下凡倣此

侍中周官也案太平御覽引連下金蟬一段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案北堂書鈔引作切問近對拾遺補闕百寮之中莫密於茲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侍中金蟬左貂案藝文類聚引作有貂誤金取堅剛百鍊不秏蟬高食潔案晉書輿服志引作飲清目在腋下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案晉書輿服志引溫潤作案縟貂蟬不見傳記者因物論義案者上當有說字論當作生依續漢志補注引予覽戰國策乃知趙武靈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孝桓末案北堂書鈔引侍有孝桓二字中皇權參乘問貂蟬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為災還宮左遷議郎續漢志補注晉書輿服志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器物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蟬初學記職官部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中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褰裳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乘案乘上當有參字見通典輿中官俱止禁中案輿當作典見通典後漢書獻帝注太

平御覽職官部

侍中秩千石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唐六典八引作秩比二千石續漢志補注引漢官秩千石

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參乘佩璽抱劍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恩倖傳論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成帝取明經者充為侍中使辟百官公卿參議可正止殿行則負璽舊高取一人為僕射後改為祭酒北堂書鈔設官部

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侍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桓帝時侍中酒存案藝文類聚人部引作存說郛五十引作向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辟決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寮友諸賢聞其憊失求視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更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于此耳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職官部香部

應劭漢官儀 三三

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文選陳太邱碑注

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卽陪乘佩璽抱劍文選東京賦注藉田賦注安陸王碑注

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通典職官

漢因秦置侍中舍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後漢書朱穆傳注太平御覽服章部

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後漢書獻帝紀注

給事黃門侍郎案北堂書鈔文選注引無黃門二字下同位次侍中侍從左右關通內外給事於中故曰給事案太平御覽引下有中字黃門侍郎獻帝置六員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恩倖傳論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黃門侍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後漢書獻帝紀注

應劭漢官儀 三四

給事中秦官也漢因之無常員皆爲加官初學記職官部

漢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騎俱掌問應對世祖省之案漢初有散騎侍郎掌侍省皆爲騎郎貲滿五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常侍蓋此官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三太平御覽職官部初學記職官部

者

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漢因之兼用士人無員多以爲加官 初學記職官部

黃門令秩六百石 後漢書皇后紀注

黃門有畫室署五堂署各有長一人 初學記職官部

太平御覽職官部

黃門冗從僕射一人秩六百石 後漢書桓帝紀注

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 後漢書安帝紀注

暴室在掖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也 後漢書皇后紀注

永令一人宦者爲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 後漢書靈帝紀注

濯龍監六百石 續漢志補注 案此條本引作應劭漢官秩

中黃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也 後漢書桓帝紀注 案續漢志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此衍黃字

內署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 後漢書梁商傳注

內者主帷帳 後漢書皇后紀注

朔平署司馬一人 後漢書桓帝紀注 案朔平署不見於續漢志

其執

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紀綱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蹶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皆迴車豫避 案初學記職官部又引尚書衛士傳不官出百官寮皆迴車避也 得紆臺官臺官過乃得去 唐六典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令侍中上東西寺及侍中寺 初學記職官部

尚書令奏官銅印墨綬 案初學記一引作漢初並用士人爲尚書令秩二千石與此異又案墨當作青見通典職官與後漢書輿服志合 每朝會

案唐六典引有此三字 與司隸校尉御史大夫中丞 案唐六典太平御覽引無大夫二字 皆專席坐京師號曰三獨坐言其尊重如此 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兩引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舊置中書官領尚書事 北堂書鈔設官部

僕射秩六百石公爲之加至二千石 唐六典一

獻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 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朕命惟允 案

職

文類聚白帖引詩曰惟仲山甫王之喉舌宣俱有此四字王以中興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十六太平御覽職官部

漢明帝詔曰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爲五有侍曹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人庶上書事主客尚書主

應劭漢官儀 二七

外國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書主斷獄事後漢書光武紀注

尚書秩五百石次補二千石唐六典二

初秦代少府遣吏四一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尚猶主也漢因秦置之故尚書爲中臺謁者爲外臺御史爲憲臺謂之三臺初學記職官部文選潘正叔贈王元貺詩注哀紹檄豫州注

尚書左丞右丞秩各四百石遷刺史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廩假錢穀唐六典一

左右丞久次郎補也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引作侍臣上注

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久稱西掖初學記職官部兩引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案吏民二字當在此下見遷典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人主錢帛貢獻委輸北堂書鈔設官部太

應劭漢官儀 二八

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初學記職官部

尚書郎初上詣臺稱守尚書郎滿歲稱尚書郎中三年稱侍郎太平御覽職官部

郎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初上稱郎中滿歲爲侍郎北堂書鈔設官部

尚書郎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稱爲侍郎五歲

遷太尉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能通蒼頡史篇案通典引作史籍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出亦與郎同宰百里郎與令史分職受書令史見僕射尚書執板拜見丞郎執板揖唐六典一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北堂書鈔禮儀部

丞郎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案當云執板揖無對字見通典郎見左右丞對揖呼曰左右君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夜更直五日于建禮門內初學記職官部白帖七十二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麩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案初學記引作入直臺廳中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執香爐燒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省皆胡粉塗畫古賢人烈女郎握蘭含香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案北堂書鈔引作賜丹赤管大筆一雙分墨一丸若郎處曹二年賜遷二千石刺史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作漢官

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案太平御覽引作一官工作無下文十一字楷於頭上象牙寸半著鼻下藝文類聚雜文部太平御覽文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渝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初學記文部

曹郎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有尚書曹郎有考功郎中一人唐六典二

武帝時館陶公主爲子乞郎不許賜錢千萬上曰夫郎上應列宿出居百里使非其人民受其傷故時稱明慎之至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唐六典一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交

周禮有典瑞掌節之士蓋所以宣命重威爲國信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寮後漢書周紆傳注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周紆傳注引察作司

御史秦官也案周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引皆曰漢官儀侍臣下曰蓋其篇名也

應劭漢官儀 三

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之或說古有獬豸獸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奏事云案奏當作秦見通典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後漢書何歆傳注初學記職官部服食部太平御覽職官部服章部

柱史以鐵爲冠張武曰當以柱史惠文冠治之錦繡萬花谷十一

柱後冠左傳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古有獬薦獸案此豸薦二字皆當作薦觸不直者故執憲以其形用爲冠令觸人也左氏正義成公

柱下史老聃爲之秦改爲御史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爲柱言其審案當有固字不橈也北堂書設官部

侍御史出督州郡賦稅運漕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通典職官

老子爲周柱下史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侍御史之任也初學記職官部

應劭漢官儀 三

治書侍御史宣帝嘗幸宣室齋居而決獄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後置秩六百石印綬與符璽郎共平治廷尉奏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後漢書班固傳注案續漢志蘭臺令史秩六百石

執金吾比二千石丞六百石續漢志補注案此條引作漢官秩

執金吾典執金革以禦非常北堂書鈔設官部

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案當有人

字五十人案當作五百二十人見續漢書志補注通典此五百者伍伯也輿馬導從充滿于路世祖微時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是也續漢志補注太平御覽職官部案引作漢官太平御覽又作宰尹下

執金吾屬官府武庫令丞案府當作有見續漢書志補注從騎二百人案後漢書竇憲傳注引作緹騎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中興以來但專微循不預國政北堂書鈔設官部

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靜室令式道候秦官也靜宮令車駕出在前驅靜清所徼車逆日以示重慎也式道左右凡三惟車駕出迎式道持麾王宮行之乃閉北堂書鈔設官部 案續漢書志執金吾下本注云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母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云云此所引多譌當依彼訂

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文選陸士衡侍宴宜猷堂詩注劉越石勸進表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詹事秦官也詹省也給也秩二千石廣韻二十四豔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帖七十一太平御覽職官部

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者長信宮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樂少府長信少府及職吏皆宦者為之後漢書皇后紀注

永樂太僕用中人為之後漢書皇后紀注

太子舍人王家郎中案侯霸傳注引王家郎中作選良家子孫與續

漢志補注引漢官同 又案通典云比郎中選良家子孫續漢書志云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此有譌脫

竝秩二百石無員後漢書靈帝紀注侯霸傳注

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大官尚食宰吏非其朝日使僕中允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僕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衛徼巡後漢書班彪傳注

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兩梁冠通典職官

門大夫選四府掾屬通典職官

此

將作大匠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員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案續漢志補注引漢官作永元十年）大匠應愼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曝露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于隸人鄭子產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卽創業焉（續漢志補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左校署屬將作大匠（後漢書皇甫規傳注）

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名上東門次南

應劭漢官儀　三五

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後漢書張甚傳注張奮傳注）

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司馬秩二千石（續漢志補注　案此條引作漢官秩）

十二門皆有亭（後漢書皇后紀注）

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尼於戌（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漢家初戌）故以丹漆鏤之（續漢志補注太平寰宇記河南道　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故丹鏤之）

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案續漢志補注引夜作宿昔）有一

柱來止樓上瑕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之良是（案續漢志補注引良是作懷然）遂堅縛之因刻記其年月以名門焉（後漢書循吏傳注續漢志補注水經注穀水太平寰宇記河南道兩引文選懷舊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

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領士七百人長水領士七千三百六十七人（後漢書安帝紀）

驍騎漢官也武帝以李廣爲之後世祖建武九年始改屯騎（北堂書鈔設官部）

應劭漢官儀　三六

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後漢書鄭衆傳注）

步兵校尉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後漢書皇后紀注）

司隸校尉部河南內（案內上當有河字）右扶風左馮翊京兆河東宏農七郡（案後漢書魯恭傳注引作董領京師及三輔三輔宏農段熲傳注引作部河南洛陽管三輔三河宏農七郡）於河南洛陽故謂東京爲司隸（後漢書光武紀注）

司隸校尉征和中陽石子孫敬聲（案子當作公）巫蠱之獄乃依周禮置司隸校尉持節都督大

姦猾事復置其司今董領京師三輔三河宏農者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陛下見諸卿皆獨席太平御覽職官部

司隸校尉初置唯寔領王章鮑宣糾上檢下嚴刑必斷貴戚憚之京師政清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後漢書竇武傳注北堂書鈔設官部案北堂書鈔引作掌洛陽中百姓

司隸功曹從事卽治中也後漢書傅燮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別駕秩百石同諸郡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周城案周城當作成周

周之衰微分爲西周案西上當有東字東周洛陽西周河南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案藝文類聚引河雒伊作洛陽伊誤漢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爲尹尹正也詩曰赫赫師尹藝文類聚地部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尹正也郡府聽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所謂不隱過不虛譽甚得述事之實後人是瞻足以勸懼雖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不避王公無以過此尤著明也續漢志補注

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後漢書魯恭傳注

周監二代曰伯漢興海內未定令刺史舉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夷狄置交阯朔方之州復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獨不稱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襲始開北方遂交南方爲子孫基阯也後書武紀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遷部刺史十三人乘驛奏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朱博言刺史督察郡國從來故事居九歲案居下當有部字爲守相北堂書鈔設官部

翟方進奏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失次請罷署牧案署當作置見通典所載何武與翟方進奏秋千石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同諸郡從事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林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案初學記州郡部藝文類聚水部太平御覽地部引酒泉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曰酒泉豫章章樹生庭中案水經注贛水太平御覽木部

應劭漢官儀 三元

俱引此句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稽是也水經注河水太平御覽州郡部京兆絕高曰京京大也十億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左輔右弼蕃翊承風也張掖始開垂張臂掖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張國臂掖故曰張掖馮輔蕃翊故以爲名太平御覽州郡部宏大也所以廣大農業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濟南樂安齊國東萊平原北海六郡青州所管也青州在齊國臨淄後漢書史弼傳注

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案陵當武作夏陵南郡案續漢書志荆州郡七此上是也下章陵乃南陽縣中有脫文章陵後漢書劉表傳注

大府秩二千石丞一人邊郡稱長史皆六百石丞者丞也長史衆史之長北堂書鈔設官部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後漢書彭修傳注秦郡有尉一人典兵禁補盜賊案補當作備見續漢書志景帝更名都尉建武十年省惟邊郡置都尉

應劭漢官儀 四十

及屬國都尉後漢書桓帝紀注

京兆虎牙扶風都尉案耿恭傳注引有郡比二千石五字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後漢書安帝紀注耿恭傳注寶憲傳注南匈奴傳注

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詩美公劉匪居匪康入耕出戰乃裹餱糧干戈

己貨

威揚四方莫當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興雷震煙蒸電激一切取辨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卽强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無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挾妖僞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國威抑私力也今雖四海殘壞王命未洽折衝壓難若指於掌故置右扶風案此下當脫文續漢志補注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子遺鄣塞破壞亭隧絕滅建武二十一年始遣中郎將馬援謁者分築烽候堡壁稍興立郡縣十餘萬戶案二字有譌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設

長吏治之難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弛刑謫徒以充實之續漢志補注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林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詣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漢書光武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過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丞二人治兵民當兵行長領置部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兵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廬已選爲亭長亭長課徼巡尉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楯刀劍甲鎧鼓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持楯被甲設矛戟習射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閒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版以劾賊索繩以

上

收執賊 續漢志補注 案此條亦見漢舊儀

督郵功曹郡之極位 後漢書張酺傳注

孝廉古之貢士者儒甲科之謂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初上試之以事非試之以誦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武元封四年詔曰士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北堂書鈔設官部

元朔元年詔二千石舉孝廉以化風俗 北堂書鈔設官部

應劭漢官儀 四三

元朔元年詔曰深詔執事興孝廉成風俗紹聖緒 北堂書鈔設官部

和帝詔曰大郡口五十萬舉孝廉二人 北堂書鈔設官部

前書百官表云萬戶以上爲令萬戶以下爲長三邊始孝武皇帝所開縣戶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戶而爲長桓帝時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改號爲令主

堯後復其故若此爲繫其本俗說令長以水土爲之及秩高下皆無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書斯近其眞 續漢志補注

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敕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 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續漢志補注通典職官太平御覽職官部

應劭漢官儀 四四

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漢書成帝紀注河間獻王傳如淳注

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注

使匈奴中郎將屯西河美稷縣 後漢書光武紀注

擁節屯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弓馬氈罽他物百餘萬謁者事訖還具表付帑藏詔書敕自受 續漢志補注

護烏桓校尉孝武帝時烏桓屬漢始于幽州

置之擁節監領秩比二千石六平御覽職官部

烏桓校尉屯上谷密縣後漢書張奐傳注

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在九卿下其次侍

車客賜賞子歲時胡市馬續漢志補注案此鳥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

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寃

結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都尉于隴西令

居縣後漢書光武紀注

擁節長史司馬二人皆六百石續漢志補注案此鳥護

羌校尉史字下亦當有一人二字

戊己中央鎮撫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

故稱戊己焉後漢書明帝紀注西域傳注案戊己校尉不見于續漢志

西域都護武皇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

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領護之

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護秩二千石平帝時

省都護令戊己都護領之太平御覽職官部

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

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文選難蜀父老注

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在

三公下其次朝廷案廷當作侯在九卿下其次侍

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案續漢書志無此句似當云無土國內侯

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師亦隨時

朝見是爲隕諸侯案隕當作猥後漢書和帝紀注鄧禹傳注

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會位次三公故章

帝敗馬太后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

爲王其功臣四姓爲朝侯侍祠侯皆在卿校

下通典職官

天子建侯上法四七後漢書劉瑜傳注

伯使主爲諸侯官驅使避路于道陌中故言

伯使通典職官引云漢官中有伯使云云

太保俸月三百五十斛唐六典一

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二千石其俸月百二十斛史記外戚世家索隱

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公卿表注漢書百官

通典職官案引皆作漢官名秩簿

張敞薦望之言曰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請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通典職官

范遷字子閭沛人也後漢書明帝紀注牟融傳注案凡引人名皆舉其官今不能知者總附于此

王敏字叔公并州隰城人也後漢書明帝紀注

尹睦字伯師河南鞏州人也後漢書和帝紀注張酺傳注

梁鮪字伯元河東平陽人也後漢書殤帝紀注魯恭傳注

周章字次叔荆州隨縣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

李修字伯游豫州襄城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虞詡傳注李膺傳注

劉授字孟春徐州武原人也後漢書安帝紀注楊震傳注

呂蓋字君上范陵人後漢書魯恭傳注

許訓字季師平輿人後漢書劉寬傳注

宋俱字伯儷後漢書宋均傳注

陶敦字文理京兆人也後漢書虞詡傳注

劉矩字叔方後漢書皇甫規傳注

尹訟字公孫鞏人也後漢書段熲傳注

樊陵字德雲後漢書李膺傳注

劉宏字子高安衆人後漢書董卓傳注

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下號曰皇帝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主太平御覽皇王部

光武帝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

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後漢書光武紀注

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案初學記一切經音義引作國風美其繁興太平御覽引作美其繁蕪在下文引詩下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案太平御覽引作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除惡氣也案廣韻四脣注引作取其溫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也後漢書皇后紀注初學記中宮部藝文類聚后妃部七切經音義十九錦繡萬花谷九白帖三十七太平御覽皇親部居處部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作漢舊儀

姬 城

婕妤以下皆居掖庭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後漢書宦者傳論注

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漢書文帝紀臣瓚注　案引作秩祿令

姬妾數百漢書文帝紀注

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但存壇祠舍而已其鼓吹樂及舞人御帳皆從南郊之具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壇下南郊焚

犢北郊埋犢後漢書光武紀注

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以夏至日祭其禮儀如祭天後漢書光武紀注

雒

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案封禪儀馬第伯所作劭錄之於此書羣書注有引封禪儀或引馬第伯封禪記者皆此書文也史記孝武本紀索隱封禪儀見應劭漢官儀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邱丁氏上

雒

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一千人十五日始齋案通典引下作諸扈從王公以下及東方諸侯盡齋十四字無下文一段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朱公衞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

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案通典引二下有尺字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案太平御覽地部引作石二枚一是武帝時石用五車載不能上因置山中爲屋號五車石一是刻號紀功德立壇上藝文類聚地部引同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兩乍

步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案通典引望作眺）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瓦或爲白石或雪（案太平御覽地部引作望人如孟升或以爲小白石或以爲氷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案通典引遙望至此二十七字無）殊不可上四布偃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闕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案通典引視作窺）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窈窕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案通典引矣作耳）所謂摩胸捫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闇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案通典引所謂至此五十一字無）早食上臨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

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埽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案太平御覽果部兩引云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酸棗上問其故主者曰百官上者所置上曰封禪大禮千歲一會衣冠士大夫何故爾也）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先上（案續漢志補注引無先字通典引有）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案藝文類聚天部太平御覽地部引作泰山東南有峯名曰日觀水經注汶水引作東南山頂）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案文選顏延年詩注引此作漢舊儀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案藝文類聚禮部雜器物部文選張平子四愁詩注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器物部珍寶部引同山南脊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續漢志補注通典禮案通典引文多刪節

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

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案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泰山有天窗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邱案下本有東南巖名日觀一段已見上今刪黃河去太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五六十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地部

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初學記地部

秦始皇上封太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

雜

復其下封爲五大夫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事類賦木部案藝文類聚禮部引作建武三十二年東巡狩二月九日到魯十九日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爲應也續漢補注案補注皆作封禪儀下同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狩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十二日宿奉高十

五日始齋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二十一日夕牲二十二日祭日高三丈所燔燎正北鄉禮畢百官以次上國家時御輦人挽升車也北堂書鈔禮儀部案車當作山

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烟正北也續漢志補注

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續漢志補注

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案北堂書鈔車部引作乘王輦以升山

至中觀休須臾復上續漢志補注

須與羣臣畢就位續漢志補注

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陛戟臺下續漢志補注

建武三十二年二月辛卯登封太山皇帝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進南面跪太常曰請封皇帝親封畢退復位太常曰請拜皇帝再拜大行禮畢羣臣皆呼萬歲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封石檢也北堂書鈔禮儀部三引

駟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續漢志補注

以金爲繩以石爲泥南三檢案續漢志補注通典引無爲泥

應劭漢官儀

南三東方西方各二檢案二當依通典引作三又案續漢志通典皆云東西各三南北各二此有誤字檢中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案赤上當有青字各依如其方色續漢志補注通典禮北堂書鈔禮儀部

封禪太山即武帝封處累其石登壇置玉牒書封石此中復封石檢藝文類聚禮部

羣臣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也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天部案續漢志補注引無青字北堂書鈔天部引作白氣

世祖封禪久案久當作夕有白氣一丈東南正直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此瑞命之符也太平御覽休徵部

元封封禪書有白氣案書當作晝夜有光下天下案此下字當衍闕石門藝文類聚禮部

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讙但讙

應劭漢官儀

石見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太醫令復遣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續漢志補注案此

有誤字

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續漢志補注

建武三十二年車駕東巡狩二月二十二日祭上日中到山禮畢羣臣稱萬歲有頃詔百官以天下明案當有日字問起居二十四日發至梁父九十里夕牲二十五日禪祭于梁陰陽者祭天陰者祭地始元舊禮以高帝配天高后配地北堂書鈔設官部

應劭漢官儀 五三

明堂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無水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後漢書光武紀注

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諸侯曰泮宮東西南有水北無下天子也後漢書光武紀注

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後漢書儒林傳序注

補

大射于曲臺漢書藝文志如淳注

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後漢書儒林傳序注

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匹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四十匹九卿十五匹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于文官續漢志補注通典職官太平御覽時序部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名秩在立秋下

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于其側漢因而不改

應劭漢官儀 五六

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寢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後漢書明帝紀注

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卿載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往出種堂天子升壇上空無際公卿執訖天子耕于壇舉耒三而已北堂書鈔禮儀部藝文類聚禮部文選藉田賦

耕

鹽

天子升壇公卿耕訖嗇夫下種凡稱藉田爲千畝亦曰帝藉亦曰耕藉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藉初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哽在前祝咽在後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辟雍詩注太平御覽禮儀部

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於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後漢書明帝紀注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伏日萬鬼所行故盡日閉案太平御覽引作故謹不干它事後漢書和帝紀注太平御覽時序部

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案何敞傳注引作尚書三萬特中將大夫各二

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案續漢志補注引二作三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爲當闕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後漢書何敞傳注續漢志補注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名秩

正月旦天子御德陽殿臨軒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宗室諸劉雜會皆冠兩梁冠單衣既定計吏中庭北向坐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

作九賓撤樂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時序部

正月朔賀三公案藝文類聚引作大將軍三公朝會下文亦少異奉璧上殿嚮西北太常贊曰皇帝爲三公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時序部

元日朝賀三公拜璧殿上獻壽觴太平御覽時序部

正旦飲柏葉酒上壽太平御覽木部

明帝永平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

軍妻參乘太僕御女騎夾轂宋書禮志通典禮案僕下當有妻字

天子法駕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龍以御天下也有五色安車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毛詩說云四者示有四方之志也是爲五時副車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車部

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車春二月青龍居在前秋八月白虎在前太平御覽車部

大路龍旂畫龍於旂上也隋書禮儀志

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文選西都賦注太平御覽皇親部

孝景帝六年令二千石朱兩音編千石六百石朱轓較車耳反出爲藩屏也太平御覽車部

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北堂書鈔帝王部

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案史記梁孝王世家索隱引下有而出二字

楊

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史記孝文本紀索隱梁孝王世家索隱後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唐六典十七文選東京賦注

祭南郊乘大駕奉引如故其餘羣司百官大出祭北郊乘大駕奉引如故其餘十歲五帝雞趨埽前後諸軍悉行者也北堂書鈔儀飾部

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案西京賦注引漢有五營名曰塡衛文選藉田賦注

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續漢志補注案引作漢官鹵簿

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儀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案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引作京兆尹長安令又案此下當有奉引二字見續漢志案都尉當作郎御見續漢志侍中參乘屬車三案續漢志三作四誤十六乘史記孝文本紀索隱留侯世家索隱太平御覽儀式部

甘泉鹵簿有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輿前太平御覽車部

前驅有雲案當有罕字皮軒鑾旗車後漢書輿服傳注

清道以旄頭爲前驅 後漢書儒林傳序注

舊選羽林郎旄頭被髮 案太平御覽引作放髮 爲前驅

今但用營士 後漢書光武紀注太平御覽儀式部

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

屬車施豹尾于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 水經注江水

騎執弩 初學記樂部

太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有鈴下侍閤辟

車騎吏五百等員 唐六典十四 案以下三條唐六典引俱作鹵簿篇

又後漢書周紆傳注引鈴下侍閤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有鈴下侍閤辟

車騎吏等員 唐六典十六

鴻臚駕四馬主簿 唐六典十八

班劍者以虎皮飾之 文選王文憲文集序注 案檢嘉追贈太尉增班劍爲六十人續漢志佩刀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然則班劍者亦鹵簿中所有也

衣裳公侯華蟲卿大夫藻火 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與續漢志輿服不合此當有誤

周冕與古冕畧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眞

白珠各十二 太平御覽服章部

冕廣七寸長八寸 左氏正義桓公

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

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 案志引作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 三禮圖引亦作千石此作二千石誤 天子

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

十二旒三公九卿 案三禮圖引作九旒 諸侯七旒其纓

各如其綬色元衣纁裳 後漢書明帝紀注張宗傳注隋書禮儀志

聶崇義三禮圖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後漢書光武紀注初學記服食部藝文類聚服飾部太平御覽服章部

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幘元帝額上有壯髮

不欲使人見乃使進幘羣寮隨焉 太平御覽皇王部

幘本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因爲施

巾故里語曰王莽頭禿施幘屋 太平御覽皇王部

孔子稱封太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

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信

滕四者

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傳襄公在楚季武子從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秦漢以來尊者以爲名乃使避太平御覽儀式部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史記高祖本紀索隱

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不以封也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儀式部

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

六璽皇帝行璽凡封案句絕之璽賜王侯書案句絕信璽發兵案句絕徵大臣天子行璽案句絕策拜外國及案當有譌脫事天地鬼神璽案璽上當有脫皆見漢舊儀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案後漢書李雲傳注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中約緘

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隋組

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從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通典禮案此

綬入

段亦見漢舊儀

金銅符五竹使符十文選晉魏九錫文注

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史記孝文本紀索隱

印者因也所以虎紐案北堂書鈔引作虎鈕太平御覽引作虎紐皆字之譌陽類虎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案北堂書鈔引作禦服羣下也龜者陰物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儀式部

尚書僕射銅印青綬續漢志補注通典禮

孝武皇帝元狩四年案初學記引作二年又上有卿秩中二千石六字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印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儀式部案初學記引無末句銀下有印龜紐三字

千石至三百石銅印北堂書鈔儀飾部

六百石銅章墨綬後漢書蔡邕傳注

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北堂書鈔儀飾部初學記器物部案此下綬諸條與續漢志輿服皆不合亦見丁孚漢儀

綬者有所承受也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闔

三丈案廣韻四十四有注引作廣三尺法天地人舊用赤蕙示不忘古也秦漢易之以絲今綬如此北堂書鈔儀飾部

乘輿綬黃地案初學記引下有骨字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北堂書鈔儀飾部初學記器物部

諸王綬四采絳地案初學記引下有骨字白羽案北堂書鈔引作黃地黃羽誤青黃綠案綠上當有去字赤圭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一尺侯綬絳地縹紺百二十首長二丈案二當作八尺北堂書鈔儀飾初學記器物部

公侯將軍三采案三當作二下當有紫白純三字見通典禮紫圭長有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同封君北堂書鈔儀飾部案初學記器物部引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圭一丈七尺一百廿首北堂書鈔儀式部

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七尺黃綬黃絲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民織綬皆如式不如式沒入官也北堂書鈔儀飾部初學記器物部

墨綬白案白字當衍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初學記器物部

四百石丞尉皆黃綬大冠北堂書鈔設官部

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文文采純為圭首多者精少者麤皆廣尺六寸北堂書鈔儀飾部

蕭何為相國佩綠綬公侯紫卿二千石青令長千石黑隋書禮儀志

高祖在沛隱芒碭山每遊上輒不欲令呂后

知常在深僻處后亦常知其處高祖問曰何以知之后曰君所居處上有紫氣太平御覽天部

孝靈熹平年八月辛未白氣如匹練衝北斗第四星為大獸狀明年楊州刺史臧旻攻盜賊斬首數千級太平御覽天部

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續漢志補注

景帝以來於國學內立道館以教學徒不許人閒別立館舍廣弘明集十四

高祖既登帝位銅陽固始細陽歲遣雞鳴歌士常謳于闕下 藝文類聚居處部

王莽篡位以劉字金刀 案字下當有有字 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反白水眞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太平御覽資產部

不制之臣相與比周宮鄰金虎 案東京賦注引比周下有比周者三字 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堅若金讒言之人惡如虎 文選東京賦注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帝室猶古言王室 文選魏都賦注西征賦注

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皁囊 後漢書蔡邕傳注公孫瓚傳注

里語云任智不正車生咀 太平御覽人事部

肅宗賜諸尚書劒陳寵濟南椎成漢官儀椎成作鍛成 後漢書韓稜傳注

應劭字仲遠漢官儀作仲瑗 後漢書應劭傳注

丁孚漢儀

甘泉黃奭學

太僕丞六百石 續漢志補注

內謁者令秩千石 漢書宣帝紀注

中宮藏府令秩千石儀比御府令 續漢志補注

給事中宮侍郎六人比尚書郎宦者爲之給事黃門四人比黃門侍郎給事羽林郎一人比羽林將虎賁官騎下 續漢志補注

太僕太中大夫襲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

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詔所下王綬冒亦五采上下無差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黃去綠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二尺公主綬如王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二采八十首長一丈七尺黃綬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爲常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粉組皇太后詔可

職

朕

雖

王綬如所下 續漢志補注通典職官

拜諸侯王公侯 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 續漢志補注通典禮

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爲漢輔往卒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 案通典引作其 戒之 續漢志補注通典禮

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

酎酒因合 案通典引作令 諸侯助祭貢金 續漢志補注通典禮

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若毒瑁甲一鬱林用象牙一長三尺以上若翠羽各二十準以當金 後漢書章帝紀注

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闌戟徽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蠶館畢還宮 續漢志補注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于殿拳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

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後和憙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于前事 續漢志補注

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 案初學記引作赤綬無葬字 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 續漢志補注初學記禮部

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墜其身一不宰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

祭明視鄉萁嘉薦普淖鹹鹺豐本明粢醪用
用薦酎事於恭懷皇后尚饗嗣辭賜皇帝福
恭懷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爾孝孫
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
年介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
太牢左辨以致皇帝續漢志補注

漢官

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
御屬二十二人
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詔書三公舉茂才各
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
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
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
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

漢官

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
司徒三十人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司徒掾
掾屬四字從續漢志補以小字別
之下凡倣此
司空掾屬三十四人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
太常員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
五人假佐十三人百石十五人騎吏九人學
事十六人守學事
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案唐六典十引太史
屬員有理歷六人因避唐諱改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

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案各本引此條俱作漢官儀

太史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案唐六典十引漢官靈臺員史十三人靈臺待詔四十六人

太祝員吏四十一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四人有秩

漢官 二

百五十人祝人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六十人

太宰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二人佐九人有秩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宰二百四十二人屠者七十三人衛士一十五人

太子樂令員吏二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斗食七人佐十人學事四人守樂事樂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

高廟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

世祖廟員吏六人衛士二十人

先帝陵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五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

光祿勳員吏四十四人其十人四科三人百石二人斗食二人佐六人騎吏八人學事十三人守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八十一人

陸長墨綬銅印

孝廉郎作主羽林九百人二監官屬史吏皆

漢官 三

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

奉車都尉三人

駙馬都尉五人

騎都尉一十人

光祿大夫三人

大中大夫二十人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三十人秩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三十人

議郎五十人無常員

謁者三十八其二人公府掾六百石持使也
衛尉員吏四十一人其九人四科二人二百石
文學三八百石十二人斗食二人佐十三人
學事一人官醫衛士六十人
南宮衛士員吏九十五人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侯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
左都侯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案侯皆當作候

南宮南屯司馬員吏九人衛士百二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員吏六人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
北宮朱雀司馬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
凡員吏皆隊長佐案謂南屯司馬以下
太常光祿勳衛尉右三卿太尉所部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

太僕員吏七十人其七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
學八人百石六人斗食七人佐六人騎吏三
人假佐三十一人學事一人官醫
考工員吏百九人
車府員吏二十四人
未央廐員吏七十人卒騶二十人
長樂廐員吏十五人卒騶二十人苜蓿苑官田
所一人守之
廷尉員吏百四十人其十一人四科十六人二

百石廷吏文學十六人百石十三人獄吏二
十七人佐二十六人騎吏三十人假佐一人
官醫
大鴻臚員吏五十五人其六人四科二人二百
石文學六人百石一人斗食十四人佐六人
騎吏十五人學事五人官醫
大行員吏四十人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
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
二人守學事

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右三官司徒所部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員吏四十一人其六人四科一人二百石四人百石三人佐六人騎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學士一人官醫

諸公主主簿一人秩六百石僕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直隸三人從官三人

大司農員吏百六十四人其十八人四科九人斗食十六人二百石文學二十人百石二十

漢官 六

五人佐七十五人學士一人官醫

太倉員吏九十九人

平準員吏百九十人

導官員吏百一十二人

廩犧丞一人三百石員吏四十人其十一人斗食十七人佐七人學事五人守學事皆河南屬縣給吏者

雒陽市市長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補員吏三十六人十三人百石嗇夫十一人斗食十二人佐又有檝櫂丞三百石別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馬市東有員吏六人

少府員吏三十四人其一人四科一人二百石五人百石四人斗食三人佐六人騎吏十三人學事一人官醫

太醫員醫二百九十三人員吏十九人

太官員吏六十九人衛士三十八人

守官員吏六十九人外官丞二百石公府吏府也

漢官 七

上林苑員吏五十八人

黃門員吏十九人

掖庭員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員吏十人

永巷員吏六人吏從官三十四人右丞一人暴室一人

御府員吏七人吏從官三十人右丞一人

祠祝從官吏八人騶僕射一人家巫八人

鈎盾吏從官四十人員吏四十八人又有署一人胡熟監一人

中藏府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
內者從官祿士一人員吏十九人
尚方員吏十三人吏從官六人
符節當得明法律郎
宗正大司農少府右三卿司空所部案此條引作漢官目錄
執金吾員吏二十九人其十人四科一人二百石文學三人百石二人斗食十三人佐學事注緹騎
執金吾緹綺二百人五百二十人

漢官 八

太子少傅員吏十三人
太子舍人十三人選良家子孫
太子門大夫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
太子洗馬選郎中補也
北軍中候員吏七人候自得辟召通大鴻臚一人斗食
屯騎校尉員吏百二十八人領士七百人
越騎校尉員吏百二十七人領士七百人
步兵校尉員吏七十三人領士七百人

雒 雒

長水校尉員吏百五十七人烏桓胡騎七百三十六人
射聲校尉員吏百二十九人領士七百人
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十二人百石諸縣有秩三十五人官屬掾史五人四部督郵吏部掾二十六人案獄仁恕三人監津渠漕水掾二十五人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書佐五十人循行二百三十人幹小史二百三十一人

漢官 九

雒陽令秩千石丞三人四百石孝廉左尉四百石孝廉右尉四百石員吏七百九十六人十三人四百石鄉有秩獄史五十六人佐史鄉佐七十七人斗食令史嗇夫假五十人官掾史幹小史二百五十人書佐九十人循行二百六十人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
沛國譙刺史治去雒陽千二十里
常山國高邑刺史治去雒陽一千里

雜注 雜注 雜注 雜注

武陵郡漢寿刺史治去雒陽三千里案此條引作漢官儀誤

九江郡刺史治去雒陽千三百里

漢陽郡隴州刺史治去雒陽一千一百里

太原郡晉陽刺史治南有梗陽城中行獻子見巫皐

廣陽郡薊刺史治雒陽東北二千里

蒼梧郡廣信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案以上俱見續漢志補注

漢官 十

清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漢衛宏漢舊儀 甘泉黃奭學

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鉤盾署屬少府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塡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案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作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案東京賦注赭白馬賦注引人上有行字建五旗案漢書揚雄傳注引作皇帝輿動建五色旗丞相九卿執兵奉引乘輿冠高山冠

漢衛宏漢舊儀 一

飛羽之纓案續漢志補注引飛羽作飛月晉書輿服志引此文作漢官儀飛羽作飛幘耳赤丹紈裏案續漢志補注引裏下有衣字帶七尺斬蛇劒履虎尾絇履案太平御覽服章部引作豹履諸王歸國稱從

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案唐六典八引作獸紐因避唐諱改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以皇帝行璽爲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案本作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續漢志補注引同今從唐六典引改通典職官引此段作漢官儀云

平津本校過
武英殿本校過

皇帝行璽天子之璽賜王侯書以皇帝信璽發兵案以皇帝三字從唐六典引補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案續漢志補注引無其字策拜外國事案唐六典引無策拜二字以天子之璽事天地鬼神案唐六典引作鬼神事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案續漢志補注引無布字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案下璽字從續漢志補注引補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案金下本有玉字從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刪各服所好

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漢以下十七字本脫從太平御覽引補北堂書鈔引作自秦以來天子之璽始以玉爲之奉璽書使者乘馳傳案白帖三十五引馳作驛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里爲程

太官尚食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作上食下同用黃金卸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銀卸器如祠廟器云案如祠廟器云五字從太平御覽引補

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尚中黃門持兵三百人侍宿

冗從吏僕射案續漢志云中黃門冗從僕射出則騎從夾乘輿車居則宿衛直守省中門戶省中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貴重朝中爲諱禁故曰省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作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常侍宦者秩千石得出入臥內禁中諸宮案通典職官引禁中諸宮作舉法省中

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侍郎爲之案本作光祿將大夫郎爲之藝文類聚職官部引作光祿大夫爲侍郎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作光祿大夫爲之今改正得舉非法白請及出省戶休沐往來過直事

御史員案漢書蕭望之傳如淳注引作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皆下有是字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案在石二字本譌作左右從通典職官太平御覽引改二人尚璽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案前字從通典太平御覽引補餘三十人留寺案蕭望之傳注引餘上有其字留寺作留守理百官事也案事字從太平御覽引補皆冠法冠案四字從蕭望之傳注引補

給事中無常員位次侍中常侍

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曹尚書案常字從漢書成帝紀注

唐六典四引補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曹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民曹尚書案成帝紀注後漢書應劭傳注唐六典四引皆作戶曹主庶民上書事主客曹尚書案本作客曹主字從應劭傳注引補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初置五曹事字從成帝紀注引補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尚書令主贊奏封下書僕射主閉封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封下有府字丞二人主報上書者兼領財用火燭食廚漢置中書官案書字從北堂書鈔引補初學記職官部引作中書無官字領尚書事中書謁者令一人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爲中謁者令

尚書郎四人其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案其主四字從唐六典四引補一郎主羌夷吏民案一郎本作二郎從唐六典九引改民曹一郎主天下戶口墾田功作謁者曹一郎案唐六典九引無曹字主天下見錢貢獻委輸中臣在省中皆白請其宦者不白請尚書郎宿留臺中官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帷帳氊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果實下天

子一等給尚書郎伯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伯送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執香爐燒薰從入臺護衣

黃門令領黃門謁者騎吹曰兀從僕射一人領髦頭

左曹日上朝謁秩二千石

右曹日上朝謁秩二千石

黃門郎屬案廣韻三十四果注引無此四字黃門令日暮入對青鎖門案續漢志補注引無門字初學記職官部引作青鎖闥太平御覽職

官部引與今本同拜名曰夕郎案續漢志補注引拜名作拜夕

五官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中

左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常侍侍郎以貲進左右謁者右主常侍侍郎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左中郎將主謁者右中郎將主常侍侍郎作二條

五官屬光祿勳不得上朝謁兼左右曹諸吏得上朝謁

郎中令主郎中左車將主左軍郎右車將主右車郎左戶將主左戶郎右戶將主右戶郎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作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秩皆比千石獨郎中令比二千石

黃門冗從持兵無數宣通內外宦者署尚書皆屬少府殿中諸署五郎將屬光祿勳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馬掖門殿門屯衛士皆屬衛尉

右中二千石二千石四官 案此條本題上事四官少府光祿勳執金吾衛尉也 奉宿衛各領其屬斷其獄

期門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

三百人行出會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置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騎持五旗別外內王莽更名虎賁郎遷補吏署中郎將一人施旄頭屬羽林從官七百人 案從官七百人五字從漢書宣帝紀如淳注宋錢文子補漢兵志引補 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 案鞍馬二字從補漢兵志引補 諸孤兒無數 案諸字從補漢兵志引補 父死子代皆武帝時從軍死子孤不能自活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駕不得冠置令一人名曰羽林騎孤兒

須要刻明補脫字敬要刻在本篇

皇帝見諸侯王列侯起侍中稱曰皇帝為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贊曰謹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 案稱字從漢書翟方進傳注後漢書陳忠傳注引補 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 案皇帝見丞相起一段翟方進傳注陳忠傳注引在皇帝在道一段上 太常贊稱敬謝行禮宴見侍中常侍贊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將軍見皇帝稱謝中二千石見皇帝稱謝二千石見皇帝稱制曰可

太守見皇帝稱謝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綬 案通典職官引無綬字下同 拜左右前後將軍為御史大夫 案通典引作拜御史大夫無左右前後將軍為七字 中二千石贊 案通典引無中字 左右中郎將授印綬拜中二千石中郎將贊御史中丞授印綬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 案下以字從太平御覽布帛部引補 表白素裏 案太平御覽引作白表赤裏 尚書令史捧西向侍御史東向取篋中印綬授者却退受印綬者手握持出至尚書下乃席之

白孝通謝

案席當作帶丞相列侯將軍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二千石銀印青綬綬皆龜紐其斷獄者印爲章也案續漢志補注引作銀爲章又也字從續漢志補注通典職官引補

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後罷并爲丞相史丞相府司直一人秩二千石職無不監武帝初置曰馬直官今省案馬直官當作司直官列侯爲丞相相國號君侯案漢書劉屈氂傳如淳注文選贈五官中郎將詩注引無相國二字又引號作稱御史大夫爲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案故先賜爵句從漢書平當傳如淳注引補

丞相車黑兩轓案藝文類聚職官部引作兩黑轓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作兩黑墨騎者衣絳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作戈緣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曰黃閤案二閤字皆當作閤無鐘鈴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召掾見脫履公立席後荅拜百石屬不得坐當謝者西曹掾爲謝部吏二千石初除詣東曹掾拜部謁者贊之

丞相門無塾門署用梗版方圓三尺不塗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監守

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爲東西曹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東西曹掾秩四百石東曹九大出督州爲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爲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長安給騎亭長七十人六月一更倉頭廬兒出入大車駟馬前後大車駢車中二千石屬官以次送從

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

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吏一人迎界上案漢書武帝紀注引作各遣一吏迎之界上得載別駕自言受命移郡國與刺史從事盡界罷行載從者一人得從吏所察六條刺史舉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射郎中令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

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歲爲眞以次遷奉引則大冠

武帝元狩六年初置大司馬

丞相司直（案直本譌作置今改正）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少史秩四百石（案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丞相少史有武帝初置四字）次三百石百石書令史斗食佽試中二十書佐高第補因爲騎史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員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

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以爲有權衡之量不可欺以輕重有丈尺之度不可欺以長短官事至重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名士稱才量能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貞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劇令（案劇字從藝文類聚職官部引補）皆試以能信然後官之（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職官部引無信字又能上有其字）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案藝文類聚引無賊字）其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劾中二千石以下選中二十書佐試補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令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歲舉秀才一人廉吏六人

丞相典天下誅討賜奪吏勞職煩故吏衆

君侯月一行屯衛騎不以車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門外勞賜吏士

武帝元封五年初分十三州刺史假印綬有常治所（案漢書武帝紀注引此在上文常以秋分行部上又作假刺史印綬奏事各有常會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有事字）傳食比二千石所傳刺史奏幽隱奇士拜爲三輔縣令比四百石居後六卿一切舉試守令取徵事（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贓罪免降秩爲徵事終衣奉朝賀案注終衣奉朝賀五字從漢書昭帝紀注引補）

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案以上從續漢志補注引郡國守丞案續漢志補注引無丞字長史上計案漢書朱買臣傳注引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吏案續漢志補注引作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讀勑畢遣勑曰詔書殿下案殿本作數從續漢志補注引改禁吏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案順本作凡從續漢志補注引改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

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案續漢志補注引擾作撓公卿以下務飭儉恪案續漢志補注引公卿上有今日二字無下文今俗二字今俗奢多過制度日以益甚二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論以法案本作謹以法從續漢志補注引改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案治本作活從續漢志補注引改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案續漢志補注引作無飾廚蔡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又更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案官本作守從續漢志補注引改漏敗垣牆陁壞所治案續漢志補注引所作不無辦護者不稱任案續漢志補注引稱作勝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十年更名相國案十年更名相國六字從續漢志補注引補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詔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案漢書五行志注引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曰君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過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官未能綏於戲丞相其帥意無怠以補朕闕於戲

羣卿大夫百官愼哉不勗于職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之反本乂民廣風一俗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丞相可不愼歟於戲君其誠之

丞相府官奴婢傳漏以起居不擊鼓官屬吏不朝旦白錄而已諸吏初除謁視事問君侯應閤奴名白事以方尺板叩閤大呼奴名君侯出入諸吏不得見見禮如師弟子狀掾史有過君侯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

御史衛尉寺在宮中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儀衛尉寺在公門內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句下有胡廣曰宮闕寺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廬舍若今之伏宿屋矣亦不鼓

詔書以朱鉤施行案以本作下從北堂書鈔藝文部引改詔書下有違法令施行之不便曹史白封還尚書對不便狀

丞相有病案漢書翟方進傳注引病作疾下同皇帝法駕親至問病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案翟方進傳注引賜贈二字互易葬日公卿以下會送案翟方進傳注引會送作會葬焉

漢衛宏漢舊儀 十四

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案酒字從漢書翟方進傳如淳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補養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案即字從翟方進傳注引補藝文類聚引作丞相病上又使者上有追字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書駕駟駱馬案藝文類聚職官部引無駟字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爲庶人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駙駟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案藝文類聚引牝作牡漢書孔光傳注引無牝馬二字歸田里思過日食即日下赦曰制詔御史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及吏不奉法乘公就私淩暴百姓行權相放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下失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服無度出入無時衆彊勝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乃命刺史出刺并察監御史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後御史職與丞相參增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少史屬亦從同秩補卒取文法吏案漢書武帝紀如淳注引御史亦有屬

漢衛宏漢舊儀 十五

廷尉正監平物故以御史高第補之御史少史行事如御史少史有所爲即少史屬得守御史行事如少史少史秩比六百石御史少史物故以功次徵丞相守御史少史所代到官視事得留罷中二千石詹事水衡都尉丞相史物故調御史少史守丞相史若御史少史監祠寢園廟調御史少史屬守不足丞相少史屬爲倅事已罷

丞相刺史侍御史皆稱卿不得言君

武帝時案三字從北堂書鈔設官部引補御史中丞督司隸司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二千石以下至墨綬案刺史二字從太平御覽職官部引補北堂書鈔引作御史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文與此異

大夫見孝廉上計丞長史皆於宮司馬門外案於宮二字本作放官從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改比丞相掾史白錄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門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無上門字初學記職官部引作門無扁題署用梓板不起郭

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御史大夫其進虛受朕言朕鬱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夙夜思己失不遑康寧晝思百姓未能綏於戲御史大夫其帥意盡心以補朕闕於戲九卿羣大夫百官愼哉不易于厥職厥有常辟往悉乃心和裕開賢俾賢能反本乂民靡諱朕躬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法爲命可不愼歟於戲御史大夫其誡之

御史大夫案四字從續漢志補注引補此條本與上文相連今從續漢志補注別爲一條敕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案殿本作數從續漢志補注引改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案同字從續漢志補注引補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案有字本在郡國上從續漢志補注引改殘民貪汚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案者下本有也字又無下文一段從續漢

志補注引刪改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俗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中宮及號位

皇后稱中宮

婕妤見大長秋稱皇后爲婕妤下輿坐稱起禮比丞相婕妤見女御長稱謝案漢書戾太子傳如淳注引作皇后見婕妤案史記外以下長御稱謝禮比將軍御史大夫

咸世家索隱引作姬娥秩比將軍御史大夫昭儀見稱謝比中二千石貴人見稱皇后詔曰可禮比二千石美人無數婕妤以下皆居掖庭置令丞廬監宦者女御長如侍中案漢書外戚傳晉灼注引作有女長御比侍中官戾太子傳注引作女長御比侍中在皇后見婕妤上皇后一人婕妤以至貴人皆至十數美人比待詔無數元帝成帝皆至千人

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案帝見二字從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引補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引無見字行則對壁坐則伏茵案北堂書鈔引作守茵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案藝文類聚后妃部引與下二條相連

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玉璽金螭虎紐一本無此條案下玉璽本作之璽從初學記中宮部引改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虎紐作武紐注疑後人所加

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繅三盆璽案盆字本作瓮從藝文類聚后妃部引改示羣臣妾從案示字從藝文類聚引補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薄以

上案藝文類聚引薄作箔祠以中牢羊豕祭蠶神曰苑蠶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璽觀案藝文類聚引作獻璽於館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作皇后親蠶獻繭皆賜從采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案太平御覽服用部布帛部引俱無以字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神五時之服皇帝得以作縷縫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案后下得字太平御覽布帛部引作閒巾絮服用部引作絮巾置蠶官令丞案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作蠶室置蠶官也諸天下官下法皆詣蠶室案後漢書陳忠傳注引少府若廬有蠶室疑此注文與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冶

皇后五日一上食食賜上左右酒肉留宿明日平旦歸中宮

皇帝聘皇后黃金萬斤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作以金萬斤

立皇后太子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女子牛酒繒帛夫增秩

掖庭令晝漏未盡八刻廬監以茵次上婕妤以下至後庭訪白錄所錄所推當御見

去簪珥蒙被入禁中五刻罷即留女御長入扶以出御幸賜銀鐶案太平御覽服用部引作宮人御幸賜銀環北堂書鈔儀飾部引環上有指字令書得環數計月日無子罷廢不得復御

宮人擇宮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嫁乳母取官婢

皇太子稱家動作稱從

皇太子黃金印龜紐印文曰章下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

太傅一人眞二千石禮如師亡新更爲太子師中庶子五人職如侍中秩六百石

中尚翼中涓如中黃門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集解引作天子有中涓如黃門皆宦者

門大夫比郎將

洗馬職如謁者十六人選郎中補也

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無員多至四百人案與續漢志不合又補注太子舍人引漢官曰十三人此當有謁亡新改名爲翼子

卒更令秩千石主庶子舍人更直亡新改爲中更丞一人秩四百石

家令秩千石主倉獄亡新改爲中更

家府比二千石

僕秩千石主馬

庶子比秩四百石如中郎無員亡新改爲中翼子

衛率秩比千石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引作衛率主門衛秩千石

丞一人主門衛

食官令秩六百石丞一人

中盾秩四百石主周衛徼循案漢書敘傳注引作主徼巡宮中

庶子舍人五日一移主卒更長不會輒斥官奴擇給書計案漢書鮑宣傳臣瓚注引無擇字從侍中以下爲倉頭案鮑宣傳注引作巳倉作蒼青幘與百官從事從入殿中省中待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宦人案宦人當作宮人外戚傳注引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疑此注文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

曰婢婢教宦人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宦人奴婢欲自贖錢千萬免爲庶人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傳言曰作者歌傳以呼召侍中以下署長宦者及郎署長各顧門戶擇官奴赤幘部領作者掃除曰正歌傳取於雒陽古周時傳呼警法

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騊駼廄路軨廄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作軨軨在騎馬下又引皆無廄字騎馬廄大廄馬萬匹

中黃門駙馬大宛馬案馬字從文選嵇白馬賦注引補汗血

馬乾河馬天馬果下馬果下馬高三尺駕輦大宛汗血馬皆高七尺乾河馬華山神馬種也

長安城方六十里案史記呂太后本紀索隱續漢志補注引皆作方六十三里又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引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疑此注文經緯各十五里案續漢志補注引各下有長字十二城門積九百七十三頃百二十亭案三輔黃圖一引作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墨壤文與此異長安城方六十里中皆屬長安令志補注案續漢引無方六十里四字置左右尉城東城南置廣部尉城西城北置明部尉凡四尉

皇后太子案初學記中宮部引作皇后太后學記藝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兩引俱作三十縣各食四十縣案初曰湯沐邑

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僕一人秩千石郎中令秩六百石置官如漢官吏郎大夫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漢置內史一人秩二千石治國如郡太守都尉職事調除吏屬相中尉傅不得與國政輔王而已當有爲移書告內史內史

見傅相中尉禮如都尉太守相置長史中尉及內史令置丞一人案令當作各皆六百石成帝時大司空何武奏罷內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職是後相中尉爭權與王遞相奏常不和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

王子爲侯案四字從漢書武帝紀如淳注文選六代論注引并爲一條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獻于漢廟案武帝紀注文選注三輔黃圖五引無獻字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祠曰飲酎案三輔黃圖引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飲酎受

金小不如斤兩色惡王奪戸案武帝紀注文選注三輔黃圖引作王侯免國

漢承秦郡置太守治民斷獄都尉治獄都尉治盜賊甲卒兵馬

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而以爲衛士案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無而以二字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案通典職官引無行船二字

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民案庶字從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引補又老衰作衰老就田里民應令選爲亭長

亭長課射游徼徼循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劒甲鎧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作五兵言弩戟刀劒鎧也

鼓武吏案續漢志補注引漢官儀鼓下無武字赤幘大冠行縢帶劒佩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

設十里一亭亭長亭侯五里一郵郵閒案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作郵人居閒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盜

舊制尉皆居官署有尉曹官中領平鎖署

更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案漢書陳涉傳晉灼注引兩吏字俱作史尉吏曰尉史捕盜賊得捕格

縣戸口滿萬置六百石令多者千石戸口不

滿萬置四百石三百石長大縣兩尉小縣一尉丞一人三百石丞縣長黃綬皆大冠亡新命長爲宰皆小冠號曰夫子亡新時有五百石八百石府下置詔獄府河南府也鄧展曰舊洛陽有兩獄案注引鄧展非本文

建始二年益三河及大郡太守秩十二萬戸以上爲大郡太守小郡守遷補大郡

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奉二萬綏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

舊制令六百石以上尚書調拜遷四百石長相至二百石丞相調除中都官百石大鴻臚調郡國百石二千石調哀帝時長相皆黑綬亡新吏黑綬有罪先請與廉吏同

內郡爲縣三邊爲道皇后太子公主所食爲邑

算民案後漢書皇后紀注引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民疑此注文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案二十錢三字從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補高帝紀如淳注後漢書光武紀注引作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案高帝紀注光武紀注引作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舊本馬下本有通稅二字是後人因光武紀注誤加今刪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案出字從高帝紀如淳注光武紀注引補人百二十爲一算以給車馬案高帝紀如淳注引爲治庫兵車馬民田租芻稾案租本作稭從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改以給經用備凶年山澤魚鹽市稅以給私用

漢舊制天下郡國凡百六邑侯國凡千八百上林苑中昆明池鎬池牟首諸池取魚鼈給

祠祀用魚鼈千枚以上餘給太官案上林苑以下當別爲一條

上林苑中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案廣長以下十一字從太平御覽居處部引補初學記居處部引尉上有中部二字三輔黃圖四引作有令有尉禽獸簿記其名數百五十亭苑案此句從初學記引補苑中養百獸案苑中二字從三輔黃圖引補又養上本有以字從兩書引刪禽鹿嘗祭祠祀賓客用鹿千枚麕兎無數佽飛具繒繳案漢書元帝紀如淳注引繒作矰以射鳧鴈應給祭祀置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給太官

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獵案遇字從太平御覽居處部引補又引下有苑中二字取禽獸無數實其中離宮觀七十所案太平御覽白帖三十八引無觀字皆容千乘萬騎

武帝時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案太平御覽居處部引五千作五十萬徙置苑中養鹿因收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

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其長伯爲君次仲叔季爲卿大夫支屬案本此下有爲庶子皆世

官位至秦始皇帝滅諸侯爲郡縣不世官守相令長以他姓相代去世卿大夫支屬共三十七字複衍也今刪爲士庶子皆世官位至秦始皇帝滅諸侯爲郡縣不世官守相令長以他姓相代案本無長字從上複出者添去世卿大夫士

漢承秦爵二十等以賜天下爵者祿位也

公士一爵賜一級爲公士謂爲國君列士也

上造二爵賜爵二級爲上造上造乘兵車也

簪褭三爵賜爵三級爲簪褭

不更四爵賜爵四級爲不更不更主一車四

馬

大夫五爵賜五級爲大夫大夫主一車屬三十六人

官大夫六爵賜爵六級爲官大夫官大夫領車馬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引領下有他字

公大夫七爵賜爵七級爲公大夫公大夫領行伍兵

公乘八爵賜爵八級爲公乘與國君同車

五大夫九爵賜爵九級爲五大夫以上次年德者案者字從北堂書鈔設官部引補爲官長將率秦制爵等生以爲祿位死以爲號謚

左庶長十爵

右庶長十一爵

左更十二爵

中更十三爵

右更十四爵

少上造十五爵

大上造十六爵

駟車庶長十七爵

大庶長十八爵

侯十九爵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十九關內侯

列侯二十爵

秦制二十爵男子賜爵一級以上有罪以減年五十六免無爵爲士伍年六十乃免者案本作老今改有罪各盡其刑凡有罪男髡鉗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歲完四歲鬼薪三歲鬼薪者男當爲祠祀鬼

高四字頂格連抬

神伐山之薪蒸也女爲白粢者以爲祠祀擇米也皆作三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到三月案此下疑有脫誤令曰秦時爵大夫以上令與亢禮

五人爲伍伍長一人十人爲什什長一人百人爲卒卒史一人五百人爲旅旅帥一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一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一人以上卿爲將軍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乘則具車一乘四馬步卒三十六人千乘之國馬四千匹步卒三萬六千人爲三軍大國也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補遺

大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其遷也多據卿校也北堂書鈔設官部文選潛安仁金谷集作詩注

公府掾試博士者羣郎中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故通爲百石云太平御覽職官部

御史中丞兩梁冠秩千石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北堂書鈔設官部

御史中丞朝會獨坐出討姦猾內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會同皆專席京師號之三獨坐者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侍御史周官也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漢興襲秦因而不改掌注言行糾諸不法府掾屬高第補之秩六百石員五十人北堂書鈔設官部案當依續漢志作十五人

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辭詔凡九條監者二歲更常以中月奏事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常卿贊饗一人秩六百石掌贊天子史記封禪書案隱續漢志補注

太常主導贊助祭皆平冕七旒元上纁下華

蠡七章漢陵屬三輔太常月一行太平御覽職官部

丞舉廟中非法者續漢志補注

廟祭大祝令主席酒續漢志補注

大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漢書宣帝紀注

太史令冠一梁秩六百石丞二人三百石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史令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

漢衛宏漢舊儀 三

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漢書司馬遷傳如淳注

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爲太史遷年十三乘傳行至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太平御覽職官部

博士秦官博者通于古今辯于然否北堂書鈔設官部

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元端章甫冠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學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者爲高第朝賀位次中郎官史稱先生不得言君其眞弟子稱門人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博士祭酒選有道之人有學者祭酒國子卿大夫之子弟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史記龜錯列傳索隱

漢衛宏漢舊儀 三

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不言屬光祿勳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太平御覽職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白帖七十五引作漢官儀

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若見五官左右將執板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通典職官

有二郎爲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習學之漢書儒林傳蘇林注

禹者缺選郎中令美鬚大音者以補之功次

當遷欲留增秩者許之北堂書鈔職官部唐六典九通典職官

孝武太初初置羽林象天有羽林星爲國之羽翼如林之盛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羽林郎選良家子弟弓馬者爲之一名嚴郎言其禦侮嚴除之下或謂嚴厲素愨北堂書鈔設官部

未央廐主理大廐三署案北堂書鈔引作主治獄五署郎屬太僕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政理部

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

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廐牛羊無數以給犧牲漢書景帝紀如淳注後漢書和帝紀注三輔黃圖四唐六典十七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

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漢書宣帝紀注太平御覽刑法部

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制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交禮遷又解交

高后選孝廉爲郎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漢書哀帝紀注北堂書鈔設官部

符節令領尚書符璽郎四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俎饌具世祖中興以孝廉年滿五十守宮令與謁者失職權者與之北堂書鈔設官部

尚書陳忠奏太官宜著兩梁冠北堂書鈔設官部

太官主飲酒皆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緹襦蔽膝綠幘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布帛部

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漢書張湯傳蘇林注

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王吉傳注後漢書和帝紀注案後漢書注引作主鞫將相大臣

若盧右丞主治庫兵者漢書王吉傳注

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唐六典九

中書掌詔誥荅表皆機密之事北堂書鈔設官部

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漢書劉輔傳注

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北堂書鈔設官部

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漢書劉向傳如淳注

寺互都船獄令主治水官也漢書百官公卿表如淳注

太子家獄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衛宏漢舊儀 三六

將作大匠改作少府案改當作將續漢志云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中六年更名也藝文類聚職官部

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通典職官案省中五尚不見於百官公卿表疑屬大長秋

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漢書成帝紀注

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漢書宣帝紀注

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北堂書鈔刑法部太平御覽刑法部

上

補

司隸校尉武帝初置後諸侯王貴戚不服乃以中都中官徒奴千二百人屬爲一校尉部刺史督二千石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校尉統皇太子三公以下旁州郡無所不統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校尉初置唯蓋寬饒王章鮑宣貴戚憚之京師政清北堂書鈔設官部

司隸治所故孝武廟續漢志衛注

駙馬都尉掌騎從武帝置秩比二千石太平御覽

漢衛宏漢舊儀 三七

皇親部

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史記爰盎列傳索隱

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漢書百官公卿表晉灼注通典職官初學記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漢書衡山王傳如淳注

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漢書王尊傳注

武帝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詣御史舉

試拜爲郎中 北堂書鈔設官部

大縣二人其尉將屯九百人 史記陳涉世家索隱

諸侯王印黃金橐駝紐文曰璽 謂刻曰某王之璽 赤

地綬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 謂刻曰某侯之印 丞

相大將軍 案初學記引無大字 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謂刻曰某官之章 御史大夫章 何奴單于黃金印橐駝

紐文曰章 御史 案初學記引無御史大夫以下 二千石 案初學記引二上有中字 銀印龜紐文曰章 千石六百石四百

石銅印鼻紐文曰印 謂紐但作鼻不爲蟲蛾之形而刻曰某官之印

章二百石以上皆爲通官印 藝書百官公卿表注北堂書鈔儀飾部初學記服食部文選王仲宣誄注通典職官白帖十三太平御覽儀式部 案漢書注通典引注本作正文今改正

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 後漢書宦者傳論注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注

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

擊木柝 文選新刻漏銘注陽給事誄注

夜漏起宮中宮城門擊柝擊刁斗傳五夜百

官徼直符 案文選注引作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

柝傳呼備火 北堂書鈔武功部儀式部文選新刻漏銘注

五夜甲乙丙丁戊夜 案初學記器物部引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及相傳救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 北堂書鈔儀飾部

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 文選新刻漏銘注

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

漏不盡五刻擊五鼓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

初學記器物部

冬至晝四十一刻後九日加一刻至立春晝

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 北堂書鈔儀飾部

漢制天地以下羣臣所祭凡一千五百四十

新益爲萬五千四十 案新上疑脫以字 漢法三歲一

祭天于雲陽宮甘泉壇以冬至日祭天天神

下三歲一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宮以夏至

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于雍畤 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于五畤三

歲一徧皇帝自行他祠不出 史記封禪書索隱太平御覽禮

儀部

祭天地五祀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漢書賈誼傳應劭注

皇帝案藝文類聚引皇帝作桓帝字譌下同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中不至壇所案漢書禮樂志注引竹宮去壇三里疑此注文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案太平寰宇記三十一引作甘泉宮皇帝所以祭

漢衛宏漢舊儀 四十

天之圓丘也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案太平寰宇記引作黃帝以來圓丘祭天處藝文類聚又引作成帝通天臺高三十丈望雲雨悉在其下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案史記孝武帝本紀索隱漢書武帝紀注郊祀志注文選籍田賦注引同武帝祭天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仙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太平寰宇記三十

武帝於甘泉宮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有芝生甘泉殿邊房中太平寰宇記三十一

紫帷

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三輔黃圖二太平寰宇記三十一

通天臺上有承露仙人掌擎玉杯承雲表之露元鳳閒臺自毀椽桷皆化爲龍鳳隨風雨飛去太平寰宇記三十一

皇帝祭天自行羣臣從之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帳案續漢志補注引作幄帳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嚮紺幄紺席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禮儀部服飾部初

漢衛宏漢舊儀 四二

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部服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服用部

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中一幅四周緣之玉几玉飾器凡七千三百物備具養牛五歲至三千斤史記封禪書正義漢書郊祀志注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禮儀部服飾部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珍寶部服用部布帛部

大祀齋五日小祀齋三日北堂書鈔禮儀部

齋則食丈二尺旋案陳三十六肉九穀飯北堂書鈔酒食部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服用部案太平御覽引作九穀飲食

齋法食肉三十六兩太平御覽飲食部

服

凡齋紺幘耕青幘秋𩁹劉服緗幘續漢志補注

祠五祀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賢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太平御覽禮儀部

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也能天地五行氣奉成功以成人者也故其奉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石也太平御覽禮儀部

祭參辰星於池陽谷口夾道左右為壇營覆地各周三十六里史記封禪書索隱太平御覽禮儀部

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案漢書武帝紀注引作葵上

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漢書武帝紀臣瓚注

祭五岳祠用三正色牲十月涸凍二月解凍皆祭祀乘傳車稱使者太平御覽禮儀部

三正

祭四瀆用四色牲沈珪有車馬紺蓋史記封禪書索隱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地部禮儀部 案初學記引四瀆下有江河淮濟四字

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種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史記封禪書集解索隱太平御覽禮儀部

祭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一千石令長奉祠太平御覽禮儀部

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案民當作氏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也太平御覽禮儀部

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室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卸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却六寸白銀卸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殿千斤名曰堆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南曲屏風穆東南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孫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

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觴酒從帝進拜謁賞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却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賞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大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巾詔罷當從者奉承續漢志補注初學記禮部藝文四

漢衛宏漢舊儀

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皇帝唯八月飲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案太平御覽引絳作繡皇帝親視牲以鑑燧案唐會要引作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案續漢志補注引作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左祖以水沃牛右肩案太平御覽引肩作臂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案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續漢志補注唐會要七通典禮太平御覽時序部禮儀部

皇帝會諸侯酎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也初學記禮部藝文類聚禮部

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雍畢案漢書武帝紀如淳注引立秋雍廟又嘗菜八月先夕饋殯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八月飲酎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上十二爲二十五祠漢書韋元成傳晉灼注高帝母案章帝紀注引上有昭靈后三字起兵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史記高祖本紀正義漢書高帝紀如淳注後漢書章帝紀注虞延傳注續漢志補注引末句作爲作園廟於小黃楊案章帝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漢書高帝紀晉灼注高皇帝家在豐中陽里爲沛泗上亭長及爲天子立沛廟祠豐故宅藝文類聚居處部故孝武廟續漢志補注立高廟於雒陽下案引在建武二年南陵即文帝薄太后葬之所亦謂南霸陵因置縣以奉陵寢太平寰宇記二十五案南陵二字本寰宇記文武昭宣三陵邑皆三萬戶史記呂不韋列傳索隱使者監祠南面立不拜續漢志補注案引在立社稷下

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禮儀部

漢五年修復周室舊祀祀后稷於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八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爲民祈農報功案太平御覽引此一段史記正義引無常以八月至四十二人二十九字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史記封禪書正義太平御覽禮儀部

春始案太平御覽引作春日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案續漢志補注引此句在下文以爲粢盛下又有古爲甸師官五字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十大夫十二士庶人終畝案明帝紀注引有皇帝親執耒耜以下無下文大賜三輔以下十九字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百穀萬斛爲立案明帝紀注引爲立作乃致藉田倉置令丞穀皆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

北 三 赦

後漢書明帝紀注續漢志補注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三老五更三代所尊北堂書鈔設官部

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日三老詣闕北堂書鈔設官部

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續漢志補注

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夏不求雨

續漢志補注

五儀案二字有誤元年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女童禱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諸官止雨朱繩縈社擊鼓攻之太平御覽禮儀部

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續漢志補注

踐祚改行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除死以下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

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使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

册皇子爲諸侯王皆於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太平寰宇記二十五

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著功於民者皆享之藝文類聚歲時部白帖四太平御覽歲時部

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文選東京賦注

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續漢志注通典禮

昔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案東京賦注引作已而無亡去二字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案續漢志補注引作是爲虎字誤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案東京賦注一居又引魑鬼也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案東京賦注引無漚庾二字漚庾即區隅之音誤入正文善驚人小兒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元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吏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續漢志補注通典禮文選東京賦注太平御覽時序部

山海經稱東海之中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東北閒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鬱壘主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以食虎黃帝乃立大桃人於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葦索以禦鬼太平御覽果部

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補漢兵志

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北堂書鈔儀飾部文選藉田賦

注

漢乘輿法駕奉車都尉御侍郎參乘也矣北堂書鈔設官部

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案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引漢宮儀文與此畧同作京兆尹長安令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前有九旒雲罕鳳皇闕戟皮軒鸞旗車皆大夫載汗西郡案當作漢西都祀天於甘泉宮大駕祀天法駕祀地五郊明堂者十三祀宗廟者九謂之小駕大駕大僕

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北堂書鈔儀飾部

帝崩唅以珠案後漢書注引飯含者以珠玉實口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案柙字或作匣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甄藏之崩皆以斂漢書霍光傳注董賢傳注後漢書皇后紀注劉盆子傳注續漢志補注通典禮王侯葬腰以下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爲之後漢書梁竦傳注

漢衞宏漢舊儀 五十

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案通典牖作牖下皆同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案後漢書光武紀注引下有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十三字通典禮又載賀循引漢儀作去地六尺一寸當牖則設坐於埳下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甬人無頭坐起如生

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illegible]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illegible]作神主案禮記祭法疏云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東園秘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續漢志補注通典禮案漢書董賢傳注引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後漢書皇后紀注引作梓宮長二尺廣四尺

天子即位案引本作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云云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

漢衞宏漢舊儀 五二

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案漢書霍光傳如淳注引作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內梓棺柏黃腸題湊案霍光傳注引作內梓宮次櫬椁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宮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續漢志補注

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使者皆素服通典禮

高祖廟有鍾十枚各受十石案北堂書鈔撞引作受千石

灼

之聲聞百里三輔黃圖五北堂書鈔樂部

望華蓋北堂書鈔帝王部

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漢書高帝紀賛注

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史記孝武本紀正義

伏日萬鬼行殺盡日閉不干它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元

六年注見四庫本下同

議郎中郎秦官也議郎秩比六百石特

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第四庭掾議

[illegible]

漢衛尉漢舊儀

議郎十二人爲屬署不直事侍御史選

補侍中諸侯王郎中令北堂書鈔

又補脫漏十七字

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贊侍御史授

印綬前皇帝見議郎侯王郎侯一條拜

授印綬中二千石中郎將贊御史也丞

授印綬下脫去此十七字特補於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蔡質漢官典儀　甘泉黃奭學

太尉孝文三年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

五年復省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

太尉太平御覽職官部

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篡漢神器故遂

貶去其闕續漢志補注

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主司徒衆

馴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于尊者不敢稱府

蔡質漢官典儀

也續漢志補注太平御覽職官部　案續漢

志補注引稱字作號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

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屯

警續漢志補注

惠帝改太常爲奉常景帝復爲太常蓋周官

宗伯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五中郎解其府對太學續漢志補注

左中郎解其府府次五官續漢志補注　案

當作次五官府誤倒

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五官左右將執板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續漢志補注

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案太平御覽引多上有郎字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續漢志補注後漢書孔融傳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

羽林郎百二十八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續漢志補注

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板拜之續漢志補注

謁者案續漢志補注引無此二字出府丞長史陵令案光武紀注引無此七字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後漢書光武紀注續漢志補注

南宮至北宮中央作大屋複道三道行天子從中道從官夾左右案太平御覽居處部引作複道三行天子按行中央臺官從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光武紀注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南宮北宮相去七里

宮中諸有劾奏罪左都候執戟戲車縛送付詔獄在官大小各付所屬以馬被覆見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皆執板拜見丞郎皆揖續漢志補注

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議以世掌廷尉故轉屬他官續漢志補注

少府符署出見都官從事持板都官從事入少府見符署持板續漢志補注

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案太平御覽引作博學洞達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河南尹亦如之又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案唐六典引下有宿直廬在石

渠門外八字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案唐六典引作馬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案唐六典引作復止禁中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自是侍中復出外續漢志補注唐六典六太平御覽職官部

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紀綱無所不統秩千石案藝文類聚引作秩二千石銅印墨綬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故公爲之者朝會不性奏事增秩二千石故自佩銅印墨綬續漢志補注

蔡質漢官典儀 四

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讚初學記職官部

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素界之畫古烈士初學記居處部

尚書僕射主開封掌授廩給錢穀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過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豫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迕臺官過後乃得去續漢志補注

尚書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鴻爲選部尚書續漢志補注

常侍曹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續漢志補注

二千石曹掌中郎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續漢志補注民曹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續漢志補注

蔡質漢官典儀 五

客曹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續漢志補注

尚書左右丞典臺事糾繩無所不惣太平御覽職官部

左右丞對揖稱左右君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尚書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續漢志補注初學記職官部

右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左丞無所不統凡宮中漏夜盡鼓鳴則起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

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續漢志補注

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案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引下有凡三十四人選吏能者爲之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劇遷二千石或刺史其公遷爲縣令秩滿自占縣去詔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餞餘官則否治嚴一月準謁公卿陵廟乃發御史中

類

蔡質漢官典儀 六

丞遇尚書丞郎避車執板住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案此對字當衍後同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板拜朝賀對揖續漢志補注

尚書郎晝夜更直于建禮門內北堂書鈔設官部初學記職官部文選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注案晝夜更直北堂書鈔初學記引作夜直五日省閣下大屏稱曰丹屏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太平御覽居處部

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晝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北堂書鈔設官部酒食部初學記職官部藝文類聚布帛部太平御覽服用部布帛部太平御覽飲食部

尚書郎直太官供餅餌五熟太平御覽飲食部

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案北堂書鈔吏平御覽引作潔衣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廣韻十一模注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平御覽服章部

蔡質漢官典儀 七

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太平御覽香部

以丹赤塗稱故丹墀賓贈六臣注文選西京賦注魏都賦注廣絕交論注太平御覽居處部

尚書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公案公續漢志補注引作時見前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稱曰左右君太平御覽禮儀部

尚書令僕射給赤管大筆兩枝北堂書鈔藝文部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二枚北堂書鈔藝文部初學記文部太平御覽文部北戶錄

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文選責躬詩注與陳伯之書注

尚書令史皆選蘭臺符節上稱簡精練吏有能爲之續漢志補注

御史中丞遇尚書郎避車執板住揖車過乃去之北堂書鈔設官部白帖七十四

中丞掌蘭臺北堂書鈔設官部

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遷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爲二千石續漢志補注

治書侍御史二人治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北堂書鈔設官部

選御史高第補之續漢志補注

侍御史秦官周有御史掌郡案當作邦國都邑案當作鄙萬民之治案當作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北堂書鈔設官部

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眞出治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續漢志補注

將作大匠位次河南尹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二年復置續漢志補注

門候見校尉執板下拜續漢志補注案下當作不五營司馬見校尉執板不拜續漢志補注

越騎校尉掌越騎續漢志補注

長水校尉主長水宣曲胡騎續漢志補注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事續漢志補注

司隸校尉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續漢志補注

司隸詣臺延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陪案當有位字卿上初除謁大將軍三公通謁持板揖公議朝賀無敬臺召入宮對見尚書持板朝賀揖續漢志補注

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于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

雄

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于庭荅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後漢書周景傳注

都官主彌陽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續漢志補注

河南尹出考案與從事同續漢志補注

詔書舊典案續漢志補注引有此四字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案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此四句治狀作政教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卽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政令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續漢志補注

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案此當有脫持板揖不拜續漢

千

志補注

諸州刺史上郡竝列卿府言敢言之後漢書朱儁傳注

立宋皇后儀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孔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祗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美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

所咨僉曰宜哉卜之蓍龜卦得承乾有司奏儀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龔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愼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卽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龔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

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卽位威儀赤紱玉璽（續漢志補注）

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案通典引作挾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案通典引羽林虎賁作位東南）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案安帝紀注引無徹字通典引作散）含利（案安帝紀注引下有之獸二字）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就水作霧（案安帝紀注文選西京賦注引就作蔽）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案通典引作遨遊）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作屈身）藏形於[illegible]中鍾磬竝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案太平御覽引吹上有鼓字）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案藝文類聚引作洛水）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案太平御覽引下有奇禽萬巧四字）廁以

衒

青翡翠案太平御覽引青上有丹字又下有竟柱構以水精六字一杜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于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後漢書安帝紀注續漢志補注水經注穀水通典禮北堂書鈔樂部兩引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樂部居處部三引

陰太后崩前有方相及鳳皇車北堂書鈔禮儀部太平御覽禮儀部

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無敬也續漢志補注案今當作令在字當衍陵令者太常屬官也

蔡質漢官典儀 十四

四姓侍祠文選讓吏部封侯表注

宮中苑聚土爲山十里九坂種奇樹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宮中種嘉禾奇樹育麋鹿麑麂鳥獸百種激上阿水銅龍吐水銅仙人嘯盃受水下注天子乘輦遊獵苑中太平御覽居處部

宮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內崇賢門內建禮門太平御覽居處部

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續漢志補注太平御覽居處部兩引

干寶晉紀 甘泉黃奭學

高祖宣帝

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據遼水然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三國魏志明帝紀注

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謂糜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

軍令壘場壘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魏志三少帝紀注

孝惠帝

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 魏志

荀彧傳注

曹爽

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 魏志曹爽傳注

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魏志同上 藝文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五引棧豆作芻豆又四百三十二引至智囊往矣

魯芝 楊綜

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 魏志曹爽傳注

王淩

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太傅有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薨 魏志王淩傳注

孟達

逵初入新城登白雲塞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魏志明帝紀注

諸葛誕

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 魏志諸葛誕傳注

初壽春每歲爾潦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平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魏志同上

馬隆

兗州武衛東平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魏志王凌傳注 愚謂令狐愚王淩外甥

賈充

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志三少帝紀注

劉陶

母邱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鄭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魏志鍾繇傳注

蔣濟

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絕嗣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魏志曹爽傳注

呂安

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魏志王粲傳注

嵇康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魏志王粲傳注

陳咸

會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時母邱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衞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宮婢以贖女命會使主簿陳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

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魏志何夔傳注 會謂何會

姜維

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

此爲速矣會甚奇之蜀志姜維傳注

姜維爲蜀相國亡士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不得其死也蜀志同上引干寶曰此當是姜維論

諸葛瞻

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蜀志諸葛瞻傳注引干寶曰案當是諸葛瞻論

薛瑩

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吳志薛綜傳注

趙達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槓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志孫權傳注御覽一百九十二引至一夕而成車以木槓作以木爲板

陟瑕

陟瑕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

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

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吳志孫皓傳注布大憲　書鈔四十引至

岑昏

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便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吳志孫皓傳注

張悌

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接字疑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强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俊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板橋獲悌震瑩等吳志孫皓傳注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吳軍帥張悌帥衆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軍張翰至屢陷堅陣周俊作周浚

尙廣

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也皓意張大乃使尙廣筮并天下對曰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吳志孫皓傳注

孫秀此非從趙王倫之孫秀

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吳志孫匡傳注上俱三國志注已

太祖文帝

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請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世說新語方正篇注三國魏志陳泰傳

注引告以可否上有顗至二字誅賈充上無可字唯有上有泰言二字乃止作不更言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讚注引之殺作之嵇其故太常陳泰下卽接垂涕而入無而字誅賈充上無可字唯有上有泰言二字乃止作乃久不言下有爲侍中轉左僕射薨八字御覽四百二十八引之殺作薨下作太祖會朝臣而謀其後作其日荀顗召之下卽接垂涕而入誅賈充上無可字更思其次止作不可爲泰曰下作但見其進末句作太祖乃不復問

孝惠帝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太子不了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旣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世說方正篇注

夏侯玄

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不以聞也故及於難世說方正篇注

王經

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世說棲逸篇注

荀勗

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較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爲式用之郊廟世說術解篇注

呂安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世說簡傲篇注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弗之
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
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世說同上

阮籍

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
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
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
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

籍爲之也世說任誕篇注

陸抗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
見害三族無遺世說尤悔篇注 已上俱世說注

中興之瑞

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
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
至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水經渠水注

晉紀總論

史臣曰藝文無史臣曰三字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
量應運而仕藝文下即接至於百姓與能值魏太祖創基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
世性深阻初學記作深隩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
納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
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晉書隙作瑣引州
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
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畧獨
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
動邊鄙無虞晉書無屢拒已下至無虞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
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必兆淮浦再擾而許
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
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
是信矣藝文無玄豐亂內已下至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
備物之錫藝文下即接至於世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
嚴於伊尹晉書無名器至伊尹十二字至於世祖遂享皇

極正位居體羣書治要鈔晉書自世祖正位居體起重言愼法晉書無正位居體二句仁以厚下治要厚作原誤儉以足用和而不弛治要無儉以二句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悅勸治要作歡悅藝文無重言已下至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治要無思輯已下十四字而獨納羊祜之策治要無而字以從善爲衆故藝文無以從六字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晉書無以從善至羣議十六字而仗王杜之決晉書無而字汎舟三峽介馬桂陽晉書無汎舟二句治要無以從善至桂陽三十字役

不二時江湘來同治要湘作湖藝文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晉書無夷吳蜀二句藝文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晉書無太康四字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治要無太康至餘被野十六字糧棲畝治要棲作委行旅草舍治要無行旅四字外閭不通治要閭作關藝文通作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晉書無行旅已下至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藝文無民相遇已下至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晉書無百代之一時五字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治要山陵作陵土楊駿被誅治要楊駿上有而字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晉書無朝士至十族十字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治要無尋以八字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卻治要卻作隙歲構晉書無而閼伯九字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晉書無而顛墜九字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治要無至乃至之謠十六字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奪於勢利晉書勢作世於是輕

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治要無朝爲伊周至赴火四十字晉書無於是至赴火二十字內外混淆庶官失才治要無庶官四字名實反錯天網解紐治要無天網四字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晉書劉淵作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藝文無武皇既崩已下至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晉書無二十至爲墟九字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晉書無山陵四字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于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治要無故字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晉書無故孔時至素也十五字劉淵作元海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晉書無凡庸四字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治要裳作衣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晉書無成敗四字擾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治要脫芥字將相連頭受戮晉書作連頭以治要頭作頸乞爲奴僕而猶不獲晉書無乞爲至不獲八字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藝文無夫作法已下至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治要無常也二字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藝文無羣生已下至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治要動作重藝文同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晉書無而不五字禦其

樂

大災而不尸其利晉書無而不五字藝文下卽接是以感而應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治要古先哲王下作知利百姓下卽接是以云云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晉書無順乎天至其義十四字治要同藝文同然後設禮文以治之藝文治作理下卽接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晉書治之作理之篤作導故衆知向方治要無衆知四字皆樂

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藝文無故其民已下至害義又況可治要無可字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藝文下卽接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治要者下有之字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書無故延陵已下至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光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晉書無其詩曰已下至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豳之邰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其民以至於太王晉書無以字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曰仁人不可失也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晉書無居之二字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晉書無每勞來已下至乃畝以至於王季晉書無以字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晉書無備修四字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晉書內睦作內隆無養老乞言四字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晉書婦道上有成字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晉書無故

日已下至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晉書無於是已下至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名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晉書無保大已下至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晉書無爰及已下至一也治要自昔周之興也至一也俱無今晉之興也治要無今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晉書無蓋有爲一句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晉書無務伐四字桀作孽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

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治要無功烈已下至會也是其創基立本治要無是字異於先代者也治要無者也二字又藝文無基廣已下至又字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晉書無又之二字之士作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藝文耻尚作趣向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晉書薄作蕩治要同行身者以放濁治要濁作蕩爲通而狹節信治要信作操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藝文無行身已下二十四字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時

是以目三公爲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晉書無目三公至之名十六字治要無是以已下至之名藝文同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藝文無其倚杖已下十五字若夫文王日昃不暇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黜其舊誤其黜舊誤黜從晉書改以爲灰塵而相訴病矣晉書無而相訴病四字治要無若夫已下至訴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治要官者作宦者爲身擇利藝文下即接其婦女莊櫛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治要錄作統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晉書無機事八字而世族貴族之子弟治要貴族作貴戚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列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治要無數字直筆而不能糾晉書無長虞九字其婦女莊櫛治要櫛作飾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藝文無先時八字故

皆不耻（治要作故不取誤）滛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干舅姑有反易剛柔（藝文無有逆干十字）有殺戮妾媵有顛亂上下（晉書無有逆干至上下二十字）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治要聞作問）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晉書無如室九字治要同）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治要作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藝文引止此）故觀阮籍之所行而覺禮教

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治要事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有（晉書有作我治要同）惠帝以蕩蕩（晉書作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治要止此晉書無故賈后以下至惡乎）懷帝承亂之後（晉書無之後二字）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役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

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晉書無然懷帝已下至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文選四十九又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仁以厚下羣書治要二十九載晉書自世祖正位居體至一婦人之惡乎）初學記九引史

臣曰至四海悅勸矣　藝文十一引昔高祖宣皇帝至其此之謂乎　晉書五愍帝後全載此論而刪截之　御覽三百引晉紀論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免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

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文選四十九又高光爭伐定功業也見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初學記九鴻黃作鴻荒誤隨時二字不重亦誤

高祖宣帝

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　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

魏文帝卽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卽位遷驃騎大將軍　文選同上

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　文選同上

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遂夷三族　文選同上

高祖東襲太尉王淩於壽春初淩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至京師飲

藥而死　文選同上

世宗景帝

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文選晉紀總論注

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主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磔殺之玄夷三族　文選同上　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羕請之豐來辭不遜左右以力環築腰死

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

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文選同上

太宗文帝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弟上宜有景帝之三字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文選同上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文選同上

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文選同上

世祖武帝

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孝懷帝

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懷皇帝文選晉紀總論注

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文選同上

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文選同上引晉懷紀

孝愍帝

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文選晉紀總論注

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

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文選同上

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文選同上引晉愍紀又劉越石勸進表注引晉紀首五字作賊入掠京都以下同

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蕩五都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中宗元帝

愍帝詔琅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文選晉紀總論注

武悼楊皇后

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於永寧宮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 文選晉紀總論注

賈惠皇后

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墮 文選晉紀總論注

梁王肜

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 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注

肜爲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畤 文選同上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 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

東海王越

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 文選晉紀總論注

鄧艾

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 文選晉紀總論注

注

劉寔

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文選晉紀總論注

羊祜

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 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濬

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之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文選晉紀總論注

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於濬 文選同上又陸士衡辯亡論注引至降於濬以下而中王渾下有向揚州三字

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不受已

節度滔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文選同上

孟觀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謂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文選晉紀總論注

楊駿

楊駿爲太傅百官總己以聽於駿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又引駿被誅三字上下疑有脫文

韓壽

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文選晉紀總論注

嵇康　呂安

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己巽與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文選向子期思舊賦注

阮籍

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文選晉紀總論注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庾純

賈充饗衆客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是以後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頌

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弘

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文選晉紀總論注又引言君上之議虛談也疑亦劉弘教中語

劉毅

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文選晉紀總論注

傅玄

傅玄上書曰昔魏武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淸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文選晉紀總論注

傅咸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文選晉紀總論注

郭啟

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文選晉紀總論注

曾褒

曾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文選晉紀總論注

滿奮

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丁寶

丁固父寶以孝義稱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劉淵

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文選同上

劉曜

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彌

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文選晉紀總論注

石冰

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晉惠紀已上同文選注

郭欽

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張翼自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爲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爲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統河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

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羣書治要二十九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無太康五年四字侍御史作御史大夫彊橫作彊獷自古作歷古無魏初民寡四字西北上有今字下無諸邊二字皆爲作皆與至孟津下卽接及平吳之威威作盛實馮翊平陽實作置下卽云帝不聽引自此止

孝惠帝

惠帝自鄴還洛張方以三千騎奉迎自河橋至芒山旌旗前後相屬戈矛若林書鈔一百二十三陳

河間王顒

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爲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也書鈔六十九

譙周

詔騎都尉譙周閑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亡之際聽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躭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爲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

裴秀

裴秀制地圖有六體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書鈔一百五十七

劉毅

劉毅爲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書鈔一百三十

孫惠

東海王越治兵召下邳縣孫惠爲記室專掌文疏書鈔六十九

東晳

東晳爲祕書監賈謐請爲著作左郎難陸機晉書限斷書鈔五十七

傅咸

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宏豪右放恣郡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相請託朝野溷濁咸於是數日之內三奏免送官奏案審諾終無所撓有司肅然書鈔六十一

傅咸在位多執正爲豫州中正銓評之職書鈔同上

苟晞

苟晞爲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慈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書鈔三十七 御覽二百五十八引從母作姨母下作算有一子坐小事下從母亦作姨母中外上有及字乞下有活字終不得生作不聽殺卿作殺弟哭弟作哭卿

劉蕃

劉蕃爲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書鈔七十八

王導

王導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書鈔六十八

刁協

丞相王導爲協少有令譽乃以爲撫軍行參軍書鈔六十九

卞壼

卞壼遷太子詹事世稱壼裁斷朝廷實忠於事上也書鈔六十五 已上俱書鈔

高祖宣帝

魏國既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初學記九

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

者愼勿疑之帝卽位改封舞陽侯同上已上初學記

世祖武帝

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造理八生藝文九十八

杜預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羣寮勸預曰非卿此功不成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藝文七十二

石崇

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美則美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藝文十八御覽三百八十引美而工舞作美如玉善舞美則美矣作麗矣吾所愛下無重字不可得也下有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十一字已上藝文

世祖武帝

武帝太熙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開元占經一百十四

高祖宣帝

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奏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郭之上御覽五百二十六

惠賈皇后

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謠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萬歲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御覽三百六十八

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頡子紒也御覽三百七十三

劉寔

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否寔曰必破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盧謝見用之患莫肯讓于勝己御覽四百二十四

羊祜

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衛將軍 御覽二百十一

王濬

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十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免之無愛生 御覽四百七十九

賈充

太尉魯公賈充薨初賈用韓謚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御覽五百六十二

何曾

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

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謚爲繆醜 御覽五百六十二

文淑

文淑字次騫小名騫有武力籌策楊林胡烈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委器旅力萬人之雄 御覽二百七十五

馮恢

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乃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御覽二百二十四

呂安

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揖席而待弗之顧也獨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兄共戲則去 御覽四百九十八 文選陸機卿牽苦內兄希叔詩注引初呂安友嵇康至千里從之

董仲道

庶人揚氏幽於金墉城隱留董仲道遊於太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以至此事乎天理之理既惑大亂將作矣願謂謝鯤阮孚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擔妻子推鹿車以入於蜀山莫知所往 御覽六百五十二

閻纘

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强禦初仕爲太傅揚駿舍人 御覽二百四十九

傅咸

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御覽二百九

華譚

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否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捕

編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 御覽八百十七

鄭默

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固陳執久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 御覽五百四十五

失沖

南安崇沖其鄰人失竊與沖牛相類牽而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壑水之下默謂沖若不受 御覽八百九十八

管輅

初管輅至母邱氏墓下倚槐哀泣槐應不樂輅本雖茂無形可交存誅雖美無後可守 御覽五十七

孫皓

孫皓遣使詔書餉班爵五十張絳屑二十張紫青罽各五十張 御覽八百十六

成夫人

晉永嘉初有神見兖州甄城民家免奴爲主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宣所宜汝南梅蹟字仲眞去鄴來經兖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御覽三百五十九

人產龍

愍帝建興三年抱罕妓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下少有就視者御覽三百六十一

盤瓠

武陵長沙郡夷盤瓠之後也雜處五服之內憑土阻險每常爲寇雜魚肉而歸以祭盤瓠俗稱赤髓橫裙子孫御覽七百八十五

白石綺

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綵之稱御覽八百十六 已上俱御覽

魏

魏文帝

魏文帝臨江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寰宇記江南東道潤州丹徒縣

孟宗

孟宗江夏人遷吳會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緯畧六

皓

孫皓

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後漢

書隗囂公孫述傳論注 此條當列於三國志注後合補於此

案晉書五行志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又云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

掩

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古喪車之遺像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又云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屬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

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屬者人之賤服處於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屬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又云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

家

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又云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卽旱而大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又云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於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應將作而金受其敗也

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又云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象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又云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氷入建鄴又云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

濬

黃狗家生依緣桑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黃茶生于吳平家高四尺如柱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茶作平感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虛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濬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

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又云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又云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斐之其息訴稱

凡

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事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邏潛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干寶以爲寃氣之應也又云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此瑞興非時則爲妖孽況困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

土運青木色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於兵又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承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案已上敘說不無晉書文飾其辭然既引干寶曰是必干寶晉紀所有故備錄之又宋書五行志亦引干寶曰附司徒儀

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書鈔六十八

左長史職掌佐公修文政掌察郡吏同上

司馬之職掌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飾其器械也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綱紀其事維正大體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以訓率吏以重朝望同上

錄事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書鈔六十九

錄事參軍掌舉直錯枉同上

記室掌表章啟奏同上

記室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同上

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弔賀之禮題署也同上

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府及軍器給其軍事也同上

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科其器械綜其人數罰姦詐均勞逸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維正大體參謀議御覽二百九

左長史職掌檢其法憲明其分職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參吏以賞勝望各掌其所管之治同上

行參軍之職凡使命及督察復行之事覆校遷轉撫納聞見以達顯聽御覽二百四十九

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注云干

寶晉紀曰[illegible]與嵇康書稱紀

其曰[illegible]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書特[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仲懷與先君

書接時故[illegible]干寶晉紀曰書

子史鈎沉　逸書考

孫盛晉陽秋　甘泉黃奭學

荀顗

顗字景倩幼爲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愼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粲字奉倩三國魏志荀彧傳注御覽二百二十四引荀顗字景倩帝見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諸葛亮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蜀志諸葛亮傳注書鈔一百五十引亮營上有諸葛二字御覽七引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投於諸葛亮營俄而亮卒說苑五十九引同御覽作庾翼晉陽秋

姜維

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乃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蜀志姜維傳注

鄭袤

泰子袤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淄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袤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魏志鄭渾傳注

羊祜

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吳志陸抗傳注藝文八十一引至服之首句作吳陸抗與羊祜御覽四百三十引至服之首句作陸抗羊祜又四百七引陸抗羊祜爲邊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衞瓘

瓘字伯玉清貞有明理少爲傅嘏所知弱冠爲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爲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爲楚王瑋所害魏志衞顗傳注

嵇康　呂安

帖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

魏志王粲傳注

孫登

嵇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遂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魏志王粲傳注御覽三百九十二引首句作康見登登字不重藝文十九引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白帖嘯引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而不言也

王濬

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二縣三百一十

三戶五十二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船五十餘艘後宮五千餘人吳志孫皓傳注御覽三百二十四引首有濬平吳三字無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船五十餘艘二十三字

夏侯佐

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兄朕受禪於魏而可忘其功臣哉宜擇近屬劭封之魏志夏侯惇傳注藝文五十三引夏侯惇魏之元功至末宜作其無劭字

胡威

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廠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賫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囊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

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邀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嘆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是臣不知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大
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征
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絜行
垂名魏志胡質傳注　藝文五十引胡質爲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陽定省自驅驢車單行見父停十餘日臨辭質賜絹一匹爲道糧至故以爲卿糧耳下即接晉武帝問威曰君孰與卿父清至臣清長人不知之又八十五引胡威少有志尚爲操清白父質爲荆州刺史威自京都省之至以爲汝糧耳又九十四引同八十五荆州刺史作荆州守十餘日下作藜藿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引至此止　御覽二百五十四引胡質爲荆州刺史至故以爲汝糧耳同藝文五十又引晉武帝問威曰至臣清長人不知亦與藝文五

十同又四百二十五引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歷位宰牧武帝賜見至不如遠矣與魏志注同又八百十七引胡威字伯虎質之爲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至是吾傳之語故以與汝耳又九百一引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負糧單行拜見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進食畢復隨侶而進　世說德行篇注引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荆州威自京都往省之及告歸質賜威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至是以不如遠矣與魏志注同中微有節錄語

李胤

敦子追求敦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
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
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
勝憂歎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不知存亡設
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魏志公孫度傳注

劉弘

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
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
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
開府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
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

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
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欵密莫不
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
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弘得選用宰守徵士
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
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
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爲襄
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
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

婿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勲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之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魏志劉馥傳注御覽二百五十六引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弘爲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至十部從事也羣下作御下無簡刑獄務農桑六字又五百九十五引劉弘爲荆州刺史每有與發手書至十部從事也奔赴作恭赴藝文五十八引同御覽五百九十五

劉喬

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丕顯貴盛至今魏志劉廙傳注

孫楚 孫盛 孫綽

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益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魏志劉放傳注

王湛 王承 王述 王坦之

湛字處仲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名於世爲時盛門云魏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自湛以下見晉陽秋也

荀崧 荀羨

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魏志荀彧傳注

譙周

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

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曰還衣服給棺直蜀志譙周傳注

譙秀

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山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逸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邱墟三方圮裂兇豎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適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冀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於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簿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鎭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蜀志譙周傳注文選桓玄子薦譙元彥表注引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後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

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以薦秀又引李雄安東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陸玩

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吳志陸瑁傳注

葛衡

吳有葛衡字思眞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吳志趙達傳注說郛五十九引作庾翼晉陽秋譔書鈔一百三十引吳葛衡作渾儀使地居中以璇轉之上應晷度御覽卷二引吳有葛衡字思眞改作渾天儀

使地居中以機轉之天轉而地止下注衡古道字又七百五十二引吳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爲機巧改作渾天儀事類賦一引同御覽二引作葛衡下注衡古道字則似當作衡矣且與思眞義合然吳志注書鈔御覽七百五十二又並作葛衡不知孰是已上俱三國志注

高祖宣帝

宣帝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畧世說容止篇注

諸葛亮寇於郿據渭水南原詔使高祖拒之亮善撫馭又戎政嚴明且僑軍遠征糧道艱澀利在野戰朝廷每聞其出欲以不戰屈之高祖亦以爲然而擁大軍禦侮於外不宜遠露怯弱之形以虧大勢故秣馬坐甲每見吞併之威亮雖挑戰或遺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冀怒獲曹咎之利朝廷慮高祖不勝忿憤而衞尉辛毗骨鯁之臣帝乃使毗杖節爲高祖軍司馬亮果復挑戰高祖乃奮怒將出應之毗杖節中門而立高祖乃止將士聞見益加勇銳識者以爲人臣雖擁衆千萬而屈於王人大畧深長皆如此之類也世說方正篇注

孝惠帝

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衞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

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弘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弘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悅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衞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殺之世說規箴篇注

愍帝海西公

太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爲海西公世說言語篇注

海西公諱奕字延陵成帝子也興寧中卽位

少同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世說排調篇注

齊王攸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淸和平允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爲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攸及皇太子入問訊朝士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安得立乎陛下試召齊王歸國必舉朝謂之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下詔使攸之國攸聞勗紞間已憂忿不知所爲入辭出歐血而死薨帝哭之慟馮紞侍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日薨殞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

劉毅聞之故終身稱疾焉世說品藻篇注

趙王倫

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世說品藻篇注

齊王冏

齊王起義轉長史旣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世說方正篇注

譙閔王承

司馬丞字元敬晉書作敬才譙王遜子也爲中宗

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鉛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乂攻丞王廙使賊迎之甍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 世說仇隱篇注

王祥

孫盛晉陽秋 十五

祥少有美德行 世說德行篇注

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禮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氷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會有處氷小解魚出 世說同上 緯畧六引祥母患疾至末無方字母欲生魚母誤作每處上有一字氷小解作氷小解

陳騫

陳騫字休淵司徒第二子無謇諤風滑稽而多智仕至大司馬 世說方正篇注

呂安

安字中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世說簡傲篇注

嵇康

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 當作巽 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 世說雅量篇注

張華

孫盛晉陽秋 十六

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 世說言語篇注

山濤

濤雅素恢達度量宏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 世說賢媛篇注

王戎

戎爲兒童鍾會異之 世說賞譽篇注

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悅之每適渾俄次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爲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者故與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酒唯公榮可不與酒世說簡傲篇注

戎爲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毀不逮戎也世說德行篇注

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世說同上

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世說雅量篇注

楷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世說同上

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世說儉嗇篇注

王衍

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世說識鑒篇注

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言貨利之事世說規箴篇注

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帝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世說簡傲篇注

夷甫將爲石勒所殺謂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世說輕詆篇注

和嶠

世祖疑惠帝不可承繼大業遣和嶠荀勗往觀察之既見勗稱嘆曰太子德更進茂不同於故嶠曰皇太子聖質如初此陛下家事非臣所盡天下聞之莫不稱嶠爲忠而欲灰滅

晷也世說方正篇注

樂廣

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世說賞譽篇注

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世說同上

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世說言語篇注

阮咸

咸行已多違禮度濤舉以爲吏部郎世祖不許世說賞譽篇注 書鈔三十三

阮孚

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世說雅量篇注

王湛

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嘆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世說賞譽篇注

歐陽建

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世說仇隙篇注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引建字堅石

孫秀妻蒯氏此孫秀是吳郡吳人武帝時來降

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世說惑溺篇注

孫秀此孫秀是琅邪人

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爲齊王所誅世說賢媛篇注

陸機

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悅之曰

平吳之利在獲二儁世說言語篇注

潘岳

岳字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世蔡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爲孫秀所害世說文學篇注

孫楚

楚驃騎將軍資之孫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爲本州太中正訪問楚爲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鄉評所能名吾自狀之

孫盛晉陽秋 三

曰天才英特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世說言語篇注

劉昶

昶爲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世說任誕篇注

周處

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拒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我授命之日

戍

遂戰而沒世說自新篇注

劉輿

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爲范陽王虓所暱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爲長史世說雅量篇注

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視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

孫盛晉陽秋 三

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事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世說賞譽篇注

鄧攸

攸字伯道平陽襄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世說雅行篇注

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世說賞譽篇注

祖逖

逖與司空劉琨俱以豪雄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臥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爲汝南太守值家師傾覆率流民數百家南渡行達泗口安東板爲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嘗慷慨以中原爲己任乃說中宗雪復神州之計拜爲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率部曲百餘家北渡江誓曰祖逖

若不清中原而復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畧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不敢復窺河南石勒爲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爲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世說賞譽篇注書鈔一百三十八陳補引祖逖爲奮威將軍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逖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飢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世說任誕篇注

王導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欵誠自謂導所遇同之舊暱世說政事篇注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及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

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世說言語篇注

陶侃

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爲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卧薦剉給陰截髮賣

廣

以供調達聞之嘆息遠去侃追送之遠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遠曰當相談致過廣江夏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譙章願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世說賢媛篇注

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懽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

孫盛晉陽秋 三五

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動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嘗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世說政事篇注

傾

溫嶠

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止其兵世說捷悟篇注

周顗

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嘆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世說言語篇注又賞譽篇注引顗正體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書鈔六十九陳稱引同賞譽篇注末有辟為太尉參軍六字

孫盛晉陽秋 三六

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撓豈可草間偷活投身胡虜耶乃與朝士詣敦敦曰近日戰有餘力否對曰恨力不足豈有餘耶世說方正篇注

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世說任誕篇注

周嵩

嵩事佛臨刑猶誦佛經世說方正篇注

劉超

超字世瑜琅邪人漢成陽景王六世孫封臨沂慈鄉侯遂家焉父徽爲琅邪國上將軍超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安東舍人忠清慎密爲中宗所拔自以職在中書絕不與人交關書閉門不通賓客家無擔石之儲討王敦有功封零陽伯爲義興太守而受拜及往還朝莫有知者其慎默如此遷右衛大將軍世說政事篇注

王敦

敦少稱高率遜朗有鑒裁世說豪爽篇注

王應

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用爲副貳伏誅世說識鑒篇注

錢鳳

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奸慝好利爲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敦敗伏誅世說假譎篇注

沈充

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詔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師世說規箴篇注書鈔一百三十引沈充起兵就王含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子不建豹尾不歸

張茂

孔敬康丁世康張偉康俱著名時謂會稽三康偉康名茂嘗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世說品藻篇注

謝鯤

謝鯤字幼輿父衛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爲業避亂江東爲豫章太守王敦引爲文學世說文學篇注

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遇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

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世說規箴篇注

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論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邱壑自謂過之世說品藻篇注

庾顗

孫盛晉陽秋 二九

庾顗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擴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世說文學篇注

顗頹然淵放莫有動其聽者世說賞譽篇注

顗爲太傅從事中郎世說同上

顗永嘉中爲石勒所害先是顗見王室多難知終嬰其禍乃作意賦以寄懷世說文學篇注

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嘗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嵩第二處仲第三顗以澄敦莫已若也及澄表敦敗顗世譽如初世說品藻篇注

王澄

王澄爲荊州羣賊並起乃奔豫章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使勇士路戎等搤而殺之世說方正篇注

潘滔

潘滔字陽仲滎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爲河南尹遇害世說鑒識篇注

孫盛晉陽秋 三十

敦爲太子舍人與滔同僚世說同上

桓溫

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世說言語篇注

庾亮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量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待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疑然郡人嚴憚

之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世說德行篇注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引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也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世說雅量篇注是時成帝在襁褓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壼並不欲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曰

庾亮欲誘殺我也遂克京邑平南溫嶠聞亂號泣登舟遣參軍王愆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俱赴京師時亮敗績奔嶠人皆尤而少之嶠愈相崇重分兵以配給之世說假譎篇注

庾氷

庾氷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兄亮常器之曰吾家晏平仲累遷車騎將軍荊州刺史世說方正篇注

初顯宗臨崩庾氷議立長君何充謂宜奉皇子爭之不得充不自安求處外任及氷出鎮武昌充自京馳還言於帝曰氷不宜出昔年陛下龍飛使晉德再隆者氷之勳也臣無與焉世說同上

庾翼

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强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氷薨留長子方之守襄陽自馳還夏口世說排調篇注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世說政事篇注

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世說同上

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世說品藻篇注

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妹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已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旨於

上下世說賞譽篇注

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退遷所議充弟準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世說排調篇注

蘇峻

峻率衆二萬濟自橫江至於蔣山王師敗績世說方正篇注

蘇峻自姑孰至於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屋爲宮使人守衛世說容止篇注

任讓

讓樂安人諸任之後隨蘇峻作亂世說政事篇注

匡術

匡術爲阜陵令逃亡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後以宛城降世說方正篇注

賈寧

寧字建寧長樂人賈氏孽子也初自結於王應諸葛瑤應敗後遊吳會吳人咸侮辱之聞京師亂馳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義軍起自姑孰屯於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新安太守世說賞譽篇注

王述

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世說賞譽篇注

述體道精粹簡貴靜正怡然自足不交非類雖羣英紛紛俊乂交馳述獨蔑然曾不羨慕由是名譽久蘊世說同上

荀羨

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爲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爲援頻莅義興吳郡超拔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世說言語篇注

杜乂

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蚤卒成帝納乂女爲后世說賞譽篇注

字字改上字

申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州刺史贈侍中太尉世說德行篇注

裒簡穆有器識故爲褒所重也世說賞譽篇注

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褚裒宜秉朝政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世說言語篇注

謝尚

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鯤齠齔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唁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兒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世說言語篇注

尚率易挺拔超悟令上也世說賞譽篇注案令上疑誤

尚性通任善音樂世說任誕篇注又容止篇注引尚喜音樂

郗愔

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中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真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世說捷悟篇注

殷浩

浩喜以通和接物也世說賞譽篇注

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苻建死浩僞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

叛征西溫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於東陽信安縣世說黜免篇注

羅友

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室墟署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荅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

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荅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途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慙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大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悅薨於益州世說任誕篇注

孫盛晉陽秋 三七

袁宏

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韻所詠慨深千載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世說文學篇注

翟湯

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皆不敢犯世說棲逸篇注

陳逵

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世說豪爽篇注

劉恢

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世說排調篇注

七賢

于時風響扇於海內至於今詠之世說任誕篇竹林七賢注

孫盛晉陽秋 三八

劉聰

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世說假譎篇注

吳人

吳人以中州人爲傖世說雅量篇注 已上俱世說注

杜預

造河橋於富平津水經河水注 初學記八

王衍

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燔尸於此數十萬衆歛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昏勝羣情辨者所以文身惑夷甫雖體荷儁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諒爲褒矣水經渠水注沙水東逕寧平縣故城下引

裴秀

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文選任彥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

阮籍

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太祖曰此賢素羸君當恕之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

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嵇康

嵇康性不偶俗文選顏延年五君詠又顏延年陶徵士誄注

王衍

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悟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傅咸

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

應貞

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張悛

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其文詔從之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

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文選陸士衡答

文

士然詩注

謝詢

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

孟觀

孟觀爲建威將軍擊氐羌於中亭大破之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

盧播

振威盧播伐萬年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

傅隆

傅隆議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文選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劉弘

劉弘顧望除名爲民文選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應璩

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文選應休璉百一詩注

劉曜

己己

劉曜入於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　已上俱文選注

陸機

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畧不同長短異術文選長短作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文選王者作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文選廣作曠下並同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文選伍作五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文選裁作財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文選盤作磐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文選以作而晉書本傳同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文選此下有故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己

之之利也二十九字晉書本傳作說以使人人忘其勞以下同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晉書本傳憂作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文選已作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文選傳世作世及祚下有矣字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晉書本傳作其政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文選禮信作體信晉書本傳同於是乎結世治晉書本傳作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文選禦作御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

選

勢雄俊之民文選民作士晉書本傳作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顧羣后之圖身文選此下有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猶獲乂二十字晉書本傳同蓋三代所以直道文選蓋字無四王所以垂業也文選此下有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詠明道有時而闇二十九字晉書本傳同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文選作故世及之制弊於體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疊遷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晉書本傳同愿作原昔者晉書本傳無者字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式文選式作戒晉書本傳同文

故

質相清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文選然作燕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晉書本傳無焉字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文選禦作御晉書本傳同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文選獲作權慮終取其小禍文選小作少晉書本傳同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文選基作其晉書本傳同無也字故國憂顧其釋位主弱患於其翼戴文選無於字晉書本傳無其字及其承微積

弊文選無其字晉書本傳同王室遂卑猜保名位祚遺後嗣文選遺作垂晉書本傳同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文選事作置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文選其害作其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

文

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文選震作振晉書本傳同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鬬鬬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晉書本傳作其制雖則無道有共興亡文選作有與共弊晉書本傳作有與共亡其覆滅之禍文選無其字晉書本傳同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啟王侯文選作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晉書本傳阻作岨憑其士民之力晉書本傳作士庶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文選此下有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十七字晉書本傳同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諸侯作威晉書本傳諸侯作五侯不忌萬邦晉書本傳邦作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文選宄作軌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

鳩

風靡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文選而作則地作池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文選天下上有方字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陛闥暫擾文選陛作階晉書本傳同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

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與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臣變節文選忠作中晉書本傳臣作人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文選殺作弑衆望未改文選衆作民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文選皆下有以字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文選無政字晉書本傳無治字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滛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文選則下有其字晉書本傳同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晉書本傳無之字苟或衰陵百度自悖譬官之吏以貨進才文選准作準晉書本傳同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文選皆下有如字安在其不亂哉故後有以之廢矣晉書本傳後下有王字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

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晉書本傳民作人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文選安民上有而字晉書本傳同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晉書本傳夜作慕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文選政作治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文選無而字晉書本傳同則過有淺深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羣書治要三十引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案陸機五等諸侯論見文選五十四所載爲詳然不注明晉陽秋有此論故錄治要而以文選所有者備注於下

皇甫陶

泰始八年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侍郎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謇諤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

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乎陶所執不謇此義而徽越職奏之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羣書治要卷二十九注已上羣書治要

高祖宣帝

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嚴世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射箭將欲發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書鈔

從

一百二十五　藝文六十引初高祖勒兵關下經曹爽門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過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同藝文

世祖武帝

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荆州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塡以丹青綴以珠玉書鈔八十七

孝惠帝

惠帝詔曰天禍晉祚家嗣莫繼鸞軫弗御禁軍莫衛書鈔一百四十一

惠帝元康元年原譌作咸寧十年今從晉書五行志改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書鈔一百五十九

中宗元帝

中宗姓簡儉沖素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書鈔一百三十三

孝宗穆帝

穆帝永和元年皇太后設紗帷於殿擁帝朝羣臣書鈔一百三十二　初學記二十五引穆帝皇太后設紗帷於太極殿

孝武帝

孝武好覽文藝勅著作郎徐野民料簡四部書凡三萬六千卷書鈔五十七

武悼杜皇后

廢爲庶人賜死金墉城書鈔二十六

惠賈皇后

絕太后膳賜太子酒書鈔二十六

唐彬

唐彬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自彰當朝正色焉書鈔三十七陳補

孫秀

孫秀爲趙王倫侍中劉弘爲琅邪內史秀干倫遂爲所信弘謂人曰孫秀校才其志難滿書鈔七十一

荀邃

荀邃字道玄喜談論解音樂後晉賢莫逮驃

弘

騎將軍長沙王以爲參軍 書鈔六十九

溫嶠

溫嶠字太眞太寧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中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令以卿爲中書令 書鈔五十七

郭舒

郭舒爲荊州別駕諫刺史王澄宜撫養文武備練士卒以備不虞不可輕佻 書鈔七十二

王洽

孫盛晉陽秋 五二

王洽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豈便任國之大事耶宜催洽令拜固讓遂不受 書鈔五十七

袁宏

袁宏字彥伯長於作賦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 書鈔六十九

張輝

梁國張輝字義元爲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於地輝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 書鈔一百四 御覽六百 大戶作吳誤

孫和

大長秋孫和上書求以妾爲妻免官禁錮 書鈔五十九

石勒

石勒僞事王浚浚遣勒麈尾勒爲不執置之於壁朝拜之云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 書鈔一百三十 御覽七百三

孫盛晉陽秋 五三

石虎

永和八年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盤螭文隱起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蓋秦璽也石虎刻其旁曰天命石氏 書鈔一百三十 後漢書輿服志下注引無永和八年四字文曰作書曰蓋秦璽也作秦傳璽也無末十字 已上俱書鈔

世祖武帝

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初學記二十五　御覽七百無及武帷三字

王獻之　王珉

王獻之爲中書令獻之少而標邁不循常貫爲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爲中書令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又嘗爲此官珉復繼之時人以爲奕世令初學記十一書鈔五十七引至風流之冠又引王珉爲中書令父洽嘗爲此官時人以爲奕世令望已上初學

記

簡文帝

桓温始以雄盛入輔繼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至是熒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事邪超云大司馬温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樹思患豫防媿嘆之深何能言喻又誦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主辱淚下沾衣漣如相續藝文十二文選任彥昇爲齊明帝讀宣城郡公第一表注引郗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

晉成帝

咸康八年穀城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藝文九十九御覽七百五十六引穀城人劉珪夜見門有光取得玉白帖鼎引咸康四年穀城縣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枚案九字誤

劉禪

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目王曰何以似郤正語禪驚視曰誠如尊命藝文三十五

王褒

王褒母性畏雷及母死每雷震輒就墓側啟曰褒在此褒在此藝文二

武

王敦

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藝文九十四

桓溫

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今受旨自裁乞命爲標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命僕自裁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詣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藝文八十五 御覽八百八十七引桓溫入蜀聞有星人招致之獨執其手至錢五千與之虞上有憂字 已上藝文類聚

世祖武帝

太康五年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以爲不祥孫楚上事曰武庫井中有二龍羣官或謂之徵祥而稱賀有謂之非祥無所賀可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而龍守鱗翼潛於重淵或仰攀雲漢遊於蒼昊而今蟠於坎井同殂於蛙蝦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期役之賢沒於行伍故白龍見光景有所感帝邪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太康原誤作太元據晉書五行志下武帝太康五年二龍見武庫井中改

武帝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乙卯又蝕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蝕則書之也日蝕者下凌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數者其亂象神者亂亦稀 占經九末有誤

中宗元帝

建武元年三日並出觀臺令史諫章曰天下其三分乎三日並見於房心下不出一年天下亂有裂地爲三州者 占經六 御覽四引建武元年三日並出

孝武帝

孝武太元十一年六月甲午歲星晝見在胃

占曰魯有兵臣强十二年慕容垂寇河東翟遵使于寇陳項朱序討平之占經二十三十二年原譌十二月翟譌作雀下脫遵字項譌作類今据晉書天文志下改

太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占曰春多大水冬有大雷牛馬凍死米必大貴不出百日占經十二

苻堅

孝武寧康二年二月丙午太白犯歲星太元元年九月元帥苻堅屠涼州据此字有誤刺史西平侯張天錫冬十月車騎桓伊遣軍涼州淮泗二字亦疑有誤以救涼州又發二州員吏流民悉置淮南太元五年辛卯歲星與太白相犯於是年十二月元帥苻堅圍襄陽占經二十

苻堅未敗時長安市鬼夜哭一月乃止占經一百十三御覽八百八十三

客星

客星入軫大風揚沙中兵大起占經八十一已上開元占經

陶潛

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便飲醉而歸白帖九月九日

高祖宣帝

宣帝初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疾不能起魏武使人往微刺之帝堅卧不動御覽七百四十三

高祖伐公孫淵過本縣賜牛酒穀帛郡守典農會暮召父老故舊讌飲高祖作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今遭際會奉辭遐方將掃遼碣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無陽御覽五百五十書鈔十引高祖伐公孫淵肅清萬里

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憂矣御覽六百五十

世宗景帝

景帝有目疾文鴦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六軍恐蒙以被痛甚齧被破御覽七百七

世祖武帝

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

利民也御覽一百九十

有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御覽八百十九又八百十七引無房子睢陽四字綿作編綿

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鞅斷詔可以青麻代之御覽八百九十八又八百十四引御牛青絲鞅斷作以青絲爲牛鞅詔下無可字

武帝時御府丞蕭譚承徐修儀疏作漆畫銀帶粉盌詔殺之御覽七百六十又七百五十八引府丞作府令修作循銀帶粉盌作銀槃

孝惠帝

永興元年河間王顒表拜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司空王戎高密王簡平昌公模等以大駕北征廢皇太弟穎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御覽一百四十九

惠帝崩由食餅也御覽八百六十

孝懷帝

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若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祿去王室無幽厲之釁而有犬戎之禍悲矣御覽九十八　書鈔十七引守文佳主

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聖德頌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九籌卿又贈柘弓銀硯卿頗憶否帝

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厤故爲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晉春秋此或是習鑿齒漢晉春秋然諸書引晉陽秋亦有作晉春秋者故兩存之

中宗元帝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吳人以爲

孫權之表也盛案始皇遊歲至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守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東遊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之後當有王者也又孫皓將亡吳郡臨蕪湖一夜草木自除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尺廣二寸餘上有白帝字時人莫察其祥意者豈中宗興五湖之徵歟太康三年建業有

寇餘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滅矣後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歲鎮熒惑太白四星聚於牛斗之間五鐸又見於晉陵冥數元感若合符契又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檻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欽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御覽九十八又六十一引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初學記六引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藝文十引秦始皇時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發致東遊以厭之後五百二十六年而中宗即位於江南又引太安中歲鎮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後中宗即位於揚州也又十三引太安中童謠曰至中宗登祚下即云先是五鐸見於晉陵至冥數元感冥作靈書鈔二陳禍引同藝文十至秣陵

建武元年虹長竟天 御覽十四

肅宗明帝

明帝文武鑒斷初在東宮敬禮賢士昵近明德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皆見親侍分好綢繆雅好辭章談論辯明理義與二公君子並著詩論粲然可觀於時東宮號爲多士王敦既平思求民瘼詔尚書令僕射尚書曰吾飢於逾直言謁於求亮正想諸君達此懷矣子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吾雖虛闇度不距逆耳之談稷契之任諸君居之矣望共勗

之御覽九十八　書鈔七引明帝文武鑒斷

孝宗穆帝

升平四年鳳皇將九子見鄖鄉之豐城冬復見衆鳥從之 御覽九百十五

孝武帝

初太宗諸子繼天諸姬絕孕令扈謙卜繇云後房當有女誕三男一女終大盛於是盡出後宮諸婢悉見之織坊中有一人色黑宮人謂之豈寄相者驚曰此是也帝以大計幸之

生烈宗 御覽三百六十

平原王幹

齊王冏輔政士以牛酒郊勞平原王幹獨齎百錢於懷賀之 御覽一百五十一又八百三十五引朝士以牛酒勞齊王冏平原王幹獨齎百錢

平原王幹陰雨則乘犢車而入乘露車或問其故曰露者宜內也 御覽七百七十五

桓範

司農桓範字元則出奔曹爽云大司農印在吾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御覽二百三十三

王祥

晉文帝進號爲王太尉王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御覽五百四十三

陳羣

陳羣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 御覽二百十四

荀粲

荀粲亡時年二十九遠[illegible]賓不能與常人交

接所交者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御覽五百五十四 書鈔九十二陳補

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宴寢數年婦偶病亡未殯傅嘏往唁之粲不哭神傷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已歲餘亦亡 御覽三百八十

張華

東籍

驢

晉張華有文雅之才晉儀禮釐革制度勅有司給筆札多所損益 御覽六百六

李善

李善乞老以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御覽二百四十二

魏舒

魏舒適主人俄聞車馬之聲問曰男女從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默然謝之 御覽三百六十一

孫盛晉陽秋 六五

魏舒子亡唯有一息足堪負荷所以散其憂懷給賜道車四望 御覽七百七十五 事類賦十六引魏舒子亡詔賜賜燧四望車使出入觀望散其哀懷

阮籍

晉文帝親阮籍恒與譚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嘗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內外相望然籍教令清整當留十餘日便乘驢去 御覽

四側

九百一

宋整

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艮共爲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 御覽二百二十

羊冉

廬陵太守羊冉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一百九十人徒謫百有餘人有司奏冉罪死以景獻皇后有屬八議帝曰此古人所無何八議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瑕邪王太妃山氏冉之甥也詣闕請命丞相以太妃爲言於是簡死罪既出有疾見簡良爲祟旬日而卒 御覽二百六十二

孫盛晉陽秋 六六

孫秀 此孫秀是吳郡吳人武帝時來降

孫秀降賜雲母車 御覽八百八

馬隆

馬隆討涼州虜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鈞弓恨鈞鈞以上隆搖槲懸弓弩槲側閱試自目

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御覽三百四十八

溫嶠

溫嶠上書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酌對無方斟酌重輕豈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位累辭得止 御覽二百二十

周訪

王敦許周訪荊州又授梁州訪怒敦書喻之遣以盌訪投盌於地 御覽七百六十

甘卓

甘卓字季思察孝廉爲吳王晏常侍 御覽二百四十八

卞壼

義熙九年羣盜發卞壼墓剖棺虜掠壼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人兩手悉拳爪甲乃長穿達手背焉 御覽三百七十

王彬

周顗既遇害王彬哭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爲如此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譽謗亦無所阿黨且加之極刑何痛如之左右見敦盛怒竊勸跪謝彬曰腳痛不能跪拜敦復曰腳痛孰與頭痛咸爲失色 御覽三百七十二

王胡之

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御覽七百五十三

庾冰

荊州刺史庾冰中子龔嘗貸官曹絹十疋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御覽八百十七

王洽

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爲弟啟義讓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令趣登公輔亦非吾所預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御覽二百二十 書鈔五十七 引王洽爲中書令兄胡之再遺之書曰弟今年二十九引至啟義讓之路焉路作畧焉作也

車胤

崔

于

車胤字武子家貧讀書常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以夜繼日 御覽二十一 事類賦四引無胤字二字

董威輦

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絹結以自覆金帛裹錦則不肯受 御覽八百十八

董威輦潛遁去不知所之於其寢所得一石及詩二首 御覽五十一 事類賦七

韓康伯

韓康伯年四十九拜領軍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固請徙之 御覽二百三十九

孫盛晉陽秋 六九

周延

義興周延爲左率轉尚書還大將軍諮議參軍 御覽二百三十八

崔祖思

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千卷上聞嗟嘆良久乃以葛屯穀五百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異 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晉春秋 疑春與陽通故入孫盛書又唐藝文志有檀道鸞晉春秋

取

顧愷之

顧愷之尤好丹青嘗以一厨畫寄桓玄悉糊題其前玄乃發厨後而取之封題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達通靈變化而去猶人登仙也 御覽七百十三

王歡

王歡躭學貧或人惠蒸餅一顆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御覽八百六十

劉裕

孫盛晉陽秋 七十

劉裕平慕容超將鎮下邳聞盧循反何無忌敗乃還次山陽造揚子江問行人曰朝廷如何對曰劉公尚未至劉公若還無所憂也裕將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吾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令登舟舟移而風止 御覽八百七十二

韋夏

晉陵人韋夏桓修令於坐相劉公仕宦當至州不夏云劉粗是有相人當不失邊州刺史

既出私於裕曰卿大有貴相向不敢極言耳裕惡其言末畧荅曰卿狂言驗當爲司馬義旗後數年見裕訴曰周成不負桐葉之信公不應忘司馬之言今不希鎮軍府聞護軍司馬鉄願賜卒恩裕美而周之御覽二百四十八

陳留王

給陳留王碓一區御覽七百六十二

區純

衡陽區純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

其中人扣其戶婦人開門而出當戶再拜還入戶內閉戶又作鼠市而四方丈餘有四門門中有木人縱四五鼠欲出門木人輒推門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御覽七百五十二又九百十一引太興中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藝文九十五引同御覽九百十一椎之作推之說郛五十九引庾翼晉陽秋同藝文以椎推之作以框拒之

肅愼

肅愼土無鹽鐵御覽八百十三

知幾

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疎而吐誠今人以爲難御覽四百六　已上俱御覽

符堅

秦符堅尅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蓋刺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譚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

應聲曰彌天釋道安咸以爲清對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引晉春秋　案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然不得敘說己事故定爲孫氏書又檀道鸞有晉春秋見唐藝文志據寰宇記江南東道引孫盛晉春秋知孫氏書亦有引作晉春秋者

孝武帝

寧康二年九月九日上嘗講孝經謝安侍坐陸納卞躭執讀謝石袁虎執經車胤王溫摘句事類賦五

謝敷

會稽謝敷字慶緒憑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

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事類賦二

肅愼

肅愼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事類賦二十二已上事類賦

衞瓘

孫盛晉陽秋 十三

大保淄陽侯衞瓘河東安邑人也瓘子恒恒子玠寰宇記河東道解州安邑縣

楊駿

惠帝永平元年殺太傅楊駿併父及子孫五人故吏潘岳等收葬之寰宇記河南道陝州靈寶縣

賀循 朱誕

陳敏亂三吳知名士皆受爵祿賀循朱誕不辱其身寰宇記江南東道蘇州吳縣

劉曜

永嘉元年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鵠色黃蒼者飛冲天白者不能[illegible]黃蒼雜胡夷之象劉曜以爲已瑞築城以應之寰宇記河東道并州清源縣

石勒

司冀青雍蝗食茅草至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河北百姓謂之胡蝗寰宇記河北道冀州信都縣墓文一百引無食字至作皆無河北二字

秦淮

秦淮是秦所鑿王導渡淮令郭璞筮之卽此

孫盛晉陽秋 十四

淮也又稱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寰宇記江南東道昇州江寧縣引孫盛晉春秋案此是約引之辭已上太平寰宇記

元帝

元帝登阼是歲鎭太白星等聚於牛女之間緯畧一

王衍 樂廣

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風流著稱唯王樂焉緯畧三

高貴鄉公

高貴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說郛五十九引庾翼晉陽秋

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說郛同上

謝安

張華將死中台星坼太元中復還合太傅謝安爲相所致也說郛五十九引庾翼晉陽秋

袁宏

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說郛五十九引庾翼晉陽秋 初學記一引袁宏爲東郡守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御覽九引同初學記輒作謹 事類賦二同 御覽 已上說郛

一切經音義四分律十六卷裁下注云音翼唯晉陽秋有人姓姚名裁作此字諸書所無案晉書載記後秦姚弋仲豈即姚裁乎

何法盛晉中興書 附徵辨說

甘泉黃奭學

中宗元帝

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於洛陽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青曜惟侍中譙國嵇紹見而異之謂其友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帝幸臨漳中宗

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微者四散中宗因得脫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百姓歸心焉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戒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復飲也愍帝爲胡賊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更上尊號是日即

皇帝位藝文十三又卷十引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始刈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表注引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業又千令升晉紀總論注引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於平陽陟皇帝位　書鈔卷二陳補引中宗元皇帝初誕有神光之異引至毛骨非常又卷九引覆觴不飲

晉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

有頃天暴風雨晦冥微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宗典案晉書本紀作宋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御覽四百九十四書鈔卷三引河陽爲津吏所止

元帝詔曰朕膺天符創基江左文選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太興元年詔曰亢旱穀貴百姓嗷嗷有資者貴糴貧羸之民益困漢世穀貴官賤糴使價

可

不超越謂之平準今雖無此可出邸閣米萬斛使三分減一以平其價令貧困者悉得足以至秋也 御覽二十五

東海王鉞妃哀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爲非禮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八百八十六

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 御覽二百五十一

元帝以佐命功封周玘爲烏程公又封王敦武昌公 御覽二百

太興三年詔曰鹽者國之重利 書鈔一百四十六

鮮卑送璽 書鈔卷十

大旱經久太興四年四月始雨有奏應報賽宗廟山川中宗詔曰祈廟云報賽非奉尊上辭也吾意有疑以爲舊山川有祈報故兩賽非大事不應告廟臣子無要君之道黷祭禰賽於禮有違 御覽五百二十九

王廙爲母立屋中宗流涕諫之所幸鄭夫人

雨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袍無文繡其恭儉率下如此 御覽四百三十二 書鈔一百二十九引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御覽八百十五引同書鈔

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書鈔一百一

肅宗明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祚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東宮敬禮賢士昵近明德 初學記卷十

肅祖中宗長子也建武元年中宗爲晉王拜王太子及踐尊號爲皇太子冊曰於戲朕承天緒忝繼祖宗之洪基君臨於萬邦戰戰兢兢若涉氷淵未有攸濟自古聖王敷宅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爾於儲宮以陪貳於朕躬欽哉爾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遠非佞何親非賢欽翼師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與爾其敬之 御覽一百四十八

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御覽四百七

明帝以平錢鳳功封王導始興公溫嶠建寧公庾亮永昌公郗鑒南平公 案百書本紀作侯 卞壼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

建興公蘇峻邵陵侯案晉本紀作公劉遐泉陵侯案晉書本紀作公應詹觀寧侯案晉書本紀寧作陽卞敦益陽侯趙胤湘南侯御覽二百

顯宗成帝

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肅祖長子也即位後蘇峻及祖約阻兵作逆詔庾亮卞壼距之戰於青谿壼等敗績壼死之亮奔江州共陶侃溫嶠率衆討峻臨陣斬之藝文十三

成帝以平蘇峻功封公者三人侯者八人又

以討郭默功封者三人御覽四百

成帝詔封魏後曹廞爲陳留王藝文五十一御覽二百一課作元帝今據晉書本紀改

咸和六年會秀才於樂賢堂書鈔七十九

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饗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初學記二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皇帝崩上即位憂哀不忍言政一委中書監庾冰藝文十三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同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世說方正篇注

孝宗穆帝

孝宗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篤左光祿大夫領司徒謨尚書令恢等上疏曰臣聞皇羲玄邈五帝攸往淳風澆散三王傳嗣欲令國有常居民有定奉關諸盛衰不易之道也伏惟皇子天挺奇表隆準豐下

岐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風顯於期月宜建立儲宮允副民望請下太史擇吉日告宗廟備禮奉行奏可御覽一百四十八

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文選桓元孝廟謚元彥表注

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時年十九藝文十三

穆帝以平蜀功封桓溫臨賀公御覽二百

穆帝升平二年詔曰伏飛督王饒忽上吾鴆

以辟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孫雲監臨於四衢道焚之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烈宗詔曰大誡案烈宗是孝武帝據晉書本紀在穆帝升平二年三月故從初學記御覽引鴆下有鳥一口云四字殿中下有侍御史三字末作孫雲臨焚於四達之衢又六百四十九引烈宗作皇帝曰作使誡饒作鐃亦誤臨作監說郛五十九引二年下有二月二字鴆下有鳥一口云四字辟作避使殿中下有御史二字孫雲下作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哀帝

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藝文八十御覽八百七十一

太宗簡文帝

康帝建元元年詔曰太常職典天地兼掌宗廟其爲任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收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謂議朕所諮仰其以王領太常本官如故書鈔五十二御覽二百二十八引無康帝二字

太和元年詔曰會稽王體道沖虛理識明允阿衡孝友有保乂之親輔弼哀皇盡翼亮之道朕承洪緒仍聞善誘愼徵五教儀刑具瞻登賢顯親國之典也其爲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御覽一百二十又六百八十一引太和元年詔曰會稽王其以爲丞相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書鈔五十九引太和元年詔曰會稽王體道沖虛識理明允登顯親賢國之典也其爲丞相錄尚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文選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注案晉書本紀是皇太后詔會稽王昱語當作詔簡文曰

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成中宗少子也母曰鄭夫人永昌二年封琅邪王咸和元年鄭夫人薨上時年七歲哀號守誠乞得服重朝議哀之故徙封會稽王康獻皇后臨朝建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將軍何充薨皇太后詔上內總萬機海西公卽位以琅邪王封絕復徙上爲琅邪王封王子昌平爲會稽王固讓不受太和元年十月詔以爲丞相尚書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給

己

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固讓不受海西公廢於是大司馬温及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流涕即位改太和六年爲咸安元年乙卯廢太宰武陵王爲庶人二年七月上不豫己未立皇太子昌明爲皇太子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是日帝崩於東堂在位一年時年五十二御覽九十九藝文十三引大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方中宗少子也案晉書本紀簡文帝字道萬書鈔一百三十一陳補引海西公廢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

昇

大司馬桓温率百官具乘輿法駕奉迎簡文於會稽邵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文選任彥昇上蕭大傳固辭奪禮啟注

孝武帝

烈宗孝武皇帝諱昌明中宗第三子也藝文十三

泰元二年興滅繼絕故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裴秀後球爲鉅鹿公王沉後朴之爲博陵公荀勗後軌爲濟北侯何曾後闡爲朗陵侯羊祜後法興爲鉅平侯藝文五十一

戒

武帝時武上脫孝字甘露降公卿奏賀詔曰三代盛隆猶自戒勿休況自頃懸象告變盜賊充斥百僚司牧不能存職匪懈使道有寄雖麟鳳未至慶有餘矣此道未弘雖四靈在郊吾猶懼然何甘露之足賀其停之御覽五百四十二文選任彥昇宣德皇后令引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

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

民

安帝

安皇帝烈宗長子也冊爲皇太子曰岐嶷表於載誕克廣同乎大成是用命爾以登儲貳初學記卷十

義熙元年禁絹扇及擕蒲御覽七百二事類賦十四引元年作中

安帝以興復功封劉裕等二十三人裕倡謀封豫章公萬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成公劉道規華容公御覽二百

昇

恭帝

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原文詔上有恭帝二字案晉書本紀安帝時恭帝拜大司馬領司徒此詔在義熙十二年是安帝詔琅邪王德文大司馬即指恭帝非恭帝詔也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又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爲才人御覽一百四十五

元夏侯太妃

中宗母王太妃夏侯氏字光姬一字銅環太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二

妃爲恭王妃生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還葬琅邪御覽一百五十一

元敬虞皇后

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將軍掾父豫太傅參軍中宗之爲琅邪王納后爲妃豫妻王氏爲邪陽縣君從母散倚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縣君御覽二百二又一百五十一引無祖壽至參軍十四字納后爲妃下無豫妻王氏至平陽縣君二十五字有永嘉六年薨五字 案邪陽晉書列傳作邪陽

令

荀豫章君

簡宗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宮生蕭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養蕭宗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蕭宗迎母還宮養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御覽二百二 文選齊王白三公山文注 晉書

明穆庾皇后

明穆皇后庾氏諱文君左將軍琛之第三女也后少以珪璋特異令儀淑美故中宗爲蕭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二

宗納焉初爲世子妃仁和有禮深見敬重后生顯宗成皇帝顯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后辭讓數四不得已遂臨朝攝萬機蘇峻作逆王師敗績后以憂逼崩時年三十二御覽一百三十八書鈔二十三引天子幼沖攝萬機臨朝稱制又引臨朝攝政以寧天下又二十四引仁和有德又引珪璋特異令儀淑美

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爲車騎將軍母邱氏封安陽縣君從母荀氏

永宣縣君 御覽二百二

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 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成恭杜皇后

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縣高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 御覽二百二

成帝贈母后裴氏爲安樂鄉君 書鈔四十八 案晉書列傳作廣德縣君

康獻褚皇后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三

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 案晉書列傳作蒜子 太傅裒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以名家女入爲琅邪王妃生孝宗穆皇帝孝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泰元元年太后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九年崩於顯陽殿 御覽一百三十八又一百五十一引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太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女爲琅邪王妃生孝穆皇帝

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尋陽縣君 御覽二百二

穆章何皇后

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祿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御覽二百二 案晉書列傳何皇后父準以名家膺選檢晉書外戚傳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則此條所云司空充之女云云有誤 書鈔二十三引名家應運當是名家膺選

哀靖王皇后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四

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拜爲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御覽二百二 世說方正篇注引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

廢帝庾皇后

海西皇后庾氏字道鄰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空牙女也初爲海西王妃海西卽位拜爲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帝廢追贈海西公夫人無

子 御覽一百五十一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皇后（當作皇太后）鄭氏諱阿春滎陽人先適田氏生一男夫亡后依於舅吳氏中宗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遊後園有見之者言於中宗曰鄭氏女雖發賢於吳氏遠矣遂以德色納爲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中宗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出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五

恐姊既爲人妾無復求者中宗從容謂劉隗曰鄭氏有二妹卿可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備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以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園夫人咸和九年薨（御覽一百三十八又一百四十四引宣皇后下有鄭氏二字諱作字田氏上有渤海二字依舅下有濮陽二字發下有居字引至甚有寵）

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中宗敬后虞氏先崩將納吳氏后與吳氏女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者納爲夫人甚寵生簡文帝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世說方正篇注）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皇后王氏字蘭姬（案晉書列傳字作諱蘭作簡疑誤）后以冠族太宗納焉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並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廢以憂薨烈宗踐祚追尊曰順皇后（御覽一百五十一）

簡文順皇后王氏字蘭姬驃騎將軍述之再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六

從妹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御覽二百二案晉書列傳王皇后父遐）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爲會稽王官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藝文九十八案入懷上脫日月二字 書鈔二十三引夢龍枕膝案藝文抗膝當作枕膝）夢月入懷（書鈔二十三案晉書列傳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皇后王氏字法惠（案晉書列傳作諱法慧）寧康

三年（原作五年中將軍桓沖侍中臣康二字誤從晉書改）奏晉寧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惠心淵塞儀度既同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兆美善先積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貞靜六宮母儀天下故烈宗納焉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色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御覽一百三十八世說方正篇注引王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書鈔二十四引惠心淵塞）

安德陳太后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七

安德太后陳氏松滋人也諱歸女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初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御覽一百三十八）

齊王攸

齊王攸為司空行太子太傅事（書鈔六十五）

琅邪王裒

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成人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世說方正篇注）

東海王沖

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年十一高選綱佐以劉耽為司馬顧和為主簿（書鈔六十一）

武陵威王晞

武陵威王晞為桓溫所收忠敬王少子也被廢後新安王遵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將軍桓伊嘗造遵遵怒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與桓溫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望（御覽一百五十一案遵是晞少子書鈔七十引武陵王晞受拜流涕誤）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十八

南頓王宗

南頓王宗字延祖拜左衛將軍為肅祖所昵委以禁旅（御覽一百三十七）

會稽王道子

烈宗世會稽王輔政於府內園中穿池築山山池之間處處有女婢肆酤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幸乘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酒肉狀如市廛以爲笑樂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中興徵祥記

會稽文孝王以錄尚書六條開府領司徒又領揚州錄尚書事公卿奏進位丞相揚州牧黃鉞羽葆書鈔五十九藝文六十八引會稽王道子進位丞相牧揚州假黃鉞

武陵王令曰丞相墳翳然飄薄非所文選傅季友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案晉書本傳道子死後武陵王遵承旨下令云云

譙王承

譙閔王承字敬才爲兩州刺史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書鈔七十二

譙王承鎮湘州至武昌釋軍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盡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聽承之鎮御覽一百五十一

譙王承爲湘州刺史王敦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令討之請承爲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尠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便唱義聚衆府長史長沙人虞悝慷慨有志節共盟誓因桓羆馳檄湘州於是一州之內並皆同赴御覽四百十七

譙王無忌

稽裒爲江州無忌於坐拔刀斫耆之裒與桓景共免之御史奏無忌欲專殺害詔以贖論世說仇隙篇注

譙王恬

晉宗室譙王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嘆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書鈔六十二又一百二十

陳補引大司馬桓溫屯軍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請治罪溫見奏嘆曰此兒眞可畏也　御覽二百二十六引蘭王恬字元逾爲御史中丞下同書鈔六十二又三百三十八引同書鈔一百二十此兒下有乃敢彈我四字　初學記十二引王恬上脫讜字同御覽二百二十六　說郛五十九引讜王恬字元逾爲御史中丞至末下有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十字

臨海公主

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傳賣長城民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　藝文十六　御覽一百五十二　初學記卷十引至值永嘉亂無第四二字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南康宣公主

南康宣公主興男明帝長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縣主適桓溫　御覽一百五十二

新安愍公主

新安愍公主道福簡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適桓濟重適王獻之　御覽一百五十二

王祥

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强乃受祥爲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皆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後奕世賢興於江東　御覽三百四十五又二百六十三引無祥爲司空四字引至足稱此刀故以相與又四百四十三引同三百六十三無任城二字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引至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無祥始辭之至司空十二字祥死之日上有及字　書鈔一百二十三引至固强乃受呂虔上無任城二字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初學記二十三引至固强乃受　藝文六十引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王覽

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又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

羊祜

羊祜字叔子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事兼內外　御覽二百四十

杜預

杜預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朝野稱之號

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 御覽四百九十五

衛璪

衛玠兄璪時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將亂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捨仲賢而去也玠啟喻深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璪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命之日兄其勉之乃持將老母轉致豫章而洛城失守璪沒焉 御覽四百八十九

衛玠

衛玠字叔寶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其喜慍 御覽四百三 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常以人有不及至理遣又引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此句又見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荀勗

荀勗字公曾徙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邪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又謝玄暉直中書省詩注引無字公曾三字又范彥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同

荀闓

荀闓字道明有清操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以爲掾 御覽二百四十九

程據

程據爲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爲太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爲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說郛

五十九

賈謐

魯公賈謐參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御覽四百七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少貧共糠飯繩索作衣賣手繩口誦 御覽四百八十四

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於

皓首手不釋卷 御覽六百十一

山濤

山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八斗密益其酒濤至本量而止 書鈔一百四十八

郭舒

郭舒大將軍王敦以爲從事中郎會敦討劉隗切諫敦大怒曰人中間言卿癡故炙卿眉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舒曰明公聽舒一言舒聞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皆不癡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懸敢諫之鼓公爲勝堯舜耶而乃折舒使不得言敦默然 御覽二百三十八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五

鄭默

鄭默字思元轉光祿勳寬沖博受不以聲色矜人雖卒徒廝養之人皆遇以恩 御覽二百二十九

盧諶

劉粲悉害諶父毋 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注引何法盛晉錄

傅玄

傅玄盛書有青縑奏布奏絹奏 書鈔一百四 御覽七百二引盛書皁縹囊書函中皆有香囊二案此條無所屬疑亦傅玄事故附於此

阮孚

阮孚字遥集咸子也避亂渡江中宗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御覽二百四十九

孚風韻疎誕少有門風初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世說賞譽篇注

阮放

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產爲吏部郎不免飢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藝文四十八 御覽二百十六引齊名下有爲吏部郎四字無在字清儉作清約終不治產作不理產業下無爲吏部郎四字 書鈔六十引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之任以下同御覽稱譽作稱績得立作得仕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六

阮裕

裕甚精論難 世說文學篇注

阮裕少有至行王敦聞其名召爲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縱酒昏酣不綜其事 世說賞譽篇注

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理讓爲先故終日頽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世說品藻篇注又方正篇注引裕終日頽然無所錯綜而人自宗之

謝鯤

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亂長沙王乂輔政親媚小人忌害君子時疾鯤名譖之乂遂執欲鞭之鯤解衣服鎖曾無動容乂異而釋之又無喜色御覽六百四十九

王澄

王澄嘗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別處樹上有鵲巢澄便脫衣著幘鼻上樹探鵲鷰而弄之旁若無人御覽四百八十七

胡毋輔之

胡毋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酒門下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薦之河南尹樂廣召見甚悅擢爲功曹御覽二百六十四

胡毋輔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輔之亦不怪也嘗規輔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遽呼入與共飲酒其爲放達如此御覽三百七十六

胡毋輔之等共飲酒散髮裸裎閉戶不接外客書鈔一百四十八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放達泰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

視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藝文四十八

御覽二百十六又四百九十七引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之掌酒者縛卓郎往視之釋縛宴於甕側取醉而去事類賦十七引太興末畢卓爲吏部侍郎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側取酒飲之掌酒者請是盜執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卓遂引主人燕於甕側取醉而去藝文二十六引畢卓爲吏部郎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至末又七十一引畢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云云初學記二十六引畢卓嘗謂人曰云云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知上有脫字）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南平長史卒（世說任誕篇注）

王尼

胡毋輔之字彥國少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顗王澄等共爲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齎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既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廄下與尼炙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御覽四百七）

王尼洛陽傾覆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見尼欣然厚供給之尼常嘆滄海橫流無安處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惟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詣人耆則宿車上無有定處少時澄卒荊土飢荒尼求食不得乃殺車牛煮食之遂父子餓死（御覽七百七十五又四百八十六引王尼下有字季孫三字無常嘆滄海橫流無安處九字乃殺車牛煮食之作殺牛壞車煮之）

羊曼

羊曼字祖延頹縱宏狂飲酒誕飾與溫嶠庾亮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郄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陳留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秀伯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十）

（案晉書作委伯）而曼爲黠伯（案晉書作黯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御覽四百七）

羊聃

兗州既有八伯之號其後更置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淵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肥爲笨伯散騎侍郎高平張嶷以狃安爲猾伯廬陵太守羊聃以狠戾爲璅伯蓋扩古之四凶（御覽三百七十八原作羊曼誤案晉書廬陵太守是羊聃聃是曼弟此條所說即在羊聃傳下故據以改正）

光逸

光逸字孟祖爲博昌小吏令使他往冒雨還令不在逸解衣入寢被衾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冒雨如不易衣必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書鈔一百三十四

胡毋崇

胡毋崇爲永康令多受貨賂政治苛暴詔都尉頓鞭一百除名爲民御覽六百五十二

庾純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庾純清粹忠正才經治亂其以純爲河南尹書鈔七十六

郄詵 案晉書列傳作郤詵

郄詵爲尚書左丞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詵丞而還奏我此謂挽弩自射詵曰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崔洪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唯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聞言而悅服之書鈔六十

華譚

華譚字令思生未朞而父歿母年十八執節鞠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浚禮辟署從事史愛其才器以爲賓友御覽二百六十五

華譚字令思少以言語清辨知名除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

華譚爲秘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等以單族二人並有史才白首衡門後譚知之薦二人擢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初學記十二書鈔五十七引無末四字 御覽二百三十四引單族作單寒無後知之二字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衡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御覽四百七

袁甫

華譚所友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

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治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爲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錦繒中之好而不可以爲帢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爲齏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御覽二百六十六

孫統

孫統字承公太原人善屬文時人謂其有祖楚風仕至餘姚令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三 世說品藻篇注

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遊肆名皐勝川靡不歷覽 世說任誕篇注

孫綽

綽字公興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世說言語篇注

孫綽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轉廷尉著作如故於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故溫王郗庾之薨必須綽銘而後刊石 初學記十二 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引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卒於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御覽二百三十四引孫綽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周訪

中宗之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散輩中未之識也府進鎮東訪隨例爲參軍時府參軍譙國周訪有罪當死誤收訪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窮蹙乃身自執使仗奮擊收捕數十人皆被創披散訪得逸走歸府中宗聞大驚怒不問格鬬之罪 御覽二百四十九

周訪字士達尋陽人遷武昌太守時杜弢作亂豫章訪進討別帥杜弘張彥等邀訪訪爲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先登奮擊臨陣擒彥殺數百人 御覽四百三十五

孟觀

觀從十亭北出何憚領二萬人以繼之薛圍解 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

劉琨

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於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人著鞭耳 御覽三百五十九

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 文選盧子諒苦寒行注 寰宇記河東道蔚州飛狐縣引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

劉琨連名力勸進中宗嘉之 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五

祖逖

建興初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恐無所憑依大王誠能命將使若逖等執殳前驅上爲國家雪恥下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起沉溺之民欣於來蘇也灑掃中原待復寰宇此千載之一時願大王圖之中宗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御覽四百六十二

中宗以祖逖爲前鋒都督徑北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藝文二十三

祖納

祖納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遷東宮舍人書鈔六十六

祖納字士言少持操行能言名理遷右光祿大夫 御覽二百四十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六

郭默

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既遠人樂爲邊將不願內轉謂劉胤曰我能衛胡而不用更用虛名者且右軍主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配給兵將無素是謂棄之安得不亂 御覽二百三十八

劉胤

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中正以厲軍民之志 文選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殷注

王導

中宗爲安東將軍鎭下邳請王導爲司馬軍國之事無不諮訪中宗遷鎭建康導爲司馬委以政事於時朝野傾心號曰仲父導忠於事上達於從政以百六之弊寄寓江左爲治之本務在清靜 御覽二百四十八

中宗渡江王導羣從同心翼戴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御覽四百九十五

王導謂從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猶輕兄威名日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七

日中宗出禊乘肩輿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

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藝文卷四 御覽三十 說郛五十九猶輕作憂輕兄下無威字

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世說寵禮篇注

中宗即尊號時賜諡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名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諡武官牙門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諡甚失制諡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諡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諡自導始也 御覽五百六十二原王導誤作王遵 書鈔九十四陳補引十引無上疏二字無大行至而已十八字無豈可限以有爵六字

王導爲驃騎將軍揚州下脫刺史二字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時中丞熊遠尚書周顗等爲有司所奏導上疏請免錄中宗令曰卿恒總萬機何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八

解錄除節而已 書鈔五十九原導字訛作遵 案晉書王導列傳有後坐事除節語即此事

元帝性嗜酒王導深以爲誡帝常賜導酒導舉賜觴躬引覆之 書鈔一百四十八 案此條疑誤

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 世說言語篇注

於是風塵自消內外輯穆 世說雅量篇注

明帝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癸丑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十引癸丑作癸卯

王導以驃騎將軍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書鈔六十五

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胙於王導詔無下拜導不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沖見王導輒拜書鈔八十五　御覽五百四十二

初顯宗幼沖見王導恒拜又帝與導手詔則曰敬白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永制書鈔一百三、御覽五百九十三

王導薨詔給九旒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兩部虎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也御覽五百五十四

王悅

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世說德行篇注

王悅弱冠有高名每侍講東宮以清和著稱除散騎侍郎書鈔五十八

王恬

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彪俱善奕爲中興第一御覽七百五十三彪誤作霖　說郛五十九引奕下有棋字

王洽

王洽字敬和王導諸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弱冠除散騎中書郎書鈔五十八世說賞譽篇注引洽於諸子中最知名至美稱

王洽字敬和丞相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拜中領軍加中書令不拜年三十六而卒世說賞譽篇注

顯宗加王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藝文四十八案晉書列傳在穆帝時穆帝二歲即位歷永和十二年又歷升平五年年不過十九歲不得作昔吾時尚小語當以顯宗爲是御覽二百二十引王洽字敬和顯宗加王洽爲中書令以下同藝文清裁下脫貴重二字初學記十一引王洽字敬和明帝曰敬和清才貴令至共講文章案作明帝誤

王劭

劭美姿容持儀操世說容止篇注

王珣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謝玄俱辟大司馬桓公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御覽四百四十三又二百四十九引無字元琳三字謝玄上有陳郡二字大司馬桓下脫公掾二字

王珣爲桓溫主簿三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御覽三百六十四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

珣兄弟皆壻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隙世說傷逝篇注

王珣拜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烈宗雅好典籍深欽愛之與殷仲堪徐邈並以才學文章爲上所昵桓玄答道子牋云王珣明悟疎徹風流之美雖逼於同異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御覽二百十一書鈔五十九引至爲上所昵烈宗作帝與殷仲堪徐邈作與徐邈卻恢殷仲堪等

王珉

王珉遷中書令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書鈔五十七

王謐

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剛侯位至司徒世說文藻篇注

劉弘

鎮南將軍劉弘以陶侃爲長史謂侃曰我昔爲羊太傅參軍羊公見語曰君後當居身處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

我今相察亦復然也御覽二百四十九

陶侃

陶侃少漁雷澤夢生八翼飛至天門而不入相者師珪曰君位當上公爲八州都督御覽七百二十九

陶侃爲郡主簿太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病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書鈔七十三陳補

己

陶侃爲郡主簿時州遣從事案太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疵也從事從之書鈔七十三陳補

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三十餘艘人皆沒水藝文七十一　御覽七百七十

侃嘗檢校佐史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

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世說政事篇注藝文七十引陶侃爲荊州見佐史博奕戲具投之於江曰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殷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御覽七百五十三引同藝文此爲作爲此一作爲牧猪奴戲

陶侃領江州刺史鎮武昌課種柳都尉夏施夜盜拔郡西門柳爲己所種後因駐車施門問此是郡西門柳何以盜種施怖謝罪時人憚之寰宇記江南西道鄂州武昌縣

己卄

陶侃明識過人武昌道種柳人有竊之植於其家侃見而識之問何以盜官柳種於時以爲神藝文八十九　御覽四百三十二引道作何以盜官所植乎又九百五十六引道種下有上字柳上有楊字何以盜官柳種柳作道上通種楊柳官柳種作官所種

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文選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案此語似謂王導侯檢

溫嶠

溫嶠字太眞文選盧子諒贈崔溫注引何法盛晉錄

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世說任誕篇注

溫嶠拜太子中庶子嶠在東宮特見嘉寵僚屬莫與爲比嶠與阮放等共勸太子遊談老莊不教以經史太子甚愛之數規諫諷議御覽二百四十五

溫嶠拜中庶子在東宮甚見嘉寵莫與爲比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太子時起西池樓觀頗多勞費嶠口疏切諫太子納焉藝文四十九　初學記卷十引溫嶠拜太子中庶子數規諫諷議又獻侍臣箴甚有補益

王敦欲謗帝以不孝於衆坐明帝罪云温太眞在東宮久最所知悉因厲聲問嶠謂懼威必與己同嶠正色對曰鈞深致遠小人無以測君子當今諒闇之際有至性可稱敦默然不悅然憚其居正不敢害之御覽四百十八

温嶠知王敦不可復諫乃潛謀滅之先夙夜綜其府事而附其欲錢鳳敦所信也嶠謂人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五

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之公宜自選其才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然裁之在公敦思惟良久曰無復勝君嶠卽苦辭敦不從表補丹陽尹猶懼錢鳳爲之奸因敦置酒與嶠別嶠曰違離宇下情戀不已願自起行酒以表歧路之心行酒至鳳未飲嶠因僞醉以手板擊鳳幘爲之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眞行酒而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而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或懷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相詭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得還都御覽四百九十四

温嶠密啟肅祖陳王敦敦聞曰果爲小物所欺乃募有能生得嶠者吾當手拔其舌御覽三百六十七

温嶠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達於治道軍人稱頌獎厲風俗書鈔七十二陳補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六

肅祖以温嶠爲散騎常侍太寧初手詔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達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端亦咸以爲宜藝文四十八御覽二百二十引常侍下有侍講二字

蘇峻反温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西歸嶠說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是致命之秋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然身雖灰滅何以謝責於先帝今日之事義無旋踵騎虎之勢可得下乎公若

違衆獨反衆心必沮沮衆以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御覽四百六十二

初溫嶠葬豫章朝議以嶠首受顧命功濟社稷宜還陪陵官爲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詔從之至嶠後妻何氏卒便載嶠喪還都詔令葬建平陵北並贈嶠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綬云御覽五百五十四

郄鑒

鑒少好學博覽雖不章句而多所通綜世說簽規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七

篇注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郄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青草時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藝文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二說郛五十九引山字不重青草作生草無時或二字

中宗初鎮江右假郄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龕石勒左右交侵鑒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隨宜抗對百姓飢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御覽三百二十又三十五引中宗上有中原亂三字刺史下有鎮鄒山三字交侵下無鑒收合至抗對十三字掘野鼠上有野無青草時或六字書鈔一百五十六引中原亂徐龕石勒左右交侵至末

郄鑒爲太尉雖在公位沖心愈約勞謙日昃誦翫墳索自少及長身無擇行家本書生後因喪亂解巾從戎非其本願常懷慷然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優詔不許御覽二百七

郄愔

郄愔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欲用愔愔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八

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爲臨海太守在郡優游養志不以事物縈心御覽四百二十四書鈔七十五引郄愔爲臨海太守不以事務嬰心

郄愔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進位鎮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御覽二百四十二

郄愔及弟曇奉天師道世說簡傲篇注

郄超

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

世說言語篇注又假譎篇注引超少而卓犖不羈二句

郄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俶儻高儁籠蓋當時時人爲之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世絕倫郄景興交遊士林每在勝拔又精於理義大司馬桓温取爲參軍温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超相見常謂不能測也

御覽二百四十九

郄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貴如此

御覽四百七又五百六十九引超死之日至末宗下無貴字　藝文二十一引郄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世說傷逝篇注引超年四十一先悟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爲誄者四十餘人案晉書列傳作年四十二

何法盛晉中興書　四九

郄恢

郄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

世說任誕篇注　書鈔六十五引郄恢爲右衛率恢風神魁梧至末無自太子左率五字　御覽二百四十七引郄恢字道胤爲太子右衛率恢長八尺至烈宗異之

郄恢字道胤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

書鈔六十五

郄邁

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畧累遷少府中護軍

世說德行篇注

顧榮

顧榮字彥先時吳朝士人入洛唯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藻清望不及榮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十

也選補吳王郎中令累遷太子中舍人

御覽二百四十六又引顧榮清操南土秀望遷太子中舍人又二百四十八引無首五字時吳朝士人入洛作時在洛者無清望二字榮也下作以高士秀望補吳王郎中令無末七字　書鈔七十一引同御覽二百四十八又六十六引顧榮南土秀望爲太子中舍人

顧榮字彥先入洛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

御覽二百三十一

顧榮字彥先遷廷尉平時趙王欲誅淮南王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榮濟者甚衆

御覽二百三十一　書鈔五十五無字彥

先三字允官屬上有收字

顧榮齊王冏召爲主簿冏自擅威權榮知其必敗唯終日昏酒冏以榮爲中書郎御覽二百二十廣陵相陳敏反留顧榮與甘卓等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書鈔一百三十四陳補

紀瞻

紀瞻字士遠爲鎮東王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三郡中正王常幸其家同乘還府甚見禮遇鄉郡榮之御覽七百七十四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二

王敦從中宗出紀瞻覘之大驚出拜道左書鈔八十五

紀瞻勸中宗即位帝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帷帳瞻叱績曰帝王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書鈔一百三十二陳補

紀瞻字士遠爲右僕射肅祖嘗居內殿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數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謝曰臣不敢聞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耶瞻以年在懸車自陳告老詔曰豈朕德薄不足以爲治乎御覽二百十一

紀瞻拜領軍會錢鳳作逆詔上殿參定定謀策事書鈔六十四

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嚴臨亡以家後不立遂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機一門被誅瞻復相營恤機女爲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御覽四百二十一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人也節操尚厲童齔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行有餘力則精書學由是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表儒宗拜右光祿大夫御覽二百四十三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引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東儒宗

賀循拜太常與刁協同議先朝四事朝野咸

嘆循之淵學 書鈔五十三

賀循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 書鈔五十三

賀循字彥先元帝以循爲太守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元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中宗踐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表俗加以位處上卿服物蓋身而已屋裁被風雨孤常

造其廬特爲賜以六尺牀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御覽二百二十八 初學記十二引賀循字彥先拜太常中宗踐祚至末服物上有居身二字特下有以字賜下有慨然二字

賀循字彥先爲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貞貴居身以沖約爲本立德以仁讓爲行可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御覽二百四十四

循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左循病雖口不能言而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 書鈔五十六

楊方

會稽郡鈴下有楊方者字公回初爲郡威儀少好學有異才以門役在閣下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也內史諸葛恢聞方學召爲給使見而異之謂有殊常之才卽解役散置左右以門人待焉由是邦壤敬異方始得周旋鄉貴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並知拔之後恢欲薦郡功曹於中宗使方供事主簿

虞預以方文美采送示太常賀循循向京師稱美之司徒王導辟以爲掾方始在都交遊貴人間縉紳咸厚遇之 御覽六百三十一引書鈔七十七陳補 揚方少好學有異才幼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薛兼

薛兼字令長與同郡紀瞻等初入洛張華嘆曰皆南金也累遷至丞相右長史兼恪勤王事以佐祿秩優泰每約損辭讓取周實而已

御覽二百四十八實字有誤

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嘆息曰皆南金也御覽四百四十三又四百七引無號曰五儁四字又四百九十五引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

張闓

薛兼爲軍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張闓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願垂引納以綜朝事中宗卽召張闓爲安東將軍御覽二百四十九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五

闓晉陵內史甚有威德轉致廷尉卿世說箴規篇注

劉隗

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劉隗爲長兼侍中出補丹陽尹隗雖在外而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書鈔五十又七十六引彭城劉隗出補丹陽尹雖在外機密皆預之劉隗爲丞相司直時南中郎王含以族强顯貴驕傲自恣一門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奏劾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隗之彈奏不畏强禦皆其類也書鈔六十二陳補又六十二引劉隗爲御史中丞劾奏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强顯貴驕傲自恣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隗之不畏强禦皆此類也

劉疇

劉隗從兄疇字王喬有重名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藝文四十七 御覽二百八

刁協

刁協字玄亮除左僕射中興草創制度未立朝臣時無練習舊儀者惟協以久在中朝加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六

性聰明多諳故事朝廷憲體出入威儀唱讚一皆稟於協當時稱爲强記御覽二百十一

刁協遷尚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朗朕甚嘉之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十引朗作雅

刁協爲尚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性剛悍志在匡益中宗甚信重之書鈔五十九

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刁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迴協令人牽綝墮馬至協車馬而後

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御覽二百二十六

周顗

周顗字伯仁拜太子少傅顗上疏曰臣退自忖省學不通一經智不効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不悟天監忘臣頑蔽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御覽二百四十四

周顗代戴淵爲護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二十人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七

御覽四百九十七

王敦作逆石頭城既陷王師敗績周顗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師不能其事使王旅摧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顗與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臣忠於社稷王敦無道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頃王室語未終人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士庶聚觀者皆爲流涕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御覽四百十八與下脫字

王敦害周顗籍其家止見有素簏數枚中有故絮書鈔一百三十五 御覽八百十九又七百五引無數枚二字

周嵩

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之人爲天下所殺復何弔敦甚銜之御覽五百六十一

應詹

應詹以孝稱年十餘歲祖父母亡當作祖父母俱亡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八

家富於財而詹年稚弱乃請宗中單貧者與共居弱冠知名太宰何劭見而稱之曰質文之士也御覽四百七十七

應詹都督天門等郡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誅其魁帥餘皆降之自元康以來政令不一谿蠻並反詹召蠻酋破鐵券與盟由是懷化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獨保全一境御覽五百九十八

陶侃破杜弢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諸將

盡取財物詹家至貧而一無所取莫不嘆其清介也書鈔三十八

應詹字思遠太興三年爲後軍將軍御覽二百三十八

卞壼

卞壼明帝時爲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專任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九

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書鈔五十九陳禮又三十六引卞壼爲尚書令公卿憚之

王導稱疾不朝而出送鄧鑒卞壼奏導專任無敬御史中丞鍾雅阿撓不糾並宜彈肅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書鈔六十二初學記十一引卞壼爲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壼奏導專任無敬事寢不行舉朝憚壼御覽二百十引同初學記

卞壼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文選任彥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

壼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京陵口六軍敗績壼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眕盱見之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文選任彥升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注引濟陰卞錄

卞敦

卞敦除右衛率時胡賊侵逼淮泗中宗求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書鈔六十五原誤作卞郭

鄧騫

鄧騫字長眞長沙人譙王丞爲魏乂所敗乂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十

求騫甚急鄉人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乂乂喜謂曰君可謂古之解揚也御覽二百六十三

劉超

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愼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焉御覽二百三十二書鈔五十七引至以忠愼稱又十一引至衣不重帛劉超下有字世說三字治身上無加以二

字

劉超字世瑜中書郎遷爲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領之號爲君子營以實宿衛御覽二百四十三　書鈔六十一引劉超爲射聲校尉以下同末作因統其衆以宿衛號曰君子營　案晉書列傳作字世瑜似與名超不合書鈔十一亦引作世瑜瑜字爲是

劉超字世瑜爲右衛將軍親侍至尊書鈔六十四

劉超爲左衛將軍時蘇峻逼遷天子超攀轂悲哀書鈔六十四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二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而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侍郎侍中以公累免官世說言語篇注

郭璞

郭璞奏南郊賦中宗愛其才以爲著作佐郎書鈔五十七　御覽二百三十四引中宗下有見賦二字　初學記十二引郭璞下有太興元年四字

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郭璞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畏不敢辭御覽二百四十九

郭璞性輕易不持威儀嗜酒好色或過度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爾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唯恐不盡乃憂酒爲害乎御覽三百八十九

昔中宗以丁丑之歲始稱晉王改築宗廟使璞筮之云載祀二百及今禪代庚申之歲凡百有二年而天祿永終璞精於術數理無乖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三

二抑以百二期促故倒其辭爲二百乎御覽二百

孝武帝造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御覽一百七十五　說郛五十九　案郭璞是明帝時人見殺於王敦不得至孝武帝此有訛誤

葛洪

葛洪好學嘗伐薪賣以買紙墨初學記十二　書鈔一百四陳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幼覽衆書近得萬卷自號抱朴子善養性之術撰經用救驗方

三卷號曰肘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今行用 御覽七百三十二

葛洪赴岣嶁令行至廣州其刺史鄧岱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中鍊丹積年忽與岱書遠行尋藥岱得書往別而洪已亡年八十餘顏色如平生入棺輕如空衣尸解而去 御覽六百六十四又四十一引葛洪上羅浮山中鍊丹在山積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岱書云當欲遠行岱得書狼狽而至洪已亡顏色如平生體輕弱如空衣時咸以為神仙 藝文七十八引葛洪字稚川亡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舉尸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尸解得仙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三

庾亮

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表注

庾元規少好黃老能言玄理時人方之夏侯太初 御覽六百十七

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表注

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 文選同上

王敦表亮為中領軍 文選同上

肅宗欲使庾亮為中書監亮上書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御覽二百二十

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專薨 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引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錄

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 文選任彥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又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初庾亮欲徵蘇峻卞壼不許溫嶠及三吳欲起兵衞帝室亮不聽下制曰妄起兵者誅故峻得作亂京邑也 世說容止篇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四

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顯宗幸嶠營亮泥首謝罪 御覽三百六十四

庾氷

氷為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氷氷棄郡奔會稽 世說任誕篇注

庾氷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 文選任彥升為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又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庾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書鈔三十八

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世以此稱之 書鈔三十八

庾翼

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溫友善

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 御覽四百七 初學記十八引 庾翼與桓溫友善至末

庾翼除振威將軍轉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 書鈔七十五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畫長鳴角一雙幡旄副 御覽三百三十八 書鈔一百二十引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一雙孔雀旄二枚案畫下脫角字

庾希

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於豎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 世說雅量篇注

庾友

桓溫殺庾希希弟倩聞希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溫得宥 世說賢媛篇注

庾統

統字長仁潁川人衛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世說賞譽篇注

庾爰之

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於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世說識鑒篇注

桓彝

桓彝少孤家貧而性度高豁不以鹽瓿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爲宣城太守百姓懷之 藝文卷六

蘇峻反桓彝爲宣城內史往赴朝廷長史裨惠等咸以宜且案甲以謀須衆力齊集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之難而欲逡巡將何以云衆力雖寡義無寧處長驅往進尋王師敗績彝慷慨流涕皆勸僞通以紓交至之禍如其不然重兵必至彝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死節焉能忍辱與之通問如其不濟此即命也遣俞縱進軍左右以力不敵勸縱退軍縱曰吾承桓

侯厚遇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峻遣韓晃進軍攻彝力屈被害 御覽四百十七

桓沖

哀帝以平關洛功封桓沖豐城公 御覽二百

烈宗詔曰桓沖協陰治遠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注

桓石秀

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沖嘗與石秀共獵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秀未嘗瞻盼嘯咏而已 御覽

三百九十二

桓石秀第二子代叔父沖爲江州刺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 御覽八百三十二

桓嗣

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 世說排調篇注

桓謙

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世說品藻篇注

桓胤

胤字茂遠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世說文學篇注

王承

王承少而沖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以比南陽樂廣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勑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

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意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御覽二百四十九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下同刑作形又王文[illegible]作[illegible]注

王述

王述爲司徒王導中兵屬督牙門書鈔六十九引太原王錄

王述字懷祖以清介稱康帝爲驍騎將軍召爲功曹書鈔六十八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六九

王述作會稽太守外白請諱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過此無所復諱書鈔卷六

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令多修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世說品藻篇注

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以性急爲累世說忿狷篇注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領左衛少有風格尚刑名之學嘗著廢莊論御覽二百三十七

王國寶

王坦之字文度選曹將以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婦父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爲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辭不拜御覽二百十五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七十

王國寶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喚呼以盤盞樂器擲台之復爲有司所彈烈宗詔曰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其免官御覽二百十三

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世說傷逝篇注

王綏

王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坦之六世盛德綏又知名於時冠冕莫與爲比

位至中書令荆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世說德行篇注

王綏八世德名繼軌 文選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牋注

王爽

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世說方正篇注

荀組

潁川荀組字大章司徒王渾表曰左西屬荀組文義貞素淸識見稱宜轉從事中郎 御覽二百九

荀組字大章潁川人也弱冠太尉王夷甫見而稱之爲光祿大夫 御覽二百四十二

懷帝荀組爲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御覽二百四十四

荀崧

荀崧字景猷組族子也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拜右光祿大夫 御覽二百四十三

荀崧上疏曰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舉觴問故二則參訓國子 書鈔六十七

荀蕤

荀蕤字令遠遷左丞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封溫蕤謂太宗曰若溫復假王威平定河洛修復山陵何以加之遂止 御覽二百十三

荀羨

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御覽二百五十四又二百四十一引荀羨爲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世說言語篇注引羨年二十八出爲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范汪

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以爲興范族者必是人也 御覽四百四十三

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意 藝文八十

蘇峻反范汪逃遁西歸時庾亮溫嶠治兵潯

陽咸以衆少賊强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絶不相知聞及汪經過嶠等訪焉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强易弱朝廷倒懸宜時進討嶠等納之是日護軍南平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 御覽二百四十九

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兖二州刺史 文選任彥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 書鈔六十九引范汪字玄平博學多通尤善玄理護軍南平二府交命又九十七引范汪博學多通至善言理

初桓温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温甚恨之汪後爲徐州温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温挾憾奏汪爲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温温語其下曰玄平乃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温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温愈怨之竟不屑意 世說假譎篇注

范甯

甯字武子愼陽縣人博學通覽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世說言語篇注

范甯爲餘杭令在郡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求補豫章 書鈔八十三陳補 御覽二百六十七引至未有如甯者也范甯下有字武子解褐五字郡作縣無修禮二字宗之作來宗又六百十三引至未有如甯者也養生徒下作潔己志徒行之士莫不來宗無朞年八字

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藝文四十八 御覽二百二十 書鈔五十七引郎上有侍字無未八字 初學記十一引范甯字武子少好學多所通覽拜中書郎專掌西省居職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 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二十

范堅

范堅字子常爲廷尉奏王典吏 奏疑作秦案晉書列傳作

范堅遷尚書左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慢合布四十疋案晉書列傳官慢下有三張二字四十作三十依律棄市廣息雲宗二人自沒爲官奴婢以贖父尚書議可特聽堅駁之曰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顯宗從之正廣刑御覽二百三十一

范啟

范啟字榮期愼陽人父堅護軍啟以才藝顯於世仕至黃門郎世說文學篇注

王舒

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導欲出王舒爲外援及更拜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名會不得作會稽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就職御覽三百六十二

王允之

允之字淵猷晉書列傳作深猷年在總角從伯敦深知之嘗夜飲允之醉醉先眠時敦將謀作逆因允之醉別牀臥夜中與錢鳳計議允之已醒悉聞其語恐或疑便於眠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其眠吐以爲大醉不復疑之御覽四百三十二又三百九十六引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爲似己入則共寢又四百九十四引王允之年在總角敦深知之謂爲似己入則共寢嘗夜飲辭曰醉先眠敦將錢鳳計逆允之悉聞慮敦或疑於眠處大吐敦果照視見眠吐中不復疑之又七百四十三引王允之年在總角爲從伯敦所知嘗夜飲允之醉醉眠在別牀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以爲大醉不復疑

王彬

王彬字世儒從兄敦入石頭中宗使彬銜命慰勞會周顗被殺彬往哭顗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涕淚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哉彬曰伯仁世譽與君齊行忠烈之軌邈焉難逮其有何罪而致禍戮勃然數敦曰兄抗旌內侮戮殺忠義謀國不軌禍及門戶敦大怒厲聲曰爾之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丞相導在坐勸彬起謝彬曰昨暴腳痛

不能拜且此復何所謝意氣自若敦曰腳痛敦若頭痛然猶以至親不忍加害御覽四百二十八

琅邪王彬爲將作大匠帝以其勤勞爵關內侯書鈔五十四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達可作諸王佐耶此有誤案晉書列傳作選官欲以汝作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遷超是所不願遂爲郎御覽二百十五

王彪之遷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御覽二百三十一藝文四十九引王彪之遷廷尉時揚州刺史殷浩劾永嘉太守謝毅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發詔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云張釋之以來復見斯事

王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强斂迹亡戶歸者三萬餘口藝文卷六

王彪之遷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數稱之曰朝之大事衆人所不能決者咨之王公無不得判也書鈔五十九

王彪之議云未詳傳國璽創造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書鈔一百三十一

虞譚

虞譚陳畧曹毗毛安之並爲左衛將軍御覽二百三十七

虞嘯父

嘯父會稽人光祿譚之孫右將軍純之子案晉書列傳作虞譚子也少歷顯位與王廞同廢爲庶人義熙初爲會稽內史世說紕漏篇注

陸曄

陸曄童齔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才也御覽四百四十二

陸玩

陸玩字士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朝野憂懼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基墜矣於時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比陳讓不聽既拜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也談者以爲知言（藝文四十七 御覽二百八引陸玩說作虞玩相繼薨下即接遷玩司空至末）

陸納

陸納爲吳興太守辭大司馬桓溫因問溫曰醉可飲幾酒肉食多少溫曰溫酒不過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納後伺間求入自言外有微禮溫勑而受止有酒一斗鹿肉一盤一坐愕然納曰公近云三升民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嘆服（御覽四百六十二）

陸納字祖言徵拜左民尚書將應召綱紀曰宜裝幾船納曰吾家不在此已勑私奴乘駕裝并食糧米無所須也（句有脫誤）臨發載被襆而已其餘皆封還官（御覽四百三十一又七百四引陸納爲吳興太守徵拜左民尚書臨發止留被襆餘還官）

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時衞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數十人饌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我素業（御覽八百六十七又五百十二引無所備作無供辦私蓄作密作而已下作俶下精飲食客罷納大怒杖俶四十奈何作乃復）

何充

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齔伯父邃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御覽四百四十三又五百十三引無末六字）

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爲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疏外及敦稱舍有惠政（含敦兄）一坐畏敦擊節而已充獨抗之其時衆人爲之失色由是忤意出爲東海王文學（世說方正篇注）

廬江何充字次道爲司徒王導諮議參軍御覽二百九

初庾冰兄弟每說顯宗國有强敵宜賴長君顯宗晏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常計冰等不從遂立康帝康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昇平之世其强正不撓率皆如此御覽四百二十八

何準

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輔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於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爲穆帝皇后贈光祿大夫恢讓不受世說棲逸篇注

何澄

何澄字秀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世說忿狷篇注

褚翼晉書列傳作褚裒

褚翼字謀遠少失父以材藝楨幹立名肅祖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

蔡謨

蔡謨爲尚書上疏曰八坐之任非賢莫居前後選用名資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素有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尚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今猥以輕鄙超踰等疋上亂聖

明貫魚之次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斯亡之誠實昭聖政維塵之累御覽二百十二

蔡謨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謨奏宜有金石顯宗納焉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御覽二百二十八書鈔五十三引清陽蔡謨拜太常以下同咸康誤作咸寧

蔡謨字道明遷司徒固讓曰若我作司徒將爲後代哂義不敢拜詔數十下謨章表十餘上陳以疾篤帝臨軒自朝至申而徵不至公

卿以蔡公傲無人臣之禮奏送謨廷尉謨率子弟詣闕稽顙詔免爲庶人御覽二百八

蔡謨讓司徒孝宗臨軒遣侍中紀瑒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宗時年八歲甚怪之亟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爲治於是奏送謨廷尉

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御覽四百九十八

蔡謨讓司徒孝宗臨軒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孝宗時年八歲甚怒之亟問左右曰所召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曰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殷浩奏曰免吏部尚書江彪官忽夾此語不倫疑有訛誤案晉書列傳亦有中軍以下云云惟無日字彪作彪不知何故於是公卿奏送謨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到廷尉待罪詔可依舊制免爲庶人藝文四十九

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賜几杖門施行馬御覽二百四十三

蔡系

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世說雅量篇注

諸葛

諸葛氏之先出自葛國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彊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族御覽四百六十案此當在諸葛恢傳蓋敘諸葛之緣起也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諸葛誕名蓋海內

諸葛靚

諸葛誕叛遣子靚入質於吳吳亡入洛自誕爲太祖所斬當云爲文帝所誅誓不見太祖叔母琅

邪武王妃覩之姊也帝後因覩在姊間往就見焉覩逃於廁帝又逼之覩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復覩聖顏御覽四百八十案晉書載諸葛恢傳覩恢父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頤弟也弱冠知名試仕郎邱長轉臨沂令值天下亂避地江左於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御覽三百六十三世說識鑒篇注引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以下同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引諸葛恢字道明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以下同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八五

諸葛恢爲會稽太守上爲置酒謂之曰會稽晉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太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否運治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之餘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之士退浮華之黨中宗深納之藝文卷六御覽二百五十一引諸葛恢下有字道明中宗遷六字太守下有將行二字晉作昔在於太守太作良無四方分崩至言之十七字陳謝下無因對二字書鈔十一引有莅任之意相屈作諸葛祿誤又三計亂引諸葛祿爲會稽太守臨行上爲置酒引至是以相屈也亦作諸葛祿誤在於太守作良守

諸葛恢爲會稽守二年政清民和書鈔三十五

殷浩

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世說識鑒篇注

殷浩字淵源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論難精微故風流清談皆歸之征西將軍引爲記室參軍御覽二百四十九又六百十七引殷浩弱冠與京兆杜乂並有美譽善言玄理世說賞譽篇注引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 八六

浩爲亮司馬世說文學篇注

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繼薨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殷浩爲揚州刺史從民譽也世說政事篇注

殷融

殷融字洪遠陳郡人桓彝有人倫鑒見融甚嘆美之著象不盡意大賢須易論理義精微

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世務自嬰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世說文學篇注書鈔二十八引陳郡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爲西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也原誤作郭融又一百七陳補引殷融爲司徒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事務榮懷御覽二百九引同書鈔作殷融西屬上有右字又五百七十四引司二百九右西屬作左西屬無導甚相親悅焉六字

顧悅之

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爲尚書左丞世說言語篇注

孔愉

孔愉字敬康少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子康案晉書列傳作世康俱知名號曰會稽三康御覽三百六十三

孔愉字敬康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放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次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然印工以聞愉悟遂佩焉御覽二百初學記二十六引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侯及鑄侯印以下同猶作亦案餘下脫不字書鈔一百三十一陳補引同初學記寰宇記江南東道湖州武康縣引無以討華軼功至初愉十二字嘗下有買字左顧者數次作龜中流數顧及鑄侯印作及愉封餘不侯鑄印而龜下有首字以聞下作愉悟昔者所放龜乃取佩焉

司徒王導將以趙氷案晉書列傳作趙胤下同爲中護軍孔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用周伯仁

應思遠今誠乏才豈可以趙氷居之其秉正不撓皆此類也御覽二百四十書鈔六十四引至居之趙氷作趙泳

孔坦

孔坦字君平以才名獨步補東宮舍人書鈔六十六

孔坦拜左丞辭王丞相導曰卿在朝康濟時務拾遺補益者多矣咸以左丞事要宜須直諒以攝百揆今天下事弊亦是氣病讓夷之日豈得已也書鈔六十末疑有誤

孔嚴

嚴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嚴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政爲吳興太守卒於家 世說品藻篇注

孔嚴補大中正時東海王奕信用羣下上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棣稅取錢直嚴啟宜寢表帝詔曰奕謂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卹之旨也省所啟敬納忠規 御覽六百二十七

張茂

張茂初起義討賊陳斌一郡用全中宗召爲掾屬中興累遷至太子右衛率出爲吳國內史爲沈充所殺茂妻陸氏散家財合義軍助國討賊詣闕上書理茂忠節詔書褒嘆追贈太僕卿 御覽四百三十九

陶回

陶回字恭之王導以回有器幹擢拜北軍中候回性不畏强禦 御覽二百四十

丹陽陶回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

在府稱職書鈔七十三

陶回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性方範不畏疆禦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王公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鎮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御覽二百三十九又四百九十一引熒惑守南斗至末又四百二十八引紀回字恭則羅性方範以下同無公

以明德至邪佞下作公與桓景造膝云云案以陶回作紀回誤又晉書列傳陶回無字御覽二百四十引作字恭之而四百二十八又引紀回字恭則顯有訛誤

謝尚

謝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屬爲會稽王友 御覽二百四十八 書鈔七十一陳補

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 世說品藻篇注

謝安

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神識深敏氣

宇條暢丞相王導知之由是知名御覽三百八十四

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御覽四百七

安寓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世說雅量篇注

謝安築墅於新城北百姓賴之故名召伯墅御覽七十三

謝琰

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中興陳郡謝錄

謝琰爲會稽內史督五郡事隆安四年孫恩攻上虞進及邢浦太守張虔碩戰敗於邢浦人情震懼羣賊銳進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又應分軍設伏以待之琰不聽外白賊至時尚未食琰曰要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果敢能戰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魚貫不聚賊於艦中旁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干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御覽三百二十三書鈔一百十八引五郡事作五郡軍士孫恩攻上虞作孫恩復寇浙口入餘姚上虞進及邢浦下有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二十字戰敗下無於邢浦三字震懼作震駭南湖下無又應二字不聽下無外白二字果敢能戰作摧鋒陷陣魚貫不聚作琰軍魚貫而進末作琰至干秋亭而敗無與二子以下十二字

謝奕

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遷豫州刺史世說德行篇注

奕自吏部郎出爲晉陵太守世說簡傲篇注

謝玄

時氐賊强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拜建武將

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江北諸軍事御覽五百十一世說識鑒篇注引至玄必不負其舉鎮遏作鎮靜可堪此任作可任此事郗超上無中書郎三字文選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氐賊作寇賊鎮下無遏字可堪此任下即接於是拜建武將軍至末江北上有監字

謝玄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八年秦主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煒張蚝苻方四師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澗詔加衛將軍安爲征討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三

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玟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斬首萬級生擒五千餘人十月苻融進屯壽陽玄與玟等選精銳八千人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苻融俘獲萬騎得僞輦及雲母車其餘寶器山積錦罽數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疋御覽三百九

玄字幼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殺苻融封康樂公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陳郡謝錄又謝玄暉和王著作八公山注引陳郡謝錄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

兗州既平謝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壅呂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御覽七十三

謝萬

萬才器儁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世說賞譽篇注又文學篇注引謝萬善屬文能談論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四

謝萬少而才器儁秀太宗聞其名取爲鎮軍從事中郎御覽二百四十九

謝萬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爲散騎常侍藝文四十八

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器高俊早知名歷吏部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世說言語篇注

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世說品藻篇注

萬之爲豫州氐羌暴掠司豫鮮卑屯結并冀萬既受方任自率衆入潁以援洛陽萬務豪傲物失士衆心時北中郎將郗曇以疾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向還南遂自潰亂狼狽單歸太宗責之廢爲庶人 世說品藻篇注

謝萬安石之弟也爲尚書令薨博士議謚曰萬無他才直以宰相弟遂居清顯妄自夸擬曾無懷德案謚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朝議直曰襄公 御覽四百九十二案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五

晉書謝石傳石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朝議不從單謚曰襄而御覽引中興書謂是謝萬恐有訛誤

謝萬安石弟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書鈔四十一

謝朗

朗博學有逸才善言玄理 世說文學篇注

謝石

謝石遷尚書令上表以腳疾不敢朝拜乞依故尚書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 書鈔五十九

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謝安弟石尚書令薨時年六十二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御覽六百二十七 世說方正篇注引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引何法盛陳郡謝錄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謝道韞

謝安女道韞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曰欲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布障自蔽申獻之前義客不能屈 御覽六百十七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六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也幼訥於言人未之知年十二嘗見周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先割啖羲之羲之於是聞名及長尤善草隸書爲今古冠絕累遷右將軍不樂京師遂往會稽與謝安孫綽等遊處山陰有道士養羣鵝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

贈乃爲寫訖籠鵝而去 御覽二百三十八

王羲之字逸少弱冠知名庾亮請爲參軍 書鈔六十九

王羲之爲護軍將軍任役在平 書鈔六十四

羲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艱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慰而已初不重詣述述深以爲恨喪除徵拜揚州就徵周行郡境而不歷羲之臨發一別而去羲之初語其友曰王懷祖免喪正可書尚書投老可得爲僕射更望會稽便自邈然述既顯授又檢校會稽郡求得其失主者疲於課對羲之恥慨然遂稱疾去郡墓前自誓不復仕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徵也 世說仇隱篇注

王徽之

桓沖引徽之爲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 世說簡傲篇注

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爲傲達仕至黃門侍郎 世說雅量篇注

徽之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 世說任誕篇注

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世說任誕篇注 書鈔六十九陳補引王徽之下有字子猷三字末有大司馬桓温以爲參軍九字

王獻之

王獻之少有清譽亦善隸書後將軍謝安請爲長史甚欽愛之 御覽二百四十八

王遜

王遜爲寧州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後濁也 書鈔七十一

毛璩

毛璩爲譙王司馬時海陵縣地多菰蒲處所幽邃亡戶保之璩請討放火而進天既旱地皆菰封封燃叛人走出近得萬戶 御覽九百九十九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爲隗主攻鈔日至無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銳鄉人邵續深知之以

女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號爲關羽張飛 御覽四百三十五

鄧遐

鄧遐氣盖當時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虞預

虞預好學有文才中宗以爲記室專典書記 書鈔六十九

虞預有學有才轉琅邪王常侍 書鈔七十

孫盛

何法盛晉中興書 九

孫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玄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無與抗論唯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御覽六百十七

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强識歷著作郎衡陽令庾亮爲荆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秘書監 世說言語篇注

孫盛歷散騎常侍秘書監常領著作 御覽二百三十四

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加給事中篤尚好學自少及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初學記十二 御覽二百三十二引無加給事中四字又六百十一引無加給事中篤尚六字

孫潛

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討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受遂以憂卒 世說言語篇注

干寶

何法盛晉中興書 百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 案晉書列傳作祖統 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 世說排調篇注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文選干令升晉紀武帝革命論注

鄧粲

長沙鄧粲高潔著名桓沖召粲爲別駕粲起就職時南郡劉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職

尙公語粲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尙公無以難之然粲名譽亦減半矣御覽二百六十三

謝沉

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時年五十二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書鈔五十七御覽二百三十四引謝沉爲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沉有史才遷大著作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荆州刺史桓温辟齒爲別駕温出征伐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之在職十年後忤温旨左遷戶曹參軍書鈔七十三陳補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温在荆州辟爲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世說言語篇注

顧和

顧和字君季晉書列傳作君孝榮族子也和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族父榮雅重之此吾家千里駒也興吾宗者必此子矣康帝卽位爲尙書僕射更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左光祿大夫御覽二百四十二世說雅量篇注引和有操量弱冠知名顧和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晃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云舊晃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珠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書鈔五十八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初中興儀服不備晃旒飾以翡翠雜珠顧和奏舊晃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旋珠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顧和爲尙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勑諭特聽暮出朝還其優遇如是尋朝議以臨端右之副不宜處於外更加銀青光祿大夫書鈔五十九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十一引顧和康帝卽位爲尙書僕射至暮出朝還

江逌

八

殷浩北伐江遏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軍震懼姚襄去軍十里結草爲營方欲擊浩浩甚懷憂令遏代之遏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塹柵甚固難與校力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驅放以兵遏後羣雞駭散一時飛過塹並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襄遂摧退御覽三百二十一又九百十九引無軍震懼至數下無一時二字無末襄遂摧退四字又八百六十八引殷浩北伐江遏爲長史遏取數百雞以長繩連腳皆繫火一時驅放過塹集營皆燃焉藝文八十初學記二十五引並同御覽八百六十八

何法盛晉中興書 百三

江遏爲侍中時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遏諫以强賊未滅宜務軍備當存儉約以率羣下上即納之御覽四百五十三

江灌

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子也有才器與從兄遏名相亞仕至尚書中護軍世說賞譽篇注

江績

江績爲御史中丞既到駁彈奏無所屈撓時元顯專政多行驕橫績密奏之書鈔六十二原說作江繪

殷顗

初仲堪欲起兵密邀顗顗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顗仲堪不肯世說德行篇注

殷允

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素謙退有儒者之風歷吏部尚書世說賞譽篇注

王恭

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世說賞譽篇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百四

太原王恭爲中書令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書鈔六十五

王恭嘗宴於司馬道子室尚書謝石爲吳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座而放妖俗之音乎並有慚色御覽四百九十一

王恭敗單馬奔曲阿不堪久騎兩髀生瘡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晉書列傳作殷確以船載之爲明浦尉所得御覽三百七十二

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

七

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

王熙

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 世說雅量篇注

王爽

爽字季明恭第四子也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世說文學篇注

劉牢之

劉牢之至五橋澤中敗績兵士殆盡牢之馬超五丈澗得免 御覽七十二

劉牢之屯洌州桓玄至于湖遣牢之族舅何睦 晉書作穆 說曰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哉牢之得說詣玄請降 御覽四百六十二

殷仲堪

殷仲堪少好學能清言善屬文文士咸欽愛之以孝行稱烈宗聞其名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悅 御覽二百四十五

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縣青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御覽九百六

仲堪父嘗患疾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世說排調篇注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人少佃於野人有刈其稻者晷避之既而刈一擔自送與之鄉人感愧終日屢空怡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妻虞預女也少稟伯喜 二字疑誤 共安儉約 御覽五百三原作九引至避之於野下有時年飢穀貴五字刈上有生字亦作孫晷 孫晷又八百三十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人含次嫂樊氏老而失明含奉養必束帶躬親嘗省嫂病須得蝮蛇膽爲藥而求不能得平晝獨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鴻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御覽四百十六又九百二十七引顏含嫂病困須髯蛇膽不能得含憂嘆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

贍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藝文九十一引同御覽九百二十七太平廣記四百五十六引同御覽九百二十七北堂書鈔同卷九百二十七

琅邪顏含拜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於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書鈔五十六

何琦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亟

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御覽四百十一

何琦字萬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豐約與鄉鄰共之頻徵不起桓溫登縣界山喟然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某眞止足也御覽五百三止足原作正是據晉書列傳改

吳逵

烏程吳逵往經飢饉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幼之親死者十有三人逵亦病篤鄉里咸以葦裹布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逵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磚伐木夜至山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三棺鄰里嘉尚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雁之禮命補功曹吏逵以門寒固辭不受御覽四百十一

易雄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亟

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葛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書鈔七十三

易雄長沙劉陽人爲舂陵令聞王敦作逆譙王承檄至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俄而王師敗績敦得肆暴收雄姑孰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安用生爲今

曰卽殺得爲忠鬼乃其願也 御覽四百十七

王諒

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哉 御覽三百六十九

羅企生

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爲府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

何法盛晉中興書 見

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有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曰玄性猜忌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之謂曰桓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奸計自顧力劣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曉耳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衆咸悼之 世說德行篇注

鄧攸

何法盛晉中興書 見

鄧攸字伯道爲石勒參軍勒過泗水攸與鄉人河東陳畿平陽馬恬共謀叛勒破車以牛馬負妻子入草中又遇賊掠牛馬去攸語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今當步擔兩兒恐盡死不如棄我兒抱弟子遺民婦乃從之 御覽四百十六

鄧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射卒弟子綏服攸齊衰三年 世說德行篇注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遭母憂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御覽四百四十三引處默下有少有孝行四字無濮陽人三字鄰居下無隱之每哭四字初學記十一引吳隱之字處默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母亡每哭康伯母輒涕泣悲不自勝既而謂康伯曰以下同無韓字藝文二十引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慟事流淚悲不自勝

吳隱之字處默太元中以國子博士爲太子右衛率御覽二百四十七

吳隱之素清操爲廣州刺史州界有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者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至後清操愈厲書鈔七十一世說德行篇注引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石門爲詩云石門有貪泉引至不易心懷作重初學記十八引同世說注一歃作一飲御覽四百九十二引廣州北界有一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皆使廉士變貪寰宇記嶺南道廣州南海縣引吳隱之往州飲貪泉爲廉潔之性

虞喜

虞喜字仲寧好學博古中宗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不至司空賀循每一詣喜輒經信宿云不能測也康帝以爲散騎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將禘太廟應有遞毀徐禪議喜講焉所著數十萬言御覽五百三

杜夷

杜夷字行齊以儒學稱中宗以夷爲丞相祭酒中興初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御覽二百三十六初學記卷十引行齊下作爲儒林祭酒郎接皇太子至末書鈔六十七引杜夷素以儒稱素操貞素中宗以爲祭酒

徐邈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邈少好學問尤善經傳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邈選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

甚愛之御覽二百二十二　初學記十一引徐邈字景山以東州儒素性好學尤善經傳以下同選上有隱字在西省上有專字　書鈔五十七引徐邈以東州儒素少好學尤善經傳引至學者宗之謝安上有後將軍三字

徐邈字仙民建元中爲太子前衞率御覽三百四十八案晉書列傳不載徐邈字御覽作仙民初學記作景山

孔衍

孔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接西蜀猶教授後進不以戎務廢業書鈔七十四

范宣

范宣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問痛耶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御覽四百三十二案即下條以刃傷手之事而傳聞或異耳

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刃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好學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御覽三百八十四又三百七十引答曰下有不足爲痛四字受全上有但字不可處耳下作衆人以其年少而異焉無少好學至末

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室宣固辭庾爰之庾爰原作羨愛據晉書改以宣素貧加年飢疾疫厚餉給之又不受世說德行篇注

范宣少尚隱遁博綜衆書徵辟並不應雖閒居屢空常研講爲業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御覽五百二　書鈔九十七引范宣少尚隱遁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續日博綜衆書

庾東

庾闡父東以勇力聞世祖時西域遣一健胡趙趨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唯東應選遂暴投胡勇聞殊俗御覽三百八十六

庾闡

庾闡有文章才義識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召爲散騎常侍書鈔五十八　藝文四十一　御覽二百二十四引義作美

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

邈絕當時五十四卒世說文學篇注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筆能屬辭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世說文學篇注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廉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貲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世說言語篇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佚

李充字和度爲參軍善刑名書鈔六十九案和字誤

李充爲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書鈔一百七引末四字御覽二百三十四引四部下作稱刪以爲永制而無甚有條貫四字

李充字弘度母衞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從兄咸亦善書御覽七百四十九案晉書列傳充從兄式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邱人少有才學舉茂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遷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世說言語篇注

袁環

環字山甫爲祭酒尚書與國擊書鈔六十七引類郡袁錄

顧愷之

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高爲時所笑世說文學篇注

王愷

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世說方正篇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佚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裒女即獻后也徵拜侍中遷尚書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莅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採御覽二百五十六又四百四十三引褚季野翼從弟弱冠至皮裏陽秋目之作異之又四百九十五引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曰季野皮裏陽秋書鈔三十八引褚裒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僮樵採

稽裒授衛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親居之固讓藝文四十八　御覽二百二十

征北大將軍稽裒遣督護王堪案晉書列傳作徐龕迎流民軍大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死御覽四百八十七

稽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堯贈太傅元穆侯文選王仲寶褚淵碑文注

王濛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

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隸書與劉惔爲中書郎太宗輔政濛惔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賓惔字眞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惔比荀奉倩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二十劉惔並誤作劉恢

王濛少而不羈不爲鄉閭所齒晚節克修遂有風流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曜卿惔比荀奉倩御覽四百七劉惔誤作劉恢

王蘊

王蘊字叔仁爲吳興太守時郡荒民飢蘊輒開倉賑主簿執諫云宜先列表上蘊曰行仁義而敗者尠矣於是以米賑貸賴蘊者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聞朝廷以違科免飢民多誦之詔特左遷晉陵太守御覽二百六十一

王蘊字仁修當作叔仁烈宗將納后訪於公卿僕射安曰王蘊地望可與國婚定后既立徵拜紫金光祿大夫御覽二百四十三

王蘊以后父徵拜紫金光祿大夫封建昌侯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五

母劉氏平樂鄉君御覽二百二

許詢

高陽許詢字弘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

許詢能清言於時士人皆欽慕仰羨之世說言語篇注

許玄

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道高

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溪山莫知所止或以爲昇仙御覽五百三說郛五十九引道高作清高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人立操清儉不染流俗郡將蔣秀請爲功曹秀治官貪穢無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乃謝去閉門講疑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於獄狼狽營救何法盛晉中興書

躬自扶送秀慨嘆曰任功曹直人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御覽二百六十四

郭文

郭文舉避亂上餘杭大辟山縣令顧歷親近文舉歸贈一無所受歷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與韋袴褶一具文不納便看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袴褶繫於戶內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書鈔無使者以下十八字御覽無親近文舉十字

孟陋

孟陋字少孤少而貞潔清操絕倫口不言世事少時或漁弋雖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輔政以爲參軍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宜引在府溫嘆曰會稽王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能高尚哉我病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御覽五百四

譙秀

桓溫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初學記二十何法盛晉中興書

翟湯

翟湯字道淵華陽人蔚行純素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吏云翟公廉讓即致書記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反煩之益愧嘆焉御覽四百二十五又八百十七引翟湯字道淵尋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至因寄還寶

翟湯字道淵尋陽人耕而後食凡有饋贈一無所受庾亮薦湯以國子博士徵不起御覽五百三

翟莊

湯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雅好弋釣及長不復獵人或問莊曰同是害生之物而先生止去其一何也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坐篳門啜菽飲水徵辟皆不

何法盛晉中興書 夏三

就莊子嬌嬌子法賜並徵不至世有隱行御覽五百三

郭翻

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往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藝文六十八

郭翻武昌人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逼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翼以翻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御覽七百六十八事類賦十六引安西庾翼以帝舅之尊躬往逼翻欲强起之翻船狹小引至末

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家於臨川唯以漁獵爲娛常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薦公車徵不就乘小船歸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狹小欲引入大船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不肯翼便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御覽五百

何法盛晉中興書 夏三

三書鈔一百三十九引郭翻少有志操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事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一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原郭翻上衍司徒二字

郭翻武昌人墜刀於水路人爲取翻仍以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辭翻曰爾尚不取我豈能復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之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然乃復沈沒取之沈沒原訛作驚翻於汲從晉書改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御覽三百四十五

劉驎之

劉驎之一字道民世說任誕篇注 御覽五百四作一字道民疑誤

劉驎之南陽人少有信義去家百餘里有一獨媪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唯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媪其命終乃身爲治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御覽四百十九又五百十四引無南陽人三字

劉驎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於山澤志在存道常採藥至名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或謂囷中有仙方秘藥驎之便欲尋索終不能得桓沖請爲長史固辭居於岐陽人事往來無不投止驎之自供給人人豐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御覽五百四又四百二十五引劉驎之字子驥志在逸遁居於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瞿坑先生 案晉書作瞿硎

太和末有瞿坑先生者不知名姓常居宣城又有瞿坑因以名焉桓溫往視之見先生無蔽坐石室神無忤色溫命伏滔銘讚之書鈔一百五十七太和原作秦元談 竄字記江南西道宣州寧國縣引有具視先生不知姓名住宣城文脊山

戴逵

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世說巧藝篇注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漬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絕時人莫不驚嘆知其深敏御覽三百八十四 書鈔一百二引戴逵總角至莫不驚嘆刻字作刻之

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爲娛不遠千里御覽五百七十八案不遠千里下似有脫文藝文四十四引至王門伶人破琴上有前扣二字事類賦琴引至忻然操琴而往破琴上有前字

戴逵字道安少博學能鼓琴總角時以雞子

汁溲瓦屑作鄭玄碑又爲碑文文既綺藻器亦妙絶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逵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

梁徵散騎常侍郡縣敦逼乃逃去吳國內史王詢有別館在虎邱山乃潛住詢山中謝玄王詢並表逵烈宗備禮徵不至 御覽五百四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潛處陋巷未嘗出入公門有致餉一無所受武陵太守孫放薦玄之詔以爲散騎常侍郡縣逼苦辭不行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御覽五百四又四百二十七引至一無所受無陋巷二字出入作至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卷三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一身了然無有同產鄙齔之時雅好導養謂仙道可祈年至十五六便服食絶穀不婚娶居長沙臨湘縣去家十里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時還家設小牀常獨坐不與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至七八歲時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乃不復還家 御覽九百六又三百九十三引無太尉至家可祈二十六字絶穀下有家累千金儲客百數淡終日蕭然十三字不婚娶上有絶字臨湘縣下有山中二字無去家十里四字無末於野至還家二十八字 事類賦二十三引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絶穀得白鹿子馴養之常與俱往還家後遂不復還家 說郛五十九引同事類賦得白鹿子上有於野二字馴下有而字常與下有之字往還下無家字

陶淡字處靜侃之孫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於山中立小草窟設小牀獨坐故舊入山候者輒移渡澗莫得近之本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縣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御覽五百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卷三

顏延之

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文選顏延年陶徵士誄注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或謂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卜乃令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

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者就請買還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錢十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十餘萬於是家業用展病者亦愈 御覽四百八十四

于瓚

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 史記集解序索隱

任丞

任丞字士恭爲屯騎校尉位居藩屏躬處儉約 書鈔六十一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卷七

王廣

琅邪王廣字世明多才藝爲東海王越記室 書鈔六十九

郅恢

高平郅恢爲雍州鎮襄陽多所撫恤大得關隴聞譽誘納降附動以千計 書鈔七十二

車允

車允爲廣州刺史居官貪濁 書鈔七十二

史

張敬續

張敬續出補晉陵內人乃立新豐塘萬九千四尺 書鈔七十四

王祿

太原王祿遷丹陽尹爲政清整 書鈔七十六

楊儉

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茂才猶依舊策諸州茂才皆憚不往楊儉獨慷慨恥以術曜取進終身不仕罷歸田里 書鈔七十九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卷八

周鎮

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 世說德行篇注

孫騰

騰統子也博學歷中庶子廷尉 世說品藻篇注

石虔

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世說豪爽篇注

李軌

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世說儉嗇篇注

王禹

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運舟載路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崔悅

崔悅字道儒文選盧子諒贈崔溫詩注引何法盛晉錄

孔亭

元帝封孔亭爲奉聖侯不食戶邑御覽二百一

劉寅

劉寅於厭次縣築壘拒石勒勒後執寅以鑊湯煮之御覽六百四十五

王敦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亂敦將還臺悉以主嫁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寶一時棄捐初學記卷十五十二御覽一百

王敦爲太子舍人滎陽潘滔時爲洗馬見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莅御覽四百四十二

帝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聲愷怒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御覽五百八十書鈔一百十一陳補引又一百十二引至改容事類賦笛引小失聲愷怒作小失愷意末敦神色自若敦誤作愷

王敦死密不發喪囊尸以席塗之以蠟埋於齋中諸葛瑤等相縱酒淫樂御覽七百六十八又七百九引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說郛五十九引同御覽七百九

周馥

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畧曾作敦掾世說豪爽篇注

祖溫

祖溫父被害溫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讎人藝文三十三

祖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空薨文選庾元規讓中書表注

祖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文選同上

李勢盜蜀溫伐勢勢出軍戰於柞橋敗而縛詣命文選同上

桓温步騎四萬自江陵向關中伐僞立立字誤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皆破之至於灞上戎首多降居民皆壺漿路側耆老或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兵師苻健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飢温率衆還詔遣侍中黄門慰勞於襄陽犒軍十一年温進征討大都督司冀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乃合衆治兵七月率衆伐羌十月温次倚水羌帥姚襄來逆軍屯於北遣使詣温奉身

歸命願勑前鋒小卻當拜伏路左温答曰我自修復中原展敬山林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卻於是方軌齊進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温命小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北自相殺害死者數千越北芒而奔走温屯故太極殿前賊周成率衆降温徙入金墉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選陵令守護 御覽三百九

温曾爲徐州刺史 世說方正篇注

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讓不受旬日之中使者八至輕軒相望於道桓遂親職 御覽二百七

烈宗沖幼桓温威震内外人情噂喈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温諷朝廷欲爲九錫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已疾篤宏以呈安安覩輒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 藝文五十二 御覽二百二

興寧二年桓温奏省散騎常侍二人復置四人凡一省文書奏表意異者爲散騎常侍比

於侍中貂璫插右蕤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書鈔五十八案此條疑有誤

海西公以平袁眞功賜桓温子偉爲西昌公 御覽二百

韓博

刁彝於桓温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語曰君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嘆焉 藝文二十五

姑

桓遐

遐字道伯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 世說捷悟篇注

桓玄

桓玄與人博奕取其田宅 御覽七百五十四

桓玄字敬道出鎮姑孰大築府第 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注引何法盛玄錄

元興八年桓玄用事出鎮姑孰雖名在外實遙領尚書事也 書鈔五十九

詔桓玄曰蕃衞王家垂固萬葉 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晉

人

桓玄聞義軍起斬其二將志慮窘塞日與臧道士推算數厭勝之術 御覽四百八十六

劉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與桓玄戰於峰嶸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掩沒尋陽城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其黨自相斬以降玄入江陵太守馮談勸使更下議玄欲步出漢川投梁州而人情崩阻不可復合益州刺史毛璩弟瑾卒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瑾喪葬江陵璩弟子修之爲玄屯騎校尉玄計窮欲走漢中修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乘艦泝江數十里恬與祐之迎擊玄益州督護馮遷斫玄玄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邊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並石康等五級庾頤之及殿中監萬蓋丁仙期皆死之玄年三十六 原作六十從晉書改 息昇六歲云我是豫章王諸軍勿見殺遂送至江陵市斬之 御覽三百二十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 晉

孔璞

初桓玄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世說豪爽篇注

杜弢

杜弢大破桂林賊還遇王機於道機勸弢取交州弢素有志乃擬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弢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後皆爲陶侃所殺書鈔一百三十御覽六百八十一引王機纂廣州機王敦來討杜弢在巴陵與機結好機勸弢取交州弢至執機節曰以下同無於是至並反十三字何法盛晉中興書

王矩 王機兄

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觀者盈路御覽三百七十九

王機

廣州人背叛史寧遣王機送刁廣州詔乃持節出機就訥求節訥曰昔蘇武不失節人以爲美今寧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自

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御覽六百八十一

祖約

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刑傷約甚慚恥遂解職還家御覽五百藝文三十五引無約甚慚恥遂五字

蘇峻

蘇峻作逆與祖渙許柳等將萬餘人出橫江連船東渡時遇西風既濟半江中忽更東風吹船還西岸峻喜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御覽七百六十八何法盛晉中興書

孫恩

孫恩敗以囊籠盛嬰兒投之於外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而後就汝御覽七百四

孫泰

孫恩者亦名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事五斗米道恩叔泰字敬遠師事鍾堰杜子恭爲弟子子恭有內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相送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

曜

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御覽三百四十五　書鈔一百二十三引孫恩世奉事五斗四根家師厚錄曜杜子恭以下同丙衛作異術

劉曜

建興四年劉聰使劉曜寇長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引何法盛晉書胡錄

泰寧五月大迴風吹劉曜太廟瓦垣外數十步其纍纍棋擲無離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日繕治之御覽七百六十七

何法盛晉中興書

石勒

劉曜進兵圍洛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徐光曰曜以疲卒十萬圍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彼衰怠其勢必舉十二月勒兵四出晝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遂執曜書鈔一百十二

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溫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責召陽引入言及平生酒甜牽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邪孤往數得卿老拳卿亦數遭孤毒手因大笑賞賜甚厚即日拜陽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時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焉翥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翥見問遑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以呵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與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辭居貧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貧邪朝服何以壞惡坦性疎謬對曰頃遇羯胡資財蕩盡是以

何法盛晉中興書

弱弊勒大笑曰羯賊乃爾大忍取君物盡坦流汗而不敢謝勒賜坦衣怒而不問御覽三百九十一又九百九十五引石勒昔居與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歲與爭溫麻池共相打撲藝文十九引石勒與李陽相近至因大笑又引勒治門閤至竣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至胡正自難可與言

石虎

石虎有所平克不復料其善惡或盡坑斬使無子遺御覽四百九十二

冉閔

冉閔殺石鑒及幸胡數萬人於時有高鼻名鬚者無不濫死 御覽三百七十四

苻健

苻洪第三子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有微知其計不肯耕種者健殺之後十餘日師衆西行到孟津作浮橋使弟雄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入軹關詣河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爲鬼無相見也 御覽四百八十 藝文八十五引苻健洪第三子至示無西意

何法盛晉中興書 晉

苻健凶暴露刃張弓椎鉗鋸鑿殺人之具備置左右 御覽三百四十七又四百九十二七百六十三

苻堅

苻堅率衆五十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今秘吾來令彼不知彼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秘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旗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晉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捨步入水是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也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彼既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觀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軍既濟戰於肥北堅被重創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 御覽三百九

苻朗

何法盛晉中興書 晉

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順逆望風歸化既嘉其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給之 御覽二百二十四

王猛

王猛北海人居魏土少貧賤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去取直猛隨去行不覺遠而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髮悉白侍從

○數文四十七
又七十引俱如

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償畜直又遣人送猛出山既出嶺顧視乃嵩山也御覽八百八十一又二百九四百八十四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

十四引補節數字 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四 初學記十八引王猛家貧鬻畜爲事

姚萇

姚萇試諸子謂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字 御覽八百二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亘

李特

李特入漢州至劍閣顧盻險阻嘆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也寰宇記劍南東道劍州劍門縣

李班

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寢疾班晝夜省侍衣不解帶雄自少攻戰大被傷疾自是多膿潰班爲吮膿殊無難色班即雄兄之子也御覽四百十二

南浦

北夷

胡者北夷之總名也御覽七百九十九

北狄

北狄其地南接燕趙北並沙漠東漸九夷西界六戎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御覽八百此見晉書北狄匈奴傳

胡俗

胡俗以部落爲種類屠各取豪貴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亘

賨

賨者廩君之苗裔巴氏之子孫相乘土舟而浮衆異之立爲廩君子孫布列於巴中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其稅賦人出錢四十邑人謂賦爲賨遂因名從佐高祖平定天下善歌舞所謂巴渝舞也寰宇記山南道渠州流江縣 路史國名紀三引賨廩君後

交阯刺史

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阯九眞日南合浦

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郡立交阯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賓宜加威重故刺史輒假節七郡皆加鼓吹御覽五百六十七書鈔一百三十引無百越始置四字七郡上無凡字刺史下有以統之三字邊遠下即接宜振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

青城山

青城山續漢郡國志遼東屬國昌遼下注何法盛晉書有青城山

吳與蜀盟文

吳主孫權與蜀盟文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費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及曹子丕偷取天位而猷么麽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猷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業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創禍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藝文三十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區

封邑

漢制人君特寵皆賜之封邑書鈔四十八

博士

博士之職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當以正道克厭人望然後爲可御覽二百二十九書鈔六十九引至必詢度之

博士之職博習舊聞訓教學徒而已端委佩玉列爲朝吏入大典書鈔六十九

令云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典明義書鈔六十七

何法盛晉中興書 區

時朝議七廟毀於是徵太學博士用質疑滯書鈔六十七

郭璞云秦博士典教職禮義所寄也書鈔六十七

又書鈔一百十七引執朽鬱以馭逸馬承勁風以振秋蓬此二句似是辭賦中語抑或是詔策尚未檢出原處姑附於此又初學記二十一引仲尼遂因魯史而書陽秋皆循理而動著於實錄亦未檢出並附於此

日

升平三年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如卵少時而孝宗崩 開元占經卷六

太和四年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明年海西公廢 占經卷六

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是時中宗有寵劉隗擅權威福殊傷君道王敦兆亂晉陽之舉兵逼都輦禍及忠賢故日有瑕也寧康元年十月乙酉日中有黑子如李二年三月庚寅日又有黑子如雞卵二枚十一月乙巳日又有黑子大如雞子是時帝年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十三年庚子日有黑子大如李十四年二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時會稽王以母弟專政故日有瑕也 占經卷六案孝武帝寧康止二年所云十三年庚子當屬太元

何法盛晉中興書 夏

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是後帝不親萬機會稽世子元顯專行威罰 占經卷八

義興六年五月丙子日暈有背珥是時盧龍逼京師戰於郊也 占經卷八

成帝咸和五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是時顯宗已長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曾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九年十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時顯宗冠當親萬機而委任大臣君道有虧 占經卷九

何法盛晉中興書 夏

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日有食之五年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皆爲內宮被廢之應也 占經卷九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先晦二日丙子日有食之十二月惠帝崩於邊境 占經卷九

咸康八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京都大雨郡國以聞是謂三朝王者惡之六月而顯宗崩 占經卷九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爲明年孝宗崩之應 占經卷九

星

太白相對熒惑似鬬非鬬留連不退其國若無兵在外君臣亦無疑忌則其年必水旱不憂五穀收成 占經二十二

熒惑受太白相侵不有病君卽有病臣 占經二十二

丙寅春太白塡星同敘斗牛之間占者曰吳越必有賢者興敘而不犯是謂和同和同而共事罔不濟是時王導爲司馬建幕府招俊

傑顧榮卞壼等皆至是其應也 占經二十二

元帝渡江鎭辰太白等四星聚於牛女間 御覽卷七

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粉絮東行歷女虛室及哭星 御覽八百七十五

甘露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 初學記卷一 御覽十二引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柏尊賢容衆以下同又八百七十二引甘露者仁澤也凝如脂甘如飴德至於天則降白帖露引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引至竹葦受之下有一曰天酒四字蓋李氏書

甘露者仁澤也人君仁愛萬民澤普四海天乃應以甘露 占經一百

王者德至於天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 初學記二十八

王者德至天氣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七十降譙降盱眙方七十五畝 藝文九十八有誤

風

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旗幟飄亡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急恒寒若之應也出遊門外飄風飛其儀蓋 御覽八百七十六 書鈔一百五十六陳禮引至酷寒飄亡作不立儀飾上有法章二字

苻堅三年長安大風堅宮中樹悉拔是歲王猛死 御覽八百七十六

雷

太興元年十一月京都雷震凡未應雷而雷

皆恒燠也 御覽八百七十六

升平二年十一月雷是時皇太后臨朝政舒緩 占經一百二 御覽八百七十六

元興三年永安王皇后自巴防陵將設威儀入宮天大雷震人馬多死 御覽八百七十六 占經一百二引有訛誤

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鴟尾徹壁柱各有文字 書鈔一百五十二

雨雹

何法盛晉中興書 覽

太興二年海鹽雨雹大如鴨子 御覽十四 書鈔一百五十二引二年作三年鴨子作雞子

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是時海西昏亂相龍朱實等淫逆 占經一百一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王道子專政奸佞競進烈宗不能禁絕王室大亂 占經一百一

雨木冰

太興三年三月雨木冰其後有王敦之難 占經一百五

鳴鳴

陰霾

咸和四年陰霾五十餘日蘇峻滅後乃霽 藝文卷二 初學記卷二 書鈔一百五十一 占經一百一 御覽十一

霧

太寧元年黃霧四塞王敦之應咸和元年大霧步武不相見會稽王道子專政之應 占經一百一 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至王敦之應黃霧上有十一月三字

天鳴

太興二年天鳴東南有聲如水相薄三年又鳴後哀帝廢 何法盛晉中興書 御覽卷一

無雪

太元二十年冬無雪亦猶春秋之無冰恒燠之罰也是時任會稽王道子縱酒宴樂不卹政事舒緩之應也 御覽八百七十九

寒

太興四年冬大寒民凍死是時王敦肆亂而天子不能禁任意專殺戮及忠良 占經一百一 御覽八百七十九引至弗能禁

旱

太和六年夏旱七年秋冬旱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亦舒緩之應御覽八百七十九原訛作咸寧六年

且

隆安二年冬旱且寒甚四年夏五月秋旱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內外騷動兵革方興御覽八百七十九

火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火是時桓玄用事出鎮姑孰身雖在外實遙領尚書故天火示不復用也御覽二百二十

崩

山崩

咸和四年廬山西大巖崩俄而郭默害江州刺史伏誅藝文卷六

銅鐘

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鐘六枚上有古文科斗書人莫能識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引無科斗書三字

者

興

天

金陵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塹北山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藝文九十八

清暑殿

烈宗起清暑殿識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殿以酸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御覽一百七十五說郛五十九占經一百十四引識者曰作識者非之楚聲上無反語二字下無也字無烈宗崩四字末作後桓玄篡

屋壞

太興二年吳孫米吳孫二字疑有誤無故壞盡貨糴之屋亦無故壞天戒若曰五穀湧貴無所糴

壁

賣不復須屋時陽亢人大飢餓死者十二三萬 占經一百十四

王敦在武昌架屋五間已搆五木一宿梁墜地狀在柱上未幾作亂敦滅 占經一百十四

元興二年大新門晉屋自壞新門者蓋古之雞門都城之門也王者所由出入是孝宗根默二字難解書蹕之響未嘗至於雞門而桓玄之篡成位也 占經一百十四位字疑衍

黃盤龍

桓玄鎮姑孰屋壁先畫作黃盤龍號盤龍齋俄而玄敗將軍劉毅居之毅小名盤龍 御覽一百八十五

神鼎

王者德盛則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不炊而沸不汲而滿烟煙之氣自然而生世亂則藏於深山文明則應運而至故禹鑄寶鼎以擬之成帝咸康八年陽穀民劉珪夜見光取得鼎一枚此文明之應也 占經一百十四藝文七十三引神鼎者仁器也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而盈烟煙之器自然所生也引至擬之 御覽七百五十六引同藝文能息能行上有能輕能重四字炊作炊而盈作自盈烟煙作緼緼事類賦十六引同 御覽

成帝咸和元年春宣城穀山崩得古鼎重三百斤容可三斗餘羣臣畢賀 御覽七百五十六

玉璧

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愍帝建武元年江寧民虞迪墾地得白玉麒麟璧二枚文曰長壽萬年安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揚於淮水中得玉璧一枚 占經一百十四藝文八十四引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 書鈔一百三十一引義熙十二年左衛陳揚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璧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璧亦璧也 御覽六百八十一引義熙十二年至得玉璧下有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璧亦璧也十四字揚作陽

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不斲自成光若月明 御覽八百六

金勝

金勝者仁寶也不琢自成光若氷月四夷賓服則出穆帝永和元年陽穀民得金勝一枚

長五寸狀如織勝後桓温平蜀四方來服之應也占經一百十四

金勝一名金稱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珍實用有金勝晉孝武時陽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形如織勝御覽七百十九書鈔一百三十五藝補引孝武時至末案桓温平蜀事在永和三年御覽及書鈔引作孝武時誤

忘設豹尾

海西公初即位忘設豹尾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天若曰海西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終也御覽四百九十又六百八十引忘設豹尾下有亦服妖也四字無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九字占經一百十四引忘設豹尾下無豹尾儀服之主七字大人作聖人而海西公下作豹變之日非所忘之時天下有戒字若曰下無海西凡庸至社稷十七字忘其上無故字書鈔一百三十引海西公出秦川忘設豹尾

何非晉中興書 臺

假髻

太元中公主婦女緩髻假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扶之名曰假髻至於貧人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髻後孫恩桓玄之亂死者萬計被戮之家多亡頭首至大斂時皆以繩縛菰草爲頭是假髻之應也御覽七百十五書鈔一百三十五引至名曰假髻恒彝作行彝狀之作髻之

太元中公主婦女束髮緩髻傾髻以爲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掖之名曰假髻或曰假頭至於貧民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髻亦服之妖也無幾時烈宗晏駕二十年中兵革不息孫恩之亂刑斬無數桓玄之役死者萬計被戮之家多亡頭首御覽七百六十四

何非晉中興書 臺

參頭

太元中人不復著參頭亦服妖也頭者無親戚起占經一百十四參六字誤

露卵

舊爲辰者皆連名曰露卵泰元中忽不復徹名陰卵亦服妖也識者以爲卵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騎將軍袁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亂御覽六百九十八

下

羽扇柄

舊爲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翮用十毛取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其下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爲服妖也柄可使執者國柄之象毛減用八者是羽翮損少而飛羽不終之應也御覽七百二 占經一百十四引刻作剡用十毛上無翮字無服妖也三字作議者以爲柄可使執用一似爲王敦執國柄之象也損少本無而減羽不終五字 事類賦十四引舊羽扇翮用十毛至敦始改用八羽翮損少減羽不終之兆也

何出處書中興書 墨

木

木連理

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衣也或異枝連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齊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舊文九十八 御覽八百七十三引兩樹共合共合作合共無仁木也三字

嘉禾

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梓二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政文則同穎而異本 御覽七百八十三

王者德盛則嘉禾生仁卉也義興十三年羣縣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羌平六合寧 御覽八百三十九

蒺藜

義熙中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 御覽九百九十七

鳳

戴德舉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

何出處書中興書 莫

棄武仁智之禽竭勇而龜腹 白帖鳳

白鳳

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鳳 御覽九百二十三 白帖鳳引永和上有孝宗二字九年作元年無吳郡二字

鵠

泰元十年鵠巢太極殿東鴟尾 御覽一百八十八

鷗

鷗集太極殿殿非鷗所處鷗湖澤鳥也時蘇峻作逆宮室被焚 御覽九百二十五

麟

麟者麀也蓋與聖爲期應也角上有肉示不傷也 占經一百十六

麟麟身牛尾狼頭一角黃色馬足也 初學記二十九 御覽八百八十九作麟身誤 事類賦二十引無一角二字

麒麟者毛蟲之長也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動續 御覽八百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九引無牡曰麒三字動續作遊振 事類賦二十引牡鳴曰四句動續作遊振

駒虞

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者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三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屬而騶虞應 藝文九十九

白虎

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騰身卧雲而霧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皆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者也 藝文九十九

白鹿

白鹿者仁獸也明王明惠下及則見色若霜雪白牝牡不與紫鹿爲羣案周平王時白鹿見漢章帝西巡日白鹿見於平陽觀 占經一百十六

白麞

中興所在縣白麞 藝文九十五 緯畧二

麀

興寧元年十月麀見於東海王宮麀主也將爲天下主之徵哀帝崩東海王即位 占經一百十六

白兎

白兎者仁獸也王者尊徹耆老則見 占經一百十六

馬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寧朔州刺史賈統上言晉寧須滋縣此月辛亥有馬二疋出於河上一白一烏整齊相逐河水上從卯至巳乃沒 占經一百十八

恭帝之爲琅邪王好奇戲閉一疋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馬國姓而

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篡位御覽八百九十五

羊

咸和元年司徒府羊產無後足其後蘇峻作亂占經一百十九

犬

興平二年吳郡府令地中得犬子二頭一雌一雄太守袁忠闢齋內牀下犬子聲地自坼見有二犬取而養之皆成羣而忠爲江充所

蛇

太平中武昌有大蛇居神寺神樹上出頭發人受食案京房易妖占曰大蛇見神祠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時王敦作逆占經一百二十

蝗

元帝太興二年徐州及揚州之西江郡蝗三年冀州蝗均爲肆暴之徵占經一百二十

童謠

己

隆和中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哀帝聞而惡之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只自無聊生尋哀皇中藥不識萬機占經一百十二

太和中童謠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又曰鳳皇生一雛人皇無不喜謂言是馬駒何悟成龍子是時海西公龍念殿中常侍相龍等爲亂生子男三人海西公以爲己子將欲立之既而廢廢以

馬羅殺三子三子死南方獻甘露公卿三子不得營塟占經一百十三公卿上疑脫賜字

童謠云官家養蘆花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虞潭縣隸廣州國未能因而用之是官養之蘆也書文八十二御覽一千

苦蕢草妖也是後歲歲征伐民人稍苦苦蕢者買苦也北戶錄二引中興書

補遺

彭城王紘以常祖明皇帝好佛手書

武進臧庸毛詩馬王微序或問於余曰子之治經黜王而尊鄭今錄王肅注何也曰毛傳簡質鄭王申述其旨不得偏廢東漢之季能偏通古今文學者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三人而已特肅嫉鄭名高欲掩其上唯恐不勝故爲畸異又造孔子家語及聖證論以難之故不足取耳試平論之肅之學不優於何休趙岐何晏王弼杜預范甯諸人邪且肅之罪在私心立異排擯前

元一

師如不得其說而求之於傳考之於箋將何以折其非而定其是猶之斷獄者必覈具訟稿乃可讞議也故余於易錄馬王義於書錄馬鄭王義於禮記錄王肅注於儀禮錄馬王喪服注春秋左氏則命弟禮堂錄賈服王肅等說今命覺羅生桂菖錄肅詩注皆鉤取案稿意也何以謂之微也曰漢志春秋家有左氏微鐸氏微師古謂釋其微指今兼輔弱扶微義所謂不得偏廢是也馬說見釋文者七事見正義者一事而必舉馬者馬注開箋之原且不專與肅言詩也不稱鄭者詩本鄭學無須別舉也冠以毛者馬鄭王皆申述毛義也附注王基孫毓者釋文敘錄云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三家遂廢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

元二

異朋於王其源流旨趣言之既詳且晳矣正義每舉馬昭張融孔晁或申鄭抗肅或宗王短鄭不錄者義具聖證論故尚書周禮禮記亦載三人說本之正義附以釋文國風大小雅頌各一卷匝月蔵事覆勘再四而後定學詩者其考諸斯題曰臧氏不名者古人謙抑稱氏以別他族而不敢顯然自禄其名如書稱孔氏詩稱毛氏詩箋禮注稱鄭氏春秋左傳稱楚氏公羊稱何

氏此其比也

承德孫馮翼序毛詩馬王微四卷吾友武進臧君西成所撰以馬鄭王三家皆申述毛傳今鄭箋存而馬王之義亡臧君遂掇取釋文正義所引者以著之且兼輔弱扶微意所以爲通儒博考之學以平訂其是非而非囂囂凌人之習以訾詬王肅見長者也馬王二家外兼錄王基孫毓說以證其從違之趣陸德明則言荆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馮翼考之王伯輿爲鄭君高儁弟子駁王申鄭有之之至豫州刺史休朗爲北海平昌人後官長沙太守與鄭君同郡其學術亦差近如以退食非減膳侯我乎堂不爲棖可以樂飢不作檗刺朝廷爲斥成王曰予不戕以鄭爲改字田畯至蕭以鄭爲短侵阮徂共以書傳無阮徂共三國諸事顯然從王異

元二

鄭外餘或以毛傳爲長鄭以鄭箋爲長或以王說爲長綜計之則稱箋義爲長鄭說爲長者蓋十之七八如鄭譜以紂城而南謂之鄘王肅以鄘在紂都之西而孫毓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王肅以十月之交四篇刺幽王而孫毓曰尚書緯說豔妻爲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雨無正周宗既滅靡所止戾若幽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或

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箋謂厲王流於彘後於義爲安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王肅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行役之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有頍者弁王肅云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

元四

孫毓以皮弁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爲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爲非會朝淸明王肅以爲甲子昧爽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戴耳舉此以證可見朋王之言爲失其事實陸氏蓋偶舉一端於休朗之書固未嘗盡讀而偏考也馮翼年甫弱冠抗懷壯志凡我孫氏著述彙錄一通上自孫武下訖宋元都若干種而先以唐孫可之集開雕於江寧藩署今觀臧君所述長沙太守毛詩評感其先獲我心既歎爲通儒之學兼收並采而不偏主一家以自足而尤嗜其文辭古雅眞晉人風味爰亟授之梓而并以祛陸氏之惑焉至纂述之旨體例之嚴臧君自序已明矣馮翼何容贅乎

元和李銳召誥日名攷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筭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攷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月日也攷之如左

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是年文王得赤雀受命明年改元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案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千五百二十爲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筭上得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蔀法七十六

除之得積蔀六不盡二十九爲入蔀年
置積蔀六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
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筭外得戊午蔀詩大
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秝案殷術甲寅元此亦甲寅元故云用殷術然劉歆所說殷術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實與此不同

入蔀三十年己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蔀三十一年庚申　二年
入蔀三十二年辛酉　三年
入蔀三十三年壬戌　四年

入蔀三十四年癸亥　五年
入蔀三十五年甲子　六年
入蔀三十六年乙丑　七年文王崩　文王
年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
年八十三矣
入蔀三十七年丙寅　八年
入蔀三十八年丁卯　九年
入蔀三十九年戊辰　十年
入蔀四十年己巳　十一年　書序云惟十

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
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
矣　是年武王頻取白魚
入蔀四十一年庚午　十二年
入蔀四十二年辛未　十三年　書序武王
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曰惟十有
三祀譜云以秝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
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案是月己未朔六日甲子

入蔀四十三年壬申
入蔀四十四年癸酉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
有疾
入蔀四十五年甲戌
入蔀四十六年乙亥　武王崩時年九十三
成王年十歲
入蔀四十七年丙子
入蔀四十八年丁丑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
十二

入蔀四十九年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蔀五十年己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入蔀五十一年庚辰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風雨禾

入蔀五十二年辛巳　二年

入蔀五十三年壬午　三年

入蔀五十四年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侯

入蔀五十五年甲申　五年　作召誥

置入蔀年五十五減一餘五十四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六百六十七爲積月不盡一十七爲閏餘是年閏四月置積月六百六十七以月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得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爲積日不盡七十三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不盡一十七爲大餘命起戊午筭外得一月乙亥朔置一月朔大餘一千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一月望大餘三十一小餘七百九十二半命如前得一月己丑望又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七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朔大

[illegible]

二月甲辰朔置二月朔大[illegible]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七半得二月望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一半命得二月己未望

一月一日乙丑亥朔　二月一日甲辰朔

二日丙子　二日乙巳

三日丁丑　三日丙午　三月惜禹年朏

四日戊寅　四日丁未

五日己卯　五日戊申　越三日戊申

六日庚辰　六日己酉

七日辛巳　七日庚戌　越三日庚戌
八日壬午　八日辛亥
九日癸未　九日壬子
十日甲申　十日癸丑
十一日乙酉　十一日甲寅　越五日甲寅
十二日丙戌　十二日乙卯　著翼日乙卯
十三日丁亥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戊子　十四日丁巳　越三日丁巳
十五日己丑望　十五日戊午　越翼日戊午
十一

十六日庚寅　惟二月既望　十六日未望
十七日辛卯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壬辰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癸巳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甲午　二十日癸亥
二十一日乙未　越六日乙未　二十一日甲子　越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癸卯　二十九日壬申
劉歆三統術　三十日癸酉
劉歆三統術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歲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案校鄭少一年又以召誥洛誥俱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晦並與鄭不合
十二

晉皇甫謐列女傳　甘泉黃奭學

齊孤逐女其狀甚惡又齊宿留女項有大丫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臼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爲復殺之

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隣婦謂之曰何嘯之悲

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女曰吾豈嫁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乃魯大夫之憂也且魯國雖有事婦人何與女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子終歲下飽葵

湯妃有莘之女也擇德高如伊尹者爲之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妬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教誨有成太子早卒丙壬嗣登大位有虞二妃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舉舜爲相攝行王政舜每事常謀於二女舜既舜受禪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事瞽瞍猶若初焉天子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故謂之湘君

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

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爲大夫有入王

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無幾其母忘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職上寇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而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怒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

徐廣孝子傳　　甘泉黃奭學

老萊子至孝孝二親行年七十著五綵雜糅
衣弄鵝鳥於親側
吳恒之性至孝母葬之夕設九飯茶每臨一
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羅威母年七十天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扶其
處
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稱後在
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
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
出汲乃見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全
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嘆駭
吳人陳遵爲郡吏母好食鍋底焦飯遺在役
恒帶一囊每煮食取焦者以貽母
郭巨河內溫人也妻生男謀曰養子則不得
營業妨於供養當殺而埋焉鍤入地得黃金
一釜上有鐵券曰黃金一釜賜孝子郭巨

寒

伏牀

閔子騫事後母極孝騫衣以蘆花御車失靷父怒笞之撫背之衣單父欲去后妻騫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管甯避地遼東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甯惟書言咎念常如厮不冠而已向天叩頭風亦尋靜

巴郡袁襄母死墳土未足耕一畝地爲壤羣鳥數千銜所作壤以著墳上

元平陽公羣水作漂以給過者兼補履籠不取其直天神化爲書生問云何不種菜曰無菜種即與數升公種之化爲白璧餘皆爲錢公得以娶婦

王靈之廬陵西昌人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樹隆冬二實

吳猛年七歲時夏日伏於親牀下恐蚊蚤及父母

鄧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便下以膚飼之

陳玄陳太子也後母讒之陳侯令自提遠水

魚負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

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雄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余嘗至綏安縣逢逐猴猴母負子沒水水雖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脇以下中斷脊尚連胸著船中子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

22R

梁劉劭幼童傳　　甘泉黃奭學

任嘏

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

楊氏

楊氏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爲是夫子家舍

夏侯榮

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祖瑩

祖瑩范陽人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孫士潛

士潛字石龍六歲上書七歲屬文金樓子自敘曰余六歲解爲詩奉勑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周因而稍學爲文也

藥
敬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唐沈汾續神仙傳　　自泉黃奭學

古人神仙舉世知然飛騰隱化俗稀可覩先賢有言人間神仙之人猶十不得其一況史不書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蓋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尙虛無自然之道則人無所拘制寔史記載三神仙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闕不與之樂生其上人有敬者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到斯

唐沈汾續神仙傳　二

亦激勵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罕測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恐失於半塗往海儲山積功之高者便爲仙官卑者尤爲仙民十洲間動有仙家四十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稻焉是仙官分理仙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皆留皮換骨骨保蟲固形於岩洞然後飛昇成於眞信非虛矣汾生而慕道尤喜積書及長遊歷凡接高士所說兼復積年之間聞見皆銘於心又以國史

邱

不盡散於野別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缺有來望札而述作處世斯久久漸希傳惜哉它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集其事分爲二卷冀持茲好事君子道之以資談柄用顯眞仙者哉

飛昇一十六人　　內眞女三人

玄眞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

唐沈汾續神仙傳　三

道華自言眉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

馬湘字子然杭州鹽官縣人也

鄔通微莫知何所人也

金可紀新羅人也

賀自眞莫究其來也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

張氏號名玄靜縣令昇之女扈縣尉李言妻也

戚氏道名道遙冀州官人也適同邑蔚尋

宋元白不知何許人
賈藥莫知其名姓
謝自然蜀華陽女眞也
茅叔女眞人也
朱儒子永嘉安固人也
許碏自稱高陽人也
隱化二十人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

劉商彭城人也家長安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
劉曦小字宣歌曦兄也
羅方衆不知何許人
李丑廣陵江陽人也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也
華千韶字魯驪洪州建昌人也
徐釣者不知何許人多言
王可交蘇華亭人也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天台山
曹憲林自言從東海青與山來遊於曲江
東蓬海萊鄉人也
聶師道字宋徵新安歙人也
羊惜者太山人也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所人也
譚峭字景昇國子司業珠之子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

子史鈎沉　　逸書考

王肅魏臺訪議　　甘泉黃奭學

臘

帝問何用未社丑臘對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祖衰日爲臘漢火德衰於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以歲始未社也

寒熱

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

律

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凡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於六十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

雨

永平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　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子史鈎沈　　堯書考

皇甫謐帝王世紀　　甘泉黃奭學

堯時有草莢生庭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所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歷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堯瑞

歷莢一名瑞草

堯時廚中自生肉脯薄如翼搖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翼脯

皇甫謐帝王世記　一

舜彈五絃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信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黃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是也

皇帝與神農爭戰於阪泉之野

炎帝殺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湯時大旱殷史曰卜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謂自當遂齊戒剪髮斷爪己爲牲禱於桑林之野告於上天己而雨大至

禹葬會稽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壤爲壟

黃帝有熊氏母曰附寶有蟜氏之女也見大

皇甫謐帝王世紀　二

電光繞北斗樞心犧郊野感附寶而孕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

黃帝都於有熊今新鄭是也

太昊包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于史鈞沈　　逸書考

晉郭頒魏晉世語　　甘泉黃奭學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經時竭思不能改心　色中書郎鍾會察有憂色問松松以實對會取草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

晉郭頒魏晉世語　一

爾耶松曰鍾會也王曰如此可大用眞王佐才也卞伯二起中書　曰躍鱗龍鳳抱揮翰紫宸裏

杜夷字行齊爲儒林祭酒卑太尉凡至重奏舍執經問

才協遷尚書令詔曰尚書令協抗志高亮才鑒博朗朕甚喜之

范甯字武子少好學多所通覽拜中書郎專掌四省居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孔演字元舒晉國建興庾亮俱補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年帝親愛之

劉超字世踰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超出納書命以忠愼稱理身淸苦衣不重帛

徐邈字景山以儒素坐好學尤善經傳烈宗始覽史籍招延禮學之士後將軍謝安舉邈

晉郭頒魏晉世語　二

應選補中書舍人專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孫盛字安國爲秘書監加給事中篤尚好學自少至長常手不釋卷旣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郭璞太興元年奏南郊賦中宗嘉其才以爲著作佐郎

殷浩北伐江遏爲長史遏取數百雞以長繩

連脚皆繫火一時駈放飛過塹集于羌營火皆燃

子史鈎沈

晉張敞東宮舊事　甘泉黃奭學

皇太子初拜有旄幢一又曰皇太子鹵簿有黃麾

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又曰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皇太子納妃有漆龍頭支髻枕一銀花鐶鈕自副又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鴨燈一

太子納妃有繡地文履一量又曰皇太子納

妃有漆花籠二具

皇太子納妃織成袞帶白玉珮

皇太子納妃四望車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又曰步搖一具九鋼函盛之

太子有銅駝頭燈銅倚燈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銀塗二尺連盤燈

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結纓

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綬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文雙裙紫碧紗文繡纓

雙裙紫碧紗數雙裙丹碧杯文羅裙
皇太子初拜給縹紅紙各一百枚
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閤內有曲鄣上崔目窓
太子納妃有玳瑁鈿鏤鏡臺一
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纏交刀四銀牙鏁綵帶
副三
皇太子初拜有絳紗單衣

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長槊五漆尺槊三千漆柏炙捍二
漆三十五子方櫟二奮蓋豆枚
白珥五枝
漆盌子一百枚
漆匕五十枚
漆箸一百雙
漆貊炙大鬲一具
漆注綺織簇一十枚

漆食架二
太子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砧杵十枚
皇太子納妃自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花小鏡
尺二寸漆匣盛翡翠銅鏡二枚嵌金龍頭受
福蓮華鈎鏁四副
皇太子納妃有緣石綺絹裏牀幨二
太子納妃有青布碧禮梁下幃一紺絹青布
窓戶幃各一
太子納妃有綵杯文綺被一絳具文羅一幅

一絳被羅綉文四五幅被一又有七綵文綺
被絳文羅面一
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簟
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花經席一領
皇太子納妃有床上屏風十二牒織成漆連
銀鈎鈕織成連地屏風十四牒銅環鈕
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各一納妃同
心扇三十單竹扇二十
太子有自旺拂二

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
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爐一枚納妃
泰元中皇太子納妃王氏有銀塗博山蓮槃
三十香爐一
皇太子納妃有綾裏幞㡌五具絹裏幞㡌五
具
皇太子初拜有漆馬齒書篋金裝彩花籠
皇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錦袴
五

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絳袄裙丹
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綉纓
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文雙裙
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十枚銅博山筆床一
副
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

子史鈎沈

唐張著建康宮殿簿　甘泉黃奭學

神龍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
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是也

赤烏

赤烏殿在縣東北五里吳昭明宮內制度上
應星宿吳都賦承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
暐曄是也

通天

通天觀在舊臺城內宋元嘉中〻二十三年
更修廣之造景陽樓大壯觀又　鳳光殿酌
泉堂建業宮有迎鳳觀

又

晉孝武帝講孝經於通天觀僕射謝安侍坐
尚書陸納侍講黃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
宏執經丹陽尹王絜續句論者榮之

商飈

商颱觀在東北十三里籬門亭後亭墩上齊
武帝築九日登以晏羣臣

築

張翥建康宮殿簿　二

子史鈎沈

晉山濤山公啟事　甘泉黃奭學

孫綝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
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張建

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爲江表
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爲給事中

陳邵

晉山濤山公啟事　一

陳邵字節艮太始六年詔曰燕王師邵清貞
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
中

羊祜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
可轉作否

劉儼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陽
城太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郗說

濤曰臣欲以郗說爲溫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說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山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讚之於帝故帝手詔戒

晉山濤山公啟事　二

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子史鈎沈

關名八王故事　甘泉黃奭學

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爲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推牆殺之

關名八王故事　一

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千騎皆促鐵匣槊二節髮毛毛繫兜鍪冑用漆刷幽鬛毛天地皆爲之失驚

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衞瓘上言三司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著故水旱爲災人倫失序故奸宄不禁乃者荆州之城

妖災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延三朝之始
日有蝕之孟陽節遇堅氷未消臣等瑣才聽
優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亭毒戮
以答天意謹免官徒跣上所假章綬夫陽陽
失序朕于天道刑改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
履勿復道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陸機要覽　　甘泉黃奭學

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落

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遙于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蘭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二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

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

晉陸機要覽　一

人謂之應春花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名曰肉芝以五月五日取陰乾以其足畫地圍流水帶之於身能辟兵

東弓南矛西劍北戟北中鼓亦曰四兵

西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

千歲龜五色額上骨起如負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立夏日服六壬癸符或服立氷丸飛霜散暑
不能侵也
陳思有鵲尾杓植而長置之酒樽凡王欲勸
者呼之尾則指其人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蜀譙周法訓　甘泉黃奭學

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
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
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信鴈有庠序之
儀人取法焉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
被之

蜀譙周法訓　一

桀紂雖有天下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
木枯樹逢風則仆也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
也
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鄉自斃從者不敢哭
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夭必笄禮之則從成
人不爲殤
有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

嫁後

也愚謂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貪忍者難爲惠苛煩者難爲恭君子一于禮而已矣何事之難爲

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之道也

辛氏三秦記　甘泉黃奭學

山陵

秦名天子家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地市

驪山始皇陵作地市生死人交易市平不得欺死人云秦王地市有斷馬利

太白山

太白山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丁軍行不得鳴鼓角鳴鼓角則疾風暴雨兼至也

隴坂

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不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

沙角

河西有沙角山峯崿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
麤色黃有如乾糒又山之陽有一泉云是沙
井綿歷今古沙不塡足人欲登峯必步下入
穴卽有鼓角之音震動人足

温泉

驪山湯泉舊說以牲祭乃得入可以去疾消
病俗云秦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
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温泉而洗除
後人因以爲驗

三秦記　二

蘭池

秦始皇作長池引渭水東西二百里南北二
十里築土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長二百丈

城赤色

長安城中地皆黑壤今城赤何也且堅如石
如金父老相傳云盡鑿龍首山中土以爲城
及諸城闕亦然

織錦城

梁山宮在好畤城皆文石名織錦城

未央

未央一名紫微宮

桂宮

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
珠璣爲簾箔綴明月珠金砌玉階晝夜光明

豹林谷

在子午谷

鳳凰闕

三秦記　三

栢梁臺有桐鳳因名鳳闕

韋曲

在皇子陂之西

杜門

卽青門

子午

子午長安正南山名

始平

長安城北有始平原數百里無山川御水其

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叔食三年顏色如故

白鹿

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鬱此原以是得名蓋泰運之象

桃林

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

土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潘岳關中記　甘泉黃奭學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蓋鑿龍首山土爲城又諸臺闕亦爾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故關中曰南

昆明池曰神池靈沼堯治水訖停船此池蓋堯已有漢代因而深廣之

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潏澇灃滈

爲關中八水

未央宮周旋三十三里街道十七里有臺三十二池十二土山四宮殿門八十一掖門十四宮殿及臺皆疏龍首山土以作之殿基出長安城上非築也

未央宮東有鴛鴦殿

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遊原

龍首山首枕渭之南岸尾達樊川首高尾下

永宣縣君 御覽二百二

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 文選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成恭杜皇后

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爲廣德縣高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五百疋 御覽二百二 成帝贈母后裴氏爲安樂鄉君 書鈔四十八 案晉書列傳作廣德縣君

康獻褚皇后

何法盛晉中興書 甘

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 案晉書列傳作蘇子 太傅裒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以名家女入爲琅邪王妃生孝宗穆皇帝孝宗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泰元元年太后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九年崩於顯陽殿 御覽一百三十八又一百五十一引康獻皇后褚氏字蘇子太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女爲琅邪王妃生孝穆皇帝

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裒之女封母謝氏爲尋陽縣君 御覽二百二

穆章何皇后

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祿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御覽二百二 案晉書列傳何皇后父準以名家膺選檢晉書外戚傳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則此條所云司空充之女云云有誤 書鈔二十三引名家應運當是名家膺選

哀靖王皇后

何法盛晉中興書 西

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拜爲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爰氏爲安國鄉君 御覽二百二 世說方正篇注引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

廢帝庾皇后

海西皇后庾氏字道鄰 案晉書列傳字作諱 司空冰女也初爲海西王妃海西卽位拜爲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帝廢追贈海西公夫人無

雁塞

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故因名曰鴈塞

泠又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袁崧宜都記　甘泉黃奭學

銀山縣有溫泉注大溪夏纔煖冬則大熱上常有霧氣百病久疾入此多愈

獸牙山有石壁其文黃赤色有牙齒形勾

限山縣東六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面絕崖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本池水人田種於山上昔永嘉亂土人登此避賊守之經年食盡取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窮賊遂退散因此名爲下魚城

峽中猨鳴至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猨鳴悲猨鳴三聲淚沾衣

自西陵泝江西北行三十里入峽山行周圍隱映如絕復通高山重障非日十里半不見日月也

西陵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人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畧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船

如鳧鴈矣

宜都山絕崖壁立數百丈有一大蠟燭其崖間望　長數尺傳云堯洪水人泊船此旁爇餘故曰插竈崖也

袁崧宜都記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盛宏之荊州記　甘泉黃奭學

衙山有三峰極秀一峰名芙蓉峰最爲嶕嶫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峰上有泉飛流如一幅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百里日月出沒其中

湖南有青草山故因爲名

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紆迴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晉盛宏之荊州記　一

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緣城邊隄悉植細柳綠條散風青陰交

雁塞北接陽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雁飛羣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雁飛達則煽翼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雁塞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數百幅帆

隨郡北界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

又云浚一井則衆井水皆動

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

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湖陽縣春秋蓼國樊重之邑也重母畏雷爲石室避之悉以文石爲堦砌今猶存

狼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獨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襄陽石則雨襄陰石則晴

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祠禱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塞塞之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塞雨亦偏降應隨方所其信若符刻

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是也

南陽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卽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七十猶以爲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爲南陽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恒汲飲水此疾遂瘳此菊短葩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置之

筑陽縣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爲粉鮮潔異於餘水矣

秭歸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曰洲不滿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爲兩以克百數僭號旬時身屠宗滅及其傾覆洲亦消毀至宋文帝在藩

忽生一洲果龍飛江表元兇之禍此洲還沒

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望白氣浮蒸如烟上下采映壯若綺疏又有車輪雙轅形世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今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

沌陽縣至沔口水北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馬騎城周迴五里高一丈

富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富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

謂昭邱
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
相對楚之西塞也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幽南
有門之形故曰荆門
江陵有潛室人時見之輒有兵寇

晉盛宏之荆州記　四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羅含湘中記　甘泉黃奭學

九疑在營道縣與北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
之
衡山近望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
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
祀則如聞絃歌之聲
湘水至清雖溪五六丈見底了了然其石子
如樗蒲大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
霞

晉羅含湘中記　一

營水淝水灌水祁水春水永水來水淥水連
水倒水溈水伯水資水皆注湘
曲江縣有銀山山常多素霧
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
九歌
宿當軫翼度應機衡故田衡山山有錦石斐
然成文衡山有懸泉滴瀝嵒間聲泠泠如絃
有白鶴迴翔其上如舞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鄱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

灌陽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也或謂周昭王南征不復沒於此潭因以爲名

都溪又西北流入營水謂之菁口

郴縣南有義帝廟百姓祭之

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綠竹扶疎常隨風委拂

臨水經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合賀水

君山有地道權渚對岸古城孫權遣程普所立

來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舊云是倫舂紙臼也

祝融峯上有青玉壇方五丈有蓋香峯行道處

于史鈞沈　　逸書考

晉鄧德明南康記　　甘泉黃奭學

神闕

南康縣歸義山去縣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數丈遠望嵯峨靈闕騰空故老謂之神闕

金雞

雲都縣有金雞石傍有宋朱永初中見金雞棲翔此穴願時飛鳴又云覆笥山平湖有石鴈浮在水每至炎氣代序則飛翔若知感候

晉鄧德明南康記　一

梓樹

梓潭昔有梓樹巨圍葉廣丈餘垂柯數畝吳王伐樹作船使童男女挽之船自飛下男女皆溺死至今潭中時有歌唱之音

石桃

南康五山有石桃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巔顯隱喻之上將大取其實因變成石焉

鸚鳥

歸美山有石室色如黃金號爲金室有鸚鵡

形色　潔自愛羽毛其隻者或鑒水向影悲鳴自絕方知孤鸞對鏡爲不虛矣

玉臺

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週迴盡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遙眺峨峨嶠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青竹杖

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隣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義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麟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隣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更光彩滿堂俄爾飛失杖乃御雙鵠還

潯陽四隱

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槀尤佳武帝以散騎郎　容勉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點污可乎亦不從之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

子史鈎沉　　逸書考

晉張僧鑒潯陽記　　甘泉黃奭學

廬山頂上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止得於上飽噉不得將去

廬山西南有康王谷又有北嶺城天欲雨輒聞鼓角簫管之聲

雞籠山下澗中有數處累石若有人功水常深尺餘朝夕輒有湧泉溢出如潮水時刻不差朔望尤大號爲覲泉

晉張僧鑒潯陽記　一

湓城灌嬰所築建安中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正得故井有石銘云漢六年穎陰侯所開卜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見銘欣悅以爲己瑞時咸異之井甚深大江有風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爲浪井

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遠客因以爲名焉

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蹠符沉水中少見一蛟死浮出

黃金山有栂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者此是也

麻姑山上人　之有物人形眼鼻口面無臂腳俗名之楓子鬼

晉張僧鑒潯陽記　二

子史鈎沉　逸書考

晉劉澄之鄱陽記　甘泉黃奭學

清灣

清灣在縣東南七里隋開皇中太守梁文謙涖官清潔取此灣水以自供後人思其德號爲清灣

沙堆

新昌水有一沙堆在縣東北五十里其形狀如覆船鮮淨特異每年豐稔其沙卽堆積如舊若砂移向岸其年儉古來相傳以爲常驗

白雲城

白雲在縣西南旁對干越亭而峙焉跨古城之危瞰長江之深隋州刺史劉長卿題詩曰孤城上與白雲齊因以白雲爲名

三鐵鑊

弋陽嶺上多密岩宋元嘉中有人見其岩內三鐵鑊鑊各容百斛中生蓮花他人往尋不知所在

望夫岡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爲姻未成婚妖魅詐迎婦去明請卜者決云西北行五十里求之明如言見大穴深邃無底以繩懸入遂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隣人秦文遂不取明其妻乃自誓執志登此岡首而望其夫因以名焉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山謙之丹陽記　　甘泉黃奭學

慈母山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此篔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皷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蕭即稱此也其竹圓緻異於衆處

烈洲

晉山謙之丹陽記　一

江寧烈洲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以避烈風故以名焉王濬伐吳宿於此簡文爲相時會桓玄之所也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洎北征賦謂之烈洲

蔣山

京師南北並有連領而蔣山獨隆崛峻異其形象龍實陽都之鎮也

新亭

京師三亭新亭吳舊亭也故基淪毀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移創今地謝石創征　三吳縉紳創治亭並太元中

石城

石頭城吳時悉土塢義熙初始加磚累甓因山以爲城因江以爲池地形險固尤有奇勢亦謂之石首城也

蔣陵

蔣陵因山以爲名吳大帝陵也

張侯橋

晉山謙之丹陽記　二

大長安道西張侯橋者本張子布宅處也

子史鉤沈　　逸書考

晉孔曄會稽記　　甘泉黃奭學

軼雲蔽日

四明山高峯軼雲連岫蔽日

秦望

會稽秦望山爲衆峯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縣磴孤危峭路險絕記云扳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迴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

映發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嶠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榦竦條澄壑鏡徹清流寫注

白樓

江夏太守宋輔於重山南白樓亭立學教授沛國桓儼避地至會稽聞陳業賢而往候之不見臨去入交州留書繫白樓亭柱而別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共商畧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鄭緝之永嘉郡記　甘泉黃奭學

三原灣

樂城縣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鏡曩昔有得一死鮎者罾大五六圍一罾輒得數十斛鮓此灣無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容

竹青

青田縣有草葉似竹可染碧名爲竹青此地所豐草故名青田

晉鄭緝之永嘉郡記一

青田鶴

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邱公相鶴經云青田之鶴

竹中高士

樂成張鷹者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鷹逃避竹中不與相見郡號爲竹中高士

官梨

青田村人家多種梨樹名曰官梨子大一圍五寸恒以供獻名爲御梨吏司守視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實落至地即融汁

晉鄭緝之永嘉郡記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王韶南雍州記　　甘泉黃奭學

太和山

武當山山高巖峻若博山香爐苕亭峻極干雲出霧學道者常百數相繼不絕若有於此山學者心有隆替輒爲獸所逐

粉水

蕭何夫人漬粉處也

酒泉

晉王韶南雍州記　一

福祿城謝艾所築下有金泉味如酒有人飲此泉水見有金色從山中照水往取得金故名

辛居士家

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蠶筍充觴酌截竹爲罌用充盛置人問其故仲宣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

諸葛故宅

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今涸無水盛宏之記云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　孔明避暑臺宅西山臨水孔明常登鼓琴以爲樂父吟因名此爲樂山先有人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齊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長九寸獻晉安王習鑿齒又爲宅銘

樂善臺

高齋之後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間射堂南有大池池上臺名曰樂善臺

晉王韶南雍州記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伏琛三齊畧記　甘泉黃奭學

堯山在廣固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名山頂立祠祠邊有槲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樹也

臺城東南有蒲臺臺高八丈秦始皇所頓處在臺下縈馬至今蒲生猶縈似水楊而堪爲箭

陽城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如相隨行青翠可掬也

晉伏琛三齊畧記　一

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

不夜城在陽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之也

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曲城齊城東有萬歲水水北有萬歲亭

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修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

始皇祭青城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色如血者數里于今猶爾

晉伏琛三齊畧記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顧微之廣州記　　甘泉黃奭學

廣州廳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云昔高固爲楚相五羊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像爲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桂父常食桂葉見知其神尊事之一旦與鄉曲別飄然入雲

鬱林郡山東南有一池池邊有一石牛人祀之若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禮畢則天雨太注洗牛背泥盡卽晴

晉顧微之廣州記　一

百管谿周迴丈餘水極沸涌如猛火煎油聲

海中有文魚鳥頭尾鳴似磬而生玉又曰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

平定縣東巨海有騂馬似馬牛尾一角又云平定縣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

熙安縣東南有固岡高數十丈岡西面爲羊腸道說者云尉陀登此望漢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懷化郡掘塹得石墨甚多精好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益智葉如襄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內白骨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爲粽子味辛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

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

晉顧微之廣州記　二

金瘡

熙安縣東北有菖蒲澗盤石上水從上過味甘冷異于常流

蠻　不蠶採木綿爲絮

藤類有十許種續斷草藤也一日諾藤一日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便生根至地永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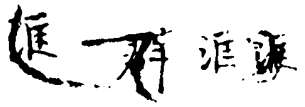
鬼目益知直爾不可噉可爲漿也

鬼目樹似棠梨葉如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耶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蘇脉子亦如之如可爲糝用其草似鬼目

雍菜生水中可以爲菹也

山有鳳鸞棲宿食其實山東有溪曰羅陽永泰中暑雨漲有一竹葉若芭蕉葉大隨水出

晉顧微之廣州記　三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王韶始興記　甘泉黃奭學

郡東有玉山草木滋茂泉石澄徹

秦貴陽縣閣下皷自奔逸於臨武因名聖皷

今臨武有聖皷城

始興城西百餘步有棲霞樓臨川王營置清暑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爲羅公洲樓下洲上菓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梧前蹤雖卽城隍趣同邱壑

晉王韶始興記　一

含涯有三城白沙城馬鞍城白鹿城

含涯有白鹿城晉咸康中郡人張舫作令十年甚有惠政白鹿羣遊取一而獻之故以爲名

含涯縣有堯山堯巡狩至于此立行臺也

縣下流有石室內有懸石抑之聲若磬響十餘里

秦鑿楊山桂楊山閣下皷便自奔逸息于臨武遂之始興洛陽遂名聖皷

桂陽貞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爲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英德一名湞陽峽崖壁千仞猿狖不能攀昔有樵者見飛仙於此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段龜龍涼州記　甘泉黃奭學

瑪瑙鍾檀

呂纂咸寧三年　人發張駿冢得玉簫玉尊玉笛瑪瑙鍾檀

同心梨

呂光時燉煌太守朱歆獻同心之梨

涼州樂

溫子昇涼州樂歌遠游　威郡遠皇始臧城

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

寒服暑啜

高昌僻土有異於華寒服冷水暑啜羅閣羅閣郡人呼粥也

冬溫夏涼

祁連山張掖酒泉二界之上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餘里山中冬溫夏涼宜牧牛乳酪濃好夏駕酪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餘酥又有仙人樹行人山中飢

渴者輒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見

鹽池出石

有青鹽池出鹽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沈布舞馬

呂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獻大沈布善舞馬

玉璽

呂光時州人陳沖得玉璽廣三寸長四寸直看無文字向日視之字在腹裏言光當王

晉長龍龍涼州記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劉欣期交州記　甘泉黃奭學

竹鼠

竹鼠如小猫大食竹根出封溪縣

金蹏屐

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家人山聚羣盜常著金檐蹏屐

古度樹

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

晉劉欣期交州記　一

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爲棕數日不煮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

多感子

多感子黃色圍一寸

椰漿

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亦醉也

合浦杉

合浦東二百里有一杉樹葉落入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當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

土肉爲臛

九眞太守陶璜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白色形似蠶蛹無頭長數十丈大餘圍軟軟動莫能名割腹有肉如猪豚遂以爲臛甚香美璜啖一杯三軍盡食

晉劉欣期交州記　二

蠻炙

蠻魚其形如龜十二足子如　色黑足似蟹在腹雌負雄而行南方作炙噉之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東晳發蒙記　　甘泉黃奭學

甘泉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

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廉頗畢老日噉肉百斤

蠅生積灰蜂出蜘蛛腐木爲螢蟾蠐出朽芻

獅子五色而食虎于巨木之岫一噬則百人仆唯畏鈎戟

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隱之可得也

晉東晳發蒙記　一

虎以狗爲酒雞以蜈蚣爲酒鳩以桑椹爲酒猫以薄荷爲酒蛇以茱萸爲酒謂食之即醉也

東方朔乃太白星精

水行峽路最險以灩澦爲則

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重八字

琴以七寶飾之名璠璵之樂

子路感雷精而生尙剛好勇

秦始皇決事縣石之一縣稱也石百二十斤

漢武所生之殿曰猗蘭

蒙恬之爲筆也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

子史鉤沈　　逸書考

晉周處風土記　　甘泉黃奭學

越俗飲宴卽鼓盤以爲樂取太素圓盤廣尺六者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

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脈

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於古何也勛云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

故以糜爲珍今此日唯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爲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七月七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

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祥者

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起有似虹形

潘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形似覆釜因以爲名

盧縣西三十九里有藍山

穉稻之青穗米皆青白也

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

南居細李四月光熟

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赭者謂之壺甘

犬則青鶻白雀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狎易瘦也

白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即鳴

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月正元日五熏鍊形注曰五辛所以發五藏氣

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犴君乘馬他日相逢卿當下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攜幼環宿其旁凡五日祠以牛彘酒鮓椎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王韶之神境記　　甘泉黃奭學

蘭巖雙鶴

滎陽郡西有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山年數百歲化成此鶴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

黃蓮

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來路有青澗澗中有黃色華芳氣盈谷

靈源

滎陽郡西有靈源山其澗生靈芝石菌巖有紫菊

武陵池

武陵一孤山嶺有池魚鱉無不備有其七月七日乃出游顧旋類各別

印渚

印渚山上承浮溪水從渚以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以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晉王胡之爲吳興大守至渚中歎曰非唯使人心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傳云渚次石文似印因以爲名

子史鈎沈　　逸書考

畫述西都雜記　　甘泉黃奭學

金吾禁夜

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許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

青梧

五柞宮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爲文字是秦始皇酈山

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筋焉

三館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毘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烈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望春亭

南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

飲馬

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人謂之馬冢

子史鈎沉　　逸書考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　甘泉黃奭學

郡城縣部

豫章之地南接五嶺北帶九江春秋時以爲楚之東境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至漢高五年顓陰侯灌嬰追滅項羽遂定江南是年始立爲郡郡城即灌嬰所築舊領一十八縣南昌廬陵彭澤鄱陽歷陽餘干柴桑艾縣今分宰縣新淦南城建昌宜春海昏雩都鄡陽屬古鄱陽南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一

野安平贛縣等縣漢高祖十一年又以豫章會稽贛縣等三郡立兄仲子濞爲吳王四十七年與七國謀反爲周亞夫殺於丹徒其國依舊爲郡王莽攝政爲九江郡後漢還復爲豫章焉至和帝永元中更置臨安今杭州石陽屬吉州建昌等三縣桓帝元嘉中復立上饒縣後改七陽縣屬饒州靈帝元和中又立樂安縣後改樂平屬饒州順帝中平中又立永脩縣今屬建昌縣上蔡屬今高安新吳縣等四縣初平中又立喻脩縣今屬遠州

南安縣今屬麥州獻帝建安中又立宜黃富城今豐城西安後改豫章等三縣自後漢分置諸縣後更立宜豐永興中陵南豐永城安涵西寧今入豐城陽安今屬高安新建廣晉南康平固揭陽葛郡以上屬麥州西昌東昌南昌巴邱興平陽豐遂興吉陽以上屬吉州以前二十四縣並無是豫章境內地也漢靈帝末揚州刺史東萊劉遵行部以豫章地廣遠奏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至獻帝初平三年始分置廬陽石陽平都贛縣南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二

野雩都等六縣爲廬陵郡今吉州漢末建安十五年漢祚已季三分天下孫權又分鄱陽歷陽餘干樂安石陽等五縣及廬江共爲鄱陽郡今饒州其年又以柴桑縣入武昌郡吳少帝太平二年又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縣爲臨川郡今屬杭州寶鼎二年分宜陽平都新淦等三縣及長沙安城共爲安城郡今吉州安福縣晉永嘉七年分柴桑廬江九江爲潯陽郡今江州其年又以彭澤益陽潯陽太康五年割廬陵郡之

南野雩都贛縣及南康平固等縣爲康郡（今處州）太康十一年以豫章潯陽武昌鄱陽臨川廬陵安城南康建安進安等十郡置江州授陳留高誕爲刺史（在豫章郡）太興元年以王敦爲刺史在亦（在武昌郡）二年以應瞻爲刺史（在武昌郡）成帝咸和元年以溫嶠爲刺史（在盆城）五年陶侃以荆州領江州置在江陵九年庾亮以豫州領江州鎮蕪湖成康元年王羲之爲刺史（在豫章郡）其年又

王允爲刺史（在盆城）建元二年以褚裒爲刺史（在蚌州江州側）其年又庾翼爲刺史（在武昌郡）大寧九年桓秀爲刺史（在潯陽郡）太元二年桓嗣爲刺史（在江州）六年桓沖以荆州領江州鎮江陵九年桓伊爲刺史（在潯陽郡）元興元年郭昶爲刺史（在江州又移潯陽）安帝義熙六年庾悅爲刺史（在豫章郡）八年孟玉爲刺史（在潯陽）自置江州以來刺史三政在豫章餘皆在它郡晉武帝折江州南昌東界立鍾陵縣至太康元年入南康至永定三年分南昌立西昌至陳滅猶屬江州至隋文帝開皇九年己酉歲滅陳之日改郡爲總管府以西有山洪崖先生所居之處其年因以洪爲州名至大業二年又改爲豫章郡復爲南昌縣十三年爲饒州師操師乞林士弘等破廢割豫章以西置三府縣入縣州南昌至唐朝武德五年平定復爲洪州總管以歸首賊張善安爲總管至六年復翻叛其年總管崔順討之至七年改爲都督領洪鄂袁處吉

饒撫等八州諸軍事至唐高祖顯慶四年除饒鄂江等三州

城闕部

郡城灌嬰所築周迴十里八十四步六門一曰南門二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昌門二曰皋門東北各一門門以東北爲名晉大康中太守苑甯更開東之北以爲東北門以對皋門又開西之北爲西北門以對松陽門今八門也

張俊字

郡牆東南雙歎吳鳳凰二年太守維陽府君張俊字子彥所造

昌邑王城在海昏縣今建昌也

太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東邱城在郡下流一百四十里臨江

孫奮城在郡北二里

劉繇城在豫章縣北四十里

脩城在豐城北三十里

古情城在豐城東一里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五

盧孫權第二子

孫盧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

余孝項城在建昌南湖井村

山石部

西山在豫章縣四十二里高四十丈周迴三百里

逍遙山在高安天寶鄉其山高峻

象山在高安縣西南

馬鞍山在豫章西山遙看如馬鞍也

松門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遶山上有松栢

脩

則江西第五六重水口也

吉州山江西與松門山相對上有千戶

檐石湖江西東北如石堆湖心遂成小山

軍山在建昌北

幕府山在建昌西

雲居山在建昌西四十里

洪泙山有僧居號汸潭寺

盆山在豐城山形如覆盆

兆洲山在建昌西南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六

石門山在建昌下流有石梁如門

堯山在豐城東堯時衆水不沒

羅山在豐城南上有池水晉羅文於此得仙

澄嶺在豐城南

河山在高安南晉丁遙二子於此脩道

米山在高安北山有石穴兵寇生靈避難

石山在高安西南有石燒爲灰

遠山今入高安

藥王山在新吳西北五十里晉吳猛騎虎入

山處

華林山在新吳西五十里浮邱公李八百隱遁此山

古浮雲山唐封今名百丈山在新吳縣源上流又名大雄山

黃龍山在分寧縣西二百里

星子石今星子縣是也在廬山南

水沙部

龍沙在城北十里帶沙微白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七

豫章川章江縣三里源出東北接處吉撫袁也

蜀水高安縣南江是也

漑口在昌邑東十三里水入豫章大江

掘土江在建昌縣西北十九里

巾口在建昌縣

新詔江在建昌縣西北

鍾口江在高安縣西南

樂康江在高安縣西

脩江在建昌縣南

津濟部

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

谷鹿州在州城西南百步有一大橋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一名沉書浦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因附書百封羨將至石頭啟之內有囑托事擲於水中曰有事者沉無事者浮故名焉

楊子州在州北九里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八

鱣州在城北九十里

泉池部

輔山今廬山也有泉二其一常熱可爨雞豚之類今爲湯院源之西洪井洪崖隱處

東湖郡城東周四十里與江通

風雷池在東湖側亢旱禱於此

寺觀部

宣明寺龍興寺兩寺晉安侯世高所立也高是西域胡安西王太子讓位於弟避而來也

太一觀豫章縣東舊是梅福宅
女道觀高安縣東南一里
洞眞觀
祇仙觀高安縣東北二十五里黃輔仙人宅
三皇觀高安縣西南四十五里
元陽觀高安縣西二里
玄元觀高安縣東南二百一十六里
玄風觀高安縣北五十五里
崇玄觀高安縣東一里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九

許眞觀高安縣西北
許仙觀高安縣西北
飛皇觀豐城縣南一里甘仙人住場也
丹陵觀象牙湖岸鍾離住宅
龍岡寺高安縣東一里
方等寺
葛仙人壇高安縣東北三十里西山小峯
王喬壇西山高峯
爰雲觀

眞一觀縣西南三十里
至海觀縣西三里
翊眞觀州西北三十八里
丁仙觀武寧縣東十里
建業觀在高安縣豐安鄉
太淸觀在分寧縣西一百八十里
開元寺在府下去州一里
觀音院葛鑑嵩宅
吳仙人壇在縣南二百里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十

東林寺當廬山北
九天使者廟在建昌南六十里
應聖宮在西山去府四十里
翠岩寺在西山去州六十里
天寶觀在西山去州府七十里
淨貞觀
雲臺觀去州西北四十二里

神祠部

賈廟在郡北津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爲郡太

守謀王莽師敗死卽亡日顯靈于津立祠
張華廟在豐城劍光
伍相廟在豐城北
浮槎神祠在豐城東
石人祠廟在豐城南
石侯廟在建昌

第宅部

石姑宮在上遼西五里漢昌邑王勝所居處
尉廨在王步北二里漢梅福所居處福嘗爲
南昌尉徐孺宅在梅福宅東又云孺宅去城
一里亦曰書臺
度支步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
府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余福向釣磯也在
叔邱城下流一百六里有鄉村閣度支尉所
居之處太尉陶侃置也晉陶侃字士衡尋陽人少喪
父母孤貞貧濟於澤嘗坐此石而釣累年不
移其石膝磨今有痕在釣磯後仕晉爲太尉
豫王閣近章江而眺西山王諱元嬰唐高祖

之二孫節度洪州時立之
郡西學堂晉元康六年太守胡淵字世源造

塚墓部

郡東一十里有大塚曰丹陽墩古老相傳爲
丹陽太守聶孜墓
徐孺子墓在郡西十里
鄧粲墓撰晉書十卷者

翹俊部

後漢徐孺子名稚豫章南昌人也
劉陵字孟高豫章人也爲侍中
程曾字季豫章人也建初三年舉孝廉遷西
海令一
鄧通字子淵豫章人有學行爲太守疑然怙
默京師號鄧獨坐
羊茂字季實豫章人東郡太守
張載字仲宗豫章人廣陵太守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與同郡雷義爲友
舉孝廉讓於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於重刺史曰膠漆雖堅然不如陳雷

宋度字文叔豫章人爲定陵令

昔向豫章人路中拾珠一函訪主還之

徐崇豫章人有聲望爲吳侍中

聶友字悌豫章新淦人吳封丹陽太守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范逵嘗歎曰非此母不生侃非侃不有此母墓在撫州五十里

胡蕃豫章人爲宋相府參軍

胡諧字士會豫章南昌人爲齊侍中

吳相休字吉甫一名列爲江東太守

胡勃字欽宗仕晉爲郡功曹

王琮豫章人爲兖州刺史

施陽字倫豫章人遷尚書令道遇賊刼財物去尚餘錢五千文遣人追賊與之

熊行字欽明爲吳大將軍長義都尉

鄧粲字藝豔爲堂巴太守撰晉史十卷

熊鴻晉初七辟不就

鄧中岳著交州記三卷

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侍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徵不起卒有文集註禮記周易元嘉六年撰豫章記

諶仲文字亹有孝行漢荆州刺史

徐雅確博覽經傳仕晉至南平太守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吳黃龍四年任荆州及豫章三郡事

吳愛字子重濮陽人仕唐蓬郡刺史

李思立字文成高安邑人滕王請爲師友

滕王字元嬰高祖弟二十三子顯慶元年除洪州三十年築閣

應智項高安萬載鳳嶺人起大師佐大　仕靖州刺史

木　木　上　并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郭義恭廣志　　甘泉黃奭學

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畧如桂其顛生穗而秀生棘針重疊其下彼方珍之以爲口實亦出交趾

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緣木生子大如酸棗色異純甜無酸

荔枝青華朱實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

薇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薰草綠葉紫花

魏武帝以爲香燒之安息雀舉頭高八九尺

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瓮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玉乏玉水蒼玉皆佩用

莫難珠其色黃生東　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臨邛有粉非得水汰粉則益光

獨水之橋曰榷亦曰彴

珠崖人皆巢居珠崖傳曰男女皆椎紒或被髮徒跣

有黃甘一核有成都平帶甘大如升色蒼黃

犍爲南安縣出黃甘

蜀名梅爲蔆大如鴈子海蔆皆可以爲油黃梅以熟蔆作之

黍有燕頷之民又有驢皮黍又曰牛黍南尾秀成赤黍馬革大黑黍或云秬黍有溫屯黃

黍

宛鶉大於北鶉以供御

有雉鷹一有菟鷹一歲爲黃鷹二　撫鷹三歲青鷹　鷹獲鷺

雞有　鬚五指金骸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雞金骸者美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永昌郡無雞

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禽亦名來禽言味甘熟則來禽也

榮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有奈杏
陳倉胡桃薄皮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急
捉碎
蜀漢既繁芋民以爲資凡十四芋有君子芋
大如斗魁有百果芋魁大子繁多畝收百斛
種一百畝葉以養鵝
瓜之所出以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
瓜甜瓜貍頭瓜蜜筩瓜女臂瓜龍蹄瓜羊髓
瓜縑瓜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有青登瓜大

如三斗魁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瓜
冬熟有春日瓜細小小瓣宜藏正月種三月
熟有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
永昌有漢竹圍三尺餘大者一節受一斛小
者數升爲椑榼
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常山眞
定梨山陽鉅野梨梁國睢陽梨齊郡臨淄梨
廣都梨又云鉅鹿豪梨重六斤數人分食之
上黨梫梨小而加甘新豐箭谷梨關以西弘
農京兆右扶風界諸谷中梨多供御陽城秋
梨夏梨
河東安邑棗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
棗大如李核三月熟在衆果之先洛陽宮後
園河內汲郡棗一名墟棗一名安益棗東海
蒸棗洛陽夏后棗安平信都大棗單父棗梁
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日蹙杏小核多肌三
星棗駢白棗灌棗此四者宮園所種棗有狗
牙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之名又有玄棗

大棗崎棗廉棗桂棗夕棗之名

子史鉤沈　逸書考

徐整長歷　甘泉黃奭學

泉陽之精上合爲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

間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

黃帝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

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厤北斗當崑崙氣連注天下春夏爲雨露秋

冬爲霜雪

溟涬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啓有

神靈人十三頭號曰天皇

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

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

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

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

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

一立於三成於一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

九萬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裴啟語林　　甘泉黃奭學

管寧嘗與華子魚少想親友共園中鉏菜見地有片金揮鉏如故與瓦石無異華提而擲去

魏代蜀羅獻爲巴東太守吳聞蜀已敗遣盛獻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同之計獻銜秋夜出擊破獻旋軍保城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

晉裴啟語林　一

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當時在喪顦顇貌不可識

有周雙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

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日弊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桓石秀豁第二子也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爲事游覽樂足一邱桓沖嘗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吟嘯詠而已

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黃竹具敘事

晉裴啟語林　二

劉眞長見王丞相時盛夏王公以腹慰彈碁局曰乃訇劉既出人問見王公如何劉曰未見他惟作吳語耳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大將軍丞相諸人在此時閉戶共爲謀身之計王曠世弘來在戶外諸人不容之曠乃剔壁闚之曰天下大亂諸君欲何所圖謀將欲告官遽而納之遂建江左之策焉

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文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錦囊寔據退笑謂崇曰何誤入卿室崇曰寔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囊是籌良久不得便行謂崇曰貧士不得此廁乃如他廁

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客備又與新衣客多不能著王敦爲將軍少年既脫故衣著新衣婢謂曰此客必能作城世說王大將軍敦敦初上主廁

晉裴啟語林 三

見漆箱

遂至盡中盛乾本以塞鼻王謂上廁下果食敦目廁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椀澡豆而笑之著水中而飲之謂之乾飲羣婢掩口

簡文爲撫軍時坐牀上生塵不聽左右拂去見鼠行跡視以爲嘉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格熟之撫軍謂曰無乃不可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袁貞爲監運范玄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袁卿此選還不失護軍袁曰卿何事入中作市井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神鬼論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顧和爲揚州從事且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

晉裴啟語林 四

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虱色夷然不動周侯見和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閑曰此中何所有顧釋虱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虞喜志林　甘泉黃奭學

吳時於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時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也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諸葛格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格對跪乞諸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格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干櫓戈矛鈀爪叉棍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斧柯已爛朽遽歸鄉里已非矣

吳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瑗自言我嗜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所不可

王瑗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李子長欲知因情以梧桐爲人蘆葦爲牢當罪本囚不動或寃本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槌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

子史鈎沈　　逸書考

獻帝春秋　　甘泉黃奭學

初黃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將軍身被介冑謀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于籩輪百姓各有識者以爲天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城將壞而此前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其言

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獻帝春秋　一

袁紹將兵入宮誅諸黃門張讓等逼迫以尺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衞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揚州刺史劉馥上言荆州牧劉來與會稽太守孫權謀襲京城遂塹許設鹿角砦

董卓未誅有書三尺布幡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呂布殺董卓負布者不復見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無道欲身自殺

獻帝春秋　二

之挾佩刀詣卓孚語畢辟出卓至閤執手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卻不中即殺孚

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大便馬善射是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晉皇甫謐元晏春秋　甘泉黃奭學、

衞倫以郎應會于京師過于而論及於味倫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末乎倫曰晉師曠易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子何間焉

衞倫過予論及於時味倫因命僕取糗進予曰麥也有杏李柰味

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荊爲楯執杖爲矛分陳相刺不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畀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善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于欣親今爾年近乎三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篤學爾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史書

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夜則甘疲寐及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句學或兼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飡或不覺日夕居家遊出之事吉凶畧絕富陽男果以全生之道誨予方之好色號于爲書帙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孫盛魏春秋　　甘泉黃奭學

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于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奉羣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

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晉孫盛魏春秋　一

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劉政投炳原曰窮鳥入懷炳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卽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王遇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椵貧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晉孫盛魏春秋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梁吳均齊春秋　　甘泉黃奭學

王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特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乃歇

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女子容姿甚麗盻睞之璡因油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㊀

㊁

㊂

㊃

㊄

㊅

㊆

㊇

㊈

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步步蓮花也塗地皆以麝香

波斯國人皆以麝香如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爲敬

崔元祖父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鬱林王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殿中帷帳及步障皆衿以綠紅金銀鏤弩牙璃瑁帖箭每出輒以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

梁吳均齊春秋　二

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江祕信行人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置衣中數日終身無復虱

卞彬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蟣虫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

張堪好於齋前種松栢時人曰張堪屋下陳屍

豫章王於郊起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

樂預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六七十檐榭蔽叶造市貨之聞預卒大泣叶溪中曰夫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故應就死爾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周顒隱居鍾山衞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松

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

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及食調市人餽軍皆是交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計糧數饗人人裹飯媼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灌山泉始窮眞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而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在江湖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

江革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過侯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

孔靈產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麈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邱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殿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吝嗟賞之即轉爲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參軍

劉獻字珪沛人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

欣然請更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梁吳均齊春秋　五

逸書考

子史鈎沈

晉庾翼晉陽秋　甘泉黃奭學

太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框拒之

吳有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於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動之若天轉而地正以上應晷度

高貴鄉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晉庾翼晉陽秋　一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往西南沒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

張華將死中台星遂折太元中復還合正太傅謝安爲相所致也

袁宏字彥伯謝安賞其機捷辯述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

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

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晉庾翼晉陽秋　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檀道鸞續晉陽秋　甘泉黃奭學

咸陽王猛被縕袍而詣桓溫面談當時之事猛模虱而言傍若無人溫察而許之

襄陽羅友在桓溫府屬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聞之曰出門于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悵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檀道鸞續晉陽秋　一

符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陶潛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人望見白衣人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而後歸

王獻之爲中令獻之少而標邁不尋常貫爲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爲中書令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

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爲名

桓宣武與妻妾坐月下流星墜下銅盆水中光如二寸珠顆然妾酌飲之生玄

魏詠之生而兎蟄相者云後當貴年十八聞荊州殷仲堪帳下有術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與語令師看焉師曰可割補之但應百日食粥不語咲詠之曰半年不語亦當治之兄百日也師爲治而差

何無忌母劉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夜于屏風中製檄文母登屏風窺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讐得雪矣

清河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嘆良久乃以葛屯穀百五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會稽太守謝琰拒孫恩恩帳下都督張猛于後斫馬琰墮地遂殺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剖肝生食之

劉毅至黑時人謂之鉄色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何法盛晉中興書　甘泉黃奭學

騎從

王導謂王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憂輕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舉會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輿敦導並騎從紀瞻使人覘之既聞敦導騎從乃大驚自出拜於道左中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

入宮酷寒

桓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旌旗不立法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

清暑

烈宗起清暑殿讖者曰清暑反語楚聲也爲殿以酸楚之聲爲號非吉祥也頃烈宗崩桓玄自號楚

太極殿

孝武帝建太極殿郭璞筮云二百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毀之捨身爲奴

中興之冠

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彪俱善奕棋爲中興第一

四達

晉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飲飛督王饒忽上吾鳩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饒二百使殿中御史孫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白鹿子

何法盛晉中興書　二

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於野得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家

食蟄燕

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爲主與千餘家避難於魯國嶧山有重險百姓饑饉野無生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

裹以席

王敦死裹以席塗以蠟埋齋中

奏彈夜警

譙王恬字元愉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之

清高不仕

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清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

何法盛晉中興書　三

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爲昇仙

巴豆杏子丸

程據爲太醫令武帝初受魏禪改元爲太始而據貢雉頭裘帝以奇伎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據以醫術承恩出入禁闥因爲賈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懷太子遂就戮焉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謝綽宋拾遺錄　　甘泉黃奭學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從朝至夕帝甚歡華既出太祖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矣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亡皆賜之物一在塚內一在塚外

桓溫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

開隧亡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人不知所在

臣昔貧賤時嘗疾病家人爲臣齋勤苦七日臣晝夜夢見一童子青衣持縑廣數寸與臣臣問之用此何爲荅曰西王母符也汝可服之服竟便覺一二日病差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嬌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畫石文床石文如畫體甚輕出郅克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

蘇秦張儀二人假食于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

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黃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將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指揮其龍虎皆還入耳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虞預會稽典錄　甘泉黃奭學

夏方字文正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烏鳥聚集猛獸乳其側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過以濟民命今

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熟與足宜當還縣香即罷會身捐俸祿以贍民飢

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嚴遵字子陵建武五年詔召遵設樂陽明殿會宴會暮留宿其夜客星犯天子宿

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相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須臾恕至在坐盡驚

鄭弘守楊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盛吉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其妻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殃及子孫其因無後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有恩也

謝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

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謙恭敬讓行性謹敬

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
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拊類以
謝之
徐弘字聖通爲山陰縣令俗剛强大姓兼并
弘到官誅剪豪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
拾遺童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
空

晉虞預會稽典錄　三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魚豢三國典略　甘泉黃奭學

齊命通直散騎常侍辛德源聘於陳遣遣主
客蔡佞宴酬因談謔手弄檳榔乃曰頃聞北
間有人爲嗽檳榔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
不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書罪狀故耳
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搔頭弄姿不關
漢世頓禁胡粉
周命尉遲迥伐蜀師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

晉魚豢三國典略　一

自散關由故道而入太祖遂彭城西見一走
兎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獲此兎必
當破蜀俄而獲兎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
佳口及尅蜀乃賜侍婢一人
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
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吝蕭懿爲太子洗馬懿字仁祖帝患腰痛眩
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者笑之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招合輕薄少年

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其聲卽知是寧也

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作鼓吹導引歸

周陸逞字季明嘗爲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表請停之制曰逞未臨人已存優卹宜遂所請彰其雅操

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錦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

人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郡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遊宛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折至是故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牡殺綸所乘服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瑤環一隻

徐之才還預章王宗國常侍隨綜入北有人患足腫痛諸醫咸莫能識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疾時嘗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乎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梁劉慤常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或必須掐之

梁元初甘露降荆州皂莢樹

齊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將韋孝寬忌之孝寬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孝寬陰令巖作謠言曰百斛飛上天

明月耀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斛樹不扶自堅乃間諜遺其文于鄴中齊人用是而殺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初陳文章以湘州出杉柟乃營造大艦金丸等二百許艘并諸水戰之具

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于庭樹蕭詧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詧許之於是射山中其二

高德馬
傳頂拔

項籍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

高德衆正相齊未詠之前家有赤鳴羣行於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徐陵子份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忽然而愈

梁孝元字世識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與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及長精神爽儁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魯郡太守智之孫

晉顧野王玉符瑞圖 四

也乏涉墳籍清慎〇所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樊子孟奮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衛 度 衛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顧野王玉符瑞圖 甘泉黃奭學

龍出

虞舜時黃龍從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

白泉

泉色白自出山澤得禮制則澤谷之白泉出飲之使人長壽

蒼烏見

晉顧野王玉符瑞圖 一

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

火爲朱烏

赤烏武王時衛穀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鳳凰之佐

鸞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鷄身赤色色亦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慶親疏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舞以和之

銜珠而舞

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衔明珠舞于庭一鶴失珠覔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白鵠翔

師曠鼓琴通于神明而白鵠翔

晉顧野王玉符瑞圖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摯虞決疑要注　甘泉黃奭學

辛繕嘗隱居華陰光武徵不仕至有大烏高五尺五色備舉而多青栖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雛多紫色者鵷多白色者鵠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

秦除袞冕之制唯爲玄衣纁裳一具而已漢

晉摯虞決疑要注　一

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衣圖書始復造袞冕之服至今用之

几筵在殿堂之上唯天子居牀其餘皆鋪席前設筵几天子之殿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也

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

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矯詐

讌之與會威儀不同也會則隨五時朝服庭設金石懸虎賁着旄頭文衣鶡尾以列陛讌則服常服設絲竹之樂雜宿衛者列伏大會于太極殿小會于東西堂

晉摯虞決疑要注　二

子史鉤沈　逸書考

袁郊三輔舊事　甘泉黃奭學

鳳凰闕

建章宮東起別風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於宮門北起圓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赤眉賊壞之西京賦云圓闕聳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是也

高靈館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想於是祀高祖於以配天還作高靈館

袁郊三輔舊事　一

復道

桂宮周回十里內有複道橫渡西至神明臺

蔞街

甘延壽陳湯上疏云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蔞街蠻夷邸間

九逵

長安城面三門四面十二門皆通達九逵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

洞闢隱以金淮周以林木左右出入爲往來之徑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別

橫橋

秦造橫橋漢承秦制廣六丈三百八十步置都水令以掌之號爲石柱橋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宋劉昞燉煌新錄　甘泉黃奭學

索充宋桶

索充夢一　脫上衣來詣充索統占曰　去上半下[illegible]字也[illegible]

又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索統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子也兩杖著之象極打肉食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肉食矣

出血

玉琴卒后墓門前有石人獅子子賢寒微賣與氾氏致車破牛死氾氏就打破皆血出

天仙

蘇割刺在答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十里每然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時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　得其椒不能解　問東方朔朔

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高昌壁

高昌壁故屬燉煌下繞蒲海肥美良白水草沃衍

宋質

宋質直破　有威名兒嚇恐之卽止　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李暠

晉安帝隆安元年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虎道邊虎化爲人遙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待之又乃遙呼暠曰有事告汝無疑也暠知其異投弓於地人乃前曰燉煌空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從酒泉言訖乃失暠乃移都酒泉

張存

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

索丞宗

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時人號曰雍門周

氾固

氾固字孔完大將軍掾純之孫也推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不就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江微陳留風俗傳　甘泉黃奭學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
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
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其浴
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列仙吹臺

雍邱縣夏后公祠有神井能興霧雹

浚儀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縣有

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
出蘭蒲土多儁髦今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
謂之蒲關澤

巴吾縣者宋雜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
也今其都印文曰種龍此條有誤字宜從下條

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錫姓曰嬴氏
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王氏江氏
侯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

允吾縣者宋雜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
也今見都甲文曰種龍出鳴雞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囹圄
空虛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
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
多貧此其風也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李當之藥錄　甘泉黃奭學

檳榔一名賓門

菥蓂一名折目一名榮冥一名馬駒

石流黃味酸生谷中治婦人陰蝕疽痔作金銀物生東海

石流青白色主益肝氣明目

石流赤生羌道山谷

陽起石一名白石味酸微溫生山谷治崩中

補足肉攣藏中血結氣寒熱腸痛漏下無子陰陽不合生齊地

陽起石神農扁鵲酸無毒桐君雷公岐伯無毒李氏小寒或生太山或陽起山採無時

蕎蘼蕈冬也　冬之山草多蕈冬

赤須子豐人好食天門冬齒落更生

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門冬在人間三百餘年

天門冬莖間有茨而葉滑曰郗體一名顛莉根以浣縑素白越人名爲浣草似天門冬而非也凡服此見試浣衣如法者便非天門冬

杜子服天門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石膽一名畢石一名君石出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出句青山其爲石也青色多白文易破狀如空青能化鐵爲銅合名金銀煉餌食之不老

石肺一名石肝黑澤有赤文如肺肝置水中即乾濡生益氣明目生水中

石脾一名胃口一名胃石一名腎石赤文治胃中寒熱

宋

子史鈔沈　　逸書考

晉何晏九江志　　甘泉黃奭學

神泉

廬山錦綉峯下有神泉宋紹興間皇甫履隱斯山高宗名其居曰清虛菴光宗在東宮問履所乏履曰但水差遠光宗特書神泉二字履持歸菴傍穿小井方施參鍾而泉遂出故名

鍾

溢城

晉何晏九江志　一

青溢山有稱形如盆因號溢水城曰溢城浦口溢浦江州故有溢江

匡

匡廬

匡谷先生姓匡名谷商周之際遯世隱居廬於廬山故號匡廬

泉穴

東興人家會以木甑沉井中乃流出連樊溪甘渚得之此泉穴相通也又曰五章山絕嵓嶮峭有密蜂依之爲房其形如笠望者皆懸

寶

磴數丈然後得至其所矣

石人

虛谷東英巨山巖內有石人坐磐石上體上塵穢則興風濕潤則致雨晴日便舉體鮮潔朗然玉淨

晉何晏九江志　二

子史鈎沉　逸書考

晉周斐汝南先賢傳　甘泉黃奭學

鄭敬居千蟻陂之陽以漁鈎自娛彈琴咏詩常方坐於陂側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周樊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奉於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食則不食也

戴良家五女皆布裙無緣裙四等

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登

周斐汝南先賢傳　一

塚泣曰順在此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袁安拜楚郡太守即控轡而行既到決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爲主所引應時理遣一旬之中言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稔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新蔡鄭敬都尉高鑒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鑒問椽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樹汁耳鑒不悅稱疾而去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且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周斐汝南先賢傳　二

周燕字少卿爲決曹椽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于九復虔怒竟殺之死後其家人有書稱寃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平相負燕百引私隱陷人之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者是葬玉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前隊大夫有范仲翁鹽鼓蒜果一筥

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冠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

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妄殺人宜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葛玄見賣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泊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即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

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穎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

黃憲不矜名以詭侍不抗行以矯俗闚其門者莫敢 其庭觀其流者不能測其深論者咸曰顏子復生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鄙父為牛醫少無度教而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

范滂被收曰願得一幡薄埋于首陽山上不負黃天下不愧夷齊

薛直歸先人冢側種稻芋稻以祭祀芋以充飢耽道說禮玄虛無為

周昉字偉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掾史試經昉尤能誦讀拜為守丞昉以未冠請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樹

又條錄之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蘇林陳留耆舊傳　　甘泉黃奭學

閩人魏尙高帝時爲太史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尉上拊翼而鳴尙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卽復也我當復官有頃詔還故官

董宣爲北海太守大姓公孫舟造起大宅工占之曰宅當出一喪舟使子取行人殺之以塞咎宣收舟考殺之

蘇林陳留耆舊傳　一

高順字孝甫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蝗蝗爲災不食式麥

小黃恒牧爲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里爲赤眉所得欲殺啖之牧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與豆一斛

范丹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盜富民錢五百爲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謁門自謝祐遂以衣遺其父

閩人魏尙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止附翼而鳴尙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卽復也我其復官有頃詔還故官

洛陽令董宣死詔使視之闔轝一乘車馬一匹帝曰董宣之淸死乃知之

蘇林陳留耆舊傳　二

潤

洒

子史鈎沈　　逸書考

謝承會稽先賢傳　　甘泉黃奭學

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于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禱印龜首迴屈三禱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闕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謝承會稽先賢傳　一

童崑字文通爲大農帑丞坐無完席

陳業字文理業兄度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酒骨上應時受血餘皆流法

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勑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久

待

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著韈希見其足

陳修字叔先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絕不改易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侍以殊禮焉

謝承會稽先賢傳　二

子

子史鈎沈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　甘泉黃奭學

楊田爲成都文學椽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田荅曰南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椽獻橘數苞

趙瑤爲閬中令時西州遭旱瑤率掾吏齋戒于靈星池歸咎自責稽流血應時大雨

落下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

陳壽益都耆舊傳　一

歷拜侍中不受曰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漢武帝時蜀張寬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已知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

李孟元修易論語大義畧舉質性恭順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以自供給

趙閎字溫柔幼時讀尚書默識其音句

朱倉字鄉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擢小豆十斛屑之爲糧閉戶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不受一粒

郭賀拜荆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旒冕勑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

陳壽益都耆舊傳　二

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晏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

廣漢馮顥爲謁者逐干至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顥收之使人繫鷹而亡顥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床爲從事設單席於地

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請教授

一郡墓化但聞書聲又野無遺冠民語曰上
烏嗚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何祇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祇爲汶山太守
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
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復屈祇挾族人爲之
汶山復得安
柳宗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
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
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

陳壽益都耆舊傳　三

何祇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
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祇年四十八而
卒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勳達禮
有四男男二女拒早亡教遵閨門動有法則
長子元琮常出飲酒自興而歸母不見十日
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
流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
何以師先諸弟

子史鈎沉　逸書考

張方楚國先賢傳　甘泉黃奭學

黃香字文强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
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
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宗入林中哀號
方冬爲之出因以供養時人皆以爲孝感所
致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仕吳爲光祿大夫吳建
威將軍王戒親詣偉大康二年詔以偉爲議

張方楚國先賢傳　一

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身偉遂陽狂久竟不
受
陰蒿字文王南陽新野人衛尉興從祖兄也
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
莽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
謁者以叔父憂棄官張掖
孫攜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
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壻如龍也
韓壁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節

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　若曹敬聞吾言欲以時服葬以上藏穿畢使葬

有增益也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產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據再遷口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劒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

張方楚國先賢傳　二

修祭

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袞迸力得出賊便射袞余以身當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殞殁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

于史鈞沈　逸書考

劉彧長沙耆舊傳　甘泉黃奭學

劉壽

太尉壽少遇相師相曰凡鼻爲氣戶君鼻大貴之象順帝時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壽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大王自出祀令特著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劉彧長沙耆舊傳　二

文虔

文虔字仲孺爲郡功曹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悒召虔補戶曹掾虔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青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通若掾此夢將其比也明日果大霽

徐偉

徐偉奴善叛知識欲爲偉售之偉曰不得奴

往當復逃亡豈可虛受其價廉平義正若此

虞芝

虞芝州命辟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吾年往志盡警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子史鈞沈　　逸書考

晉張隱文士傳　　甘泉黃奭學

成公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荅之見其深智

張儼

張儼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爲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孔融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江統

江統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奏表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

束晳

束晳晚應司空除著作佐郎撰晉書草創三

博

帝紀及十志

孫盛

孫盛爲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長常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

張純

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鎭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三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

王肅

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晉張隱文士傳　二

劉向揚雄服其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

賈謐

賈謐與愍懷太子傳爭道成都王厲聲曰皇帝太子國之儲君賈長淵何得無禮

張衡

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劉頎

劉頎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頎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頎因得喻己自理乃跪曰石出自荊山玄岩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　蹤異世齊名驎即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烏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棄年仰慙二子俯愧而

顧榮

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

晉張隱文士傳　三

求急還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子史鈎沈　逸書考

司馬彪零陵先賢傳　甘泉黃奭學

劉巴

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翮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

鄭產

鄭產零陵人爲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以故貲家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子口錢皆爲代出郡縣具以聞上錢因得免改白土曰更生坐鄉

葉譚

葉譚字令思零陵人少負節操未幾舉孝廉王濟謂譚曰君吳楚人也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曰君不聞明珠大貝獨生江海之濱乎爲之武子默然

蔡倫

蔡倫字仲敬零桂人少負才名官常侍造紙有聲

司馬彪零陵耆舊傳二

邹閎甫廣州先賢傳　甘泉黃奭學

頓琦

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有飛鳧白鳩棲廬側見人即去見琦而留又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

廖沖

邹閎甫廣州先賢傳一

廖沖明經修行武帝好儒學招天下名士沖與焉比上耄荒諸子皆鬻沖歎曰根本撥矣天下能久治乎

梅鋗

梅鋗家湞水上從吳芮定百粵有功梅嶺因鋗封地得名後鋗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庾嶺非謂嶺上有梅也

羅威

羅威性至孝遇寒常以身溫蓆母乃寢夏月必撤帳而卧曰吾供蚊蚋恐去齧老母也遇老稚負戴於途即爲代其任邑人化之

邹閎甫廣州先賢傳二

子史鈎沈　　逸書考

黃璞閩川名士傳　　甘泉黃奭學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爲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尙傳此讖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

林藻

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悉几假寢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來去之意爾藻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

王播

王播年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播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便同贈官也播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銜之及爲相通方竟爲所困而終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常璩西州後賢志　甘泉黃奭學

聞之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實而不華是以史遷之記詳于秦漢班生之書備乎哀平皆以世及事邇可得而言也西州自奉聖晉後俊瑋倜儻之士或修德讓行止從時或播功立事羽儀上京策勳王府甄名史錄倅于先賢會遇喪亂軋遘華夏顛墜典籍多蟄族祖武平府君愍其若斯乃操簡援翰拾其遺闕然但言三蜀巴漢未列又務在舉善不必珍異揆之耆舊竹素宜闡今更撰次損益足銘後觀凡二十八綴之斯篇雖行故墜沒大較舉其一隅

衛尉散騎常侍文立廣休

散騎穆穆誠感聖君

西河太守柳隱休然

西河烈烈乘義居貞

漢嘉太守司馬勝之興先

漢嘉克讓謙德之倫

郫令州王簿常助修業

郫君謇諤自固底身

江陽太守何隨李業

江陽皎皎命世清淳

梓潼太守王化伯達

梓潼矜矜在險能平

太子中庶子陳壽承祥

庶子稽古遷固並聲

晉常璩西州後賢志二

漢中太守李密令伯

漢中蹇蹇才蓋羣生

犍爲太守杜軫超宗

犍爲卬卬友于是令

給事中任熙伯遠

給事溫恭尙德蔑榮

中書郎王長文德儁

中書淵識實道韜明

大長秋壽良文淑

長秋忠肅明允篤誠
大司農西城公何攀惠興
司農運籌思倂良平
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允剛
少府果壯文武是經
衡陽內史楊邠岐之
衡陽固節隱然不傾
尚書三州都費立建熙
尚書準繩古之遺直

湘東太守常騫季愼
湘東汎愛仁以接物
武平太守常寬秦恭
武平亹亹氷清玉嶷
揚烈將軍梓潼內史譙登愼明
闕
江陽太守侯馥世明
闕
五公
司空何武　司空趙戒
太尉趙謙　司徒趙溫
司空張皓

子史鈎沈　　逸書考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　甘泉黃奭學

文齊字子奇梓潼人也孝平帝末以城門校尉爲犍爲屬國遷益州太守造開稻田民咸賴之公孫述時拒郡不服述拘其妻子許之公侯招之不應乃遣使由交趾貢獻河北述平世祖嘉之徵拜鎮遠將軍封成義侯南中咸爲立祠子忳有令德爲北海太守

李業字巨遊梓潼人也少執志清白太守劉

咸慕其名召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毒藥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述耻殺名士賜錢百萬子翬遯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爲遂久令

景毅字文堅梓潼人也太守丁羽察舉孝廉司徒舉治劇爲沛陽侯相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遷大守上封吏守闕請之三年不絕以子顧師事少府李膺膺誅自免久之拜

千

成都令遷益州太守上封吏民涕泣送之至沮者七百人白水縣者三百人值益州亂後米斗十錢役至恩化暢洽比去米斗八錢鳩鳥巢其廳孕育而去三府表薦徵拜議郎自免歸牧州劉焉表拜都尉爲人廉正疾淫祠敕子孫惟修善爲禱仁義爲福年八十一而卒

楊克字盛國梓潼人也少好學求師慕業受古學於扶風馬季長呂叔公南陽朱明叔穎

荀

川白仲職精究七經其朋友則穎川荀慈明李元禮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出陽王叔茂皆海內名士還以教授州里常言圖緯空說去事希畧疑非聖不以爲教察孝廉爲郎卒

景鸞字漢伯梓潼人也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木穎川李仲渤海孟元叔遊學七州遂明經術還乃俱禮畧河洛交集風角雜書月令章句凡五十餘萬言太守某既命爲功

伯梁年卿賊哀名弟

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然上陳時正言經得失又戒子孫人紀之禮及遺令期死葬不設衣襟務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張壽字伯禧涪人也少給縣丞楊放家放爲蜀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二十萬市馬五匹往蜀放道爲羌所刼掠盡几往三年計道遠不可得數乃單身詣之涕泣自說以衣其屢求遣放隨還郡召爲中候詔書除巫尉以身佩印盡來所有

常璩梓潼士女志 三

財物與三第復爲郡掾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功曹吏徙五官掾卒

李餘涪人父早世兄夷殺人亡命母愼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弟相代能免母否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尚書天子與以財幣圖畫府廷

寇祺字宰朝梓潼人也與邑子侯蔓俱學涼州蔓後爲渤海王冢所殺祺仗劍至冢家值冢病冢謝曰君子不掩人無備安有爲友報讐殺病人也祺乃還久之復往殺冢由是察孝廉爲廣陵令濟陰相

王晏字叔博涪人也與廣漢張昌甯叔受業大學昌爲河南呂條所殺晏叔殺條事在叔解

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王以上多闕文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

常璩梓潼士女志 四

章句仁知其不博乃遊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

杜微字國輔涪人也任安弟子先主定蜀常稱聾闔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疾篤亮表拜諫議大夫從其所志

尹默字思潛涪人也少與李仁俱受學司馬徽宋忠等博通五經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

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畧皆誦述希復案本以左傳授後主後主立拜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子宗亦爲博士耳

李譔字欽仲仁子也少受父業又講問尹默自五經四部百家諸子伎藝筭計卜數醫術弓弩機械之功昔致思焉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古文周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注解太玄指依則賈馬異于鄭玄與王肅初不相見而意歸多同

常璩梓潼士女志　五

李福字孫德涪人也先主初爲成都令建興九年遷巴西太守後爲江州都督陽武將軍人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以前監軍司馬福同郡梓潼文恭仲寶亦以才幹爲牧亮治中從事丞相參軍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宮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于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衾于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犍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亡義赦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官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常璩梓潼士女志　六

杜慈涪杜季女巴郡虞顯妻也十八適顯顯亡無子季欲改嫁與同縣楊上慈曰受命虞氏虞氏早亡妾之不幸當生事賢姑死就養成室存亡等但欲在終供養亡不有恨願不易圖季知不可告而奪也乃密謀與强逼迫之慈縊復死

敬揚涪郭孟妻楊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梁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數往來孟家敬揚涕泣

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非男比但惡讐未報未嘗一日亡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揚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尉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常璩桂蓮士女志 七

子史鈎沉　　逸書考

晉常璩漢中士女志　甘泉黃奭學

鄭子眞裏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男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世號谷口子眞亡漢中與立祠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童扶任安從洛還遇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汙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于時乎苟無所則尼輒恓恓是以君平子眞不屈其志其子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笑服之敬其言也

鄧先城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强大建議減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

入

錯故吳相袁盎讚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者入言軍事問曰七國聞晁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爲萬世策諸侯謀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歎息曰吾亦恨之武帝初僞九卿

張騫城固人也爲人强大有謀能涉遠爲武

常璩漢中士女志 二

帝開西域五十三國窮河源南至絕遠之國拜校尉從討　有功遷衞尉博望侯于是廣漢緣邊之地通西南之蹇豐絕遠之貨令帝無求不得無思不服至今方外開通騫之功也

張猛字子游騫孫也師事光祿勳周堪以光祿大夫給事中侍元帝帝當廟祭濟渭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不悅猛進曰主聖則臣直今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故大夫言之

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也後與周堪俱以中正爲幸臣弘恭石顯所讚毀乍出乍徵堪平和猛卒自殺

楊王孫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裸葬以復吾眞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兄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祁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僤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眞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

常璩漢中士女志 三

含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眞宅祁侯無以易卒裸葬如其言

李郃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侯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徵行至蜀宿郃侯舍郃爲出酒夜卧露坐郃問曰君來時寧知二郃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郃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部後一人爲漢中太守命爲功曹察孝廉遂馳名爲尚書郎徙左丞稍遷至尚書僕射尚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

世稱名順帝世薨

李固字子堅郃子也陽喜三年以對策中元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卒已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按本傳固奏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厚賂梁冀仍徙固太山太守）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

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沛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峻並錄尚書沖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專權乃立樂安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湖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策閻鄧廢立之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興崩之漸在斯一舉宜求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盛憙死侯議所立三公及鴻臚杜喬僉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大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取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千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擊之固書與二

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冀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也不慚于天下不愧于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閹官無不思固也

張亮則字元修南鄭人也爲牂牁太守威著南土永昌越巂　謀欲反畏則換臨其郡相

徵

諫而上號曰臥虎以戍狄勳遷護羌校尉徵拜扶風又換臨桂陽皆平盜賊巴郡板楯反拜隆集校尉鎮漢中徙梁州刺史又爲魏郡太守所在稱治靈帝崩後大將軍袁紹表爲長史不就丞相曹公拜度遼將軍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龔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宮至犍爲太守

官

趙瑤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弟五伯魚徙蜀郡爲司空掃吾弟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琰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楊徵拜尚書不就卒陳綱字仲卿成固人也少與同郡張宗愛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

琰

第琰

不就卒

子卒字

綱頂格

家常

令

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初至有兄弟自相責引退是後無訟者在官九年卒天子痛惜賜家錢四十萬

李法字伯度南鄭人也桓帝時爲侍中光祿大夫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大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爲後笑帝怒免爲庶人恬然以咎失爲己責久之徵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李燮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死時二兄亦死燮爲姊所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令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于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

否伯愼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愼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心變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以爲不可果敗還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

陳雅字伯臺成固人也靈帝時爲諫大夫閹宦用事上疏曰昔孝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大將軍竇憲由是宦官秉權安帝幼沖和

憙太后兄大將軍鄧隲輔政太后適崩中常侍江京等殺隲安帝登遐黃門孫程又殺車騎將軍閻顯孝桓帝又與中常侍單超等共誅大將軍梁冀陛下卽祚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書令尹勳等欲誅宦官絕其奸擅盡忠王室建萬世策機事不密爲中常侍未瑀等所殺此臣陛下所見今宦官强盛威傾人主天下鉗口莫敢言者海內怨望妖異並作四方兵起萬姓辛苦陛下尙可以安奈後嗣何帝不省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其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大亂雄夫力爭無以資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亡歲餘靈帝崩大將軍何進復爲黃門所殺海內果亂終成三國也

閻憲字孟度成固人也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閻尹賦政旣明

且暴去苛去辟勤以禮讓遷蜀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

李歷字季子太尉固從弟也少修文學性行清白與鄭康成陳元方齊名弱冠拜新城令朝請都督

程苞字元道南鄭人也光和二年上計吏時巴郡板楯反軍旅數起征代頻天子患之訪問益州計考以方畧苞對言板楯忠勇立功先漢爲帝義民羌入漢中輒蒙其力東征南

達

戰世有功勞由不料卹以致叛亂非有僭盜能相羣殺兵臨之未必卒得不如但遥明能太守恩信懷服自然寧定矣天子從之卒如其言後在道卒

祝龜字元靈南鄭人也年十五遠學攸隸及太學通博蕩達能屬文太守張府君奇之曰吾見海內士多矣無如祝龜者也州牧劉焉辟之不得已行授萌長攝漢中耆舊傳以著述終

士待

常璩漢中士女志 十一

段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厲命爲主簿永初四年涼州羌反溢入漢中從厲屯襄中 東攻厲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厲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厲殺之

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居馳來赴難殯殮厲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敢死十以得

原九

時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 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瘡斛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厚展及嚴孳李容姜濟陳已曹廉勾矩劉旌凡人皆以令義爲鄭厲所命王宗原展與厲同死孳容等七人與信共并命詔書既賜崇信家又賜九子家穀各五百斛給死事

段

循

懼

循

歎

回

燕邠字元侯趙嵩字伯高南鄭人也陳調字元化仲卿孫也邠爲刺史卻儉從事使在蘭與從事董馥張徹同行儉爲黃巾賊王饒趙播等所殺邠聞故哀動說馥徹赴難二子不可邠難曰使君已死用生何爲獨死之牧劉焉嘉之爲圖象學宮誅馥等嵩事太守蘇固固爲米賊張修所疾殺嵩痛之仗劍直入修營殺十餘人幾獲修死陳調少尚遊俠聞死聚賓客百餘人攻修大破之進攻修營乃與戰以傷死又有陳術字申伯作耆舊傳者

常璩漢中士女志 十一

也失其行事歷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太守及
錫光等不列也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
前妻有四子興敦覲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
亡興等憎惡姜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
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几百如之久興等感寤
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
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
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

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儁免爲南郡太守
泰瑛廣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
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
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
亡何以師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
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
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
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
不止四珍復起

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
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
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撿耳若放而不撿則入
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
自憲故能改身之恒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反
婦曰吾之委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自于
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
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勸之孝順以內之忠
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忽

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
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
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
娶張度邊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
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
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
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
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

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南鄭趙伯英葬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李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燮父閼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于程杵矣久之遇赦燮得還行喪服闋勑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得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奉行之從成在徐州各異處傭賃而私相往來成病亡燮四時祭之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宰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

嚴防以肅非元修訪于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恥五刑三千蓋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仙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沒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

禮修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嚴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卻之曰我死固當絕于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固子賤初爲郡公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子賤二子憲公李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斂欲因出逃子賤畏法赦更驗實就殺之及

固小子燮得還子賤慮燮報仇賃人刺之燮
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
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婢侍婢視守之經百餘
日乃怠曰兄婢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
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于幕下自殺

元西域人華

化考八卷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民國廿三年冬
勵耘書屋鐫版

重刻元西域人華化考序

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論者輒謂愛新覺羅氏以外族入主中國屢起文字之獄株連慘酷學者有所畏避因而不敢致力於史是固然矣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其他歷代數千歲之史事即有所忌諱亦非甚違礙者何以三百年間史學之不振如是是必別有其故未可以爲悉由當世人主摧毀壓抑之所致也夫義理詞章之學及八股之文與史學本不同物而治其業者又別爲一路之人可不取與共論獨清代之經學與史學俱爲考據之學故治其學者亦並號爲樸學之徒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

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爲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徵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固不能犂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眞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昔不知也往昔經學盛時爲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且求並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爲考據之學者輩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其謹愿者既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誇誕者又流於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於臣成以後休退之時始以餘力肆及殆視爲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

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此清代經學發展過甚所以轉致史學之不振也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盪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於今日史學之眞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爲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今復取前所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刻木印行命寅恪序之寅恪不敢親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故承命不辭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學所以不振之由以質正於先生及當世之學者至於先生是書之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庶幾宋賢著述之規模則識者自能知之更無待於寅恪之贅言者也摯仲洽謂杜元凱春秋釋例本爲左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

誇誕經學家之所爲者先生是書之所發明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然則是書之重同流伯關繫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者乎人豈僅局於元代西域人華化一事而已哉一千九百三十九年二月陳寅恪謹序

元西域人華化考目錄

卷一 緒論 一

一 西域疆圉 一

二 元時西域文化狀況 二

三 華化意義 三

四 西域人華化先導 三

卷二 儒學篇 八

一 西域人之儒學 八

二 基督教世家之儒學 十七

三 回回教世家之儒學 二四

四 佛教世家之儒學 二六

五 摩尼教世家之儒學 二八

卷三 佛老篇 三四

一 西域詞人之佛老 三四

二 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 四一

三 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 四六

卷四 文學篇 五一

一 西域之中國詩人 五一

二 基督教世家之中國詩人 六一

三 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 六三

四 西域之中國文家 六九

五 西域之中國曲家 七四

卷五 美術篇 七八

一 西域之中國書家 七八

二 西域之中國畫家 八五

三 西域人之中國建築 九一

卷六 禮俗篇 九五

一 西域人名氏效華俗 九五

二 西域人喪葬效華俗 百二

三 西域人祠祭效華俗 百八

四 西域人居處效華俗 百十二

卷七 女學篇 百十九

一 西域婦女華化先導 百十九

二 西域婦女之華學 百十九

卷八 結論 百廿三

一 總論元文化 百廿三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 百廿六

三 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 百廿八

附 徵引書目 百卅三

右稿前四卷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表後四卷民國十六年在燕京學報發表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緒論

一　西域範圍

西域之名漢已有之其範圍隨時代之地理知識及政治勢力而異漢武以前大抵自玉門陽關以西至今新疆省止爲西域其後西方知識漸增推而至葱嶺以西撒馬兒干今俄領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進而至波斯大食小亞細亞及印度全部亦稱西域元人著述中所謂西域其範圍亦極廣漢自月氏吾兒歷西北三藩所封地以達於東歐昔屬馬賀言之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曰西域者以元時分所治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色公牘上稱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稱西域也陶宗儀輟耕錄卷一載蒙古七十二種色目三十一種漢人八種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譏其重複譌舛惜無他書足正然藉此可略知元時蒙古色目之別又可知元時所謂漢人南人者以金宋疆域爲判故契丹女直高麗稱漢人據元史選舉志又以平定先後爲判故雲南四川亦稱漢人而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及河南行省中之江北淮南諸路稱南人所謂江浙者包含今閩浙江西含今贛粵湖廣含今湘黔桂江北淮南含今蘇皖鄂當時鄉會試蒙古色目爲右榜漢人南人爲左榜元史列傳編纂法亦蒙古色目爲一類漢人南人爲一類其有色目人因戴漢姓而誤置於漢人南人之列如趙世延郝天挺者史臣失檢也直齋陔餘叢考卷十四史劉記二九謂列傳三十一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余闕等而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諸臣耶律楚材等編入前後倒置係分二次進呈未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云其說非也以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九廿二史考異九七所說爲是

本編所論既限於西域故蒙古契丹女直諸族不與亦以蒙古等文化幼稚其同化華族不奇若日本高麗琉球安南諸邦則又襲用華人文字制度已久其華化亦不奇惟畏吾兒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亞等國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兒外西亞諸國去中國尤遠非東南諸國比然一旦入居華地亦改從華俗且於文章學術有聲焉是眞前此所未聞而爲元所獨也徐煒序元人十種詩曰天錫易之嶠生窮髮不毛之域流商刻羽含英咀華駸駸闖作者之室豈非奇渥溫氏帝天下而風會極一時之盛歟天錫者薩都剌易之者迺賢也是不可以不記

二　元時西域文化狀況

未言西域人華化之先不可不知元時西域人文化之狀況元時西域文化本由祆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更唱迭和浸淫濃郁者數百年最後役於西還受大石林牙之漢化耳濡目染者又近百年當元人未據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將漢族文明炫耀於中亞大陸耶律楚材懷古百韻有後遼興大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之句注大石林牙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云湛然居士集十二西遼五主凡八十八年皆有漢文年號可知其在西域必曾行使漢文東歐人至今稱中國爲契丹亦始於此際猶之耶律楚材丘處機等遊記統稱西域爲回紇皆以其所與接觸者舉近概遠也西域人既雜受印度猶太波斯希臘亞剌伯諸國之文明復曾覩中國文明之一線其渴望身親見之之情可想也元軍先定西域後下中

原西域人之從軍者被虜者貿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聲明文物盡觸於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雜居故一傳再傳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茲編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

三　華化意義

至於華化之意義則以後天所獲華人所獨者爲斷故忠義孝友政治事功之屬或出於先天所賦或本爲人類所同均不得謂之華化即美術文學爲後天所獲矣而其文學爲本國之文學或其美術非中國之美術亦只可謂之西域人之文學西域人之美術不得謂之西域人之中國文學西域人之中國美術又有西域人久居漢地歸化中國然不能於漢族文化中有特別可紀如漢書地理志上郡有龜茲縣今陝西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又開元釋教錄第二優婆塞支謙傳支謙大月支人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名歸化又漢書西域傳溫宿國條下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凡此種種可見西域人歸化中國之事古所恆有特其人不能於中國文化有所表見亦無足述又有嫻習華言博綜漢典如高僧傳中之西域翻經沙門及明末清初之耶穌會士可以謂之華學矣然不得謂之華化今特舉元以前華化者數人爲例

四　西域人華化先導

李彥昇　安世通　蒲壽宸

元以前西域人仕中國者多武人以文事著者絕少回教人著述有以米芾爲回回人者以尚無確據姑置之而論其有確據者唐末有大食國人李彥昇李彥昇純漢姓名睹其名即知其受華化已深矣文苑英華三六四辯論文有一篇曰華心爲陳黯作華心者夷其形而華其心也文曰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帥受命於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夷人獨可用邪曰帥薦才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則有華夷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心辨心在察其趣穢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綰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亦其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趣習耳今彥昇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於文明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作華心

大梁連帥范陽公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盧鈞也鈞嘗爲嶺南節度嶺南蕃坊多大食國人故鈞得識李彥昇而薦之詔春司考其才以進士第名顯是所試者爲唐試進士法彥昇之才必通五經而明時務也以唐試進士有時務策有五經故唐時太學本許外夷子弟入學然未聞西域子弟有以華學名諸夷蕃將尉遲勝哥舒翰等之子弟亦未聞有以華學名若尉遲樞之能爲南楚新聞尉遲偓之能爲中朝故事已絕無僅有故盧鈞之舉李彥昇時人以爲奇而陳黯乃爲文釋之也

宋末有安世通安世通疑爲安息人以安息人而入青城山學道不可謂之不奇也宋史隱逸傳有安世通傳曰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叛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炎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

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闕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職徼即當聚官屬軍民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而上大夫苦酒甔飯囊不明大義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也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禍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討職未幾職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吳職之叛在開禧二年安世通不肯附職而爲忠義憤發之論實難能可貴然此不得謂之華化今所取者取其能以西人而入道純全中國化也何以疑安世通爲安息國人漢時譯經者有安世高名安清安息國王太子西方賓旅呼爲安侯見開元釋教錄卷一以國爲姓自昔然也支謙爲月支國人竺法蘭爲中天竺國人安世與安息首相近安世通其一例歟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二語出列子力命篇安世通蓋深於莊列之旨者矣

宋末又有蒲壽宸壽宸西域人爲泉州市舶使蒲壽庚之兄工詩知梅州有惠政光緒嘉應州志十九引舊志云蒲壽晟咸淳七年知梅州一毫無取於民居處飲食儉約兒曾井遺澤在民遣人還籍取家資建石亭其上日汲井水二瓶置諸公堂欲常目之而踵其武也州進士楊圭題其額曰曾氏井泉千古洌蒲侯心地一般清今祀名宦祠

曾井者南漢時程鄉令曾芳所遺之井壽宸景仰流風思則效之而州人深許其能嫌美也循吏可貴然亦不得謂之華化今所取者取其能以西域人而工中國之詩純華化也壽宸有心泉學詩稿已佚清人在永樂大典中輯爲六卷余家藏有寫本四庫提要別集類十八稱其詩沖澹閒遠在宋元之際猶屬雅音西域中國詩人元以前唯蒲氏一家耳今彊村叢書有心泉詩餘一卷即四庫本附於心泉學詩稿末者明人著述對壽宸兄弟多致微詞弘治八閩通志八六云

宋季益廣二王從福州航海幸泉州守臣蒲壽庚拒城不納壽庚武人其計皆兄壽宸所籌畫部署既定壽宸着野服隱法石山中自稱處士示不臣二姓之意忽二書生踵門求謁開人以處士畫寢弗爲白遂各賦詩一首其詩曰梅花落地點蒼苔天意商量要入梅蛺蝶不知春去也雙雙飛過粉牆來劍戟紛紛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書畢不著姓名而去

曹學佺泉州府志勝卷五乾隆福建通志六六泉州府志七五均有同證記載其詞旨雖譏壽宸然壽宸之能詩反於此可證使壽宸而不知詩雖刺之何益閩書一五及心史記壽宸兄弟事頗詳日知錄十鮚埼亭外集三均有題壽宸語然吾據丘葵釣磯詩集將爲壽宸訟寃丘葵者宋末泉州人呂大圭弟子大圭死於蒲壽庚之難而葵釣磯詩集卷三有與壽宸倡和詩卷四復有挽心泉蒲處士詩二首云

把釣秋風辱贈詩傷心無路送靈輀欲書誄語應難盡獨倚寒梅照石猗

欲持雞絮列墳前俗了青霞與上仙只合化爲溪畔鶴乘風飛去弄清泉

是葵對壽宸始終無異詞所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

知者特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近日本桑原隲藏氏考壽庚事極詳盡史學雜誌四庫提要謂壽成之名不見於史不知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二月辛酉條下大書伯顏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壽庚壽成兄弟也安世通爲青城山道人蒲壽成爲法石山處士南宋兩西域人足開有元一代西域人華化之先聲矣西域之範圍明華化之意義定可以進言元西域人之如何華化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

新會 陳垣 援菴

儒學篇

一 西域人之儒學

高智耀 廉希憲 不忽木

嚶嚶慶童 沙班 秦不華

回回 伯顏師聖 欣都

也速答兒赤 丁希元 家鉉翁

儒學爲中國唯一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學元初不重儒術故南宋人有九儒十丐之譏然其後能知尊孔子用儒生卒以文致太平西域諸儒實與有力其最先以儒術說當世者爲高智耀輟耕錄卷二高學士之條云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氓至於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奏陳之力也公河西人今學校中往往有祠之者

戊戌爲元太宗十年據元史太宗紀及選舉志太宗九年八月下詔考試諸路儒士蓋詔下於九年八月而選試於十年戊戌也元史高智耀傳智耀世仕夏國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皇子闊端鎮西涼儒者皆隸役智耀謁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廝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是智耀爲儒者盡力之第一次

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

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是智耀爲儒者盡力之第二次

世祖卽位召見又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辯論辭累千百帝異其言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爲左驗時推蜀士遺俘虜者皆沒爲奴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厲天下帝然之卽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是智耀爲儒者盡力之第三次

智耀姓高非漢姓其孫納麟元史別有傳一四不載高姓也五代而後河西陷西夏者三百年諸羌雜處元人謂之唐兀氏爲色目之一種元史卷一二八至一四五爲蒙古色目人列傳卷一四六

至一八八爲漢人南人列傳高智耀傳在卷一二五固明示其爲色目而非漢人也智耀雖色目人然西夏夙習漢化廟祀孔子智耀之尊儒不足爲異王惲秋澗集八六有彈高智耀狀言智耀事佛敬僧適其所樂迹其心行一有髮僧耳是智耀固儒而釋者不純爲儒也

西域人純爲儒者有廉希憲希憲畏吾兒氏史稱其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日曰廉孟子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希憲日從名儒若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衡之應召自此始也而希憲實爲舉主國制爲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彊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爲儒已未世祖渡江取鄂州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希憲事蹟詳元史本傳一二六及元名臣事略卷七元明善所爲希憲神道碑元文類六五元色目人中足稱爲理學名臣者以希憲爲第一希憲系出畏吾兒去中原益遠較高智耀之系出唐兀其沾被華化倍難然希憲篤信好學過於智耀斯爲可貴

希憲而後有不忽木不忽木世爲康里部大人元史仁宗紀四廿謂不忽木爲蒙古人者以其全部曾被虜於蒙古給事東宮也不忽木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衡亟稱之謂必大用於時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魯等上興學疏凡千言力言儒學之要規畫學

校制度及考試之法具備文詳元史本傳一三〇趙孟頫爲文貞康里公碑松雪齋集卷七言上每與公論古今成敗之理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可見世祖目中之不忽木固超過許衡也康里在元時爲北荒所封地在今日爲南俄其地去中原又比畏吾兒爲遠而其人能崇儒重道若此是眞可驚異者矣

不忽木之子爲巎巎巎巎幼肄業國學博通羣籍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既以重望居高位四方士大夫翕然宗之元史本傳一三二有愛儒答問一則備錄如左達官有沾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巎巎曰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於學生之下親書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

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家國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愼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色態嶢嶢之丰儀可見矣

嶢嶢之後康里氏之崇儒術者有慶童兩浙金石志十八越中金石記卷十有紹興路儒學教授朱鎮所爲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勵學校記碑陰題名多西域人之官斯土者凡此皆足爲西域人熱心儒學之一證

然此皆西域人之握政權者耳有離卻政權而特注意於社會教

育者沙班也沙班色目人居杭州字子中舉進士授建安經歷吳克恭寅夫集有送沙子中經歷建寧詩沙班既致仕乃熱心興學劉基誠意伯集卷四有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云至正十一年春沙班子中來言曰杭於江南視他郡爲大民多而儒少豈教育之未至乎吾嘗得隙地于慶遠願築室以爲義學招子弟以教余聞而嘆曰方今天下郡縣無不有學名山古蹟又有書院咸設學官杭之城郡縣學及書院凡四處生徒蟻集肯綮臨焉又何俟於子之室乎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子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子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借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今之學士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子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於今庶幾或垂於後予聞而壯之書其言以爲序沙班之志蓋不滿意於官學之專爲利祿而欲獨創一正誼明道之私學以行其素志中國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宋元以來中國儒學史上有所謂理學或稱道學之一派吾不知其稱名當否然其實確與漢唐以來之儒學不同蓋儒學中之雜有道家及禪學之成分者也元儒學既有此一派吾言西域人之儒學不可不於此求之則宋元學案有二人焉曰趙世延曰泰不華世延雍古部人基督教世家爲架菴同調列蕭同諸儒學案中九五吾以其晚年好道於佛老篇論之今先論泰不華元史本傳一四三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

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至治元年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先是廷試第一皆國人泰不華既以第一及第故或稱爲蒙古人其實伯牙吾台是色目之一非蒙古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泰不華列色目表不列蒙古表是也至正元年泰不華除紹興路總管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禮讓者中國人所以化西北强悍之族而泰不華乃以化越人奇也泰不華爲本心門人宋元學案列北山四先生學案中八一元史周仁榮傳一九〇稱仁榮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引重可知也泰不華雖書生然膂力過人猶有西北方氣概當其守台州也方國珍降而復叛泰不華乘潮而前搏敵船射死五人敵躍入船復斫死二人敵舉槊來刺輒斫折之敵羣至欲抱持過船泰不華瞋目叱之脫起奪敵刀又殺二人敵攢槊刺之中

頸死植立不仆年四十九時至正十二年壬辰三月也劉基爲賦弔之誠意伯集卷九楊維楨挽達兼善詩注則謂其辛卯八月歿於南洋傳聞異詞也延祐庚申泰不華江浙鄉試第一年十七至正壬辰死節年四十九正符辛卯則四十八耳應以史爲正史又稱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韙之曹安謂言長語卷下有泰不華佚事一則亦足見其清節云元達不華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娣姒夜績者娣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其言起而忤清者于他器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娣曰到底清邪遂笑而罷不華聞之來曙即去其清節感人若此惟泰不華著述今無傳者

元詩選顧北集僅錄其詩元史本傳祇言事功不言學業宋元學案更疏略僅綴拾本傳數語無可考見余在滋溪文稿四發見蘇天爵有與達兼善郎中書述皇極經世書之授受源流頗詳知泰不華曾有志於邵子之學時泰不華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距死節之年尚十餘歲未知其後造詣何如也書云

君子之仕固欲行其志也然事之齟齬者十常八九欲舍而去之不知者以爲忘斯世矣閣下以進士得官二十餘年始以文字爲執業人則曰儒者也及官風紀屢行而屢止孰知其志之所存乎向諭即祝泌皇極經世說謹裝潢納上某嘗學于臨川吳先生澄聞其言曰邵康節天人之學也雖其子弗克傳焉蜀人張行成蓋能得其彷彿行成既沒其學又弗傳矣祝泌生于宋季所學者風角鳥占之術特假皇極之名張大之耳撫州人有傳其術者覩物即知休咎嘗欲以學授予予弗從而止某久嘗學于太史齊公謙每見公讀邵子書不去手晚歲又釋外篇令某傳錄其言曰皇極之名見于洪範皇極之數始于經世書數非極也特寓其數于極耳經世書有內外篇內篇則因極而明數外篇則由數以會極某嘗欲集諸家釋外篇者爲一書顧未能也又聞國初李徵君俊民李翰林治皆能通邵子之書或言徵君得于河南隱士荆先生而翰林不知得于何人也世廟在潛邸時嘗召徵君問之徵君既亡復召翰林問之以某觀之二公不過能通其數耳而康節之學蓋未易言也故曰欲知吾之學者當於林下相從二十年方可學也因閣下求祝泌之書偶言及此

祝泌之書今傳者有觀物篇解五卷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一卷清四庫著錄子部術數類朱彝尊經義考又有泌所撰皇極經世

鈐十二卷未知泰不華所求及蘇天爵所與者何種然天爵此書實可補宋元學案之闕也

西域儒者廉希憲不忽木均曾從許衡遊而宋元學案皆無傳嚶嚶兒回回字子淵元史附嚶嚶傳稱其敦默寡言嗜學能文與弟嚶嚶皆爲時之名臣世號雙璧而不言其學術余在吳文正集二發見有時齋記蓋澄爲回回作而後知回回曾從澄遊好讀易不止能文善書已也記云

康里子淵卜築於閩于臨之西而名其齋居之室曰時大矣哉時之義乎昔先文貞公不忽木爲國名臣從賢師知聖學其行于身施于家發于事業固已得中得宜而當其可矣子淵浮正明敏蓋之以平日家庭之所聞畢人務務競進而退然閑處若無意斯世者然苟所當辭雖近而怯就苟所當受雖遠而勇去所謂中所謂宜

所謂可蓋亦無奈於其先公此所以名其齋室之意也雖然時之爲時莫備於易先儒謂之隨時變易以從道夫子傳六十四家獨於十二卦發其凡而贊其時與時義時用之大時之百千萬變無窮而吾之所以時其時者一而已子淵好讀易予是以云回國不見草廬學案中此文亦可補其闕

元史儒學傳何有一西域儒學大師宋元學案應爲立傳而遺之者曰伯顏師聖伯顏學無師承蠭起鄉里講求實用自成一家譬之高儒於顏元爲近而魄力過之所謂平民學者也宋元學案中應補伯顏學案惜乎其皆逝歿於兵燹徒令人想望低徊而已然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傳錄如左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世居開州濮陽縣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丞喪父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

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坦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伯顏自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其於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於言意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於是中原之士聞而從游者日益眾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於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不屈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有司上其事謚文節太常謚議曰以城守論之伯顏無城守之責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凡此皆可稱爲西域理學名儒也

當科舉之初興也蒙古色目人即有應試者可知其讀書實在未興科舉以前延祐二年舉行第一次進士胡長孺有送欣都朱盧饒諸生會試京師詩序見水東日記其文曰皇帝龍飛御天之三年十有一月詔天下郡縣興賢者能者明年行江浙中書省試士錢唐凡一千二百有奇九月辛未列合格名士里寓於書上丞相府蒙古色目五人欣都舉首江浙閩二十八人朱嵒第九盧可繼第二十一江西行省試士南昌饒抃第七四人者嘗授經永康胡長孺故欣都生之行也長孺藝以詩而叙之

揭傒斯文安公集卷九有送也速答兒赤序也速答兒赤亦事科舉者其文曰至元初從軍襄樊有抄兒赤者合祿魯人也以功爲千夫長抄兒赤傳秃魯罕秃魯罕傳秃林台三世皆戍建昌而三世皆賢秃林之子也速答兒赤從郡人李宗哲學進士業有聲今年夏從其婦翁增城左君至京師拜余程文憲公故宅貌粹而氣和才情而志銳他日必爲明進士然君子之學非所以爲富貴利達之謀也所以進其德而達其才者也故其學不止于爲進士子歸第務學焉勿以科舉廢興爲去就

鄭元祐僑吳集卷八有送丁希元序曰淮西公告老於朝天子不允召拜翰林學士於是公乘傳入覲而以其甥丁希元從公與希元皆幹濟于國人幹端與國朝地若犬牙錯列去江浙二萬餘里希元初侍其親讀書江浙間稽經質疑問學大備使對策大廷其取

必有奚若探蠹發所業有會畢選暫罷人惜其學成而時違而不知其藴用以俟時也

由此可見色目人之讀書大抵在入中國一二世以後其初皆軍人宇內既平武力無所用而炫於中國之文物視爲樂土不肯思歸則惟有讀書入仕之一途而已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六有送家鉉翁序言色目人初入仕有司事不素講莫諳士論猶可見西域人改從華俗之迹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則一先皇帝武定內難文致太平舉中原百年之曠典天下之士雷動響應然方異俗釋棚掉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來歌莫不洗滌思奉明詔立躋膴仕然有司事不素講學識淺陋莫諳士論家君鉉翁畏吾兒氏其先居北庭脫脫太師寧國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紈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

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閩憲聞其才而辟之泰定三年丙寅余自暨陽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於學君至縣一見握手如舊交相與道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嶷嶷美髯如戟神采逼人必能曉暢官事年富氣銳功業未可量余老惜不及見之

家鉉翁爲畏吾兒氏與宋使臣被留於元之家鉉翁號則堂元文類二八錄其中州詩集跋者另一人陸文圭稱其美髯如戟神采逼人想猶是色目人習氣其相見即道家世出處本末想猶念念其爲色目人而以能修孔氏之業自慰也此亦可稱西域人之儒學也

二 基督教世家之儒學

馬祖常 闊里吉思

上章所舉爲普通西域人之儒學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何教未能確指也今有可以確證其人本身或先世信仰他教而改奉儒教或服膺儒教者請先論基督教

元代版圖最廣拓有中亞細亞全部故當時回教各國及基督教摩尼教流行之地多隸之種人來往頻繁散居中國內地者眾久而信仰改宗之事遂不可掩其最著者爲基督教世家馬祖常也元時典籍無基督教之名其稱也里可溫者即指基督教各派也說詳拙著元也里可溫教考顧何以知馬祖常爲也里可溫世家吾友張君星烺近譯註馬可孛羅遊記舉出三證定馬祖常爲基督教一凡元史中雍古部人傳每多基督教徒之名祖常爲雍古部人二馬祖常所作其曾祖月合乃神道碑敘述家世人名漢式名二十五蒙古名一基督教徒名十有四三月合乃祖名把迭馬野禮屬此名基督教聶思脫里派中尤多見之說詳馬可孛羅遊

記卷一第五十九章附註余於張君所舉三證之外發見更有力之證據五

一楊維楨西湖竹枝集馬祖常小傳云馬雍古祖常字伯庸後儀可溫氏後儀者開封可溫者也里可溫之省文或脫文無疑也

二黃溍金華文集卷四三馬氏世譜祖常有族祖名奥剌罕楊子縣達魯花赤據至顯鎮江志卷十六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奥剌憨康熙志誤作憨也里可溫人元貞二年六月至其與奥剌罕同爲一人先後爲楊子丹徒兩縣達魯花赤無疑也奥剌罕爲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爲也里可溫

三馬氏世譜祖常又有從諸父名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由監察御史遷中書檢校官據余闕青陽集卷三合肥修城記云馬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人由進士第歷官中書檢校即此人也世德

爲也里可溫祖常當然爲也里可溫

四元也里可溫大概包涵羅馬希臘聶思脫里各派馬祖常之先究屬何派據馬氏世譜問宗明義第一句即云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來思則馬祖常之先也里可溫中之聶思脫里派而又嘗掌高等神職者也

五更有一事富有宗教意味令入神往者元好問遺山集二十七有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馬君即祖常之高祖碑云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于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見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懽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還之君之祖諱迭木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黑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金史一二四

馬慶祥傳即采此此文極有宗教意味當未解釋此文之先余有一聲明吾國學者對於外來宗教每辨別不清以甲作乙如顧炎武之以摩尼爲回教日知錄卷廿九杭世駿之以回教爲景教道古堂集卷廿五是也元好問生金元間亦何能逃此例曰出於花門貴族即誤以聶思脫里爲回鶻不若黃溍馬氏世譜之明瞭矣回鶻自唐以來崇奉摩尼摩尼禮拜之所恆有像設今曰尊像不可得惟回鶻梵唄之所有之則又以聶思脫里爲摩尼矣然有像不獨摩尼聶思脫里亦有之景教碑述貞觀詔所謂遣將經像來獻上京者是也金太宗所遇與新約使徒行傳九章三節保羅所遇相類固明明基督教影響也好問曾續夷堅志故於此等神話靡靡道之以此而言馬祖常之爲基督教世家毫無疑義

據馬氏世譜和祿來思於遼道宗咸雍間西一〇六五至一〇七四來中國道宗官之不就遂家臨洮二世始仕遼爲馬步軍指揮使三世當宣政之季被金兵擄至遼東久之因獻像事被釋放遷靜州之天山四世即習禮吉思馬慶祥始仕金爲鳳翔兵馬判官遷浚都遂爲汴人五世月合乃仕元爲禮部尚書是爲祖常之曾祖二世四世均官名有馬故馬氏世譜及元史月乃合應作合乃傳謂馬氏始於二世而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及蘇天爵馬文貞公墓誌滋溪文稿卷九則謂馬氏始於四世也

馬祖常之家世既明可進言馬祖常之儒學馬祖常非出自中國本人並不以爲諱且津津樂道之故其爲馬公神道碑則云我曾

祖尚書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其爲銘又有云懿矣我祖百年於茲衣冠之傳實爲啟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不革俗而忽其地則其厭惡舊俗傾慕華俗之情概可見矣石田集卷一又有飲酒詩六首其第五首云

昔我七世上養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月聞鼓鼙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羣黎詩書百年澤濡翼豈梁鵠嘗觀漢建國再世有日磾後來與唐臣胤裔多羌氏春秋聖人法諸侯亂冠弃夷禮即夷之毫髮各有稽吾生賴陶化孔階力攀躋敷文佐時運爛爛應璧奎

以日磾羌氏自擬以夷狄進於中國自慰以得受孔道陶化爲幸以努力攀躋孔階自矢磊落光明莫有倫比而朋輩中之稱道之

者亦輒不忘其所自而竭力揄揚之文矩子方集送馬伯庸御史奉使關隴起四句云聖朝啟文運同軌來無方天君起天關崛起千仞翔明指其非出自中國也許有壬至正集四六馬文貞公神道碑亦云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又云部族有儒文貞伊始又曰後承聿修講學諸夏王守誠爲石田集序亦云公系出西裔斤斤於華學於部族於諸夏而不能忘其非中國人探贊其能用夏變夷也

惟馬氏既世奉基督至何時始舍基督而歸儒在祖常本身乎抑祖常之先已有開其端者乎是亦吾人所亟欲聞者也據祖常所自述及許有壬所稱道馬氏之儒學學自祖常曾祖月合乃復據袁桷所著祖常父漳州路同知馬君神道碑（桷容集二十六）則馬氏之儒學成於祖常父馬潤至祖常乃大以肆也碑云禮部尚書諱月合

植德秉志贔士人之爲孝者後皆爲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禮部子諱世昌傾貲粟結雋彥家日附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以文墨入官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爲用武地司馬丞相生於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

又據蘇天爵所著祖常弟祖謙墓碣銘（滋溪文稿一九）祖謙母楊氏生母李氏是祖謙爲祖常異母弟而馬潤實有二妻也祖常亦有二妻蘇天爵馬文貞公墓誌云公娶索氏次怯烈氏二妻爲基督教人所大戒祀鬼亦爲基督教律所不容而馬潤既有二妻復率諸生祀司馬光之鬼其悍然不守基督教律可知也及至祖常對於祠祭更隨俗浮沉何無所忌故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議祠星於天寶宮詩其他類此者不一而是蓋已蕩盡基督教之藩籬矣袁桷馬潤碑三致意於馬氏子孫之用儒自振必有所見而云然也馬氏世譜叙和祿來思至祖常之子凡九世祖常從諸父中尚有基督教徒之名如岳雅雅古保六賜之屬至祖常同懷七人則無一基督教徒名矣其從昆弟中尚有一基督教徒之名即蘇天爵石田集序所稱公既沒其從弟察院掾易朔出公詩文若干篇之易朔是也由此種種精密觀察尚可見祖常一家背基督歸儒之經過其曾祖雖好儒術尚未至於背基督其父行則不然其季父名飾者且入王屋山爲道士（詳佛老篇）是背基督當自其父行始即馬氏世譜之七世也八世至祖常且特爲儒張目矣石田集（卷四）有蜀道士歸儒詩云

青城羽客燒丹罷要近東家問六經卻笑山陰痴道士白鷺閑覔寫黃庭

由此觀之則其季父之爲道士亦祖常所不悅所謂士各有志不能強同馬氏一家老輩皆奉基督後生則爲道爲儒分道揚鑣可謂極信仰之自由者矣

馬氏而外基督徒之尊崇儒術者有高唐王關里吉思關里吉思本身爲基督徒與馬潤馬祖常之世代爲基督徒者不同世代爲基督徒者其信仰屬於遺傳吾論之曰世襲信仰世襲信仰非出於自由唯自由信仰乃眞信仰關里吉思之爲基督徒屬於自由信仰者也然在漢籍中實無左證據近人之考察則關里吉思即馬可孛羅遊記之佐治王其所據者爲見存羅馬之西紀一三〇五年（元大德九年）一月八日主教蒙哥木諸在燕京所發之第一書其所述之信教佐治王地位事蹟及卒年遺孤等均與翰馬高唐王之關里吉思相合駐華東正教伯雷狄斯主教以元史本傳有高

忽答的迷失公主繼尙愛牙失里公主之語疑基督徒同時有二妻爲不可解張君星烺據元文類廿三闊復著駙馬高唐忠獻王碑稱忠獻王前尙皇姊忽答的美實繼尙皇女愛失里知前尙之皇姊已死後乃繼尙皇女並非同時有二妻元史闊里吉思傳以闊復碑及劉敏中撰駙馬趙王先德碑爲藍本碑見元刻本中菴集卷四四庫本缺載趙王即闊里吉思子尤安碑稱忠獻先尙主忽答的迷失繼尙愛牙失里一子尤安即趙王繼出也元史刪一先字遂啟後人疑竇然吾據闊復碑所述闊里吉思之祖武毅王則實有嫡侍曰初武毅未有子公主爲進姬侍以廣嗣續鞠育之恩不啻己出嗣續云云正中國人多妻之唯一口實然則闊里吉思之祖尙非基督教徒近人因闊里吉思爲汪古部長即雍古元史本傳載其兄弟姊妹又皆用基督教徒之名其父愛不花伯父君不花

又皆熱心之基督徒遂斷定爲即馬可孛羅遊記及蒙哥未諾第一書之佐治王宜可信也此節既明則可以言闊里吉思之儒學據蒙哥未諾第一書闊里吉思初信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遇蒙哥未諾始改信羅馬派而其兄弟仍守聶思脫里派也然闊復碑云忠獻王生長北方金革之用固其所長而崇儒重道出於天性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於私第講明義理陰陽術數靡不經意元史本傳則據劉敏中碑稍易其詞云闊里吉思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是闊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術也蒙哥未諾書稱其會於治所建聖堂未識與闊復碑所謂興建廟學者是一是二吾人於絕不相謀之中西記述披挍而互勘之偶有異同其槩正無極也闊復碑又稱闊里吉思弟阿里八舅尙宗王完澤女奴倫公主耽嗜儒術予近在順治吉安府志五儒行傳又發見闊里吉思嘗從吉人吳鄴問易足見史稱其日與諸儒討論經史一語不爲虛譽志云吳鄴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注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焉爲刻其書於平陽路且序其里居爲詳今萃竹堂千頃堂書目均有張應珍周易注十卷經義考四題爲吳鄴疑即闊里吉思刻於平陽路者鄴先改名張應珍仕元爲祕書少監大德九年復更姓名吳鄴見元祕書監志九闊里吉思從鄴質疑時鄴固名張應珍也闊里吉思之好儒學又多一證

三 回回教世家之儒學

贍思丁 忽辛 贍思博博

勛實戴

回回教世家中有地位與闊里吉思相若而崇儒好學又復相類者爲咸陽王賽典赤贍思丁元史本傳一二稱贍思丁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杭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拜跪之節昏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

贍思丁之爲回回教世家元史已證明不若闊里吉思馬祖常等之史無明文必須旁搜佐證別庵伯爾者猶言天使蓋指摩訶末劉郁西使記所謂師名癖顏八兒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是也秋澗文集九五闊里吉思封高唐王贍思丁封咸陽王闊里吉思興建廟學裒集經史築萬卷堂贍思丁創建孔子廟購經史授學田二

人所爲抑何類也吾甚不解贍思丁以摩訶末嫡裔而尊崇孔子若是史有溢詞抑果實錄也然雲南孔子廟確爲贍思丁所創建贍思丁卒後廟田僧爲僧徒所奪其子忽辛力爭之事見忽辛傳同卷稱忽辛大德九年改雲南行省右丞先是贍思丁爲雲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爲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贍思丁卒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爲之教官文風大興其父子媲美如此此雲南人士所亟應記念者今雲南回教徒甚衆人皆知爲贍思丁所遺孰知雲南孔教勢力之伸張亦不出於孔子之徒而爲別庵伯爾之裔贍思丁父子所引進也此孔教徒所不及料者也

尤可異者元史儒學傳有阿剌伯人贍思爲元好問再傳弟子以漢文著書十餘種並文集三十卷清初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時

諸書尚存眞元朝儒學之特色也贍思系出大食其爲回回教世家不必問今節錄其本傳如下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家眞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贍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於翰林學士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爲鄉邦所推重延祐初詔以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贍思笑而不應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時倒剌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剌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入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咸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爲非道贍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三年除簽浙西肅政廉訪司事以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瀆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爲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正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爲令贍思歷官臺憲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恩著審聽獄訣至正十年召爲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謚曰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鐘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

贍思著述今存者有河防通議二卷守山閣本輯諸永樂大典其所著老莊精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等皆不可得見徒令人想望其瑰異而已回回教中著名儒者尚有丁鶴年鶴年通詩書禮三經

以其晚而逃禪詳佛老篇名不甚著而通詩毛氏箋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者有溥博字子淵西域阿魯渾人回回儒者也見宋濂鑾坡集卷七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又有勘實藏者字士希河南伊川鳴皋鎮回回砲手軍總管以家財刱立書院十年始就其子慕顏鐵木復建稽古閣貯書萬卷延祐間詣京師因集賢學士陳顥以聞奉勅賜名伊川書院令翰林直學士薛友諒撰文集賢學士趙孟頫書之此亦回回人之好儒學者也稽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九有勅賜伊川書院碑跋

四　佛教世家之儒學

阿魯渾薩理

元時佛教世家無過阿魯渾薩理三世精佛學父爲釋教總統身受業於國師八思巴以此世藝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動搖也而抑

第事實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國之文不讀中國之書耳苟習其文讀其書鮮有不被其陶化者今將趙孟頫所爲趙國公全公神道碑銘松雪齋集卷十節錄如下元史阿魯渾薩理傳一三即從此出者也碑云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公諱阿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爲全氏祖諱阿台薩理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生公兄弟三人公從國師八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公明時務識大體初爲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資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廩既學者益衆

本篇最可注意者爲阿魯渾薩理之學先釋而後儒元時隆禮國師過於孔子苟無二三西域人之服膺孔學者厝其間釋氏之徒且欲以其道易天下藉兵威之所及非盡變中國如印藏不止中國儒者其得國主之信用遠不逮西域儒者是故高智耀之入見憲宗也力言儒者之道帝曰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不忽木之與世祖論道也世祖曰曩與許仲平衡論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均見前章當是時百漢人之言不如一西域人之言一西域人儒者之言不如一西域人釋者之言之尤爲有力而得國主之信用也許衡吳澄之徒之所以能見用於時者純恃有二三西域人後先奔走之而孔子之道之所以能見重於元者亦純賴有多數異教西域人誦其詩讀其書傾心而輔翼之也國師之送阿魯渾薩理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國師蓋深知阿魯渾薩理之不能爲佛教張目而將爲儒教效其勢者也故阿魯渾薩理初見用於世祖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天下云者中國耳治中國非用儒術不可阿魯渾薩理由中國歷史觀察熟審當時情形以爲惟此於元有利遂主張以此收服中國之人心也

元史本傳敘阿魯渾薩理先世有足補趙孟頫碑之闕者曰阿魯渾薩理祖阿台薩理精佛氏學生乞台薩理襲先業通經律論業既成師名之曰萬全至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以釋教都總統之子而主張用儒術治天下亦猶高智耀之本事佛敬僧而力言儒術有補治道也此佛教世家之儒學也

五　摩尼教世家之儒學

高昌偰氏

摩尼教興於波斯唐時入中國因爲回鶻所信奉更藉回鶻之勢力延蔓於中華回鶻既分宣甘和肅州摩尼教徒遂隨之轉徙觀

余闕述西夏風俗有極類曾受摩尼化者其送歸彥溫赴河西廉使序云予家合淝淝之戍軍皆夏人其性大抵質直而上義平居相與雖異姓如親姻凡有所得雖簞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間有無相共有餘即以與人無即取諸人亦不少以屬意百斛之粟數千百緡之錢可一語而致也予初以爲此異鄉相親乃爾及以問夏人凡國中之俗莫不皆然其異姓之人如此其親姻可知矣（高陽集卷三）凡曾讀摩尼教經者即知此等有類於共產之風俗爲摩尼教之風俗即曾考究南宋時閩浙摩尼教情形者亦知此爲摩尼教風俗西夏既以回鶻竄入之故受摩尼教之感化則原爲回鶻地之高昌等處其受摩尼感化必更强摩尼教元時中國尚有余前在閩書（卷七）發見泉州華表山有元時所遺留之摩尼教庵近又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目錄天主教條下發見有

明教附三字小注明教即摩尼教惜余所見之棗林雜俎爲宣統間排印本此條特汗漫字有錄無書想因天主教事有所避諱而刊落之也安得談氏原稿而讀之明時中國既尚有摩尼教則原爲回鶻地之高昌等處其摩尼教必更盛宋史高昌傳述北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尚見有摩尼寺波斯僧此其證也

摩尼教流行歷史略明則可揭出吾所欲述之摩尼教世家爲誰氏吾所欲述之摩尼教世家高昌俱氏也元時高昌人多矣何以獨推俱氏則以俱氏自唐以來世爲回紇相而唐時回紇相之與摩尼又極有密切之關係如舊唐書回紇傳長慶元年回鶻入朝則與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俱自氏長慶集與回鶻可汗書賜物回鶻則與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俱摩尼既爲回鶻尊崇可汗常與共國則其國相豈能獨外茲將歐陽玄高昌俱氏家傳之前段節錄如下以明俱氏爲摩尼教世家之證傳云俱氏偉兀人也其先世曰暾欲谷以女妻默棘連可汗爲可敦默棘連卒國亂故地盡爲回紇所有暾欲谷子孫遂相回紇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高昌王有印曰諸天敬護護國第四王印即唐所賜回鶻印也言諸天敬護者其國俗素重佛氏因爲梵言以祝之也暾欲谷子孫既世爲偉兀貴臣因爲偉兀人又嘗從其主居俱輦河上子孫宗暾欲谷爲始祖因以俱爲氏焉相傳暾欲谷初爲國相適當唐天寶之際唐以安氏之亂求回鶻援兵暾欲谷與太子闕特勒帥師與討安祿山有功封太傅忠武王進位司空年百二十而終傳數世至克直魯爾襲爲本國相答剌罕錫號阿大都督（圭齋集十一）

此傳有事實錯誤者二有文字異同者二先爲辨正而後推求其與摩尼教有關焉據舊唐書突厥傳毗伽可汗默棘連乃闕特勒之兄以開元四年即位時暾欲谷年七十餘開元二十年（新書作十九年）闕特勒死上自爲碑文同年默棘連死李融爲碑文二碑於清光緒十五年（西一八八九）與九姓回鶻可汗碑同出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二）取和林樂府自注有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勒碑案唐史突厥傳闕特勒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開元十九年闕特勒卒詔爲立碑上自爲文其碑額及碑文特勒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勒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勒則與碑文符矣李文田和林金石詩（靈鶼閣本）所謂因思移剌即耶律雙溪集字字分明闕特勒指此也而俱氏傳乃循兩唐

書作勒其異一歟棘逑兩唐書均作逑李文田詩遺址荆榛默棘逑大唐祠像舊香煙是也而傑氏傳獨作逑其異二此猶文字之小小異同者也

安祿山之亂在天寶末年闕特勒之死在開元十九年其碑之立在開元二十年是安氏亂時闕特勒死已二十餘年矣而傑氏傳乃謂暾欲谷與闕特勒帥師討安祿山有功其誤一且闕特勒是突厥可汗太子而助唐討安祿山者是回紇太子舊唐書回紇傳至德元載七月肅宗即位靈武遣使回紇修好徵兵二載九月回紇遣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收復兩京加司空封忠義王是也而傑氏傳乃以闕特勒爲回紇太子其誤二究其所以致誤之由則因史有乾元元年八月回紇又使王子骨啜特勒等助國討逆之言而誤以骨啜特勒爲闕特勒乎不

可知也

突厥之滅據新唐書突厥傳謂在天寶四年是暾欲谷由突厥入回紇時年已百有餘歲其助唐討逆時年百一十歲史稱開元四年（西七一六）暾欲谷年七十餘與傑氏傳稱暾欲谷助唐討逆後年百二十而終其說正相合果暾欲谷之卒在代宗初年去大曆三年（西七六八）剌建摩尼大寒光明寺之年不過一二年回紇爲摩尼護法傑氏世爲回紇貴臣其與摩尼教有關尚何待論

顧家傳既明言其國俗素重佛氏何以猶謂之摩尼則以唐時回紇自天寶而後全國已改奉摩尼（說見摩尼教入中國考）唐所賜回鶻印係在天寶求援回鶻以後當然以其所信奉者視之豈復有以佛氏語視之之理吾恆言中國人對於外來諸教辨別輒不明瞭如新唐書常衮傳一五稱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尉鄠第佛祠佛祠

云云實摩尼寺也九姓回鶻可汗碑言摩尼開教回鶻事甚明今日可爲鐵證然此碑出土時江標和李文田金石詩猶以摩尼爲佛則前此之謬指爲佛者更何足怪江標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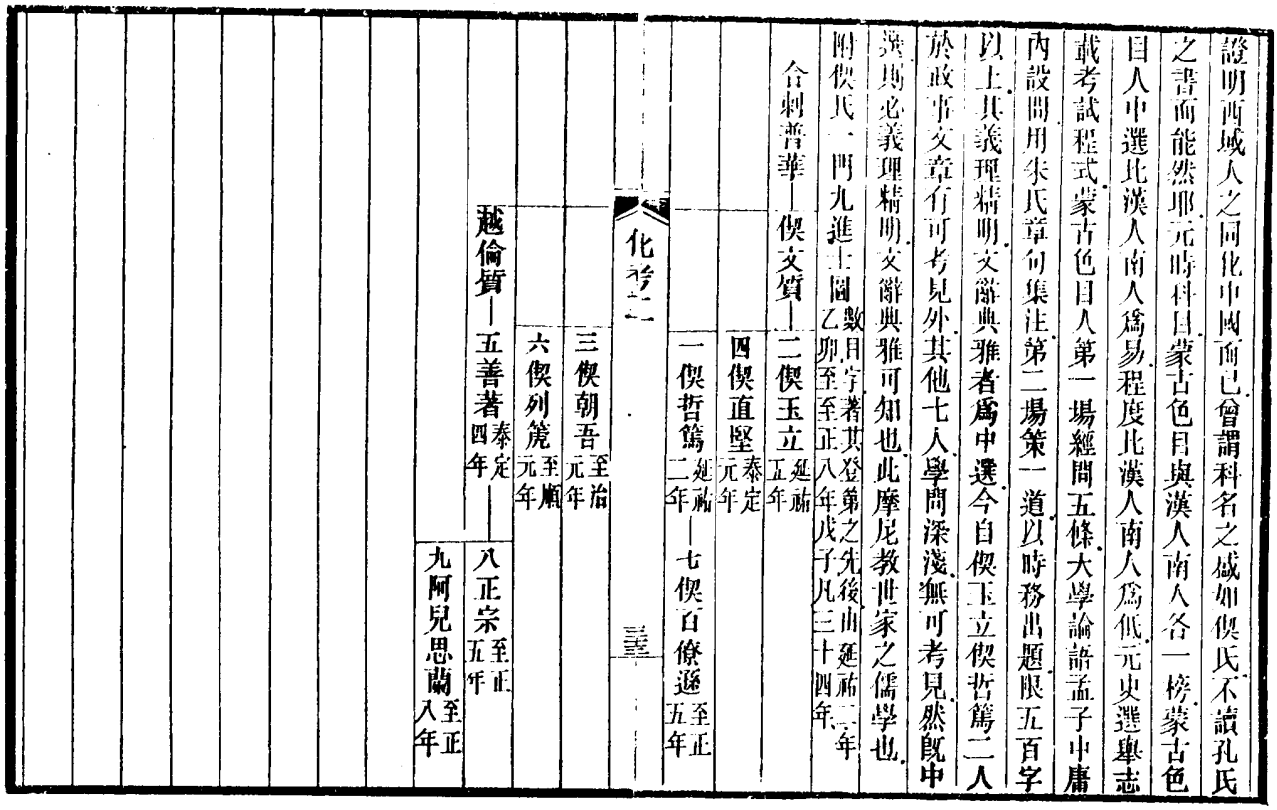
太字先題登里曜可汗名字曰毗伽半從佛法治天下莫怪年來景教多

佛法云云謂摩尼明教也闕書亦稱摩尼佛又稱至道中懷安士人得佛像於京城佛像云云亦摩尼像也則傑氏傳所稱之佛正可證其爲摩尼佛舊唐書回紇傳謂摩尼爲回鶻所信奉與家傳所謂其國俗素重佛氏者正同傑氏之先既世爲偉儿貴臣且曾與於安史之役則其爲摩尼教世家毫無疑義也

傑氏爲摩尼教世家之說既明則可與言傑氏之儒學克直魯爾者合剌普華之高祖合剌普華見元史忠義傳其孫傑玉立傑哲

篤等六人皆登進士第其曾孫之登進士第者三人一門兩代凡九進士時論榮之許有壬爲合剌普華墓誌黃溍爲合剌普華神道碑皆以爲積德累仁之報然無論是否爲積德累仁之報其孫曾能以儒術致通顯若此不可謂非色目人之特色也

傑哲篤延祐首科進士與馬祖常歐陽玄許有壬黃溍等爲同年傑玉立延祐五年進士至正中爲泉州路達魯花赤閩書卷五三文苑志稱其興學校賑貧乏考求圖志搜訪舊聞嘗禹公三山吳鑒成清源續志二十卷以補一郡故事郡人皆勸於文學顧嗣立元詩選有傑玉立世玉集傑哲篤詩附焉千頃堂書目二十八有傑遜近思齋逸稿注回鶻人初名百邃即傑哲篤子也碑刻中亦時見傑氏昆仲文字傑氏昆仲雖掇高第能文章然區區科名詎得謂之儒學今亦以儒學目之者隨俗稱也且吾之爲是篇亦以



證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國而已曾謂科名之盛如偰氏不讀孔氏之書而能然耶元時科目蒙古色目與漢人南人各一榜蒙古色目人中選比漢人南人爲易程度比漢人南人爲低元史選舉志載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其義理精明文辭典雅者爲中選今自偰玉立偰哲篤二人於政事文章有可考見外其他七人學問深淺無可考見然既中選焉必義理精明文辭典雅可知也此摩尼教世家之儒學也

附偰氏一門九進士圖數目字著其登第之先後由延祐二年乙卯至至正八年戊子凡三十四年

合剌普華—偰文質—二偰玉立 延祐五年

四偰直堅 泰定元年

一偰哲篤 延祐二年—七偰百僚遜 至正五年

三偰朝吾 至治元年

六偰列篪 至順元年

越倫質—五善著 泰定四年—八正宗 至正五年

九阿兒思蘭 至正八年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三

新會　陳垣　援菴

佛老篇

一　西域詞人之佛老

貫雲石　迺賢　馬時憲

亦都忽立　剌馬當

佛非出於中國然元時佛教之入中國已千三百餘年本分禪教兩大宗其禪宗早已成爲華化倘其人之佛學得自梵文或得諸西域固不可謂之華化倘其佛學係由漢譯經論或由晉唐以來之支那撰述而得而又非出家剃度身爲沙門僅以性耽禪悅自附於居士之林則不得不謂之華化阿魯渾薩理以釋教總統之子先學佛於國師八思馬學成而復習儒書故吾名曰佛教世家之儒學若西域人既竄於漢學又以境遇或性近之故去而談禪則可謂之雙料華化矣吾於此得二人焉曰小雲石海涯丁鶴年丁鶴年爲回回教世家將別論之今先言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爲平宋功臣阿里海涯之孫阿里海涯者畏吾人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十謂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而莫甚於阿里海涯張雄飛傳阿里海涯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其租稅有司莫敢問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里海涯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十九年御史臺言阿里海涯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二事並見卷一二八相威傳　宋子貞又以阿里海涯所庇逃民千人清出屯田可見其所佔之戶以千萬計兵權在握恣意營私也此阿里海涯卽小雲石海涯之祖父今非欲暴小雲石海涯祖父之惡然非此無以證小雲石海涯爲濁世佳公子其家世如此其思想遂不禁別有所感覺也

小雲石海涯之家世旣明則可言小雲石海涯之歷史元史一四二有小雲石海涯傳然不足證明小雲石海涯之學佛因元史本傳採自歐陽玄貫公神道碑圭齋集卷九而刪節其詞故小雲石海涯學佛之精神亦被刊落今欲證明小雲石海涯之佛學當舍元史本傳而用貫公神道碑貫公卽小雲石海涯父名貫只哥因以貫爲氏元人著述通稱貫雲石雲石文學另詳文學篇其佛學則神道碑開始一段已可證明碑云至治三年秋玄校藝浙省旣竣事出而徜徉湖山之間故人內翰貫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杭薄暮攜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繾綣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者有是心謂之記生根焉吾因以是爲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何哉言已悽然而別此節在當日不過著者敘述與雲石之交情正史本傳自無留存之必要而在今日欲考察西域人之寓中國曾否染有中國之佛化則不可謂之閒文碑中敘雲石與漁父易蘆花被後倘有雲石與中峰和倘論道一節亦係閒情乃本傳於蘆花被事則點竄入傳而於見中峰事則一字不提若爲雲石諱者雲石本非以儒學自任談禪何足爲諱茲錄碑文大略如左亦可見雲石之出處及人生觀矣曰公辭歸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逢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拱璧乃東游錢塘入天目山見本中峰禪師劇談大道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遠之不翅解帶中峰禪師者名明本號中峰爲元世高僧有中峰廣

錄中峰懷淨土詩等著述行世則雲石之學佛無可爲諱七修類稿二云貫雲石嘗休居鳳凰山今北山棲雲庵其藏修之所也是以碑復論之曰公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經濟之才固爲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之高豈可淺近量哉雲石蓋有得於禪者也

西域詞人中才名與雲石相埒而愛慕道家者有迺賢迺賢字易之元史無傳元人著述稱合魯易之或稱葛邏祿迺賢合魯元譯葛邏祿唐以前譯漢言馬也故又稱馬易之世居金山之西元興西北諸部仕中國者隨便住居故迺賢稱南陽人後隨其兄塔海仲良官江浙遂卜居於鄞甬上耆舊詩傳卷三謂其師事鄞人鄭以道以道集有贈門人馬易之序迺賢善歌詩一再遊京師盡交其

名士有金臺集又性好古所至訪求名跡摩挲斷碣發爲詠歌著河朔訪古記劉仁本羽庭集王蘭忠文集均有序原書久佚乾隆時在永樂大典中搜得一百三十餘條聚珍版印行之迺賢之愛慕道家傳無明文吾在金臺集發見之集共詩一百八十餘篇純游詠古之外爲道士賦者古十之一試錄其目亦知其香火氣之深也

一送陳道士復初歸金華

二玄圃爲上清周道士賦

三題崇眞宮陳鍊師壁間竹梅

四送道士袁九霄歸金玻道院

五庸齋爲四明王鍊師賦

六鶴齋爲道士薛茂弘賦

七送道士張宗居還龍虎山

八挽清溪徐道士

九赤城金閣山在赤城西祁洞明眞人修鍊之所山中盛產青李來禽諸果

十次上都崇眞宮呈同游諸子

一病中答張元傑宗師惠藥

十二崇眞宮夜望司天臺

十三雨夜同天台道士鄭蒙泉話舊並懷劉子彝注蒙泉時奉祠上京崇眞宮子彝嘗於四明東湖築天壇道院以待蒙泉東歸

十四陽明洞丁元善尊師攜酒過余夜飲

十五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哀詩

十六南城詠古十六首序云至正十一年秋太史宇文公太常危公偕燕人梁處士九思臨川黃君殷士四明道士王虛齋新進士朱夢炎與余凡七人聯轡出游燕城覽故宮之遺蹟各賦詩十有六首

十七長春宮全眞丘神仙處機之居太祖嘗召至西域之雪山講道屢勸上以不殺

十八玉虛宮大道教以供薪水之勞爲其張本宮上張眞人其貌甚清古

十九題王虛齋所藏鎮南王墨竹

二十送陳鍊師奉香歸四明慶醮玉皇閣寄王致和眞人

詩人結識道士之多罕有若迺賢之眾者也方以類聚同志爲期則迺賢之好道無疑義矣更觀詩之內容則迺賢所好之道實神

仙服倒之一派故苓芝青精等句輒見於行間

如玄圃云

明年我亦山中去順采瑤芝滿藥裳

桃花山水圖云

我昔捫蘿探山谷青精煮飯松邊宿至今瞳子有神光細字猶

能夜深讀

送袁道士歸金坡道院云

君還鍊石髓九轉成玄霜他時肯分贈碧落同翱翔

松巢云

茯苓倘可飡永矢謝城邑

望泰山云

懸崖芝草承甘露溜雨松根長伏苓

送張宗岳還龍虎山云

後夜相思京雒士黃精還許寄來嘗

挽清溪徐道士云

碧乳分茶烹雪水青精煮飯薦冰蔬

答張元傑惠藥云

卧病臨高館丹芝幸見分明朝得强健長禮紫虛君

贈空谷山人歸武當云

小甕春風紫光香長鑱落日黃精熟

送陳鍊師歸四明云

山中芝草還分得贈我能令白髮稀

正春秋繁露所謂意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者後之人可因此以知其性之所近也迺賢與雲石不同雲石志在遺世故佯狂

歌以卒歲迺賢不忘用世故希藉修鍊以長生其環境不同其思想遂隨之而異一禪一道所以分途也張起巖題金臺集云長使馬周貧作客令人千古媿常何嘆迺賢之不用也迺賢於神仙境界時寄遐想如登崆峒山有云

路逢一道士高結冠巍巍恐是廣成子再拜欲問之長歌入深林棄我忽若遺靈蹤邈難及千載生遐思

其神往低徊之意溢於言表其對於元祐丘處機尤殷慕之詠之至再京城雜言云

丘公神仙流學道青海東扣馬諫不殺嘉辭動天容保此一言善元祐垂無窮

自注世祖納全眞丘處機之一言國家始終好生不殺其長春宮又云

嘉驂蹋林日遐遞謁琳宮草昧艱難日神仙第一功

可謂傾倒之至矣其所與游之燕人梁九思名有亦一好古而慕仙之人與迺賢性相近迺賢有河朔訪古記梁有有文海英瀾迺賢好神仙梁有有續列仙傳文海英瀾者一百卷彙錄南北金石刻三萬餘通續列仙傳十卷均見迺賢寄梁九思詩注詩中有四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仙人久致青牛約弟子能修白鹿規之句梁有亦儒而好道者也元朝著名道士張雨號句曲外史迺賢以西域詩人亦自號河朔外史凡此種種皆足爲迺賢好道之一證

有佯狂似雲石而不忘用世似迺賢者未知其學佛乎學仙乎號曰笑笑道人則似於道家爲近然大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雲石學佛固亦嘗號蘆花道人酸齋道人也學佛即學仙本無庸細辨

今所欲說明者西域人中有此一派耳則笑笑道人之行誼可一述也王禮送馬時憲還維揚詩序云

西域馬君時憲以胄監弟子員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志不屑也性重默無汎交跡絕權貴之門衆以是奇之一日聞有笑笑道人者荷笠披紙衣擊鉢行歌於市憩江東雷岡亭飛舞而上馬祖嚴歌聲若金石悲壯激越林木爲動田翁樵子棄業而聚觀意其散仙也怪而察焉則時憲耳隱其果于忘世若楚狂接輿者耶抑猶豪傑不偶之士雄才莫施輒佯狂詭其迹輕世肆志以泄憤懣無聊之氣耶別燕趙素多忼慨悲歌之士安知不猶有叢之風烈耶余有以知時憲倜儻不羈之情矣峰原集卷四

此等舉動不論其所託者爲佛爲仙皆可表明其爲一不得志於時者之詩人其系出西域爲可異也劉壎水雲村稿卷八有杏林公

墓誌銘云亦都忽立其先回鶻人所居種杏成林因以自號卒年六十有七男四曰馬合曰大都號歿三日夫人使子來乞銘因思西北人材率雄傑悍鷙尚武而嗜殺而公獨禀和易趨尚文雅通儒書禮秀士喜談僊佛善作大字綽有中州風度其鍾天地之仁氣者歟胄出西土而鍾靈特異者歟噫善人亡矣

亦都忽立之名其子未脫西域人舊俗也而其自號及劉壎所述則已探染華風通儒書不奇奇其喜談仙佛也名其子曰馬合疑其先固回回人然此四人者皆未嘗爲僧爲道士不過其學術思想趨嚮於是耳吾於王逢梧溪集發見一西域人入全眞教爲道士眞可謂應有盡有矣

梧溪集卷五有儉德堂懷寄凡二十二首每首各有小序其第八首序云刺馬當文郁西域人由父廕累遷南臺御史今寄跡全眞教中詩云

清修馬道士憶過小林丘脫略青驄迹追隨白兎游君親心獨耿河海淚同流好在醫閭北徘徊紫氣浮

刺馬當其名文郁其字其名譯西域音其字取中國義刺馬云者未識是喇嘛教之喇嘛否乎若然以喇嘛而入道尤奇中之奇者矣玩王逢詩意刺馬當之入道似在元亡而後寄跡黃冠亦勝國遺臣之恒事特出於西域人則安世通不得專美於前矣

二　回回教世家由儒入佛

丁鶴年

貫雲石迺賢等雖系出西域然其家世及原奉宗教不明故只可概括之曰西域詞人之佛老若其家世及原奉之宗教確有可考者當專論之則丁鶴年之經歷最奇也前篇曾論回回教世家之

儒學丁鶴年亦回回教世家之儒者然其後復由儒而入佛則其所受中國化之濃厚又比專門儒者爲甚也丁鶴年生三十三歲而元亡至明永樂末年始卒年九十矣故元史無傳明史入文苑傳敘述甚略蓋本戴良所撰高士傳而節損之今考鶴年生平當仍採之高士傳九靈山房集十九高士傳六

鶴年西域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元初巨商祖苦思丁累官至臨江路達魯花赤父職馬祿丁重義輕財盡取祖父遺貲賑諸親故之不足及他士之貧者性尚豪邁不喜榮名年四十辟主臨川縣簿歷武昌縣達魯花赤有惠政解官之日父老爲築種德之堂請曰吾縣蓋公之桐鄉願留居毋去遂家焉生子五人鶴年最幼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其俗素短喪所禁止者獨酒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家有遺貲悉推與諸兄不留一錢

自遺也武昌公在時以鶴年倜儻類己甚鍾愛畀蔭從父桓州職鶴年辭謝不敢有推益厲志爲學清貧自苦或曰汝貴家子顧乃過自矯激如此鶴年曰吾宗固貴顯然以文學知名於世者恆少吾欲奮身爲儒生豈徐徐襲先蔭苟取祿位而已耶鄉之諸儒長者以其年幼而有志多樂教之年十七通詩書禮三經豫章周懷孝尤大儒時萬武昌獨器重鶴年且欲同歸豫章而妻以愛女鶴年以母老諸兄皆官千里外辭不行明年淮兵渡江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壞鹽酪不入口者五年間從兄吉雅謨丁避地越江上徒步往依馬辟從事舉校官舉孝廉俱不應南臺大夫沙藍答兒被召還朝思得文儒之士以備諮訪復以從事辟之江西閩海二道肅政府又以其省儒學提舉薦皆不就留四明或旅食海鄉爲童子師或寄居僧舍賣藥以自給

行囊稍裕每好赴人之急人之享其惠者蓋數數然也鶴年天質穎悟讀書過目輒成誦善詩歌而尤工于唐律爲文章有氣至于算數導引方藥之說亦靡不旁習然專以躬行爲學非其食不食非其衣不衣重然諾尚氣節有東漢高士之遺風貞外郎馬子英不妄許可人嘗曰吾友多矣可託妻子者惟鶴年一人世以爲知言

戴良之卒先鶴年四十年此傳作於洪武初年爲鶴年所親見故鶴年寄九靈先生詩有萬吉條筆今無用閒向林泉絕逸民之句注先生嘗爲子作傳即此傳也此傳所述關於鶴年前半世事略備此傳之後有烏斯道丁孝子傳（春草齋集卷七）紀鶴年夢得母墓事亦可參考惟學佛一節兩傳皆無明文蓋是時鶴年學佛之迹尚未著也兩傳紀鶴年部族僅汎稱爲西域人鶴年集自署亦只曰西域鶴年何以知其爲回回教世家也則有左列之諸證據

明史文苑傳云丁鶴年者回回人其說蓋本諸瞿佑歸田詩話歸田詩話梧竹軒條謂鶴年爲回回人瞿佑曾在杭見鶴年鶴年爲佑審閱鼓吹續音示以著述之法佑深感之明史文苑傳稱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即歸田詩話語也證一鶴年集附錄鶴年從兄吉雅謨丁及鶴年次兄愛理沙詩據元末人選元音（十二）人小傳均稱回回人其兄回回其弟當然回回證二元史回回人多名丁鶴年曾祖阿老丁祖苦思丁父職馬祿丁皆回回人名楊士奇跋丁鶴年詩（東里集卷十）云西域人多名丁既入中國因以爲姓故鶴年亦丁姓余在武昌遇之時已老矣是鶴年本亦名丁也證三回回人居中國者馬姓至多吉雅謨丁字元德亦取馬姓劉仁本羽庭集（卷五）有送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戴良又有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九靈山房集廿二）伯即吉雅謨丁仲即鶴年也馬子英爲鶴年族兄鶴年集有題族兄馬子英進士梅花詩是鶴年亦可馬姓也證四賽典赤贍思丁爲回回教祖別庵伯爾之後已見儒學篇鶴年集有贈表兄賽景初詩注景初咸陽王賽典赤之孫也表兄爲回回人表弟宜亦回回人證五回回俗葬無棺槨丁孝子傳言鶴年訪母墓時見平陸土有陷下者意謂母葬時無棺槨此回回葬法也高士傳又謂其俗素短喪所禁止者獨酒證六回回人中國者多以賣藥爲業其俗至今尚存京師圖書館善本室有回回藥方三十六卷高士傳謂鶴年於導引方藥之說靡不旁習在四明或賣藥自給此亦回回風也證七鶴年父重義輕財鶴年亦倜儻類其父每好赴人之急此尤爲回回教所尚所謂五功之一也證八

有此八證鶴年爲回回教世家毫無異義至於鶴年本身則實一儒家讀高士傳已可概見當其父死時年十二耳即以短喪爲非古制而服斬衰三年其自幼已沾被儒風也又欲奮身爲儒生年十七即通詩書禮三經爲大儒周懷孝所器重今鶴年集有奉懷先師豫章周孝思先生詩即其人也鶴年既以儒學名故凡思得文儒之士相助爲理者皆舉鶴年鶴年皆不之赴所以爲高也集中亦常以儒自命有腐儒避地海東偏落魄乾坤一腐儒等句其他舉動之背回教而同化中國者可於孝子傳見之一作母主蚤暮以拜二陳酒肉以祭三改葬用棺皆非回教所宜有惟儒教似之戴良鶴年吟稿序云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皆足爲鶴年儒教之證而孰知其又不終於儒此則與環境極有關係者矣

始吾讀明史鶴年傳見有晚學浮屠法一語而疑之以回回與浮屠絕不相入也及讀藝海珠塵本丁孝子詩集見其與僧侶唱酬之作極多而知明史之語有所本明回回詩人僉大車大輿兄弟亦多與僧侶唱酬之作見金陵叢書丙集復獲琳琅祕室本丁鶴年集原分四集第三卷曰方外集與僧侶唱酬之作悉隸焉核其所與游之僧見之詩者凡三十一人又較迺賢所與游之道侶爲多矣茲按方外集次第舉其名如下漏載者據藝海珠塵本補之

文極禪師　諸暨上人　僧淨皓

甬東椿上人　慈谿懋上人　鐵佛寺盟長老

鐵佛寺益公了庵　見心長老　濟法舟長老

菩提寺主　恕中韞禪師　龍門海禪師

清天淵長老伯仲　鍠聲外侍者　信立庵長老

古鼎銘長老　慈谿潤上人　慈谿敏上人

姑蘇潤上人　平江韞上人　貞長老

義上人　祖庭興上人　壁東文上人

大年椿上人　龍門禪師補納

右二十六人見琳琅祕室本丁鶴年集卷三方外集

濟古舟　新古銘二人皆浙東名僧　秋月長老

鉉宗鼎　染上人

右五人從藝海珠塵本丁孝子詩錄補

鶴年集兩本互有詳略今獨取琳琅本者以其特標方外一集足明鶴年學佛之說不誣而已非重其爲元刻也且此本並非元刻本將於文學篇辨之

鶴年以工詩寄迹叢林榜所居曰逃禪室所與游者盡留流莫不以得其一言爲幸故編帙遂日積而日富觀其所自述及親族所觀察鶴年似眞有意於空門如送鐵佛寺益公有云

世尊出西域教化極東土大道本無爲盛德人所慕只今滅度二千年授經弟子如親傳我生嬾惰甚貪佛或謂三生有勝緣

題古鼎銘鍾秀閣云我亦逃禪雲水客使應蕭散共松扃寄茲宗鼎云萬里思鄉瞻北斗十年學道事西宗宿染上人溪舍云見性本圓先作佛勞形蹤愧早成翁皆自證其學佛之經過也鶴年集附錄其從兄吉雅謨丁詩亦有鶴年弟盡棄紈綺故習淸心學道特遣楮帳資其澹泊之好仍有以詩等語在宗族眼光觀之亦共證其爲專心學道也然以吾人今日研究之結果鶴年之依佛殆一種避禍不得已之苦衷暫行遯迹空門而已讀其逃禪室諸詩較然明白如逃禪室臥病柬諸禪侶云

高秋多病客古寺寄黃昏野迥常疑虎天寒早閉門雞愁燈下影鄉淚枕邊痕賴有諸禪侶情親似弟昆

又逃禪室與蘇伊舉話舊云

不學揚雄事草玄且隨蘇晉暫逃禪無錐可卓香嚴地有柱難擎杞國天謾說丹霞燒木佛誰憐青露泣銅仙茫茫東海皆魚鼈何處堪容魯仲連

一種恐怖憂患之情溢於言表何與於禪無怪乎曰寄黃昏暫逃禪耳又有逃禪室述懷十六韻文繁不能備錄然其中如恥酒窮途泣閒修淨土緣有相皆虛妄無才幸苟全高蹈慚眞隱狂歌愧昔賢惟餘空念在山寺日逃禪等句皆足證明其始非有眞知灼見必須學佛不過借此苟全性命耳

然始而避地繼而參禪終而高蹈濡染既深詎無所獲藝海本有

贈秋月長老一首爲琳琪本所無其意境亦爲全集所未有當係晚年參禪有得之言也詩云

秋月既虛明禪心亦清淨心月兩無虧炯然大圓鏡流光燭萬物萬物咸鮮瑩倒影入千江千江悉輝映情塵苟不掃倏忽迷眞性所以學道人于此分凡聖視身等虛空無得亦無證偉哉寒山翁與汝安心竟

三　基督教世家由儒入道

馬節　趙世延

基督教世家之入道最著者爲馬祖常之季父馬節節人工屋山爲道士說見元文類六七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碑爲馬祖常撰自述家世至可信據工屋山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北百里爲唐司馬承禎修道之所乾隆濟源縣志十六載林靈素游天壇三十二韻有云林泉何處棲予心收拾固壽將卜築崎嶇不敢千里辭東至太行入王屋是也馬節人山後無所表見元人著述亦鮮及之者其甘心隱遯可知也欲考馬節家世可觀馬祖常之家世其祖爲元名臣又生元盛時非有不得已必須隱遯之情可見也家世奉基督何以棄基督而入道奇也祖常爲節猶子祖常父子棄基督而入儒讀石田山房文集祖常亦好與道士往還集中贈道士詩占全集十四分之一與迺賢金臺集相埒然吾不以祖常爲學道者則以石田集贈道士詩雖多皆酬酢之詞未嘗有傾仰之意與金臺集絕異集中求如奇舒眞人云愚師滑鄙吝猶可採山薇等句已不可多得其稱許道家處亦不過如王道士壽堂生男不必皆富貴學道亦足傳其家而已所以多與道士往還者因祖常夙負詩名諸黃冠咸以得其片詞爲幸祖常亦樂此不疲故趙舒

眞人鶴峰云

山中道士索題詩柿葉千層寫好詞不見籠鵞空揖去此生雖老可臨池

可見其來者不拒之態度及道士求詩之眾矣至道士之好儒者祖常更樂與之游集中有蜀道士歸儒一首已見儒學篇祖常之與道士往還虛與委蛇而已然證以馬節之入道則基督教世家與道家之接近此中亦自有因緣

馬節而外有趙世延與馬節同爲雍古部人雍古部爲昔年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流行之地故元史雍古部人多基督教人名吾友張星煥馬哥孛羅游記譯註謂世延之父及子皆用基督教徒之名斷趙世延爲基督教世家說不誣也世延雖基督教世家然其本身所學則爲儒宋元學案九列蕭同諸儒學案中稱爲集庵同

調栗庵者同恕也茲先將元史趙世延傳節錄如下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曾祖熙公祖按竺迩幼孤鞠於外大父朮要甲謁爲趙家因氏爲趙父黑梓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政事三年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尋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仁宗崩帖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藁路遇赦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煅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養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

居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至順元年詔與虞集等纂修皇朝經世大典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修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世延歷事九朝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令兼次風憲宏綱行於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次月魯伯忽

吾錄此傳而特詳於世延被誣入獄一事者吾認此爲與世延之學道極有關也許有壬至正集七六有辯平章趙世延文即爲此事可參考鐵木迭兒傳[illegible]。及英宗本紀二七亦可參考鐵木迭兒必欲置世延於死地山成都逮捕至京陵虐禁錮前後三年纔出獄時世延年六十餘矣凡入經歷艱險則信仰宗教之念悠然而生佛老生涯又多與林泉接近人即不信宗教而情甘隱遯自易與佛老爲緣丁鶴年之念佛趙世延之學道皆不能逃此例也惟世延學道史無明文本傳謂其事釋後出居金陵所謂金陵蓋茅山也下文謂其養疾於金陵之茅山是也史特諱言耳然此亦何庸諱世延著述今傳者不多吾所見者南唐書序茅山志序外有京師東嶽廟昭德殿碑文見圖書集成職方典廿六有盩厔重陽宮勅藏御服碑見拓本其存目待訪者有句容白雲崇福觀碑見寰宇訪碑記皆與道教有關者也又世延之詩元詩選癸集所收僅七首而詠道院之作已占其五蓋選自茅山志卷三十者

一玉晨觀懷古

二許長史井

三白雲觀即景用韻

四華陽道院石亭

五出茅山宿青玄觀

其許長史井云因觀長史陰陽井始悟混元玄牝門其華陽道院云何當借我東偏屋靜掩巖扉學鍊形其宿青玄觀云莫道歸途清興減夜來和月飲刀圭似世延所學亦服食鍊形一派而非虛談玄理者比

世延歸里後有鳩資創建文昌帝君祠一事見清河內傳卷九趙延之太原人文昌帝君行祠記尤足爲世延學道之證曰後至元二年前奎章閣大學士魯國公趙世延告老還成都不忘舊德拳拳於張君甫下車先侍生而卜焉予因以建祠事告公曰積歲存心願莫之遂若相神庥敢披肝膽以勛六月甲寅遂卜其事步城內外擇異處焉祠事始定公自爲疏若干以鳩其資又曰主盟勝槩者趙相也晨夕劬躬拮据卒徒者侍生楊世仁也則世延之學道又

可於道家著述證明之張君云者道家稱文昌帝君爲即詩經之張仲孝友也

更有一事足覘世延家學儒道雜糅而與基督實不相容陳旅魯郡夫人趙氏墓誌（安雅堂集十一）云夫人趙氏魯國公世延之女魯公之平章蜀省也姦臣以詔逮公繫請室夫人年十三即御輦肉向北斗拜禱凡三年禮拜北斗正道家法又云魯公以其能前易嘗教之筮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陰陽術數亦與道家爲近此世延家學之帶有道家色彩者也世延晚年尤深黃老之術權衡庚申外史載元統元年太師燕帖木兒溺於酒色宴趙中丞家男女共坐名爲鴛鴦筵席元史燕鐵木兒傳（八十三）采此事改鴛鴦筵席爲鴛鴦會然無論爲筵席爲會此何等事而世延乃曲忍之不惜以自即爲彼荒淫地與昔年彈劾鐵木迭兒之氣概一何判若二人乎豈閱世既深則纏避熟乎無惑乎當時有監察御史葛明誠者劾世延固位取容無補於事請斥歸田里也（元史三十四）此學黃老者之蔽也然則世延之父及子雖用基督徒之名實不過一種基督化情力耳

文學篇

一　西域之中國詩人

泰不華　迺賢　余闕

聶古柏　韓玉倫徒　三寶柱

張雄飛　瑞吉完澤　伯顏子中　薛超吾

郝天挺　辛文房　馬彥暈

阿里

前篇所論如嚕嚕馬祖常泰不華貫雲石迺賢丁鶴年等皆有詩名嚕嚕詩傳者不多顧嗣立元詩選癸集僅據石刻及元風雅選其數首嚕嚕本以書名家故詩名爲書名所掩詳美術篇貫雲石

有酸齋集見元詩選酸齋以樂府名將別論之馬祖常爲基督教世家丁鶴年爲回回教世家亦將別論之

泰不華死於方國珍之難元詩選有顧北集與余闕青陽集並列推爲元季詩人第一其言曰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感勵奮發以讀書稽古爲事迨至正用兵勳舊重臣往往望風奔潰而挺然抗節秉志不回乃出于一二科目之士如達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爲最烈然後知商祿豢養之恩不如禮義漸摩之澤也故論詩至元季諸臣以兼善爲首廷心次之亦足見二人之不負科名云

至於迺賢則有金臺集傳世楊彝跋盛稱其潁州老翁西曹耶巢湖新鄉媼新隄諸篇撫事感懷有得於風人之旨潁州老翁篇幅太長今特介紹新鄉媼一篇如下

蓬頭赤脚新鄉媼青裙百結村中老日間炊黍餉夫耕夜紡絹帛到天曉絹帛織布供軍錢倩人輸穀輸公田縣裏工人要供給布衫剝去遭笞鞭兩兒不歸又三月祇愁凍餓衣裳裂大兒運木起官府小兒擔土填河決茆櫚雨雪鑑半昏豪家索債頻敲門囊中無錢甕無粟眼前只有扶床孫明朝領孫入城賣可憐索價旁人怪骨肉生涯豈足論且圖償徹門前債數來三日當大年阿婆墳上無紙錢涼漿澆塋墓前草低頭痛哭聲連天恨身不作三韓女車載金珠爭奪取銀鐺燒酒玉杯飲絲竹高堂夜歌舞黃金絡臂珠滿頭翠雲繡出鴛鴦裯醉呼閹奴解羅幔床前爇火添香篝

詩中大意可分三截第一截寫專制政體之橫暴第二截寫資本主義之壓迫第三截寫貧富階級之懸殊抑何其言之沈痛也

迺賢葛邏祿人葛邏祿今爲俄地其殆開後來俄國文學之先路乎而同時詩人則固以迺賢爲被中原之化者也金臺集李好文序謂嘗愛賀六渾陰山敕勒歌語意渾然不假雕劌顧其雄偉質直善於模寫政如東丹突欲畫本土人物筆跡超絕不免有遼東風氣之偏惟吾易之之作粹然獨有中和之氣非聖人之化仁義漸被詩書禮樂之教而致然耶貢師泰序則謂予聞葛邏祿氏在西北金山之西與回紇壤相接俗相類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時居貨媒取富貴易之世出其族而心之所好獨異宜乎見於詩者卓乎有以異於人也程文序則謂易之葛邏祿人在中國西北數千里之外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家固有閥閱勳榮可藉以取富貴而棄不就臞然一寒生專以詩名世則迺賢與托爾斯太一流正有些相類而戴良爲丁鶴年集序歷數元時西域詩人獨不

及迺賢抑亦異矣

琳琅祕室本鶴年集序與九靈山房集鶴年吟稿序稍有異同琳琅本爲初稿九靈本爲定稿也琳琅本云戊元受命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率生臣順奉職稱藩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雙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斡公克莊魯公至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足見我朝王化之大行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右所舉西域詩人十二人獨闕迺賢九靈本則僅留馬薩余三人並貫雲石高彥敬等九人而去之此十二人者其詩名高下不同而其可與中國作者抗衡則一也戴良初以十二人並舉正可見其同負時名足爲今日言西域詩人者之參考茲將十二人中之已見或未見於前者疏其略歷如下

馬伯庸即馬祖常達兼善即泰不華薩天錫魯至道爲回回教世家雅正卿爲基督教世家別有專論高彥敬名克恭亦回回人有房山集見元詩選善畫墨竹山水詩名爲畫名所掩詳美術篇

余廷心名余闕河西人河西古諸羌名元昊據之爲西夏元初累征之不服其人剛直守義嘗語謂之唐兀氏爲元色目人之一其俗自別舊元爲蕃河西陷沒人爲漢余闕蓋蕃而非漢也據元史本傳余闕父名沙剌藏卜據元統癸酉進士錄余闕父名肩耳爲祖及曾祖均名鈒帥皆非漢姓故余闕實西域人至正十八年守安慶死節有青陽山房集今傳於世元史稍其詩憾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四庫提要稱其詩以漢魏爲宗優游沈涵於元人中別爲一派胡應麟詩藪外編六云元人制作大槩諸家如一惟余廷心古詩近體咸規倣六朝清新明麗頗自足賞惜中厄王事使成就當有可觀泰兼善絕句溫覩和平殊得唐調一人皆才藻氣節兼者云

聶古柏官吏部侍郎據黎崱安南志略三至大四年聶古柏曾奉使安南元詩選三集有侍郎集魯貞桐山老農集一有送聶古伯主簿序疑同名異人也傅習元風雅採聶古柏詩七首其番禺道中一首各家選本皆採之末有句云中朝耆舊如相問烏語啾啁正未堪竟笑吾粵爲鴃舌南蠻而不自審其出於何族也

斡克莊名斡玉倫徒徒或作都或作圖西夏人虞集弟子道園學古錄三九有海樵說即爲斡玉倫徒作元文類十八選虞集撰西夏相斡公畫像贊斡公即玉倫徒之高祖元詩選癸之丁有斡玉倫徒詩癸之戊又有玉倫徒詩王爲玉之譌元詩選誤作二人虞伯生詩續編卷首有監丞玉倫徒詩刻本亦或誤作王元風雅則作玉實一人也斡玉倫徒爲纂修宋史二十三人之一見圭齋集十三進宋史表陔餘叢考十三刻本譌爲斡三倫徒皆誤

三廷圭名三寶柱畏吾人元史一四四附星吉傳元詩選癸之丙有三寶柱詩凡此諸人其詩今日或傳或不傳然在當日則皆有聲於時然後爲戴良所論列也

唐兀去中國最近其國又頗崇儒術習覩漢文故入元以來以詩名者輩世族爲衆余闕斡玉倫徒之外尚有張雄飛昂吉完澤等

張雄飛登延祐首科進士與馬祖常許有壬等同科至正集三有張雄飛詩集序云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唐兀氏張君雄飛首科右榜有問者也尤工於詩作章句不可悉舉云云與元史之張雄飛字鵬舉者同名異人一漢人一唐兀氏也

昂吉字啟文至正八年進士楊維楨送啟文會試詩有西涼家世東甌學公子才名久擅揚之句玉山名勝集有昂吉倡和詩元詩選有啟文集完澤字蘭石西湖竹枝集稱其聰敏過人善讀書尤工詩律

元詩選二集有子中集伯顏子中亦西域人明史二二四附陳友定傳子中卒於洪武十二年故元史無傳濟陰丁之翰爲作傳載七修類稿十六中傳云

伯顏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遂爲進賢人幼讀書通大

義稍長無所好惟耽典籍手不釋卷從鈞臺夏溥習進士業四以春秋經領江西鄉舉授龍興路東湖書院山長改建昌路儒學教授壬辰兵興全閩二廣皆歸附國朝伯顏由是潛形遁跡隱約江湖間以先世有墓廬在彭蠡之涯乃卜進賢之北山誅茅剪荊躬自爲創竹屋三間左圖右史閉戶澹如時寓其忠憤於詞翰之間而已洪武十二年已未秋朝廷搜求博學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明史及明史稿作立本聞伯顏名遣從事以禮來徵伯顏聞使者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詩祭其先與昔時共事死節之士復手書短歌一篇飲藥而卒

王禮麟原集卷四有伯顏子中詩集序云子中既斷髮自廢爲民忠憤邑鬱仰屋浩嘆付之無可奈何而心不能自平時時以其慷慨之情憔悴之色一寓于詩又記其舊作輯爲一卷俾予序之余三復而歎曰美哉渢渢乎殆有唐之正音而陽明之氣也子中今無民社之責將翔于青原白鹿之間肆其力于文字則余也葛巾野服陪乎杖屨之末尚取新作玩繹之其推挹極矣

西域人中更有其詩不傳而其詩集序跋尚見於他人文集可以略窺其造詣者有薛昂夫松雪齋文集卷六有薛昂夫詩集序云嗟夫吾觀昂夫之詩信乎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爲儒生發而爲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爲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蓋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他日昂夫爲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元時西域人華學之盛論者輒謂與科舉有關吾不謂然也當延祐未興科舉前如不忽木回回嬰嬰等文采斐然何嘗由於科舉然此猶得謂不由科舉而由學校也若廉希憲贍思趙世延等又何嘗出身學校即以科舉既興論貫雲石迺賢丁鶴年等又何嘗出身科舉焉祖常等出身科舉矣而延祐首科即已中選其文章學問必早蓄於未興科舉之前豈爲科舉而求學也薛昂夫亦生於元初科舉未興未嘗入國學徒以愛慕華學執業於宋遺民劉辰翁之門其華學遂燦然有爛逋孟頫所以驚爲奇事而深信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

辰翁子將孫養吾齋集二有薛超吾字說云昂夫爲超吾之字而不言爲西域人天下同文集十五有王德淵所爲薛昂夫詩集序述昂夫家世較詳以爲回鶻人能讀中夏之書破天荒而出類拔萃

也曰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爲回鶻人其名爲蒙古人其字爲漢人人之生世封域不同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明聖之代名不忘國忠也讀中夏模範之書免馬牛襟裾之誚字不忘師智也惟孝與忠智根本立矣文藻柯葉又何難爲今觀集中詩詞新麗飄逸如龍駒奮迅有並驅入駿一日千里之想振珂頓轡未見其止昂夫今甫三十有一余欲與期之于十年之後唐曰口應是種人二字率多武臣少見文士昂夫誠能賁進川瑨獨破天荒異時列名于儒林文苑傳中出類拔萃超越前古顧不偉歟

昂夫詩集今不傳昂夫詩吾亦未一見然由趙王兩序之保證不能不認爲西域詩人之一固不得以其詩之不傳而屏之也

西域詩人中又有其詩傳者不多而別以與詩有關係之著述傳者則郝天挺之唐詩鼓吹注及辛文房之唐才子傳是蘇天爵爲

元文類鬼輒殆二十年而西域詩人僅採五家馬祖常高克恭趙世延外辛郝二家而已

郝天挺字繼先號新齋出於朵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以武功稱天挺幼受業於遺山元好問之門多所撰述注唐詩鼓吹十卷外又修雲南實錄五卷事蹟具元史本傳四七天挺色目人而元史與漢人同列一時失檢也天挺詩傳者僅一二篇其麻姑山一律元風雅元文類並採之而康熙御定全金詩二四乃據以補入金人之郝天挺卷中不知金元之間有兩郝天挺一爲元好問師一爲好問弟子池北偶談卷六元詩選癸之乙先後辨之四庫提要總集類二亦引池北偶談說釋陸貽典之疑乃新元史一八四郝天挺傳中又羼入金人郝天挺語原語見中州集卷九郝天挺小傳金史隱逸傳採之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男子生世不耐飢寒則雖小事不能成子試以吾言求之此元好問述其師郝天挺語而新元史以爲是好問弟子郝天挺之言亦一時失檢也特附識於此唐詩鼓吹者元好問所編而郝天挺注之趙孟頫序云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教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爲之傳句爲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哀集是編之初意也松雪齋文集卷六

趙序僅言天挺爲好問弟子而未嘗注意其爲色目人姚燧序則注意及之曰鼓吹軍樂也遺山選唐詩近體六百餘篇以是名遺山代人雲南參政郝公新齋覩爲鄉先生自童子時嘗親几杖得其去取之指歸恐其遺忘既輯所聞與奇文隱事之雜見他書者悉附章下則公可當元門忠臣公將種也父兄再世數人皆長萬夫于鼓吹之陪懼稍而導繡幟者似已餘聞乃同文人詞士以是選爲後部寂寂而自隨無亦太希聲乎其亦宏壯而震厲者亦有時乎爲用也牧庵集卷三

則直以郝天挺爲原出將門至是乃講求文學也今通行本唐詩鼓吹無趙姚二序而有徐乾學序四庫提要謂天挺所注雖頗簡略而但釋出典不涉穿鑿與明廖文炳等所解橫生枝節者不同廖文炳爲吾鄉人觀今通行本廖文炳等所解卒不能廢蓋初學

便之也

辛文房亦有詩名陸友研北雜誌云王伯益執謙以字行大名人同時有辛文房艮史西域人楊載仲弘浦城人並以能詩稱楊仲弘集卷七有元日早朝次韻辛艮史七律一首句曲外史集卷四亦有元日雪霽早朝大明宮和辛艮史省郎二十二韻辛文房詩不多見元文類載其蘇小小歌卷四及清明日游太傅林亭卷八二篇四庫提要傳記類二謂僅一篇者沿袍北偶談十二說也王士禎據楊東里集卷十知辛文房有唐才子傳恨不得見乾隆時纂四庫全書始在永樂大典中輯爲八卷後三間草堂粵雅堂得日本刊足本十卷重雕之此書遂復傳於世孰料西域人乃有此著述也四庫提要稱其校唐詩紀事敘述有條理文筆亦秀潤可觀傳後綴論多摭拾詩家利病足以津逮藝林伍崇曜跋稱其評隲精審似鍾嶸詩品

標舉新穎似劉義慶世說而敘次古雅則又與皇甫謐高士傳等相同稱之者至矣惟唐才子傳三百九十七人中無一西域人焉則運會之異也予在馬祖常石田集發見文房有披沙詩集與唐李咸用詩集同名恨未得見安得如唐才子傳之復出人間也茲將石田集卷二題辛艮史披沙集詩錄左亦可窺見文房詩格之一斑詩云

未可披沙揀黃金抵自多悠悠今古意落落短長歌秋塞鳴霜鎧春房剪畫羅吟邊變餘髮蕭瑟是陰何

陰何陰鏗何遜也以此相比深許之矣無惑乎其與王執謙等齊名而楊載等與之倡和也

西域人有不以詩名而由贈詩者之眾亦可知其人之風雅楊翮佩玉齋類稿卷四有送馬彥暉赴江西省管勾詩序曰金陵寓官馬彥暉由進士爲江西行省管勾行有日其故人劉獻可具詩於彥暉之所嘗與游尤長於詩者咏歌之以張其行得詩一卷謂上元楊翮習文詞宜爲序盧其右方屬焉予惟金陵爲江左文物之邦歷晉宋齊梁陳及南唐爲都會其俗特善歌詩天朝克定季宋金陵獨未嘗被兵涵煦五六十載人才輩出彥暉自早歲寓金陵有賢名與合郡之學士大夫盡交焉故其上官之日具得其詩而四方秀人名公卿之在金陵者亦附詩卷中由是卷之詩美且富惟彥暉以西域世胄入天子太學擢右科進士其年正强才德方懋憲官御史將交章論薦何假於詩然江西幕府若大梁崔公河南王公皆當世之號能詩者彥暉往而有同寅之好他日將從容取吾鄉之詩而觀之則是詩烏可少

又有官於此縣而他縣人贈之詩者如安仁縣人之於弋陽縣監

縣阿里是也李存安仁人安仁爲弋陽之鄰縣而俟庵集十九有弋陽縣阿里公宣差詩卷序云至正四年秋西域阿里公受命於朝來監信之弋陽縣公世居燕南以孝友稱故御史季公學士賈公參政蘇公郎中王公或詩以美之或文以紀之前乎此嘗監膠水有惠政其民述而刻之石今茲未幾而邑人歌詠之者復盈耳而載路願安仁之於弋陽也壤地相接聞而知之亦有不能已於言者桂君才甫集而次焉何其聲之似弋陽也

此眞有合於風人之旨者也不問其本人是否能詩然邦人士既各以詩投之則其人必爲風雅之士

二　基督教世家之中國詩人

馬潤　馬祖常　馬世德

雅琥別都魯沙

西域詩人中有爲基督教世家者莫著於雍古馬氏馬祖常父馬潤所爲詩曰樵隱集見袁桷所撰神道碑此馬祖常之家學也樵隱集今不傳馬祖常石田集則至元五年奉旨爲之刊行蘇天爵序稱其詩接武隋唐上追漢魏後生爭慕效之文章爲之一變四庫提要亦稱其詩才力富健如都門壯游諸作長篇巨製廻薄奔騰具有不受羈勒之氣集中昆仲倡和之作亦夥風流文采萃於一門彬彬稱盛矣

祖常從父馬世德爲保祿賜之子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曾爲庸田僉事城姑蘇後爲淮南廉訪僉事又城合肥余闕青陽集有合肥修城記即頌馬世德之功德者也記稱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與余前後爲史氏云世德亦工詩元詩選癸之丁有馬世德過靈泉寺二絕云世德浚儀人官刑部尚書而闕其字考

馬氏自祖常高祖習禮吉思始遷浚都西湖竹枝集稱馬祖常爲浚儀可溫人是也元詩選癸之己有潘煌陪侍尚書元臣公寓靈泉寺詩由此可知過靈泉寺之尚書馬世德即合肥修城字元臣之馬世德城合肥時爲淮南廉訪僉事過靈泉寺時爲刑部尚書也元詩選癸之癸據王賓虎丘山志有馬世德題虎丘詩遂刪出一馬世德不知即爲過靈泉寺之人由其曾城姑蘇一事推之則題虎丘正其爲庸田僉事時也今錄其詩如下亦足覘其鱗爪

滄海何年湧此峰亭亭秀出玉芙蓉高低樓觀毗盧室表裏江山太白封寶劍有時能化虎石潭無際卻潛龍小吳軒伴登臨虞致我青雲第一重

馬氏而外基督教世家詩人當推雅琥雅琥字正卿元詩選二集有正卿集顧何以知雅琥爲基督教世家其證有三一傳與爾詩文集卷三有憶昔行送雅琥正卿參書南歸作原注初名雅古登天曆第御筆改雅琥雅古爲亞伯拉罕之孫基督教徒恆以此爲名元詩選此詩猶存此注康熙御選元詩卷五將此注刪去而雅琥爲基督教世家之證據缺其一矣二孫原理選元音卷九採雅琥詩稱爲可溫人曾學佺歷代詩選元詩卷七雅正卿詩亦題元可溫雅琥著此與西湖竹枝集之稱馬祖常爲可溫人同一例蓋也里可溫之省文也四庫本元音卷七改爲雅哈袞諾爾人令人不知爲何語謬甚三元祕書監志卷十題名著作佐郎雅古賜進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溫人泰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爲著作佐郎在前登進士第在後故志仍雅古名而追紀其賜進士出身也有就三證雅琥之爲基督教世家無疑問矣琥曾爲奎章閣參書元史文宗紀三至順二年三月御史臺臣言奎章閣參書雅

琥阿媚奸臣所爲不法宜罷其職所謂奸臣者泰定帝時宰相倒剌沙烏伯都剌等文宗黨惡之目爲奸臣魏源元史新編四一平反之允也不足爲雅琥病馬祖常石田集卷九有送雅琥參書之官靜江詩序云雅正卿以文學才諝遇知於天子出貳郡治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咨忻然爲文章以美其行而請余爲之序雅琥詩名藉甚瞿佑歸田詩話盛稱其御溝流葉詩云雅正卿有四美人圖詩惟御溝流葉最佳詩云彩毫將恨付霜紅恨白綿綿水自東金屋有關防虎豹玉書無路託鱗鴻秋期暗度驚催織春信潛通誤守宮莫道人間音問杳明年錦樹又西風琢句甚工卷下

胡應麟詩藪外編六論元詩亟賞馬伯庸吳姬蕩槳湖生浦楚客吹簫月滿樓雅正卿梅花路近偏逢雪桃葉波平好渡江一聲鐵笛千家月十幅蒲帆萬里風等句以爲句格壯嚴詞藻瑰麗上接

大曆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復過目故稍爲拈出以俟知音云可見元人之詩久不在明人目中也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自古而然賢者不免即雅琥本人之論詩亦嘗犯此病許有壬跋雅琥所藏鮮于伯機詞翰云鮮于伯機詩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投君既言人知其書詩則知否相半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監郡雅琥正卿知之雖晚愛之甚篤正卿素言晉後雖有書終不能如晉唐後雖有詩終不能如唐予謂詩發於人心天地無窮人心無窮不當主世代計也書視詩又藝之藝耳正卿不屈也及其觀伯機書則謂眞十七帖觀其詩又謂軼蘇州入彭澤矣若然則晉唐而後書復有晉詩復有唐矣予非好勝獨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機之半行皆左袒且以釋吉甫之既焉至正集則雅琥初持復古論繼亦改持進化論者許有壬嘲

之亦藝林佳話也雅琥壻別都魯沙亦有詩名黃鎮成秋聲集有雅正卿壻別都魯沙迓憲使歸漢陽詩卷三

三 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

薩都剌 丁鶴年吉雅謨丁愛理沙

魯至道哲馬魯丁別里沙 買閭

回回教世家之詩人莫著於薩都剌丁鶴年薩都剌字天錫有鳳門集傳世毛晉跋之曰天錫以北方之裔而入中華日弄柔翰遂成南國名家今其詩諸體俱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余於天錫亦云顧嗣立元詩選薩都剌小傳云有元之興西北子弟盡爲橫經涵養既深異才並出雲石海涯馬伯庸以綺麗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錫繼之清而不佻麗而不縟眞能于袁趙虞楊之外別開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達兼善酒易之余廷心諸人各逞才華標奇競秀亦可謂極一時之盛云

顧何以謂薩都剌爲回回教世家一據楊維楨西湖竹枝集謂薩都剌爲答失蠻氏答失蠻者長春眞人西游記譯爲大石馬云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是也元史二三武宗紀至大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免儒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租稅錢大昕廿二史攷異元史據元典章謂答失蠻爲回回之修行者至元辨僞錄卷三作達失蠻此可證薩都剌爲回回人也二據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謂薩都剌爲回紇人回紇唐元和間改爲回鶻其族類本在葱嶺之東夙奉摩尼教與回回之在葱嶺以西奉伊斯蘭教者迥殊五代時回鶻既衰漸有改奉伊斯蘭教者元初諸人對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別故統目之爲回紇長春西游記劉郁西使記之所謂

回紇皆指伊斯蘭教國也其後漸覺有不同於是以畏吾偉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鶻以回回代表奉伊斯蘭教之回紇凡元史所謂畏吾兒者回鶻也其稱回紇者回回也王惲玉堂嘉話卷三云回鶻今外五回紇今回回是也元史太祖紀汪罕走河西回鶻回回三國是元人目中回鶻與回回二也世祖紀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而姦臣傳則稱阿合馬爲回紇人是元人目中回紇與回回一也余別有專論詳之此不過證明薩都剌爲回回人而已更有謂薩都剌非回回人而適足反證其爲回回人者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七二謂薩都剌本朱氏子言爲西域回回人其說本之孔齊至正直記正可證明薩都剌當時必自認爲回回人而人亦以回回人目之然後可詆爲冒也至於朱氏子云云實因回回教人不食豕肉諱言猪猪與朱音同謂其爲朱氏子者誣之也加

異教以惡謚自昔有之輟耕錄廿八有嘲回回一條薄俗也今雁門集卷首有薩都剌遺像其丰采純然一回回人集中客中九日詩有佳節相逢作蓮商之句薩都剌曾爲商蓮商亦波斯大食人本俗據薩氏家譜薩都剌弟名剌忽丁剌忽丁回回教人名也四庫提要因干文傳雁門集序有薩都剌卽華人所謂濟善一語曲解薩都剌爲蒙古語遂謂薩都剌爲蒙古人謬甚至於薩都剌本人是否仍守回回舊俗實一疑問其溪行中秋玩月詩則固以儒自命曰有子在官名在儒此西域人習華學者之通例也

薩都剌而後回回教詩人首推丁鶴年丁鶴年由儒入禪前篇已詳論之至其詩則實爲元季詩人後勁戴良鶴年吟稿序稱鶴年古體歌行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於五七言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今鶴年集通行者有二本藝海珠塵本二卷題曰丁孝子詩集琳琅祕室叢書本四卷題曰丁鶴年集以余所考二本所收皆明刻而黃丕烈諸人則以四卷本爲元刻不知其一時疎略抑自欺欺人也黃丕烈跋云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濱歲試王峰時所收而以歸之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刻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錄終焉嘗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卽如海巢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以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輔者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證盧山面目益嘆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此黃丕烈以四卷本爲元刻本之說也然試一考本集內容則夢得先妣墓一首在焉序云己未夏五月還武昌遷葬兵後陵谷變遷先妣封樹竟迷所在久尋不得露禱大雪中冬十一月廿日夜忽感異夢翌日遂得其處賦詩一首以紀歲月云己未洪武十二年也元刻何能有洪武詩此非元刻證一鶴年還武昌在洪武十二年而集中守墓陳情上武昌太守傅藻詩於太守承恩下玉京及擁經東出辭儲館等句恩字另行平擡玉京儲館均空一格此爲明刻證二鶴年從兄馬元德卒于昌國州任當其任昌國前曾任奉化州劉仁本羽庭集卷五有送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爲至正二十二年夏作則元德之卒至早亦當在至正廿三四年而集中有先兄太守死事之十有七年於故史董文中家見所題竹詩因雪涕次其韻一首又當在洪武己未後矣此非元刻證三又其第四卷續集爲門人向誠編次注曰兵後還武昌作則此卷更爲入明以後作可知故輓衛知事胡公鼎有云江海論交四十年故家文物羨君賢若爲元刻則元亡鶴年才三十三歲豈能說論交四十年耶此非元刻證四據明史文苑傳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鶴年奉母出走年僅十八由此至洪武己未還武昌中間二十八年鶴年年四十五矣故逃禪室述懷有他鄉二十年之句兵後還武昌有亂後還家兩鬢蒼之句顧廣圻黃丕烈亦明知此集在還武昌遷葬以後作顧題詞云須知海巢集只說武昌前黃題詞云盧墓全親孝居山謝世緣是也然何以不一考鶴年還武昌盧墓係在何年而遽斷此爲元刻此眞不可解矣其始顧廣圻以紿黃丕烈而黃丕烈誤信之其後張金吾以假胡珽而胡珽刊之校之皆不復考究甚矣板本家之不可靠也

卽有言者此本戴良序末署至正甲午秋云云亦殊誤也至正甲

午鶴年才二十耳而序末云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別有傳蓋不著是此序之作尚在高士傳後而高士傳述鶴年事已至其避地四明時非至正甲午一也高士傳述壬辰淮兵襲武昌鶴年奉母夫人以行夫人沒鶴年鹽酪不入口者五年壬辰之後加以五年至少亦在丁酉非甲午二也至正甲午去元亡之年尚十有三年而序中有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一語曾謂甲午而有是言耶非甲午三也序又言鶴年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其一即任奉化州之馬元德據雍正浙江志一五二引成化四明志馬元德至正十七年丁酉進士尚在甲午後三年非甲午四也據九靈山房集此序在鄞游稿內亦惟鄞游稿始有與鶴年倡和詩至正甲午鶴年未至鄞戴良亦未游鄞非甲午五也以余考之甲午當爲丙午之訛丙午爲元亡之前一年時東南已非元有故可云氣運之適衰

九靈山房鄞游集八余幽公手帖後題云至正丙午秋良與臨安劉庸道同客四明末署九月朔此序之作當同在此時時鶴年避地四明而戴良適游鄞也鄞游集傳第一篇爲高士傳序第一篇爲鶴年吟稿序題跋第一篇爲余幽公手帖後題就編輯常理言此三篇部居同其撰著之時當同余幽公手帖後題爲丙午九月作此序爲丙午秋作毫無假借序作於至正丙午二人適同居鄞而集則刻於洪武己未鶴年還武昌之後其丙午誤爲甲午者猶之雁門集千文傳序之至正丁酉誤爲丁丑也至正無丁丑薩龍光雁門集注以爲己丑之譌據日人島田翰刻永和本薩天錫逸詩序則丁丑實爲丁酉兩回教詩人集序干支均誤可謂無獨有偶矣胡珽校刊此集時一字不苟而於此等緊要關目獨遺略之其識語又云此集四庫全書止有一卷今攷四庫本實三卷而總目簡明目錄誤爲一卷不應遽信總目而不考閣書之實在也四庫總目謬誤恆有烏斯道作丁孝子傳未嘗以中居蟠北鶴年而總目謂烏斯道戴良爲作傳皆以中居蟠擬之高士傳謂吉雅謨丁爲鶴年從兄而總目謂爲鶴年長兄皆欠精審也

至鶴年之高行間世猶稱道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十八有海集記云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不屈節而爲吾鄉之寓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笥張先生憲豐丁先生鶴年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寄託混及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閥之系望乃欲以藜床卑輒支持一代之星次其亦間世之豪傑也已至鶴年之詩頗顛於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表章已多尚其小爲者云

吉雅謨丁字元德亦有詩名戴良有題馬元德伯仲詩後鄞游稿入曰

元德騎鯨上天六七年矣平生詩詞流落人間者六丁取之殆盡獨此三詩猶爲其弟鶴年所蓄鶴年聯之爲卷且追書和答之作併題四韻於後予得而讀之於是知二君之詩爲足傳矣今鶴年集附有吉雅謨丁與愛理沙詩愛理沙字允中亦鶴年兄至正間進士官應奉翰林文字

戴良鶴年集序舉西域詩人十二人中有魯至道至道潭州路總管楊瑀山居新話有魯至道挽樊時中寶哥兩參政詩元詩選缺載王逢梧溪集有訪魯至道總管詩元祕書監志卷九有伯篤魯丁字至道進士至正元年四月由禮部侍郎遷祕書太監當即此人元詩選癸丁有伯篤魯丁浮雲寺詩答失蠻人進士至元三年任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癸丁已有唐兀氏買住和伯篤魯丁浮雲寺詩則曾爲魯之譌即魯至道也其他回回教詩人之見

於元詩選者癸之丙有哲馬魯丁字師魯鎮江儒學教授癸之丁有別里沙字彥誠西湖竹枝集作別羅沙而癸之戊又別出別羅沙一人重出也癸之辛有仇機沙大用顧嗣立疑即西湖竹枝集之掌機沙然掌機沙字密卿當另一人也

回回教詩人中有爲元詩選所不及選而見於賴良大雅集者曰買閭買閭字兼善大雅集選其詩至十篇稱爲會稽人御選元詩稱爲西域人王逢梧溪集卷四有贈買閭教授詩序云買閭字兼善西域人元初祖哈只仕江南遂家上虞父亦不剌金力資兼善學以禮經領至正壬寅鄉貢擢尹和靖書院山長禮部尚書李公尚絅言之朝勅授嘉興儒學教授會政屬淮閩屏居幽遐今春訪予最閒園風雨花落離索滿目觀其志尚孤卓殆忘世之荐變身之益貧也乃酌之酒贈之詩云

顯印西域士鄉薦十年前隴畝心中越山河枕上燕尊同漂梗
地門掃落花天幕殺柴桑老詩題甲子編

余因其祖名哈只父名亦不剌金知爲回回教世家哈只爲會朝天房者之稱亦不剌金今通譯亞伯拉罕回回教人恒用以爲名也

四　西域之中國文家

趙世延　馬祖常　余闕

孟昉　貫雲石　贍思　亦祖丁

察罕

考元西域文家比考元西域詩家其難數倍因元西域人專集其傳者類皆有詩無文而元詩總集今傳者尚眾如元風雅草堂雅集大雅集乾坤清氣集元音元詩體要等皆元末明初人選本復有陳焯宋元詩會顧嗣立元詩選康熙御選元詩等集其大成一展卷而西域詩人悉備至於西域人專集之詩文並傳者今只有馬祖常余闕二家元文總集只有天下同文集及元文類同文集限於大德以前西域人作品無有元文類詩有五家文有馬祖常趙世延二家趙世延只有南唐書序一首至正間詔修遼金宋三史西域人預纂修之役者遼史有廉惠山海牙金史有沙剌班伯顏師聖宋史有斡玉倫徒泰不華余闕皆一時之儁至順間詔修經世大典趙世延爲總纂虞集爲其副然官書公同編纂不能確指某篇爲某人手筆也王士禎論馬祖常石田文集云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及趙世延孛朮魯翀康里巎巎貫雲石辛文房薩都剌輩皆是也居易錄卷二然薩都剌以詩名巎巎以書名其文並不概見貫雲石詩文爲程鉅夫鄧文原所稱述而

文亦不傳辛文房唐才子傳志在談詩雖非專意爲文而文尚瑱瑱可誦孛朮魯翀則系出女直本不列於色目人則元西域人之文實寥寥可數也

趙世延文傳者南唐書序外有茅山志序見道藏有天禧寺碑見金陵古金石考有靈谷寺鐘銘見靈谷寺志有鍾山崇禧萬壽寺碑見客座贅語據寰宇訪碑錄則有

加封聖號詔碑　皇慶二年　長安

重陽宮勅藏御服碑　延祐二年　趙孟頫書　盩厔　余藏有拓本

東嶽廟昭德殿碑　天曆三年三月　大都

白雲崇福觀碑　元統元年　句容

任城郡公札思忽兒孺墓碣　至元三年三月　濟南　纂古緣作濟寧

元史世延傳一人稱世延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惜乎存者

31R

不多也永樂大典臺字韻有世延撰御史臺題名記刪節不全論西域文家仍推馬祖常今石田文集完全具在且有影印本行世蘇天爵序稱公少嗜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文則富麗而有法新奇而不鑿故元文類選祖常文多至二十一篇爲全集之冠而石田文集亦天爵與祖常從弟易朔所輯請旨刊諸維揚郡學者也易朔爲基督教徒恆用之名近譯以撒亞伯拉罕之子雅各之父也

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闕闕以忠烈顯重其人者兼重其文故青陽集傳本較多有五卷本有六卷本有明刊九卷本四庫本六卷總目簡明目錄誤作四卷史稱其爲文有氣魄能達所欲言原集具在吾人可自得之元文類不錄其文實因其行輩較晚也與余闕同時同爲唐兀人而以古文名者有孟昉元史類編三六文

翰傳孟昉字天暐西域人寓居北平至正中由翰林待制官南臺御史工書法有孟待制文集多歌曲精究聲韻之學云孟待制文集干頃堂書目尚存陳基夷白齋集二二有序稱爲西夏人傅與礪文集卷四有孟天暐文稿序稱爲河東人蓋唐兀氏也孟昉文不多見元詩選癸之辛有十二月樂詞並序一篇兩浙金石志十八有杭州路重建廟學記一篇略可見其梗概惟余闕蘇天爵宋褧等集均有題孟天暐擬古文後青陽集卷五云孟君天暐善模倣先秦文章多似之滋溪文稿卷三云太原孟天暐學博而識敏氣清而文奇觀所擬先秦西漢諸篇步趨之卓言語之工蓋欲傑出一世燕石集十五云河東孟君天暐明敏英妙質美而行懿嘗擬先秦西漢諸作摹倣工緻大夫士皆與之由此觀之則孟昉古文實開後來李夢陽何景明一派特余闕等對之皆有微詞耳

至貫雲石則本爲元古文家姚燧弟子歐陽玄貫公神道碑稱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惜不永年年僅三十九有碑銘記敘襍著詩詞行世今其文不可得見僅元詩選輯錄其詩讀鄧文原貫公文集序亦可知其造詣所至序云余往在詞林獲事翰林承旨姚先生於當世文章士少許可然每稱貫公妙齡才氣英邁宜居代言之選越二年公來游錢塘過余相見若平生歡示所著詩若文予讀之盡編而知公之才氣英邁信如先生所言宜其詞章馳騁上下如天騏擺脫馽羈一踔千里而王良造父爲之愕眙卻顧吁亦奇矣儒先有言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然後能勝然非審于爲計不能此天下偉男子所爲非拘拘常格之士所知也公之先大父丞相長沙王功在旅常公襲其休澤嘗爲萬夫長韜略固其素嫻詞章變化豈亦有得於此乎如

予者自少好爲文僅謹守繩尺自程終亦不能奇也視公能不有愧哉嘗觀古今能文之士多出於羈愁草野今公生長富貴不爲燕酣綺靡是尚而與布衣韋帶角其技以自爲樂此誠世所不能者夫名者天下之公器也公亦愼勿多取也夫巴西集上亦傾慕之至矣程鉅夫亦有酸齋詩文跋云故勳臣楚國武定公之孫酸齋皇慶二年二月拜翰林侍讀學士與余同僚因出此稿余讀至送弟之永州序懇款教告五七言詩長短句情景淪至迺歎曰妙年所詣已如此聽其言審其文蓋功名富貴有不足易其樂者世德之流詎可涯哉雪樓集二五 惜今傳者詩詞而外文僅陽春白雪集一序而已

元西域人中有著述甚富而文亦不傳者爲大食國人贍思贍思事蹟具儒學篇其所著於經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於易有奇偶

陰陽消息圖於史有西域異人傳金哀宗紀正大諸臣列傳於地理有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於子有老莊精詣於法家有審聽要訣於集有文集三十卷皆見元史本傳○一九千頃堂書目悉著於錄今存者只河防通議二卷輯於永樂大典餘皆不可得見吾嘗在常山貞石志發見贍思文五篇五篇中關涉佛教者占其三則贍思誠九流三教無所不通者也眞可謂異人矣今介紹其目如下倘好事者再事搜羅所得當不止此

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 至治三年五月 獲鹿 見常山貞石志十九

哈珊神道碑 隸書並篆額至順三年十二月 欒城

善眾寺創建方丈記 並篆額元統三年二月 欒城 見常山貞石志廿一

龍興寺鈔主通照大師碑 至正六年八月 正定

龍興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師碑 年月仝上 正定 見常山貞石志廿二

詔書碼陰記 署眞定贍思誠善眾寺方丈記 署大食贍思記 贍思不忘大食也余藏有此碑拓本善眾寺在直隸欒城同治欒城志十四亦載此碑而寰宇訪碑錄二誤作陝西元統三年亦誤作元年趙之謙補錄不誤元統中有亦祖丁撰魏鄭公諫錄序亦回回也西域人中有文名不甚顯而能盡翻譯之能事者有察罕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白號程雪樓集卷廿九壽白雲山人詩有白雲山人起西域陽春爲心主爲德之句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天記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元史一三七前二書譯漢爲蕃聖武開天記則譯蕃爲漢也脫必赤顏疑即今所傳元祕史黃虞稷撰千頃堂書目諸書尚存元人本有白話文一派察罕所譯未必悉爲白話文今黎朔安南志略有察罕序辭旨典雅足窺察罕文品一斑察罕蒙古語爲白故察罕賜姓白氏徐明善芳谷集卷二有白雲察罕平章賜姓白氏序以白居易比之想其文老嫗都解耶此亦元西域文家應備之一派也

五 西域之中國曲家

貫雲石 馬九皋 瑣非復初

不忽木 薩楚芳等十二人

元人文學之特色尤在詞曲而西域人之以曲名者亦不乏人貫雲石其最著也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選雲石曲至夥如塞鴻秋殿前觀水仙子清江引凭闌人陽春曲醉高歌上小樓點絳唇新水令闘鵪鶉好觀音諸調皆有雲石作品雲石之曲不獨在西域人中有聲即在漢人中亦可稱絕唱也姚桐壽言海鹽人以

能歌名於浙右而其始實得自雲石之傳其所著樂郊私語云州少年多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於澉川楊氏當康惠公存時節俠風流善音律與武林阿里海涯之子雲石交善雲石翩翩公子無論所製樂府散套駿逸爲當行之冠即歌聲高引可徹雲漢而康惠獨得其傳所謂州海鹽也康惠楊梓也雲石爲阿里海涯之孫云子者傳寫訛也姚桐壽以海鹽之曲推楊氏而楊氏實傳諸雲石則雲石爲當時宗匠可知也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一云今世俗所謂海鹽腔實發於貫酸齋源流遠矣酸齋雲石號選太平樂府之楊朝英號淡齋淡齋與酸齋游酸齋日我酸子當淡遂以號之語見太平樂府序同時有徐姓者號甜齋亦負時名人稱酸甜樂府皆一時佳話也

雲石而外西域人中善歌者有馬九皋太平樂府選九皋作品亦

多有塞鴻秋叨叨令慶東原陽春曲山坡羊諸曲據陶宗儀書史會要補遺九皋回紇人以篆書名太平路總管蓋能歌兼能篆者也太平樂府又有阿里耀卿里西瑛沙正卿孛羅諸人作品西瑛爲耀卿子觀其氏名疑皆西域人以未有確證不述使馬九皋而無書史會要之證明亦無由知其爲回紇也元人目中所謂回紇即回回而回鶻則畏吾兒也辨見前章不復贅道園學古錄二八有寄三衛守馬九皋詩知九皋曾爲三衛守雁門集則有三衛守馬昂夫索題爛柯山石橋詩又有寄馬昂夫總管詩薩龍光注十二謂是一人先爲三衛守後爲太平路總管也元風雅有馬昂夫送僧詩注曰達魯花赤疑即此人然元曲選載涵虛子詞品評元代曲家有云

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馬九皋如松陰鳴鶴阿魯威如鵜鴂青磬

薩天錫如天風環珮薛昂夫如雪窗翠竹不忽木如閒雲出岫

馬昂夫如秋蘭獨茂

是分馬九皋馬昂夫爲二人也余在周德清中原音韻發見有西域人瑣非復初者精音律爲德清所推服德清中原音韻後序云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並起例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讀書是邪同志羅宗信見餉擔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復初舉杯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謂予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擔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予因大笑越其席搊其鬚而言曰信哉吉之多士語未訖復初前驅紅袖而白同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復初知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觴於二公之前曰古折桂詞一闋煩

皓齒歌以送之以報其能賞音也則德清之傾倒於瑣非復初者至矣

瑣非復初中原音韻序亦曰余勳業相門貂蟬滿座列伶女之國色歌名公之俊詞備嘗見聞矣如大德天壽賀詞普天樂云音亮語熟渾厚宮樣黃鐘大呂之音也跡之江南無一二焉吾友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編中原音韻並諸起例能使四方出語不偏作詞有法皆發前人之所未發者以余觀京師之目聞雅樂之耳而公議曰德清之韻不獨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清之詞不惟江南實當時之獨步也末署西域拙齋瑣非復初序

觀此則其一唱一和互詡知音相得極矣瑣非復初號拙齋德清號挺齋以齋爲號亦當時顧曲家風尚勳業相門云云瑣非復初

蓋貴介公子貴介公子與聲色狗馬之好易近瑣非復初貫雲石之所爲蓋開納蘭性德諸人之先例者也

西域貴介之擅名樂府而在貫雲石之先者有不忽木不忽木作品傳者特少太和正音譜僅錄其鵲踏枝散套云

臣則待醉江樓臥山丘一任教談笑虛名小子封侯臣向仕路上爲官倦守任沉埋了錦帶吳鈎

元詩選癸之乙僅錄其過贊皇五馬山泉七絕一首云

相彼山泉源本清太平君子濯塵纓冷冷似與游人說說盡今來往古情

雖一爪一鱗然流麗可喜涵虛子詞品比之爲閒雲出岫必有所見也鍾嗣成錄鬼簿以與貫雲石薩都剌並稱特許爲公卿居要路者所獨擅而深致不滿於平民其言曰前輩已死名公有樂府

行於世者不忽木平章貫酸齋學士等三十一人方今名公薩天錫照磨等十人右前輩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於樂府留心蓋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學而歌曲詞章由於和順積中英華自然發外自有樂章以來得其名者止於此蓋風流蘊藉自天性中來若夫村樸鄙陋固不必論也鍾嗣成蓋以歌曲詞章之事出於天才惟貴介爲易得名而元時貴介西域人特多此西域人所以在元朝文學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也

永樂間賈仲明撰錄鬼簿續編尚有西域曲家多人曰薊楚芳休仲易虎伯恭及其弟伯儉伯讓西域人丁野夫賽景初回回人全子仁名普庵撒里委兀兒人月景輝金元素名哈剌及其子文石武石也里可溫人樂府皆有名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五

新會 陳垣 援菴

美術篇

一 西域之中國書家

廉希貢等二十五人 嶸嶸 秦不華

貫雲石 余闕 盛熙明

贍思 賽景初沐仲易虎伯恭

書法在中國爲藝術之一以其爲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隸楷草各體之不同數千年來遂蔚爲藝術史上一大觀然在拼音文字種族中求能執筆爲中國書已極不易得況云工乎故非浸潤於中國文字經若干時實無由言中國書法也元人入中國不及百年色目人醉心華化日與中國文字相接觸耳濡目染以書名當世

者大不乏人欲考此種事實比他篇爲易以有元末人見成之書史會要具載歷代書家直至於元略爲鈎稽即可知西域人能書者有若干人不勞遍覽羣籍也茲將書史會要中元時西域書家鈎稽如下其有色目誤爲蒙古者並附正之

廉希貢字蘇林畏吾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善扁牓大字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作于闐人

貫雲石北庭人官至翰林侍讀學士豪爽有風概富文學工翰墨其名章俊語流于豪端者怪怪奇奇若不疑滯于物即其書而知其胸中之所養矣

余闕武威人登進士第官至浙東道廉訪司副使風采峭整工篆隸字體淳古

盛熙明其先曲鮮人後居豫章清修謙飭篤學多材工翰墨能通六國書至正甲申以所編法書考八卷進上覽之徹卷命藏禁中甘立字允從河西人官至中書檢校才具秀拔亦善書札

嶸嶸號正齋恕叟康里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風流儒雅博涉經史刻意翰墨正書師虞永興行草師鍾太傅王右軍筆畫遒媚轉摺圓勁名重一時評者謂國朝以書名世者自趙魏公後便及公也

回回字子淵嶸嶸弟官至中書平章政事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回回係嶸嶸兄回回生至元二十年嶸嶸生元貞元年此云弟者誤也

阿尼哥字西軒蒙古人官至大司徒善大字

元史方技傳作尼波羅國人新元史誤作阿尼哥尼

秦不華元名達溥化御賜今名號白野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浙東宣慰元制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篆書師徐鉉張有稍變其法自成一家行筆亦圓熟常以漢刻題額字法題今代碑額極高古可尚非他人所能及正書宗歐陽率更亦有體格

秦不華伯牙吾氏是色目非蒙古辨見儒學篇元順帝后燕鐵木兒女欽察氏元史一據燕鐵木兒傳一四元史一三八稱女爲伯牙吾氏是伯牙吾氏乃欽察也曾廉元書卷八二直書曰秦不華欽察人

斡玉倫都字克莊西夏人官至山南廉訪使文章事業奠出人表書蹟亦佳

薩都剌回紇人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道童字石巖蒙古人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姿儀雄偉尤工大

字能作雙鈎書

元史一四四作高昌人

慶童字正臣康里人官至中書右丞相器量弘重善大字

元史一四二字明德

沙剌班字惟中蒙古人官至集賢大學士善大字

元史類編三十六沙剌班字敬臣號山齋畏吾人順帝時學士

能詩文兼工大字疑即此人

達識帖木兒字九成康里人官至江浙行省丞相知讀書能詩大字學釋溥光小字亦有骨力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巖高昌國王子鮮于太常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介立不羣草書似其舅氏

元史一九五忠義傳字蒼崖畏吾兒氏

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溫人官至海北廉訪使篤志墳籍至于百氏數術無不研覽書宗二王

榮僧字子仁回紇人登進士第官至江浙行樞密經歷楷書師虞永興

喜山字近仁畏吾人官至集賢都事工書

佩文書畫譜三十六引誤作進仁

隱也那失理字處元畏吾人楷書學虞永興

右二十人見書史會要卷七

邊魯字魯生鄴下人工古文奇字

據西湖竹枝詞知爲北庭人

馬九皋以字行回紇人官至太平路總管能篆書弟九霄亦能之

哈喇字元素也里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辭書宗嬰正齋

錄鬼簿續編作金元素康里氏名哈剌隨元駕北去不知所終

趙夫人鸞字應善雍古部氏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明惠厚靜能琴書善筆札

據陳旅撰墓誌銘字善應

右五人見書史會要補遺

元代西域書家略備於是觀其次第大約不依時代隨手記錄如

余闕在嬰嬰之前是也西域人書名嬰嬰最盛元史本傳一四三稱嬰嬰書得晉人筆意單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式古堂書考十載張燦趙嬰二公翰墨歌有云

元朝翰墨誰擅場北嬰南趙高顏頡二公才名蓋當世片楮傳播如珪璋于山學士位館閣天水王孫登玉堂官居位望正相

似後先雙璧聯輝光

北嬰南趙係當時通稱然嬰書實不如趙其有此稱譽者半因位望甚高半因系出西域希有可貴也嬰嬰墨蹟及碑刻傳世者亦遠不如趙之眾式古堂書考十七著錄者有

十二月十二日帖

臨懷素自敘卷

書梓人傳卷

三希堂石渠寶笈二十三冊有

燕父辭

顏魯公書論

皆有聲於時者也然其碑刻之見於寰宇訪碑錄十二者有

贈禮部尚書晁公神道碑無年月　山東鄆城

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　直隸大興

勅修曲阜宣聖廟碑並碑陰題名至元五年十一月　山東曲阜

贈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張思忠碑至元六年九月　河南鞏縣

與王由義書至正元年　陝西朝邑

王氏世德碑至正元年　陝西朝邑

集慶路下將軍新廟記至正五年十一月　江蘇江寧

少林寺達摩大師碑至正七年　河南登封

王節婦碑陰清風篇無年月　浙江山陰

等九種其見於吳式芬攈古錄十九者有

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楊載墓誌泰定三年　江蘇吳縣

飛騎尉楊君世慶碑元統三年三月　河南澠池

中順大夫竹溫台碑至元元年　烏蘭城城原作城

中順大夫達魯花赤口公碑至元四年五月　烏丹城

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斷崖義公塔銘篆額至元六年三月浙江口口

慕容氏先塋碑篆額至元六年五月　山東城武

等六種倘全拓而影印傳之亦一美舉也嬰嬰康里部人康里爲尤赤所封地在鹹海北岸今爲南俄羅斯地時人嘗仰慕俄國文學豈知此間六百年前乃有多數窪於華學之人耶

然須知嬰嬰等之得名用力至深用功至勤非浪得時名者比山居新話報耕錄十五均載有嬰嬰與客問答一則云江浙平章子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其精力如此寶爲可驚不知今日青年聞之作何感想也

泰不華伯牙吾氏伯牙吾一作白野故泰不華恒自署白野泰不華人亦稱爲白野尚書蘇天爵滋溪文集三十有題泰不華自書所作詩後云白野尚書向居會稽登東山泛曲水日與高人羽客遊閒遇佳紙妙墨輒書所作歌詩以自適清標雅韻蔚有晉唐風度予猶及見尚書先考郡侯敦龐質實宛如古人而於華言尚未深曉今有子如此信乎國家文治之盛而貢舉得賢之效益可徵焉讀天爵此文可證元時西域人同化之速始予研究此事以爲西域人同化中國必其人入居中國已一二世或百數十年今觀天爵所言則泰不華之父尚純然一西域人華言尚未深曉而其子乃能邃於華學若此可見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爲大天爵歸功於貢舉特皮毛之論耳嬰嬰貫雲石何嘗出於貢舉也惟泰不華遺蹟之傳於今者比嬰嬰更少近年海上有珂羅版印元八家

法書中有泰不華行書贈堅上人重往江西謁虞閒老七言律一首爲元詩選顧北集所未載詩云

昔年曾到楚江干採得驪珠振錫還憶者匡廬成獨往眼中泰望共誰攀聲華半落金閶彥煙雨淒迷玉笏山絕代佳人憐庾信早年詞賦動天顏

風華掩映可稱美絕不知何人所藏寰宇訪碑錄十二有泰不華所書碑四通

一重修南鎮廟記八分書至正四年四月　浙江山陰

二重建鳳山上乘寺記至正七年八月　浙江上虞

三新澤治平寺佛殿碑至正九年四月　江蘇上元

四郎王節婦碑篆書其碑陰嬰嬰書也　浙江山陰

泰不華並通小學善篆隸溫潤遒勁嘗重類復古編十卷元史一四

三本傳稱其攷正譌字於經史多有據御選元詩五六載鄭韶贈寮不華詩有句云古篆久知通史籀新詩端擬過黃初其才華之美可想泰不華篆額見於攈古錄卷十九及二十者有

覺苑寺興造記 至正三年三月 浙江蕭山

重建儒學記 至正五年七月 浙江會稽

重建旌忠廟記 至正七年 浙江會稽

重修鄞縣學記 至正九年九月 浙江鄞縣

重修后土廟記 至正十一年七月 陝西渭南

重修后土祠記 至正十四年 拓本

貫雲石亦工書陳基夷白齋外集卷下跋其書歸去來辭云酸齋公如冥鴻逸驥不受羈縻鞿靮而其蟬蛻穢濁逍遙放浪而與造物者游近世蓋未有能及之者其自謂平日不寫古今人詩而獨嘉陶靖節之爲人書其歸去來辭觀者殆不可以尋常筆墨蹊徑求之也

余闕篆亦有名宋濂芝園續集卷六題余闕篆書後云右四大篆廬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借叔能往見公獎勵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其忠義之氣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不可徒以翰墨視之佩文書畫譜三八引紫桃軒又綴云崇禎本又綴無此語余忠宣小字似不經意而豐處有褚遂良潦倒處有楊景度林藻豈漫不留意於墨池者所能符合邪書以人重美者固美即不甚美者即將以景仰之意而美化之矣

西域人中有著書專論書法者龜茲盛熙明也熙明以能書辟奎章閣書史著法書考八卷進呈清四庫著錄楝亭十二種刻之卷首有虞集歐陽玄揭奚斯三序揭序稱盛氏之先曲鮮人今家豫章書史會要之說即本於此道園學古錄卷三有題東平王與盛熙明手卷詩作曲先盛熙明元史類編三六誤曲鮮爲鮮卑歐陽序謂熙明爲龜茲人刻意攻書而能研究宗原作爲是書運筆之妙評書之精非老於斲輪者疇克如是云云夫以西域人而工中國之書已屬難能況又以其研究所及著爲成書以詔當世豈非空前盛業乎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三有是書跋稱其文約其旨該不意九州之外乃有此人云熙明並學佛能詩著補陀洛迦山考見道光普陀山志十五元詩選癸之壬錄其游補陀洛迦山七言律一首龜茲本佛國其學佛固不奇也

元時西域人能書而書史會要不載者有贍思張相文先生曾示

我哈珊神道碑請爲之跋蓋贍思所撰並八分書也體勢波磔用力極深而竟無書名其書名爲文名所掩也

錄鬼簿續編稱賽景初天性聰明幼從夔文忠公學書法極爲工妙文忠屢嘉之又沐仲易西域人故元西監生工於詩尤精書法又虎伯恭西域人詩學韋柳字法獻羲皆書史會要所未載者

二 西域之中國畫家

邊魯 高克恭 伯顏不花

丁野夫 薩都剌

中國畫有中國畫特色以元版圖之大即有西域畫家挾羅馬波斯土耳其之畫法以顯於中國如清之郎世寧艾啟蒙者亦並不奇然此之所謂畫家乃中國畫法非西域畫法故不曰西域畫家而曰西域之中國畫家也考元代畫家亦有極見成之者即元夏

文彥之圖繪寶鑑其敘述歷代畫家直至元季與陶宗儀書史會要相同今特鈎稽其卷五中西域人善中國畫者以張吾西域人華化之說

邊魯字至恩號魯生善畫墨戲花鳥

高克恭字彥敬號房山其先西域人後居燕京官至刑部尚書善山水始師二米後學董源李成墨竹學黃華大有思致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瑣潑染作者鮮及

伯顏不花高昌世子鮮于伯幾甥號蒼巖官至江東廉訪副使工畫龍

丁野夫回紇人畫山水人物學馬遠夏圭筆法頗類

邊魯北庭人據西湖竹枝集魯善古樂府詩尤工畫花竹權貴人不能以勢約之書史會要並稱其工書也元時畫家有大名能與

趙孟頫抗行者惟高克恭克恭兼有詩名元文類選西域人詩五家馬祖常外選高克恭詩比三家特多輟耕錄二六詩畫題三絕一條云高文簡公一日與客游西湖見素屏潔雅乘興畫奇石古木數日後文敏公爲補叢竹虞文靖公題詩其上有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元詩選房山集小傳誤稱爲趙孟頫詩趙公自是眞天人獨與尚書情最親等句此圖遂成三絕以高配趙正與書家之以嶢嶢配趙相同元朝書畫推趙獨步然與趙頡頏者書畫皆西域人亦足見元西域人天資學力不讓漢人也董其昌對於以高配趙之說初頗懷疑後乃翕服試觀畫旨所述前後持論不同

畫旨云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爲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而其後又云高彥敬尚書載吾松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孫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尚書之雲孫女也余好爲山水小景似亦有因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異同此緣未見房山眞跡耳余得大桃村圖乃高尚書眞跡煙雲淡蕩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又云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與吳興埒矣

初則曰高與趙恐非耦再則曰未見房山眞跡耳三則曰高之品幾與吳興埒矣終更推爲古今一人曰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今將高克恭畫之見於元人題詠者略舉其目如下

桑落洲望廬山圖　雲林煙嶂圖　越山圖

山邨圖　夜山圖　秋山暮靄圖

墨竹圖　青山白雲圖　滄洲石林圖

倣老米雲山圖　煙嶺雲林圖　山村隱居圖

秋山過雨圖　春雲曉靄圖　墨竹坡石圖

雲山雙鶴圖　越山春曉圖

其尤習見者爲夜山圖及秋山暮靄圖二幀當時有名詩人題詠殆遍盲詩人侯克中亦有二絕句夜山圖云幽人清夜思高閣謖落龍眠筆研間萬仞峰巒千里月廣寒宮裏看三山越山春曉圖云滿目煙嵐滿意春江山如畫畫如眞巖巖萬壑千峰秀可惜中間無一人見侯克中所著艮齋詩集卷十所謂無目者且知其妄也今故宮博物院所藏高克恭畫爲吾所見者尚十餘軸雖眞僞一時莫辨然已震而驚之矣鄧文原巴西集卷下有尚書高公行狀述

克恭生平行誼至詳稱其畫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子後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購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其爲時見重如此其畫純中國法且爲米氏父子以來之變法與帶有匠氣之界畫迥然不同其爲詩亦不尚鈎棘自得天趣柳貫待制集十八題姚子敬書高彥敬絕句詩後有云高公畫入能品故其詩神超韻勝如王摩詰在輞川莊李伯時泊皖口舟中思與境會脫口成章自有一種奇秀之氣朝應麟詩藪外編六云宋以前詩文書畫八各自名即有兼長不過一二勝國則文士雖不能詩詩流靡不工書且時旁及繪事亦前代所無也高克恭即詩畫兼長之一人

然克恭究爲西域何許人亟欲研究之惜書闕有間矣據鄧文原高公行狀已言譜牒散佚莫迹其所始然尚知其祖名樂道父名亨字嘉甫觀其命名知其受華化已深又言嘉甫力學不事權貴朝夕講肄遂得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則儼然儒者也克恭蓋習父訓於經籍奧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則亦純然儒者也然克恭之婿爲烏伯都剌者何人泰定帝時中書平章政事文宗朝所目爲奸臣者也此元朝家事吾人今日正不必爲左右袒惟元史不爲烏伯都剌立傳烏伯都剌事蹟僅散見於本紀及宰相表中烏伯都剌爲回回人其父益福的哈魯丁有大勳勞於回回文字此研究元朝文化史者不可不注意之事也元史釋老傳世祖至元六年以前施用文字悉用漢楷及畏吾兒字六年頒行蒙古新字凡璽書頒降並用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選舉志言至元二十六年尚書省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魯丁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復置回回國子監（蒙古官志黃溍金華文集卷八翰林國史院題名記云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並設習於本院今回回學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待制兼掌之試綜合此種材史料則知元初只用畏吾兒字及漢字至元六年始頒行蒙古新字至元二十六年又以與西域諸國交通頻繁始置回回國子學教習亦思替非文字文宗以後中央勢力大衰西北三藩漸失其統馭能力交通幾乎斷絕而亦思替非之用亦稀故以待制兼掌之而回回學士亦省也蓋元制文字用途之區別雖以蒙古新字爲主而不甚通行有所頒布須各以其國字爲副大抵漢字用於中國本部畏吾兒字用於葱嶺以東亦思替非文字用於葱嶺以西諸國也亦思替非簡稱亦思替元典章吏部一正七品官有教習亦思替文字博士吾始疑亦思替爲粟特之異譯粟特國見魏書西域傳粟特語唐以前盛行於中亞細亞回教興後波斯語漸代之亦思替非又爲波斯古代都城之名未知所謂回回國子學者是否與波斯文字有關益福的哈魯丁既能通其字學爲回回國子學開始教授之一人則必大有勳勞於元時回回文字者也

益福的哈魯丁元史亦無傳何以知爲烏伯都剌之父則據程鉅夫雪樓集（卷二）有烏伯都剌三代封制烏伯都剌祖爲札剌魯丁曾祖爲木沙剌福丁皆回回人名四庫本改烏伯都剌爲額卜德哈勒改益福的哈魯丁爲伊卜德嗚羅丹不知作何語矣烏伯都剌爲高克恭之婿益福的哈魯丁爲高克恭之親家以此斷高克恭爲回回人即後有發見亦可信其無誤倪瓚清閟閣集（卷九）云高房

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盡司馬慕蘭之意所謂馬先生者疑亦回回國人清河書畫舫（緣字號）曰高士安字彥敬回鶻人未知何據內閣書目三謂高文簡公名亨亦誤應作父名亨四庫總目以高克恭爲金人反譏元藝圃集載入元詩爲失斷限尤荒謬今所欲知者爲高克恭本身是否仍守回回教是也據鄧文原高公行狀克恭卒之日命喪葬用朱文公法此心不以生死亂衆謂講學之驗云則克恭已棄回從儒者也然吾細察鄧文原所著行狀有爲克恭隱飾意應用回回處輒易以西域此元代文人習慣其實系出回回有何可諱釋大訢題高彥敬墨竹云西域高侯自愛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蒲室集）楊九思題秋山暮靄圖云三代以來推盛世九州之外有斯人（丹丘生稿）周伯琦題青山白雲圖云西域才人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式古堂書考十七）危素題高房山畫云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羣（鐵網珊瑚卷三）凡此皆不能忘其爲西域人而未聞有以回回二字入詩者西域之名出於漢以前回回之名起於晚近貴遠賤近人性然也

謂丁野夫爲回紇人亦此意元人公廣文字多從俗用回回至於士夫執筆爲文則輒易回回爲回紇以回紇之名較古雅也朱德潤題高彥敬房山圖云高侯回紇長髯客唾灑冰紈作秋色（存復齋集卷十）其例也迺賢合魯人而必稱之爲葛邏祿者亦用唐以前名也今吾人目中又與元人異回回係指伊斯蘭教徒其祖國在今阿剌伯回紇則北方一種族曾有功於唐改名爲回鶻高昌北庭其餘裔也元人謂之畏吾兒邊魯伯顏不花其人也據繪事備考邊魯作品有羣鴉話寒圖盧汀宿雁圖水墨牡丹圖等皆中國畫非西域畫伯顏不花以龍名繪事備考載有袞霧戲波龍圖坐龍圖

出山子母龍圖戲龍圖等亦中國畫所特有也

元西域人無畫名而有畫傳於世者故宮博物院有薩都剌嚴陵釣臺圖一軸又有梅雀一軸爲延祐二年春寫並題句云香滿疎簾月滿庭風檐鳴鐵研池冰夜寒人靜皋禽語卻憶羅浮雪外登頗有高致

三　西域人之中國建築

也黑迭兒燕京宮闕

凡考一代之美術必兼考其建築遺物顧吾國言建築者向無專書而元西域人建築之存於今者尤罕廣州之懷聖寺塔修於至正十年有郭嘉爲之記見道光南海志廿九泉州之清淨寺塔修於至正九年有吳鑒爲之記見閩書七杭州有眞教寺延祐間建見西湖游覽志十八四明有禮拜寺二延祐以後建見至正四明續志十略可代表元時回回教建築鎮江有也里可溫寺八杭州有也里可溫寺一至元十八年以後建見至順鎮江志九及西湖游覽志十六甘州有十字寺見元史三十八揚州有十字寺見元典章三十六略可代表元時基督教建築泉州華表山有摩尼教草庵見閩書七略可代表元時摩尼教建築然此諸建築今多不存即存亦只可謂爲西域人建築不可謂爲西域人之中國建築元時西域人中國建築有極偉大而爲吾人所未經注意者無過於今北京之宮殿及都城雖以朱彝尊之該博而日下舊聞略之雖以孫承澤之熟諳掌故而春明夢餘錄亦略之非有所諱言即從來輕視工程學者之故也予近從歐陽玄圭齋集（卷九）馬合馬沙碑發見元時燕京都城及宮殿爲大食國人也黑迭兒所建也黑迭兒爲馬合馬沙之父父子世繼元工部事以大食國人而爲中

國如許工程實可驚也碑云

也黑迭兒系出西域唐爲大食國人世祖卽祚命董茶迭兒局茶迭兒云者國言廬帳之名也至元三年定都于燕八月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鉅麗宏深無以雄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勩夙夜不遑心謀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冬卿掄材魏闕璿門正朝路寢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釐之祠宿衞之舍衣食器御百執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緹廡飛簷具以法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尙書段天祐暨也黑迭兒同行工部修築宮城乃具畚鍤乃樹楨幹伐石運甓縮版覆簣兆人子來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繩其堅凝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筋力老矣

也黑迭兒元史無傳世祖紀記修築宮城事只稱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詔安肅公張柔行工部尙書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築宮城而不及也黑迭兒故自昔無人知有也黑迭兒也遼金故城在今城西南至元遷拓東北分十一門東西南三面皆三門北二門至明乃大殺其北面而稍拓其南面東西各留二門故至今九門其面積已不若元時之大矣然今人游北京者見城郭宮闕之美猶輒驚其鉅麗而孰知肇路藍縷以啟之者乃出於大食國人也也黑迭兒雖大食國人其建築實漢法元史一二五高智耀傳言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謂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此卽建築燕京時西北藩王所來之質問也然何以當時宮闕必用漢人制度則以元起朔漠所居者特廬帳耳也黑迭兒所典之茶迭兒局卽掌廬帳者使以當王爲貴則廬帳實貴於宮闕而元人自知廬帳之陋不如漢家宮闕之美故雖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則不能不改從中原制度所謂馬上得之不能以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審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漢人故不惜舍廬帳而用宮闕也黑迭兒深知其意故採中國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內之規模夫如是庶可懾服中國人而不虞其竊笑矣輟耕錄二有宮闕制度一篇垂四千五百言知不足齋叢書有故宮遺錄一篇垂二千六百餘言述元時宮闕規模宏偉極矣吾人讀歐陽玄文既知爲也黑迭兒所爲今日不能不以此光榮還諸勞力勞心之原主雖當時行工部尙書者不止一人元制工部尙書三員正三品掌天下營造百工之政令然張柔爲張弘範父元史一四七有傳武夫不諳工事且翌年卽卒未覩其成可無論矣段天祐元史亦無傳僅一七七吳元

珪傳有云至元二十六年繕修宮城尙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衞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知段天祐亦武人至元三年與也黑迭兒修築宮城後二十六年復修宮城曾任大都留守司兼武衞親軍都指揮使元史卷九十百官志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衞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卷八六武衞親軍都指揮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師內外工役之事參志兵此段天祐之職掌也而也黑迭兒則領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管府元史卷八五百官志茶迭兒局總管府秩正三品管領諸色人匠造作等事諸色人匠總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藝試以二人職掌相比勘則段天祐猶今步軍統領而也黑迭兒則土木工程局長也且也黑迭兒四世領茶迭兒局授工部尙書尙非工程世家曷克有此歐陽玄碑中所

論亦專以考工爲言而深贊其建邦之能世官之美試登景山一望當時之泱泱風度恍惚猶在目前而元史遺之至創造主名竟歸湮沒不有此墓前片石則也黑迭兒之心血不與草木同腐者幾希即云諛墓之文恐有溢美然世領工部何能揑造新元史一三

一爲之補傳宜矣惟尚嫌未能發揮也黑迭兒建築之精神竊以爲應置諸方技傳之首也且氏族表作也黑傳與目作也里亦應改正

舊史世祖紀中統四年三月亦黑迭兒丁請修瓊花島不從至元元年二月修瓊花島亦黑迭兒丁即也黑迭兒丁爲回回人名常用之尾音瓊花島即今北海當未修築宮城之先也黑迭兒曾請修北海此又圭齋集所未言而足證其爲工程學者也

元典章刑部三闕入禁苑條有監修官也黑迭兒丁呈捉獲跳過

太液池圍子禁牆人楚添兒一事狀招於六月二十四日帶酒見倒訖土牆望潭內有船採打蓮蓬跳過牆去被捉到官云云此事有月無年當係至元間修瓊花島時事惟迭兒作迭兒未知孰是誠恐原作迭兒因涉茶迭兒局而誤作迭兒也

四庫總目政書類存目考工之屬有永樂大典本元內府宮殿制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稱其記元代門廊宮殿制作甚詳而譏其詞鄙俚冗贅不類文士所爲疑當時營繕曹司私相傳授之本惜其書不傳或即也黑迭兒之徒所撰未定固不能以文士之文繩工程學者也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六

新會　陳垣　援菴

禮俗篇

一　西域人名氏效華俗

譽古訥丁　沙的行之　木撒飛

王元鼎　合剌思　米少尹

敵思永　札馬魯丁　怯里木丁

拜住劉君定敏　趙榮　李公　劉因反對種人效漢姓

吳海反對漢人冒國姓　里氏慶源圖

浦氏定姓碑文

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元漢人多作蒙古名一條以爲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爲榮故雖非賜名亦多倣之且元制本鑒

漢人學習蒙古語惟其通習故漢人多以蒙古語爲名一時風會使然也然以余所考則與此所論適得其反試一檢元人文集種人之請字請名者觸目皆是其人皆慕效華風出於自願並非有政府之獎勵及强迫而皆以漢名爲榮且元制不禁種人學習漢文故種人多以漢語爲名亦一時風會廉希憲郝天挺高克恭趙世延馬祖常顏師聖丁鶴年等無論矣安熙默庵文集卷四有御史和利公名字序一篇云近世種人居中國者類以華言譯其舊名且或因名而命字焉是雖非人道所當先而亦古人遺意也監察御史魯古訥丁系出奈蠻和利氏歷監濬邳兩州（畿輔叢書本作西州）惻怛愛民興學禮士既終家居待次益自力問學以求其所未至間從予遊刻意清苦吾黨之士鮮能及之於其請字也爲取崧高之詩所謂戎有良翰文武是憲者以良翰易其名且以周書亂爲四輔之語合而字之曰憲輔蓋亦因其舊名而又因名以制字也末署大德甲辰著是大德八年以前西域人已多有華名者故篇首云云也

吳澄文正集字說更多凡八十餘篇其中西域人請字者卷五有沙的行之字說云上古有名而無字質也中古有名而有字文也九州之內尚文則如中古之後九州之外尚質則如上古之時其俗之不同也舊矣皇朝區宇之廣鴻濛以來所未有九州內外靡不臣屬合諸國諸郡而爲一家蓋各從其俗而莫之或同者也建康貳侯沙的公西北貴族其治所至有聲同列嘉之字之曰行之以從中夏之俗夫所貴乎中夏之俗者以周公孔子之禮法可慕也所慕乎周公孔子之禮法者以行之爲貴也慕之切而行不繼則虛文耳尚文而虛不若尚質之實也行之之行既取信於同列行

之之字非直倅其名而已抑亦表其實云爲之書者吳興趙子昂爲之說者臨川吳澄也此則以漢名爲榮既請名人爲之說復請名人爲之書雖非出於君主之賜而出於同人之賜其獎勸蓋在社會不在政府故一方政府以蒙古名賜漢人而熱中利祿者趨之一方社會以漢名贈色目人而醉心文化者亦赴之也

吳文正集卷六又有崇仁縣元侯木撒飛仁甫字說於此義尤顯幾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之意曰崇仁夙稱壯邑生齒之繁習俗之美他縣莫及木撒飛承務郎自州倅陞縣長前時足跡不到江南而涖政以來凡所施設無一不使民悅服咸曰仁哉元侯二三十年所未有也侯慕效華風欲立字以副其名夫字者匪但副其名而已蓋將表其德也於是表其可表之德而字之曰仁甫喜崇仁縣之得此仁侯也木撒飛純然爲一回教人名因其治化之美而

以中國之唯一美詞字之褒之也

同集同卷又有玉元鼎字說元鼎一學者蓋先有漢名而欲就其名以取得訓誨之義亦近取諸身之法也澄之言曰學者阿魯丁以玉氏以元鼎字其先西域人也始祖玉速阿剌從太祖皇帝出征爲勳舊世臣名載國史今其苗裔乃能學於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可謂有光其先者矣以其字而請教訓之辭予語之曰鼎者重大之器其在於易巽下離上之卦爲鼎蓋取卑遜於內文明於外之義卑遜者進德之基文明者進學之驗進德在於克己進學在於窮理元鼎讀大學論語其習所謂窮理克己實用其力而已筆之爲元鼎字說以贈此則望文生義而致勸勉之詞者也

王惲秋澗集四六亦有西域人字說而皆以英甫字之其一爲忽治中名字說曰予官御史時聞今治中別乘合剌思憙功名樂善言

而與士君子游至元壬申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懽一日請名於予君姓忽氏蓋父字也世爲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於乾兌之間其人多沈潛剛克內明而外毅吾子秉彝奇特表著於一時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於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

其二爲米少尹名字說曰劍倅米君世爲西域人性開敏樂於爲善子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闓闓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爲而發故字曰英甫末署庚寅九月十二日至元庚寅上距至元壬申凡十八年而兩西域人先後求名皆以英甫字之未知其偶合耶抑以爲同是西域人特取前時所以字西域人者字之耶

許有壬至正集六五亦有西域人字說其一爲敏思永字說曰西域生敏大父嘗持憲數道世賞在敏自以年未及學未充也日種學績文非儒生不交執綺氣習濯刮殆盡予與其外舅和叔監郡遊時從過予俾賦詩每俄頃成且清麗不苟暇日請曰敏幸承下風昆季爲華學率以思冠其字先生幸字之予觀世之人習於近而不究其遠狃於短而不求其長天下之通患也若世家子則此疾尤痼蓋不知思永之過也書不云乎慎厥身修思永故從其昆季之以思爲字也而以思永字之凡元人所謂執綺氣習者大抵指武功起家之色目人而言未有指以詩書致卿相之漢人也故其人多不學而敏則盡反其故習非儒生不交可謂有華學之癖者矣

其二爲丁慎之字說丁慎之者中書省玉典赤玉典赤者服役人也非勳閥而執賤役無所謂執綺氣習矣而習聞諸先生緒論亦

愛慕華風許有壬曰中書玉典赤從予最久者西域札馬魯丁慎而寡言若詩書漸習之有素者再拜請曰細人世西域而生中國又得親公之教幸閔而訓之字得服以自勵予素愛其人且服役幾年所直幾官而獨有見於吾輩其可進也於是卽其人之長字之曰慎之且語之曰若知慎之爲義乎慎於言而言無過慎於行而行無失無所往而不慎則將進乎善而爲成德之君子矣慎之其益慎之哉

王沂伊濱集十七亦有西域人怯里木丁字說以玉爲西方之物遂取以名其人不知古所謂出玉之國實指于闐于闐在葱嶺以東其去波斯大食尚較去中國爲遠也曰監深州郡怯里木丁西域人世居什納什勒國唐初西域主阿喇愈氏始用其國言撰字修書以教其人怯里木丁之先有能通其書與字者故因其地而賜

姓什納什勒國初天戈西指其四世祖某以技藝故得從中原占籍趙之中山監郡君與其弟舍克布問名與字於余史稱漢使通西域采玉石以歸然則玉故西方之物也什納什勒氏爲西域之鉅族必知玉之所以爲貴故余名監郡君曰瓚字之曰清之名舍克布曰璋字之曰敬之夫思其名之貴則知其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知所以全其美矣

凡此皆西域人之喜有漢名者也喜有漢名之不已又從而爲之說一人爲之說之不已更有以其名字爲題遍徵當世士大夫詩文以爲樂者此眞西域人愛慕華風之太過者也

陳基夷白齋稿外集卷下有書太古字說後一篇云河東運使高昌拜住公字太古中朝諸名公爲文爲詩以發明其義無餘蘊矣復俾某一言以申其說則太古字說當不止一篇矣吾所見者有宋

裴燕石集十三篇曰監察御史高昌拜住字太古諗予曰朋友命以字舊矣君文人幸衍其義教我予辭曰予不啻不文且有疑焉太古當泰定初丞祕書監予嘗備員典校時相先後未始識其人然聞公卿大夫士交口薦譽者十有五年矣其言曰太古不崖岸不睢盱不陷穽機巧眞淳樸茂洞達樂易今乃識其人服用冠佩車馬屋室殊非洪荒之世大庭赫胥之民無標枝野鹿之態或者哂曰子論人以心乎顧以迹乎不崖岸不睢盱不陷穽機巧眞淳樸茂洞達樂易者爲今人乎爲古人乎予斂衽歎服其言之能釋予疑遂志之爲太古字說觀此則太古之神情如繪矣蓋明明一西域人而愛慕華風者也是不啻太古之像贊也

然此所論特名字耳西域人於名字上效漢人加姓亦當時風尚燕石集卷五有太學生劉君定挽詩原注云君定西域人延祐七年中大都鄉試石田集卷九有送李公敏之官序云余在河南郎聞于閩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明史一七有趙榮傳云其先西域人此西域人之加漢姓者也然種人加漢姓當時學者實反對之劉因靜修文集十九有古里氏名字序一篇發表其極端反對之論至將古里氏數世稱吳之例推翻之而復乎古里此則講學家之矯情奪理者也其言曰吳景初請予制其子名自敘其爲女眞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眞諸姓各就其近似者易從中國姓故古里氏例稱吳已數世矣予聞之大以爲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有所受而傳之子孫其脈絡截然有不敢毫髮亂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絕本根附於他裔顧乃因仍苟且徇於流俗而不恤彼兒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以爲問乎今先爲正其姓然後名其子承字之延伯蓋示其不忘所天而且有所貽也夫吳景初所請者名耳

而劉因乃推翻其姓何以爲情古里氏是女眞非色目女眞在元本與漢人同列其改漢姓猶不可況色目乎劉因之說若行則馬祖常趙世延等皆須去漢姓然祖常世延等之漢姓可去魏書官氏志所載元魏以來種人所改之漢姓何從而去之種族狹隘之見不應出於大一統之時劉因之反對種人冒漢姓防種族混合耳然種族混合於人類社會之進化爲害爲利必有能言之者後來吳海又持反對漢人冒國姓之論其用意與劉因正同

吳海聞過齋集卷一有王氏家譜敘曰河西古諸羌宋李元昊據之爲邊患相繼用兵士自陷沒者雜爲夏人元初得天下賜姓唐兀氏俾附國籍次蒙古一等河西而仕宦者皆舍舊氏用新氏國家尚寬厚雖占舊氏不禁然能存者僅一二數今福建江西行省郎中王君翰先世齊人沒元吳者迺冠舊氏名上一日出家譜相示

自會祖以來皆著私名而以河西名綴其意謂新氏迺天子所命而不敢違舊氏乃祖宗所傳而不可棄故兼錄之噫世薄俗漓人惟功利之趨固有自毀其祖而冒國籍以求仕之顯者安有既授賜姓猶不忍舍其舊乎吾閱是譜不覺爲之感歎彼自棄其祖者使得觀是譜而能動心焉庶亦可改也

雖然以名爲姓古所恆有貫雲石以父名首字爲姓薩都剌以自名首字爲姓而稱薩氏子焉不獨色目人如此凡無氏姓之種人胥如此揭傒斯文安集卷九有送變元溥序云廬州舒城長變元溥蒙古人名變理普化無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稱謂今天下之通俗也可見以名爲姓實一極自然之稱謂無得而議者

程鉅夫雪樓集卷十五有里氏慶源圖引述里氏定姓之由可以推知

西域各姓皆有慕乎中華氏族之制而效之者也曰氏族之制所以定親疏別嫌疑厚人倫也西北諸公以名稱相呼以部落爲屬傳久而差失眞尤甚此里氏慶源圖之所以作乎里氏者隆禧院使約著所自氏也按里氏世高昌人其俗大抵與諸國類又世蹂金革雖豪士大族能自系其所自出者無幾惟里氏世仕其國爲大官自大父撒吉思仗義歸朝佐定中夏其後列朝班寄方伯者六十人亦既盛矣而隆禧君大懼世代日益遠生齒日益衆無命氏以相別終亦茫唐杳眇不可知而已乃以身事本朝者實自大父始而大父之名從世俗書有從土從田之文考若伯考之名皆有里字而春秋有里氏遂自氏曰里氏又遡而求之定其可知者至于今九世系以爲譜號曰里氏慶源圖而隆禧爲七世云

約著大父爲撒吉思俗書吉從土思從田田土合而爲里望文生

訓故以里爲氏四庫本改撒吉思爲薩奇蘇不獨失其命氏之意且不知從土從田之謂何矣

宋濂鑾坡集卷七有西域浦氏定姓碑文述古今定姓之法尤詳今節錄之亦可見元西域人同化之往迹也曰浦君西域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生剌哲剌哲生道剌沙溥博卽浦君其字爲仲淵性穎悟從名師傳通毛氏箋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嘉興遂占籍焉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昔者代北羣英隨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辭而其他遵用夏法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

變通云者卽同化也溥博明係回回人其兄名道剌沙尤爲元代回回人習用之名至溥博而字仲淵則明明取中庸溥博淵泉之義復通詩毛氏箋則彬彬乎進文明之域矣彼拘守常義謂我先祖未之能行者凡變一法革一俗必有同類阻撓之力無古今中外皆然浦氏定姓不能獨免故宋濂奬之宋濂之識過劉因遠矣

二　西域人喪葬效華俗

凱霖　丁鶴年　廉希憲

趙世延　別的因　也黑迭兒部人

畏吾兒喪事體例　禁色目人效漢法丁憂

人類社會最大之禮制莫過於喪葬然考元人喪葬較考元人名氏爲難因宋元人習慣喜求人爲名字說故易於考見而闕於喪葬之記載則諸家著述極稀許有壬至正集五有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言凱霖一家改革舊俗事甚詳名氏喪葬均改從華俗而不恤凱霖兄弟交許有壬久故有壬備知之其言曰公諱哈只哈心阿魯渾氏西域人隸王旭列邸王邸在極西遣公入覲計事公夙慕中土挈家行初至和林元帥荀公奇之妻以女生二子長阿合馬次阿散麥砧哈檐西域名族念公賢贅阿散其家生二子長暗都剌次凱霖暗都剌兄弟鞠於外家攻儒書既長益習禮訓謀於師友曰古之姓或官或封無常也吾其從祖母之荀乎遂姓荀氏又曰我兄弟讀書學禮無名字其可名則不敢忘吾先而字則從華可也於是師友相與字暗都剌曰平叔凱霖曰和叔此言凱

霖兄弟名氏改從華俗之經過也又云和叔寶慶路邵陽縣達魯花赤移彰德路臨漳縣更移安陽愛其山水思妥其先卜地司空村有飄風旋塵爲渦導馬首者七衆皆見之下馬默禱若吾祖考宜此地當止風即泯買而爲兆域遷祖考妣考妣兄以泰定四年二月葬焉以公西來而爲使也表之曰西使之阡嫂姪繼母弟相繼沒俱祔焉又云我元始征西北諸國西域最先內附故其國人柄用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域區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然而求其善變者則無幾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國俗是泥也和叔則曰予非敢變予俗而取擯於同類也其戾於道者變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與居也予非樂於異吾俗而求合於是也居是而有見也亦惟擇其是者而從焉自吾祖爲使而入中國委骨於是若薛書禮樂吾其可不從乎俗之不同理之頓異吾其可從乎於戲若和叔者孟子所謂善變者也其俗不銘而銘其先其俗墓近人而必遠五害此其變之小者也此言凱霖遷葬其先人改從華俗之經過也凱霖實回回人其善變華俗如此其持論之平允和藹又如此字曰和叔宜矣

凱霖而後西域人喪葬改從華俗最著者爲丁鶴年戴良高士傳云九靈山房集十九鶴年父武昌公死時鶴年年甫十二已屹然如成人其俗素短喪鶴年以爲非古制乃服斬衰三年及夫人捐館舍鶴年哀毀盡瘠鹽酪不入口者五年此言鶴年喪制從華俗也烏斯道丁孝子傳春草齋集卷七言鶴年避地二十餘年兵後還武昌訪生母葬地自秋至冬徧詢莫知者鶴年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報拜至七日夜夢母氏出高堂中以懼即寤晨起鄰老楊重者至云吾昨夜夢子之母氏堂宇間自內出以酒肉見賜鶴年以

夢母氏與鄰老同試即其地物色之見平陸土有陷下者意謂吾聞母葬時無棺槨上覆敗舟板人與板腐盡乃爾遂陳酒肉以祭祭畢廝其土骨果見然恐他墓偶有同者復嚙指血骨上良久拔去血骨通變黃色乃收骨棺斂葬是鄉鶴年廬墓終身一時論者咸稱爲孝子此言鶴年葬法從華俗也作母主以拜陳酒肉以祭皆漢法非回回法血骨棺斂亦華俗非回回俗至於夢示葬處與凱霖之風導馬首同爲吾國說部習見之詞調足見其受印象於華俗者深也

然三年之喪及丁憂之制元初西域人已有行之者不自鶴年等始也元史一二六兼希憲傳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

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又卷一八〇趙世延傳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艱不赴府丁憂之制尚未著爲令甲也然廉希憲趙世延已自行之元典章吏部五官吏丁憂終制敘仕條載大德八年詔書曰三年之喪古今通制今後除應當怯薛人員征戍軍官外其餘官吏父母喪亡丁憂終制方許敘仕是大德八年以前實無丁憂限制也故元史卷一七八梁曾傳云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此漢人自請如禮也廉希憲趙世延非漢人而亦熱心古禮且元制凡關於中國禮俗之事必令蒙古色目人除外無限制之者元史卷八三選舉志大德二年詔凡值喪除蒙古色目人員各從本俗外管軍官並朝廷職不可曠者不拘此例斤斤然唯恐漢法之拘束之而廉希憲

趙世延乃樂於受古禮之拘束此猶謂文人曾讀孔氏書者然耳而亦有非文人而用中國禮者據黃溍金華集卷二八答祿乃蠻氏先塋碑乃蠻曲出祿後人有別的因者至元間爲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居喪用中國禮黃溍稱之曰公之至孝出於天性蓋北方喪禮極簡無衰麻哭踊之節葬則刻木爲棺不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從吉據碑張夫人之卒在至元二十一年時三年之喪未定而別的因自行之可見其受華化甚早也別的因元史一二一有傳而不言其居喪用中國禮

又有一事足證元時西域人模倣中國習俗應有盡有前吾聞天主教人有不滿於利瑪竇者謂其京師阜成門外葬地有翁仲等供地下之驅遣幸拳匪來始發其覆吾初疑其誣衊利瑪竇過甚及見歐陽玄所爲馬合馬沙碑圭齋集卷九乃信天下事無奇不有有非思想所能及者馬合馬沙之父也黑迭兒建築燕京宮城已詳美術篇碑稱也黑迭兒以修築宮城有功部人鑿石作像整齊威肖設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謀棄隱處世祖夜夢也黑迭兒若有愬事狀如生平明發召詰其家以像事告亟命止之斯事也與天主教人誣利瑪竇之事甚相類也黑迭兒爲回回教徒回回教之厭惡偶像比天主教過無不及而也黑迭兒之墓舍竟有石像焉此石像非出於華人而出於部人歸出於部人而其子馬合馬沙任之尤奇焉特原碑所稱亟命止之者止而不設乎抑止而不棄乎部人設置之族屬謀棄之也黑迭兒之示夢取何態度歐陽玄文不明瞭若也黑迭兒而不欲棄此石像也則眞死心於中國化者矣即也黑迭兒而欲棄此石像然其部人已設置之亦可

表示其部人之中國化

尚有其他方法足證元時西域人喪葬有效漢俗者一元典章禮部二有畏吾兒喪事體例禁止畏吾兒效漢兒體例必其有所效而後有所禁也其條文有云

休似漢兒體例行者搭麻花掛孝穿圍頭都休穿帶者燒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樣包裹者休煖墓兒者休引靈者或是揀莫那個七條裏休依漢兒體例紙做來的金銀紙房紙人紙馬禊子休做者

又云中書省劄付畏吾兒田地裏從在先傳留下底各自體例有來這漢兒田地裏的眾畏吾兒每喪事體例有呵自已體例落後了隨着漢兒體例又喪事多宰殺做來的勾當每上位聽得上頭帖薛不速蠻也喪事裏依各自體例行有從今已後這漢兒田地

裏底眾畏吾兒每喪事裏只依在先自己體例行者漢兒體例休隨者

漢兒田地裏的畏吾兒即雜居漢地之畏吾兒畏吾兒雜居漢地即沾被漢化雖有此反覆叮嚀之禁戒奈眾楚人咻之何帖薛謂基督教徒至元辨僞錄卷三所謂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迭屑即帖薛彌失訶近譯彌賽亞也不速蠻謂回教徒長春西遊記卷上所謂至阿里馬城鋪速滿國王領諸部人來迎鋪速滿即不速蠻或作木速兒蠻也

二元史三十泰定帝紀致和元年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兒倒剌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丁憂之制本蒙古色目人除外其後蒙古色目人效漢法者眾塔失帖木兒代表蒙古人倒剌沙以回回代表色目人各欲限制其本俗然流風所被莫

之能禦也元史三十二文宗紀天曆元年即致和元年十二月戊午詔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此即取銷四月時倒剌沙之議文宗黨深惡泰定黨故特反其所爲然亦因效漢法者慣例已成除名不勝除不若聽之爲便元史八十三選舉志天曆二年詔官吏丁憂各依本俗蒙古色目倣效漢人者不用部議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此與文宗紀所記本同一事特詳略稍殊彼云天曆元年此云天曆二年因天曆元年十二月己丑朔十二月戊午除夕也故選舉志繫之二年不用部議者不除其名聽其自便也不啻明許之矣

王禮麟原集卷六有義塚記一篇言西域人以中國爲樂土而不肯西歸其詞曰義塚者何西域氏族塋也營之者誰吉安達魯花赤也于是可知混一之盛矣何也西域之于中夏言語嗜欲殊焉雖漢唐以來婚媾有之然各懷舊族不能雜處他土顧安有生西域而葬江南者惟我皇元肇基龍朔掃業垂統之際西域與有勞焉洎于世祖皇帝四海爲家聲教漸被無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來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學于南夏樂江湖而忘鄉國者眾矣歲久家成日暮途遠尚何屑屑首丘之義乎嗚呼一視同仁未有盛于今日也首丘之義不顧尚何論乎葬儀恐從華俗者眾矣

三 西域人祠祭效華俗

馬慶祥襄忠廟　馬合麻生祠

凱霖五龍廟　馬合謨白龍潭廟

答失蠻靈隱寺佛像

古者有功於民則祀建祠造像所以崇德報功其爲用與今之鑄

銅像立紀念碑者無異或一鄉一族中不能不有一公共聚會之場於是立廟建祠置彼此所共崇拜古先之像或主於其中以伸景仰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愚者爲之則信偶像之有靈有向之禱祀邀福者矣一神教徒所以以拜偶像爲大戒而不容此等祠宇之存在也然此特末流之失耳與有功於民則祀之初旨何關今人遊建國偉人銅像之旁免冠致敬瞻仰徘徊而不忍去又胡爲者不能以習俗儀節之不同遂謂露天矗立之銅像爲優而廟貌森嚴之偶像爲劣也明乎此可以與言元時西域人闢於祠祭之觀念

始吾讀元遺山集二七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知爲馬祖常之高祖馬慶祥固明明基督教世家也說見儒學篇而馬慶祥沒後金人爲立像於京襄忠廟歲時致祭吾極疑之以爲不應以此施之基督徒

既而思之立像猶鑄銅像耳歲時致祭紀念云爾所異乎銅像者廟祀而已有何不可及讀周霆震石初集卷七又有義兵萬戶馬合麻安塘生祠記始知元人對於回教徒亦以此施之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也其詞曰今義兵萬戶馬合麻公致遠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以蔭補官授廬陵井岡巡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溫厚和平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凜然不可毫髮忤臨危涉險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蓋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察夫天理民彝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滸以繫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張益州畫像之彷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雖公之德業聞望不繫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誠則必因祠以

著

此文最能代表中國人所以立廟建祠之故與一神教徒所排斥之偶像其性質絕對不同所謂甘棠之思感慕之誠純爲紀念性質何嘗有絲毫邀恩祈福之意此而不許非人情也回教徒惡偶像比基督教徒尤甚今安塘人乃以施之回教徒未聞馬合麻有拒絕之詞也以較也黑迭兒墓舍之石像又進一步矣因彼之像在翁仲而此之祠在本身也以較馬慶祥汴京之襄忠廟亦進一步矣因彼之廟在死後而此之祠在生前也然此皆受人祠祭者耳猶可謂其權不操諸己也更有致祭於羣祀者在元西域人中亦恆見之奇其出於基督教及回教徒也是真深染中華習俗者矣馬祖常石田集有陪可用中議祠星於天寶宮詩薛漢宗海集又有送馬少卿伯庸南祀嵩恆淮瀆詩固已絕非基督教世家所宜有矣然其他詩文集中如此類題尚眾且或出於回教徒不勝引年前基督教徒李和以不肯祭關岳去官吾在教部時嘗值丁祭辭不與也夫嵩恆淮瀆爲古諸侯所祭載在典禮馬祖常既歸儒宜可往祭然有事不師古迹涉荒唐非佛非儒等於迷信者亦時見有一神教徒隨俗祭之奇也今舉安陽金石錄卷十五龍廟白龍潭二碑以著其例

五龍廟碑爲許有壬撰其略曰彰德路安陽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瀦而後泄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言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蹟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爲象設爾以其禱之屢孚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同知阿藍判官毛剌眞嘗修其廢築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苗盡槁荀公曰五龍廟效靈自

昔協恭精禱神其憫乎於是率僚屬齋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乃起是夕微雨越翌日雨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浡而興市之閉遏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訛言以寂豐凶笑顰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神貺以達邦君之休原案碑久毀沒今據至正集五補入凱霖即前章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之凱霖固明明回教徒也五龍云云與舊約書中以色列人之金牛犢何異而凱霖竟隨俗祭之出於中國官吏不奇出於其他西域官吏亦不奇出於回回教世家之官吏則奇習俗移人抑官守有限也

白龍潭廟碑爲王博文撰並書其略曰距城西南二十里播流村有白龍潭者叢祠蔚然其水不經見其詳不得而攷焉故老相傳中有神物居之頃年旱暵有禱輒應泰定丙寅燕人馬合謨來守

是邦越明年丁卯秋旱禱而果雨遂割俸金一新廟貌所以答神貺也又明年戊辰實致和改元正月不雨至六月寒陽肆凶麥無完穗太守有憂之躬率僚屬絕葷茹去市廛徒步而詣所謂白龍潭者卽事之始先以絳帕罨二瓶置香案謂之請聖水得請則水滿其瓶不得請則瓶空如故於是祝禱如儀肅拜無算未幾瓶中水滿而絳帕不濡舉水以歸崇奉惟謹居二日陰雲四合而雨乃大作槁苗浡興人心枚寧歲號小稔嗚呼龍固靈物也不有僉判等之精誠無以見其神異不有太守閔農憂無以盡其虔禱之勞太守固賢二千石不有視民如傷之心無以回天地之和氣嗚呼盛矣哉

原案碑亦佚据鄴乘刪節本補入碑所云云實爲神話而太守之虔禱乃出於精誠吾不知其信仰改變之心理若何道光廣東通

志二四宦績錄有馬合謨字端卿回回人後至元三年爲海北海南廉訪司副使重農勸學夏旱祈禱令儒生齋戒集文廟誦雲漢之詩告祝懇至卽日大雨與守安陽之馬合謨事極相類名適相同未識是否一人而中華習俗之移人眞有可驚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吾見今一神教徒之躋登顯要輒改其故步亦可持此解嘲乎其他元代祠廟碑刻中之西域人題名不勝枚舉大抵一廟一碑之立凡官於斯土者例得列名碑陰不論其與本身之信仰若何也攈古錄十八載山東臨朐縣碑刻有沂山東鎮廟祭春記爲至大四年馬合麻撰並書皆西域人祠祭之效華俗者前清時回回教徒有官至三品卽須反教之謠吾聞而疑之綜觀以上事實其說不爲無因歟

兩浙金石志卷十五 有元答失蠻重裝佛像記云靈隱禪寺伏承大功德主江浙等處行省口口左丞相答失蠻布施金子彩色重裝佛國山諸佛菩薩聖像所集洪因端爲祝延皇帝萬歲至大三年九月日住持僧正傳謹題記在西湖飛來峰摩崖正書字徑一寸答失蠻元史無傳然以答失蠻爲名當爲回教徒重裝佛像何事而可出於回教徒者元史武宗紀載至大三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江浙省丞相答失蠻于天壽節日毆其平章政事孛蘭奚事屬不敬云云與此題記年月正合是答失蠻一面出資重裝佛像一面於大庭廣衆中毆人亦元西域人之特色出於鉅官載之正史均可爲發噱者也

四 西域人居處效華俗

馬祖常石田山房　余闕青陽山房

張閒益清堂　馬季子懷靜軒

斡朵忽都魯忠順堂　守中霜月軒

錢寶臣容膝軒　答里麻識理一清堂

買閭一樂堂　偰公遠近思齋

仲禮九思堂　薩德彌寶瑞竹堂

顏子中池亭　偰玉立絳守居園池

舍甫剌丁池圃　答彥修雲溪小象

居處能表現人之精神簞瓢陋巷顏子樂之環堵蕭然五柳先生晏如也然此非所論於元西域人因元西域人豐裕者多貧乏者寡無論如何不致有環堵蕭然之景況也惟名園別墅則有之此唐風也自唐以來莊園之風極盛離宮別館棟棟相望風氣所趨西域人亦競相倣效此其故半因豪富半因愛慕華風治乎建置既繁題榜署名輒相因襲王士點禁扁之作卽所以標異避同其

盛可想也

馬祖常於淮南築別業名石田山房自爲圖記石田集附錄指韻求詩其詞有曰屋側有崇丘可五七丈溪水傍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薈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時里鄰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貰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夏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此馬祖常之所居以山房爲名而以耕讀相標榜也

余闕亦於淮西築別業名青陽山房儲書其中屬新安程文爲之記青陽集附錄曰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爲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卻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

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仕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此始有青陽山房之名此余闕之所居以山房爲名而以耕讀相標榜也

山房之名宋始有之大抵爲山居讀書之所蘇軾東坡文集五有李君山房記云李公擇少時讀書廬山白石菴公擇既去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九千餘卷不藏於家而藏於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宋史四一六曹幽傳幽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是山房者實合行藏書以供人就讀之意馬祖常余闕以是名其居猶是宋人遺俗也

張閭有益清堂迺賢金臺集卷一題益清堂詩序云閩海憲使合魯桓穆公歸休嵩山之下鑿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處之堂曰愛

遺公沒堂池逮廢其孫國子生張閭伯高謙恭好學思繼先志乃復增葺而新之國子先生陳伯敷易其名曰益清伯高謂余曰與君世寓南陽且支裔聯屬不可無作因賦律詩十有四韻以復其命有吾宗多秀發公子獨清修之句張閭之張漢姓也不有此序孰知其與迺賢同宗今以益清名其堂蓋有取於愈進文明去舊俗愈遠之意乎

然亦有雖進文明而不忘舊俗者馬祖常之從子馬季子是也馬季子有懷靜軒王逢梧溪集卷四下題懷靜軒詩序云懷靜軒者居延馬季子之所搠也季子之先曰月哥曰理朮自雍古部族居靜州天山一傳爲習禮吉思仕金死節二傳爲月忽那從世皇南征以勞拜禮部尚書三傳爲世昌四傳爲禮五傳爲祖中仲氏祖常六傳爲季子居於崧之竹岡軒以懷靜名示不忘本也

靜者靜州馬季子祖所居也元時西域世族類能以詩書化其樸野其祖若父雖起家甲冑一二傳即沾被華風其舊俗譬之江河中國文明則海也海無所不容故無所不化而其所以能化之速者首由物質供給之豐腴而詩書禮義隨其後所謂衣食足則禮義興也

斡朵忽都魯有忠順堂劉敏中中菴集元刻本卷廿三云高唐監郡斡朵忽都魯系出西城四庫本卷三作域讀書樂善士夫稱之兄弟六人而君爲季其父獨以君襲是職監郡凡三世矣作忠順堂居之因郡人元恆齋正卿來徵言贈以二詩有系族來何遠文儒風所就之句元恆齋爲高唐王閣里吉思客斡朵忽都魯爲高唐王屬吏忠順堂者其讀書宴客之所也中菴集十四又有樗亭銘四庫本十九注云爲回紇人作然則樗亭者亦回紇人之中國建築歟

守中有霜月軒王毅木訥齋集卷一有霜月軒詩序云高昌守中榜其讀書之室曰霜月軒求予敘其卷端守中無亦操履嚴潔有似于霜心術光輝有似于月故名其軒以見志邪守中家世顯榮德性謙退謝綺紈之習敦詩書之好予愛其德由是而勖之則將凜凜乎其有守昭昭乎其有見內夜讀書軒中庶幾斯名之稱情也

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

答里麻識理有一清堂舒頤貞素齋集卷一有一清堂記云前江淮知府理侯來宰吾邑（績溪）官安而吏多暇築堂於寓舍之隙爲燕息之所扁曰一清侯高昌人也仕於南國歷年多見世之汨泥揚波者眾懼辱於已乃棄大府而僻壤是依潔身治事若甚宜之扁堂曰清侯之心可見矣

買閭有一樂堂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梧溪集卷五有懷哲操序云懷哲美買閭教授敬親愛弟也惟敬愛也不以禍亂窮將少渝焉搆堂名一樂前朝儒公卿頌述備至而琴操缺遺故予補之云

偰公遠有近思齋孔子曰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鄭元祐僑吳集卷七有近思齋箴注曰爲高昌偰公遠作有聖徒示訓在思之近譬則升階斂步而進級盡一級學博理窮篤志切問仁在其中之句

仲禮有九思堂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趙汸東山存稿卷四九思堂記云九思堂者高昌仲禮公閒居之所也至正十一年冬公涖兩浙鹽政命前所治邑休寧諸生趙汸爲文以記之汸聞諸君子一言而可決天理人欲之幾者曰思而已故吾夫子之教欲人卽身心日用以愼夫所宜思其目雖九而思則一公能取之以名其堂信乎知所先務者矣

薩德彌實有瑞竹堂吳澄文正集卷十三有瑞竹堂經驗方序云盱江郡侯莅官餘暇注意於醫藥方書之事遇有得必藏之積久彌富題曰瑞竹堂經驗方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侯插竹爲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

瑞竹堂經驗方今不傳所傳者淸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固中國藥方而非西域藥方也（元有回回藥方院）可見元時西域人居處服食無所往而不華化矣

此外建築物之見於儒學篇者有闕里吉思之萬卷堂回回之時齋見於文學篇者有察罕之白雲山別墅皆西域人佳構之慕效華風者文學篇又稱伯顏子中卜居進賢之北山躬自創竹屋三

間讀書其中讀元詩選劉聞容窗集有詠顏子中池亭二首猶可想見其風景詩云

池淨天容湛窗虛水氣通遠山來戶外飛雨灑亭中薜荔含朝景蒹葭集晚風平生江海念相對興無窮

種樹年年長開窗面面涼雨苔生砌綠秋葉墮池黃得句閑拈筆拋書懶近牀旅懷隨所至誰復計行藏

其風景固江南風景也元詩選偰玉立世玉集有絳守居園池詩序云乙酉之秋七月既望余自河中讞獄還司過絳登守居園池昔日亭墅悉已埋沒獨洞涇亭花萼堂復搆以還舊觀流泉蓮沼猶仍故焉堤柳陰翳逕花鮮妍庭竹數竿清風泠然有塵外之思卽事賦詩云云

偰玉立以一摩尼教世家（見儒學篇）對於古人遺蹟加意保存發爲詠

歌寄其遐想如此此又西域人之愛慕林泉者也林泉之好爲人類所共不能謂爲中華所獨然元西域人率以武功起家其性質宜與林泉不相近而有時飄然物外輒令人神往不料其爲西域人者不得不謂之華風阮元兩浙金石志十六有舍剌甫丁墓碣爲泰定元年物得諸南屏山麓無額上刻雲月之形雲月形者回回教徽號卽今新月旗也碑稱公以伯顏丞相薦充嘉興上海縣達魯花赤累調紹興之山陰衢之常山建康之句容過化之地皆有恩澤及民乃急流勇退隱居于杭之豐樂橋東築池圃植花竹爲高世避賢之舉以禮義教子孫以詩酒交親友視富貴如浮雲得逍遙物外意易所謂知進退存亡者公有之云以至治三年卒年七十有四子五人長木八剌沙次納速魯丁孫三人長阿老丁葬于錢塘之西湖南園

舍剌甫丁爲回回教世家當無疑義惟阮元跋據杭州府志謂其長孫阿老丁曾於文錦坊南建眞教寺俗名禮拜寺則未必然也據西湖遊覽志十八眞教寺爲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今碑稱舍剌甫丁卒於至治三年是眞教寺之建在舍剌甫丁未卒前七八年阿老丁爲舍剌甫丁長孫時年當未滿三十未必可稱爲回回大師且祖若父並存卽有建白亦未必自居其名則建眞教之阿老丁當另一人也不能以其同名而一之因西域人同名者衆也

回回教世家有高致不減舍剌甫丁而爲同時文人所稱慕者有答失蠻彥修彥修於至正十年爲祕書少監危素說學齋集卷四有雲松隱者圖序云雲松隱者西域彥修君之別號也彥修世胄高顯蚤游成均歷官清要襟度夷雅恬淡自得居京師修文坊恆杜門卻掃惜詩書文藝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花美木往往而見徒以縻於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足圖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窺其高致哉

何以知爲答失蠻則以李士瞻經濟集卷六有甲午歲題江漢王粲樓和答石蠻彥修韻一首甲午爲至正十四年故知其爲雲松隱者之彥修也許有壬至正集六七又有答失蠻彥修雲溪小象贊尤具有出塵之想蓋涵煦百年而北鄙殺伐之聲絕響矣其詞曰

厭膏粱之腴而采山釣魚含鮮華之服而博帶長裾拂朝市之塵而居巖壑之僻刷貴介之習而爲山澤之臞栖神於濟泊游心乎詩書長松蔭庭春酒在壺人間富貴之樂有及此迂疏者乎政恐不免於用世而亦將爲一琴一鶴之徒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十謂元季士夫風雅相尚豈獨中國士夫西域士夫其高致不讓華人也丁復檜亭集卷八有送答彥修御史調西臺詩答卽答失蠻之簡稱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七

新會 陳垣 援菴

女學篇

一 西域婦女華化先導

李舜絃

一代之史一方之志卷末必附列女今言西域人華化不可不於婦女求之始元西域人華化考成王國維英斂之二先生先後告我以前蜀李珣事據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二何光遠鑑誡錄卷四均稱珣爲土生波斯有詩名所著有瓊瑤集可補吾西域人華化先導一節吾因李珣而聯想及王衍昭儀李舜絃舜絃李珣妹全唐詩第十一函有李舜絃詩楊慎詞品云王衍昭儀李舜絃饒詞藻有鴛鴦瓦上一首誤入花蕊夫人集詞云鴛鴦瓦上瞥然聲晝

寢宮娥夢裏驚元是我王金彈子海棠花下打荒鶯一作王建詩全唐詩又作王衍宮人李玉簫詩然無論此詩爲誰作李舜絃固以波斯女而能詩也圖繪寶鑑卷二言李夫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窗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云是李舜絃復以波斯女而能畫也李珣可爲元西域人華化之先導李舜絃可爲元西域婦女華化之先導矣

二 西域婦女之華學

趙世延女 貫雲石女 偰哲篤妻

丁鶴年姊 鐵鉉二女

前美術篇引書史會要補遺有趙夫人鸞中書平章世延女中書參政許有壬室能琴書善筆札云云應詳求趙夫人歷史至正集六四有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夫人名定永平人與此雍古部氏絕非一人惟同志未有夫人子燕山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己子一語則此當爲許有壬之繼室安陽金石錄二有魯郡夫人趙氏墓誌銘夫人諱鸞誌中亦有前趙夫人有子曰燕山撫育如己出一語即書史會要所稱道者也據金石錄此石藏小營村民家乾隆二十一年出土字多沒滅今移置許文忠公祠後半截殘闕不完云其文爲陳旅所撰安雅堂集十一載之武億蓋未之見今撮錄以補安陽金石錄之闕文云

中書參知政事安陽許公有壬之夫人趙氏諱鸞字善應魯國公諱世延之女母劉氏魯公本雍古部人繇公業儒始氏趙氏夫人朗惠而厚靜幼時古文歌詩入耳輒能記七歲誦周易書屬對九歲使顏學女事則論語孟子小學書皆成誦矣魯公之平章蜀省

也姦臣以詔逮公繫請室夫人年十三即却葷肉向北斗拜禱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兩目魯公難解目遂明如初魯公文學政事重海內而女又賢明選壻稱難其人初參政以進士廷對魯公爲讀卷官及參政爲兩淮轉運使喪偶且期值魯公還金陵別業因請婚於是夫人歸焉魯公以其能誦易嘗教之筮自廣陵如鄂未至金陵三十里聞魯公與劉夫人偕來筮得觀之益曰納甲法乾宮金用土爲父母陽土伏而不出其飛來者陰土也切身且動吾母其獨來乎已而果然至鄂聞城中火且及所居參政以爲憂筮得坎其占爲傷財夫人曰此則不必以納甲論當冬占火而得坎火能神乎火果止其識類非師傅方册所有者諸陰陽家書皆能通之魯公嘗言吾教之一其自得蓋六七云能琴居五年參政不知偶攜琴自怡夫人始一鼓乃作十餘曲又善筆札皆不自表

禄生長將相家而服食約素遇親舊不擇貴賤一巽抑若寒門女其善行蓋有不可殫言者

自魯公以其能誦易句以下安陽金石錄全闕此文可注意者趙世延本基督教世家予既由種種方法證明其晚年好道隱居金陵之茅山詳佛老篇今此文言其女拜斗善卜通陰陽家言可知世延家學實雜孔老陰陽術數爲一堂色目人沾染華俗之深無逾於此貫雲石晚好浮屠元史本傳一四三據歐陽玄貫公神道碑謂雲石女一人有學識能文章適懷慶路總管段謙名父之女皆慕華學二女可稱無獨有偶

畏吾兒偰氏爲摩尼教世家詳儒學篇孔齊至正直記卷三云高昌偰哲篤世南以儒業起家在江西時兄弟五人同登進士第時人榮之且教子有法爲色目本族之冠其子偰伯僚遜至正五年進士歷

官翰林應奉文字人知偰哲篤教子有法不知非獨哲篤能也其夫人亦賢母也黃溍金華文集三九有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云今吏部尚書偰哲篤公之夫人卒尚書既親志于幽堂其子偰伯僚遜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而上世仕本國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偰氏偰氏本奕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偉吾氏遂爲其國人云

誌中敘夫人事姑教子事甚詳以闕婦德不備述非輕婦德以爲婦德者何族蔑有不得指爲華學本篇所論是華學非婦德也偉吾氏文字與漢文異夫人所習之孝經論語當非畏吾兒文而爲漢文故謂之華學孝經論語或有畏吾兒譯本然女孝經列女傳及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未必有畏吾兒譯本且此諸書即使有畏吾兒譯本而其原本究爲華文故能習此者即謂之華學可見元時華學之廣被且化及西域閨門也

回回教世家丁鶴年前篇論之屢矣丁鶴年以詩名家孰知其幼時所學皆出其姊所口授也鶴年姊名月娥明史列女傳列卷首然不詳其所取在死節與予所取異趣也烏斯道春草齋集卷七有月娥傳較詳明史即本於此今節錄其文如下

月娥者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錄丁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工舉子業月娥隨而誦說通奧義及長歸通甫事上撫下凜如禮法諸婦諸女咸淑其化既而寇羣起據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

城陷月娥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父老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瘞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葬焉題其名曰十節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月娥口授月娥幼名也

十節墓明史作十女墓城陷婦女未必即須死節此亦得諸中華禮教者歟然吾所取者其華學也七修續稿卷五有鐵氏二女詩爲鄧州色目人鐵鉉女鉉革除間參政因忤成祖被誅二女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已而放出各上詩一律謝恩其長詩有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之句傳誦一時事並見震澤紀聞然則元時西域婦女之華學其流風至明未艾也惟錢謙益列朝詩集閏四謂此詩非鐵氏作

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

新會　陳垣　援菴

結論

一　總論元文化

綜計全書所論凡百六十有八人儒學篇三十佛老篇八文學篇五一美術篇三一禮俗篇四一女學篇六去其各篇互見者三十六人尚存百三十二人此百三十二人中有著明部族者有泛稱西域或色目者惜不能一一確指爲今何地然可略分葱嶺東西兩大部列表如下

葱嶺東部　五十六人

唐兀八　畏吾兒十一　回鶻二　高昌十七

北庭一　龜茲一　乃蠻二　合魯二

哈剌魯二　雍古八　斡端一　于闐一

葱嶺西部　六十八人

西域廿三　回回二十　回紇三　答失蠻三

大食二　阿魯渾二　板勒紇城一　康里五

伯牙吾氏一　也里可溫八

其他　八人

朶魯朋族一　尼波羅國一　色目六

其中有一地而二名或一族而數譯者皆用名從主人之例列之如合魯即哈剌魯斡端即于闐回鶻畏吾高昌北庭元人本視爲一回回回紇元人亦視爲一說詳文學篇凡此諸人皆見諸載籍於中國文化有表見者其有載籍不載或載而今已佚或未佚而爲余疏陋所未及見者當不止此蓋自遼金宋偏安後南北隔絕者三百年至元而門戶洞開西北拓地數萬里色目人雜居漢地無禁所有中國之聲明文物一旦盡發無遺西域人羨慕之餘不覺事事爲之倣效且元自延祐肇興科舉每試色目進士少者十餘人多者數十人中間雖經廢罷然舉行者猶十五六科色目人之讀書應試者甚衆馬祖常送李公敏之官序言天子有意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襲書冠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石田集卷九）故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而論世者輕之則以元享國不及百年明人蔽於戰勝餘威輒視如無物加以種族之見橫亙胸中有時雜以嘲戲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外編謂胡元詩人貫雲石薩天錫欲矯宋詩之衰而羶氣乘之云云其一例也清人去元較遠同以異族入主間有一二學者平心靜氣求之則王士禎趙翼兩家之言可參攷也趙翼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元諸帝多不習漢文條云元起朔方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如小雲石海牙孛术魯翀嬰嬰薩都剌等當爲翹楚矣言外頗有不滿於元朝文物之意然同卷又有元季風雅相尚一條云元季士夫好以文墨相尚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雅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嘆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據此則趙翼亦知元人文化不弱且不繫乎政府之提倡第以此歸其功於南宋遺民則遺民何代蔑有須知文化是一事政治又是一事政治之紛擾孰甚於戰國六朝而學術思想之自由亦惟戰國六朝爲最漢唐號稱盛世然學術思想輒統於一尊其成績未必即優於亂世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人

亦行其素焉耳以論元朝爲時不過百年今之所謂元時文化者亦指此西紀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〇年間之中國文化耳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其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且元時並不輕視儒學至大元年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以顏曾思孟配享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又以周程張朱等九人從祀至順元年以董仲舒從祀至正廿一年以楊時李侗等從祀又並不輕視文學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爲忠節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爲文惠昭靈公後至元三年四月且諡杜甫爲文貞其崇尚文儒若此此中消息王士禎參之最透故居易錄卷二之論石田集也則謂元代文章極盛色目人著名者尤多如祖常趙世延輩是也其

論燕石集也卷三則謂此與石田集皆奉旨刊行元時崇文如此或謂九儒十丐當是天曆未行科舉以前語天曆應作延祐九儒十丐之說出於南宋人之詆詞不足爲論據謝枋得送方伯載歸三山序疊山集卷六云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吾人品豈在娼之下丐之上乎此一說也鄭思肖大義略序曰心史下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又一說也然七八之目二說已自不同況謝枋得明謂爲滑稽之雄以儒爲戲者云爾非元制果如是也池北偶談卷七列舉元代色目文人持論至爲平允曰元名臣文士如廉希憲貫雲石畏吾兒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剌色目人也郝天挺朵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人也顏宗道哈剌魯氏人也贍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胄何以過之其所見較趙翼爲獨到予茲所論正與王士禎同也試更進而考察親見元時西域人華化者之言論以完吾說

二　元人眼中西域人之華化

危素　干文傳　戴良

家鉉翁

危素之敘金臺後稿也在至正十一年辛卯其言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西方之國幽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自幽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歟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同紇最先來附至今百有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

往往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句章山水之間其所爲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我朝文化之洽無遠弗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此危素以成周比元而謂其能化行西域也

干文傳之敘鴈門集也在至正十七年丁酉亦以成周之化比元其言曰我元之有天下拓基啟祚皆始於西北去周之邠鎬益遠是以人生其間多質直端重才豐而氣昌觀之馬文清應作貞達兼善嶠子山輩其所爲詩往往宏偉舂容卓然凌於萬物之表可以軼漢唐而闖風雅有周忠厚之氣象爲之一新若吾友薩君天錫亦國之西北人也君幼岐嶷不羣稍長愈穎敏爲文詞雄健倜儻迺遭乎人人嘗出其所作之詩曰鴈門集者見示予得以盡觀周

人忠厚之意具在一掃往宋委靡之弊國家元氣肇自西北以及於天下有源而有委讀是詩者尚有以見之

戴良之敘鶴年吟稿也在至正二十六年丙午說亦云然曰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以與邶鄘曹檜等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而西北諸國如克烈乃蠻也里可溫回回西蕃天竺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蓋不知其幾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

危素干文傳戴良皆南人其人皆生元季其論元人之化洽西域

也同出一詞所謂輿論者非耶元好問生金末元初其所選詩號中州集宋人之留元者有家鉉翁爲題其後文見元文類三八曰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崇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廣地有南北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所爲詩皆采錄不遺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猶吾同國之人胸懷卓犖過人遠甚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此又宋人之先見而其後竟言中者也蓋鉉翁留元十餘年得覩元初人物氣象與宋季之偏激狹隘迥然不同知其後必昌故爲是論豈知不用百載而西北子弟之成就已過乎鉉翁所期也

三　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

漢唐以來翻經沙門傳教教士華文著述眾矣然大抵皆宣揚本教發揮西學之書求可以稱華學者蓋寡元西域人不然百年之間作者至三十餘人著述至八十餘種經史詞章老莊申韓輿地藝術陰陽醫藥之屬無不具且皆華法非西法與徒誇彼善俗思革吾華風者不同此元人特色也元史無藝文志清金門詔倪燦錢大昕諸家補之互有詳略今茲所錄不過西域人之部然已有出諸家補志外者則疏漏仍恐不免姑俟異日續補之

人名	書名	備考
蒲壽成 回回	心泉學詩稿	四庫耕永樂大典本倪志誤以壽成爲壽庚弟

	心泉詩餘	彊村叢書本
嚕嚕 康里	大元通制	刪修人之一見順帝紀三
馬潤 雍古	樵隱集	見清容集馬公神道碑
馬祖常 雍古	英宗實錄	以下六種見元史本傳
	皇圖大訓	
	承華事略	
	列后金鑑	
	千秋記略	
	章疏一卷	又見千頃堂書目
	石田山房集	有影印元四家集本
瞻思大食	帝王心法	以下十四種見本傳
	四書闕疑	

五經思問

奇偶陰陽消息圖

老莊精詣　詣千頃堂書目作語

鎮陽風土記

續東陽志

河防通議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西國圖經

西域異人錄

金哀宗紀

正大諸臣列傳

審聽要訣

文集三十卷

偰玉立 回鶻　世玉集　元詩選

偰百僚遜 回鶻　近思齋逸稿　見千頃堂書目外國類明詩綜九五亦有偰遜詩

泰不華 伯牙吾氏 重類復古編十卷　本傳

顧北集　元詩選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見圭齋集

進宋史表

伯顏師聖 哈剌魯氏　金史　分撰六人之一見進金史表

貫雲石 畏吾兒　直解孝經一卷　本傳

貫公文集　巴西集有序

酸齋文集　千頃堂書目

酸齋集　元詩選

迺賢 合魯氏　河朔訪古記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

金臺集　近日刻元本

金臺後集　說學齋集有序

前岡詩集　見宋元詩會

海雲清嘯集　見千頃堂書目

丁鶴年 回回　丁鶴年集　珊瑚祕室叢書本

丁孝子詩集　藝海珠塵本

皇元風雅　九靈山房集有序與蔣易傳

習等所編同名

趙世延 雍古　經世大典　纂修人之一見元文類經世大典敘錄

風憲宏綱　本傳

余闕 唐兀　五經傳注　本傳

易說五十卷　見九靈山房集余廉公手帖後題

青陽山房集　有四卷五卷六卷八卷各本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見圭齋集

進宋史表

高克恭 西域　房山集　元詩選

高尚書文集　式古堂書考有王士熙跋

高文簡公集七卷　見千頃堂書目

聶古柏　侍郎集　元詩選

斡玉倫徒 唐兀　宋史　分撰廿三人之一見圭齋集

進宋史表

張雄飛唐兀　張雄飛詩集　至正集有序

昂吉唐兀　敬文集　元詩選

伯顏子中西域　子中集　元詩選

薛超吾同鶴　薛昂夫詩集　松雪齋集天下同文集有序

郝天挺朵魯別族　雲南實錄五卷　本傳

辛文房西域　唐詩鼓吹注十卷　通行本

唐才子傳十卷　粵雅堂本日本本近翻元本

披沙集　石田集有題披沙集詩

布都公行狀　見雪樓集布都公察罕父

雅琥也里可溫　正卿集　元詩選曹學佺歷代詩選

薩都剌答失蠻　雁門集　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

薩天錫詩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士禮居藏十卷

集外詩一卷　毛晉刻

薩天錫逸詩　日本刻

西湖十景詞　見元史類編

沙剌班畏吾兒　金史　分撰六人之一見進金史表

廉惠山海牙畏吾兒　遼史　分撰四人之一見進遼史表

仁宗實錄　以下二種見本傳

英宗實錄

孟昉西域　孟待制文集　夾白齋集有序

孟天暐擬古文　燕石集滋溪集有題詞

察罕西域板勒紇　聖武開天記　千頃堂作皇元太祖聖武開天記以下三種均見本傳

紀年纂要　雪樓集有序千頃堂作帝王紀略纂要借月山房重訂本

太宗平金始末

盛熙明鄱陽　法書考八卷　棟亭十二種本

補陀洛迦山考　見普陀山志

薩德彌實　瑞竹堂經驗方　四庫輯永樂大典本吳文正集有序

保八色目　易原奧義一卷　以下三種見四庫總目統名易體川松鄉集有序

周易原旨六卷

周易尚占三卷

戈直　貞觀政要集論十卷　通行本

札馬魯丁西域　萬年曆　見曆志至元四年進

可里馬丁西域　萬年曆　見仁宗紀皇慶二年上

忽思慧　飲膳正要三卷　道園學古錄有序

漢書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金史　元史
元史類編　元史新編　新元史
元書　元史氏族表　補元史藝文志 錢大昕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倪燦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 金門詔
元名臣事略　明史　廿二史考異
廿二史劄記　南唐書　安南志略
至順鎮江志　至正四明續志　西湖游覽志
八閩通志　泉州府志勝　閩書
順治吉安府志　雍正浙江通志　乾隆福建通志
乾隆泉州府志　乾隆濟源縣志　道光廣東通志

道光南海縣志　道光普陀山志　同治欒城縣志
光緒嘉應州志　耶律楚材西游錄　長春眞人西游記
劉郁西使記　張星煥馬可字羅游記譯注
元祕書監志　元典章　兩浙金石志
越中金石志　常山貞石志　安陽金石錄
和林金石錄　和林金石詩　寰宇訪碑錄
補寰宇訪碑錄　攈古錄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陵古金石考　經義考　內閣書目
菉竹堂書目　千頃堂書目　四庫總目提要
宋元學案　書史會要　圖繪寶鑑
畫旨　清河書畫舫　鐵網珊瑚
紀事備考　式古堂書畫彙考　佩文齋書畫譜

三希堂石渠寶笈　元八家法書　茅亭客話
鑑誡錄　玉堂嘉話　困學齋雜錄
研北雜志　山居新話　至正直記
輟耕錄　故宮遺錄　庚申外史
謂言長語　樂郊私語　客座贅語
七修類稿　震澤紀聞　堯山堂外紀
東林雜俎　日知錄　居易錄
池北偶談　香祖筆記　十駕齋養新錄
陔餘叢考　開元釋教錄　至元辨僞錄
茅山志　清河內傳　摩尼教入中國考
元也里可溫教考　蘇軾東坡文集　謝枋得疊山集
鄭思肖心史　丘葵釣磯詩集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元好問遺山文集　陸文圭牆東類稿　鄧文原巴西集
任士林松鄉集　趙孟頫松雪齋集　吳澄文正集
劉因靜修文集　劉將孫養吾齋集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安熙默菴文集　王惲秋澗集　姚燧牧菴集
程鉅夫雪樓集　徐明善芳谷集　袁桷清容居士集
釋大訢蒲室集　侯克中艮齋詩集　劉敏中中菴集
馬祖常石田集　虞集道園學古錄　楊載仲弘集
揭傒斯文安集　丁復檜亭集　王沂伊濱集
黃溍金華文集　歐陽玄圭齋集　柳貫待制集
許有壬至正集　宋褧燕石集　黃鎮成秋聲集
薩都剌雁門集　陳旅安雅堂集　傅若金與礪詩文集
李存俟菴集　蘇天爵滋溪文稿　余闕青陽集

李士瞻經濟集　迺賢金臺集　貢師泰玩齋集
劉仁本羽庭集　陳高不繫舟漁集　張雨句曲外史集
柯九思丹丘生稿　朱德潤存復齋集　鄭元祐僑吳集
吳海聞過齋集　丁鶴年集　舒頔貞素齋集
周霆震石初集　王逢梧溪集　戴良九靈山房集
楊翮佩玉齋類稿　倪瓚清閟閣集　王禮麟原集
趙汸東山存稿　陳基夷白齋稿　王毅木訥齋集
高克恭房山集自此至子中集十二種據元詩選　貫雲石酸齋集
聶古柏侍郎集　雅琥正卿集　劉問容窗集
文矩子方集　倪玉立世玉集　泰不華顧北集
薛漢宗海集　吳克恭寅夫集　昂吉啟文集
伯顏子中集　朱濂學士集　劉基誠意伯集

王禕忠文集　危素說學齋集　烏斯道春草齋集
楊士奇東里集　朱彝尊曝書亭集　王夫之薑齋詩文集
全祖望鮚埼亭集　杭世駿道古堂集　文苑英華
天下同文集　元文類　元風雅
西湖竹枝集　大雅集　玉山名勝集
元音　乾坤清氣集　元詩體要
元人十種詩　宋元詩會　全金詩
御選元詩　元詩選　列朝詩集
明詩綜　甫上耆舊詩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太和正音譜　中原音韻　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元曲選　歸田詩話　詩藪
錄鬼簿　錄鬼簿續編　詞品

清寤齋心賞編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清寤齋心賞編題詞

心神物也不欲其有所馳而不能使之無所寄世間內可驚可愕可欣可艷之事雜陳於前而耳目之變日新人非木石詎能

一無縈念余性迂一切技巧玩好既不解契嗜余性鈍一切篇章藻翰又無能撰結時把一編藉以遣日而性又善忘纔拋卷便如隔世異日偶爾遭值戀不

忍釋如久遊乍歸遇親戚故舊話生平契心事依依不忍捨去則心之欣艷在是而因以寄焉者也夫簡編緗素皆古人精神所寄而余因之以寄余心又寧忍輒相捨去而不時一晤對哉暇日撮其素所欣艷彙之於編即語不必自己出而時時相覯心心相印是亦足以滿志矣世有心余之心者請共賞之

癸酉上元濟南王象晉書於萬

卷樓之清寢齋

瑯琊王氏

清寢齋心賞編目錄

葆生要覽

淑身懿訓

佚老成說

涉世吉術

書室清供

林泉樂事

濟南王象晉畫臣甫輯

葆生要覽

仙經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修眞至要曰精根根而運轉氣默默而徘徊神混混而來往心澄澄而不動○調息以養氣息機以養神減嬪嬪以養壽戒虛詐以養德儉服食以養生（華子心錄）少言語以養內氣寡色慾以養精氣薄滋味以養血氣嚥精液以養臟氣戒嗔怒以養肝

氣美飲食以養胃氣少思慮以養心氣　口中言少心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三少神仙訣了（千金要方）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嚥氣宜常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也（黃庭內經）一日之忌暮勿飽食一月之忌暮勿大醉一歲之忌暮勿遠行（古語）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在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呈羹腹節所受中叟前置辭室內姬釜甑醜下叟前置辭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古樂府）陸五眞云言人者言得者也失者順也夫人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也故鳥之遡風也魚之泝流也皆逆也陰陽家之泝水取逆者迎生氣也易乾下坤上爲泰外出以內離爲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塡離返老復童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總論養生）

西山會眞記曰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蹠鶯於春時自出谷是最貴惟人何不順元陽而收眞炁耶眞炁大運隨五氣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冬在腎小運隨日子在寅內卯在肝午在心酉在肺修眞之士宜以旺日收拾以時補散日聚合時取未有不見功者○神依形而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爲質陽以虛爲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元氣則神守玉皇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至

[illegible]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靈養生家有[illegible]
死則神活曰心死者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
當生而無生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也如曰[illegible]
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illegible]
之所藏者深矣陸平泉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
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
長生訣也嘗考人之一身心腎相去八寸二分心
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
一寸乃水火交構之處名曰規中虛空藏玄元之
氣乃神所居之穴名爲眞人外應兩眼人生則神
存故目光明死則神去故目光滅余幼臨右軍黃
庭帖不解其語亦不知何以名黃庭偶夢羽仙命
予曰黃中色庭虛室比人身丹田之上有一處中
虛之氣導養之可長生余覺而異之後見古集中
黃庭二字亦如此解然則老子玄牝之門其此處
乎何導養家談玄牝者紛紛切也解煙霞集及　四
壁卿談乘
特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過
其性而強爲過耗是以病生一善養生者保守眞元

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眞氣
之藥火攻伐和氣之藥不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
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
爲殃知者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郭璞
伯遇神仙授以保身術生之術云自身有病自心
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
病生時云須在處受生付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壽
強倍常壽幾百歲右仙佛眞元
仙經曰道以精爲寶寶存宜閉密施人則生人[illegible]
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衰乘指不覺多
衰老命已矣故肝精不固則目眩無光心精不固
則事多遺忘脾精不固則齒髮衰白肺精不固則
肌肉消瘦腎精不固則神氣減少疾病隨生死亡
隨至　樂色不節則精髓耗竭妬不止則精散聖人
愛精重施則髓滿骨堅金元起　色之害人甚於狼
虎修仙家只要留得精而任有如不節則侵剋年齡
蚤食精魄眞氣去矣如日夜打坐竟何益乎語曰
油盡燈滅髓竭人亡廣養[illegible]　壬子讀書作文辛書

宜節慾養精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腎水日耗而火戴則肺金受害傳變爲勞瘵偏門事親　方士王江有道之士也王陶守陳頗禮之問以房中術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如此　陸平泉云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緼凝結資血氣以爲榮衛血陰而氣陽陽旺乃生陰血人方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皺是其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云燥萬物者莫疾乎火膏油所以繼火於無窮也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燼漸微譬之春陽枝柔可結至秋枯瘁脆若拉朽水液渴而生理盡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爲本　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有以肥甘爲酖毒衽席爲畏途者戒於所易溺也砒霜之與甘露美惡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有甘露可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者夫言酒麗色沉湎荒淫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右寡嗜慾

其至之藥在勤積津液灌溉丹田爲上神仙家原無津液爲種壽泉　陳眉公云大凡修養之士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百底二竅大有眞味如小兒吮乳滚滚不止故雖酬應交際而終日忘饑若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正不可以歲月効也右嚥津液

劉凡洛陽人登進士高科善養生年七十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凡壻陳令頗知其術曰暖外腎而已其法以兩手掬而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凡爭恍所言亦如此　余聞之趙山人云左臥捲右膝以左手握玄鹿右手揷左肘掩生門右臥則易手其法甚有益右暖外腎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余荅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早晚兩次余詫之曰有術乎曰然余曰且夕當北面曰暖卑請薦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

定公家婢妻年少年過人有所得述教小訣臨終時坐在牀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腭目視頂提縮穀道手磨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即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眞是奇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言之皆得効

右擦腎腧

湧泉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間常將兩足更番磨擦一手握指一手磨數百遍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畧畧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亦得終

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是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鄭彥和爲江東倉曹足弱不能陛辭樞筦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丁卯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牀一道人授此法而愈東坡言揚州武官侍眞官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

歐陽文忠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足痛一點痛不可忍有八傳一法垂足坐閉目極固籠穀道搖颺兩足如急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搖日七八度得暇即爲之三日足疾失去

右摩湧泉

修眞之士日夜閑靜時或一陽來復時端身正坐叩齒三十六通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寬衣帶側臥垂簾舌抵上腭目並膝收二足十指如鉤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一手掐劍訣掩生門一手掐劍訣曲肱而枕之眼對鼻鼻對生門合齒關天門閉地戶心目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

法如鹿之運督鶴之養胎龜之喘息造化悉在玄關橐籥使恩慮神歸于元神內外打成一片方是入道工夫行到此際六賊自然消滅五行自然攢簇火候自然升降醯甘枕眞液流養靈根故曰玄牝通一口唾之飲春酒朝暮謹行持眞陽永不走○凡睡功畢起時揩摩兩目地次揩面目則心身舒暢行住坐臥心要如布不動如龍養珠鷄抱卵聚氣凝神神住則氣住氣住則精住精住則形固神住則無思慮氣住則無

欲精住則無淫慾然後三

元歸一八脉還源七寶無漏血化爲膏一百日龜息三百日丹成二年身輕心靈上開八門九孔及眉心一門三年飛昇以達希夷篤志虔恪自有妙驗勿示非人慎之慎之右習聽功

林洪有云金液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欲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

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于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道過此又欲求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自古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右論金丹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丁歲至二十歲以上爲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竊思慮用以爲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孝父逐日務奔騖而不止藏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于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淵之于盜跖大椿之于朝菌玉石俱焚薰

蕕同臭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有沒世而名無稱者非所論于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齊世爲奠衆蜉蝣以旦暮爲大年蟪蛄以窺天爲一世 養生者視生爲太重則憂患易入而憂患曰以傷生老子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則何患山谷老人曰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修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于而虛生滅死者矣

正先儒所謂養則符命于天道則責成于已養生者所宜深體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閣之言也論者曰明氏之子可謂巧于處貧漢楊王孫遺命裸葬其言曰死者終身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眞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可不謂巧于處生死者乎　俱陸平泉

淑身懿訓

王陽明曰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歸身後福報者市道然使無報應善可不爲耶　或問希夷求待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君子有三言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無身不善而怨人三曰無患至而後呼天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俗情濃釅處淡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絆處斬得下斯學問得力處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之釣餌即人世之機阱切須猛省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內之微塵右持身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　耄智餘書　遣妄念如伐樹非一斧可倒求名理如啖飯非一口可飽　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收拾身心漸令向裏處

世間物自然安穩　義所宜爲力所能爲心所欲爲而親友挽得回妻孥勸得止只是無志　於一切境順違無不空勿失無礙法於一切時忙閒無不可勿失無念法　忙處不亂性須閒處心神養得清死時不動心須生時事物看得破　若富貴榮華由我力取則造化爲無權若毀譽寵喜隨人脚跟則讒夫愈得志　薛文清曰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寧鳩子曰危崖之石先傾掉枝之葉先落萬物惟平可以長久　賈太傅曰牆薄則

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大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到睡時已無主宰況四大分散衆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恭悟方知寐時便是寤時的寤時便是寐時的　炎涼之態富貴更甚于貧賤妬忌之心骨肉更甚于外人此處若不當以冷眼御以平氣鮮不日坐煩惱障中矣　受人之恩雖深不報怨則淺亦報之聞人之惡雖隱不疑善則顯亦疑之此

蕩之尤也心右立

徐偉長曰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夫形體固自朽敝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顏淵時亦有百歲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　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風流得意之事一過輒生悲涼清眞寂莫之鄉愈久轉增意

味　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靜久云事未至先一着事既至後一着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奉行羣止看識見　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深凡興留不盡之意則趣多若業必求滿功必求盈不生內變必召外憂　張飽帆于大江驟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嗔樂莫大焉林和靖　朱叔元與彭寵書曰凡衆事毋爲親厚者所痛毋爲見讎者所快　十

人處世寧使人評其不苓毋使人厭其不去　士
大夫不可竿牘無節要使人難見以柱倖端不可
崛岈太高要使人易見以敦舊好　日費千金爲
一瞬之樂流者敗而活凍餒幾千人處耿軀以廣
廈何如庶寒士一席之地此言極喚痴夢要知天
生賢才原爲利濟天下士君子實存心利濟使海
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右制行
昔之隱居者放言今之隱居者宜孫言出于口落于
筆皆言也愼于口而不愼于筆謂之孫言可乎陳眉

公　好談閨門及好談亂者必爲神鬼所怒非有
奇禍則有奇窮右謹言
天人一日不知非則一日究于自是日日知非日日
改過則此身爲義理再生之身可以造命右遷善
劉勰曰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
必不納忠諫之言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
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
奇窮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
醉酒穿屐則擒而剝血隨所禍而得否則寧死含
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手血默之愚若此人豈
于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
其若猩猩之于酒丁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
猩之于屐乎饕餮以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
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右警戒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佚老成說

邵康節詩曰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晝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斯可以佚老矣　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宮內以陶和將養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望人語以戒老人尤不可不慎　青城山上官道人巢居食松趣年九十矣有謁之者但縈然一笑有所請則忽託言病瞶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忽自語養生曰爲

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尋常人所能但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瞶矣（陸放翁）

明江有日峯丘道人年九十餘皓髮朱顏冬夏一黑衣雨雪不張蓋西嚴守丞招之來泰寧留十餘歲携一道藍繫一小牌子上書詩四句云老遲因性慢無病爲心寬紅杏難經雨青松耐歲寒常跌足賣十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黃玉聰與二三友和問功名皆笑而不

言獨指玉聰云子盡已高閑養生之術但指水月

詩示焉今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魯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忽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肆智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總論養老）

高年之人形氣雖衰心意猶壯但不能隨時人事遂其所欲雖居溫飽亦嘗不足易喜易怒性氣不定

正如小兒全在承奉顏色以遂其所欲若憤怒一作中氣不順因而飲食便成疾患宜常令人隨侍左右不可令獨坐孤寢緣老人孤僻易於傷感纔覺孤寂便生鬱悶養老之法凡人平生之性各有好嗜見之即喜有好書畫者有好琴棋者有好賭博者有好珍奇者有好樂餌禽鳥古物者有好佛事丹竈者所好不能備舉但以平生偏嗜之物時爲尋求布之左右使其喜愛玩弄自然心氣和平疾病不生（右顯）

尊年之人心力恍惚[illegible]百事懶[illegible]

子孫孝養持護行住坐臥皆須巧立制度以助[illegible]樂房室必常潔雅夏則虛敞冬則溫密牀榻不須高廣比常制三分減一低則易於升降狹則不至漫風褥務在軟平三面設屏以防風冷枕宜用夾熟色帛制要低長低則寢無鞕風長則轉不落枕坐椅宜作矮禪牀樣坐可履地易於興居左右置欄面前設几老人多困坐則成眠有欄圍免致閃側衣服制度不須寬長長則易蹴絆寬則不着

心賞編 十九

身老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穿衣貼身暖氣着體自然血氣流利四肢和暢雖盛夏亦不可令袒露身體秋冬頸後連背常用軟帛自巾垂入衣領以護腠理尊年人肢肉瘦怯腠理開疎若風傷腠理便成大患最宜謹慎若遇水火兵寇非橫驚怖之事必先扶侍老人於安穩處避之不可喧忙驚動尊年之人一遭大驚卒仆致骨脉因生餘疾凡喪亟凶禍不可令知敝漏[illegible]濕不可令居穢惡臭敗[illegible]不可令食辛[illegible]風暴寒熱暑燠熱不可令

動作行步不可令勞暮夜酒食不可令飽陰霧晦暝不可令饑假借鞍馬不可令乘廢宅敗宇不可令入墳園塚墓危險之地不可令行淵淵之水不可令渡輕薄婢使不可令親家閑冗事不可令管若此之類不可備舉但人子悉意深慮過爲之防稍不便於老人者一切禁忌常宜遊息清閑使神識趣向一歸善道此養老之要術也右衛護

主身者神養神者精益精者氣資氣者食飲食進則穀氣充穀氣充則氣血盛氣血盛則筋力强故脾

心賞編 二十

胃者五臟之宗也五臟之氣皆稟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爲本生氣通天論云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是以一身之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少年之人真元氣壯根本强盛未易爲患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饑飽失宜動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風寒暑濕饑飽勞佚八邪而感者若有疾患先且詳食醫之法審其疾狀以食療之食療未愈然後命藥貴不傷其臟俯凡百飲食

宜溫熱熟軟忌粘膠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酒漿[illegible]

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illegible]

臊熟者良尋以猪[illegible]肉粟米粥一盂壓之五味忌

薤鷄腎等粥皆可[illegible]特服人參平胃散一服然

後次第以頻四時[illegible]熱飲食進之食後行一二百

步令運動消散臨[illegible]進化痰利膈人參半夏丸一

服高年之人不可[illegible]飽但頻頻食使脾胃易化穀

氣長存若頓飽則[illegible]滿悶老人脾胃虛薄不能消

納故成疾患此養老人之大要也右飲食

常見世人治高年疾患視同少年亂投湯藥妄行針

灸不知老人血氣已衰百疾易攻至於視聽不聰

明舉動不輕便身體[illegible]勞倦頭目昏眩宿疾時發此

老人常態若攻治太緊恐別致危殆汗之則陽氣

泄吐之則胃氣逆[illegible]之則元氣脫此養老之大忌

也太抵藥餌止是[illegible]持之法只可用順氣進食補

虛和中之劑不可妄用狠虎之藥若身有宿疾或

時發動只隨其疾[illegible]用中和之藥調順三五日自

然無事然後隨[illegible]性飲食治之此良法也右希[illegible]

涉世善術

世人多言處世難非世果難處[illegible]無所以處之之方耳

如我好勝誰甘處其敗我好[illegible]誰甘處其貧我好

自是誰甘處其非我好安逸誰甘處其勞碌推之

一切莫不皆然常將自己心向別人一忖量則[illegible]

人利己之事必不敢做閱歷載籍見昔賢言語有

裨酬應者問命管城用當書紳雖不欲無加未易

裁及而取譬強恕其則不遠孰謂世果難處也王[illegible]

臣

[illegible]祖宗之德澤吾身之所享[illegible]有是須念其積累之艱

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illegible]有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孝於親則子孫孝欽於人則衆人欽　爲子孫

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衆人作善方便者其後

受惠　廣積不如教子遺[illegible]倘不如省非　內睦者

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濟　而家最忌者奢人皆知

之最忌者鄙嗇而借名爲　儉人多不知也鄙嗇之

極必生奢男　東坡一帖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illegible]

[illegible]大憂患歷耳而文狀美　名謂之儉素然吾[illegible]

之則不類俗人與可謂淡而有味者詩云不戰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任京師宜用此策　東坡與蒲傳正書云千乘姪婿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令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味麄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坡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書而榜之壁間爲山居第一戒右治家

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陳眉公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洒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右副後

程伯子曰立朝大槩前面踏放寬步若窄時異時合自家無轉側處　士大夫當寔有憂國之心莫徒有憂國之語當爲天下必不可少之人莫作天下必不可常之事　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不

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不忠　忠孝不修雖有他善餘玉屑盈匣不可琢爲珪璋刺絲滿篋不可織爲文綺右立朝

綱官之法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爲政之要曰公與清成家之道曰儉與勤事上之道與其狥之以法不若奉之以體臨下之法與其狥人之情不若平我之情　救荒不患無奇策患無眞心眞心即奇策也　七十而致仕禮法有明文何乃貪榮者斯言如不聞可憐八九十齒墮髮斑昏朝

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挂冠顧翠緌懸車惜朱輪金章腰不勝傴僂入公門誰不愛富貴誰不戀君恩年高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唫詠晚歲多因循賢哉漢二疏彼獨是何人寂寞東門路無人繼去塵自易　蘇東坡曰賀下不賀上天下過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冠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

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義書論可去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爲謀進者之戒右居官

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見人學問多方贊成見人差錯多方提醒見人豐顯則談其致禍之由見人苦難則原其所處之不幸斯長者之道也若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其心術耳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　覺人之詐不形于言受人之侮不動于色此中有無窮意味無窮受用　劉向曰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　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見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　凡稠人中不可議人短長必有

親厚者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君子不辱人以不堪不媿人以不知不傲人以不如不疑人以不肖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劉邵曰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閒之大訟小人不能忍小忿故終有赫赫之敗辱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　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爲謂之自賊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

防口右處人

嚴拒公門寬拒百姓 嚴拒奸惡寬拒良善政之體也

然公門防閑又詳拒大而畧拒細若事事苛求

恐人不樂爲用 惡懲治又當去其甚而警其餘

若人人計較 他變是以持法者切忌任意而

過右臨下

六字經 曰忍曰 便曰依本分

九字經 勿欺心勿 妄想守廉耻

長生飲 靜坐一時 或止觀或納息隨便行之東坡

心賞編 二十七

云無事此靜坐一 日似兩日若過七十年便是百

四十人世何物能 有此効此方人人收得若無好

湯使多嚥不下詩磨 杯記

富貴湯 無事以當 貴 早寢以當富 安步以當

車 晚食以當肉 和勻隨意飲啖暢快無比 林

玉露

快活散 除煩惱 斷妄想

洒掃靜室窓欞虛 朗前列小盤栽花種竹貯水養

魚室中設几榻清 闔鄉跌調息將前藥用清靜湯

調服至三炷香任意逍遙倦則覺苦茗就枕偃息

自覺神氣爽泰不知人間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忘

想 幽事 幽事

和氣湯 治一切客氣怒氣怨氣抑鬱不平之氣先

下一[illegible] 繼下一忘字 用不語唾送下更飲

醉酒 [illegible] 便醺然半酣尤妙 幽事

六味明目散 治勞神過度目暗不明 損讀書

減思慮 專內視 簡外緣 旦晚起 夜早眠

六味熬以神火下以氣篩然後納諸方寸閉目養

心賞編 二十八

神去羈習靜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棰之

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兼可延年

自娛齋記

無比逍遙散 治倫理難醫之症真要藥也

寧耐 糊塗 龍肯各一箇 正經三分 痴呆七分

和勻用感化湯下如未愈再加逍遙一味服之呂

新吾云心不必太分曉陳眉公云留三分正經以

度生七分痴呆以防死

回春試實湯 治遇事輕易言語粗率

熟思審處守口防意慎靜事大事

四味用不語津細細咀嚼徐徐嚥下至胸膈中又要溫養多時方可出而應事久行不已自然事事妥帖時時安穩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又曰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曰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從古聖賢都用這箇方得効效難盡述

右數方無勞遠索不費錢買日用尋常最簡最易可能常服不息豈惟免一朝之患兼可無終身之憂

明哲君子宜深味之

書室清供

書室宜清幽不用太高峻宜明淨不可太宏敞清幽明淨可爽心神高峻宏敞易傷目力左右植青松數株副以奇石四壁藤蘿滿牆下植吉祥菖蒲鹿葱翠芸等草更置建蘭一二盆有隙地種竹數竿梅數株以助清芬高潔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蓄倉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陸平泉日課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盆

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棋奕十者之外雖有他樂吾不易矣齊齋十供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于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

闕則臥心手俱闕則著書 作字心手俱冗則思睡

畢其事以寧吾神 吳子彥書室中修行法

道服 製如中衣以白布爲之四邊緣以緇布或用

茶褐爲袍緣以皂布以呂公黃絲絲副之用以坐

禪兼蹇衝雪禦寒堪稱雅製

書 余每欲藏萬卷異書遽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

蘆簾紙窓土壁終身嘯咏其中 陳眉公

硯 滌硯不宜用湯損石硯宜頻易新水去塵 陳眉公

雌黃銀硃皆能剝硯雌黃尤甚

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

無聲新硯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

剛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汚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

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 高深甫 養新墨納

輕器中懸風處每九封以紙防濕氣相搏勿臥放

恐致曲蓄故墨亦利風日時頻以手潤澤之常置

衣袖中彌善 屠緯眞 墨宜頻易故囊去濕 山谷

誡子弟云吉劉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硯如攻

過遷善敗筆污墨壞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黔其面

琴 草堂中置古琴一 僧處 琴室一 地下埋大鐘

一 缸中懸銅鐘一以薄石爲或木板鋪之上置琴

軌或木几彈琴其間聲韻清亮自有物外氣度 神

香 爐爇香霧隱隱遶簾可祛除穢惡最優者惟伽

南第購之甚艱非山家所能卒辦其次莫若沉香

沉有三等上者氣太厚反嫌于辣下者質太拈又

涉于烟惟中者最滋潤而幽馥可稱妙品煮茗之

餘乘茶爐火取入香爇徐而爇之甚便 伽南有

糖結伽南鋸開上有油如飴糖黑白相間黑如墨

白如糙米焚之初有羊羶微氣有金絲伽南色黃

有紹若金絲 角沉質重劈開如墨色者佳不在

沉水好速亦沉水當細辨之 片速俗名鯽魚片

雉鷄斑者佳有僞爲者亦以重實爲美 唵叭

名黑香軟淨色明者佳手指可撚爲丸者妙甚

乔角俗名乔香面有黑爛色者爲鐵面純白不蛀

焙者爲生香生香之味妙甚在廣中價亦不輕

黃檀黃實者佳茶浸炒黃去腥 蒼木何容芳也

產細梗如猫糞者佳 深山幽棲爐香不穿 缺退休久佳品之絕野人爲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共擣治研楓枋羣和之時焚一丸亦足助清吾邵安

香餅 看香者不可一日去香書室中宜製提匣作三撞式用鎖鑰啓閉內設磁盒磁罐漆匣木匣隨宜置香以便取用須子口緊密勿令香泄爲佳

掩戶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爲者輔以讀書

爐火 銀錢雲母片玉片砂片俱可火浣布如錢大者銀鑲周圍作隔火尤妙凡盎隔火則炭易滅須于爐四圍用筯直搁數十眼以通火氣爐中不可斷火即不焚香使其長蘊亦可且灰燥易燃謂之靈灰燒燼餘塊收起投入火盆可薰衣被

溫灰 紙錢灰一斗石灰二升和成團燒紅研細入爐則火不滅忌雜火惡炭入灰炭雜則灰死不靈入火一盞即滅茄蒂燒灰亦可

爐塵 鳥嘴炭屑爲末入爐塵或茨花火加鍋末湯和成餅或鑪裏入石灰和灰造亦妙

宿火 胡桃燒半紅埋熱灰中可三五日 看書眞

榻 草堂竹窓下宜置一榻倦時偃仰可與心神爲高一尺二寸長七尺橫如長之半周設木格便午睡傍立四柱樹壁瓶便插花後設漆板約寬二尺自地及頂可靠以清座左右設橫木可掛衣左安書廚一便受冊籍前安綠漆小荷葉一眞香爐等用木頂前安小踏凳布余蒲稱菊花梳梅花紙瓶凡室一覺恍遊羲皇矣 短榻高九寸方圓四尺六寸三面靠背後背少高用以坐禪習靜甚便

倚 荷 嘗見吳破瓢所製採天台藤爲之靠背圓實理石坐身則百衲者古秀瑩滑精巧無比

几 以怪樹天生屈曲若環帶之半者爲之撰生三丫作足出自天然摩弄瑩滑置蒲團或榻上倚手頓顙可憑以臥

蒲墩 冬月用蒲草爲之高二尺二寸四面編織細緻堅實內用木墩墩底托頂久坐不壞實耐

[illegible]圖 有徑三尺者席地快甚吳中製者精[illegible]
[illegible]或以青檀爲圖中印白梅一枝甚雅以雕[illegible]
蠟作布圖可遠濕辟蟲蟻

[illegible]瓷 以木爲之長二尺濶六寸高如常四桿[illegible]
中分一鑪圓木二根兩頭留軸轉動瓷中盤[illegible]
活裝以脚踹軸滚動往來蓋湯泉穴精氣所生故
以運動爲妙 暑編 眞

林泉樂事

人生太閑則別念竊生太忙則眞性不現故士君子
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舒
休常少憂戚常多自古而然以道眼破之則無不
自得 當樂境而不能享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
而反覺耳方是眞修之士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
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人不知道則居閙市生
囂雜之心將蕩無定也居深山起岑寂之想或轉
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illegible]
境寂而眞性冲融不生 枯稿 暑編 眞 陳眉公有言
退之詩云居閙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
一生常苦辛子瞻生云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
未能逐什一安敢擁九萬二公猶不免徘徊于進
退之間其後退之迹之雪于衡山子瞻望日于儋海
回視閭戶擁衾簟孤黎藿不在天上乎故考槃詩
云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右抽身 宜遂
苦閙勝于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于暑月見之
自早燒香食罷便[illegible]首祝[illegible]叢從事蘇林竹見

高枕北窓清風時來反惠太涼挾纊就枕困來[illegible]
睡晚涼浴罷杖履逍遙臨池觀月乘高取風採蓮
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爲樂殆未
可以一二數也沈仲 山居勝于城市蓋有八德不
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
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 林洪云山林交
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
必相規疾病必相救藥書凡必直言事初見用刺
不拘服色肅入叙坐稱呼以號及表字不以官講

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
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勿及外事時政
異端飲食隨所具坐次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
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進席乏使令則供執
役請必如期勿違客例有所實告及歸不必謝凡
涉忠孝友愛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須接誘後學
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于古者必不驕人苟非
其人不在茲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右禮節宜簡
月本長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寬而忙者自隘風花

雪月本閒而忙者自勞 條風既煦細草[illegible]
柳韶姿紅藥齊含茲霍春景大滯人情清露晨流
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映入簾幃夏時尤堪清
賞 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
興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面
對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
松下涼風輸我北窓一枕俱屠緯眞右隨時取適
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掛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

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 道人
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絃歌不染可
妨入道 草色花香將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逢
王悟其無常 淨几明窓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
談禪荳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閑人說鬼 茶
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俱屠緯眞 陳眉公云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
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屨相對夷然至於風
光淡冶水月空濛笛一聲清響欲舞斯亦逸趣

訪客之一策也邵堯夫云但看花開落不言人多非古云鶴笠鷺蓑鹿裘鵝冠魚枕杯猿臂笛真夫畫圖之屋廬詩意之山水皆可遇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常余惟紙窓竹壁夏葛冬裘飯後黑甜日中白墮（古遇物陶情）

陳眉公云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崗阜廻複及林水幽蔚處闢地數畝築室數楹插槿作籬編茆爲亭以一畝蔭竹樹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童淮園蘿草置二三胡牀著亭下

挾書研以伴孤寂攜琴奕以遲良友麥晨杖策撫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矣　孫眞人云凡遇山水塢中出泉者不可久居常食作瘻病凡陰地冷水不可飲之必作疾瘧（右擇幽棲）

陳眉公曰凡山具設經籍機杼以善族訓家備藥餌方書以辟邪衛疾筆佳筆名繭以點繪賦詩留清醪雜蔬以供賓獨酌補破衲舊笠以犯雪當風畜綺石奇墨古玉異書以排閑永日製柳絮桃蘆花被以連林夜話押異面老僧白頭漁父以遣老志機（右備隱料）

陳眉公曰凡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櫓短篙中雜置圖史書畫酒漿茶脯近則峯溯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右具遊艇）

古諺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古諺箋

道光戊戌刊
脩本堂藏板

語云善言不離口人無智愚早有習俗游談野語溺心滋多但使意中口中不離善言何至悖謬太甚無他先人者爲主也然百家韻語隱顯殊觀史志風謠偏岐隨事必言近旨遠始當甄綜雖載籍極博亦無幾求矣蒙按吟所及偶然觸類輒加戢題古今畧同取譬不遠積久成帙知者索觀竊意人有恆言皆得以多自證且古曰在昔則無稽之言亦可勿過問焉遂登梨棗庶便誦歌若乃口傳耳熟不無見淺見深此則存乎其人耳

道光十有九年孟冬之月番禺林伯桐題

古諺

發凡

諺者傳言也本說文言語流傳必有合於人心有當於事理隨所聞見都爲一篇田叟能謠童蒙可拾其於導迎善氣或亦有取焉

人情動於中而後形於言世固有高談莊語聽則恐臥連篇累牘望而生厭惟與人之誦亦可解紛發予情則易知也罕譬而喻有以少爲貴者

十三經中多有韻語未敢節錄以尊經也此外則隨便引述至於逸經諸史及子書最著者如老莊管荀淮南抱朴之類可採已衆當俟後編

詩無達詁諺語亦然各有所見書不盡言也今之箋語偶下己意實欲童觀覩指知歸耳蠡測管窺當亦言中之意

道光辛巳偶編此書以課族中子弟親舊知之多欲代刊皆以稿本未完辭之意將釐正須得博觀近因借閱者多未暇詳定即付梓人刪繁補闕尚待重編示我周行印須大雅

諺語有本事者援據宜詳字句稍僻須加音義所採羣籍應著作者姓名其取於他書未見原本者又當列明出處箋語或述古事或用古書亦可注出今俱未暇而及門諸子多有隨時疏證漸彙成編者俟重刊時當附錄也

古書不加圈點然唐劉蛻有朱墨圍之語已圈點所自作宋謝疊山圈點古人又無論矣此書欲其易知故於古諺及箋語一概用圈大方之家勿以爲笑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弟一

日出　帝王世紀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箋曰。日出習勤也。天有時。地有利。勤者得所欲。皥皥如惰者無可爲昏昏焉。自取之也。故曰民生在勤。又曰求諸其身。

生理　小兒語

既作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偷閒。誰養活爾。

箋曰。生理食力也。自公卿以至士庶。各有當爲之事。則莫非自食其力也。凡民惰游。飽食以嬉。世之蠹也。君相所惡也。父母所怒也。

黑頭蟲　嘉靖童謠

好孩黑頭蟲。一半變蛤蚧。一半變人龍。

箋曰。黑頭蟲。勉少年也。一家子弟。其少略同。及其長也。有可敬而可愛者。有可憎而可恨者。變於所習也。是以古人或泣路歧。或悲染絲。

沒了期　五代史補

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

箋曰。沒了期。戒作輟也。人生無一日可惰其身者。無一時不取於物故也。譬如春衣典盡。連日昏昏。無衣無褐。可以卒歲乎。是誠不能也。則何敢舍業以嬉。

湊積　積小兒語

不怕驟。只怕湊。不怕一。只怕積。

箋曰。湊積漸進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若夫冬至之後。重裘猶寒。夏至則欲佚冰矣。江之源可以濫觴。將至於海。非方舟不能濟。天地之功。皆積漸也。厭其迂遠而欲速成。其果能之乎。

蝙蝠　玉泉子

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

箋曰。蝙蝠自省也。內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然而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不自見耳。蝙蝠飛飛。其則不遠。溺人多笑。戒之哉。

問事　苕溪漁隱叢話

問事莫說。問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

箋曰。問事。篤志也。道聽塗說。必非力行者也。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必非修己者也。古人之辭寡。君子之居安。不願乎其外耳。專心致志。則莫知其他。

修道　集仙傳

修道如初。得道有餘。

箋曰。修道。定力也。新年夙興。男女老少。無不欣欣然。振振然。心平氣和。敬愼不敗。當是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日書之所爲。其氣漸懈。越一日二日。而盡忘之矣。如不忘其初。何事不可爲乎。

雲行　四民月令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晒麥。

箋曰。雲行。素位也。人生動靜勞逸。富貴貧賤。一身前後已多不同。安知其所以然。然既當其時。必有其時之事。俟命所以立命。順天所以樂天也。無動而不變。

故無入而不自得矣。

十日雨　明詩綜

十日雨連連。高山也是田。

箋曰。十日雨。修己也。修其在我者。人也。時至則爲之。天也。惰農曠土。甘雨何補。良農不爲水旱不耕。高山猶爲之。十日雨而石田皆有秋。天之所助者順也。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弟二

客行　樂府詩集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强。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箋曰。客行。敦本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況爲人子孫乎。於祖宗父母之事。視爲緩圖者。以爲無專責耳。然本之不存。末將焉附。

脣齒　別錄

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

箋曰。脣齒。協力也。宗族親戚。相倚而相忘。譬如脣存者齒安之。河崩者山安之。未嘗以爲恩也。有識者。知其相依爲命矣。

喫得虧　客座贅語

喫得虧。作一堆。

箋曰。喫得虧。存恩也。常見人之不是。不能同處也。常見己之不甚。不能同處也。或可情恕。或可理遣。親親之道也。

教兒　顏氏家訓

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箋曰。教兒。正始也。世豈有終身不教其家者。然過失已成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早爲之所。中人皆可免於惡焉。先入者爲主。易從則有功。

老子　小兒語

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

箋曰。老子身教也。人有爲不善者。必不欲其子孫效

也。其子孫必尤而效之。又加甚焉。以身教者從。尚慎旃哉。

莫問　恥言

夫妻交市。莫問誰是。兄弟交爭。莫問誰直。

箋曰。莫問。恩掩義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誰直誰曲。誰損誰益。公論存焉。天道在焉。彌縫其闕。不藏怒。不宿怨而已。必斤斤其明。則與外人亦何以別乎。

恭敬　荀譜

恭敬不如從命。

箋曰。恭敬。敬誠也。尊長之前。誰不恭敬。然恭敬而無實。則不誠無物矣。命以爲善則從之。命以去惡則從之。無體之禮。斯恭敬之至也。

等人　却掃編

等人易得久。嗔人易得醜。

箋曰。等人大度也。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無他。器達而已。不能少待。心不恕矣。惡聲相加。怨不解矣。事有必至。君子慎之。

這畔　開天傳信記

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辯與爾判。

箋曰。這畔。別善惡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然習俗移人。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別其黑白。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使人人知所取舍。則善人多焉。

不熱　明詩綜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

箋曰。不熱。篤親也。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非徒相生相養而勿。使失所。亦相維相繫而勿使爲惡也。倘坐視其陷溺而無所動心。是涼德也。安能固結。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三

馬異　恥言

馬異視力。人異視識。

箋曰。馬異。勉明理也。萬里之行。非知途不可。則老馬貴焉。萬事之來。非知幾不可。則通人貴焉。有識斯有力矣。有學斯有識矣。

聰明　慎言

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聲不聾。不能爲公。

箋曰。聰明。臨下也。臨下者昏。則下無所畏。亦無所庇。臨下者昔。則下無所容。亦無所爲矣。聰明與聲聾。並行而不悖。斯王公之器也。

健兒　樂府詩集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箋曰。健兒。任事也。人才用而後見。非明試以功。無以知其人之短長也。故艱難辛苦之事。非徒磨厲英雄。實以表章豪傑。

拭目　恥言

淨拭目。定立足。硬豎脊。緊束腹。

箋曰。拭目。立身也。人能自立者。不爲浮議所搖。不爲俗情所奪。不以事難而沮。不以利誘而動。四者缺其一。無以立也。

不如　述異記

雖有神仙。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

箋曰。不如。核實也。人言神仙樂。實未嘗見也。少年黽

勉者。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是地行仙也。則共見之矣。人言珠玉美。見寒者未能即衣之。見飢者未能即食之。以金錢適市。即可解衣推食矣。故循名責實。不欲以俗物敗意。亦不必以虛美熏心。

迷道　古今諺

惑者知返。迷道不遠。

箋曰。迷道。改過也。人之行雖迷。未嘗無指其失者。彼一往而不返。自謂悔無及耳。豈知轉移之間。實大有可爲乎。

渡河　風俗通

狐欲渡河無奈尾何

箋曰渡河戒多累也人雖有可爲之具遇得爲之時而嗜好既多累身已重坐廢其才而已矣志士清心寡欲非徒養德將以有爲也清明在躬行神如空河之水飛渡猶可

寒盡　歲時記

九盡寒盡伏盡熱盡

箋曰寒盡殺察幾也物之生也若聚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是故寂寞何足憂非不可轉也豪華能善守乃爲可繼也無盡而有盡有盡而無盡君子法天運焉

豬拾柴　候鯖錄

豬拾柴狗燒火野狐掃地請客坐

箋曰豬拾柴遠小人也凡無因至前而人甘受其愚者樂其易與耳然下流之人而酒食遊戲相徵逐何爲乎故曰小人不可與作緣非絕物也不敢狎侮也少年尤宜慎之

安居　昌言

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

箋曰安居自守也載馳載驅不遑啓居士大夫所以報國也若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教訓子孫有幹有年樂莫樂兮自書契以來此日不易得食粗衣惡固太平之幸民也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四

少喫　七修類稿

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

箋曰。少喫養胃也。胃氣欲寬不欲迫。自子至巳。氣行於陽。則食易化。自午至亥。氣行於陰。則食難化矣。故晚食宜少。古以百年爲中壽。言九十九者。未盡其詞。有餘之義也。

大嚼　小兒語

大嚼多咽。大走多跌。

箋曰。大嚼。醒貪也。人以食爲天。而一有哽咽。併不能食矣。路以行而至。而一有蹉跌。或不能行矣。窮大者必失其居。夫惟廉士。寡欲易足。

牛犬　人譜類記

牢字从牛。獄字从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

箋曰。牛犬。推恩也。牛有功。犬有義。天子無故不殺牛。而臣庶可食之乎。孔子畜狗死則埋之。而衆人可食之乎。

甜如蜜　中饋錄

五茄六糟鹽十七。更加江水甜如蜜。

箋曰。甜如蜜。甘食也。庶人無故不食珍。然日之於味多矣。言茄而菜菹舉焉。言糟而酒漿舉焉。言鹽而醯醢舉焉。水者百味之本也。治具有宜。其甘如飴。豳詩所言。美風俗也。曰烹葵。曰食瓜。曰斷壺。皆此義也。與何曾同一飽矣。

端午粽　田家志

未食端午粽。寒衣不敢送。

箋曰。端午粽。敎愼也。天地之氣。未有驟變者。夏暑冬寒。言其大略耳。其間乍陰乍陽。固不可測也。天中未屆。猶當禦寒。日愼一日。其失或少矣。

衣裘　四民月令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箋曰。衣裘。勸婦功也。古者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九月授衣。則爲之者當豫矣。時物變而女功成。順乎天

也。人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懶婦無魚。而昆蟲有聲。是內則之義也。

被中　野客叢書

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

箋曰。被中。爲行也。同室之惡。路人不知。遠行之難。家人不知。無他。百聞不如一見耳。君子之學。非好勞也。欲有知也。學然後知不足。不學牆面。有味乎其言。

十月　田家志

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喫飯工。

箋曰。十月。徵惰也。女曰昧旦。鄭有風矣。宵爾索綯。豳有俗矣。以夜之有餘。補日之不足。故同巷相從夜績。一月得四十五日也。若十月後。而晏起早眠。則梳頭喫飯之外。尚有何事可爲乎。

黃塵　俗諺

黃塵涴人衣。皂莢相料理。

箋曰。黃塵。思補過也。新浴者必振衣。然風塵往來。皎皎者易污矣。能相料理。則如新焉。皂莢。其規過者也。彼過則順之。如匪澣衣。獨不思去故而就新乎。

三世　老學菴筆記

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

箋曰。三世。近思也。日用而不知。不必大且遠也。人無日不著衣喫飯。但知以紈綺爲美衣。非解著者也。但欲以饔餼爲美食。非解喫者也。三世仕宦。有幾家乎。其可曰予既已知之乎。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弟五

將飛　古今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蹐。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

箋曰。將飛。求伸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發之甚暴。其勢不能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必有養也。

觸龍　續小兒語

觸龍躭恂。騎虎難下。

箋曰。觸龍。戒好勝也。君子不欲多上人。況力小而謀大乎。好鬥者必遇其敵。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皇　續小兒語

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

箋曰。張皇。戒躁也。十圍之木。搖而不動。千頃之波。淆而不濁。乍悲乍喜。斯鄉里小兒之見也。

蠹喙　新序

蠹喙仆柱梁。蚊芒走牛羊。

箋曰。蠹喙。慎微也。君子處世。非恃物不能敗我。謹身寡過。立於無可敗之地而已。不然。蠹喙蚊芒。又可勝防哉。

深防　恥言

若欲不忙。淺水深防。若欲無傷。小怪大禳。

箋曰。深防。敎敬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與其悔無及也。不如過於慎焉。

出筋斗　廣古今五行記

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

箋曰。出筋斗。戒爭也。此不留餘地。則彼不遺餘力矣。彼鋌而走險。此望而生畏。能無悔乎。順事恕施。尤也可使無吠。

安臥　恥言

安臥揚帆。不見石灘。

箋曰。安臥。警志也。天下之險。人人共見。而彼昏不知。豈皆當局者迷哉。安其危耳。

躓馬　易緯

躓馬破車。惡婦破家。

箋曰。躓馬。慎擇也。擇婦所以成家。唐時多賣婚。則婦之善惡無問矣。俗婚或指腹。則婦之善惡未知矣。家之成毀由是。可無慎乎。然亦有爲婦而後惡者。則或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也。故家人之義。在於反身。

山頭樹　古樂府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

箋曰。山頭樹。戒自高也。君子在貴而不驕。居高而善

下。所見者大耳。莫高匪山。風其吹女。鄭人所爲賦蘀兮也。免於此者。其惟松柏有心乎。

青山轉　興定韻諺

青山轉。轉山青。躭悞盡。少年人。

箋曰。青山轉。譬少年也。當於春秋。自以綺歲華年。如山之不能移。日月如流。青山已作白頭子矣。寸陰是競。有以也夫。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弟六

好友　小兒語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酵若酸。那得甜酒。

箋曰。好人。求友也。父母生之。非師友不能成之。與不善人居。而欲進於善。未有能濟者也。好友難。爲子弟尋好友尤難。

有過　續小兒語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箋曰。有過受善也。人之規我。非徒愛我。彼實有所見也。衣垢不忘澣。面垢不忘洗。人之常情。有過而人指之。何啻三釁三沐哉。

下車　風土記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爲君下。

箋曰。下車。友誼也。君子不輕許人以交。爲其溫不增華。寒不易葉。慎終如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兩心　易緯

一夫兩心。拔刺不深。

箋曰。兩心。戒雜也。人之耳目手足皆兩。而心惟一。身之所主。不可有二也。一心且不能自主。其可以及物乎。

越阡　文選注

越阡度陌。互爲主客。

箋曰。越阡。勸施也。可以及人者。盡心竭力而爲之。施而不德也。然無往不復。莫之致而致之。人不能報。則鬼神代報。己不望報。則福祿厚報。皆主客之義也。好善者可以定其志矣。

風急　紀麻撮要

風急雨落。人急客作。

箋曰。風急。察言觀色也。侍於君子。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不違禮卽不廢事。禮也者。本於天而順乎人情者也。

白兔　古歌

熒熒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箋曰。白兔。念舊也。樂莫樂兮新相知。亦人之情也。然尚有知我於舊者。更何如乎。器非求舊。而百年之物卽貴焉。況於人乎。

枯魚　樂府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交愼出入。

箋曰。枯魚。愼始也。苟且之人。凡事偶爲之耳。一失足則千古恨矣。君子非不知行險可以僥倖。而造次不苟者。以枯魚爲前車。

借車　古今諺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披之。

箋曰。借車。取友也。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舍己從人。可以遠行。可以章身。

吉利　太平廣記

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遠避。

箋曰。吉利。求友也。人人趨吉避凶。而不知擇交。傎矣。何以能相逢。何以能遠避。則各從其類也。故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七

住場　癸辛雜志

住場好。不如胜場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

箋曰。住場。警妄肅也。相宅相墓。其術皆有自來。實則存乎其人耳。范文正公。讓吉宅以爲郡學。而其族人。食舊德守先疇。未有艾也。假使崔杼卜晏平仲之宅。三卻葬隨武子之山。必無幸焉。故曰惠迪吉。

見怪　藝文類聚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箋曰。見怪。安常也。日月有常。天之道也。山川有常。地之道也。言行有常。人之道也。咄咄怪事。若罔聞知。可也。君子道其常而已。

乾星　西溪叢語

乾星照溼土。來日依舊雨。

箋曰。乾星。知幾也。其土溼溼。雨未止也。愚者見乾星。有幸心焉。哲人知幾。不廢雨具。雖遇淯沱。免於若濡

有慍矣。

橐駝　牟子

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

箋曰。橐駝。廣見聞也。宇宙之大。斷非耳目所能盡。然必欲求多焉。多聞斯可守以約。多見斯可守以卓。鄙儒不如都士。少所見耳。

遲速　續小兒語

當遲就要。當耐。當速就要。慷慨。

箋曰。遲速因時也。非爲胡成。然時之未至。勞而無功。時之既至。事半而功倍矣。遲速在物。知其當遲當速在心。

豬婆龍　儼山外集

豬婆龍爲殃。癩頭黿頂缸。

箋曰。豬婆龍。遠惡也。人人遠惡。則惡人孤矣。近小人者。謂無害耳。雖然玉石俱焚。猶有與共斃。魚網之設。鴻則離之。代受其毒矣。見不善如探湯。豈過計哉。

能語　山經

山川而能語。非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箋曰。能語。核實也。天下之事。蹈虛則易。責實則難。賢不肖混而無別。則庸人爭趨之。綜核名實。其不敢近者多矣。虛者去。斯實者見矣。

雞寒　老學菴筆記

雞寒上距。鴨寒下嘴。

箋曰。雞寒。養氣也。其氣餒則上距矣。其氣奪則下嘴矣。若夫鷹揚則衝風而高。鶴鳴則警露而遠。無他。氣清以壯。異於耳目之近玩耳。而況鳳之師師者乎。

進學　續小兒語

童生進學喜不了。尊官未陞終日惱。

箋曰。進學。達觀也。少加之而即喜。厚與之而猶憾。均之可笑也。然喜者常情。樂且無央。惱者不情。徒自苦耳。

冷竈　客座贅語

熱竈一把。冷竈一把。

箋曰。冷寵見大也。火熱有時而冷。水冷有時而熱。皆偶然也。君子不因人熱。則清涼世界。宜有餘味焉。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八

不貪　續小兒語

一不貪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箋曰。不貪。保身也。人之貪財者。以防患耳。貪必謀人。人亦謀之。是以身爲怨府也。夫惟廉士。俯仰寬然。

天算　客座贅語

人算。不如天算。

箋曰。天算。警奸人也。天所以爲大。以其公道耳。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使心計者皆得志。則天無權矣。有是理乎。

便宜　邵氏聞見錄

得便宜處。不宜再去。

箋曰。便宜。崇讓也。知足不辱。非懦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不貪足以爲寶耳。私便其身圖。一之爲甚。

歌舞　古今諺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人所咀嚼。神必凶之。

箋曰。歌舞。同人也。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之所助者。天之所祐也。神之所享也。背馳何爲。

木生蟲　文子

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箋曰。木生蟲。正己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木生蟲而蟲卽食木。自取之也。見事風生。自謂得計。然出乎爾者反乎爾。戒之。

晴雨　容齋四筆

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

箋曰。晴雨。息爭也。無故相加。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唯有人喫之。且曰吾力能助。則必爭矣。然壽張爲幻者。晴雨皆得飽焉。好爭者。自爲所愚耳。

白首　續小兒語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箋曰。白首。砭愚也。髮短而心甚長。憂不足耳。人生三萬六千日。雖中山之酒滿室。不能日飲也。雖白狐之腋滿箱。不能遍衣也。陳秀公之南樓。肩輿一登而已。

借貸　樊南文集

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

箋曰。借貸。別嫌也。太平之世。昆蟲草木。無不得所。若量入爲出。不假外索矣。況挈瓶之知。守不假器乎。稱貸而益。時有瓜田李下之嫌焉。儉者求諸己。非徒省費也。不處嫌疑間也。

拍手笑　雞肋編

人作千年調。鬼見拍手笑。

箋曰。拍手笑。警癡也。百世之功。神所勞矣。千秋大業。鬼將通之。若乃知小而謀大。世短而意多。則揶揄其劾者。所在皆是。惜乎視之而弗見耳。

寡欲　恥言

人世無足。足在寡欲。

箋曰。寡欲。清福也。傳之齒者去其角。子之翼者兩其足。天地猶不能兼與也。自非寡無謂之欲。何以悅有

用之生。

古諺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九

德高　恥言

德高者躓。言高者違。

箋曰。德高。敦行也。人之行易不及。言易有餘。雖然。冰炭不言。而天下信之。鸚鵡猩猩皆能言。而人不敬之。高言何爲哉。

世情　續小兒語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穀了。

箋曰。世情。戒盡言也。君子於其言。有餘不敢盡。非慈也。一尺之捶。終身分而不能盡。天下事。非可以言畢之也。行之不足者至多。而其言有餘何爲乎。

公論　續小兒語

休與衆人結讐。休作公論對頭。

箋曰。公論。警私心也。勇者不畏彊禦。而衆怒難犯也。志士何恤人言。而公論難誣也。尊賢爲其得衆。敬老爲其近公。

證人　小兒語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箋曰。證人。言欲訥也。有治人之責者。正其罪可也。利害切身。公道持平可也。非是二者。而訐以爲直。其能免於噬嚙乎。

過頭話　客座贅語

鍋頭飯好喫。過頭話難說。

箋曰。過頭話。戒浮誇也。大言不慚。不顧其後。語畢而

忘之矣。然智者於其易言。早知其難副。愚者當其無實。猶責以前言。難矣哉。

事傳　由谷詩序

事傳三人。輒失其眞。

箋曰。事傳。戒輕信也。識有智愚。性有誠僞。道聽而塗說。其誣多矣。一書三寫。譌謬已甚。而況於人言乎。

守口　晁氏客話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箋曰。守口。小心也。言一出而不可追。意一起而不得不隨。慎之又慎。非過也。富鄭公。功德爵齒。天下共仰。而兢兢於此。其斯以爲人傑乎。

休說　續小兒語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箋曰。休說平情也。事後者易智。當事者易愚。易地則皆然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莫浪語　古今風謠

莫浪語。阿婆嗔。三叔聞時笑煞人。

箋曰。莫浪語。剩多言也。人之多言。欲以取悅耳。或以見長耳。然言而無實。不可以欺其家。其尊者顯嗔之。其長者嬉笑焉。

言一知百　素問

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知百也。

箋曰。言一知百。貴通也。少見不如多聞。深人必無淺語。君子之學也博。空也。然得其一而萬事畢。斯知言之選。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是知也。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十

方便　客座贅語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

箋曰。方便。勸善也。除荊棘者。不欲傷物。非他日過之。可無鈎衣焉。助成梁者。偶然同人。非他日過之。不復徒涉焉。凡爲人者。皆己事也。弗思耳。

屠者　新論

屠者飯藿羹。造車者步行。梓匠處狹廬。陶者用缺甓。

箋曰。屠者。公道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非獨士大夫爲然。凡一長一藝。可以諡人者皆是也。小人不爲己而得其利。君子不爲己而得其志。

人欺　續小兒語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箋曰。人欺。有忍也。小人有欺人者。君子必不欺人也。何辱之有。世俗有怕人者。鬼神必不怕人也。何福之有。

無心　小兒語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沒有。

箋曰。無心。恕道也。人有過失。或不能自知。或追悔無及。稱心遇之。實不能容。平情而論。亦無甚可怒也。是忠厚之道也。

饒人　客座贅語

饒人不是癡。過後得便宜。

箋曰。饒人。廣量也。鑾觸之爭。所處狹耳。天地四方。皆男子所有事。其餘地多矣。古有讓千乘之國者。未聞其無地自容也。盡人而饒之。何嘗癡乎。

人羞　續小兒語

人羞不要數。說人愁不要喜悅。

箋曰。人羞。戒刻薄也。人有羞。無可避也。人有愁。無可解也。隱惡者近厚。人必歸之。幸災者過刻。天不容之。

度量　續小兒語

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寃枉。

箋曰。度量。廣德心也。人日食不能二升。夜眠八尺。亦不能盡。然則長物多矣。長江大河。激以石而不怒。汲以饗而不吝。雜投以瓦礫泥沙。無所不受。亦未嘗濁也。意其有容乎。

讓小人　新婦語

讓得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箋曰。讓小人。有容也。小觸瓦釜。則雷鳴焉。千鈞洪鐘。日以莛撞之而不動。度量相越遠也。宇宙大矣。此中空洞渾無物。於人何所不容。

莫受癢　續小兒語

窮易過。富難享。甯受疼。莫受癢。

箋曰。莫受癢。持盈也。以瓦注者明。以金注者昏。物之情也。貧賤常思富貴。而或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癢不得搔也。

一讓　小兒語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

箋曰。一讓。息爭也。有物於此。爭之則不足。讓之則有餘。此易知也。蟠蚌相持。俱歸鳥有。虞芮閒田。至於今猶兩有之。此不可不思也。

番禺林伯桐編併箋

第十一

門前大蟲　苕溪漁隱叢話

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

箋曰。門前大蟲。勸學也。大而化之之謂聖。升堂入室。爲難能也。讀書破萬卷。譬彼雕蟲猶爲大焉。然望孔子之門牆耳。若乃孤陋寡聞。豈徒不知門哉。茫如墮煙霧矣。

障蔽　續小兒語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未著學識。到底不濟。

箋曰。障蔽。戒自用也。睫在目前。已不能見。何暇及遠乎。人之聰明。不可强也。勉於學以廣其識而已矣。不學而自謂聰明。則終身牆面矣。

三寫　古今諺

字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箋曰。三寫。正譌也。書有誤字。亦偶然耳。苟且之徒。沿譌踵謬。併爲一談矣。郢書燕說。時時見笑於大方之家。

理絲　藝文類聚

能理亂絲。始可治詩。

箋曰。理絲。澄心也。詩無達詁。人易言之。然深於詩者。其頭緒多矣。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亦有之。識猶治絲而棼。未聞可與言詩也。

載金　河東集

載金連車。不如教子讀書。

箋曰。載金貴士也。欲其子金多。牽車以服賈。足矣。求加於金。非教之讀書不能。韋藩木楗。可以金壓華。惠施之五車。張茂先之三十乘。固不以無金而輕。亦非多金所能重也。

處暑　紀麻撮要

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

箋曰。處暑。勉及時也。人之因循者。曰有來日耳。然有開必先。莫爲之前可乎。處暑白露。相去月餘。而雨露必欲相因者。創始難爲功。繼事易爲力也。天時不可

姑待。而況於人事乎。

槐花黃　遁齋瑣言

槐花黃。舉子忙。閒時作下忙時用。管甚槐花黃不黃。

箋曰。槐花黃。警惰也。饑而耕。渴而汲。非不是也。然而無及矣。君子俛焉日有孳孳。豈好勞哉。知日月之易逝耳。

好秀才　留青日札

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

箋曰。好秀才。勉舉業也。自古場屋。皆管中窺豹耳。雖然。謂語助者。斐然成章。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用功也深。故其收名也遠。之乎者也。濟得甚事。言各有當耳。豈所語於治舉業哉。

作家書　典論

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

箋曰。作家書。核實也。志大言大。可以僞爲。小用小效。不能假借。一一吹竽。三百人僅有存者。

豆子山　樂府

豆子山。打瓦鼓。揚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

箋曰。豆子山。成人美也。坎坎鼓我。不崇朝而雨天下。聲相應。氣相感耳。雖然。蛟龍非池中物。是之取爾。經之緯之。且衣被四方焉。有開必先者。其山川出雲乎。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開卷偶得

道光己酉

開卷偶得

竹柏山房刊

家鮮載籍性復善忘有見則記有得則書聊備遺忘焉耳日積月累楮墨漸繁徐以俟之猶冀他日之有進也今老矣目力昏耗夜觀書則忽忽不成寐其能復有所得乎爰彙而次之愼而存之其說之別見者不復錄昔陶居士好讀書不求甚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故心得得也人有先得我心者亦得也謂之偶者隨其聞見所及不求備焉過此以往果其復有所得乎續之可也然而未之或知矣

道光二十有九年己酉夏五月三山林春溥識

周易

閩 林春溥 鑑塘

易爲卜筮之書自虞廷已有枚卜之文箕子始詳稽疑之法連山歸藏其佚文時見他說至春秋而周易盛行名卿大夫婦人女子皆能言其義其稱名舉類學有專家大抵必有所本如穆姜占隨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已先孔子言之而子服惠伯之釋黃裳元吉亦曰元善之長也司空季子之釋屯亦曰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所見皆同是必古有此說孔子繫易亦有兼取前人之語者於此可見方以

智以爲穆姜四語乃傳取文言措筆豈孔子以前必無書可讀乎

左傳引易皆不稱何爻但曰某之某如蔡墨之言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垢曰潛龍勿用初九也其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也其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也其夬曰亢龍有悔上九也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也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上六也推而至於占爻之例莫不皆然杜預曰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黃石齋謂聖人觀象立辭因動觀象不動則象無可占不占則辭無由立合兩彖以論一爻雖有雜占不離兩象其義如乾初九動即姤卦姤曰勿用取女故其辭曰潛龍勿用屯之六二動即節卦節曰苦節不可貞故其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巽九五動即蠱卦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故其辭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家人之初九動即漸卦漸曰女歸吉利貞故其辭曰閑有家悔亡諸如此類甚爲易譬蓋周公爻辭即變之繫特約其義故該者廣耳

後漢書魯恭傳曰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是乾坤初爻二卦相爲表裏

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爲潛龍也故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此陸佃之說

白虎通曰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此與時偕行之義也

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以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以造爲聚其古本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按孔疏釋此句云可與共論幾事則宜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亦合

錢竹汀曰坤文言蓋言順也馴與順古字相通象傳之馴

致與文言之順其義一也尚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儒訓若爲順而史記舜本紀云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又五品不遜先儒亦訓爲順而史記引其文云五品不馴是馴與順本一字矣蒙六三象傳云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女以從一爲順見金夫而不有躬是爲不順本義破順爲愼皆非經旨

容齋隨筆曰坤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有理

屯六二女子貞不字虞翻訓字爲姙娠按山海經中山經苦山有木名曰黃棘其實如蘭服之不字郭注字生也易曰

女子貞不字則此義古矣

王拱辰曰竊觀彖傳如剛柔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只是一個見在卦體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

後漢書曾恭傳曰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注比卦坤下坎上坤爲土缶之象也坎爲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劉攽曰有我當爲有它注文甚明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文選六代論注引鄭注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

自繫于植桑不亡也按諸家並以苞桑爲固結之喻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殆者屢矣是又以苞桑爲朽索六馬之比宋儒陳普曰桑柔木而多竅空虛苞苞之於內也小人在內與凡人內虛弱而不充實皆其象也其亡其亡謂凡所以亡繫謂總由之也說與宣公合

豫九四朋盍簪王伯厚云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按子夏傳簪疾也鄭注簪迮也京房傳簪作攢馬融傳作臧荀爽傳作宗虞翻注作戩朱子本義兼用子夏京房之說竊謂宗義尤長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

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見隋書王劭傳

噬嗑六四噬乾胏得金矢王肅注云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見文選東京賦注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禮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俞氏思謙云卦名无妄若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莫妄於是所以凶也利有攸往利往而耕

之菑之也然則則字當是凶字之譌

劉向傳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西溪叢語曰周易遁卦肥遁無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蜚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蜚遁以保名注引易上九飛遁無不利謂去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為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為仡豈未辨證此耶按今本思元賦云文君為我端蓍兮利肥遯以保名注引九師道訓亦作遯而能肥皆後人依易文改之惟七啓元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注引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證之叢語所引尚仍其舊耳遯有高舉遠引之意則飛義為長

爾雅釋獸角一俯一仰觸皆踊翟說文觸爾雅為說則一角仰乃二角之譌謂二角皆豎也易睽六三其牛掣鄭作翟云牛角皆踊曰翟與許同義

沈作喆寓簡曰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為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剝下以封上則泰而為損矣在易之否☰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損下而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損上而益下斯為泰矣蓋天下治忽之理戒在損益而已

後漢書魯恭傳曰按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

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蓋古者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獨冬至為然

後漢書郎顗傳引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是古本無亨字

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今彖辭無改命吉之語

譚苑醍醐曰古文易日中見斗斗作主鄭康成注詩酌以大斗斗亦音主儀禮司宮設罍於洗東有科釋文科音主註爽水器也律歷志聚於斗漢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皆音主之證

淮南子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者非無衆

歷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

錢竹汀曰豐其屋天際翔也李鼎祚集解據孟喜本際作降翔作祥云天降下惡祥也鄭康成王肅本並作祥蓋漢儒相承之本如此際降字形相涉故本或爲際鄭讀爲瘵訓病雖與孟本異而意猶不甚遠王弼改爲翔疏家申之以爲如飛鳥之翔於天則失之甚矣

漢書外戚傳成帝引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喪其毛也故稱凶

渙其羣元吉呂賢以爲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爾雅翼曰觀今之河豚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來每三頭相從號爲一部江陰得之最早率以冬至日輒有之故說者解易信及豚魚以爲即此蓋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來信之著者也

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王弼注繻宜爲濡衣袽所以塞舟漏程子朱子皆從其說按玉篇訓袽袽衣敝衣敝衣塞舟於事未協據說文引易作需有衣絮云絮絜緼也一曰敝絮又云絮麻之一耑而緼爲碎麻故絮亦曰緼見皇侃論語疏則絮之爲物可以著衣亦可以彌舟隙故曰衣絮

禮坊記引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鄭注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按漢書郊祀志亦引此文惟禴作瀹師古曰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瀹祭謂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二說大同小異

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不續終也初六濡其尾吝象曰亦不知極也按史記春申君傳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即不續終不知極之義王弼謂小狐雖能渡而无餘力將濟而濡其尾不能續終險難未足以濟也又曰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上六濡其首厲濡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得之矣

風俗通曰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最足相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道在性先而子思言率性之謂道蓋即人以言道也性與善二而孟子言性善蓋即繼以言性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首節尚辭尚變尚象尚占是目次節問焉以言受命如響是專釋以言者尚其辭也三節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是並釋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四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正釋以卜筮者尚其占也五節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當合下節爲一節皆釋易有聖人之道意深字承次節至精來幾字承三節至變來神字承四節至神來上言易道合乎聖人此言聖人之道合乎易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如此故末節復結明之

錢竹汀曰耒耨之利耨與耒皆田器之名說文作梠或作

鉏訓爲薅器詩庤乃錢鎛毛公訓鎛爲鎒世本垂作耨釋器斫斲謂之定李巡云鋤也廣雅定謂之耨然則鎛也定也斫斲也鋤也耨也一物而異名也呂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云耨所以耘苗也馬融注易訓耨爲鋤亦指器名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兩小字複唐石經作力少而任重當從之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傳贊注引易亦與石經同

漢書楚元王傳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今本無凶字蓋後人脫之耳

經典釋文曰荀爽九家集註十卷不知何人集其說卦傳文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揚爲鶴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言卦象者不可不知

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楊升菴以爲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

錢竹汀曰雜卦升不來也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故不來爲上升之義

開卷偶得卷一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尚書

古文尚書自朱子始疑之後之和者衆矣一則以文之平易也二則以出之太晚也三則以爲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也抑余亦有疑者凡文之微言者不容僞如堯典之命四仲禹貢之敘九州洪範之綱舉曰張顧命之臚陳名物皆非古文所及平心而按實有判然不同者然其間微言大義隱奧深語醇而氣厚亦決非晉人所能僞即令采輯補綴豈能渾然天成如自己出衍至二十五篇之多試使識古文者如其說而爲之恐不能成一篇亦復談何容易乎今以源流考之安國所傳約有數派其一以傳都

尉朝而倪寬亦從安國受業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其一則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然史記所引用不出伏生二十九篇之外而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寬則仍伏氏之本也蓋古文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其所稱問故受業者不過就二十九篇中質其疑義考其同異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異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是已惟孔氏世傳（見後漢書儒林孔僖傳）及都尉朝等乃其嫡派其傳授序次固有不可盡考按漢書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之膠東庸生生傳之清河胡常常傳之號徐敖敖傳之王璜及平陵塗惲惲傳之河南桑欽而賈逵父子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逵有源流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

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楊賜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是豈出梅賾一人之手哉朱子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今按漢書路溫舒傳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春秋繁露引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又引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又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說苑引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引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風俗通引尚書曰紂爲逋逃淵藪後漢書劉梁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論衡引武成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說文引虞書老宇及周書若藥不瞑眩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皆古文也安得謂前此諸儒皆未經見耶淮南

子曰禹執干戚儛兩階之間而三苗服又曰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又曰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論衡答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有過無大蓋亦得見古文故有是語否亦經師之所傳說但未能舉其全篇耳朱子又云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云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案漢書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據此則二十九篇固有其書且以傳於齊魯矣文帝求治尚書者特以句讀音義有難通曉故使晁錯往受之伏生耳非謂竟無其書待伏生記錄而後有也何偏記其難之有至謂數百

年壁中之物豈無訛損一字則疑竇實在乎此竊意壁書初出當如今世所傳逸周書摩滅脫損不一而足又字皆難識安國既以今文推識其字因於二十九篇之外求其脫損少而有文義可尋者引伸觸類遇必不可知之字則以意潤色之遇有殘缺則采古書之零章斷句以補綴之其脫損多而文復古奧難曉及徵實紀載難以意造者則皆舍之此古文之所以皆空虛平易而牽綴痕跡之處亦或不免也豈憑虛采輯之所能爲哉然則讀尚書者當如何曰吾人當學孔子之信而好古不當學孟子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諸儒疑古文並疑書序然書序不自古文有也考伏生大傳殷傳有帝告高宗之訓周傳有歸禾成王政等篇皆二

十九篇所無若不見書序何以有此名題故朱竹垞謂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九斯言信矣惟今文有序故馬鄭有註而史記本紀世家採用書序幾徧揚子亦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不得援論衡法北斗七宿之說以爲疑也百篇孔子所定則序亦孔子所作而廢之可乎

羲和分宅暘谷南交昧谷幽都皆距中國頗遠今以山海經證之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按羲氏和氏既分主四方固當有國既有國則有女爲后亦不足怪但古書缺略不能分別但謂之羲和之國但謂之女名羲和而已拾遺記曰帝嚳之妃娵訾氏之女也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之八神亦謂八翼亦謂八

力豈即傳所謂才子八元耶此又生日之說所由來也曰八曰十傳聞之異據帝王世紀帝嚳自言其名曰夋夋即俊爾然則羲和四子於堯爲毋黨故堯知其賢而使之代重黎之職歟

驩兜之稱共工也曰方鳩僝功堯之斥之也曰象恭滔天史記作侁恭漫天以皆指治水言故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書命共工治河共工不可用故更咨能者乃以試鯀也周語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者共工棄此道也瀆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宮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此其證也又云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

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克厥帝心是不特伯鯀有聖子即共工亦有賢孫矣

左傳許太岳之後也杜謂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按山海經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麟又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二者其即堯之四岳乎有南岳西岳則有北岳東岳矣而又有太岳者意四岳爲四方諸侯之長各就其國而在朝者又有太岳以統之歟

伯夷父顓頊師見呂氏春秋

江都汪氏中曰舜之父見於堯典者曰瞽而已左氏傳孟子呂氏春秋韓非子則皆曰瞽瞍此非其名乃官也春官瞽矇有上瞽中瞽下瞽周雅謂之矇瞍周語曰瞽告有協風至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鄭語曰虞幕

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氏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然則瞽之掌樂固世官而宿其業若虞夏之后夔矣呂氏春秋古樂篇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注質當爲夔）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其據也唐虞之際官而不名者三四岳也共工也瞽瞍也司馬子長易其文曰盲者子失之矣余因是而悟舜之被稔鼓琴作五弦以歌南風舞干羽以格有苗於詩歌聲律所以命夔者特詳而部之所以盡美盡善者固其聖德亦由世業使然與

嬀汭孔傳曰舜所居嬀水之汭（說文云水涯曰汭）而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嬀汭也史記正義引地記云河東郡青山東（路史國名紀注引河東舜廟記云二泉在首山東北山中褒宇記此河東縣南三十首山此作青山誤也）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嬀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泉合流出谷西注河嬀水北曰汭也是又爲二水矣嬪于虞注中以爲嬪婦也虞國名其君瞽瞍也舜爲出子居于嬀汭堯以二女妻之所謂不告而娶也既嫁而就虞以見于舅姑然後婦道成焉故曰嬪舜讓于德弗嗣玩其文勢當是舜讓而堯弗許耳嗣今文作台亦作怡史記作不懌懌與釋通顧命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謂疾不解也此不懌亦不解之意猶云不獲辭也漢書文帝賜南粵王佗書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可爲確證如孔說則下文接不去矣

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馬融註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塡星也第五曰伐木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從來言六宗者多主孔安國謂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其說雖據祭法然祭法未嘗指定爲六如四時之神勾芒

祝融蓐收元冥各有專屬豈得祇合爲一而寒暑不出四時之外水旱亦非一神所爲且壇祭暑而坎祭寒地非一處秋迎寒而春迎暑祭非一時於六之數既爲未安而攝位之告豈能並及殆未足爲定論也考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文昌第五星主災咎）司命（文昌第四風師箕星主老幼）風師（箕星）雨師（畢星）故鄭康成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而人多不從者蓋以獨遺日月又司中以下皆星宜統於星辰之內不得云六爾不知星辰之星專指五星而言與司中以下不相屬若以爲複則周禮何分屬之實柴槱燎二祭乎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謂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然則但言祭天而日月已在其內

又何疑鄭說之獨邊日月哉

劉知幾曰王肅註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尚書正義謂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亦一證也然魏書紀明帝問王肅六宗之義肅以乾坤六子對是又王孔光說與傳不同

郊祀志引虞書曰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生一死爲贄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此亦可備一說

大戴誥志篇孔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曰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云云此伯夷當即舜所命典三禮者稱曰虞史則兼天官可知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疏引鄭康成讀經作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史記亦同其說然堯之咨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而舜於是舉其使舜攝曰乃言底可績三載是堯之七十二年也又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是堯在位百年舜自歷試至此三十年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也舜之禪禹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而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合之爲五十故曰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若歷試二十年方攝何以云底績三載且舜攝八年而堯崩何以云二十有八載乎近人攻古文者力主史記以與孔爲難亦未詳考耳家語辯樂解帝五十載

附力居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此陟方乃死之注脚

禹乘四載孔註以爲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說文引虞書澤行乘輴山行乘樏蓋本於此輴與輴音近即其異文也呂覽文子並同孔說史夏本紀則云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徐廣曰橇他書或作䑛檋或作橋按䑛見尸子橋見河渠書徐又云橋一作梮梮直轅車也孟康曰橇形如笊槌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蕚䑛之䑛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檋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張守節正義以爲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檋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其說較詳漢書溝洫志又以橇爲毳檋爲梮應劭曰梮或作樏爲人所

牽引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蒜臼人輦以行也二說稍異書疏謂梮與毳爲一樏與梮檋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余謂如淳之說皆非也橇檋與舟車一類並爲乘載之器若橇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檋以鐵如錐施之履下以上山何以謂之載則言橇當以孟康爲是而守節正義佐之輴即毳也言檋當以徐廣爲是而應劭韋昭佐之樏即檋字又作橋即今之轎也御覽引十州記曰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橋車到鍾山是已輴形近舟樏形近車惟舟大而輴小車用馬而樏用人爲異耳至四載之外又有行險以撮行沙以軓見尸子而呂覽又謂沙用鳩文子又云沙用䞣其制已不可考楊升菴曰䞣字从髟省似有毛毳之物恐如今之山東皮韉蛙漏水不漏沙之義而軓見玉篇車也撮

或以爲車乘之器又與絕音義同宜並存之以俟考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史記夏本紀作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是訓鮮爲少有無即指艱食言化居作徙居禹貢所謂降丘宅土孟子所謂民得平土而居也乃粒作乃定周頌所謂立我烝民也

皐陶謨萬邦作乂禹貢蔡夷作牧雲土夢作乂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之王氏念孫用詩駉篇傳訓作爲始於義爲長無若丹朱傲以下皆禹告舜之辭而夏本紀作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正義曰帝曰及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此四字

當應別見書案漢書劉向傳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王充論衡引書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己不敢私不肖子也其說正與史同足證子長之有自來矣

蕭氏孟景曰宗彝蔡傳以爲虎蜼蓋謂虎彝與蜼彝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彝者宗廟之常尊也按孔傳本有宗廟彝尊之訓然宗尊同音古多通用故尊盧氏一作宗盧左傳伯宗公羊作伯尊則宗彝即尊彝也

殷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王氏引之曰喜起熙皆興也故下文皐陶曰股作興事也亮興庶績咸熙史記五帝紀作衆功皆興揚雄劇秦美新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學記不興其藝不能樂學鄭注曰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爾雅歆喜興也是喜與熙皆有興起之義

冀州田中中乃出上上之賦雍州田上上反出中下之賦王肅諸家嘗疑之江氏聲以爲崑崙高一千里九州在崑崙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推之餘州知以高爲上卑爲下也按顏師古注地理志冀州厥田中中云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可證江說之有據

島夷皮服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並作島夷蓋今文也鄭元曰島夷東北之民賦食島獸者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捕取島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島也按海內經有鹽長之國有人鳥首名曰島民郭注云今佛書有此人即島夷也此其一證

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碣石凡有三鄒衍如燕燕昭王築之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此碣石特宮名耳在薊縣東二十里寧臺之東非山也秦築長城起自碣石在高麗界中亦謂之左碣石其在平州界內者郡有大河入海處爲禹貢之碣石亦曰右碣石今永平府昌黎縣西北二十里按夾右碣石可以此解之

嶋夷既略王氏念孫曰設文略經略土地也廣雅曰略治也言嶋夷之地既治也傳謂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義耳

浮于淮泗達于河說文引作達于菏按水經淮泗並無通河之道但云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是

注達泗泗達菏河乃傳寫之誤耳

雲土夢作乂傳云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東作畎畝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於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案史記雲土夢爲治索隱曰雲土夢水二澤名亦引左傳爲據又引韋昭曰雲土今爲縣屬江夏南郡華容考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然則雲土即雲杜而楚語王孫圉稱楚有藪曰雲連徒洲徒當即杜耳地理志乃作雲夢土作乂直以意改之非也

河圖緯象敘河流九曲特詳其言曰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

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洛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春秋括地象亦云（隋杜公瞻纂編殊引）河有九曲發崑崙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砥柱觸闕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腰至大伾山爲地齒東至碣石入於海爲天廚河圖又云（郭茂倩樂府詩集引）黃河出崑崙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蒲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於渤海

墨子節用篇曰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此堯典宅南交禹貢朔南暨之注腳

五子之歌弗愼厥德雖悔可追可逭作何石鼓文其魚維何何以槩之何並作可是其證也

漢書王莽傳引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戮之以爲奴也說書者以爲裕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按說文奴婢皆古辠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隸女子入于舂稾是也

盤庚率籲衆戚說文引戚作戚孫氏星衍謂貫戚近臣也史記殷本紀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鄭康成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即所謂衆戚也

若射之有志志矢名也爾雅骨鏃不翦羽謂之志儀禮既夕記礱矢一乘尚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爲證

度乃曰說文引作敶云閉也閉杜其口戒勿胥動以浮言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孔傳以靈字斷句則下句不成文似當連各字爲句各乃格字之省也薛尚功鐘鼎款識其趞鼎敔敦有曰王格于成周師秦宮鼎曰王格于享廟伯姬鼎𩰫敦師毛父敦牧敦近積古齋所錄頌壺頌鼎皆有王格大室之文其宗周鐘曰用昭格丕顯祖考無專鼎曰王格于周廟凡格無不作各者此之靈格猶詩言神之格思也弔善也（見家語王肅注）上云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故言我非違家乃天來厭其衷吾當善承之耳賁美也（見廣雅）前云卜稽曰其如台是鬼神已以遷告我次故言我豈敢違卜而不恢大此美

續乎

王氏引之曰凡同義之字皆可互訓移易同義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言毋使移種于新邑也此外可以類推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狂作往言當出行遠去也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序紀周正史紀殷正二者皆合獨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陸氏釋文謂年月不與序相應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而孔傳依違其說解十一年伐紂爲觀兵解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爲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一序之內強畫兩段尤屬附會今以竹書紀年證之帝辛五十二年當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

月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蓋殷十二月建子周之一月也三統歷推戊午爲子月二十八日是時周未改正朔故仍爲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序雖稱一月而猶繫之十一年者以此越六日甲子三統歷推爲丑月五日則爲殷之明年正月而爲武王之十二年故呂氏春秋曰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紀年亦云武王十二年辛卯伐殷敗之于坰野既克殷而後改朔故國語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世俘解曰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則咸劉商王紂史記亦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皆周正也若齊世家謂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蓋猶仍商正而年則非矣問者曰杜預謂紀年皆用夏正則所書武王十一年冬十有二月安知非丑月乎余曰不然唐大衍歷云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蓋據竹書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之文夏十月殷之十一月也是非紀年用殷正之明證乎或又曰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然則克殷非十三年而何曰據史記此乃克殷後二年之事書大傳則謂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封之箕子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問鴻範二說雖小異要其訪範非即在克殷之年則一也且紀年繫周武王元年於帝辛四十二年之下其年歲在庚辰而於後幽王之末統計周之年數又云武王元年己卯自己卯至辛卯十三年則又從其成君之年數之然則牧野之役出師在十一年

克殷在十二年而通計成君之歲亦可云十三年歟

鶴林玉露曰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

沈湎冒色韓詩以爲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見初學記詩釋文作閉門不出客謂之湎

播棄黎老按方言黎老也燕代之北鄙曰黎黎與黎通古字黎亦與耆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耆見釋文是黎老即耆老也

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蔡氏考定武成移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於于征伐商之下似矣但是時武王尚諸侯也天下未定何得於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之前自稱周王發即以爲史臣追增之然觀

王誓師凡稱王者皆史臣敘述之辭若武王自稱但曰小子發予小子予一人未聞自稱周王者其稱文王則曰文考至武成告羣后力云文考文王明乎辭有體製也若云可以追增則何不可追增之有蓋此篇爲告武成而作與逸周書所記克殷解不同故于征伐商之下不說如何克商便接王來自商云云自底商之罪至天下大定承上文柴望大告武成而言柴祭天也望祀山川也故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以下正其告武成之辭也自今商王受至萃淵藪告商罪之不可不伐自予小子至用附我大邑周告已之伐紂出於順天應人自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乃所天永命之辭非謂相其伐紂也自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乃告成功之辭乃反商政以下則史臣約紀新政及開國規模以結之原文自明不必疑有錯簡

郡國志鉅鹿郡故大鹿十三州志以爲即唐虞時大麓之地註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註云廣而澤也史記紂盈鉅橋之粟許慎云鉅鹿之大橋也寰宇記鉅鹿郡有巨橋倉鹿臺在衞縣西二十里據此則鉅鹿即因鹿臺鉅橋以得名後人取古蹟以名縣耳鉅鹿縣今屬直隸順德府在衞輝北衞輝古朝歌紂都也

元人謝章著洪範演義其書已佚大旨見於吳師道後序其說引禹謨九功即爲九疇謂範爲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故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徵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可以知其概矣

錢竹汀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周禮春官肆師注洪範無偏無頗遵王之義本從古文作誼開元詔書以頗與誼不協改經文爲陂曾不知誼从宜得聲宜本作宐又从多聲以誼韻頗正合古音即使依今文作義而義亦從我得聲與頗初無不叶也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於尚書洪範引古本足利本作無偏無頗蓋在未經詔改以前當從之

六三德高明柔克以下忽接惟辟作福至人用僭忒一段與三德殊不相涉疑此段當在六三德之上以爲天下王之下皆皇極之文也作威作福與作好作惡相類側頗僻僭忒與偏頗辯反側相類上文俱以民人並言至凡厥庶民極之敷言一節止說民未說到有位之人故此段復致戒於臣之威福玉食末云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仍以民人雙收正與上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相應其爲錯簡明甚又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蘇氏以爲此五紀之文當在五曰歷數之下余蕭已有此論亦確然可從者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李氏成裕謂當讀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一同韻協古字別爲句與下文五吉二凶體例合王氏引之申之曰馬融註逢大也子孫其逢猶言其後必大耳淮南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豐作逢是古逢豐聲義亦同也

以戚我先王孔傳戚近也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鄭注戚憂也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孔穎達曰周公陰有請禱之意又不欲二公知故弗諾之亦[illegible]之但言周基新創王未可以死而已不言未可以崩而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文魯者之死辭也小爾雅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傳訓戚爲近實本於此若以穆卜爲憂怖先王壇墠冊祝卽弗憂怖乎按二公爲王穆卜但問吉凶而已周公以王未可死必當爲之請命不但問其吉凶已也請命求代非二公所得與故曰自以爲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作負子索隱謂鄭君亦讀丕曰負按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illegible]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然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云者言武王若受天譴責致有斯疾則將不可救故呼三王請以身代之也告神宜貶損故從諸侯病辭

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作旦巧王氏引之曰考巧古字通若而語之轉顧讙老子義疏曰若而也予仁若考者予仁而巧也惟巧故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寶應朱彬曰表記辭欲考鄭注考巧仁若考猶孟子之言仁且知

又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敷者徧也周頌賚篇敷時繹思箋曰敷徧也般篇曰敷天之下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敷作徧康誥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敷亦徧也大雅抑篇罔敷求先王鄭箋以敷求爲廣索是其義也

毛詩傳云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而作亂周公東征而滅之是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疑其將篡故公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爲案毛以周公居東爲東征而無避居東都之事孔安國史記王肅皆同其說惟鄭康成謂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攝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宜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又云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夫武王之崩周公既已攝矣豈待三年而始欲之卽管蔡欲間周公亦豈必俟三年之後及周公避居去其所忌乃反觀望不發而待周公歸攝而後叛此豈其情哉至以罪人斯得爲指周公之黨屬尤屬誣謬且周公東伐三年乃歸而作康誥召誥洛誥歸政卽在此三年之內其日不暇給明矣然則毛傳之說自不可易惟以居東爲東征則猶有未協者成王方疑而不待王命擅行討伐是益之疑也然謂避嫌遠謗置身事外而不恤近禍尤非周公之心也考史記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衞世家曰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索隱謂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先攻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代管蔡然則周公之使

伯禽就封也所以備淮徐其居東也所以拒管蔡故作雒解曰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內弭謂召公外撫謂周公周召分陝其在此時乎蓋從容坐鎮按兵而待其變是之謂居委任二公釋攝政之權是之謂辟迨夫風雷致警小子親迎然後仍歸居攝鼓行而東聲罪致討竹書紀年所書實與詩書相表裏而金仁山通鑑前編乃紀殷畔於王迎周公之後豈非輕信鄭氏之過哉

泰誓之文發揚而蹈厲太公之志也大誥之意委曲而深厚周公之仁也武王因神人之憤而又有孟津八百之助故泰誓理直而氣壯成王遭骨肉之變而又沮於邦君違卜之言故大誥情迫而心疑

孔穎軒曰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書作大誥

字規句擬可以當書之訓詁弗造哲迪民康莽曰予未遭其明恐能道民於安予造天役莽亦爲遭古遭造字逼史記甫刑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文侯之命造天丕愆傳曰遭天大罪是造有遭訓也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莽曰予惟往求朕所濟處奔走賁與奔通詩鶉之奔奔左傳禮記皆作賁夏小正元駒賁傳曰賁者何走於地中也誕敢紀其敘莽曰誕敢犯祖亂宗之序紀犯形相近也不敢替上帝命莽曰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古僭字省唯作僭故誤爲替爾丕克遠省莽曰不克遠省丕當爲不立政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亦古通字也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莽曰況今天降定于漢國今戾訓罪非是詩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

王伯申曰康誥別求問由古先哲王由於也稱詁錄於也通作由大雅抑篇無易由言箋曰由於也徧求聞於古先哲王也又應保殷民廣雅應受也應與膺同應保即膺保也周語曰膺保明德應保猶受保也士冠禮字辭曰永受保之或謂之保受召誥曰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又曰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傳讀猷字爲句而訓猷爲謀不如斷猷裕爲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訓爲善也按君奭有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是本經已有明證

天畏棐忱郭注爾雅引作天威棐與匪同漢書燕刺王旦傳毋作棐德師古曰棐古匪字也朱子謂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爾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朱氏彬謂臬司句絕說文司

字下臣司事於外者是司猶事也言陳是臬事而師殷罰之有倫者也下文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彝常也法也罰之所斷即殷彝之有倫者語意正同

梓材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洪氏頤煊引爾雅釋言歷辟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人亦謂犯法之人

召誥曰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下云甲寅位成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卜宅者乃召公甲寅位已成乙卯周公方至而洛誥乃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云云召公所卜何宅所成何位而周公猶待卜耶蓋我者同事之通稱即追述召公卜宅之事

召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山井鼎引古本足和本介作迨迨爲邇字古文所由誤爲介字迨近也與傳疏解比介爲比近合

錢竹汀曰召誥王之讎民孔傳訓讎爲匹匹民猶言匹夫匹婦卽堯典之黎民也百君子卽堯典之百姓也友民者友邦之民卽堯典之萬邦也按廣雅釋詁讎輩也輩亦與匹同義

論衡引經曰上帝明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多士曰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宜以無違朕絕句漢書高帝紀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是

其比不敢有後者言民毋或敢觀望不前也

酒誥多士多方無逸皆周公所作而其言有各不相謀者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曰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而無逸於祖甲以後乃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夫自祖甲至帝乙尚有六世而其言之乖異如此豈以誥殷人者辭宜從厚戒成王者辭宜從實耶

無逸稱祖甲以後皆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今以竹書紀年考之祖甲之後廩辛四年庚丁八年武乙三十五年太丁十三年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經世前編則云廩辛六年庚丁二十一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帝乙三十七年帝辛三十二年皆與無逸不甚合

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惠於小民卽咸和萬民也唯政之恭卽惟正之供也政與正通恭與供通勤政愛民意本一貫其義爲古異亦與注疏本同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勘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孚厚菴釋之曰王雖在位而猶沖幼固不大責于我然使但爲身謀收身以退而不勉王之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而新進用事之人將有不可知者昔者吾嘗作詩託諸鳴鳥而猶未能自達況驟能格君心之非乎以見事勢之未可去也

多方曰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罔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言紂之所以亡也又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言武庚不能善承天意保其宗祀而妄圖非分以致覆滅也武庚繼紂而立當以踰年稱元而武王以克殷之六年崩是武庚之五年也其明年武庚遂叛故其辭云然

孔興軒曰不克敬于和猶言敬與和也康誥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義同君奭天越民亦言天與民也越猶于也

王伯申曰爾雅曰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洪範曰凡厥正人康誥曰惟厥正人又曰越厥小臣外正酒誥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

是也字或作政康誥曰不于我政人得罪立政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是也說文曰事職也故官之職謂之事廿誓曰六事之人康誥曰外事酒誥曰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又曰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是也爲長謂之正任職謂之事二者相因故經文多並言之者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事越少正御事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又曰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立政曰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又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又曰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是也解者不知政爲正之假借而以爲政治之政於是立政一篇遂全失其指矣

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孔顨軒曰賓讀爲擯覲禮曰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注謁猶告也然則王見諸侯皆擯者傳辭故此亦擯者以其圭幣告王並稱其辭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也古字多省玉藻必與公士爲賓即遍作擯而多士篇予惟四方罔攸賓徐仙民依馬義音擯卻之擯此本經之有可證者

呂刑鴟義姦宄鴟字難解按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後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罔不寇賊洎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是鴟義當爲洎義也

鰥寡無蓋朱氏彬曰無蓋猶言無害也爾雅釋言蓋裂也釋文舍人本作害蓋害古同聲通用字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伯申曰訖竟也終也富讀曰

福謝象傳鬼神害盈而福謝京房福作富郊特牲曰富威福也者福也大雅瞻卬篇何人不富毛傳曰富福也威福相對爲文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下文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其義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後漢書引亦作求

王伯申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成與輸相對爲文輸之言渝也謂變更也廣雅輸更也獄辭或有不實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所謂平反也獄辭定而人信之其有變更而人亦信之故曰獄成而孚輸而孚隱六年左傳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羊穀梁渝作輸秦詛楚文曰變輸盟剌謂變渝也是輸與渝通又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哲當讀爲折折之言制也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墨子尚賢篇引作哲

民惟刑哀敬折獄尚書大傳引作哀矜哲獄可證

尚書逸文其在史記所引者如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至自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勞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又點竄書序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讓作原命皆未知所據其在劉歆所引者如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又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其文多與逸周書相出入其在鄭康成所引者如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臆語頗不倫皆不知其何所本按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而書正義稱霸所僞作有胤征湯誥典寶伊訓原命武成等篇然則三家所引其卽是乎如詩鹿鳴箋引書曰篚厥玄黃正義曰鄭不

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耳是其一證也

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安國以考伏生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又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王伯申云合當是今字之譌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其當是治字之譌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中大夫平當當爲歐陽五傳弟子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孔穎達書疏曰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又云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云孔安國古文得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此諸尚誤據儒林傳霸書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卽安國所獻者其多十六篇自眞霸特僞造二十四篇以合之耳近世如閻若璩惠棟王鳴盛江聲孫星衍之徒徒見張霸之

二十四篇與藝文志十六篇之數相符與百兩篇之數絕異遂以爲非出張霸斷爲眞古文反以孔傳二十五篇爲僞按百兩篇之不同于二十四雖愚人亦知之豈穎達而反不知之然所謂百兩篇者果采書序爲之耶則書序惟百其多出二篇何名果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耶則二十九篇人人傳習分析之迹顯然何待校以中書而始知其僞則固有不可曉者今其書已亡惟見於鄭氏之注鄭注又亡惟見於孔氏之疏孔既據鄭載其篇目亦必據鄭決其僞書不然鄭於緯候伏傳尚爲之注何反不注此二十四篇耶且古文篇卷之數漢書固有明文矣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自注爲五十七篇師古注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

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書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也按伏生二十九篇堯典（合舜典）一咎繇謨（合益稷）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合三篇）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金縢十二大誥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合康王之誥）二十四鮮誓（即費誓）二十五甫刑（即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書序二十九也（從朱彝尊說）安國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四又增多古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一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此合之伏生三十四本五十九篇以引序各冠篇首故五十八篇也其爲四十六卷者孔疏云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三篇同序共卷康誥酒誥梓材亦同序共卷其康王之誥與顧命別序故別卷以五十八除十二故爲四十六卷此其與漢志一一印合者也若鄭康成所注者於伏生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後得泰誓三篇而不數書序爲三十四同篇共卷則爲二十九其張霸二十四篇同篇共卷則爲十六夫以鄭注合之張霸計篇爲五十八似也然孔傳引序各冠篇首故除序鄭注書序統爲一篇何以亦除不數若計卷則以十六合之二十九不過

四十五卷耳則又數序以足之一部之內篇與卷數兩歧焉在其與漢志合耶蓋攻古文者先有僞字成見橫其胸中百計吹求欲尋其罅而不得於是執定十六篇以爲證驗然所謂十六篇者證之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逸書得十餘篇不定爲十六也十六計卷即以二十五篇爲十六卷亦奚不可必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爲古文鐵案則九共九篇共卷而餘皆一篇爲卷其多寡不太不均耶考其篇目與孔同者十一似亦稍間孔傳篇名而不得其全又聞其有五十八篇聞其除序而不審其除序之故此其所以彭聲遷就而究與漢志不合也且讀書以義理爲尚試以鄭注考之其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是固以納于大麓爲舜典文矣然伐木豈帝臣之事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則依遠書序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則湯征當作何解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胤征夏書而語及周王何故是明襲孟子而失之者也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書篇有疑至臣扈無伊陟也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點窟孟子改厥載爲載孚文義不通又云征是三朡則襲典寶序也又注旅獒序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意欲依旅巢命爲義然序明云西旅獻獒豈得云西旅獻豪乎由此觀之孔沖遠指爲張霸僞作誠不誣矣至史記所引湯征爲二十四篇所無然寥寥數語全與征葛無涉湯誥云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勞乃事忽繼以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古文有此文法乎其後又序禹皐陶后稷而忽插入益九乃依傍呂刑爲說語意

不倫又點竄書序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非所謂采書序爲作首尾篇或數簡者耶劉歆三統歷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則似稍窺見古文而增設之語殊不可解其引武成則直以逸周書爲藍本其爲僞迹顯然竊怪史遷嘗從安國問故劉歆嘗典校祕書何竟不知其僞然遷意在網羅散失其時窮書未黜故愼擇而取之歆所引則日月甲子尙有可憑故采用之若古文早出吾知其必舍彼取此也且古文果止二十四篇則史記何以又有湯征而鄭志載趙商問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之語何又多此一篇武成果亡于建武之際而王充本傳和帝永平中卒論衡又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是

明有兩武成也若乃益稷佐禹治水功同故二人合讀疏引馬鄭王所據書序謂此篇名爲棄稷而攻孔者力主之不知棄卽稷也易益爲棄則在稷爲贅在益爲偏枯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今疑古文之文從字順不如伏書之詰屈聱牙而反取雜亂不經之零章剩句以爲眞古文有識者固如是乎

今文太誓其亂眞也久矣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鳧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太平御覽引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推俺不備亦此類也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愛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按融亦初中嘗爲校書郎詣東觀典校祕書得親見古文何竟不一校耶劉向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亦有此文向親校祕書所引當必不妄而於今古文皆無之其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敎人並不辨其眞僞劉歆亦校祕書而引今文泰誓云丙午王逮師皆不見古文何耶泰

誓疏云李顒東晉人集注尙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安國考定古文豈爲僞書作傳更不可解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太誓而書大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太誓之出劉向以爲在武帝末後漢書又以爲在宣帝本始元年然董仲舒於武帝建元元年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又且爽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於是攻孔者以此爲眞古文且謂伏生書亦有其篇寶同拱璧其視古文泰誓直如糞土然古事茫昧難以強斷所可辨者惟文義純駁之間耳今文太誓文辭淺露馬氏固嘗疑之至如白魚入舟流火化烏此稍知天命者所不道而乃君臣色喜曾聖人而若是淺乎下篇曰今殷

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不過依傍牧誓點竄成文曾無一語爲民討罪視古文之光明正大辭直氣壯者何啻天壤而以爲眞古文可乎或又疑古泰誓辭意近傲不似仁人氣象不知紂有臣億萬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引之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可見原書如此前人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又何疑乎考禮坊記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事書疏又引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

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是或一說也又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烏白魚事其文多同大誓則漢人所引或出中候亦未可知

漢書劉歆傳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向死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藏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閔惜也按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蓋即成帝陳發祕藏時也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釋文作劉向校之亦在此時其時孔衍亦上書辨家語云臣祖安國得古文科斗尚書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會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光祿大夫向以爲時所未施行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孔疏引劉向別錄云尚書五十八篇此云不紀異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據此則成帝蓋嘗

欲興古文而能治之者膠東庸生安國之孫衍皆其人也惜劉向不能將順其美耳孔疏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燮腎陽剔刮剔刻云臏宮剔割頭庶刺而梓材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論衡引作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想亦今文之異又蔡邕石經今文殘字見於隸釋所引者亦與古文多異蓋劉向所校異文脫字略見於此其時歐陽大小夏侯各守師法必不取古文以更其本經而劉向既校其異文知其脫簡亦必就現行之二十九篇錄爲古文此後漢杜林之本所以止二十九篇而稱爲古文而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與哀帝時歆欲以十六篇列於學官爲博士不肯置對而罷平帝嘗立古文不久亦罷於是古文遂隱及後漢則扶風杜林

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林嘗客隴西隴當所光武徵丹侍御史當寶愛之東海衛宏從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於是古文遂行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皆此本也初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惲安國五傳弟子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而汝南許愼亦從逵受古學故說文引書稱孔氏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於世儒林傳云雖不立學官擢高第爲議郎給事近署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一人靈帝光和三年亦有是詔維時傳古文者有尹敏蓋豫周防丁

鴻楊倫又有孫期劉佑張楷孔喬周磐等所謂古文皆不過二十九篇而已唐張懷瓘書品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北山杜林字本傳作伯山亦見後漢書注是東漢杜林之本盛行於時雖本安國而無增多之篇其五十八篇惟安國之家世傳之見後漢書儒林孔僖傳按史記儒林傳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是安國始亦今文家及得古文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卽書序所謂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承詔作傳孔衍所謂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也孔叢子載漢太常蓼侯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略云舊章潛於壁室歐爾而見襲爲今學唯問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國古文乃有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讎古以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又載孔僖子季彥答孔大夫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測其奇矣賴吾家獨修之其引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安國世傳於此可見或疑孔叢子王肅僞撰然肅時古文未出何由知而傳之孔疏曰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陸德明亦云王肅注今文而解

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與而近世攻孔者卽指古文爲王肅僞造然肅果僞造古文經傳具備何必又爲尚書解見隋經籍志注二十九篇以啟後人疑竇乎晉書稱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考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伊訓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而太平御覽所引帝王世紀有云案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又云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卽孟子之言是也謐之卒在晉武帝太康三年時古文未出而其書引之鑿鑿如此郭璞爾雅釋詁注引書僕我

后此太甲篇也引書曰禹拜昌言此大禹謨篇也又引逸書釗我周王此武成篇也又於鳥鼠同穴下引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於狗四尺爲獒下引尚書孔傳曰犬高四尺曰獒璞死王敦之難雖在東晉明帝時而爾雅注中一引元康八年（惠帝年號）事一引永嘉四年（懷帝年號）事未嘗一及元帝年號則其書成於未渡江以前可知蓋自西晉以來孔傳固已漸出見重於時故豫章內史梅賾從而奏上之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孔傳之立實始於此而當時諸儒深信不疑者良由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見隋書經籍志）得以相證耳陸氏釋文云永嘉喪亂衆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攻孔者因謂僞書無從質證然

隋志固云晉世祕府所藏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不言其亡又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亦未嘗及古文也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爲書之四厄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前祕書監荀勗中經簿校之才十之一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安知古文尚書經文不在其中耶即令亡於永嘉而安國世傳之本自在何無一人上言其僞此又其明徵也自孔傳盛行經文以無用漸廢遂致亡失後人目不見古經遂生異議古人有知當竊笑於地下矣

班固稱司馬遷從安國問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按堯典胤子朱啟明孔傳曰胤國子爵朱名而史記作嗣子丹朱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傳曰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不有迷錯愆伏而史記以爲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解三十在位謂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又云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而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又云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合舜攝凡二十八年而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又三十九年崩於蒼梧之野禹貢冀州島夷皮服孔傳曰海曲謂之島而史記作鳥夷鄭康成謂鳥夷東北之夷賦食鳥獸者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孔傳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而史記謂此乃克殷後二年事其

敘金縢則以爲詩詒王次於作餽禾嘉禾之後以秋未穫暴風雷雨一段次於周公卒之後尤與孔傳迴異何也蓋史遷博覽不拘家法而班固時孔傳未出固但得之傳聞耳若據此以證孔傳之僞則作僞者正當依傍史記以取信於後而乃爲此齟齬哉

阮氏元曰古人無筆硯紙墨之便其著之簡策者有漆書刀削之勞簡策繁重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非如今人印本經書家家可備也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知其初全以口授矣竹書曰篇帛書曰卷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乃以上素至蔡倫造紙而書籍始用紙其制不作册而爲卷軸卷必重裝一紙

表裏常兼數番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抽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蓋書之難得如此故古人之讀書也必有師授其引書也多由記憶師授則專門不能泛涉記憶則字句不無異同今世之疑古文者謂其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博引諸子百家爲之證驗然則作僞者必盡讀此書一一皆能記憶而後可否亦必其家盡有此書一一供其繙閱而後可夫古人諒無不讀尚書之人則其引之也自多而古人斷無能盡讀百家之書則其綴輯之也轉不易試使以身處其時能乎不能乎可謂不知類之甚矣抑余有疑焉者據洞冥記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十歲就克受尚書乃以口授伏生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誦之可數萬遍則其精熟可知及秦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時伏生尚未老其所亡篇何不口授弟子著於竹帛使成完書耶此又不可解也

開卷偶得卷二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毛詩

潘晉臺曰毛氏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歿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于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

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而左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次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按詩正義亦云鄭風淸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衞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然則孔子之後始顚倒雜亂耳

顧起元曰有善有惡詩辭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書奔者之辭則邪書刺奔之辭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聖人奚取焉漢志載衞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謂鄭聲淫者言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嘲哳

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殲登良乃慜寘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蓋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蹇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媟俎豆下伍伶諢者哉必不然矣鄭氏周南召南譜曰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讀夷其詩爲句蔑而不得列於此爲句恐非宜以夷字屬上讀以其詩蔑而爲句蔑而卽蔑如古而如通也

關雎一詩齊魯韓遺說尚有可攷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皇后紀論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其說蓋本劉向列女傳向爲元王之孫亦傳魯詩者也又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是韓與魯說相近惟漢書匡衡傳曰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其說與聖人不淫不傷之旨合衡習齊詩則此乃齊詩說也其言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淑女即指后妃此朱子之所本

卷耳篇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傳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蓋即序求賢審官之意朱子不從今按左傳襄十五年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荀子曰卷耳易得也傾筐易盈也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亦主求賢說則知毛本古義所從來者遠矣

墨子曰古者聖王列德而尚賢雖在農旅工肆有能則舉之故堯舉舜於服澤之中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網之中西土服金履祥云此事於兎罝之詩辭意最爲脗合討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

施于中逵薛君章句逵作馗與下仇叶

芣苢序曰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按周書王會篇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然則桴苡即芣苢故許氏說文云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即指此也王甚以爲王會所記皆遠國異物非周南婦人所得採然藥物固有產於異域爲良者如路入大竹自深之桂豈必中國所無者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或本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毛傳云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按釋文既云本或作休思則陸氏固見此本正義依傳以證經尤爲有據當以休思爲是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傳云枝曰條幹曰枚正義曰無文也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幹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也故傳曰條稻與此異也按條既是木名則條枚即條樹之枚條肄即條樹之肄傳

義兩歧非也

愁如調飢說文引作朝飢按韓詩正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是已故毛傳直以朝釋之

載岷隱曰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亦通

禮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毛傳以騶虞爲義獸失其指矣按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賈子新書曰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

終風且暴說文引作且瀑云瀑疾雨也正與且曀且霾爲類

深則厲說文引厲作砅云履石渡水也與在彼淇厲蒙梁而言者訓同水經河水注云段國沙州記曰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施鈎欄甚嚴飾可以互證

濟盈不濡軌李厚菴謂濟則禹貢之濟水濡猶滯也濟水方盈則當滯其軌而不前矣今不知滯其軌可謂犯時此說是也衞地近濟濟入于河溢爲滎澤深淺不常故有厲揭之語孟子曰是何濡滯也則濡有滯義莊子曰徐无鬼篇有濡需者則濡與需同不然既濟盈矣豈有不濡軌者乎箋云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亦強辭耳

雉鳴求其牡埤雅曰雉交有時別有倫今反以雌求雄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亂也故序曰公與夫人亂爲淫亂

寰宇記通利軍黎陽縣古黎侯國有大伾山今黎陽東山劉澄山川記云古黎國也詩云黎侯寓於衞衞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國名也水經注云黎陽在魏都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衞詩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土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按土地汙下故詩有泥中之句而中露劉向列女傳作中路其非邑名明矣黎侯名陽更可補史傳之缺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毛訓簡爲大鄭訓簡爲擇朱子又以簡易釋之皆不免望文生義按商頌那之篇曰奏鼓簡簡是簡鼓聲也舞以鼓爲節故以簡兮發端伐木之詩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亦其例也

王伯厚曰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也何氏楷曰在今爲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

中冓之言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玉篇引作冓博雅云冓夜也按漢書谷永疏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中冓之言顏師古注中冓閨門隱奧之處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二說可並存

桑中篇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正義不能指名何國按春秋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公羊經姒並作弋何休注云定弋莒女也則弋卽姒

姓孟庸錢竹汀以爲古書庸與閭通左傳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是也漢書谷永對策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閭妻卽小雅之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尙書中候作剡閭豔剡文異義同蓋其女之族姓閭妻猶言姜女云爾庸閭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燄燄漢書引作庸庸故知庸卽閭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據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並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於義爲順

匪直也人匪彼也訓見廣雅小雅桑扈彼交匪敖左傳作匪交匪敖可證推之如檜風之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皆以訓彼爲順

相鼠白虎通以爲妻諫夫之詩也埤雅云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其或取諸此乎姚若水曰陸璣云河東有大鼠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孫奕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

施罛濊濊說文濊礙流也毛曰施之水中殊少意義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鄭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悸悸然行止有節度也按遂當卽金燧木燧之燧與觿韘容刀皆佩用之飾悸韓詩作萃垂貌也與遂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濕與暵義正相反王伯申以爲當讀濕爲暵通俗文云欲燥曰暵是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罹韓詩罹作罝與下無造叶

詩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兮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豈有本國臣子歌其國人刺先君之詩而不以爲諱則序說恐亦未然也

左旋右抽說文引詩作掤掤者拔兵刃以習擊刺土刀切釋文他牢反與下作好叶

挑兮達兮說文兩引其一挑作㚸㚸滑也達行不相遇也與一日不見意合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非也雞鳴而後東方明東方明而後有蠅聲蟲飛薨薨是其候也何云更早乎按書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此詩三章似相爲問答首章上二句是告時者之辭後二句是賢妃之辭言非但雞鳴乃蠅聲也起已晚矣而君若不聞也次章則告時者言不特雞鳴東方且明矣朝既有日光矣說文引詩作東方昌矣云昌日光也而君方以爲月出之光也三章乃賢妃告去之辭言蟲飛已薨薨矣是日出之候非月光也豈不欲與子同夢但卿大夫朝者且罷歸矣無使眾臣以我故憎惡於子也

蒹葭序以爲刺襄公也不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李氏因篤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駟鐵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平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解得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王伯申謂紀讀爲杞堂讀爲棠紀堂假借字耳左傳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紀侯三年公會杞侯于鄫公羊作紀侯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梵邑大夫五尙爲之即昭二十年棠君尙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是亦讀紀爲杞讀堂爲棠也

晨風篇隰有六駮毛以倪牙食虎豹之獸當之似非其倫

錢竹汀曰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即詩之六駮乎又釋草云𦬊九葉樊光本𦬊作駮

墓門有棘傳以爲墓道之門幽閒希行用生此棘薪王伯申曰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林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林也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

歌以訊之楚辭注引作誶廣韻六至誶字下引作歌以誶止爾雅誶告也與上萃止叶

漢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鵲巢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禮樂記注引作荷戈與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與下赤芾叶

棠宇記曹州濟陰縣曹南山在縣東二里詩所謂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是也

其弁伊騏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按說文引詩正作璂

七月一詩紀十二月物候備矣而獨缺三月蓋蠶月即三月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后妃齊戒親東鄉朝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詩所以謂之蠶月者以此正義謂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是也

七月鳴鵙字本作鶪說文鶪伯勞也从鳥㒸聲釋文引字林鶪工役反岳本鶪圭覓反正與載績爲韻集傳音決非也

困學紀聞曰四月秀葽曹粹中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箋云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文義甚明今集傳本不皆作亦友人馮庶常登府曾見宋本集傳亦實作不坊刻誤也

丘光庭曰鸛鳴于垤此垤不得爲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劒及於垤皇謂寢門闕也又葬於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若坻址之類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若以爲蟻冢則鸛鳴竟於何處此說可存

兄弟鬩于牆說文鬩恆訟也

錢竹汀曰毛公訓詁每寓聲於義小旻之是用不集傳訓

集爲就卽轉從就音按詩外傳直作就鴛鴦之秣之推之訓推爲
堆卽轉從堆音瞻卬之無不克鞏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
載芟之匪且有且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明乎聲隨義轉
而無不可讀之詩矣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
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
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蕑兮毛訓蕑爲
蘭說文有蘭無蕑知蕑讀如蘭也衞風能不我甲韓詩甲
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弔矣毛訓爲至
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也躬義爲身卽讀如身詩無遐
爾躬與天韻易震不于其躬與鄰韻賡義爲續說文以賡
爲續之古文尚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謂賡爲續古之訓詁
音與義必相應許氏訓春爲推攷爲敲謦爲欬啓爲開瀰
爲滿艸根爲荄木頂爲梼禾芒爲杪瓜當爲蔕皆同聲也
按以此推之則小雅烝也無戎戎義爲助亦當讀爲助與
上侮叶

詩人多以琴瑟喻夫婦陰陽之義也羅長源曰琴統陽瑟
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是故登歌惟王備琴瑟諸侯則
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
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
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
馬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火物以類應也
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云我出我輿
于彼牧矣毛傳亦云出車就馬於牧地毛公之學傳自荀
卿於此可證

魚麗一篇埤雅釋之最詳其說曰鱣魚黃魴魚青鱧魚玄
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又曰鱣鮪小魚魴鱧中
魚鰋鯉大魚故其序如此今魚品齊魯之間魴爲下色鰋
爲中色鯉爲上色又曰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蓋
鱣鮪長魚也而魴鱧一方一圓鰋鯉一偃一仰又曰鱣也
魴也鯉也其性浮鮪也鰋也鱧也其性沈而留則嫠婦之
笱其用功寡又以待魚之自至今沈浮大小美惡與其形
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多可知故序以爲萬物盛多也
王伯申曰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傳依爾雅云
罩罩篧也汕汕樔也不如說文訓爲魚游水貌之善也菁
菁者莪篇我心則休釋文正義並以休爲美不如用國語
注休喜也之訓爲善也

錢竹汀曰北山有萊傳不明言何草按釋草蘆蔓華郭云
一名蒙華說文萊蔓華也古文萊釐通用故萊或爲釐
埤雅曰管子曰舉龍章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
陂行舉蛇章則澤行舉鵲章則陸行舉狼章則山行詩曰
織文鳥章舉鳥章則陂行陂易野也易野以車爲主元戎
十乘以先啟行所謂以車爲主也爾雅曰鄭有圃田周有
焦護皆易野也故此詩正言焦護

嘽嘽焞焞漢書引作嘽嘽推推與下雷叶

車攻詩曰選徒囂囂衆也見高誘淮南修務篇注會同
有繹繹繹盛貌見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釋文曰賁徐音奔按賁與奔通戴記
賁軍之將後漢書作奔軍之將周禮虎賁氏宋書百官志

虎賁舊作虎奔鶉之奔奔左傳作賁賁皆其證也

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聚塵於泥中明年水反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乾旱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閉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故詩曰衆維魚矣宮維豐年盧文弨曰余友丁希曾解詩衆維魚矣謂衆乃螽字之省說文作蝩與螽同左傳穀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經作螽螽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之中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即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螽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此說確不可易愚按太平御覽引東觀漢記有云馬棱字伯威爲廣陵太守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蟲化爲魚蝦亦一證也

王伯申曰弔字有祥善之義小雅節南山曰不弔昊天鄭箋曰弔至也至猶善也漢書五行志載哀十六年傳旻天不弔應劭注曰旻天不善於物家語作昊天不弔王肅注曰弔善也梁營曰敵乃干無敢不弔鄭注曰弔至也下文無敢不善則弔與善同義天保曰神之弔矣詩爾多福贈卯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弔祥類皆善也哀十六年傳旻天不弔鄭仲師注周官大祝引作旻天不淑淑亦善也淑弔古字通逸周書祭公篇女毋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孔晁注曰如此則大不善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漢書劉向疏引詩亦作朔月今集傳本作朔日其實宋本集傳作朔月也友人馮登府云山冢崒崩釋文云崒本又作卒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

王伯申曰卒當讀爲猝言山冢猝然崩壞也

鄭司農注周禮宰夫曰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疏云知彼宰非大宰而當此宰夫者維宰在司徒下膳夫上故知是宰夫也按今毛傳本正作維宰而鄭箋云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是訓宰爲冢宰而朱傳經文直作冢宰其誤有自來矣馮廷椿云宋本集傳作家伯爲宰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王伯申謂伏者藏也隱也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

噫言則答譖言則退答新序漢書俱作對與遂痗退爲韻上莫肯用訊訊亦宜讀爲誶慕門歌以訊之廣韻引作誶可證也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與下章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同一文法則匪之訓爲彼亦又何疑

民雖靡膴或哲或謀釋文云韓詩作靡膴猶無幾何也與謀叶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梁氏玉繩曰據淮南精神訓注是暴桓公蘇信公風俗通引世本詩疏引古史考並作暴桓公蘇成公

我心易也釋文云易韓詩作施施善也與下知字叶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張萱曰八音克諧無有乖戾而不和者詩喻兄弟之和止以塤篪從來注疏皆未能發其旨余因閱古今樂錄諸書乃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磬鳴而徵磬和鳴塤篪則二器共爲一音塤爲宮而篪之徵和伯

也仲徵也此古人所以喻同氣也程良孺云他音一音各爲一節惟塤篪二音同爲一節陳暘云土王於長夏而塤土音也有伯氏之意焉竹王於仲春而篪竹音也有仲氏之意焉觀周官小師教塤瞽矇播之笙師兼篪而教之詳於塤略於篪者以塤主唱始不得不詳篪主和終而已不得不略不亦寓伯仲之旨乎

四月篇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阮氏芸臺以爲匪人人字實是仁字鄭箋解匪人爲非人孔疏疑其言之悖慢皆不知人即仁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左傳宣十二年引詩正同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韓詩作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又引作斯瘼餘同鄭箋云爰曰也困學紀聞引王安石新經義云

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是其義也惟家語載孔子答子貢曰詩不云乎亂離斯瘼奚其適歸友人馮登府曾見集傳原本云爰家語作奚下云奚何也今刪去是注改爰爲奚非朱子之舊矣

楚茨以下四篇李厚菴以爲此豳雅也蓋自后稷始興農事公劉克篤其烈故對后稷以稱而曰曾孫也豳風雅頌所稱上不及天子下不係卿大夫其曰君曰公子曰君婦皆有國者名號而信南山篇所謂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則於天子及卿大夫之事尤不相似而爲諸侯之始辟土地者與大雅公劉緜荒豳與岐之文正相應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孔穎軒曰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古讓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變者漢藝文志曰合於堯

攘其左右言今文混合爲一讓其左右言農夫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

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按此詩何氏楷以爲紀東遷也今以史記諸書證之鄭世家曰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竹書紀年曰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曾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故晉

語叔詹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是鄭武公以世子新立任爲軍將代卿士將六軍與鄭箋韎韐之義合何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周雖東遷孔子刪書尚錄其文侯之命豈於詩獨無其雅然則自此以下如裳裳者華桑扈鴛鴦安知非爲東遷君臣詠乎

管東溟論詩鴛鴦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曰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罹畢羅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

類弁篇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王伯申曰善時一聲之轉以類推之則維其時矣威儀孔時孔惠孔時以奏爾時胡臭亶時皆謂善也

朱氏彬曰賓之初筵室人入又與下文矧敢多又又即侑字勑也儀禮有司徹乃議侑於賓鄭注古文侑皆作宥禮記王制王三又鄭注又當作宥又侑宥古字通用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說文伐敗也

苑柳篇上帝甚蹈傳訓蹈爲動箋讀曰悼解並迂曲按戰國楚策孫子引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故朱傳謂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友人馮登府曾見原本集傳上帝甚蹈下注戰國策作上天甚神無自瘵焉下注戰國策作也今坊本皆無之未知今本何人所刪眞是恨事

無自暱焉傳訓暱爲近王伯申以爲與無自瘵焉之文不類不如廣雅暱病也之訓爲善也

襄十四年左傳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正義曰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無此首章據此足見毛本之善而毛訓周爲忠信亦與左傳合此所以毛傳出而三家漸微也歟

文王篇常服黼冔孔穎軒曰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謂侯氏載龍旗弧韣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旗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太常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寵異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六月載是常服傳即云日月爲常彼戎車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益無疑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說文引作其旝如林云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之以機用以迫敵也按左傳旝動而鼓蓋建木爲旝木衆如林此爲有據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有杜陽縣杜水南入渭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遷豳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按此與禹貢雲土之爲雲杜義可互證

陶復陶穴鄭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按月令其祀中霤注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曰霤正義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據此則復亦作複說文引詩又作覆云地室也義同朱傳乃以復爲重窰謂古公

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失其旨矣

周原膴膴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作腜腜莫來反張載注腜腜美也與餔謀龜時爲韻讀如梅左傳曰原田每每可證按陸氏釋文又云膴音武韓詩同是韓詩之本亦有不同

曰止曰時嚴粲以爲龜告之兆也上言卜下言兆文正相應曰止言可居止也曰時時善也見小雅頍弁爾殽既時傳善猶吉也箋訓時爲是與下句茲字複矣

困學紀聞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曹粹中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錢竹汀曰造次爲雙聲故造可轉爲次音詩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韻是也

王符潛夫論引皇矣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鑒觀四方

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維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張譚奏議以爲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天所觀視也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據此則詩者字又作捎廓又作惡與又作予而義皆遞按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則耆實有指義與下顧字爲類廓惡乃同韻之字符以乃用奢夸廓人釋之蓋二字通也與古作予衡以天以文王之都爲居釋之則予作吾

解衡習齊詩當是齊說二書所引似較毛鄭爲優

作之屏之王伯申謂作讀爲柞載芟篇毛傳曰除木曰柞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九經誤字云今本或無于字與孟子引詩同按今集傳本是也然當以古本爲正

後漢書伏湛傳引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湛傳齊詩者也弟兄與上王方叶讀如荒

與爾臨衝釋文引韓詩作隆衝惠氏棟曰臨當爲隆桓寬鹽鐵論曰衝隆不足以爲彊高城不足以爲固衝爲衝車隆爲隆車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爲臨慮亦避諱也然則毛公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臨當爲隆孔氏不知此而以臨下之臨疏之非矣成學標曰雲漢

上帝不臨與蟲宗躬叶亦隆字避諱而改也此韓詩之文之可據者也

臨衝閑閑廣雅曰閑閑勃勃盛也

虡業維樅說文引作巨業樂苑曰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異聞也

文三年左傳引詩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

禾役穟穟說文引作禾穎穎禾末也瓜瓞唪唪說文引作菶菶菶草盛也宜從說文

潛夫論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吳越春秋亦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據此則行葦公

劉之詩也此詩上接生民明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公劉實繼之故詩中有曾孫維主之句對后稷而言也

左傳稱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周語叔向引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左義乃斷章叔向乃本義也孔穎軒曰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公劉篇逝彼百泉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杜佑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

泂酌篇可以濯溉王伯申謂溉當讀爲概概溉古通用周官大宗伯注溉祭器釋文溉本或作概春官鬯人凡祼事

用概凡爾事用散鄭注概散皆漆尊也

王伯申曰卷阿篇有馮有翼傳云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不如訓爲馮馮翼翼盛滿之貌爲善也民勞篇無縱詭隨傳云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壓韻之字而上下異訓不如讀隨爲諂而訓詭譎之善也

又曰民勞篇無俾正敗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節南山不自爲政緇衣引作正月令班馬政呂氏春秋作正正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以正爲政也蕩篇曾是彊禦史周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春秋繁露曰其彊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抑篇肆皇天弗尚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桑柔篇民靡有黎黎衆也見雲漢箋雲漢篇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廣雅虞助也

朱氏彬曰桑柔倉兄填兮釋文兄本作況倉兄猶言倉皇也尚書無逸則皇自敬德正義王肅本皇作況無皇曰漢石經皇作兄古字本通用填當作瘨病也言匆遽而至於病所以不絕心憂也

錢竹汀曰雲漢篇不殄禋祀殄古腆字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作殄詩新臺遽除不殄鄭康成讀爲腆此殄字亦當讀爲腆不腆謂祀神之玉幣也

崧高篇亹亹申伯王纘之事韓詩纘作踐任也見釋文潛夫論引纘又作薦音同踐

困學紀聞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潘水李氏以爲同州郿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郿陽亭馮翊即同州也潘水之言信矣

瞻卬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王伯申曰功公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後漢書宋宏傳公作功休其蠶織即無功事也烈女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休之非禮也

又曰召旻篇維今之疚不如茲釋文疚字或作宄說文宄貧病也廣雅宄貧也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爾雅越揚也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我將篇伊嘏文王爾雅嘏假大也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爾雅明成也雝篇宣哲維人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杜注宣明也魯頌泮水篇靡有

不孝說文孝教也

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朱傳儀式刑皆法也古人文字不應如此重沓錢竹汀曰按釋詁儀本訓善

爾雅鶉鷯勤也翟灝曰魯頌賓始鶉商鄭氏箋以鶉爲斷今觀此釋則鶉商猶武成言其勤王家逸書言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也

劉宣居常與許朱氏彬曰按管子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濟魯語作棠濟左傳隱五年公觀魚於棠棠即常也常在魯南故毛傳訓爲南鄙按今本魯語作堂濟堂亦與棠通見上有紀有堂注

困學紀聞曰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兖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

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

長發大禘也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雖禘大祖也其詩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有娀者契之母簡狄則文母者稷之母姜嫄與禮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婦人謂所生爲出而周禮大司樂分樂之序先天神次地示次四望次山川次先妣乃及先祖則禘爲祭始祖之母明矣后稷稱思文故其母謂之文母由始祖以下皆稱考故七廟有祖考顯考皇考王考之稱烈刻也戰國策薛烈侯史記作列侯鄭風火烈俱舉毛傳烈列也詩稱文武維后二祖並稱則非武王祭文王可知又云克昌厥後豈有祭文王而不諱其名者哉惟以始祖臨之則可耳

孔穎軒曰越語廣運百里韋昭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鄭於大司徒廣輪之數注曰輪從也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旣長傳曰幅廣也雖未言隕從也然東西亦或稱幅南北亦卽稱隕互推可知毛公訓隕爲均恐彼均字正當讀作運故漢時無韻字音韻通作音均此聲同之證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蒙寵叶韻當從之

武王載旆說文引作載坺云面士謂之坺段氏玉裁曰坺卽旆之同音假借也荀子又引作載發皆與下叶韻

允也天子陞予卿士箋云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朱傳云天子指湯也陞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二說雖異然取義爲予與通則同今讀本多誤作于少能辨其非者

殷武篇裒荆之旅王伯申曰謙象傳君子以裒多益寡釋文裒鄭荀董蜀才作捊云取也集解引虞翻注裒取也爾雅俘取也是俘與捊裒同義

開卷偶得卷三終

開卷偶得卷四

閩 林春溥 鑑塘

春秋

朱鶴齡曰自左氏立例公穀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立例言人人殊如稱爵者褒也而會盂何以書楚子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以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弒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溥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

說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衞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明王道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正例變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

沈存中曰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並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恒予齊齊與魯較恒予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擾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爲終始也有總

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爲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郜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爲慢書王人子突救衞則知各國伐衞之爲非至若翬之弒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弒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弒夷皐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弒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弒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

林之奇春秋通解久佚黃澤述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夫史以

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概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祭祀盟戰外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間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內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雨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志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月日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此篇最當理夏時冠周月之說後來駁者紛紛未免辭費余請數語以折之即如春王正月乃夏之冬十二月也若周改月不改時而夫子以春冠之是周從夏時而夫子反從周時也若周改月並改時則正月王之正月春亦王之春而已安所謂夏時乎

漢書劉向傳曰魯隱公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出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蓋主公羊之說而小變之

隱三年傳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杜注釋眕爲自安自重按爾雅釋言眕重也說文眕目有所恨而止也許說殊勝

六年傳宋衞實難鄭何能爲王伯申曰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言唯宋衞是患也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已犧何害十六年傳僑聞君子非無貶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又云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是難即患也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又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又曰吾難里克奈何又曰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古人多謂患爲難杜賈二注皆失之

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杜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鞞佩刀鞘上飾鞛下飾疏引鄭注覲禮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及典瑞繅藉爲證是以藻爲繅然禮未有言繅率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冕冠按說文帥佩巾也即帨字古率帥通用故儀禮注云古文帥作率服云禮有冕巾其語亦見說文是率即帨也畫藻

之善也

後漢書鄭興傳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其說更始曰春秋書齊小白入齊（莊八年）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可補傳說所不及

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而檀弓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縣賁父死之蓋傳聞之異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王伯申曰如杜說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

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又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命公胙侑胙卽酢之借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

莊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說文引作齊人）穀梁傳曰軍得曰捷戎菽也其說甚異按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與穀梁合周書王會曰山戎戎菽古者以之入貢則其貴重可知

說苑曰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日之役者有執蹠瘸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按左傳桓公無伐莒之事二書言之鑿鑿未知所本

顧亭林曰知錄曰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而城魯閔二年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注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出奔邾是也爭門吏門並闕按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是爭門即以此水名省文作爭耳

僖三年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公羊注引春秋感精符曰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旱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寃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下不雲而得澍雨後漢書黃瓊傳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細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宰在寡人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郎顗傳引易

內傳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錦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雕則不守（宰宮作雪）而時雨自降皆左傳所不載

埤雅曰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反故云風馬牛不相及

春秋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王伯厚曰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歷以爲壬子春秋命歷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歷同故劉洪云甲寅歷於孔子時效即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近人張寃更暢其說見後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考春秋感精符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雲迎日出雲送日入也

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頰車也與牙相依杜預注輔頰輔車牙車皆取與脣齒爲類按說文車部輔字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又面部酺字下云頰車也是頰車本不作輔周易之輔頰舌特假借字耳呂覽權勳篇曰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淮南子人間訓作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是古說固以車爲喻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是其義也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楚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按左傳是年冬齊侯尚使管仲平戎于王是穀梁誤也據齊世家桓公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隱朋

皆卒實在魯僖公之十五年故晉語曰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正此時也而秦本紀又云穆公十二年齊隱朋管仲死則當僖公十二年始從穀梁而誤

管氏世祀於傳無徵據世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莊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後漢書陰識傳又云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按修後爲楚白公所殺見哀十六年傳）耐涉產微凡十代見管晏列傳索隱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營陵臣瓚謂即春秋緣陵淳于公所都之邑可補杜注所未及

僖二十二年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史記宋世家作子魚諫是大司馬卽子魚固諫者強諫也杜以爲莊公之孫公孫固誤矣

僖三十三年殽之戰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本紀亦云繆公問蹇叔百里傒傒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繆公曰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曰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按秦本紀繆公五年晉滅虞虢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九年晉獻公卒繆公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十二年晉里克請粟繆公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民何罪於是卒與之粟計繆公五年至此已八年矣商君列傳稱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此爲實錄故左傳晉饑乞糴之年百里有對而襲鄭之謀只云穆公訪諸蹇叔知奚已死矣傳稱獲百里孟明視則史以孟明爲百里傒之子似屬可信故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呂氏春秋又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則以視爲蹇叔之子卽傳所謂蹇叔之子與師者然視實卒師豈但與師而已乎至世族譜更云或以西乞術白乙丙並爲蹇叔子其說亦本史記

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當若辟風雨與杜異解按洪氏隸續載漢李翕大井道記云斯道狹阻履之若辟風雨則何義爲古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徵縣師古曰卽今之澄城縣左傳所云取北徵文十年謂此地耳今陝西同州府澄城縣西南二十一里有北徵古城而杜元凱未詳其處也

楊升菴曰左傳晉士會自秦歸晉文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按焦竑筆乘已有此說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則本杜註升菴以爲詩人趁韻之作非也

左思吳都賦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劉淵林注云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至也此用服虔之說杜預讀音爲陰非古訓矣

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以帝鴻卽黃帝未知所據惟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唐虞爲五代是以帝鴻當黃帝然緯書附會不足信也按山海經帝俊生帝鴻據帝王世紀帝嚳生而神聖自言其名曰夋俊卽夋爾故經又曰帝

俊生后稷此俊即嚳之切證也嚳之後爲帝摯而又有帝鴻者摯乃其名而鴻或其號歟

宣十一年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注曰百人爲卒言廣有卒爲承也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見夏官敘官大司馬疏）杜注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乘副王伯申曰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字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兩偏則一卒故曰卒偏之兩言一卒之數乃偏之兩也服誤以兩爲二十五人則與之字文義不合杜於人數之卒兩雜以車數之偏文義之不倫甚矣又案成七年傳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爲上句兩之二字蓋因下句舍偏兩之二而衍當作以一卒適吳一卒百人也半其數則爲偏以兩偏適吳而舍其一是於偏舍兩之一也

楊升菴曰左傳屈蕩戶之（宣十二年）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闕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焉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說文㞢舉也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隊楚人㞢之黃頭說廣車陷楚人爲舉之是也今本㞢作甚

王伯申曰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訓既爲盡不如讀既爲堅用摽有梅詩傳堅取也之訓爲善也

錢竹汀曰成二年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唐石經且作旦昭二十五年宋公夢太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

肥而相之旦召六卿今本亦誤爲且惟石經不誤

隋書藝術傳許智藏高陽人以醫術自達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女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癲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此與秦醫緩事絕相類足證左氏之非誣

成三年傳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王伯申曰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袴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袴說文繫傳曰褚衣之橐也集韻曰褚囊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呂氏春秋樂成篇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褚可以裝衣亦可以裝眾物莊子

至樂篇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可以裝物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荀罃於褚中以出哀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與此相類也

淮南子曰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籌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蹬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蹬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此事於傳未聞豈即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呂錡射共王中目時耶

王伯申曰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爲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是也一爲官有司之名宰夫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

官瀆以治曰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司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晉語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皆謂掌官成官常者猶言羣有司也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言小不加大也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楚語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言公侯之統伯子男猶官正之統師旅也杜章注皆誤

襄十四年師曠對晉侯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此商旅與士庶人百工一例故漢書賈山傳云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實本此傳傳承上

謗字來故省一議字耳杜注訓旅爲陳謂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非也

襄十八年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錢竹汀曰考續漢書郡國志濟北國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有景茲山光里即此傳之廣里也景茲即此傳之京茲也水經注濟水篇引京相璠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防門廣里皆地名與平陰相近杜以爲門外作塹廣一里其不然乎

又及秦周伐雍門之萩惠氏棟引呂覽愼大篇曰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曰秦周齊城門名也按秦周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襄公之世自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日食者九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則比年食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與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且比月食然於法無比月日食之理一行守敬推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應食十月庚辰朔不應食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應食八月癸巳朔不應食傳是所書殆如書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而孔子亦疑而兩存之耳

李氏刊誤曰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予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本書字誤爲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爲比盧氏文昭曰近金壇段若膺謂古文無閒字不應忽及於宇完當

本是院字院周垣也牆垣蔽也因其所壞者垣故文伯之語亦不旁及說文院爲窖之重文左氏古文本作院字或因轉寫遺脫自旁或字从省即以完爲院按二說可以並存

昭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按說文選遣也后子懼見遣故先適晉杜訓選爲數非也

春秋凡日食必書惟昭公十年史記年表記四月日蝕而經無之推步家推是年實不入食限表不足據明矣

楚子革稱陳蔡不羹爲四國杜氏謂不羹有東西二城或謂古三四字皆積畫四當爲三之譌錢竹汀引賈子大都篇范無宇對楚靈王曰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云云謂左

傳四國兼楚言之傳寫脫文杜分不羨爲二以當之誤矣
按楚語靈王城陳蔡不羨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
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
無宇之對亦稱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然是四
當爲三之證
昭二十年不蓋不義朱氏彬曰按廣雅釋言蓋黨也琴張
欲弔宗魯是黨惡也
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羊疏引運斗樞云有鸜鵒來
巢于榆
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服注鼓量名正義非之孔穎軒曰小爾雅釣四
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

以四十斤爲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
者爲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合
昭三十二年經書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
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次年定公立經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于三十二年書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
曰魏子必有大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令役於諸侯韓簡
子臨之以爲成命又於元年書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
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大
事奸義必有大咎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
於大陸焚焉卒於甯孟獻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
受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
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云云按此事傳分兩年其實只似一月之事正月
辛巳杜以爲七日也則十一月己丑十五日也庚寅栽十
六日也辛巳合諸侯之大夫越八日而營成周營一日而
栽栽而仲幾不受功不受功而執其相距不過數日即其
城之亦不過三旬而畢豈有營至兩月而始栽者且前年
既會狄泉矣次年又會而魏子之干位彪傒之論咎與其
所會之人均無以異其爲一事而重書無疑也或疑春秋
之時晉用夏正則此事宜在前年十一月魯用周正則此
事宜在次年正月左氏蓋兼採之而誤耳然經魯史也固
用周正而書城成周實在前年冬其執仲幾乃在次年三

月之後則又有不可曉者仍當闕疑爲是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子大陸焚而死敬王十年實魯昭公之三十二年也
搜神記曰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
乃立煬宮語雖不經大抵必有所本意平子諱其私禱託
此以欺國人歟
孔穎軒曰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左傳作瑣公羊經文
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
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杜
於此云地在陽平元城於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
澤瑣澤同是一地耳
錢竹汀曰定八年桓子咋謂林楚唐石經本作乍後人加
口於左旁按杜注咋暫也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

爲曹作曹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非杜氏之舊也

春秋續經記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其年正月己卯衛蒯聵入于衛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醉而遣之而禮記祭統引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在此時也丁亥距己丑三日耳凡甲子兩月而遇四月有己丑則六月有丁亥一爲弟子親記其師一爲大夫自銘其鼎皆不宜誤而杜預春秋長歷推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也若四月無己丑則六月亦不得有丁亥二者皆誤豈其然乎近人江慎修以爲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

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其說似矣然孔悝衛大夫其鼎銘正是衛歷何以又與魯歷合蓋考古之難如此

唐書大衍合朔議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歷魯歷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歷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原伯絞與魯歷周歷皆差一日此亡明卽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歷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歷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

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

近邵武張氏冕著春秋至朔通考其說曰三正備於黃帝之時唐虞仍之夏殷周畿內各主其一然未嘗不聽侯國各自爲正俾隨地測景以驗至朔貞時故虞書巡狩有協時月正日之典甘誓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幽風七月之詩言日者子建言月者寅建夫子答顏淵以行夏之時可知三代諸侯三正各建也左傳定公四年祝鮀述魯衛始封皆啟以商政晉始封啟以夏政是知魯用丑建晉用寅建實始於分封之日蓋魯衛爲殷墟卽使之用殷正晉爲夏墟卽使之用夏正古文政正通若以爲政事之政則是王朝之政不能行於三國有此理耶然則周之諸侯有沿祖宗之法而用丑建寅建者如楚用丑建齊用寅建是

也有封於夏殷之墟仍其世官聽其修明古法而不革者如魯與晉是也春秋列國三正並建自宋儒劉原父以來有推論及此者未之詳也惟晉用夏正　國朝諸儒能引春秋經傳爲證而不明所以用夏正之故宋儒王伯厚則疑春秋隱桓莊閔之世何爲多是殷正而不明魯自僖公五年以前本自殷正僖公五年後乃用周正之故至宋不用殷正而楚用殷正齊用夏正又與晉閔異法晉閔又與後世異法經傳俱在一一通考之可以互證非能武斷也魯自僖公四年以前用丑建先儒多未明此義故大衍從子建起算以隱公元年正月爲辛亥朔協于日至而按諸經傳則乖杜氏長歷順經傳以求合以隱元年正月爲辛巳朔而稽諸南至則謬今試取隱元年至僖四年凡經傳

合丑建者一百一十餘條其不合丑建者二十餘條蓋誤耳其誤處有可以理斷者如三月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多誤此字蓋加減一筆之誤也古文卯作丙酉作卯卯酉多誤此字蓋分合一筆之誤也乙巳多誤此字畫多少一筆之誤也寅申辰多誤此音同之誤也凡其誤皆有可指若以爲用子建則合者僅二十餘條其不合者一百餘條而不能指其誤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至僖公五年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史官特筆誌魯用子建之始子建與寅建干支相通只晦朔先後差一日是年據殷歷及春秋命歷序俱作壬子朔日南至以是年九月有戊申朔日食十二月有丙子朔推之良是是年若仍用丑建則前年當閏十月至十二月辛亥晦日南至僖公於是年改

用子建則前年十月不得置閏只得以閏月滿足一年十二月之數且遷就十二月三十日辛亥晦以爲下月之朔其實正月非辛亥朔實壬子魯史官勉強遷就之耳僖公無事不好夸大喜更張觀魯頌可見其改建亦猶是耳先儒均無達此者只譏杜預隔五歲而一閏之疎然於四年置閏合於下必乖於上合於上必乖於下此非通考二百四十餘年之至朔而以日食證之不能知也按張說甚辨然執此以推孔子之卒及孔悝鼎銘月日亦不可通

閒卷偶得卷四終

閒卷偶得卷五

閩　林春溥　鑑塘

禮記

郝敬曰禮非夫子原定之書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大於禘者矣祭法天於泰壇地於泰折周禮圜丘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

月令仲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大夫祭以索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

玉藻以玄冠爲齊冠玄端爲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瑟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記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於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

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二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君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齊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問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饋爲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鄰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盡君爲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衛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付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總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禮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太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耦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

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言人人殊而鄭康成章章強穿鑿請張百出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楊升菴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與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是以不辭費爲不惜費說亦可從

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晁注曰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此解三賜不及車馬謂人子不敢以車馬予人也故坊記曰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王伯申曰致讀爲質劑之質今之券書也文六年左傳由質要杜注質要券契也淮南要略約重

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也是質與致古字通襄三十年左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又音致昭十六年與鐘子之無質也釋文質或音致質通作致故又通作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至致質三字古並同聲

國中以策書卹勿驅塵不出就朱子解策書爲策之末若今鞭末韋帶言但以鞭末輕拂之而勿驅恐以蹂躪傷人也

天官六大有大祝大士王伯中曰晏子春秋諫篇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泰士泰祝即大士大祝也大士正獄訟蓋若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又說苑臣術篇齊成侯卿曰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是大士亦掌親九族富萬民也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王伯中謂饒富讀爲僥富當讀爲福僥之言要也故僥倖亦作徼幸不僥福者謂祝辭但求神饗不求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又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朱氏若苞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祝嘏之辭但致其恭敬而已其欲儉不願望大福福之易者以此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朱說是也古字福與富通祿亦福也爾雅曰祿福也上云后稷之祀易福下云其祿及子孫文義正相應也

檀弓中生將死使人辭於狐突其人蓋猛足也見晉語

漢書王吉傳吉子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

按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不問復有曾華豈元因有兄名華早卒而申即曾西乃曾子之孫與川趙岐注參經典序錄顏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想易簀時孫已長矣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按寰宇記太公冢在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是已又引述征記謂太公冢在堯山西屬青州益都縣皇覽謂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水經注載齊地圖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

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果爾則非葬周也

孔子脫驂於舊館謂子貢曰吾尚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然則古人凡弔喪必哭而哭不必皆有涕可見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按正義曰時人謂其於禮爲簡略則宜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又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足利本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正義曰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遠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亦宜從古本

後漢書郡國志彭城下注引伏滔北征記曰城北六里有山臨泗有朱桓魏石槨皆青石隱起龜龍麟獸之象此所

以三年不成也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鄭注古謂殷時也伯文殷時滕公也爵爲伯名文然則殷時已有滕國矣如刊晉應韓爲武之穆而竹書盤庚七年已有應侯來朝蓋皆爲周所滅因卽以封同姓耳

惠棟禮記古義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七經小傳云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子慕者也棟按古本禮

記無舞斯慍及慍猶怒也七字故陸氏釋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上有舞斯慍並注皆衍文喜斯陶以下敘樂之節也慍斯戚以下敘哀之節也文自相配釋文具在何不以取正之又引何嗣曰樂終則慍起則其誤已始於六朝陸氏所據當是晉宋古本此說確有所據不如劉氏之臆說

子卯不樂鄭康成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而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按漢書翼奉傳曰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其說尤詳

日月有時將葬矣此時字當訓爲善詩小雅頍弁爾殽既時毛傳云時善也內則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亦同此義

徐堅初學記引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仲春之月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季春之月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孟夏之月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仲夏之月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季夏之月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孟秋之月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南斗中曉畢中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孟冬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仲冬之月

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季冬之月日在南斗昏奎中曉氏亢中所記日纏中星皆與今本不同按羅泌路史餘論云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刪定月令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後獲唐板五經其本禮記爲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令集賢殿學士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爲之注徐堅所引蓋其所定之本也

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說文引作及皮幣蓋圭璧皮幣禮皆如故惟不用犧牲耳若云更皮幣何不

詳所更之何物乎隋書禮儀志云梁天監七年制書左丞司馬筠等議以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皮幣可證也仲夏之月養壯佼正義以爲形容佼好與壯異義王伯申謂當訓佼爲捷

梁氏玉繩曰月令仲夏毋燒灰注云爲傷火氣然則當如寒食之不舉火耶呂氏春秋作毋燒炭高誘注草木未成不欲天物灰字必炭字之譌季秋之月伐薪爲炭可互證

孟冬之月塋丘壟之大小呂氏春秋孟冬篇淮南時則篇並作營高注曰營度也

仲冬之月荔挺出鄭以荔挺爲馬薤別無左證按蔡邕章句云荔但挺高誘注呂覽云荔草挺生說文亦云荔草也似蒲而小根可作刷惟周書時訓云荔挺不生卿士專權此爲鄭讀所本

曾子問篇孔子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按左傳衛靈公以哀公二年夏卒季桓子以哀公三年秋卒安得有靈公請弔之事鄭注乃以爲出公亦曲爲之說耳且孔子先哀公康子卒何由便稱其謚禮記多出漢儒之手其不可信類此

禮運選賢與能王伯申曰與當讀爲舉大戴禮王言篇選賢舉能是也舉與古字通楚辭九章與前世而皆然兮言舉前世而皆然也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禮子天志篇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言舉謂之不祥也若昭三年左傳晉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能嘉之舉又當讀爲與明二字通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王伯申曰辟亦明也謂明於父慈子孝以下十者之義也鄭注王制祭統及鴻範五行並曰辟明也

禮器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王氏念孫引廣雅曰設合也謂合於地理之宜也故下文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

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王伯申曰與即以也言禮之大倫則以地之廣狹定之禮之薄厚則以年上下定之古人多謂以爲與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論語陽貨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史記貨殖傳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與即以也史互文耳

埤雅曰內則曰姆教婉娩聽從蓋婉妻道也娩母道也今產孔曰免亦或謂之分娩聽婦道也從姑也左傳曰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熊朋來曰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場中采茨趨中肆夏大戴禮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

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
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作足鼓廣雅鼓名有足鼓商頌那箋毛傳曰夏后氏足鼓周頌有瞽正義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皆足證今本之誤
少儀枕几穎杖玉篇廣韻並曰穎穎也
王伯申曰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後人不從而妄改爲州不知術遂古同聲故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也
又曰呻其佔畢佔讀爲笘亦簡之類故以佔畢連文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禮記祭言讀多其訊言爲句及于數進爲句是也陳風墓門篇歇以訊止毛傳曰訊告也多其訊言猶云

多其告語謂不待學者之自悟而強語之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者隱元年公羊傳曰及猶汲汲也爾雅曰數疾也鄭注曾子問曰數讀爲速及于數進謂汲汲於求速進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嘗疑父子異業設譬不倫聞之吾郡黃氏世發云昔宰廣西讞獄見堂下呈一皮囊毛內向口甚小而有柄外出問作何用對曰此名風裘用以納風以扇爐火者因悟良冶之裘或指此物按黃氏曰抄云或疑裘指冶家鼓風之橐籥得此而其說始明又國語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箕木名服矢房也然則冶之子常爲冶當自冶風裘始也弓之子常爲弓當自治箕木始也
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毗易字當是因上文易字而誤也
律小大之稱爾雅律銓也褚先生補史記樂書作類小大之稱
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史記樂書及說苑修文篇並作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
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王氏念孫曰獶當爲擾字之誤也擾與糅古字通楚語民神雜糅史記歷書作雜擾是其證
然後聖人作爲鼗鼓控揭以下至所以示後世有聞聖長幼之序也與上節文勢不接疑錯簡當在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之下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之上
朱氏彬曰樂記石聲磬史記樂書作石聲磬說文磬籀文

作磬論語鄙哉磬乎亦謂磬聲磬即磬字
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魯語作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韋注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王氏念孫謂亶與單通義與儀通終與衆通衆亦民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即魯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漢書禮樂志作背死忘先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亦作背死忘先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懐於上故亂益亡王伯申曰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嫌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

亦嫌字是慊與嫌同貴臣位與君近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注曰其國未聞按此事亦見淮南子氾論篇繆侯作蓼侯陽國見春秋閔二年齊人遷陽杜注陽國名周書史記解曰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是也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王氏念孫曰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即引也

郝敬曰中庸大學二篇在禮則爲根蒂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與性命非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禮執禮好禮

學禮即學道也蹈曰道履曰禮即誠也中庸誠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敦厚以崇禮非空虛也故大道以人倫庶物爲實地學道以論語爲證盟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爲理學祇爲浮屠假羽翼作逋逃主淵藪耳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天命之謂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率性之謂道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一其行刑防其姦修道之謂教也朱子三段俱兼人物而言然健順五常之德日用事物當行之路豈物所得而與而禮樂刑政之屬亦豈爲物設哉觀次節道不可離云云蓋知其非兼物言矣

莫見乎隱隱所不睹也莫顯乎微微所不聞也隱微謂之獨慎獨即中上戒慎恐懼之意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天命之謂性也故曰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達道致中和脩道之謂教也故能與天地參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即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又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則喜怒哀樂之發也周書曰人情小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故四者不外好惡記又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即中節之節又曰先王之制禮樂情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此喜怒哀樂之節也禮節民心樂

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致禮即致中劉子言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蓋亦此意致樂即致和也斯須不可去即斯臾不可離也推而極之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節故祀天祭地天地位也和故百物不失萬物育也故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位之極也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

生蟄蟲昭蘇羽者蠕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殀而卵生者不殲育之極也

致中和還是推到事功上說卽下文推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極之贊化育參天地有層層推致實境正所以明大本達道之功用亦不必位定由致中育定由致和也若云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其誰見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大陰陽也夫婦小陰陽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而道行乎其間矣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萬物一原也人我一體也知其一體則必一視而同仁故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如此忠恕則所以求仁也故曰違道不遠

君子之道四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皆五倫之事而獨遺夫婦者蓋人於夫婦恆過情而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恆不及情故第舉四者言之

欽淩氏廷堪曰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旅酬下爲上按鄉射禮旅酬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鄭氏此注卽中庸旅酬下爲上之確解也考旅酬之禮惟飲酒始有之凡飲酒之禮有獻有酢有酬有旅酬有無算爵此一定之節次也雖祭畢之飲酒亦然獻酒用爵皆主人獻之酢亦用爵禮盛者則酢主人酬酒用觶惟主人酬賓而已至於旅酬則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皆以尊酬卑故曰旅酬下爲上也獻酒賤者不與至旅酬無算爵則凡執事者無不與終於沃洗者故曰所以逮賤也蓋獻酢酬所以申敬旅酬無算爵所以爲歡也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旅酬此飲酒正禮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之觶奠於薦北賓取之奠於薦南俟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畢至長兄弟衆賓長加爵及嗣子舉奠後兄弟弟子始於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此二觶皆旅酬之發端也於是賓取主人酬賓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

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此賓酬長兄弟也又云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此長兄弟酬衆賓衆賓又酬衆兄弟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長兄弟又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蓋賓尊於衆賓長兄弟尊於衆兄弟交錯以辯亦是以尊酬卑也有司徹旅酬則賓三獻後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侑奠觶於右不舉尸舉一觶北面於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旣爵酌就於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此尸酬主人也有司徹是祭畢賓尸之禮畧如飲酒尸如賓侑如介又云主人以酬侑於西楹西

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此主人酬侑也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此侑酬長賓也又云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儀尸旅酬在堂上與特牲異）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此衆賓與兄弟及私人各以尊卑少長爲次序而相酬也蓋尸尊於主人主人尊於侑侑尊於長賓長賓尊於衆賓兄弟及私人亦是以尊酬卑也此皆祭畢飲酒之旅酬也比而觀之豈非旅酬以尊酬卑卽以下爲上乎鄭氏於鄉射注已詳言其義且引中庸旅酬下爲上以證之而於中庸復注云旅酬下爲上者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蓋旅

酬惟獻者得與其餘執事之人必至無算爵然後與鄭氏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爵爵至無算則神惠均凡執事者以得與飲酒爲榮非謂舉觶爲有事也孔氏正義但因文而妄爲之說而鄭義晦矣

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考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此段與治國視諸掌語相發明且足證章句別禘於時祭之非

從容中道按廣雅從容舉動也楚辭懷沙篇重華不可遝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注從容舉動也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正義亦以從容爲舉動又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言行亟變從容謬易亦謂舉動反覆也然則從容中道者謂一舉一動莫不中道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耳非安緩暇豫之謂也

凡草木之實謂之仁仁者生生之本而物之所以終始也其始也以實種之則生其終也復由華而歸於實實卽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卽仁也故曰成已仁

也又曰仁人心也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錢竹汀曰的非古字當作旳說文曰部旳明也从日勺聲引易爲旳顙今本易亦轉寫作的矣魯峻碑煥矣旳旳與遑邀梨樂協韻是旳有卓音旳然猶焯然也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仁與民對則仁卽人也仁與人古字通

子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卽觀過知仁之說也又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卽以人治人之說也

俛焉日有孳孳錢竹汀曰俛讀如勉勉與俛古人多通用通勉漢碑多作僶俛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僶俛李善注引

詩何有何無僶俛求之漢書谷永傳閔免遁樂師古注閔免猶黽勉也

緇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王伯申曰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滛辭篇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

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大學中庸理本一貫明德天命之性也明明德率性之道也親民修道之教也至善中庸也止至善君子之中庸也故曰中庸其至矣夫民鮮能久矣

明明德之事誠意正心脩身是也朱子謂虛靈不昧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心非明明德矣親民之事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也程子謂親當作新是有教無養矣明明德於天下只是爲政以德意朱子謂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說亦太深舜之命契也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親民之說如是而已豈能使人人皆爲聖賢哉

止至善者何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與人交止信是也格物者何止至善是也格之訓至義與止同故小爾雅直訓爲止物如射者畫地所立之處所當止之地也禮記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格物者不過乎物也不過乎物者止於至善也仁敬孝慈信明德以此親民亦以此致知者求知所止而已故綱領以止至善爲歸條目以格物爲要知止一節乃綱目之樞紐玩味經文其義自見故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蓋已有見乎此章句硬坐窮理二字實經文所無毋怪乎辯論者之紛紛也有誠意以下諸傳則明明德不必有傳也有齊家以下諸傳則親民不必有傳也有知止一節則止至善不必有傳也有物有本末一節則格物致知不必有傳也故李厚菴有大學古本之說

孔子告哀公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

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一部大學大旨已具於此達德即明德也韓詩外傳曰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於仁義此明德之說也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勇之事也正心仁之事也皆所以明明德也如是則身脩而家國天下以次遞及所謂治人即親民也至善之止不外仁敬孝慈信脩齊治平亦不外孝弟慈皆達道之所推暨而已而所謂行之者一一即誠也則誠意其尤要乎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以自新取戒即仲虺德日新萬邦惟懷之思武以游溺爲戒即酒誥人毋于水監當于民監之意說文苟字云

自急故也已力切讀同急字从廿與从艸部苟字音義迥別苟日新之義如此

作新民云者民不能自新須在上者作而新之所謂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也程子讀在親民作新民正據此傳

何氏楷曰大學釋於乎前王不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夫無競維人即封建千八百國之事異姓以賢同姓以親此所謂賢君子之賢親君子之親也不顯維德凡發政施仁皆是此所謂樂小人之樂利小人之利也賢親樂利即從本詩上文勘出尤爲親切

古以嬰兒爲赤子經傳未詳其義書疏但云赤子謂心所最愛之子而已虞兆漼謂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

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尺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余謂赤字本義有二兒之初生其色皆赤一也又赤身赤手赤脚二也漢書賈誼傳曰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注謂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是也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戸之閒賓主其之也王氏念孫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戸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其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戸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道讀如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耳

開卷偶得卷五終

閒卷偶得卷六

閩 林春溥 鑑塘

論語

學而時習學不厭也不厭故說朋來遠方教不倦也不倦故樂不知不慍不怨天尤人也下學而上達故君子憤樂相乘不知老之將至聖人生平盡此即教人亦盡此故記者以冠篇首

孝弟爲仁之本義本直捷後漢書延篤傳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證篤乃論之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至程子始生異議

說苑曰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夫子教弟子先行後文子夏所稱必謂之學皆此意

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是無驕即好禮品詣而夫子以富而無驕不如富而好禮者蓋好禮則自無驕若但於無驕上用力將有忽於不及持者此其所以不如耳貧而樂唐石經作貧而樂道道與禮對正所以無諂無驕之原也他日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未足爲仁亦此意蓋以仁爲主則自無克伐怨欲若但於克伐怨欲上用力特強制而已聖人教人皆於源頭上用力類此

何氏楷曰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當孔子未錄商頌之時所刪周家之詩篇始於周南而以魯頌爲殿亦只有三百篇耳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者全詩之數思無邪者殿卷之語也其後復錄商頌五篇合之始有三百五篇烏自而虛懸有六笙詩之名以爲三百一十一篇乎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舊解具犬馬養入人養犬馬二說然犬以守禦馬以代勞只可云服勞不得云有養朱子之不取前說有以也內則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正與後說同意言人子推親之所愛雖至賤如犬馬皆能有以養之所別者敬與不敬耳語意未嘗不圓

晉語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又趙宣子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然則當時皆以比爲善且有混比於周者故夫子辨之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語與六經相表裏而其文出於含文嘉見白虎通孰謂緯書可廢耶

淩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凡射皆三次初射三耦射不釋獲再射三耦與衆耦皆射三射以樂節射皆釋獲飲不勝者凡再射三射皆先升射次取矢加楅次數獲次飲不勝者次拾取矢唯初射不數獲不飲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凡拾取矢前四揖曰耦進揖曰當楅北面揖曰及楅揖曰上射進坐揖拾取矢上射

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搢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凡飲不勝者未升堂之前三揖曰揖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既飲之後二揖曰卒觶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

祭先者推而上之至始祖而止苟始祖之上更有顯然名號爵位之可考則必以祖始祖者祖之矣祭法有虞夏后並禘黃帝則何不祖黃帝商周並禘帝嚳則何不祖帝嚳雖商周之先諸侯不敢祖天子然難例之既有天下之後且禮經晚出詩書最古何以虞書稱文祖神宗而不一及黃帝長發溯及有娀生民溯及姜嫄而不一及帝嚳史稱堯舜同出黃帝堯爲天子舜何以微爲有鰥而二女之妻

抑又何說稷契既帝嚳之子是與堯兄弟也何以高辛八元堯弗能舉蓋世代荒遠譜系無徵世本史記均屬附會又安見發法之足爲典要耶祭法之文本於國語然國語謂商人禘舜則無謂祭法改爲禘嚳又無據足見均非實錄也嘗試以意求之太古之時婚姻之禮未定夫婦之倫不常民之初生蓋有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又況簡狄吞卵姜嫄履武更非常情意計所能測者哉故商祖契而契之父無聞周祖稷而稷之父無聞古者立廟以婦從夫而簡狄姜嫄禮無所祔故不別立廟而但祭之於始祖之廟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婦人謂所生爲出此周禮大司樂所以有享先妣之文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至此乃不啻遺憾也嗚呼漢唐以來言禘者紛紛矣然其說雖聖人且不敢謂知之區區稽見又敢云知之也哉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淩氏廷堪曰一曰和二曰容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于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即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蓋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氏注不主皮者

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刪爲古之道者蓋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比禮比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劉原父七經小傳不用舊說而以下句解上句後儒因之遂謂主皮是貫革之射非先王之禮審是則武王克殷貫革之射已息何以主皮猶在鄉射五物之中乎或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似更有此射不知此即指第二次射也或又謂大射之候有皮鄉射無皮何故謂

之主皮然主皮者謂不失正鵠耳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舉皮以該布亦散文則通之義耳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合二章觀之則不淫不傷當主聲音言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之所以爲美也又云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於淫哀矣而不及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注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謂用其木以爲社主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

於宰我謂社主也按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于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三年五月桓宮僖宮災七月季桓子卒時孔子在陳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時孔子自陳遷於蔡禮左社右社密邇公宮正哀公恐懼修省之時且社災則主燬主燬則宜新立故公疑其制而問以松以柏以栗當從社主說爲是夫亳社殷社也其主宜以柏而宰我以亳社爲決陰事盟國人之地欲使民知所警畏又君久失民時康子新嗣欲君收威權以爭百姓故隱寓其意於周人以栗之下特申之曰使民戰栗一似宜遵周制而用栗者既違禮經又啟君以嚴刑峻法宰我於是失對矣孔子時不在魯逮聞之而其事已行不可復正

始以有成事遂事既往之歎也

始作翕如也古注五音始奏翕如盛朱子訓翕爲合蓋本釋詁之說按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始作只有人聲與鐘磬琴瑟耳不得謂之盛即八音亦未嘗合也說文翕起也鳥翕起必斂其翼樂之斂而未舒似之

高郵李氏惇曰古樂之亡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皋陶謨戛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禮燕禮而升歌笙間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太師一節尤爲明盡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三終也堂

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次序並同舍是節次而泛言音律皆如夢讀矣按近人吳壽昌此節時文正發此義其評語云以虞書禮經作是題註腳可謂配合天成或謂純皦繹係一時並到不知樂無一從便成之事此逞意杜撰不曾見及樂書故耳

臨喪不哀臨當讀去聲哭也左傳宣十二年鄭人卜臨於大宮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可證

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則性

之所從來謂之道又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天命其即天道乎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子自言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則能知性矣知天命則能知天矣人能知天然後可謂之聞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中人之約也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聖賢之約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蓋徹上徹下語也

孔門弟子有巫馬者公冶長爲孔子壻南容爲孔子姪壻顏讎由爲子路妻兄子張與子[illegible]爲兒女親家檀弓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鄭註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顏讎由見史記又仲尼弟子傳顏氏居

其八顏路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皆魯人顏之推云仲尼母族

士冠禮疏云仲尼有兄曰伯居第二則曰仲案家語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徵在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然則孔子只有一兄而孟皮亦字尼義無所取伯尼當即伯居之譌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者禮之著也性道者仁也博文而約禮下學之事體仁以盡性至命上達之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之謂也

何謂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學者所以由興而立者此也何謂禮言忠信行篤敬學者所以復禮而爲仁者此也即文即禮即禮即仁由淺以入深同條而共貫聖學之宗派如此

大哉仁乎聖人之書不盡言微哉仁乎聖人之言不盡意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樊遲以爲仁也恭寬信敏惠告子張以行仁也見賓承祭不欲勿施告仲弓以爲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告顏淵以爲仁也言仁若是不同乎曰忠信篤敬盡之矣敢問仁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就性以言仁也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子思子曰其爲物不貳曰誠者天之道也此就天道以言仁也噫盡之矣

性之仁如何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仁之體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仁之量也

天道之仁如何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貞明者也四時貞信者也此不貳者仁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不息者仁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

然則學者之爲仁如何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保此未發之中也而其功在敬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而中得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所以守此中節之和也而其功在誠內省

不疚無惡於志而和得矣

喜怒哀樂未發則爲性而蘊之者心也既發則爲好惡而主之者意也故學以誠意爲始忠恕者其存誠以爲仁之要道乎以忠恕平好惡則意可得而誠心可得而正而推而極之卽中和致而爲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子不云乎克己復禮爲仁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違道不遠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求仁之方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此安仁之事也

然則大學首極致何謂也曰博文是也雖然豈博文一事

約禮又一事格致一時誠正又一時哉子曰興於詩誠好惡由之立於禮主忠信由之成於樂致中和由之詩書禮樂文也忠信篤敬皆禮也禮由文入故四教以文爲先而忠信爲之本斯行立焉忠信者忠恕也忠恕者仁之方也仁者性道之會也淺者見以爲淺深者見以爲深君子引而不發能者從之而已

他日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也可得而聞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可得而聞也

漢書張禹傳上親問禹以天變禹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注引鄭康成論語注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此古義之可存者

韓退之知名箴曰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隆似以聞字作聲聞解亦通今筆解無此說

未知焉得仁何晏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疏解陳文子焉得仁云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解未知意只合如此集註既云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是尚不得謂之當理而無私心乎乃又云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求深而反晦也後云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卽疏所謂

未知他行安得仁乎之意古註固有確不可易者此類是也釋文未知之知鄭音智王充論衡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此又一解

大戴禮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不遷怒不探怨是冉雍之行也推其語當在顏子未卒之時夫子對哀公之前而其言有暗合者故夫子以知人稱之而仲弓德行亞於顏子於此可見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此包氏之說朱子因之按左傳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儀禮十斗爲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則釜與秉無可疑惟以庾爲籔未知所據考魯語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韋昭注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引籔爲庾似足相證然周禮旅人云豆

實三而成觳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而陶人云庾實二觳則庾實二斗四升耳包意庾在請益之後不宜更少於釜故以鍛當之不知以庾加釜已益六斗四升爲八斗八升所以重違其請又以示赤母之無待與也若遽加十六斗恐非不繼富之意近人姜士昌云子華不合與粟而釜之外加以二觳之庾此於益之義非有難通是也子姑少與以示之故於其富益而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二者並記固緣與粟事本相類亦當是一時事案家語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時魯定公十年也據孔世家是歲晏嬰卒然則子華之使或以是歟但以二子之年計之時原思年十七華年僅十一王肅謂史記所紀弟子之年世遠難信是已

或問顏子之心三月不違仁其境象可得聞乎曰此義非

合各經證之不明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四子言仁莫切於此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如是而心之仁安在乎夫子稱顏子不遷怒蓋喜怒哀樂怒最難制故特舉以概其餘不遷怒則怒中節而喜哀樂可知中節則和而未發之中可知中和者仁也不違景象如是而已且夫中節即禮不中節即已而喜怒哀樂之發不外視聽言動夫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而戒以視聽言動之非禮顏子所謂約我以禮皆是物也然則不違仁者亦不違禮而已不違禮故不貳過而豈有二哉雖然以顏子之賢而三月之外猶不免有違何也曰仁人心也仁者即心即仁不違仁者心與仁尚分爲二此正所謂欲從而未由者耳其餘則日月至焉者今日如是而明日未必如是此月如是而每月未必皆如是蓋心有出入而未能純也君云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是在常人尚有平旦之氣而謂諸賢若是之僅耶

伯牛有疾亦記者之恆辭史記以爲惡疾蓋因斯人有斯疾之語而增設之其實斯疾云者猶云不治之疾耳乃包氏本之以爲不欲人見正義因之更引淮南子伯牛癩爲證集註遂謂先儒以爲癩也不知伯牛魯人今北方並無此病而乃以誣古人乎

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人見故孔子從牖執

其手也集註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蓋移鄉黨疾君視之東首邢疏之文以就之又云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則愈展轉附會無據甚矣羣經別解曰余觀燕齊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牖疑古亦然則問疾者不入戶自牖執手特當事耳不用辭費詮釋也此說最近情理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仁者何樂乎山也孔子曰夫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伐焉每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洽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乎山者也荀子曰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拘必循其禮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盪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此樂水樂山之說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是兩曆施自我言濟自人言蓋有施雖博而於人仍無濟者矣施而有濟濟而能衆此豈易言故曰堯舜猶病

袁簡齋曰論語兩稱何有於我哉皆夫子自任之辭非自謙之辭夫子平日以學不厭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遜蓋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之人耳此外

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一章亦即此意若再作謙辭則是聖人生平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兄喪事不勉且爲酒困矣雖下愚不至於此而謂聖人甘心居之乎抑爲此詐謙之言以欺世乎按論語於從政乎何有孟子於答是也何有皆不難之詞此何有於我蓋言我生平不過如此本非難能言外有望人共勉意

汪氏中曰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恆與人共之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師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孟懿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也按子與人歌及聞弦歌之聲皆當以是觀之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鄭註以心憤憤口悱悱釋之集註謂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皆不免望文生義悱本从心不从口也竊意悱與悲同特移心在旁耳故說文有悲無悱憤者自恨悲者自傷皆有可教之機文選嘯賦舒蒼思之悱憤即悲憤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文選嘯賦注引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肅意謂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此語似淺而實有味蓋喜其得聞而學之故爲意外驚喜之辭與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同意若韶之盡美盡善則契之

有素何不圖之云乎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正義以爲四十七時語嘗疑其無據及讀史記孔子四十七歲以陽虎叛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乃知斯語之非妄蓋易學精微非如詩書禮樂可一時卒業也又古人五十服官是時既不求仕故欲窮數年之力卒業於此耳

說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宣者可謂善學矣子曰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夫曾子之門猶然況其遊聖人之門乎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正春居葛籠夏居密楊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論衡亦云孔子病商瞿出卜然則請禱者不獨子路其語子貢也與語子路同意其對醫也可以見慎疾於未形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說苑作孟儀然則敬子又名儀也周書官人解曰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腥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此語與出辭氣遠鄙

倍意相發明又曰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難犯之色誠忠必有可親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靜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僞蔓然亂以煩數誠字亦與顏色近信意相表裏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蕭山徐氏鯤引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以爲當以司有二字連讀亦通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寶應劉氏台拱謂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言始亂則塞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註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元註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是鄭原不以蔽膝爲黻疏失其指乃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爲例而云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皇侃義疏即云冕是首服爲尊黻是十二章最下爲卑卑尊俱居中可知也一云黻非服章政是韠黻之服舉此則正服可知也二說並存較爲晰矣案正字通黼黻

之黻从黹蔽膝之韍从韋黻刺於裳韍施於股形制各異今證之諸經傳註並云黑與青謂之黻形如兩己相背又荀子哀公篇黼衣黻裳註云黻裳祭服也釋名云黻冕黻紱也畫黻紱文采於衣也然則黻施於裳亦可施於衣並無解爲蔽膝之韍者惟禮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注云韍或作黻而左傳桓二年袞冕黻珽注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疏並以黻爲蔽膝蓋望文變義不可爲典要也袞冕黻珽之文與下火龍黼黻二黻字複故別以釋之猶屬有說若士會既受三命裳宜一章正得用黻（據周禮司服注）何須變義乎禹之黻冕又與此異據爾雅釋言黼黻彰也又曰袞黻也註云袞衣有黻文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禮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

祭覲禮天子衮冕注衮衣者神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合衆說則此黻冕卽衮冕乃天子朝祭之盛服故云致美若舍衣而舉黻膝其美不亦僅乎

李厚庵曰致孝鬼神與菲飲食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對盡力溝洫須知亦與卑宮室對當洪水未平下巢上窟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復濬畎澮距川則小水皆有所入然後四隩旣宅民得安居則是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居無求安而勞萬姓之居是急也今考古匠人市朝之地準以一夫堂室之制合乎九井營建實與溝洫相表裏公劉爲豳館先以徹田古公立室家首以宣畝則二事本係一類不止如厚庵所云也

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純衣絲衣也疏云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兩解不同者皆望經爲注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經玄衣與纁裳相對上玄下纁色理自明絲理不明則以絲解之昏禮女次純衣註云絲衣以下文有女從者畢袗玄色理自明則亦絲理不明故亦以絲解之周禮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註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以經云純帛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祭統云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也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以純對麻絲理自明故鄭亦以色解之但古緇紂二字並色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若據帛爲色者則爲紂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爲純云云按此則鄭解論語今也純爲緇與孔訓絲不同近人戚學標謂冕以木爲幹而衣以布有藻玉之飾緇布冠上爲梁加纓緌而已是麻冕非緇布冠而純實緇字純卽緇布冠矣易冕以冠爲失禮然緇布古齊冠用之齊祭同事而寓崇儉之意故可從惜未知引此疏爲證耳

江愼修曰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

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難成矣

淩氏廷堪曰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於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

行酌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異以不言成拜賓媵觚於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注侍射者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於

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於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市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幂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於堂上也又按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有降而未拜即升拜者有拜於堂上答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覿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東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於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卿也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於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

加焉爾

漢書賈誼傳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蓋自常情觀之此二事似千古所罕覩自聖人觀之天人感應固有可操其券者故盛世雖不言符瑞未嘗不借以自考周公之告召公曰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管仲告桓公亦曰今鳳皇不臻麒麟遠遁未可以封皆此意也河圖洛書說詳緯候朱人如歐陽氏魏了翁皆力斥其妄然孔子繫易明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尚書顧命亦有天球河圖在東序之文降及神禹天錫洪範九疇經既不妄則緯固未可厚非也且鳳鳥河圖盛世亦屢見矣緯言軒轅氏麒麟在囿鳳皇來儀傳言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至而堯即政七年鳳

皇止庭集阿閣見尚書中候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戚見鉤書靈準聽文王時鸞鑾鳴于岐山見國語周公攝政七年神鳥鳳皇見蓂莢生見米書符瑞志不獨夔稱來儀一事也中候握河紀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于河河圖玉版曰蒼頡皇帝南巡元扈雒汭之水靈龜負書以授之河圖帝視萌曰黃帝出游雒水之上見大魚醮之魚流于海始得圖書握河紀曰堯沈璧于河元龜負書止壇舜沈璧于清河黃龍負圖出水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中候洛予命曰湯觀于雒沈璧而黑龜與之書握河紀曰武王觀于雒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負之而去元龜負圖出雒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亦不獨伏羲一事也孔子雖不得位然春秋成而麟至是

亦感應之一端不至不出之歎豈徒然哉

呂東萊大事記曰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來者即指四十五十今即指後生焉知猶言豈知也言後生可畏人多以此自恃豈知倏忽之間來日已少欲求如今日之後生而不可得苟不及時勉學至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則亦何足畏之有集註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蓋用邢疏之說語似欠圓

漢張奐誡兄子書曰見藝文類聚二十三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鄭康成亦云恭慎貌王肅則云溫恭貌按下文似不能言正形容恂恂處則恭謙之訓爲是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而以謙卑遜順解似不能言是歧而二之矣

君召使擯一節東坡以爲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晁氏亦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今按說文引升車必正立執綏爲禮文然則鄉黨一篇皆可作如是觀也

入公門章陳恭甫左海經辨以爲文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曰下卿位鄭氏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

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按正義引注者鄭氏論語注文爾雅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賈氏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況臣乎聘禮君與卿圖事鄭註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永鄉黨圖考以爲下經既受行出遂見寺閤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卿剏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曰君

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鄭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賈疏曰亦謂及燕及圖事之法疏又曰知有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圖事之法面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鄭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此賈氏本鄭義說論語出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堂審爲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服虔左氏傳解義所謂孔

氏聘辭即此類矣陳之說如此按江氏圖考謂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朱子語類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鄉黨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時事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既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退適路寢君更視內朝羣臣皆入故有過位之事然入君宁立之處本謂之宁不謂之位今曰過位與下復其位之位同正釋宮所謂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也況又有下卿位之可證乎論語鄭注久逸此條之義賴孔疏而得存故詳識之

上如揖下如授上謂升階下謂降階也揖授皆執圭行聘時禮節考聘禮賓襲執圭入廟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介逆出是則三揖而後升階今既升矣而猶如揖授玉本在堂上今既降矣而猶如授皆不敢少舒其敬也

古註以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爲一節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爲一節本自直捷集註不從又移必有寢衣二句於齊必有明衣之下合齊必變食爲一節竊所未安案寢衣孔注即今之被也襲裘寢衣一短一長正聖人因心制度故連記之斷非錯簡齊必變食以下則皆孔子謹齊之事而或以食肉飲酒爲疑不知不飲酒不茹葷之文本自莊子殊未足據國語先耕耤三日王即齊宮

乃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齊非不飲酒也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蒜葱之屬其氣不潔故不茹之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注殺牲盛饌曰舉是齊非不食肉也又古人飲食楂梨薑桂爲調和所必需而茲獨記不撤者注謂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明是蒙齊文而言事文類聚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曰薑不多食連文言之蓋齊以清明爲主肉氣濁故不使勝食氣酒性烈故不及亂薑味辛故不多食三者文法正相類也且如割不正不得其醬沽酒市脯之不食與夫當食不語亦惟謹齊爲然耳若在平日則或侍食於君或燕饗爲賓庖人之割亨豈能盡正主賓之酬酢豈能無言若必不正不食當食不語恐不可行且孔子轍環天下家居日少爲酒爲脯安得

盡取宮中而用之故知此皆爲齊時言也抑余以爲席不正不坐亦宜合此通爲一節正應居必遷坐之義

余甲午從峯課士以褻裘寢衣兩節命題諸生譁然以爲誤也因爲之解曰孔安國注寢衣今之被也與褻裘正是一類褻裘人所同短右袂子所獨也寢衣人所同長一身有半子所獨也自程子始有錯簡之疑朱子取之仍不言寢衣是何物若制同衣則長於身過半如何穿法固不如古註之爲得也或曰長一身有半言衣之長但及身之半耳蓋古制衣長不便於寢聖人因心作則但使及一身之半正與短右袂意相似又今北人就寢多不著衣疑古亦然聖人處必掩身不欺暗室故必有衣明與常人不同也

漢書貨貨志王莽時羲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

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近梁氏玉繩謂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則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飲酒必皆自作乎此義亦通

錢竹汀曰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爲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爲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緇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卑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是冕之訛爲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爲冕也包咸乃以冕爲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甫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弁衣裳與齊衰同言意者其弁絰乎弁之與絻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按鄉黨此節上與齊衰連文下與凶服爲類而燕見無服冕之事恐當從錢氏爲是而前篇可類推矣

周語密康公之母曰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章昭注遇衆則式禮之也孔子式負版亦此意周禮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小宰聽國里以版圖司民掌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版以

書名名多即有衆象

捫蝨新話謂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乃古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蓋因上句而立說與祭如在章一例長然爾雅曰雉絕有力奮又曰鳶烏醜其飛也翔埤雅謂雉飛如矢一往而墮不能遠飛鳶鴟也摩風回翔故其飛也翔據此則雉不得云翔下三嗅而作作字但與舉應亦斷章取義也詩谷風正義曰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鷺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按此則山梁雌雉亦當指魚梁不當作橋解

子路共之此共字當如衆星共之共向也蓋朋夫子宜而

而以祖之即上文所謂色也邢氏以爲共具固非即朱子供執之義亦不似賢者氣象皇疏乃以共爲供引漢氏贊謂供猶設以爲子路設食物以張之謬矣

聖門四科其得於雅言者三爲言語得於詩政事得於書文學得於禮

漢書杜鄴傳曰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甚謂閔子能喻親於道父母兄弟皆化之故人無間言也此及別是一解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饑爲之減飡友寒爲之不重裘

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此事當在魯哀公十一年夫子反魯之後何以言之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年五十六去魯司寇時子華年纔十四則其不從周遊可知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時年七十子華年二十七則言志之後乎此可知而由是推之子路年已六十冉有年亦四十矣惟曾晳之年不可考據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武子以昭公七年卒時孔子年十八則晳年當與夫子相埒故夫子有一日長爾之語而記者次之子路之後蓋與記顏淵季路侍一例不必盡以齒序也惟子路少於曾晳故夫子哂其不讓而晳以狂士性情值垂暮之歲寄懷景物取適目前隱有歲不我與之慨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是時魯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而汲汲濟時之心不能不望於吾黨追聞晳言而吾衰之感師弟同之此其所以喟然與歎也歎又者是時冉有方爲季氏宰而夫子乃云如或知爾者蓋聖賢所期者大區區家宰不足云也觀冉有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自期可見矣

子路冉有公西華之言志用之則行也其言在夫子之意中曾晳之言志舍之則藏也其言出夫子之意外汲汲濟時之心轉而增感感靡騁之感喟然一歎與在陳歸歎之歎同吾與點也殆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曾點未喻其旨鰓鰓於三子較其高下而夫子隨問隨答並不加軒輊之辭亦不明言所以與之之故蓋託興微矣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乎是即與之之意乎

國語曰晉國饑公（文公也）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貪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此民無信不立之說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本詩考之正與愛惡反覆者合前爲昏姻合二姓之好是愛之欲其生也今不我畜而使之無所歸是惡之欲其死也究其所以如此者非以貪富殊情即以同異易志蓋以利合者或乾餱失德而生怨尤以黨合者或意見偶乖終成仇怨此正教子張辨惑處

左傳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

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此語與孔子對景公問政意相似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集註舉景公失政一段證之可謂切矣試推而言之按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衞侯于牌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范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撓晉可謂有君臣乎蒯聵在戚而齊借衞以圖之可謂有父子乎聖人之言誠深中其病痛矣

韓詩外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儆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

不教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康子之問殺無道以就有道當卽此事

董子曰古之聖人謌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謌而效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物莫不有凡號莫不有散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又曰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之爲言眞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與孔子正名意相發明

漢書馮奉世傳奉世長子譚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太官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衞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是魯衞之政不主衰亂說蓋古義也

淮南子曰亂國若盛治國若虛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未也陸賈新書曰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尊卑相承雁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余讀此而悟夫子適衞歎民之庶非喜之也憂之也夫民樂業則安居安居則不見其庶其肩摩轂擊交錯於道者非遊食之民卽橫議之士政煩於上民勞於下不富不教之象已見於此矣夫子過

蒲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知其能富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知其能教也若夫嗷嗷滿目戚戚可憐如蠅之營如蟻之聚道路皆民則畎畝學校中無民矣庶哉一歎夫子悲天憫人之心所爲惻然動也由有之請何加者以此今說者皆以庶爲幸非知言者也

食貨志曰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遭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治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緣此道也案治道不外富教而富爲教之原以此看三年必世乃確有實義

禮緝衣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正義曰此禹立三年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亂之後故必世乃後仁是以註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紂敝化之後故也此說得之盡玩如有二字乃爲春秋時勢言耳前章善人爲邦百年亦此意

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此一言興邦之說也

毋疑昇盪舟之昇孔安國以澆當之昇之即澆果何所據考說文引左傳生澆及豷作生敖及豷又引書丹朱傲作昇云嫚也是古者昇傲敖並通用說文以澆爲敖或見古

本即安國所據者耶而與仁傑據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昇遂謂丹朱與昇爲兩人名南宮适言昇盪舟即罔水行舟之事亦未考說文昇嫚也之訓耳孔穎軒又以敖即象引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昺昇與袁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爲證尤爲牽強且禹與舜言直斥其弟雖古人質誠不應失體至是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廣韻引作彼哉云彼哀也子西不聽葉公之言卒致白公之禍孔子殆早見及此乎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先儒俱以衣裳之會言之穀梁莊公二十七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范甯注以爲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不取北杏陽穀爲九也林堯叟又云去貫與陽穀爲九揆其之盟左傳云服江黃也公穀云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以爲其餘莫敢不至也陽穀公羊以爲大會穀梁以爲桓公委端捐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論平桓公之志是二會皆會之盛者何故不數今以左傳考之會北杏遂人不至則會鄄單伯主之皆未成爲霸至十五年會鄄特云齊始霸也則數九合者當自復會鄄始而不數前二會左氏固有明文矣

漢書郊祀志引桓公謂管仲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師古曰匡正也一

匡天下謂定襄王爲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穀之會令諸侯云無障谷無貯粟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所云一匡者也

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曰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遠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洒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此與對季康子葬喪之意同而語加詳陸賈新語愼微篇曰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

化絕而不過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遇其時者則無以正其時此段解未知之何較有味公陵之歌孔叢子作王陵

君子小人事事相反如驕泰和同周比之屬皆是獨君子貞而不諒不云小人諒而不貞者蓋人而能諒雖不免偏執究不失爲自好之士故孔子稱益友以諒爲次即匹夫匹婦之諒亦決非小人所能也此處正須細看

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即所謂相師之道也

東蒙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顓臾國於其下東北近齊西近邾而南近費背據蒙山有負嵎之勢前臨費邑無山川

都邑爲之限隔近齊近邾則又有犄角之勢故曰固而近於費也哀公時康子頻年伐邾蓋費西近邾故欲取以自益其將伐顓臾蓋亦此意

三桓之子孫微矣武進劉氏逢祿曰魯小於齊晉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能如趙韓魏之分晉故曰微也余嘗愛松雨堂王焯時文云以魯之褊小也裂而爲三則不可以立國此與晉三卿之事異矣故三卿終分晉而三家不能也以三家之參耦也併而爲一則又莫敢先動此與齊田常之事異矣故田常能取齊而三家不能也定哀之時齊晉之卿皆未成爲諸侯未成爲諸侯故與其同惡而保持之魯之君無如之何也定哀以後齊晉之卿皆已成爲諸侯已成爲諸侯故惡其無等而夷之三家亦無如之何也我觀諸史策自悼公之末而三家之事無聞焉未知其歸政於公耶委而出亡耶絕而無後耶蓋不勞力而去之故曰微也此論較劉氏更透具此卓識豈徒作制義觀

朱子有詩云不敢妄爲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二語已道著畏聖言痛癢其註論語謂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既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說畏字反不能如許親切

史記以前伯夷固已有傳索隱引其傳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春秋少陽篇作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少陽篇作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則夷齊爲謚固有明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

此謚非出朝廷乃民之私謚也謚法至周公始創則此謚不在當日乃後人之追謚也謚是稱之之實私謚是民稱之之實追謚是到今稱之之實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首無子曰字其斯之謂又無所指當合上章爲一章乃記者之辭景公居行義之位爲當時顯君然無德可稱此達道之未見其人也夷齊不降志以待天下之清雖餓死而不悔而古人已不可作此求志之未見其人也故曰其斯之謂與

淮南子曰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素之質曰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則忘本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

論微子而去者奴者死者之心俱見微子箕子知殷必亡所商者皆亡國以後之計曰詔王子出迪而去之謂定矣曰我興受其敗而奴之計定矣獨少師比干無言者微子思力諫回天並不作亡國之想濟則先王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必不目擊周師之入也故不言而心彌苦矣

柳子厚箕子碑曰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此段實能道出箕子心事記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箕子有焉

桓譚新論曰微子操者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淳韋昭洞歷記曰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之歌大周正樂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箕子不可諫乃被髮佯狂歸宗廟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今人但知有麥秀之歌而已

孔子世家曰去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蓋心異其爲人故問以試之意固不在津也二人默喻其意故皆不告以津處

寰宇記唐州比陽縣苦菜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即黃城山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即此山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顏師古註漢書地理志謂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逍遙也明郝敬曰朱張即論語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即其目曰夷齊仲虞連五者舉其人也今按下文謂虞仲夷逸與謂柳下惠少連一例則夷逸自是人名唯無謂朱張之文愚當如郝氏之說據論語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鄭雍轉訓佛張誰也鄭註引書俯張爲幻爲證佛亦通作侏文選劉越石答註引揚雄國三老箴爰究侏張古周朱聲同也又鄭注周禮甸祝云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尚書大傳曰佛雍佛張蓋言大也是佛張可與陽狂同義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此大臣蓋指天子命卿而言禮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賈誼傳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冠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王皆壯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下徧置私人蓋命卿所以宮王朝之腹心覘侯國之動靜多爲君所忌不樂信用故周公有此戒

王伯厚漢制考序曰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義和祝史之官王命猶重也司徒綱紀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命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做猶未遠也秦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城偪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則天喪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巨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蓋作西時臨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

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秦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殺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蔚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聲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歆訓粲然可觀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晉臣敬德之聚安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

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讀此而夫子餼羊存禮之意子貢識大識小之論可以知其概矣

大戴禮子貢稱子夏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交下友銀乎如斷觀子夏論交可見其稱子張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教無告亦與尊賢容衆之語合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不可泛看傳稱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考侯國官制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周官小司寇之屬有士師下大夫四人故孟氏有此使

樂記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倍祿即富善人一證

孟子

閩 林春溥 鑑塘

孟子游歷梗概以七篇證之自明其至梁在惠王後二十三年據竹書下放此楚將昭陽破魏襄陵之後故惠王有南辱於楚之言惠王之卒距襄陵之後五年耳故七篇所記問答不過數章至一見襄王便已去魏此其可證者也若如史記之說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則惠王尚未稱王且後距襄陵之敗十三年種種不合矣若其遊齊自在去魏之後考之本書無始事宣王後見湣王之事故曰久於齊非我志也且孟子之至齊固非壯年也觀其言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已以齒德自居矣若如史記之說先遊齊後至梁

則尚在惠王三十五年以前年比遊梁更少齒於何有今考梁襄三年爲齊宣王五年書據竹魯平公初立即燕噲讓國子之之歲又二年而齊取燕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計孟子去魏適齊皆在晚年門人輩咸以當路行道期之而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六七十時語也抑考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與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及平公將見孟子而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疑其事其時皆不相遠不然臧倉之謗何患無辭而必以喪言耶是必於魯喪畢之事魯不能用而復反於齊耳計孟子前後在齊近五六年中間又以母喪歸魯三年喪畢乃復至齊蓋在齊取燕之前而說者乃謂葬畢即反齊拜賜是妄也其云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考此數年齊方敗趙魏於觀津伐燕取之並無破兵之事且即破兵與孟子之去何涉則所謂師命當從孟子疏命以賓師之位爲得緣孟子不受祿不敢臣之節以師禮故難固辭耳至其去齊當在燕畔之歲王猶知慚而凍買駿之飾非所謂吾退而喪之者至欲用以爲善難矣故曰王庶幾改之即其告陳賈過則改之之改非必別有一事也又考是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取漢中楚復悉兵襲秦又敗於藍田宋牼所云秦楚搆兵即此時孟子遇宋牼於石丘孟子疏以爲石丘宋地則是去齊適宋此其明證蓋值宋王偃稱王之七年故孟子語戴不勝稱宋王而萬章亦有宋將行王政之問時滕世子過宋來見蓋孟子前付出弔於滕故世子傾慕之如此又以陳臻之問推之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

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時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皆舍業厚遇之若奚仲之薛爲齊滅久矣此又由宋之薛由薛反鄒之可考者也自是有然友之問有滕文之聘而齊將築薛前此靖郭君文父田嬰嘗欲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至是孟嘗君欲成父志勢難更止文公爲得不恐其云開於齊楚考其世齊當湣王楚當懷王皆有蠶食虎視之心孟子所謂君如彼何哉者也通考七篇孟子之遊滕最晚在滕亦日淺而轍環於是終矣

孟子至梁惠王稱之曰叟史記惠王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計至襄陵之敗年已七十八則孟子之年當與相埒故以叟見稱自是九年而齊宣取燕又二年燕人畔又十五

年魯平公卒次年梁襄王卒（通鑑計之）又十二年而樂毅破齊齊湣被弒魯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在此時也（說見孟子年表）七篇中稱魯平梁襄之謚又及見慎子伐齊之事計遼邈至是又三十九年矣史傳不記孟子生卒孟譜謂年八十四頗爲近之然於時事之前後尚有不相及者因思孔子沒時子夏年二十九直至魏文侯二十五年子夏尚存（見史記子思當魯繆公時繆公元年上距伯魚之卒已七十餘年而孔叢子稱子思及見繆公之卒（繆公在位三十三年）然則數賢之壽皆不下百餘歲雖未敢信其必然亦不敢謂必無此壽考也（楊升菴曰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金石錄漢資公本魏文侯時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記長生先事劉元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朱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古人蓋多有之）

說苑修文篇曰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

竹書紀年魏惠成王六年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亦所謂盡心於國者歟史記韓昭侯以歲旱而作高門趙肅侯以農時而遊大陵俱與惠王同時殆所謂鄰國無如寡人者耶

食貨志贊曰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師古曰言歲豐就殺衆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鄭氏曰莪音蒍有梅之蒍莪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案此則斂與發對莪與餓對而孟子趙岐註亦云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但孟子原文本作斂也

魏與韓趙共分晉地號曰三晉然韓趙未聞自稱晉國而魏獨以晉稱者蓋晉與於曲沃都於絳幽君之時晉地皆入三晉惟絳曲沃尚存實以國都之故後三晉共廢其君而絳曲沃俱屬魏其稱晉國蓋仍其國都稱之亦猶韓滅鄭因徙都之以後遂改稱鄭也史記秦孝公二十三年與晉戰於岸門索隱引紀年作與魏戰岸門周安王十三年秦侵晉魏世家作秦侵魏陰晉此晉魏通稱之明證

食貨志曰后稷始甽田曰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毋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師古曰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此深耕易耨之義也

王逸鹽海集曰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嚙之餘必重茂經羊嚙之餘必枯槁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按齊宣王見牛觳觫以羊易之牛羊何擇之諸此段可爲解嘲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案蘇秦傳稱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燕趙齊皆方二千餘里魏方千里韓方九百餘里獨秦地無明文據云天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張儀稱秦兵百餘萬大抵與楚相埒而魯宋中山俱方五百里（宋見宋策中滕方五十里而二周鄒衞諸小國尚見范雎傳）不與焉然則海內之地方千里者近二十而齊有其二也

蓋周初所稱中國不及後世三分之二如秦楚燕代吳越登萊皆目之爲夷不在版圖之內及其季也居中者迫於四鄰開疆不遠而居邊者遼闊跨郡動兼數州故秦并巴蜀楚連吳越趙兼胡代燕跨遼東齊奄海岱而泗上蕞爾之區小侯十二亦形勢使然也孟子歷鴨魏齊滕宋足跡未到西南且其所言多引古制而王制所言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即本孟子爲說皆大概之辭非當日形勢也古者因地出車百里之國千乘千里之國萬乘其大較也至戰國則不然楚地方五千餘里趙地方二千餘里而車只千乘燕地方二千餘里魏地方千里而車只六百乘其帶甲者多則百萬少亦數十萬騶卒萬匹或數千匹蓋不用車戰而騎兵徒兵多也

韓非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所謂好世俗之樂也尹文子曰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所謂好匹夫之勇也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以顏燭諫而歸中道已聞國人謀不納矣然則遊海瑯琊之遊果有其事耶

路史發揮論海神朝夕注舉書江漢朝宗云齊景嘗欲遊海觀朝舞矣是以朝作潮解按建康志載晉李閎西平碣侯顏含碑云獷彼琅邪實惟海宇憬屬之眾邪臨潮擲則朝之即潮固有明證

戰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然則宣王之疾不僅其所自言者已也

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物各有疇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又曰鄒忌爭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晏首貴而仕人寡宣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爲有一子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人夫不參之衆論而徒憑一人之私言髡與忌大言欺人而王不知察宜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韓非子曰成驩謂齊

王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弱於內此亡國之本也即孟子所謂無世臣亦無親臣者也

通鑑齊宣王九年蘇秦自燕奔齊王以爲客卿蘇秦說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此宣王所以有文王囿之問乎呂氏春秋宣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而未能成此孟子所以有爲巨室之喻乎

戰國策王斗謂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

魏牟謂趙王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與孟子玉人雕琢玉語相類

韓非子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

以吏爲師其後李斯用其言而焚書坑儒之禍起秦遂以亡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豈虛語哉

汙不至阿其所好朱氏彬曰古訓于汙諸字皆有大義淮南子原道訓而隤陷於汙壑穽陷之中高誘注汙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洿李善注洿漫也潘岳西征賦注汙與洿古字通此言三子縱爲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釐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四書辨疑曰近世以時日支干湊爲動作吉凶之說者皆上古所未有也至若彼邦離叛此國輯睦彼歲饑僅此年豐熟彼軍疾疫此衆康寧又如舟師遇春水騎兵得秋風涉險而無雨雪襲擊而逢陰晦敵國之所謂天時者皆此類也案淮南子兵略云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

隱之人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天時之說盡於此矣

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通於天道事常在於道也九卿通於地理事常在於德也大夫通於人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去私立公事常在於義也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於伊尹學然後臣於此可見

燕噲讓國古今以爲大愚不知亦其時尚戰國策秦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又犀首謂張儀曰請令魏王讓先生以國王爲堯舜矣而先生不受亦許由也行因命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曰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惠施也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請得傳國惠子辭此數者若其不辭亦燕噲子之之續耳好名之弊一至此哉

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以列國氏族考之惟魯有季孫氏子叔氏亦惟魯衛有之見於衛者穆公之弟子叔黑背其子曰剽剽子析朱鉏以後無傳焉其見於魯者宣公之母弟子叔肸其子爲子叔聲伯聲伯生子叔齊子齊子生敬子敬子生叔輒叔鞅及定伯閱鞅生子叔詣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叔還叔還生叔青叔青當哀公之世春秋以後無聞焉近人四書辨正以季孫即平子叔疑即叔詣詣與疑音近恐或然也因思子叔疑既爲公族恆世其家則

身退子弟爲卿特當事耳季孫何獨不然而乃以爲異玩其語意似謂君使疑爲政不思延攬人材汲引善類猶無責矣乃又使其子弟爲卿既得此而又取彼直欲以富貴爲一家之私不亦異乎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養與庠叶教與校叶射亦與序叶鄉射禮云遂則鉤楹內鄭注遂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詩于邑于謝潛夫論引作于邑于序射義引詩以燕以射與譽叶是其證也

王伯申曰孟子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岐注曰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也又夷子憮然爲間注曰爲間有頃之間也爲間不用注曰爲間有間也皆釋爲爲有今略引諸書以證明之成十二年傳若

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言何福之有也昭元年傳是禍之也何衛之爲十三年傳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周語曰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皆此類也爲可訓爲有有亦可訓爲爲晉語曰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言其爲吉孰大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言人之爲道如此也猶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矣

江都焦循北湖小志曰明人孫柳庭蘭著輿地隅說四卷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勾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零星不井者也按選詩注史索隱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於文圭田爲畦卽零星之田也餘夫所受亦圭田耳禮記圭田無征亦當以此解之惟零星故無征

孟子稱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案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眞字記故葛城在睢陵縣北十五里湯始征之作湯征竹書紀年夏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事見周書紀年帝芬時有洛伯用遂征荆芋姓祝融黎之後見國語荆降二十六年商滅溫已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國語括地志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韋昭曰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爲已姓封於昆吾括地志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後遷於許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彭姓之別封者祝融之後見國語今河南衞輝府滑縣東南有韋城集商師取韋遂征顧已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國語顧在東郡濮邱縣北國志顧在東郡濮邱縣北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

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水經注定陶縣故三朡國也商師征三朡戰于郕郡國志濟陰成縣本郕國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郕城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總計紀年所征者八國而其註云湯有七名而九征則郕亦國也合葛則爲十又國策稱湯之伐桀也試之弱密須氏姞姓今陝西平涼府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城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是爲十一征近人四書辨正乃引路史湯伐有卞爲證考路史國名紀卞卞明國湯代有卞隨其作伐者坊本之譌也耳食誤人不可以不辨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今以說文考之海岱之間謂眄曰睇江淮之間謂盼曰䀮謂母曰媞謂釜曰鍑關東謂酢曰酸謂取曰撝洛陽名脅曰弰九江謂鐵曰鍇河內謂貪曰惏

益梁謂欺爲譎此語以地異也周人謂兄曰䖍謂餉曰饟趙魏謂陌爲畛秦名土釜曰斛吳人謂祭曰餽東吳謂息爲嗣蜀人謂母曰姐關東曰逆者關西乃曰迎秦謂之枵者關東乃謂之樓周謂之饘者宋乃謂之糊周謂黎民者秦乃謂之黔首列國之語往往異焉而莫甚於齊語楚語謂臞爲脉謂靈爲賈謂舂曰蔀謂麥曰秣謂蛭曰蟣謂黑爲黯雨霓爲霄皆齊語也而其中又有東齊之語焉壻謂之倩信謂之訛布帛之細謂之綾是齊語又自不同也謂荄爲荄謂筆爲聿謂螭爲蟦謂疾行爲逞謂跳躍曰蹠謂女弟曰媚皆楚語也而其中又有南楚之語焉謂好曰嫷謂相驚曰猲謂裨衣曰襟又有東楚之語焉名缶曰甾謂橋爲圯是楚語又自不同也顧齊語有與他國同者如燕

代東齊謂信曰訧齊魯謂元鳥爲乙是也而不聞可通於楚楚語亦有與他國同者如吳楚謂好曰娃陳楚謂懼曰悼是也而不聞可通於齊故齊謂之檐者楚乃謂之梠楚謂之離者齊乃謂之莅此孟子所以有楚欲齊語之喻

公都子孟子弟子七篇不著其名惟孟子外書載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充虞治棺公都或治饌或者或即其人歟

北過滏水滏水名也滏水警予何獨與之異義夫滏水者以河合絳漳而得名耳按濁漳水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逕屯留縣絳水注之絳即滏也漳既合滏遂通稱滏水又東逕潞城黎城至河南林縣而清漳水來注之又東逕安陽臨漳至直隸成安肥鄉而合於河其入河之道即禹貢所謂衡漳自是河與絳漳并而爲一即禹貢所謂北過滏水又北經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即禹貢所謂至于大陸九河之分自此始由是經南宮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強武邑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至天津府注於渤海爲九河徒駭之道渤海即所謂逆河而由碣石入海蓋漳合絳水以後通稱滏水而河過滏水以後亦通稱滏水（水經注河合漳以後但稱漳不稱河可見）此亦猶涑水合洮水而通稱洮漢水納夏水亦通稱夏故孔疏曰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也且如左傳王治夏欲入鄢其地猶爲漢水上流夏水未入而亦稱夏又如河爲入漢之水而水經稱全漢曰河可知合流之水皆可通稱然則不特河過滏水以後可通稱滏即稱全河爲滏水可也蓋書所謂滏水警予

孟子所謂滏水即洪水者以此抑又考之河之患不在上流而在下流禹之治河亦不在上流而在下流自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河皆東於華山太行北邙重山巖巖之間其勢不得橫溢大抵無庸費力至大邳山以下（今之嶧縣）始出險就平河患實自此始禹於是釃爲二渠自黎陽宿胥口一東流爲漯川一北流爲大河而河勢稍殺矣自是而洪水注之北過滏水又合清漳濁漳絳水之流兗州平衍河以全力奔焉勢復大盛禹度二渠猶不足以容之故於大陸以下分爲九河使之入海然則河之爲患自大邳始而所稱橫流逆行氾濫滔天則至北過滏水以下爲尤甚此嗟警予者所以必曰滏水而孟子亦曰水逆行謂之滏水也夫

何休公羊註曰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史記仲滑保西垂生蜚廉西垂即犬丘後爲非子之封在今陝西泰州西南路史國名紀非國謂蜚廉所封在龍門縣南七里有蜚廉故城又絳之王平蜚廉城云事紂所居案龍門縣即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正平亦在絳州又今有飛廉觀在陝西長安城中而史記載飛廉爲壇霍太山死遂葬焉霍太山在今山西霍州東所紀故蹟在山陝之間居多與海絕遠即令飛廉善走武王善驅斷非一跳可到追亡逐北未有如是之遠也且武王親帥師驅之乎抑分兵而驅之乎書稱一戎衣天下大定濟河而西歸馬放牛示弗復用天下已定獨以一人餘孽勤曠日之師爲窮追之舉聖人必不爲也然則如之何曰史記不云乎武王伐

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注石厚也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注飛廉別號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是誅紂時飛廉固不在側也廉以因狡之資幸而漏網豈能死紂之難所謂葬於霍太山者或但葬所得之石棺詐云已死以欺世逃戮而史遷得之傳聞誤以爲眞耳時武王克商會孟津者率西方諸侯而東方尚有不爲臣者若蒲姑在山東博興縣奄山東曲阜縣淮夷江南邳州後與三監爲亂則當日之非誠服可知飛廉當日必竄此數國追後三監煽亂蒲姑徐奄淮夷之屬並與爲寇於是周公討之諸國咸伏其辜而飛廉者遂如狡兔之失窟無所用討也驅之而已諸國本皆近海驅之海隅而窮無復之矣玩此句承三年討其君來情事想當如此

非誅紂時事也

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周本紀謂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故周書世俘曰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呂氏春秋曰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也三象樂名淮南子云周人之禮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是已

無然泄泄趙註及疏但以沓沓釋之詩傳箋亦以沓沓當泄泄爾雅云憂憂泄泄制法度也愈不可曉孔疏解以無得如是沓沓競進隨從而助之而與泄泄不可通集註加以怠緩而於沓沓頗不類案說文引詩無然泄泄者二一作呭一作詍皆云多言也又訓沓云語多沓沓也玉篇引

孟子泄泄猶沓沓也亦作呭以此解孟子既與言則非先王之道意合亦與本詩所謂辭輯辭懌相呼應

漢書劉向傳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明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即仁不可爲衆之意

獸之走壙案說文壙壙穴也蓋獸以穴爲歸如魚之於淵爵之於叢與歸仁意方合集註訓廣野是與曠字同義如漢書李夫人傳託沈陰以壙久武斑碑歷世壙遠是也然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正離散無所歸之象非此處歸仁意義

商鞅蘇秦之車裂連諸侯任土地者服上刑吳起之伏王

尸孫臏之刖兩足善戰者次之

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註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曰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故註云未有原末無也原再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曾子之養曾皙將徹宜餕其餘而必請所與是不敢遽餕恐親意或與他子也曾元不請所與是直自餕其餘矣至問有餘則曰無是食之使盡勿使有餘矣雖曰禮固如是視曾子之善體親心者異矣其曰將以復進者孔穎軒謂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非謂將以其餘再進也

說苑曰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與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在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與孟子論子產相似蓋一事而傳聞異耳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禮本旨也按尚書大傳謂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似以孟子四事爲四時不知其何所本

孔穎軒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不當作雅亡解陳靈公以後無風王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亡耳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是據作春秋時不謂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覇者之迹興美刺之義亡故褒貶之義作

吳越春秋曰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古之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宦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生於荆山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靈王之後射道分流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此段敘射源流最爲詳悉而麋侯翼侯魏侯之名尤足補史記之缺

莊子稱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欲爲之妾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於天下與寡人處未至期年而寡人信之是何人者也仲尼曰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莊子多寓言蓋即孟子齊戒可事上帝之意

沈猶有貢芻之禍趙注云昔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貢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貢芻爲人名春秋時曹成公名貢芻戰國末有楚王貢芻國策又有魏公子貢芻可證也正義乃云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貢其芻草來攻我室則望文生義芻草豈攻室之具哉集註改爲負芻者作亂亦不免依違其說講章遂竟解爲負芻

之人不復知有趙注矣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考通鑑自魯哀公以後至繆公三年當周威烈王十九年始一書齊田和伐衛取毋丘以後無聞所云齊寇當即是乎自伯魚卒至魯繆公三年凡七十七年然則子思是時亦已老矣

說苑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遠而能不愚案公孟子高當即公明高顓孫子莫其子張之族歟抑孟子所謂子莫執中者即其人歟

王伯申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列女傳作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則于爲呼之假借可知列子周穆王篇王乃歎曰於于釋文音嗚呼是其例也

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數句正是形容一恝字言孝子之心必不若是恝然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奈之何哉如此說則若是二字有著落語氣亦順

校人見周禮夏官乃掌馬之職其掌池沼者則有川衡澤虞囿人不曰校人也春秋時子服景伯命校人乘馬公父文伯命校人駕乘車其官名僅見於魯猶仍掌馬之職晉宋則曰校正於鄭則未聞然則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本不必拘定職守註特望文生義耳

貨殖傳曰臨菑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臨菑齊都也齊東野語豈亦風氣使然耶

莊子稱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此與萬章所述人言至禹德衰相似而意各有屬

何休公羊註云屈產出名馬之地顧棟高謂今汾州府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牧馬川上多產名駒據此則屈產與垂棘對可謂信而有徵

孟子稱孟獻子有友五人而忘其三考新序孟獻子對晉韓宣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其卽三人之二與顏回當別一人孔門之回與獻子不同時也或作顏向又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注謂扞難之士也當又在五友之外

韓非子曰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不救也哀公曰善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魯人獵較之俗徵此可見

儀禮聘禮曰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致賓不拜註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飧具輕以不致命故賓不拜此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例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語確有反證春秋正義引辨名記曰倍人曰茂十人曰選所謂倍蓰也又曰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所謂無算也白虎通引禮別名記又以爲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

富歲子弟多賴趙註訓賴爲善廣雅釋詁亦有此訓又呂覽離俗篇則必不之覽註云賴利也一曰善也皆足與趙註相證集註訓賴爲藉云有所賴藉而爲善尚多一轉

山海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注言味好皆滑如膏外傳曰膏粱之子則膏粱可作一物解

孟子遇宋牼於石丘疏云石丘宋地此孟子去齊之宋之

一證據通鑑赧王三年[illegible]人立太子平孟子去齊當在此年時楚屈匄伐秦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所云秦楚搆兵即此是役也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忿張儀之詐輕與秦戰兵連禍結故曰搆兵戰由楚意故先曰說楚王楚王憤兵故又慮其不說也其曰我將言其不利者殆亦如陳軫所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不如賂以一名都之說歟其言秦不利殆亦如黃歇說秦昭王謂天下莫強於秦楚今欲伐楚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敝之說歟

邵武張氏冕曰僖五年齊率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而惠王廢嫡之意甚堅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致鄭逃盟七年齊伐鄭八年會洮而襄王位定九年會葵丘申五禁而王子帶無能爲亂觀於初命曰誅不孝隱指帶也無易樹子隱指襄王也無以妾爲妻隱指惠后也皆以正王室故爲初命其下諸命皆切指各國之事夫子謂桓公一匡天下指此謂桓公正而不譎亦指此田氏并齊三卿分晉五霸之罪人也蘇秦倣齊而爲燕張儀右秦而左魏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愼子伐齊取南陽余前既據史記魯連遺燕將書楚攻齊之南陽及呂覽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以證之矣（見孟子年表後說）今考南陽與徐州與薛均係一地據孟嘗君傳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正義引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湣王三年封田

[illegible]義云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又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顧亭林山東考古錄謂徐音舒故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與禹貢徐州之徐不同則徐州之爲薛審矣又考齊魏會徐州之明年楚威王伐敗齊師於徐州即秦策所謂郢威王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史記作申紀）遇於泗水之上大敗申縛者則徐州即泗上而索隱註南陽謂即齊淮北泗上地則南陽即徐州又其明證也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又三年而燕使樂毅破齊湣王走莒爲其相淖齒所殺其時齊既無王孟嘗又不在薛此固魯取徐州之大機也迨周赧王滅之次年（魯頃公九年）楚伐魯取

徐州然則魯使愼子之役竟取南陽矣而孟嘗傳又謂齊襄王立（湣王子）孟嘗君中立無所屬孟嘗君卒而齊魏共滅薛豈魯又取之於齊魏乎其詳不可得聞矣

南陽索隱謂即齊淮北泗上地案從征記洙泗二水交於魯城北十七里今曲阜縣北八里即泗上地於齊爲邊境之南於魯爲都城之北襄十九年諸侯次于泗上疆我田明其爲邊界也公羊傳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惟南陽與魯近故將以城魯耳

自禹治水終夏之世無河患至殷仲丁河亶甲祖乙以後河已屢圮至遷都以避之然任其自然亦無大害周之中葉齊桓公塞八流以自廣而九河始失定王五年河始徙流大伾之南而故道漸改迄於戰國威烈王十三年晉河

岸崩壅龍門至於底柱而西河東圮西門豹治鄴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而水利始興安王二年虢山崩壅河顯王八年魏入河水於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十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二十九年魏爲大溝於北郛以行圃田之水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其軍赧王六年大疾風河水溢酸棗郛綜而考之水失其性半由於天半由於人或壅之以爲利或決之以貽害但計目前不顧事後蓋其壞之非一日之積故秦漢以後河始爲世大患矣賈讓之論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

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韓非子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此孟子所謂以鄰爲壑者也

摩頂放踵文選注兩引江淹上建平王書任昉彈曹景宗並作摩頂致於踵前引劉熙後引趙岐並云致至也與今本異

晁公武讀書志曰孫奭疏兼取陸善經之說如云子莫執中教人不可執中也今本無之

管子地員雜篇曰山之上命曰縣泉繫之二尺乃至於泉復呂三尺而至於泉泉莢五尺而至於泉墳延六施施七尺四十二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夷山泥不可得泉淸商不可得泉駢石不可得泉灰壤不可得泉此可爲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之證

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親戚即父母也古者稱父母爲親戚左傳昭二十年棠君尙謂其弟員曰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謂其父奢也史記五帝紀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大戴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晏子外篇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皆謂父母也仲子無親戚正指辟兒離母事

曾子思父之所嗜則不食羊棗痛母所未嘗則不食生魚孝子傳曰曾子食生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

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文選景福殿賦騶虞承獻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郭有道碑隱括足以矯時注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皆未知所注何句或者其外書與

閒卷偶得卷七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小學

大興朱氏筠重刻說文解字敘曰許君之爲書也敝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據形聯系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起東既疑韻書而比類又从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首者奉秦奉秦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迹從赴徒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賴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牛譌也𤔲之爲舜壺之爲壺因之爲曲爵之爲爵全譌也以气化之气當乞而氣牽之氣遂當芟於是有俗餒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匈已从勹而又从肉㓝已从川而又从水既重其類堊从土而加土蜀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譌一字者也从者失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之从晨囱聲玉篇囱窗同考工匠人四旁兩夾窗徐鍇以爲當从凶乃得聲非也移之禾多聲古音戈多反楚辭云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爲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鹿曰聲古音奴來

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爵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曰非聲疑象形非也摘之从冖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音與商同文摘與適同聲詩云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𢍰𢍰一角仰也爾雅皆蹄𢍰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聲殺也不當作戡戡刺也詩瀌則砅砅从水石履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𩰫𩰫一作𩰫𩰫詹諸也縞衣綦巾綦从糸㠯聲未嫁女所服處子也周禮挑五帝於四郊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溠溠荆州浸也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者之甲碧水邀石也論語小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咿咿猶沓沓咿咿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也爾雅西至汎國謂四極汎从水八聲西極之水也廣韻汎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太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絜之文字之事加斯蹙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說不量與撼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瞽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辨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辭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殷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谿之言惡犬之字如書狗有曰不宜有褻爲解衣耕弔爲人

持弓會殿禽辱爲失耕時史爲束縛捽扯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辜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刑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創作書契代遠難以強說復不當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豈得以勦說穿鑿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源爲殊擊已迷救各引載旆爲坡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衆音襍廁殊形備視豈容廢百舉一去都即鄙耶又言別指一字以鐳當劉以曹當由以絕當免此說亦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其著於篇乃知書闕有間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乎易曰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書之賈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菁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辜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辜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即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泐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事古人往往隨事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識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卯聲卯古酉字非卯也識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於篆貨或近真人泉豈得爲白水耶五行志獻帝初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董字从重聲非千里艸早字爲曰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據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輒附疏之用詔學者

顧氏炎武答李子德書曰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

在也云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書亡而文亦亡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晝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爲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爲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

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范謂昌改陸爲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爲俄不與逵爲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人讀離爲羅正與過爲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爲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爲注正與誅爲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爲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爲牛何反正與嘉爲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爲儿正與止爲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楊慎改爲

盜竽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爲刳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驟爲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驟）而不知古人讀驟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舍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柏梁臺詩上林令曰走狗逐兎張罝罘今本改爲罘罝又改爲罘罳而不知古人讀罘爲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揚雄後將軍趙充國頌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搖頭後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迺風激驚今本改驚爲鷩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驚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回湖柳根冶深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豎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覩在堂筌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兮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戶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

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市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儿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刳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枝刀靡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毋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

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戶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並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陂鄭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鞏終葵揚關斧刋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野之證也詩曰于以煑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石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

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錄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竭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廻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寬證之以後漢書黃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體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廻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阯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豪部元有防字而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塍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眞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有借字而傍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於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熹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甚明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註之於下而已

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註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閒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錄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註之曰疑今之錄本加精而疑者不復註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

象之文可讀也其書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討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宋時人所謂苑囿之册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以來周禹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登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錢氏大昕曰古今音之別漢人已言之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音昭辨之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但姿嗣生於漢季漸染俗音因詩王姬之車君子之車皆與華韻不知古讀華如敷詩有女同車與華都琚爲韻攜手同車與狐烏爲韻則車之讀居斷可識矣自齊梁之世周彥倫沈休文輩分別四聲以制韻譜其後沈重作毛詩音於今韻有不合者謂之協句如燕燕首章遠送于野云協句宜音時預反二章遠送于南云協句宜乃林反協句即古音也陸德明釋文刱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沈所云協句者皆如字讀自謂通達無礙而不知三百篇之音諧暢明白未嘗緩也使沈重尚存較之吳才老叶韻豈不簡易而可信乎

協句亦謂之協韻即風宇不我顧釋文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協與叶同顏師古注漢書又謂之合韻是吳才老叶韻之所自出矣然叶韻以今韻爲宗而強古人以合之不知古人因文字而定聲音因聲音而得訓詁其理一以貫之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則有三百篇及羣經傳記諸子騷賦具在學者讀其文可以得其最初之音此顧氏講求古音其識高出於毛奇齡輩萬倍也但古人亦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正有定而轉無方正音可分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其以聲轉者如難與那聲近故儺从難而入歌韻難又與混近故難从難而入齊韻非謂歌齊兩部之字盡可合於

寒桓也宗與尊近故春秋傳伯宗或作伯尊臨與隆近故雲漢詩以臨與躬韻聲與固近故瞻卬詩以聲與後韻非謂魂侵侯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其以義轉者如躬義爲身即讀如身詩無遏爾躬與天韻易震不于其躬與鄰韻非謂眞先之字盡可合於東鍾也賡義爲續說文以賡爲續之古文尚書乃賡載歌孔安國讀賡爲續非陽庚字盡可合屋沃也又如溱洧之溱本當作溱說文溱水出鄭國引詩溱與洧此是正音而毛詩作溱者讀溱如溱以諧韻耳溱即溱之轉音不可據說文以糾詩之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之妄作又不可執溱溱相轉而謂蒸眞兩部之盡可通也古人有韻之文正音多而轉音少則謂轉爲協固無不可如以正爲協則顛倒甚矣顧氏謂一字止有

[illegible]於古人異讀者輒指爲方言固未免千慮之一失也

又曰古今言音韻者皆以眞諄爲一類耕清爲一類[illegible]子讀易於此兩類往往互用如民平天淵諸字此古人聲假借之例非舉兩部而混之也民寘聲近故[illegible]正讀民如寘也（瞑古眠字宋王招魂以瞑與身韻）平便聲近故視象以[illegible]資民讀平如便也淵音近環與營聲近故訟象以韻咸正讀淵如營也天汀聲近故乾象以韻形成乾文言以韻情平讀天如汀也此例本於維清之禮成祠烈文之訓刑又古人訓膺爲智故膺有壅音蒙彖以應韻中功比彖以應韻中窮亦讀應爲壅也未濟象以極與正韻極从亟亟敬聲近廣雅亟敬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是矣革象以炳蔚君爲韻按說文蔚从艸君聲讀若

威漢律婦告威姑威姑若君姑也君威同音則蔚與君本相諧而炳虎聲亦相近蓋讀炳如虎也豫象以凶與正韻中正本雙聲字艮象以中正也亦與躬終爲韻則正與凶亦可韻也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該之於方音甚不然也如實神質切亦讀如滿久讀如九亦讀如几易傳皆兼用之民平天淵亦猶是耳

又曰顧氏謂古音地如沱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禍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于地與宜韻以證之按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繫辭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又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證已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門以韻求之爲知其不與物卦相

[illegible]乎元命包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秦始皇琅邪刻石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顧謂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及者誤

又曰顧氏論古音皆以偏旁得聲然亦有自相矛盾者如旂沂圻皆以从斤爲古音則近亦从斤乃引詩會言近止與偕邇韻謂古音記當改入志韻不知近既从斤當以其隱切爲正其讀如幾皆轉音非正音也如頻入其顧亦顧之轉音禮記顧乎其至讀顧爲懇者乃其正音耳倚从奇而與昭韻輝从禺而與公韻實从貫而與室韻恢从奴而與速韻皆轉音而非正音禮記相近於坎壈鄭康成讀相近爲禮所所未必不可讀爲近也三百篇中用韻之字不

及于名鳥能盡天下之音顧氏但以所見爲正宜其齟齬不相入矣仇从九聲有糾鬼二音故關雎以仇韻鳩兔罝以仇韻蹇七月之陰雪漢之臨蕩之諶小戎之騤車攻之調同桑柔之贈文王之躬生民之稷北門之敦召旻之頻正月之局皆轉音也識字當究其源源同則流不當有異求本衣服字借爲求與之義求所聲相近故又有渠之切之音後人於求加衣仍取求聲非衣聲也求裘本一字而顧氏析而二之若鴻溝之不可越且同从求之字也而讀俅爲渠之切讀觩絿爲巨鳩切同一从九之字也而讀仇爲渠之切讀鳩爲居求切不知求九元有兩音也睘从袁聲故字之从睘者皆在山仙韻而獨行睘睘乃與菁韻讀睘者睘之正音讀煢者睘之轉音黍稷字本在職德韻而

生民首章稷與夙育韻讀如諆者稷之轉音也簡兮以翟與籥爵韻君子偕老則與髢揥韻考論翟闕翟字或作狄狄有剔音正與髢協是翟有兩音也舊與舅皆从臼聲三百篇中舅與咎韻伐木亦與首阜韻頍弁舊與時韻亦與里韻召旻舅从正音舊从轉音也知一字不妨數音而辨其孰爲正孰爲轉然後能知古音知三百篇之音然後無疑於易之音乎蓋深愛顧氏考古之勤而惜其未達聲音之變也

又曰大雅訏謨定命四句顧氏以爲無韻按說文譽急告之甚也急告爲雙聲白虎通譽者極也亟與急通故譽有極訓楚茨以告韻備戒位抑以告韻鬷衡雅釋訓以告韻忒食則慝職皆讀告爲亟也讀如穀者告之正音讀如亟

者告之轉音顧氏拘於字有定音之說於楚茨則云告不入韻於此章直云無韻豈其然乎詩曰月告凶漢書引作鞠凶齊南山亦以鞠告鞠爲韻而釋訓亦以鞠與職慝韻則告有亟音又何疑焉唯告有亟音故从告之字亦可轉讀小子有造與士韻蹻蹻王之造與晦介嗣師韻

又曰古音母讀如每爲正音其讀如今音者轉也詩三百篇侮字四見皆與今音同侮从每聲每又从母聲惟母有姥音故侮可入語姥因流泝源其條理秩然不紊顧氏輒疑轉音爲方音故於此類不甚了了

又曰古有雙聲有疊韻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喉脣舌齒脣之聲同位者皆可相轉宗之爲尊桓之爲和是也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不得以無然之轉彭亨而逼庚於豪無俚之轉無聊而逼之於蕭甯母之轉泥母而逼齊於青也古人之音固有若相逼者如眞與淸東與侵別有數字相出入或出於方言或由於聲轉要皆有源絡可尋非全部任意可通至如周原膴膴韓詩作腜正與韶茲韻歌以訊之王逸注楚辭引作諱正與萃韻字形相似不無轉寫之譌小雅谷風之末章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

又曰昔倉頡制字黃帝正名各指所之有條不紊許氏說文分別部居以形定聲不聞於聲之中更有輕重異讀如易觀卦六爻童觀闚觀觀我生觀國之光觀其生皆從卦名取義人之觀我與我之觀于人義本相因而魏晉以後

經師強立兩音千餘年來遵守不易惟魏華父著論非之謂未有四聲反切之前安知不皆爲平聲此可謂先覺者矣離騷好蔽美而稱惡與固悟古爲韻孰云察余之美惡與宇爲韻是美惡之惡亦讀去聲左傳隱三年周鄭交惡陸德明無音是相惡之惡亦讀入聲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行滿天下無怨惡陸德明並云惡烏路反舊如字又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陸云好如字又呼報反惡如字又烏路反蓋好惡之有兩讀始於葛洪字苑顏氏家訓言之漢魏諸儒本無區別陸氏生於陳隋之世習聞此說而亦不能堅守且稱爲舊則今之分別非古音之舊審矣乎我之乎錫乎之乎三百篇楚辭皆讀上聲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乎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說乎不顧顧復思我心憂傷惄如搗衷小明我心憂傷惄如搗衷楚詞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皆讀上聲當直之

當允當之當孔子誓易皆讀平聲漢儒言讀若者正其義不必易其音如鄭康成注禮記仁者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自古訖今未聞人有別音可見虛實動靜之分皆六朝俗師妄生分別古人未之有也顏之推譏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此爲穿鑿而廣韻十七夬部敗有薄邁補敗二切即用江南學士之例蓋自韻書興而聲音益戾於古自謂密於審音而齟齬而不安者益多矣若音之輕重緩急則自有文字以來固區以別虞廷賡歌明良康與脞隋隳即有輕重之殊三百篇每章別韻大率輕重相間則平側之理已具緩而輕者平與上也重而急者去與入也雖今昔之音不必盡同而長吟密詠之餘自然有別唯漢代辭賦家妍用

雙聲疊韻妬澤浮漠汨偪側泌滴蜚纖垂瞀翕呷萃蔡紆餘委蛇之等連篇累牘讀者聲牙故周彥倫沈休文矯其失欲令一句之中平側相間耳沈所作郊居賦蜺連蜷恐人讀蜺爲五兮反此其證也但古人一音異讀多由南北方言清濁譌變非真義隨音異若涇渭之懸殊自葛洪徐邈等拗立凡例強生分別而休文據以定四聲習俗相沿牢不可破而漢魏以前之正音遂無可考矣

朱景文筆記曰焉本鳥名能獸名爲猴名乙燕名借鳳爲朋黨字（朋本音鳳）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按此類甚多如雖蟲名難禽名易爲蟲於爲烏黽爲鼃蚤爲蝨來爲麥之爲菌出爲花英不爲花跌以爲蹙苡矣爲箭鏃豈爲鎧勿爲旗其爲箕且爲薦几（子余切）而爲面毛須爲髭也爲女陰凡習用之字皆有本義故士大夫不可不識字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巽順也離麗也乾健也刑者形也刑者成也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洚水者洪水也子之爲鼠丑之爲牛午之爲馬義皆與聲相應

會意者六書之一耳如背厶（私本字）爲公反正爲乏皿蟲爲蠱力田爲男三人爲眾三女爲姦造字者俱有深意然必字字而求其解則鑿矣王安石著字說東坡譏之云竹策馬爲篤矣不知竹鞭犬有何可笑坡者士之皮豈滑者水之骨乎生之體壯於鹿鹿之走速於牛今三牛爲犇三鹿爲麤義皆相反何也安石嘗疑鳩何以九鳥坡戲之曰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分合爺與娘則爲九一時幾爲笑柄今字說不傳而偶見於埤雅所引者率支離可笑蓋有甚

於東坡所譏者此書不傳猶爲安石之幸也

冢宰僧官也然公羊傳有云宰上之木拱矣註宰冢也晉書天文志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是二字均非吉祥

錢氏大昕曰古器銘多用鎣勒字惟石鼓及寅簋文正作鎣勒伯姬鼎則作攸勒宰辟父敦又作攸革薛尚功王俅諸家皆釋攸爲鎣蓋古文之鎣勒即詩所云鞗革也說文無鞗字而有鎣字訓爲繁首銅也鎣之即鞗也釋器云繁首謂之革郭景純曰繁把勒詩如鳥斯革韓詩作勒明乎勒之即革也伯姬鼎師毀敦並有編必字薛氏釋必爲繹攷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注讀如鹿車繹之繹是必繹古文相通焦山鼎銘亦作必與鄭康成註合

漢碑遐作徦邈作貌曠作壙奧作鄉窔作遼此類甚多皆有所本

續博物志曰不可爲巨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四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

四朝聞見錄曰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證宋徐鳳試宏博代制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字尹二字以尹爲平聲用第二音主司黜之

焦竑筆乘云星宿之宿韻略音秀非也宿是日月五星之次舍以止宿爲義陰符經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蟄又古語知星宿衣不覆亦作入聲讀

七修類稿曰俗以干人爲打秋風風乃豐熟之豐見米部

札按秋字亦非義當爲抽抽豐猶言分潤也

書盤庚今女聒聒古活切正義曰多言亂人意也今吾鄉惡人多言亦有此語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管子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蜀即一也爾雅釋山獨者蜀注云蜀亦孤獨則蜀獨同義今閩音亦呼一爲蜀

白虎通曰舅者久也姑者故也舊故老人之稱也今福寧人呼舅爲故尚存古意

後漢書方術傳華佗精於方藥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剖破腹背抽割積聚今吾郡謂麻木爲麻沸蓋有所本

南宋孔顗鑄錢議曰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鋊音裕五音譜磨鑄斷消曰鋊今閩音亦然

吾鄉謂兩人舉物爲搁此字見廣韻十一唐一切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相對舉物曰搁也

廣韻四十禡有蛇字云水母也一名蟻形如羊目無目以蝦爲目除駕切又嚇字呼訝切笑聲又二十四職鯖字魚力切鯖岳角兒皆鄉音也

今韻十六銑筅字蘇典切洗帚飯具也大觀茶論曰茶筅以觔竹老者爲之故僧惠洪詩云要看雪乳急停筅朱希晦詩云淨筅石鼎烹春茶皆此物也吾鄉洗飯鍋之器蓋亦類此

十灰揠字乃回切手摩物也十三元㪷字都昆切去音勢也一先搴字於乾切物不鮮也二十三職瘠字所景切瘦肉也今鄉音猶然但識其字者鮮矣

開卷偶得卷八終

閒卷偶得卷九

閻林春溥 鑑塘

史部 雜記附

古者史有二體尚書紀言不詳年月春秋紀事特舉大綱至左氏始合而一之事以年繫言以事見凡一代之治亂一人之賢否與夫辭令掌故先後源委靡不條貫誠史家之圭臬也司馬子長生秦火焚燬之後網羅散失遍紀八代乃大變其體創爲紀傳表志蓋有說焉古事闕而近事繁詳略不倫一也自黃帝以迄共和年月不備難以編次二也傳記雜出傳聞異辭意在兼採三也故條貫之則例有所格分著之則說可並存遷之變例豈得已哉班范以下國史具在歲月可詳而乃舍編年而襲紀傳使覽者考

一事動連數傳閱一紀已忘臣名割裂煩複而欲以識時勢明治亂難矣是以涑水司馬氏編而輯之年經事緯詳而有條誠得左氏之遺意者雖然溫公何不統唐虞三代而盡編之則以共和以前史無年月而春秋經傳非後人所敢損益也仁山金氏乃欲舉數千年以前史遷所不敢定者一一強紀以年繫繫甲子不亦謬乎

通鑑一書唐人已有欲爲之者諸穎士贈韋司業書曰古者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記事者春秋經記言者尚書是也周德既衰史官失守孔聖斷唐虞以下刪帝王之書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託詞以示褒貶全身遠害之道博懲惡勸善之功大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盡在魯矣有漢之興稽章頓草馬遷唱其始班固揚其風紀傳平分表志區別其文

復而雜其體漫而踈事同舉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綱維支條適足以助繁亂於是聖明之筆削褒貶之文發矣後進因循學猶不及竟增泛博彌敦簡要其迹固久非可一二言也僕不揆顧嘗有志焉思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於漢元十月終於義寧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應正數者舉年以繫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挾孔左而中興黜遷固爲放命昔荀仲豫袁彥伯二賢亦嘗筆削紀年裁成兩漢晉代則孫安國編次南北迄穆帝之終其道鷹鑿齒幾原叔庠繼運於宋齊之間矣梁武烈太子以弱冠之年早事刪錄雜諸家之說著三十家春秋泰清之季金陵版蕩元帝嗣興乘輿不復東臺典籍悉上荊州及荊都淪喪焚燒略盡史策遺逸散在人間同源異流十家俱起而究終始一氏則何劉二典存焉陳紀裁於野王齊志創於君樊蔡學士集江陵故事撰後梁春秋隋季有後略一家亦行於世秦趙涼諸國亦有得而稱元魏及周無聞焉爾自漢元卒於大業期運驟遷史籍填委編年之作亦往往而闕其間體裁非無優劣終未能摧漢臣僭僞之鋒接魯論之緒附庸班范曾何足云雄鋩獨斷抑非諸君子之事也誠智小謀大綆短汲深加之數年可以集事嘗願得秘書省一官登蓬萊閣閱典籍冀三四年內絕筆之秋使孟浪之談一朝見信爲將來不朽之事也後志未就而歿

顧亭林曰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

之月日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紛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之於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云云然考漢書武帝改元元封下詔在夏四月癸卯而是年歲首已書元封元年後漢書光武改元中元在夏四月己卯而是年歲首已書中元元年章

帝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詔在八月癸酉又改元和四年爲章和元年詔在七月壬戌而本紀均於歲首書元其在春秋魯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然則通鑑實有所本並非創例矣

通鑑稽古錄均溫公所作而其間不無乖異如周安王十五年鑑書秦伐蜀取南鄭蓋據秦本紀而錄則據六國表作蜀伐秦取南鄭按史前書秦城南鄭及南鄭反則南鄭非蜀土也又赧王三十四年鑑書楚欲與齊韓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云云而錄但作周武公按事見楚世家本作武公徐廣謂武公乃西周惠公之子則非東周君也二事均以稽古錄爲是蓋錄作於通鑑之後考據加密而通鑑已行不及改正者亦多矣他如楚簡王之名仲秦庶長之名嵬（皆與鑑異）秦簡公之名衛（鑑無之）安王十七年秦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之作河曲此類異文不見於史當必別有所本古人之學與年俱進於此可見明季嘐城嚴衍著資治通鑑補四百餘卷自言積三十年苦心寒暑未嘗暫綴見董含尊鄉贅筆聞近藏書家尚有鈔本惜未見也

潛夫論謂伏羲世號太皞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皞即皡也鹽鐵論謂軒轅戰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爲帝兩皞豈即太皡少皡歟

山海經多言帝俊郭景純以俊爲舜之假借殆據本經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國及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之文

爲說然世紀云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則俊之娥皇當別一人而義均爲三身之子豈得謂即商均乎且經又云帝舜生戲帝舜生無淫不假作俊又明云帝俊生后稷則帝俊定爲帝嚳無疑

五帝同祖前人多疑之潛夫論謂嚳爲伏羲後堯爲神農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湯爲顓頊後皆不同祖御覽引古史考云高陽氏妘姓以水德王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史索隱引古史考云契必非嚳子其父微不著名棄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

路史國名紀曰張王李趙易類是謀謂皆黃帝之所賜姓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堯之代而張者爲黃帝之

臣又黃帝子揮亦封於張西廣洞酋迄今惟此四姓爲雄易傳之言未爲無本而姓書之不足證類蓋若斯矣

古昔軼事見於廣韻所引者吉光片羽往往足珍其引左傳遂人四族有須遂氏河圖挺左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又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文字音義云蒼頡出見禿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嫁埤蒼云顓頊妻名顓頊元孫陸終之子六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泯越以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房姓本自堯子丹朱舜封爲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爲氏鴟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鴟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後因爲氏夏啟封支子於莘遂爲辛氏魏州名

夏觀扈之國春秋時晉地夏侯氏出自夏禹之後杞簡公爲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爲侯謂之夏侯因而命氏慶州名周之先不窋之所居春秋爲義渠戎國麗姓本周文王子畢公高後封於麗因氏焉周文王子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五貝曰朋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賜十朋也許太嶽之允周武王伐紂所封風俗通云衛康叔爲連屬之監其後氏焉康叔封於衛至武公子惠孫曾耳爲衛上卿因氏焉後有孫武晉叔虞之後受封於河內溫因以命氏營姓風俗通云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楊姓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周宣王支庶食采於謝巳其後爲氏梁姓本自秦仲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是爲梁伯又左傳有梁其踵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周姓本自周平王子別封汝川人謂之周家因氏焉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有八士季隨季騧之後騧或作瓜恭姓晉太子申生號恭君其後氏焉出國語漢複姓五氏三閭氏三閭大夫屈原之後沛上計三烏羣三烏大夫之後也三飯奏之後有三飯氏晉有長兒魯少事智伯智伯絕之三年其後死智伯之難事見新序作長兒子漁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娶母邑故爲胡母氏孟子齊有曼丘不擇又有咸丘蒙隱居皆足以備異聞

諸書稱重黎者不一左傳蔡墨謂少昊四叔重爲句芒又謂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國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當卽其人而世已有先後至大戴禮山海經

並云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及黎與吳回山海經又云老童生祝融蓋卽黎也史記又謂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是顓頊傳三世乃至重黎又史稱重黎爲帝嚳火正命曰祝融共工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竹書紀年帝嚳十六年使重滅有邰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典之以至夏商卽呂刑所謂命重黎絕地天通堯典所謂乃命羲和也故揚子法言曰羲近重黎近和而山海經云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至夏仲康時尚有征羲和之命然則重黎以世其職襲號亦稱祝融經歷數朝而自堯以後則又襲稱羲和皆不得以一人當之

書古今人表顓頊之下有帥味允格臺駘帥味無註按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則帥味當爲昧之譌也

說鈴曰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於此煮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慍阜民財也義或有之

唐李綽尚書故實載宏農伐墓盜言盧氏縣南山堯女塚爲人開發獲一大珠並玉盌人不能計其直其餘寶器極多復問邑中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別貽訓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豈傳說之誤歟按路史餘論亦載此事云唐世紀錄張尚書牧宏農鞫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鏐金寶器玉盌公獨怪其史傳殷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盌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故魏晉羣盜發掘陵墟而霸陵獨得不掘至元康間三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閱之中金玉粲爛緜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況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此段疑案得羅氏一勘可以灼然無疑矣

開母廟石闕銘在登封縣嵩山啟母廟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以避景帝諱改啟曰開銘係篆文多剝落其辭曰九山甄旅□□□文爰納塗山辛癸之間三□□入實勤斯民內塗宇缺作灶尚可意會乃顧亭林黃叔儆諸家並釋爲漢王述庵又釋爲江殊不可解非所謂不能自見其健者耶

寰宇記貝州武城縣故縣在縣北十里隋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亦足補史之缺芒當卽史所謂帝芒者自啟至芒八帝而仲康乃太康之弟故云七代也

商家一代自湯至紂史記與竹書紀年均三十世然世表又總而言之曰從湯至紂二十九世紀年亦曰湯滅夏至受二十九王殊不可解又國語姜氏謂公子重耳曰商饗國三十一王三統歷世紀古史考並同其說則又多一世據大戴記謂成湯崩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亦只三十世皇甫謐云見居位者實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數太子丁也至鬻子謂湯二十七世至紂則合紂爲二十八世蓋不數外丙仲壬耳此乃鬻子單說而經世前編獨舍所可信而從之亦又何耶困學紀聞引大戴記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

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注云仲隗宮考按仲隗恐即仲虺之異文耳

史記逸文往往散見如周禮小宗伯疏引史記云九皇氏殁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孟子目不視惡色正義引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太平御覽引大宛傳辭爲父母淘井將銀錢安鐘中與父母引封禪書殷得金德銀山溢又引昔夏后啟筮乘龍以登於天占於皐陶皐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鄉又引夏桀末年大雨水俄爲湯所放殷紂末年大風飄牛馬壞屋拔樹飛颺數十里周滅之又紂末年大旱俄爲武王所殺滅也

周靈王二十年有五黑氣如日至景王五大夫爭權秦孝公十二年星晝隕有聲至十七年秦韓大戰擒晉惠王皆今本所無也漢書五行志引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鬬雨雹後數年有黑氣如日者五是歲蝝霜雹王崩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史六國表秦孝公三年星隕有聲後無擒晉惠王事至夏殷周初本紀各王均無年數而御覽引史記帝太庚二十五年帝小甲十七年帝雍已十二年太戊七十五年仲丁十一年外壬十五年河亶甲九年祖乙十九年祖辛十六年沃甲二十五年祖丁三十二年南庚二十九年陽甲十七年盤庚二十八年小辛二十一年小乙二十八年祖庚七年祖甲十六年廩辛六年庚丁三十一年太丁三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他如所引竹書紀年之文誤爲史記者尤不一而足是其書名多誤非必史記逸文也後漢書徐防傳注引史云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亦與今本異

竇宇記云箕子冢在宋州宋城縣北四十一里二十步古蒙城內按箕子就封朝鮮而冢仍在宋州豈亦如太公五世反葬於周之義耶

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又匈奴傳云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

其意殆以夏衰指桀之世故云三百餘歲至太王而自虞至夏桀周只傳四世自公劉至太王傳十世而只三百餘年皆誤至本紀謂不窋失官而匈奴傳又以爲公劉匈奴傳謂公劉邑豳而本紀又以爲慶節其自相抵牾如此

周書史記解其所記古國名如皮氏義渠離戎林氏鄘重氏玄都氏有洛皆見紀年有南氏見世本爲夏之後史記作有男質沙當即夙沙當神農時阪泉氏當即蚩尤當黃帝時陽氏當即陽侯見坊記其餘又有華氏平林平州曲集愉州氏上衡氏有果氏畢程氏穀平縣宗西夏績陽蓋不可考矣

寰宇記云懷州殷時爲畿內地周時爲三監地及管蔡殷黜封康叔以爲懷侯於此即爲衞地懷侯之名不知其何

所本也

唐張景毓岑君德政碑云后稷之後周文王母弟輝剋定殷墟封爲岑子今梁國岑亭即其地也因以爲姓唐世系表云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秋城爲秋氏又云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其地光州仙居縣杜牧歙州刺史邢君墓誌云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爲氏與通徵內傳焦希望神道碑云舊史稱武王剋殷紂封神農之後於焦至武王孫康王生子曰文手中有書如焦字之數又以封焉獨孤及右金吾衛將軍閻公墓誌云遠祖曰文周昭王瑕之昭也生而手有文曰閻康王奇之命封閻城杜牧東川節度使周公墓誌云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李嶠攀龍臺碑云

周平王少子有文在其手曰武因以姓氏居沛之竹邑樅德輿尚書司門員外郎仲居墓誌云其先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其後魯有季路衛有叔圉白居易安定皇甫公墓誌云始封祖微子周克殷封於宋九世至載公載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爲皇父氏按唐人重氏族其譜牒尚有存者並足補史之缺

路史後紀七注引前涼錄索綏云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又云生而孤單生七十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是爲老子又云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詳金薤內經宋韶玉札等書

漢書五行志曰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咨未復云云又曰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則前所云龍門之戰即此春秋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何休公羊注云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疏引春秋說云龍門之戰民死傷者滿溝也者主說此經故知之蓋即董劉所本而師古失引疏矣且是役敗績者四國非魯也五行志說多傅會類此

唐李譚妒神頌序曰河東之美者有妒水之祠焉其神周

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晉將卑命肯顧微蹠儀形飄殞於口煙名跡庶幾於不朽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之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合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一薪烈火焚之爲其易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此之謂也闔境之內嚴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違之則雷電傷物祭法曰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此段逸事可與之推之母並儲妒神之名亦奇又五代周許申孚有勅留敬母少姨廟記云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敬母少姨之神也見假師金石遺文補錄敬母稱少姨亦不知何說

曾語秦穆公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

之以爲朝夕之急按說文若擇菜也此若字卽擇之義

左傳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正義曰史記齊世家頃公十二年晉初置六軍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云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然此時天子雖弱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竊原馬遷之意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按史遷往往有此如晉世家載尙書文侯之命於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之下竟以義和爲重耳魯世家載周公爲詩貽王命曰鴟鴞於餽禾嘉禾之下前後不倫其傳仲尼弟子采用論語如云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云云季康子問

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皆誤也

郎瑛七修類稿引黃伯固曰偶考聖像無髯惟宗廟小影爲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而天下王侯不以少其敬溥於壬午冬過衢州謁孔子家廟瞻拜楷木聖像高僅三尺鬚髯皤然相傳像爲端木子手雕果爾則非無鬚髯也

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讎按杅蓋杅字之譌說文杅所以塗也从木秦謂之杅關東謂之梡刃其杅謂以鐵爲杅而加刃焉所以爲利器也今人此器多以鐵爲之是其明證

記韓世家年表並云列侯三年聶政殺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弑哀侯而刺客傳又云嚴仲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聶政刺殺累韓策亦云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傀傀走抱哀侯因並中哀侯然則殺俠累弑哀侯實只一事皆在哀侯六年明矣通鑑仍年表之誤於前書聶政事主刺客傳於後書嚴遂事主國策竟似俠累與韓傀嚴仲子與嚴遂判然兩人而前稱聶政後泛稱人殊爲傳會至索隱據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之文謂韓嚴卽韓山堅而非嚴遂呂祖謙大事記及吳師道國策補注並主之而不知國策又云嚴氏爲賊而陽堅與焉又云聶政陽堅刺相兼君安知史稱韓嚴非闕文而山堅非卽陽堅耶蓋韓乃國號而爲賊

者實嚴氏非韓氏也蘇子由古史謂仲子嚴遂字俠累韓傀字惟於韓哀侯六年書嚴遂弑哀侯及相韓傀而削去列侯三年盜殺俠累之文不爲無見

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昔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衞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之中奪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隨中牟之郭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秦策亦云築剛平衞無東野芻牧薪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衞危於累卵按史記趙世家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衞五年齊魏爲衞攻趙取我剛平

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是其事也但築有鴻字而注遂失之割平當即剛平之譌而城之者趙也宜讀趙氏襲衞句車舍人不休句言趙車徒之疾也傳讀爲傳傳衞國句如左傳之云傳於許也城剛平句即趙世家所謂築剛平以侵衞也衞八門士上即杜字塞也古土杜通故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白土沮漆齊詩作白杜也埤雅釋鴟引戰國策蘇子所謂鴟蚌相持者鴟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鴟兩謂鬬口一本作雨非是按兩雖與蚌叶而鬬口之訓殊強藝文類聚引作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唐苗神客乙速孤碑曰燕趙俄獲蚌爲脯而無遺虞號終亡馬服與而不失與類聚所引合是其古本與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父靖郭君田嬰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白威王時任職用事宣王七年相齊湣王三年封於薛司馬貞索隱引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按戰國策靖郭君善齊貌辨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齊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不若廢之更立衞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曰吾不忍也至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忍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此乃迎靖郭君於郊呂氏春秋亦載此事據此則嬰之封薛實在威王之世紀年所載信而有徵矣考梁惠王後元十五年當史記齊湣王之三年蓋史於威王以前脫悼子田剡兩世據紀年說詳孟子年表故誤移威王之薨年爲湣王三年又誤以封彭城爲封薛也鮑彪徒據史記以爲威王時嬰未封薛故妄改此策威王爲宣王宣王爲閔王以強合其事然即據史記湣王初立時薛仍未封靖郭君何由辭而之薛且云受薛於先王乎況呂覽所記與策正同不應一誤再誤也齊貌辨稱薛有先王之廟亦與紀年城薛之文合又稱宣王爲太子時說嬰以廢立及宣王曰寡人少殊不知此則史以嬰爲宣王庶弟亦未然索隱謂諸田之別子近之矣

賈誼過秦論稱六國合從攻秦事多與史記不合考史記

秦兼漢中在惠文王十三年取巴蜀在惠文王九年而六國攻秦在惠文王七年論乃云惠王武王兼漢中取巴蜀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前後倒置且與武王無涉不合一也楚世家謂蘇秦約從六國攻秦楚爲從長楚趙魏韓燕齊年表各世家國策並云五國齊不與秦紀又作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通鑑從表大事記從楚世家而論又以爲韓魏燕楚齊趙宋衞中山爲九國不合二也平原春申信陵樂毅吳起孫臏田忌廉頗趙奢諸人與蘇秦前後不同時不合三也

漢高祖父前史不載其名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豐公生執嘉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爲昭靈后名含始生子邦字季是爲漢高皇帝按路史後紀十注引握誠圖

詩含神霧云執嘉妻含始生劉卒是世紀之說本於緯也
錢竹汀曰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
當以懿爲正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
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曰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
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
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顏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
音
漢書曹參傳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文穎曰講或爲較史記
作顜按說文斠平斗斛也古岳切即月令角斗甬之角鄭
康成注角謂平之也史記之顜蓋即斠之異文
漢書貢禹傳稱臣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

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
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絮衣服酒肉諸果物
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益多家
日以富云云足見古風之儉
漢書注稱臣瓚者孔穎達左傳正義云或云姓傅史記索
隱曰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
穆天子傳當西晉之朝尚見茂陵等書故其注有引祿秩
令及茂陵書劉孝標以爲子瓚非也今按路史發揮五注
云薛瓚有集注漢書極博通云考資治通鑑晉穆帝永和
八年稱太原薛瓚即是人也
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
張崇文歷代小誌云文翁名黨字仲翁此三人名足補班
史之缺
荀悅漢紀有王仁諫立趙皇后疏王閎諫尊寵宦豎皆
漢書所未載
廣宏明集載梁荀濟論佛教表云按釋氏源流本中國所
斥投之荒裔以御魑魅者也舜時竄檮杌於三崤左傳允
姓之族居於瓜州是也杜預以允姓陰戎之別祖與三苗
俱放於三崤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
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
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允姓與三苗比居敎迹和洽
其釋種不行忠孝仁義貪詐甚者號之爲佛佛者戾也或
名爲勃勃者亂也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梟
獍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逆節彌甚達多投石難

陀引弓變草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易衣削
髮設言虛誕不足承稟九十六道此道最貧叶彼淫愚衆
多崇信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左視之在生親尚不存既
歿疎何能救云云其闢佛最爲切至
應劭風俗通義曰周禮槱燎祀司中司命司命文昌也司
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
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
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是文昌之有像設由來久矣又華陽國志云漢中梓潼縣
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處也有梓橦祠一曰
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此又俗稱
梓潼之所由來也然其詳實不可攷

天祿識餘曰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宋牧仲筠廊二筆載錢塘馮景記曰康熙十七年解州有常平士于昌讀書塔廟見濬井者得巨甎甎上有字乃紀關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循山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冲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

日生子平按道書亦稱侯以六月二十四日生今相傳以爲五月十三日者蓋本桃園記而不知其日乃侯生子平之日也自桓帝庚子至獻帝二十四年已亥而侯歿于難年適六十矣

漢建昭三年雁足鐙款稱重三斤八兩以今權之止重一斤八兩是漢權較今權殺不及半見兩漢金石記文建初銅尺以今魯般尺較之止七寸五分耳日知錄曰權量皆古小今大至唐時則一斗當古三斗一兩當古三兩觀孔疏及通典史記正義其說皆合又沈括筆談載唐斗於宋祇得十之九元史宋斗視元祇得十之七通計古十斗於元止得二斗一升也考古者不可不知

四時對雪樓雜錄曰先舅氏陳欽坪若晉書有嵇康尚且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按山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於魏景元三年爲鍾會譖於司馬昭而見殺不應晉受禪後尚在也康未嘗一日事晉而晉史有傳所未解也

又曰梁昭明撰淵明傳有云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匡山與淵明同號潯陽三隱然不知爲何如人考之晉史又皆無傳按碧湖雜記載續之嘗爲參軍淵明每呼爲周掾雖隱廬山亦從州守遊爲之講禮校書故集中有示周祖謝三郎詩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號也常爲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劉柴桑詩也

開元通寶錢今多有之紀文達師謂當讀作開通元寶蓋此錢鑄於唐高祖武德四年下距元宗開元九十餘年則

非紀年號也然胡三省通鑑註已讀作開元通寶矣古無開通年號而杜佑通典載宋武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是錢載年號已始於宋此開元未知何取也

道光四年十二月吾郡捐修故唐福建觀察使陳巖墓於外壙得墓誌乃前鄉貢進士黃璞撰石質頑脆文多漫漶前云府君以大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薨變後云府君以景福二年六月十四日厝於閩縣敦業鄉按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書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其明年正月丙寅改元景福是大順無三年考吳曰蔣文懌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蓋約

奏到今從閩中錄及十國紀年而朱子綱目於昭宗景福元年壬子書正月福建觀察使嚴卒以誌證之皆爲得實惟其年故元不在歲首故致誤耳

陳巖墓誌前於乾隆年間已有拓本吾鄉鄭杰曾刻入集中茲以兩者相校有鄭本所有而今已摩滅者有字尚可辨而鄭本缺誤者今錄之於此凡空格者用旁□字闕者用正□其字缺而見於鄭本者旁書之

唐故福建觀察使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潁川郡□陳府君墓誌銘并序 前鄉貢進士黃璞撰□安定胡兆祖書鳴呼□府君以大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薨變春秋四十有四其戡難之大略鎮俗之宏功實挂在巳謠□於□□江夏□□爲名士傳以伸之又爲神道碑以明之吁今將葬

矣合有誌銘以備陵遷夫誌者識也但書其爵里宅兆鐫之于石藏之于幽識之于後故其詞不縷矣□府君諱巖字夢臣帝王之後其先允以賢德聞者曰仲弓潁川人也當後漢時爲太丘□令叔□季和弟昆動于天文聚以表德章帝旌之命爲侍中□□始與郡王其□霸先仕於梁平侯景之亂□□□□五世□□□□避永嘉之難入閩之建安綏成因鄉于□□曾祖父諱□字文保爲當府司馬時淮西逆命帥軍討之□□□功□□□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王父諱好古字慕亮溺□林泉不干利祿搜抉勝異扇成篇章有家集二十卷贈太子舍人□父諱簡字言忠激流枕石克紹先風因蘊粹孕靈以鍾令嗣贈工部尚書又贈羽林大將軍□太夫人會稽郡□氏□

□□□□知詩禮鳳鳴叶兆□子挺生追贈會稽郡太君又贈德國太夫人□府君幼則徇齊不爲兒弄長遂離亂□□兵鈐□□之泣血興言□安王室陳仲舉之憂國□□思摧妖塵□□則神鬼竄奔捫劍則挺槍曰落洎廢使職□□□功□廉使滎陽公鎮夙慕英風累咨□畫請爲都團練副使仍判清源又三發疏章請□交代□□滎陽公尋告疾北歸□公□□府□□□□之威以肅泉寬以撫□誓丹血以□□□憂瘁而求理嘗曰□巳莫先於合長持法必繫於紀綱遂精吐□□□□□故□□□不撓猶狥咸寥□莫不□率爰系□□學敦賁刃佩犢再揚襲遂之風左論右絃大闡文翁之化故得與國□□於□□□□□竟納於降幡合浦靈珠映□光於五夜漁陽瑞

麥吐秀色於連年家家吟多稔之謠處處詠如坻之什□朝廷嘉歎□□□□褒崇就加工部尚書兵部尚書未幾又加右僕射左僕射不二年又加司空曦雖則委珠道著益彰衣錦之榮然而治水功成未捧陶鈞之命日崇勿翦講樹空存哀哀生靈何嗟及矣□夫人錢塘范氏而出自令門婦于華族□□婉嫻慧□蘭□□垂範于金閨驟霑榮於石窌□□府君非惟敦敬孝悌多奉以□家規至於恤物愛巳亦得于□內助□□□之□□□封錢唐郡夫人有子六人長曰延晦太子司議次延美一子出身守閩縣尉次延晃睦王府參軍次延□□□□次延曦皆秀掩稽松茂踰緒柳儼然在孩柴毀踰禮吾知聚星之慶其未艾矣有女三人長適事于□□判滎陽公□□適于太

子正字董承和卽制（東廉）問□相國之令子姪男二人長曰肇任長樂縣令賜緋魚袋□□□（令裔）林□□□□試於銛鋒展驥終呈於逸步次曰□檢校工部尚書守清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神質豐傑宇量□□□（分茅土之）可以見敬仲之後不乏其人焉□□府君以景福二年八月十四日厝於問縣敦業鄉（太平里）□□（山之陽）□□（余後擬其）長之哀歌而爲之銘曰□大旁仁化蘇（溯）俗□生植（殖）如（奇）雨沃□方喜（九年）重戴天□豈知一旦□□□□□山上□問山足□佳城鬱鬱松阡綠□逝者徒云可□歸□百□號慟知□□

石工安民不官刻元祐黨人碑人皆知之其時九江碑工李仲寧亦辭刻此碑云小人家貧只因開蘇內翰黃學士

辭翰遂至飽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此事人或不知也見王清臣揮麈錄

薛氏通鑑載宋高宗十四年正月樂平水鬬何衝里田畝數十百頃田中水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杜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鬬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此事可與國語穀洛鬬竹書紀年丹水出相反擊之說互相印證

路史餘論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見山海經）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元帝時臨滁地涌六里崇二尺所（郭璞註作臨淮徐縣地涌長五六里高二丈）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亭如馳道狀蓋息壤也又註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爲息壤牛馬騰踐或死柳子厚記永州龍興寺地負甕而起者尺有五寸夷之復高鍤者皆死天地之間自多有此按竹書紀年周隱王二年（史作殷王齊地暴長（暴今本誤作景）長丈餘高一尺卽此類也今吾郡城東街孝義巷有土隆起亦約長丈餘高一尺夷之復高行者蹉跌輒不利蓋亦息壤之類

博物志載漢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識祿視者無疾而卒

續博物志又引晉書地道志云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破我何爲因爲立祠傳聞異詞固是奇事近閱路史餘論記一事尤奇其詞曰蘇州節度

使錢元鏐之猶子文炳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巨奄化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據岡當必昔賢舊窆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壓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把夫容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役人因醉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尤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尊見悶絕與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立方伸號辟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

[illegible]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illegible]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欄罪孰甚焉雖今聾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立始遷錢公希白特爲之記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帝堯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知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諒忠貞之不泯也

道光壬辰余主江西鵝湖書院廣信教授周同年毓麟拓其縣學六經圖十二幅爲贈考之郡志碑爲朱考亭書朱州守盧天祥刻士人寶貴之然朱舜尊經義考不載疑莫能定也近偶閱此碑尚書圖上有堯歷象圖末紀宋慶歷甲申至大明嘉靖丁亥共計四百六十三年云云大明擡格其出明人之手無疑按經義考載明胡賓有六經圖全集六卷未見考賓字汝觀光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則此刻當即胡賓本也碑石堅潤字體方勁得此可補竹垞所未見亦可寶也

余家烏山之北舍旁有小徑居民以二碑塹道不知幾何年矣道光乙巳冬十月余購其地爲別業乃出二碑而嵌之牆以爲門之左右砌其一高七尺二寸四分廣二尺八寸四分厚四寸上段草書爲華亭張汝弼送羅應魁調官福建市舶提舉七律一首字徑二寸頗得懷素筆法下段詩序爲華亭李人龍撰楷書徑一寸體近顏平原蓋明嘉靖甲寅刻也其一較大高七尺五分廣三尺一寸四分厚六寸額題閩學憲思城熊公去思碑篆文記爲萬歷癸丑

閩人林材撰楷書徑七八分體在虞歐之間石質粗而字畫淺既剔洗拓出審視數日始可讀其七律曰江右衣冠此丈夫幾於楓陛聽傳廬百年事業丹心苦萬古綱常赤子扶郭魁亭前折諫檄考亭祠下掃寒蕪問渠榮落升沈事天際浮雲自有無其詩序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乎以心也剔夫聲應氣求裒然峙立於朝者其心之所感又何如其肫肫乎契也一峰羅先生在翰林時疏奪情忤秉國謂閩市舶提舉衆方以言爲諱而張東海先生卒不避忌毅然獨以詩贈行觀其格體韻致句流金石不作渭城語未幾東海亦以假告出訕侍位隨外補南安守其詩之所發非其心寄所深契者乎愚嘗竊評二公羅醇正似程明道張鯁直近蘇文忠文章節氣較若畫一其心同故其道同也高子季鳳以太僕丞謫遷茲署稽古象賢而耿耿於前修者篤矣按故事市舶清簡設以待遷客先是翰苑鈐曹凡左遷者率涖是終日讀書撰文養望儲用諸前修固皆名流而一峰尤爲卓然宜高子所深敬而欽仰之極力也一日集羣寀燕於懷遠堂迺徵言於余而求表揚之余退而檢篋笥偶獲此詩■筆敦復以■■錢子可學工草書意宗東海介其弟素揮毫勒珉昭法時輔贊其美者福郡伯翁子大經少府徐子廷高副運林子端吾別駕張子子成王子子信邢子元翊節推凌子正伯而顧子少雨適涖長樂司則樂觀厥成也噫茲舉也作法於忠可以立世教矣昔孔子以君子稱子賤子必追本其魯之多賢韓退之唐之聞人也其文至宋歐陽公始克表暴於世余固

不敢私諸其鄉人而高子[illegible][illegible]謨議亟圖伐石以彰二君之美一發東鄰好德之公心顧余鄙劣深惟不文是懼重違高子之懇且幸自附於青雲之士以表諸君子忠義之誠不敢以不文自棄也故勉爲之敘嘉靖甲寅歲秋九月己亥刊賜進士第朝列大夫福建運鹽司同知前四川道監察御史後學李人龍頓首拜撰按明史憲宗成化二年起復大學士李賢時賢以父喪去位固乞終制不許修撰羅倫上疏劾賢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明年召還復職嘉靖甲寅爲世宗在位之三十三年上距倫之謫已八十九年矣又其謫不久而後人且刊石以爲舶舉之光豈非官以人重耶張汝弼明史文苑有傳假髻曲見褚稼軒堅瓠集其辭曰東家女兒髮委地日日高樓理高髻西家女兒

髮垂肩買妝高髻亦峩然金釵寶鈿圍珠翠眼底誰能辨眞僞天桃花下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當路衒之出爲南安太守此本傳所不載也其去思記曰昔漢人有云經師易獲人師實難余嘗三復其言而以衡當世負師儒之寄者兼擅兩端備有純懿則無逾吾閩學憲熊公公蚤占江右賢書第一等擢南宮上第無何出李汝南晉秩宗伯官屬所在卓然以千秋名教爲己任適奉簡書來眡閩學甫下車即爲絜合與士約確守如金石已馳行州郡一再徧試所品列上下駟璧如水鏡然悉罪至公皎如烈日且倣代試舊名臬贊纂作妍諸宿弊智如神明試事甫畢亟詳試牘進諸廟隨瘞以議言言確如著蔡衡棱稍暇承廉晉士行略有畧類不憚拂拭嘉與庚始惟躍治已甚者則

能視靡稍貫其弊毫率教惟謹者則拳拳煦接時進諸函丈朝夕訓誨晷移高下春靡告倦或有寘士寒畯窶突不日煙者抒聘不能具贄雁者裹事不獲舉輸坎者肩遺不及奉烝嘗者則又捐常餼及學餘羨隨所棘爲周恤更聚城西有洲利舊沒於豪[illegible]公貲以普贍之至於興復禮欽則尤拮据靡遺餘力凡昇時文廟祀典有庭實弗充者巵漏靡於胥吏者俎惠濫於輿臺者悉爲釐正鑱刻成帙諸如沈貍疏碟有事於山川神祇者亦類舉而申飭之閩之閩儒遣詰若羅謙章李延平宜佑祭於瞽宗者併次第而疏請之故公眡學垂三易春秋自絃綱迄細紀靡不肅也自律身迄範士靡不度也自初振鐸迄代瓜移節靡不光明正大儼如一日也此經師人師實兼有全嫩即余燥

髮以來歷覩學憲賢不得不推公爲領袖耳當公將誠車入淮陽時閩士已泐石於頻宮之堂紀公大節以式永永迨公既去閩三載多士愈瞻依無已也隨謀於文毅文節兩賢祠之內堂爲主而祀因徇余一言記之余惟尸祝之義昉諸庚桑畏壘晚近祖而行之然率耳食無當有如經師人師兼嫩如公且三年粹然有如一日此道路有口婦豎有心猶知羽儀公況多士駿服習於其教安得無畏壘之思第以祔諸兩賢者何居迺多士紹介請曰兩賢爲豫章理學之宗昔學憲徐公嘗倡道閩邦景慕乎里中先正而表章之緊吾師於徐默有淵源而直纂兩賢之衣鉢則俎豆之同堂奧也奚疑焉余迺進曰自洙泗一脈之傳由濂洛關閩而衍於讜章兩賢接其統徐學使復翼其緒至

公克集其成用並祀於此洵爲志同道合後先自足輝映第以公在閩之功顧諸兩賢似不可一概論者蓋兩賢用遷客遊閩過化未久又輪蹄未徧海濱即康頑立懦之風所興起曾幾何而公職在師率業遇三蜡且州郡以及下邑教鐸所振雖幽僻巨陵稍將生韻治化鈞陶將千百世而下猶仰昌黎山斗此久暫不無稍判以是差次必祀公其在阼也兩賢其猶在祊也僅僅同廡而薦恐尚非公所安耳雖然齊人祀泰山必先於配林維茲數武地亦爲公之配林也亦猶行古之道也夫第余因斯祠而竊感人心之近古尤有大焉方公在閩時閩士狃於積寬後當公事事持正稍以嚴見憚至有欲盡中之者既偵公無垢疵可病爲法實嚴而不殘清義克伸迄今三載後猶遺思垂勸者貞珉豈非三代直道之足非自有不容枉者耶美哉斯舉真足以勸矣公名尚文字益中別號思城先生江西豐城人萬歷乙未進士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吏部都給事中前戶兵左右給事中冊封[illegible]府正使侍[illegible]經筵通家治生林材頓首拜撰萬歷癸丑歲季秋吉旦後列閩門生姓名若干人多漫漶不可辨按萬歷癸丑明神宗之四十一年也考郡志職官萬歷間豐城熊尚文以按察司僉事提舉學事其前數任有徐即登者亦豐城人當即碑所云倡道閩邦者然名宦似無傳而林材明史有傳材字謹任閩縣人萬歷十一年進士在朝正直敢言此碑必當不妄矣志傳遺漏多矣二碑均出此地者據郡志廢署海防督捕館在烏石山東北舊經市舶提舉司萬歷間改爲公館又

舊有文館在烏石山北　國朝燬於火地廢爲城守營是明時二署相近後署廢故碑棄而余舍旁今猶有官地租蓋即文館舊址也文館即今之考棚余既以廣家塾因題句云此日東閩別業當年南國尋人文

福建續志藝文載明岳和聲來復堂記曰先是閩學使者無專署有之自嘉靖十四年貴溪江公以達徹鎖守所而新之始越六十六年所爲萬歷庚子而閩學復來敗而居之越一紀綦毒萬狀賴今明天子洞察矯蠹橫攫諸狀械去而學使者之署歸然所不爐於挺而走險者十三維時和聲以丁巳受事迄戊午拮据歲試竣文武兩棘計可需次池負擔而同寅畢公師皐魏公因是徐公季良趣和聲鼎而新之以爲後人地輒具牘上督撫中丞王公巡按御史崔公名報司趣舉之署故爲清軍院清軍變爲鎖守鎖守乃改而爲學署學署變爲稅監稅監復改而爲學署院工始於戊午十二月初五日訖己未四月二十四日凡四越月十日改創樓三楹顏曰元暢增置寢室四楹艮隅精舍四楹新其內堂而顏之曰來復紀實也增置吏廨五楹遷神祠於坤方闢賓館於巽隅創八閩師表坊於衢左西則受益堂三楹書舍四楹東則荔香館三楹書樓三楹方鑑亭一區有池匝之外則文武官師弟子胥吏所邸與人隸人所棲凡十二楹凡用鏹五百八十四金和聲凡居署四十八日落成之日以東粵參知別去是爲記按福州府志提督學院署在南門大街東閩都記云舊貢院地明成化間遷貢院於平山改爲南察院嘉靖間巡撫都御史居

之後爲提學道萬歷四年改爲清軍察院（儲書林記）十七年
副使耿定力復修其爲提督學校公署二十七年礦稅太
監楊之福建通志云後改爲督學道署原有文館在烏石
山北　國朝燬於火地廢爲城守營乃於署中留東西文
場試士左有逢源亭（國朝陳可求有記亭改名地）儀門外有寅賓
館云考正德府志南察院在府學後舊貢院地成化七
年遷建貢院於平山下八年改創巡撫都御史公署今爲
巡按察院今以岳記證之是正德時爲清軍院嘉靖時變
爲鎮守至十四年鎮守裁學使江以達始徹而新之爲學
署越六十六年爲萬歷二十八年庚子又爲監稅太監所
奪越十二年爲萬歷四十年壬子監稅裁始復爲學署而
岳於丁巳受事則萬歷之四十五年也其前此巡撫都御

史曾居之蓋即在成化七年遷建貢院之後則都記年代
前後皆誤余舍旁所得熊公去思碑乃萬歷四十一年癸
丑刻時熊公去閩三年矣是萬歷三十六年任也學署未
復未知學使寄署何處而去思碑出於此地適在烏石山
北其爲文館舊址無疑矣據二記熊以萬歷三十六年任
岳以萬歷四十五年任而府志職官列熊倚文於岳和聲
之後兩任亦誤
安溪湖頭有妙峰山山上有寺寺後有僧塔土人言明末
降武寶僻地於此時李氏有祖光龍曾官翰林簡討亦隱
茲寺以亦之日爲師徒夜行君臣禮死因葬焉其塔題法
號曰參唯今無識者矣余於嘉慶戊辰假館李君喬信家
得觀所藏前明君臣畫像一冊共三十七人首太祖高皇
帝次馬太后次成祖文皇帝次世宗肅皇帝次中山王徐
次開平王常次東歐王湯和次寧河武順王鄧次李文忠
臨淮侯次沐國公次陶學士安次誠意伯劉次龍鳳章公
溢次方孝孺先生次解學士縉次楊文貞公士奇次王端
毅公恕次周文襄公忱次劉忠愍公球次于肅愍公謙次
葉文莊公盛次劉瑞雍先生次李賓之先生次王陽明先
生次唐伯虎寅次陳白沙先生次鄒東廓先生守益次崔
文敏公銘次文衡山先生徵明次王鳳洲先生次羅念菴先
生洪先次吳康齋先生與弼次沈石田先生周次祝京
兆先生允明次海岡峰先生次張居來先生次羅一峰先
生其紹稍粗丹青秀潔神采飛動成祖如世所書關公像
馬太后男相劉誠意女相方正學嚴氣正性相如其人于

少保白哲而方鬚眉濃黑王陽明黑而瘦其旁皆無題贊
所署爵姓名號繁簡殊不一例然可寶也又有朱子畫遺
手卷字方二寸許其詩曰秋闈春榜兩同年昆玉連登是
偶然青襟乍辭芹泮路綠袍新醉鳳池筵東南文運今方
盛虞典人才古獨先忝我師儒真不負長歌喜極爲重編
後書考亭朱熹題贈門人彥忠彥孝昆玉同榜登第後無
題跋卷首旁有守仁圖章蓋曾爲陽明家藏也

閒卷偶得卷九終

閩　林春溥　鑑塘

子部

莊其近狂乎而魯仲連其次也騷其近狷乎而於陵子其次也雖然世無聖人之四子者均不足以入道惜哉

莊子逸篇曰（困學紀聞引）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按子張不聞以武稱僅見於此

荀子法行篇引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按古琴疏載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于雲和羿伐桐爲琴以進帝善之移于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于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其辭與荀子所引正同然則荀子引詩不盡出三百篇也如所引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墨以爲明狐狸其蒼之類蓋亦似此

文子引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並覆非正平無以制斷四語亦見淮南子今人徒知爲諸葛武侯語非也

孔叢子載宰予對楚昭王稱孔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然則孔子有妾耶又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子貢有世父曰端木叔藉其先資家累萬金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國並見列子（太平御覽引）

吳子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實字記瀘州臨河縣有重華臺王孫子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耀日羅衣從風仲叔圉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君寵妾無乃盛歟靈公乃出宮女百姓大悅此他書所不載

呂氏春秋曰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

說苑載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尉繚子稱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虛照鄰悲才難云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出夫贅壻皆不知所本狗盜尤奇

愛日齋叢鈔引樓暘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耳周君錫亦云左傳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余按史記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則許由之實有其人益信羅泌亦謂堯之遜四岳也則許繇已在其列矣許四岳之祚也

文心雕龍曰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行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按尸子舜廉愛百姓務利天下其

田歷山也荷彼耒耜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劉恕之言蓋本於此未知何所見而以爲祠田之辭也

荀子稱陳蔡之厄孔子謂子路曰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霸心生於莒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鹽鐵論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於饑於黎丘桑落黎丘當即陳蔡間之地名惜今不可攷矣至勾踐滅吳事在孔子身後而荀子乃與齊桓晉文並稱以爲孔子之言誤矣

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淸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巳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陽生貴巳其卽楊子之爲我乎

秘閣書目子雜載馬融忠經一冊林少穎羣經辨孫奕示兒編並云馬融作然馬融本傳及隋唐經籍二志並不列其目今按其書兆人篇引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辨忠篇引書云旌別淑慝忠諫篇引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皆晚出古文也融時古文未出何由引之是可疑已又武侯心書將誡引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旅獒之文宜非孔明所及見天祿閣外史卜諫引易漸之上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改陸爲逵乃范諤昌之說更非黃憲所及知恐皆後人僞託也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知言哉

董子曰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陽者天之意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慴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心平和而不失中正以體天也此語其有得於中和位育之旨乎

王充論衡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

四時對雪樓雜錄曰莊子野馬注云日光尙未詳悉按內典龍枝大士曰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爲陽焰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

鬻子文王師也而其書有引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又引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以文王時人而稱周公爲昔者其僞不待辨而自明矣

淮南子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今以周禮職方證之冀州五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蓋西北多山故也幽州一男三女揚州二男五女并兖荆豫四州皆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註謂當作二男三女與兖州同蓋東南多水故也今南方風俗往往溺女而西北無之亦其明驗然據職方大數則天下之女實多於南又以見天之貴男而賤女也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沮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又曰粟土之民工巧沃土之人堅勁

位土之人輕直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又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又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

韓詩外傳曰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集部

楚辭大招曲屋步櫚注曲屋周閣也步櫚長砌也相如賦步櫚周流長途中宿櫚卽古簷字陸陲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蓋襲用司馬語也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簷大率廣六尺

相如子虛賦云其高燥則生蔵荊包荔上林賦云蔵持若蓀按草無名持者蔵持當卽蔵荊緣字相似傳寫誤耳蓋二賦江離蘪蕪衡蘭青蘋等字皆兩處重用則蔵荊重用固不嫌同史記正義謂持當爲荷字之誤恐未然

楊子雲解嘲云四皓采榮於南山以古詩攀條折其榮例之知榮卽指芝而言耳註家以爲采取榮名殊強

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韈生塵生塵二字頗難解蓋形容其仙步凌虛水不沾足如履平地而塵起也

陸士衡演連珠第三十一首云遯世之士非受瓠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寡愈達故凌霄之節厲按五十首中惟此首無韻後二句當

是後人誤倒陸本以矜與情爲韻古庚烝通也

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李善注云周公受秬鬯未詳按洛誥周公稱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是其事也李不之引者蓋孔鄭皆讀寧字絕句至蔡傳始以予字屬上讀乃有命寧周公之說然褒論宜無他據則古讀固有如蔡者矣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李善注侮食古本作晦食而引漢書匈奴傳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爲解又引周書曰東越侮食按周書王會篇本作東越海蚤注蚤文蚤然則作侮食者形近而訛耳古本晦食是也

劉峻辨命論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按皇侃論

語義疏存顏淵摧芳蘭於早年之語見苗而不秀章而善注卻本之引

遯齋閑覽曰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辭猥賤乃齊梁間人擬作蕭統不悟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作明矣余攷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李陵別傳陵與蘇武書曰男兒生不成名云云即文選所載是此書出於別傳也

遯齋又謂王羲之蘭亭序世言昭明不入文選者以其天朗氣清或曰楚辭云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似非清明之時然管弦絲竹之句語衍而複爲逸少之累耶按懶眞子錄曰蘭亭序在南朝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即是弦竹即是

管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始知右軍之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古詩行行重行行一首語意頗覺夾雜細讀之自首句至十句似行者思家之辭自十一句至末句似居者思行人之辭也行行重行行相去日以遠非行者之辭乎遊子不顧反棄捐勿復道非居者之辭乎讀者試共參之

飲馬長城窟曰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二句最耐尋味蓋以己之怨曠視人之聚順若妒若憾其實於人何與焉此意非親歷其境不知也

楊升菴云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據此古人尺素結爲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選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爲證何異癡人說夢耶

陶詩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駱賓王遊紫霞觀詩人疑列禦至客似令威還割裂叶句古人往往有之然亦有不盡由叶句者如三國蜀郤正釋譏曰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劉峻辨命論曰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使其易夷叔爲夷齊豈不更叶毋亦取其新故耶庾信碑文渡遼五月葛亮有深入之兵薛道衡碑文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此類尚多

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年但書甲子此誤也陶詩凡題甲子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何存瑯琊王未立安得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

猶之今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

隨園詩話曰詩文集之名始東京隋經籍志曰集之名東京始創蓋指班史某人文幾篇某人詩幾篇而言後人集之非自爲集也齊梁間始有自爲集者王筠以一官爲一集江淹自名前後集是也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五言八十篇四言十三篇題皆曰詠懷應璩詩八卷總名曰百一詩是也亦有一集止爲一事者梁元帝爲燕歌行羣臣和之爲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還山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號白雲記是也有一集止一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是也有數人唱和而成集者元白之因繼集皮陸之松陵集溫飛卿之漢上題襟集是也

唐顧況有王氏廣陵散記曰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如有宗師存焉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云云是廣陵散至唐復出大是奇事又幽明錄載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撫琴忽有一人至其中庭稱善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合因授以廣陵散賀因得之於今不絕見太平廣記三百二十四卷

王子安有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貞道自云京兆人也蓋受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刳胃之術往往行焉大唐龍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受命伏習五年于茲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所敘源流最爲詳悉故識之

李商隱賀相國汝南公啟云昔軒后師臣成王畏相殷奉伊尹則謂之元聖周事呂尚則命爲太公此文苑英華本也成王句本書酒誥原非謚號古人用事往往不拘本義今李集改作商王雖合書義與下句殷奉伊尹複矣

白樂天動靜交相養賦其體裁絕似今之八股乃知此體已開自唐不自宋人始也

揮麈餘話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賈書載記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也東坡度以爲詞昔人不以蹈襲爲非

四時對雪樓雜錄曰杜詩序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劍器渾脫皆舞名也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拓枝劍器胡旋胡騰等軟舞曲有涼州綠腰綠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張爾公正字通云劍器古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雄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通鑑中宗寡近臣令各效伎藝爲樂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注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氊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爲舞是也或以劍器爲刀劍以渾脫二字連下瀏灘讀誤之甚矣

又曰三輔黃圖云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詩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城皆用此而秦中詩云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不可對郢且於義無取當是秦城耳

又曰司馬遷報任安書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注黜辱也杜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樓鑰曰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東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二唐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汙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沈約奏彈王源點世家聲將被比屋子美正承諸賢用字例也按焦竑云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

詔鐵蓋唐人屐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又曰杜詩花妥鶯捎蝶據曲禮正義云妥下也蘇氏云闕中人詔潛爲妥三山老人曰花妥即花墮也

又曰上番二字乃川語毛晃增韻讀甫患切猗覺寮雜記云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柳則上番不獨爲竹也嶄退之筍詩且歎高無數用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按斬新上番皆唐人方言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亦讀去聲

又曰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稜岸也音去聲按韻書稜字無去聲然陸龜蒙詩我本曾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杜甫詩塹抵公畦稜郝依野廟壖皆作去聲用矣

又曰合璧事類載杜工部詩云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此詩舊集不載又寒食少天氣春風多柳花小桃知客意寒盡始開花則今之全集遐逸多矣

又曰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二瓶寄夜航瀋宜作檎本名汁甘可爲酒出山海經夜航船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見龔明之中吳紀聞

升菴詩話曰張旭以能書名世人罕見其詩余見崔鴻臚所藏有旭書石刻三詩其三春遊值雨云欲尋軒檻刻清樹江上烟雲向晚昏須倩東風吹散雨明朝拙作入華陽按蔡襄詩帖有吉祥院探花二絕此其一也惟列字作倒董其昌嘗臨之注云此詩洪氏收入唐人絕句實君謨詩帖也

隨園詩話曰沈存中笑香山押餓字爲夫又笑杜牧之秋社詩厭飫不能飴誤飴糖之飴作飲嗽用不知杜牧之用飴字本東漢童謠飴我大豆烹芋魁又晉盛彥傳婢使蟹蝌炙飴之香山之押餓字作平聲本唐韻敷字下收餓作撫俱切猶之今平韻不收糾字而嵇康琴賦亦竟作平聲押也

又曰唐人律詩通韻極多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東韻也而用松字杜少陵崔氏東山草堂七律真韻也而用芹字蘇頌出塞五律微韻也而用麾字明皇餞王晙巡邊長律魚韻也而用符字李義山屬對最工而押韻頗寬如東冬蕭肴之類律詩中竟時時通用唐人不以爲嫌也

陸龜蒙詩莫把榮枯異但知上下包又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曾生箇是非心徐鉉詩莫折芳心樹但知盡意看但字皆作平聲孟江亭以爲借讀非也廣韻二十五寒有但字而字典亦未引及

元微之詩聯遊虧片玉洞照失明鑒鑒音閒廣韻二十七銜有之注鑑諸以取月中水又明也

姚合詩每月請錢共客分自居易詩紅樓許住請銀鑰又當時綺李不請錢又請錢不早朝請皆作平聲見廣韻十四清愛也

東坡詩聞道已許談其粗又寂寞閒窓易粗逼粗並上聲見廣韻廣部

蘇子瞻詩惘惘可憐真喪狗喪作去聲元微之詩饑搖困尾喪家狗喪作平聲二者皆有所本史記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去聲之義也韓詩外傳子曰賜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此平聲之義也

爾雅曰購蕍蕫郭注蕍蕫蕫蕍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蕫魚也東坡詩蕫蕍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用此

隨園詩話曰王荆公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爲天闕象緯逼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爲一半雨改把君詩過曰爲過目關山同一照爲同一點皆是點金成鐵大抵宋人好矜博雅又好穿鑿此種不一而足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船舟也明道雜記以爲船衣領也蜀人以衣領爲船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青蓮

雖狂不應若是之妄東坡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周適也羅氏拾遺以爲當是食字引佛書以睡爲食則與上下文義平險不倫東坡雖佞佛必不自亂其例杜詩王母畫下雲旗翻此王母西王母也清波雜志以王母爲鳥名則與雲旗杳無干涉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此落霞霞也吳辭事始以落霞爲飛蛾則蟲鳥並飛味同咀蠟杜牧阿房宮賦未雲何龍用易經雲從龍也是齋日記以爲用左傳龍見而雩宮中非雩祭地也文選詩挂席拾海月妙在海月不可拾也註選者必以海月爲蚌蛤之類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少陵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其妙處在無風而雲不夜而月故也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爲地名則何地無雲何地無月何必此二處才有風月耶三峽星河月動搖即景語也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爲用兵之象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宋子京手鈔杜詩改握節漢臣歸爲秃節秃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明道雜記云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芽初白頭黃元以爲白字不可對天字遂妄改爲日字對則工矣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袁瓘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宋人明詩緯云楚人名蟋蟀爲王孫又以爲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爲謗博則博矣意味索然冷齋夜話云太白詩昔作夫容花今爲斷腸草本陶宏景仙方註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方密之笑曰太白寃哉草不妨同名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凡此種種其病皆始於鄭康成康成註毛詩美

目清兮目上爲明目下爲清然則美目盼兮盼又是何物注亦既覯止爲男女交媾之媾注五日爲期謂妄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註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便是靈威仰赤熛怒註言從之過言將自殺以從之其迂膠已作偏交堯之時老人擊壤壤土也周處風土記則曰壤以木爲之長三尺四寸引皇市元晏十七歲與從姑子擊壤於路爲證不知堯之時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歷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要知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僞作

扶風石橋北函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此庾子山別周尚書宏正詩也其調唐人高唐之王勃送杜少府云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召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李太白送友云青山横北郭白水繞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

潘安仁秋興賦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屏宜平聲而與永冷冷省爲韻是讀爲屏氣之屏謝希逸月賦收妙舞弛清縣縣宜平聲而與宴殿薦爲韻是讀爲郡縣之縣古者四聲互用唐人猶知此法如判字本去聲亦讀平聲吳越春秋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王鈞行路難含憤蓄怨判不死是也又孫愐唐韻拚字收入二十三阮玉篇拚一音判則拚字亦可從仄聲叶也

鶴巢詩錄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鶴巢語錄

陸敬修題

鶴巢老人語錄

會稽　顧淳慶古生著

德字有二義有主性情言者人之所得乎天是也有主學問言者行道有得于心是也

仁字分體用二義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克己復禮是體上工夫主敬行恕是用上工夫儒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誠然蓋乾之二曰閑邪存誠坤之二曰宜內外又乾曰自强坤曰順承皆與兩章言仁相印合

乾畫連連則一體而通坤畫斷斷則兩分而隔通者爲陽隔者爲陰陽爲賢智陰爲愚不肖是以賢者有民胞物與之懷不肖者無推己及人之事智者有一本萬殊之識愚者無一隅三反之明用藥亦然陽主宣通陰主錮蔽

性相近也言性之常上智下愚不移窮性之變變不可以爲訓故書曰恆性詩曰秉彝

門內之治當以柔道處之如治亂絲息心靜氣得其所以糾結之處則不煩言而解矣

隨事順理則知無不明因時制宜則處無不當

情能動人習能移人情能動人故樂由是興習能移人故禮由是作樂以節情禮以端習治具無餘蘊矣

道之以德相遇以各正之天齊之以禮相協以自然之節

生於憂患死于安樂知者利仁也安仁者無入而不自得何處不是生機即孟子飯茹章可見

仁義未嘗不利以仁義與利相比較亦是知者利仁

心無不通分有所止心無不通仁也分有所止義也斯衆理之權

衡也
外其形骸全其性命
佛自是佛禪自是禪
大衍虛一不用此四十有九之所以爲用也用由于動不虛則不能動
六十而耳順只是義理純熟便覺觸處洞然顏氏不違如愚無言不說蓋亦如此
陰陽不是敵體陽爲主陰附陽者也故月隨日爲盈虧婦從夫爲榮辱十幹之德
五陽自處五陰從所合之陽理亦如是
數是活底理是板底
馮婕妤曰猛獸得人則止子產曰鬼有歸乃不爲厲斯兩言處小人之道也

官場如戲場誠有嘅乎其言之請下一轉語曰也要認真去做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若非天功焉有己力縱有己力還是天功貪之何爲故大禹不矜不伐周公不驕不吝顏子若無若虛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聖人辭之以平矜伐英雄祕之以赴時事庸夫徇之以取喪敗
周天三百六十度而畸零之數無窮此天運之所以無窮生生之所以不息也
知幾其神何如守道不惑
鬼憑物而存假人而靈陰之附陽于斯益信
暑月食物就日暴之則氣味立變湯蒸則不變或言同一熱也而何有變不變之異曰日暴則內氣鬱結故易變湯蒸則內氣發舒故不變醫家之救五絕也亦然凍僵者勿令近火暍死者勿令就陰懼其外迫而內攻也
鬼神之靈生于羣情之所向其於巫祝卜筮也亦然蓋人之精神足以鉤而致之初非鬼神之自効其靈也
未有氣病而理不病者就人身言傷寒發狂則罵詈不避親疎手足痿痹則肌膚不知痛痒
辭不達意還是意不自達病不在辭
理本直也至晦冥否塞之付理緣氣而亦病有未可以直情徑行者故語曰危行言遜易曰斂德避難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夫子以直許史魚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以卷而懷之夫子以君子許蘧伯玉斯仁知之辨也
仁道至大在人心則有未嘗息者何以不能推而行之于義上少

分明故耳易曰辨義又曰精義爲學之要未有切于此者
陽明專意于致良知以朱子格物爲多事然則陽明語錄傳習錄等書又是爲著甚底
立法欲寬守法欲嚴
論語垂教喫緊在一學字孔子自道生平曰志學曰好學曰不如學也以及憤樂相尋小大並識無一不從學字著力斯一篇之大要也
以重典刑亂國以重賞招勇夫古人因事制宜有不能盡拘常格者惟其時而已矣
時有常變道有經權守經以制變是以參苓攻痼疾也儒術之迂疏似之憑權以馭常是以烏附資調養也霸才之乖迕似之
經生於仁權生於義精義入神可以言權矣

爲學奈何曰時習而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于人大哉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理生氣氣亦生理但一向習善看此時
心體如何更不必論性之善否矣
聞見從視聽而入則念慮隨聞見而生動即由念慮而發迫言動
既慣則又蓄于念慮而爲後來視聽言動之根荄此非禮之所以
當禁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誰謂人之所爲而不同
于天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言性由己設也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言命由己立也
天地間無形質處皆是理有形質處皆是數
喜怒哀樂之未發惟其无思無爲所以不偏不倚
羞惡之心本心之激而發者也羞惡其不義而將適于義也故曰

義之端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只是申明不可道離之意朱子謂君子之心
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正惟常存敬畏故于不見聞處亦
不敢忽非教人專于不覩聞處用功也
愛敬之字本於良知良能而統貫於五常百行精言之即仁義也
言仁義則人以爲公家言言愛敬便親切
養心莫善于寡欲而養生在其中矣夫五志之鬱爲火有所欲斯
有所鬱寡所欲斯寡所鬱矣戕其生者誰乎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古聖王所以憂勤惕厲
日慎一日者蓋由于此非爲保其尊位也
養生者謹身節欲所以守常也治病者補偏救弊所以復常也豈
其求異于人求多于分哉治道亦然故禮曰經禮刑曰常刑

仁者安仁乾道也知者利仁坤道也順而承之以利言者也
聖人泛應曲當以其因物付物也而不知尚有因心作則者在
防奸以法不如立法于不能奸閹者守室刖者守門悉是此意
沉則靜浮則躁物理如此人情如此
仁者安仁性情也知者利仁識量也
仁是渾成的義義是分著的仁
人心形氣也道心義理也無義理則形氣無所主持無形氣則義
理亦無依託故辨之不可以不精而守之又不可以不一
予欲無言是見得天理隨處充滿與鳶飛魚躍同意
心爲至陽故心之神明主宰百體一切陽氣皆受統攝醫書云大
汗亡陽汗爲心液也
庸愚誤國甚於奸邪盈滿生災捷于惡報勤不爲貧儉不爲身施

不爲親
無利不弊無弊不利
欲速者不速欲逞者不逞
譽生毀美生刺
導從而行不如獨往之適傳呼不語不如哆口之便
無求所以不屈寡欲所以不累
當施不計報當爲不計勞
巧從規矩生權從義理出
稟氣不足調養可以培補福命不足善事可以培補天分不足學
力可以培補
先天生後天後天復生先天
君子務本俗學逐末君子求己俗學徇人比如識字行文在讀書

有根柢人自然從本原上貫串俗學則掇拾剽竊聊以適衆目而已

佛事追薦于死者未可知蓋以慰生者無窮之心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孔子不言而中庸言之意者懼後世失傳不得已而爲此乎顧聖門高足且不得聞後世諸賢何如子貢强爲之解于義安乎况中庸明言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其難參末議可知矣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無解于堯之洪水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無解于舜之四凶若謂必待流放誅殛而後順氣又無解于不怒而威之旨

君子所存者神不可得而知也若所過者化則孔子過宋微服何爲

說大人則藐之若龍飛虎變之大人則君子三畏豈敢言藐若我所弗爲之大人則人既不大說之何爲

許行持論甚淺攻之易破若謂陰壞井田之法恐未必然夫以方五十里之滕而孟子又賓師之位非有儀秦勢位之軋壞之亦復何心乎

井田之法後賢篤信然須斯民世世單傳方好並餘支亦容不得三分人事七分天

先求平正次進險絶既得險絶復歸平正所謂險絶者敢以一言訓之曰作勢令書一筆有一筆之勢一字有一字之勢行草楷法皆然每下筆時縱之令畫便是險絶迨筆勢既熟運動自如則自然歸于手心歐陽皇甫誕碑昔人以險動目之可印證也

有善相犀者逆知犀中形象依言鋸之悉如所狀有善相璞者預決璞之分數依言剖之悉如所券西北煤窰有紅頭子者預知得煤多寡並預知煤窰之塌否刻定年月日應期不爽東南市肆有公估人銀色有爭咸往請質一言既定勝于回爐此數種人皆憑心得不由師授專精此事他非所知謂之偏至之詣以常情索之謬矣

蝗不入境歸諸偶然誠長者之言亦通人之論也天下事何者不由偶然而成吉凶之根禍福之報鬼神之符浹于見聞登諸紀載大率類此不可爲常以爲常然而衆口之爭起矣

鶴巢老人語錄終

孫男燮迪光校字曾孫培憙繕稿

跋

大箸語錄將來成書宜早刻爲是詒向來遇此等總勸人勿因循得爲之則爲之再有再續不宜遲疑此爲世道人心計也切切矧以奧博中轉出平易篤實之境不染語錄門易犯囂爭之習刊成後更卜不脛而走似非諛言也　丁芑詒跋

先大父所著語錄藏秦寓書篋有年壬戌秋日於叢殘中得之哲理名言百世不易橫流滄海之際尤足爲救時良藥無古今中外一也敬付手民以重祖德大道未墜宜共寶之

戊辰初夏仲孫顧燮光謹跋